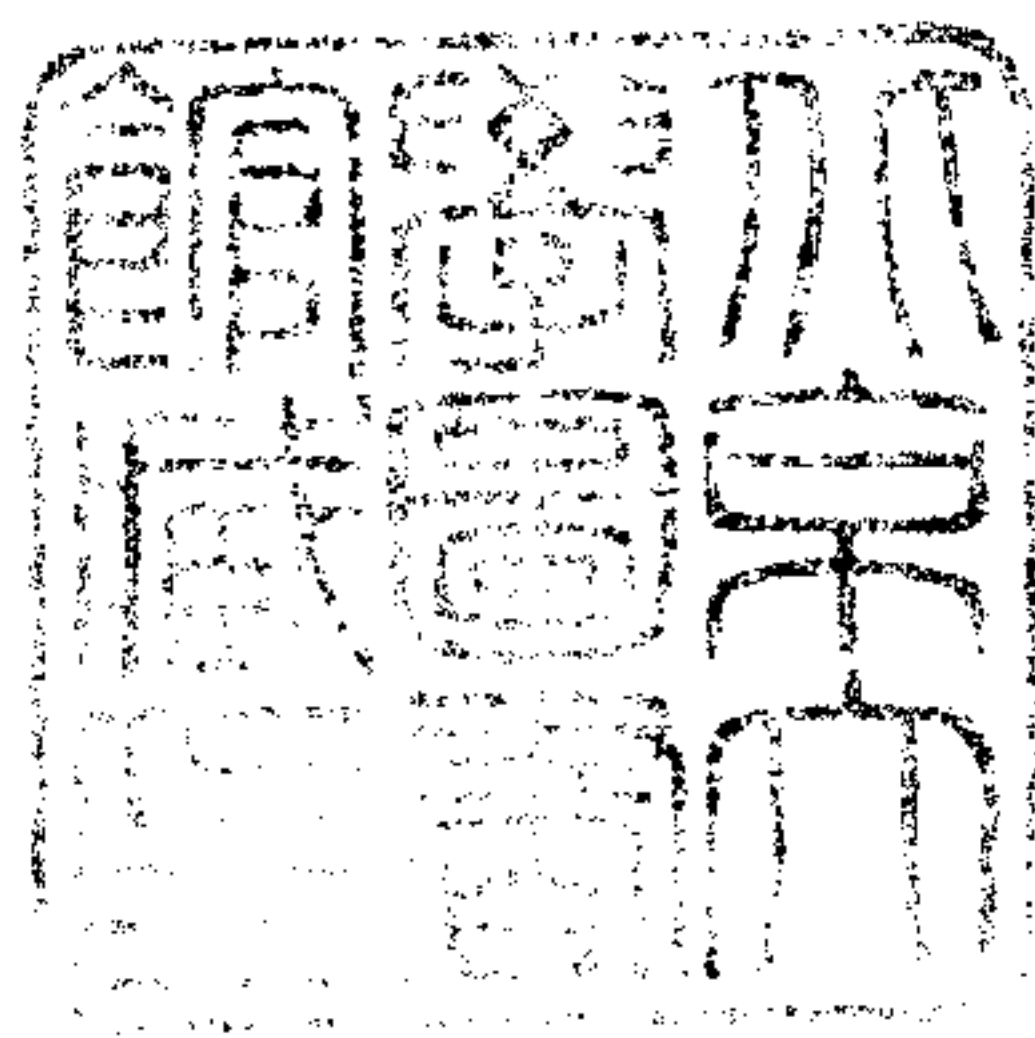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六・子部・雜家類

山志六卷〔清〕王弘撰撰……

蒿庵閒話二卷〔清〕張爾岐撰……

尚論持平二卷 析疑待正二卷 事文標異一卷〔清〕陸次雲撰……

良齋雜說十卷〔清〕尤侗撰……

此木軒雜著八卷〔清〕焦袁熹撰……

妙貫堂餘譚六卷〔清〕裘君弘撰……

一

九三

一五一

三二九

四五五

五七七

山志

序

蒲陽同學余某著

王逸少云中年傷於哀樂正賴絲竹陶寫絲竹不可時得則披覽說部之書以耗壯心遺餘年而已說部惟宋人為最佳如宋景文筆記洪容齋隨筆葉石林避暑錄話陳臨川捫蝨新語之類皆以敘事兼議論可以醒心目而助談諧非若古之偽書今之文集開卷一尺許便令人惛惛欲睡也華山王山史先生粹天人性命之學紹濂雒關閩之緒其經世大業不朽盛事具有成書間以筆墨餘閒

山志序

著成山志六卷大而理學文章細而音韻書畫無不稽察典核辨證精詳使人覽之如食江瑤柱如觀裴將軍劍舞如聽幔亭之樂如游建章千門萬戶如瞻海市雲霞變幻樓臺出沒風水杳冥惟恐其盡也韓昌黎云化世者惟有口傳世者惟有書先生有此書也可以傳矣昔楊用修謫戍滇南無書可采率其曾臆著錄丹鉛誤者十之三四以致陳晦伯正用修胡元瑞又正晦伯究之元瑞錯謬又貽譏於學者簡帙之間紛紛聚訟豈若先生南面百城華陰成市洪纖雅俗典核精詳雖有晦伯

元瑞亦何從而正之哉志中論佛老論祇民論王安石李贄屠隆皆與余合其同鄉諸君宦於越者為之授梓於其成也故樂而序之如此

山志序



凡例

章皇帝御製王承恩碑文又 命金太傅之俊撰  
思陵碑文於先朝 帝皆擡頭乃坊間刻書  
或否非 本朝追崇至意今略依唐人例俱空  
一字

國諱無類行定字今亦依唐人例但關一筆月字  
易今從古阝字以示爲下則子家諱亦做司馬  
氏以談爲同范氏以泰爲太之義  
志中多引他人語其間稱名稱字號稱官稱諡  
不一非同史法無所褒貶唯小人則必稱名

山志凡例

隨筆入載初元因時繼加改增遂至失序又前  
說未備復有討論所賢詳明不厭重複  
字畫承譌大失六書之義爲學者咎古文奇字  
又難通俗今特參酌雖重攷古亦欲宜今不欲  
如趙寒山所作令讀者茫狀也

山志卷之一

屏居山次讀書之暇偶有所觸隨筆記之雅俗  
竝收洪纖無問久而成帙題曰山志蓋竊比容  
齋南邨之義不賢識小則其無倫青固也狀又  
時時有翫物之懼焉山翁識

明善

予少攻舉子業時有酒色之失尋遭寇亂狂情自  
廢德業靡成年逾四十始知爲學見聖賢言語實  
際要以明善爲宗致知者知此力行者行此盡性  
者盡此踐形者踐此修己者非此無以修己治人  
者非此無以治人此之謂善至善也此之謂明明  
則誠矣身之所在道即在焉道之所在藝亦在焉  
下學而上達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豁如也書以自  
喻遂顏於堂

山志卷一

庭訓

先司馬有云先賢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  
能讀者少矣不能讀者視典籍若弁髦甚有指聖  
言爲迂闊甘心明悖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  
守能守者少矣不能守者視先業若泥沙總繇衣  
食習爲侈靡自矜舉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



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積陰德者亦少矣所以子孫不數年而凍餒離散也陰德云何勤儉以裕己寬厚以蘇人如是而已矣

又云晝夜讀書教訓子弟敦厚倫理勤習稼穡嘗服布衣肅嚴內外飲酒有節對人謙謹出言中倫禁走市囂以上十款不盡簡身之法但以最要者列之能守不失卽此是孝矣

又云今後無論何人接待順理體情勿開弊端勿恃盛氣萬一失簡卽爲引罪務冰釋後已如過在他人聽其自悟此係身家之道也不厭卽爲逆子

山志卷十一

十一

神必極之

先司馬爲學宗考亭尤重實踐不事表暴爲德於鄉人無間言故文毅郝公嘗語人云古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如王司馬者不謂之今之聖人不得與思及此可勝法狀謹識之以示子孫

寶訓

漢昭烈帝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明太祖云爲惡或免禍狀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必福狀理無不可爲之善又云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 大行帝云無所爲而爲之謂

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聖賢精義不出諸此可不奉爲律令與

甲申秋八月朔書

孔孟生卒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之二十七日庚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年七十三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今人以七十三八十四爲年限謂老者不利或以此也按魯襄公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是年十一月無庚子論語註史記世家以爲十一月始誤

山志卷十一

十一

孔氏家譜與祖庭記俱以爲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也五行書論作二月二十三日長曆亦狀林開以爲節過亦不得至二月羅泌謂周之十月卽今之八月遂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生日狀周家改月之事吾疑之近世馮應京作月令廣義旣以爲八月二十七日矣又以爲五月初四日則又自相矛盾且五月之說不知何據予謂當以十月二十七日爲是魯哀公十六年爲周敬王四十一年是年四月亦無己丑惟有乙丑論語註史記世家以爲己丑亦誤故祖庭記直作四月乙丑林開以



為四月戊戌尤無稽又劉氏外紀云孔子年七十四蓋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也今考公羊穀梁傳實作二十一年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獨未及舌與鬚髮子思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世所傳寫鬚髮甚盛蓋吳道元夢中所見者耳

孔子子孫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

山志卷一

四

生武復名斌字子順子順相魏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所謂理勝於詞與子高之論滅三耳同致真聖裔之言也斌生鮒一名甲字子魚即著孔叢子者

孟子父母

孟子之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名或云

激名公宜字孟子之母乃仇氏也又朱子集註引漢書註云孟子字子車一說字子輿此當從前說而今之稱孟子者唯宋黃仲元嘗曰子車其餘皆曰子輿更不聞有曰子車者何也且子輿曾子字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應以曾子之字為字或曰孟子居貧坎軻故名軻此不稽之言夫名者生而命之矣豈有命名而預定其生平者乎孔叢子註子車一作子居孟子之子名畢按諸即孟仲子也集註以孟仲子為孟子從昆弟不知所據孔子年七十三伯魚年五十一子思年六十二伯

山志卷一

五

魚之歿在前孔子之卒子思實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則其年已長矣今自孔子卒之年計至孟子去齊之年一百六十六年狀則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非也通鑑綱目載孟子與子思問答之言疑皆後人傳會而司馬公不察而錄之朱子仍之耳

紫陽

紫陽者新安祝翁題其樓之名也以山在新安居中最高朝陽初升紫光凝聚故也其山之得名亦以此祝翁有女妻朱靖獻公生朱子朱子生於宋







遠其辭文何弗省耶

曹靖修

曹月川名端字正夫澠池人博通五經得伊雒之傳永樂初鄉舉授霍州學正在霍十年造士務踐履出其門者皆循循雅飭丁憂起復改蒲州踰年人樂其化時考績京師二州士詣 闕爭畱 上以霍疏先上仍命之霍又六年卒嘗兩主陝西鄉試天啓二年奉 旨賜諡靖修著有孝經直解四書詳說太極圖西銘通書解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諸書可稱一代理學之冠特以名位不顯知之者鮮予謂宜祀替宗靖修本楊氏自五世祖繼其舅後因為曹氏

山志卷十

八

靖修曰儒書不博觀無以按其本末原委之真異典不涉獵無以鑒其似是實非之的此學者事也今之高談性命者大率皆飾其空疎不學之過耳或有讀異典而遂輕儒書者自矜其別有悟入其實繇於中之無主故謬悠鄙倍之說得而搖奪之矣

五祀

周官天子之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雷人之

所居曰窳曰井人之所養杜佑曰五祀所以報德也今國家之制立春祀司戶立夏祀司窳季夏土

王用事祀中雷立秋祀司門立冬祀司井按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白虎通亦云冬祭井太玄之數冬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或曰井即行也蓋行為井間道古者八家同井繇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他祭井即祭行也程子以行為寧廊朱子謂是道路之神予疑所謂冬祀之井當是汲水者故曰人之所養或所謂井則道也豈可涸而一之乎今制庶人祭里社鄉厲

山志卷十

九

併得祭窳而不言戶中雷門井或舉窳以槩之耶又按門戶一也雖有一二內外閤闈之分其小者耳即會典中所載祀文門與戶略無異詞世變義起似當去其一而更增行焉周書黃帝作井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替窆使舜浚井易重卦已有井名則井之來已古或謂伯益作井誤矣

父子

父子之稱不但謂所生也父之兄弟兄弟之子皆曰父子今世俗稱父之兄曰伯父之弟曰叔兄之



子曰姪皆非也伯叔特以行言姪則婦女之稱耳  
周公作爾雅謂父之兄弟曰從父兄弟之子曰從  
子此本稱也孔子刪詩有宴享父兄之章父即今  
所謂伯叔故曰速我諸父禮記春秋天子稱諸侯  
亦曰叔父周公謂魯公自稱曰吾成王叔父皆不  
僅言叔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  
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  
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上  
疏乞骸骨史稱其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是

山志卷一

十

其自稱於人與人之稱之皆曰父子也晉謝玄破  
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  
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  
遂已破賊則亦父子之詞今居恆呼對或姑從俗  
若臨文下筆不可不從古也

伯叔父歿皆當稱府君先儒從之孫稱祖亦曰先  
君見孔叢子婦稱夫亦曰先君見詩經

蔣相國詩

三兄雲隱自京師歸予偶持一扇求書三兄云頃  
見蔣相國一詩非僧却似老僧寒餌得奇方獨宿

九燧煮黃芽供一醉任憑風雪滿長安遂書之予  
曰是非宰相之言也出自山林輩則可三兄笑曰  
此或其未作宰相時作予曰范文正公做秀才時  
便以天下爲己任其意固已遠矣故天門掉臂王  
元之知丁謂之不忠也三兄爲拊掌蔣公嘗著慤  
書頗畱心當世之務在位亦不久故無所建樹予  
特以其詩太似自了漢耳

西洋

昔子斗先生嘗爲予述西洋人言月體不圓如黃  
金堆月中黑者即其凹處天河如雲氣者皆小星  
鼻不止七星蓋以所造遠鏡驗之也大抵西洋之  
學專奉耶穌於二氏外別立宗旨其與吾儒悖均  
也朕天文奇器則有獨長

孫督師

癸未秋督師白谷孫公征賊於河南敗績退據潼  
關約紳士分守城障冬十月六日公在東城門樓  
上陪公者舉人孔念心名傑儒初報賊上南城左  
右驚散念心獨畱再報賊已開南門念心乃舍公  
趨城下遂被縛念心被縛時別公僅瞬息間耳城  
上下皆賊如風雨驟至公萬無脫理念心係予至

山志卷一

十一



戚親為予言如此獨以遇害於亂軍中不得尸故致有紛紛之說耳潼關既陷高傑率眾逃而西人於火光中見白廣恩引一婦人衣紅短衣披髮乘馬後隨健卒數十人廣恩當先衝敵賊為辟易亦奪西門去巷戰不止者監軍道喬遷高指揮張爾猷李繼祖皆死之吳司業駿公作綏寇紀略及雁門尚書行以遷高為名元柱即其人也  
出兵遇雨者不祥兵書謂之沐尸雨歷傳有驗孫督師出兵時霖雨如注巡撫監軍諸公日促之行人馬在泥淖中不堪其苦而曾無有為言之者此非獨不知天時抑亦豈所謂人和之道耶

山志卷一

主

北遊集

僧弘覺著北遊集載 章皇帝出狩昌平回為言明之諸陵規模弘敞工費浩繁當日用金非數百萬不可其中龍神結聚堂局周正唯 長陵最佳可惜朕去遲了數百年合抱蒼松翠柏砍伐殆盡朕已特下嚴旨仍加護植矣但崇禎 帝陵寢湫隘不堪合朕自捐金修葺奈國用匱乏思諭明臣共襄厥事弘覺曰伐陵斷脈古今通弊以元世祖之仁明不能忘情於宋世六陵乃 皇上不唯覆

護之反加崇飾焉此至仁至聖之美政真足為萬世有天下者師法也無幾 章皇帝崩其事不果行

一日 上閱布水臺文集見其中有薦 毅宗烈皇帝疏 上曰毅宗莫不是崇禎 帝廢弘覺曰朕 上曰本朝諡思宗非毅宗也弘覺曰志僻遠疏虞聞江南諡如此而不知本朝有別諡也 上曰此亦何妨朕予聞江南初亦諡思宗後有言思字非美諡者故改之耳

山志卷一

主

二老孰優弘覺曰先師學力既到而天分不如雪大師天資極高而學力稍欠故雪師少結構而先師之生動互有短長也記得先師嘗語恣曰老僧半生務作運箇生硬手腕東塗西抹有甚好字虧我膽大耳 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書也揮豪時若不膽大則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於圓活 上復問老和尚楷法 會學甚麼帖來弘覺曰道忒初學黃庭不就繼學遺教經後來又臨夫子廟堂碑一上繇不能專心致志故無成字在曾往往落筆即點畫走竄也 上曰朕亦臨此三帖怎



度到得老和尚田地弘覺曰 皇上天縱之聖自  
朕不學而能第恣輩未獲覩龍蛇勢耳 上曰老  
和尚處有大筆與紙麼弘覺曰紙即 皇上敕恣  
書手卷底尚有十餘張但新制鬚豪恐不堪 上  
用 上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豪擘窠書一敬字  
復起立連書數幅持一示弘覺曰此幅何如弘覺  
曰此幅最佳乞賜道恣 上連道不堪弘覺就  
上手撤得曰恭謝 天恩 上笑曰朕字何足尚  
崇禎 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并將來約有八九  
十幅 上一一親展跡弘覺時覺 上容慘戚默  
朕不語弘覺觀畢 上乃涕洟曰如此明君身嬰  
巨禍使人不覺酸楚耳又言近修明史朕敕羣工  
不得妄議崇禎 帝又命閣臣金之俊謄碑文一  
通暨於隧道使天下後世知明代亡國罪繇臣工  
而崇禎 帝非失道之君也弘覺曰 先帝何修  
得我 皇爲異世知己哉予嘗至昌平守陵人爲  
言 章皇帝哭 烈皇帝狀甚悉今觀此集所載  
蓋不啻三致意焉讀 御製太監王承恩碑文較  
之後所謄更痛切矣

王右軍

山志卷一

十四

右軍告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朔日  
其真本云惟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  
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  
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  
得之上岐王以獻帝便畱不出按永和十年正月  
殷淵源免爲庶人以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故也先  
八年春淵源舉師北伐右軍以書止之不從既敗  
秋復謀再舉右軍又遺書有云今亟修德補闕廣  
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  
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  
又不從九年春乃修禊於蘭亭時也至此作告墓  
文蓋亦有感於淵源之所爲矣  
嘗有人言雲南在昔文廟中所祀者爲王右軍非  
孔子也心竊疑焉近見天台馮氏所作滇攷乃真  
有之滇攷曰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  
佩虎符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  
言於賽典赤始建孔子廟置學舍擇蜀士之賢者  
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繇是人習禮讓  
矣朕不言其祀逸少者何故始於何時主之者何  
人也立道陳畱人卒於官與賽典赤竝祠鄯闡城

山志卷一

十五



至今血食不絕賽典赤名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  
同人其國稱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宿衛元世祖以  
賽典赤呼之而不名

康對山

康對山與李空同素善李為韓忠定草疏劉瑾切  
齒必欲置之死既下獄獄吏侵之李乞筆研獄吏  
曰囚安得作書侵益急李乃裂帛齧指血與康書  
曰對山救我惟對山能救我其內弟左國玉亦上  
書與康勉以大義先是瑾聞康名甚慕又自以同  
鄉欲借之彈壓百僚屢致不至康既得書即倉皇

山志卷一

七

走見瑾時六卿見瑾皆長跪不為動康至瑾大喜  
倒屣出迎曰何處好風吹先生至乎昔高力士折  
節青蓮今得從先生遊雖執鞭納履所欣慕焉康  
即據上坐顧盼自若瑾喜慰甚康因曰如海百輩  
何足比數李夢陽海內才人而明公不恤今下獄  
且暮且歿天下後世自以明公不愛才也如海  
百輩何足比數乎遂絮泣曰可惜可惜瑾為動色  
遽出李獄後瑾敗康坐罷去益縱情聲妓恣遊山  
水李議論稍過嚴刺馬中錫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王羨陂遂填詞為中山狼院本狀予又聞李下獄

時求康居間實何大復畫策何亦自上書李文正  
力救而康落籍或謂文正主之蓋文正方秉天下  
文柄嘉與後進一時名流皆出其門獨康李輩崛  
起自樹壁壘舊例翰林官丁憂其墓文率請之內  
閣諸公康丁憂聞喪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羨  
陂段德光作墓誌與傳故文正大為不平王與康  
為姻家其遊春院本中所謂李林甫正指文正也

康山

辛卯春予寓惟揚姚永言太史嘗招飲康山草堂  
詢其錫名之故云康對山昔微身於此日事醪酌

山志卷一

七

每出於市上唱琵琶詞人不識其所以一直指過  
於輿中識之翼日相訪果狀再跡之已行矣康山  
得名以此狀此事不見於對山傳中草堂扁則董  
文敏書也

詩文

昔人云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淡而不詭二  
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  
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如此為文  
其有不合道者鮮矣

古詩舊標十九首不知作者或云枚叔文選註以



游戲宛與雒與驅車上東門詞兼東都非盡是叔  
又以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明是二首不應  
合而爲一其言最當今正當稱二十首耳朕二十  
首自是一人作如云非盡是叔是以爲兩人則又  
未必朕也

擬古詩始於陸士衡孫月峰曰句做字效如臨帖  
朕朕又戒太似所以用心最苦大抵費得其神若  
擬古詩則詩道自進此學詩者所當知也

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郭美命以爲巧  
摸極擬各類其人江文通有雜體詩三十首皆數

山志卷一

七

其文體嚴滄浪云擬古惟文通最長擬之皆似獨  
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夢溪筆談載司馬相如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  
瀾漣涇渭鄠鎬潦潏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注  
太湖舊註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  
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  
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  
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  
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而長  
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畝

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餓耳此論雖  
似過刻其實亦文之病也

王勉夫獨謂不宜談  
泥笑其用九章筆法

昔與吾友會於青門談詩曰杜陵五言律當以能  
畫一首歷卷後數年又會於青門談詩曰杜陵五  
言律當以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一首歷卷予  
謂能畫一首頗涉議論已開宋人一派且頸聯失  
之率結語尤不成文議論雖好不足法也若送翰  
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一首則異是後之所言應勝  
於昔大約詩固以自朕爲貴亦須句字琢練方堪  
吟咏又古人爲詩興會所至各有佳處必於全集  
中求一首歷卷亦不必矣

山志卷一

九

心史

鄭所南思肖著心史以鐵函藏之井中其元本在  
陸孝廉履長處予曾親見之所言皆宋末元初事  
詩文有朱筆圈點崇禎己卯已有刻本行世矣所  
南善寫蘭獨不寫培塿與倪雲林不寫人物其意  
略同別號三外老夫又嘗作太極鍊法蓋元時高  
士多寓跡二氏如黃子久吳仲圭皆是也所南父  
名起字叔起號菊山此人所鮮知者故表山之

趙文敏書畫



世以趙承旨書為集大成蓋其用工勤而且久無一筆不有所自來但此之畫道即居神品非逸品也若其畫則勝於書于密菴云其生平得意之筆曰鵲華秋色今在山東張氏家欣予舊聞在松江董宗伯處宗伯所云兼右丞北苑二家畫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者也不知何以流傳於彼每以不獲寓目為恨予嘗得小畫一幀有項墨林收藏印記定為承旨筆偶出以示密菴密菴曰此承旨真蹟也君欲見鵲華秋色即此是矣但大小不同耳密菴淡心內典幼從張鶴澗

山志卷一

三

學畫臨倣古人皆得其要故鑒賞極精

陸包山

陸包山行誼甚高王弇州為作傳極稱之予有其山水大幅一軸郭宛委松談閣所藏也嘗於池陽來氏處見一冊尤為細潤似亦脫去蹊徑矣戴楓仲有寫生二軸一泥融飛燕子一沙暖睡鴛鴦氣韻超逸出入宋元大抵包山畫遜沈文而其著色有獨得此可為知者道耳

董文敏

董文敏有云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

工亦何能淡此至言也朕吾論文敏畫第一制義次之書又次之其所為詩古文辭則下駟耳

王宗伯書

宗伯於書道天分既優用工又博合者直可抗跡顏柳晚年為人略無行簡書亦漸入惡趣奉命來祭華嶽為賊所困留滯華下寫字頗多益縱弛失晉人古雅遺則乃知書品與人品相為表裏不可掩也三百年來書當以東吳生為最法度不乏而神采秀逸所謂自性情中流出愈看愈佳耳宗伯則久之生厭倘不謂朕請為布談三日

山志卷一

三

仇紫巘

仇紫巘名時古字叔尚曲沃進士為松江太守與董宗伯思白陳徵君仲醇善有富室殺人法當求宗伯居間太守故不從曲令重疇乃釋之自是往來益密宗伯每一至署太守輒出素綾或紙屬書無不應者所得宗伯書不下數百幅太守歿後為其親友索取遂至散佚予猶及見者止行書大字尚四十餘幅間有無印章者在署時未攜故耳

仇氏書畫之富甲於山右其所藏蓋千有餘種在



松江時凡有所得輒求董宗伯陳徵君爲鑒定故往往有二公題字予及見者三百五十六種狀真贋參半可稱好事家

仇氏藏畫最著名者李成寒林大軸馬遠瀟湘八景手卷俱賈平章物也李畫有賈平章題云營丘李夫子天下山水師放筆寫寒林千金難易之其邊闌有董宗伯題云李營丘樹米元章時止見二本此圖爲賈秋壑所藏西蜀陳文憲公得之求予作四代詰命以作潤筆丙申四月事也丁卯十月重識馬畫董宗伯題其首云馬遠瀟湘圖四段作

山志卷十

圭

八景煙雲縹緲之致具見筆端令人不動步而作楚遊真南宋名手也卷中題咏皆勝國及國初賞鑒之家可稱墨寶上有機暇清賞緝熙殿寶及秋壑印章所謂題咏者朱德潤李構張遜魯沙鄭元祐李祁張舜咨倪中嚴樸呂宗聖呂憲也予戊申秋在曲沃於仇氏處亦購得數種中有陸文裕公真跡一卷董宗伯題云文裕公詩帖第一幅至作數幅擇其自謂得意者方存之餘皆付丙丁恐傳世有示朴之誦耳前輩用意矜重乃爾因文祝同時頗爲吳中所掩若作公論實在待詔京

兆之上陳徵君題云儂山先生初繇吳興晚入北海之室嘗曰吾與子昂同學北海不從趙入也觀此卷信狀真吾松翰墨導師耳文裕君子也予之重此卷又不獨以詩與字矣

朱竹

孫雪居嘗寫朱竹輒自題云管夫人喜寫朱竹楊廉夫贈以歌行載集中或云是壽亭侯始予數見之狀漢壽地名亭侯爵也當云漢壽亭侯雪居乃不辨此耶

陳祺公

山志卷十

圭

陳祺公與予以翰墨相來往幾四載矣而實未識面戊申秋予至保定始獲晤對朝夕相聚因并識其兄大來祺公居官有才而豁達大度不可一世政事之暇博覽羣籍尤好交遊慷慨狀諸有古人之風其居家則內外大小事皆大來主之祺公事之唯謹恂恂若孺子夫身列外臺位非不高年逾不惑齒非不長而能守禮若此可謂賢矣予每察其言動退而思之益覺其尊世或有甫登科第而慢骨肉以自驕者亦只見其隘也已宋陳公省華三子皆已貴爲宰相及節度使公尚



無恙每客至三子侍立左右客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子輩耳故當時人咸榮之而以公教子為可法富鄭公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此皆度越今人遠矣

孫少宰

京師收藏之富無有過於孫少宰退谷者蓋大內之物經亂後皆散逸民間退谷家京師又善鑒故奇蹟祕翫咸歸焉予每詣之退谷必出示數物畱坐竟日肴蔬不過五簋酒不過三四巡所用皆前

山志卷一

書

代器頗有古人真率之風凡予所談論退谷輒喜以為與已合唯於王文成有已甚之詞予不厭之時方構秋水軒以著述自娛其扁聯皆屬予書年已七十有八手不釋卷窮經博古老而彌篤近今以來所未有也

定武蘭亭

予得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蓋秦府物亂後落在民間者舊為宋仲溫所藏有米元暉諸君跋仲溫錄趙魏公十三跋於後而又自為之跋者九書法精善無一懈筆沮茗文亟賞之每過予觀之竟日

不倦近劉公勇著識小錄中有云王山史亦有五字未損本蘭亭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溫跋若出一手為蛇足耳茗文大不厭之予嘗馳簡公勇云米元暉跋弟固疑其贗朕與宋仲溫跋用筆迥異足下謂如出一手何也因讀佳著著意尋求欲摘其一筆稍似亦不可得今遂望足下刪改此稟不朕失言矣

善畫人

古今善畫人別號可稱如顧癡米顛范寬倪迂之類蓋其性情有別致出於世網之外故足尚耳辨談勢利握躡問米鹽之徒筆墨雖工終不能超逸絕羣也

山志卷一

畫

上林圖

仇十洲上林圖一卷臨趙千里筆也予在京兆曾見之工細之極非周歲之力不能也沮茗石以善價得之一老兵今於燕市更見二卷工細相等筆力稍遜神采遂異蓋贗作耳其一卷又增寫伯駒二字為款劉太史以五十金購去公勇嘗過予稱之予笑曰十洲卷可彷彿千里千里卷乃不及十洲公勇問故汪卷適在予所因出視之公勇為爽



狀

自勵

予自三兄逝後無日不愴於中且自警自懼故於庚戌元旦謹告先靈凡一切逾分違理事必不敢為所以養身非獨自勵亦望我子弟共識此意也

予昔日好聲伎三兄嘗以為戒今每憶及不禁泣數行下悔過之誠有如皦日不獨如吾家右軍所云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也

瘞骨

山志卷一

去

田生生言狗見狗骨必銜之於曠地埋之蓋物之恤其類也如此狀則人有見人之骨而不為之瘞者愧於狗矣

殺生

天地生人即生為人之食者如五穀蔬果之類不一而足食肉非天地之心也弱肉強食殺機日熾聖人知其不可止也制為之禮示之以節使其非祭祀燕享不無故輒殺故殺生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若以殺生為理之當欣此必不敢信者試思物之就殺其哀怖痛楚之狀有不心惻者乎在我不

過縱一時口腹之欲耳而令彼之性命以終此何理哉

虎狼人皆惡之謂是惡獸天地生彼以肉為食無有他食人乃惡之人既有穀食又必食肉且無所不食百計以取之豈得非惡乎而恬不為怪蔽於習也蘇文忠公自出獄後但食已死之物絕不宰殺一生自謂非有所求因已親經患難無異鷄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致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今未能斷肉當守文忠公此戒可也

戒屠

山志卷一

去

予同姓中有父子為屠者後其子二人皆以小事自刎頃予從子為新城令予至署日適值里民狀白屠戶王天勉子伸自刎事天勉有三子長者曩已自刎歿第三子方幼忽投入沸湯繭中脫皮而歿至是伸又自刎歿天下生計儘多豈必宰殺始有利益耳目見聞不曾有屠戶至殷富長久者亦可鑒也孟子曰術不可不慎矢匠尚不可為况屠乎予同姓中尚有為屠者是日寄書勸戒附贈白金四兩助令改業

九經字數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  
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  
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  
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  
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共計之不滿五十萬字歐陽文忠公嘗以此勸  
人讀予謂每日讀一千字不及二年可周或有人  
事之擾即以三年為期亦不為勞而從事者鮮何  
也偶一思及不勝警愧漢人云三十而五經立蓋  
古人讀書皆有定限今人直是悠悠度日宜乎學  
之不如古也

山志卷一

夫

禮佛老

邵子堯夫見佛老像則拜程子伊川遊僧舍一後  
生置坐背佛像伊川令列坐門人問曰先生平日  
闢佛老今何敬也伊川曰平日所闢者道也今日  
所敬者人也且佛亦人耳想在當時亦賢於眾人  
者故闢其道而敬其人朱子嘗記尹和靖五事有  
云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  
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眾人皆迎某安  
敢違眾又問朕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

已之拜之與揖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  
敬而拜之矣予次子知讀書不喜二氏每遇寺觀  
中像挺然而過即一長揖不肖也予嘗舉此訓之  
今至寺觀乃恂恂致禮矣

朱子讀二氏書

朱子讀釋氏書作詩有身心晏如之嘆而尤時時  
有取於道家之言如陰符經有註參同契註雖不  
成於朱子而其說皆本之朱子蓋其學通徹上下  
包括巨細如海涵地負無所不有故於二氏之言  
不盡棄絕而要其所守一歸於正學者必如朱子  
之守方可以讀二氏之書胡敬齋謂調息箴可以  
不作乃以是為朱子病耶

山志卷一

夫

人身八卦

人首圓象乾天足方象坤地身體象艮山津液象  
兌澤聲音象震雷呼吸象巽風血榮象坎水蒸衛  
象離火是八卦皆備於我也耳目鼻皆雙竅口小  
便大便皆單竅故鼻下口上謂之人中其卦則泰  
也素問云天不足西北以北方陰也人右耳目不  
如左明地不滿東南以東方陽也人左手足不如  
右強氣屬陽形屬陰陽左陰右陽清陰濁陽虛陰



實也道家謂人一身皆屬陰唯先天一氣是陽此氣非呼吸吹噓之氣人在胎中先受此氣九竅四肢次第而成人象具足此氣正在空虛之間若能御氣則鼻不失息食生吐歎可以長生鼻納氣爲生口吐氣爲歎也朱子不非調息之說蓋有以也

### 書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唐國寶等字以爲名字宜禁革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

### 山志卷一

### 手

端肅奉書劄稱端肅奉復致平已者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劄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悉令更之萬曆二十七年禮部題奉 聖旨民間止用折簡不許用全簡此亦省財之一端所以教儉也後皆不見遵行習俗相沿賢者不免矣

今人往來用副啓別具名簡蓋起於有所私避之耳既用封又用護封俱屬繁費非古省之可也  
山志卷之一

### 山志卷之二

### 人心道心

虞廷言心不言性是從其動處言之也蓋人心一動有善有惡是聖狂之分也豈不危乎人心一動知善知惡天目不昧卽爲道心所謂幾也豈不微乎惟精者察其危也惟一者養其微也精一者工夫也中者本體也精一是從本體用工夫也至允執厥中是從工夫識本體也先儒以人心直作人欲則於危字不關切且明是心字如何強作欲字耶

### 山志卷二

### 一

精有二義別其端不雜也充其類弗蔽也故曰辨之明一有二義志之專勿二三也行之力無作輟也故曰守之篤

### 馮恭定

馮恭定之學恪守程朱之訓可謂純而正矣先司馬嘗遊其門稱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此吾輩之所當奉爲神明著蔡者也讀其集但觀其語錄足矣其詩文固可略在公元不欲以詩文自見也公嘗云陽明先生致月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祕有功於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月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月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爲的確痛快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朕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脈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月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月無不月心之體耶近日學者信致月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月知之說尤不是或曰果如致月知之說朕

山志卷上

二

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朕月知是本體居敬窮理諸說皆是致月知工夫致之云者非虛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公之論陽明可謂公而平矣獨於爲善去惡一句猶有怨詞予謂此句正不可不辨蓋學者用功分途正學異端分途皆在於此豈可謂非大學本旨而猶不至誤人耶

或問近日學者亦知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講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若謂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

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何如公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卻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於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欲抹殺吾儒善字於是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又有一譬云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漸流漸遠有清有濁謂有濁而清名始立則可謂流之清對濁而言則可謂水之源無清無濁則不可謂流之清爲清之清源之清爲無清之清則不可知此則本體無善無惡之說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是非不待辨而決矣此皆不易之論也

山志卷上

三

公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節與上聽訟節雖分兩節原是一章非衍文亦非別有關文也右傳之四章釋本末八字當序在此謂知本節之後予謂以此謂知本接此謂知本連說兩句似禪僧機鋒語聖賢斷無此文法又云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該九章朕格物傳固可以不補而今觀所補之傳語意俱到明晰痛切有功於聖人有益於來學遂覺其有必不可少者朱子第一作也聞當時有人問何不卽用大學文法朱子曰亦嘗擬之終不似故不用此朱子識高



處夫文以明道道既明不在文之似與不似也文中子於聖賢之學實有心解而以模範論語遺議後世又不可爲鑒耶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言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此言極可思而公非之斥爲異學誤人乃公又有云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於辨別難於分析

山志卷二

四

卽公此言觀之與或所言正可相發明而公斥之豈以其出於陸子而遂槩棄之耶

道心非人不麗人心非道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稟於道卽道心矣故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心公駁之云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爲人心是明白左袒人心回護人心也按此則人心二字真不可直解作人欲矣何也正以其不能屏而去

之也而公必謂人心屏而去之猶恐不盡至云道心爲善爲君子人心爲惡爲小人竊恐其說之果而流於偏也

解者不以人心爲人欲公謂其回護人心或有問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何也公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學來蓋心爲意之主宰意爲心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爲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

山志卷二

五

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予謂以公此言觀之則人心不可直解作人欲益明矣既云意與知在其中而以意與知卽謂之欲謂之惡謂之小人可乎恐與性善之旨又難通矣且如此說則上蔡之言亦是回護人心公援大學之言卻又是回護上蔡也

朱子云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耳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云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



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  
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觀此則人心不  
可直指爲惡爲小人益明卽中庸序謂之私者亦  
只是就形氣說故曰使道心嘗爲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若是惡是小人則當斷滅之矣豈猶使之  
聽命乎蔡氏尚書註亦本此爲說今特不以人心  
作人欲耳而心中理欲之分自在於此於聖賢立教  
爲學之旨果何所悖而云異學誤人耶按以人心  
爲人欲道心爲天理其說實始於程子蓋從一念  
起處別善惡之途故如此分疏未可執之以爲人  
心定解也

山志卷二

六

善利圖

馮恭定作善利圖其教人之方最爲警切詩云聖  
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路人  
謂中間無路予謂竝無中間譬之植表於此不正  
卽邪非有不正不邪之影在其中間故嘗僭擬一  
圖善路正出利路邪出不作兩對也

好名

聖人不好名狀非辭名也故曰必得其名又曰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諸言名者不一三代而後

人能斤斤好名不亦君子乎乃小人譏君多以  
好名二字范忠宣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矣

楊墨

楊墨惡當世士習乃自拔於流俗之中思有以易  
天下亦一時之傑也特其學術之偏矯枉太過將  
復有害於世道人心孟子所憂者遠故斥其無父  
無君爲禽獸無非淺惡痛絕之意程子謂佛氏之  
書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亦如此大抵皆甚詞也  
佛氏所不論今日如有真能爲楊墨之學者得不

山志卷二

七

以爲出羣之介士而邁俗之通才乎故學者尤當  
知世變

程子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未  
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  
是故直之也觀此可知予言非謬

邵康節詩

宋儒淡於易者邵康節耳其擊壤集是以詩作語  
錄前無古後無今矣宜朱子之稱爲天挺人豪也  
玉臺翁嘗有絕句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  
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意又非淡於詩者不知



也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

太剛為火火之在天則為日太柔為水水之在天則為月少剛為石石之在天則為星少柔為土土之在天則為辰故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一體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一體也星隕而為石星與石一體也自日月星之外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皆土也是辰與土一體也天只有日月星辰四者地只有水火土石四者康節之說如此於五行之義有異已見於道藏矣

山志卷十一

八

陰陽剛柔仁義

予聞諸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剛柔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此而論之耳近有一士疑此

說予為之指析數端終不免為袁機仲一流也

順逆虛實

凡為學之道皆逆功也逆以用之順以成之自朕之道也順者其體逆者其用也體用一原順逆一理知逆之為順者其知道乎

天下之道順逆虛實而已不逆則其順無成也故生知安行皆是逆力困知勉行莫非順事不實則虛不得而用也故多聞多見所以用虛不觀不聞正因體實君子為學唯為其逆且實者而已

天地之理本實朕其用在虛老子所謂埏埴以為

山志卷十一

九

器當其无有器之用參同契所謂以无制有器用者空是也

諱字

唐人諱虎以虎林為武林諱曷以丙丁為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為濶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為田嘗諱桓以齊桓公為威公諱貞以王文貞改為文正夫尊者之名禮所宜諱但缺一筆不寫完如唐刺孝經聖教碑中世民治等字可也先朝太祖之名初不諱而於所逮事者則諱朕皆別易一字往往失其文義但既定為令自不敢不從崇禎三年禮



部頒行諱 太祖名下一字竟不見遵行何也

歐陽文忠

嘉靖時議以歐陽修從祀孔子廟廡眾論靡定

世宗一日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之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曰歐陽修之在宋以通今學古為高以濟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蘇軾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敘事似司馬遷誠有不可誣至知貢舉一變文體闢異端則有本論一篇是亦有功於聖門至於漢議諸篇得先王禮經

山志卷十一

十一

遺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但孔廟從祀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勲業皆非所論也洙泗及門之徒親受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專門之師傳授聖經故雖學行有疵者亦不敢略朱熹語孟集註所取如尹焞游酢謝月佐范祖禹胡寅各有註釋者皆不得與至如熹之師李延平同時豫章羅氏皆號真儒亦不得與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一清語既周詳意復婉切淡得告君之體狀修卒得從祀予謂修本賢者於從祀奚歎但當時

建議諸臣希望風旨意別有在元非為修修如有知應反為恥耳

洪忠宣祭文

洪忠宣以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卒於南雍州道出南安張子韶致祭其文曰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哀憤憂鬱之意不能盡言遂置之不言迄今猶可想見忠宣卒後一日檜亦歿子韶祭時猶未及知也

五更

山志卷十一

十一

禮文王世子三老五更註年老更事者也漢書註五更知五行者列子禾生伯子出行經桐外宿於田更亦如此訓張湛註更當作叟楊用修非之按蔡中郎集五更作五叟謂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嫂字瘦字從叟今或皆以為更矣

司馬孚武攸緒

司馬氏篡魏而同姓有孚武氏亂唐而同姓有攸緒所謂鳳凰不與鴟梟為羣麒麟不與檮杌為伍者也狀孚尚受爵而攸緒辭位遠避又加於孚一等矣逆賊李自成之妻王氏偽稱皇后其弟偽稱



皇親有一舉人自認爲同宗以之誇耀里門人之賢不肖相去奚啻千里王氏本南山一淫行婦人也既稱皇后使人迎其母其母年已老見素所善羅生遙呼曰羅大哥天乃殺我至此乎言訖涕下此嫗勝於舉人多矣予見羅生於李千之處親爲予言如此千之曰羅生昔私暱王氏最厚王氏被賊擄不知所之羅生憐其母弟嘗周卹之故相善其弟既稱皇親自成北行屬之追比蒲州鄉官餉銀暴惡不異於賊一日往解州謁關壯繆廟長揖不拜忽吐血仆地而歿今二州人皆能言之亦可異也

山志卷二

三

錦瑟

周禮樂器圖雅瑟二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者曰錦瑟李義山有錦瑟詩黃山谷讀之不曉其意後以問蘇東坡東坡曰此出古今樂志其聲配適怨清和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劉貢父詩話謂錦瑟當時貴人愛姬之名蓋非無所據唐詩紀事謂錦瑟卽令狐楚青木都玄敬非之狀詳觀詩意自是借名賦事必有所指非徒作也獨五十絃之說註者紛紛或云當作十

五或云當作二十五按漢書郊祀志有五十絃之文東坡亦云其絃五十其柱如之要亦有所本今其器不傳

丘文莊

丘文莊名臣也其所謨大學衍義補爲先朝第一著作人謂其中絕不指斥內臣以將進呈御覽欲得近侍之歡耳予按內臣預政之禍已見於真氏之書公於正百官條中丁寧及之固善卽不朕亦不害其爲全書也至陰主劉文泰詰奏王端毅又令人作傳汗之與閣老餅事果有之則失大臣

山志卷二

三

之義前輩多謂公心術不可知又謂不脫海蠻習氣而同官劉吉作一對書於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狀之狀言出於吉不足憑也雙槐歲鈔極稱公言行爲不可及謂文泰事公實不知但公嘗言范文正生事岳武穆未必能恢復秦檜於宋有再造之功皆極詭異則紛紛之口得非有以自致之與武穆之事古今有心者之所共悲也當時既殺之以莫須有而後世又欲掩之以未必能何君子之不幸乎援筆書此幾欲隕涕



疊字

今人為書於字之疊者下輒作二點昔有人以問李西涯西涯謂非二點乃古上字也朕後漢鄧騭傳有元二之災章懷註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西涯未察也鍾繇帖中有宜字下作點釋者謂非疊宜字乃疊宜字下且字耳如大夫子孫等字古俱作點予謂以點疊字此苟簡之道朕可施之於草不可施之於楷至疊字之半則其謬已甚雖古有之不可從也

山志卷十一

古

鄧騭傳元二之災上有遭字下有人民饑荒字洪容齋謂漢碑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尸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圻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又引王充論衡有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是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宋王楙又引陳忠傳有云頻遭元二之厄正與騭同時朕則騭傳當作兩年解而章懷兩度之註亦自有理當別存其義者也

田孝子

富平田上則為李自成所殺蓋代父歿難孝子也非今世廬墓刲股者可比予嘗言之郭九芝明府為建祠與唐梁孝子並祀以旌之不知今竟能成否予不識上則其詩文亦不多見李天生偶述其秋日荆園懷季父驛騎公一詩云釀酒新成稻子香提兵江漢為勤王將軍鐵甲秋風裏間殺東籬菊正黃特錄以識之

山志卷十一

五

上則之父為參藩其哭上則有一聯曰爾父為臣不能盡忠保生惜命殊覺慚天愧地吾兒為子乃能盡孝殺身成仁應知垂後傳今朕參藩以上則代歿得不辱於賊吾無譏焉而上則之孝大矣

五音

人之聲絛心生其出於中也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為宮再出到嚶聲上騰為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為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為徵又降出到唇為羽啞嚶舌齒唇乃人元氣出隨所到之處而得宮商角徵羽之聲也啞聲最清嚶聲次清舌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唇聲極濁凡聲上騰升揚者清下沉重滯者濁啞嚶之聲上騰故清齒唇之



聲下沉故濁莫非聲氣之自狀不假於安排也若歌聲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漂疾天上騰而清地下重而濁亦其驗也宮商角徵羽者五聲之名生出先後之序也君臣民物事者五聲之實貴賤清濁之次也今之吳歛頗得其意惜乎優伶不知其義而士大夫率以爲侑酒之具取歡於一時而莫之講究也

韻

屠緯真云天下有至不可解而後世遵之以爲著龜者沈約之韻書是也沈約以前帝王賢聖博學

山志卷二

七

通儒不知其幾凡所作有韻之文亦不知其幾一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八齊六魚與七虞九佳與六麻十一真與十二文十三元與十四寒十五刪二蕭與三肴四豪八庚與九青十蒸十三覃與十四鹽十五咸無不相通至約始悉取而分之果何見哉豈前代帝王賢聖博學通儒自剖判以來向承譌謬至約而始改正也古合而實是今分而實非亦可謂妄矣約既狂謬後世乃遵之而不變何哉予按今所傳約韻並非約乃平水劉淵所爲耳蓋卽禮部韻略而併其通用者緯真

所指正卽淵韻郭美命刻韻經云有四聲譜乃約故本與淵韻頗有異其上平有九哈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上有十六混十九賺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緯真言不及此可知也學者不知韻奚論詩不知今韻之非又奚足與論古韻之所以是哉

字從俗

學者讀書於字之點畫音韻皆當究心不可承譌狀亦有舉世共習久而不可改者如間之從日大之入禡韻之類則姑從之可也

山志卷二

七

閨字

閨字從門從王說者謂明堂之禮天子閨月居門故王在門中爲閨似也狀不知制禮在前乎造字在前乎如制禮在前則彼時天子居門之月未有此字不知何稱如造字在前則彼時未有此禮何得遽援爲說大抵後世文字日繁本之六義者固多其不可解者亦不乏學者固當究心亦不必強爲之說涉於穿鑿如王安石之字說遺笑藝林也

芘芘

脈之有芘奕之有芘古人用字之奇如此自造之



與抑亦有所本與究文章之原莫得其朕也

押字

葉石林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予見唐詩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近世乃有不押名者或押其字或約略作數字宋徽宗押天下一人四字先帝御押乃御字上德二字也

俗字

今世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字為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字乃開濟在戶部時所定以防奸

山志卷二

六

胥改竄之弊實亦本之前人洪容齋時已有之矣以準為准或云避萊公之諱按漢晉吏文多書承準字以準為准干祿書廣韻謂准俗準字則非始於宋也朕此特減其點畫耳至以察為查則失之遠矣

臨川文選

燕山劉黃中刻臨川文選表揚章大力陳大士羅文止艾千子意甚善也所為序文矯矯自異獨舉金沙張譽并之言謂羅文止之文當與譚友夏之詩並行千古予不敢以為朕友夏詩澀而淺其音

如破竹敗絲但於字句間求尖新雖與鍾伯敬齊

稱尚不及伯敬烏足以當文止之文哉予幼時喜

言鍾譚其文集皆細加丹鉛今每翻及面為之赤

艾千子選評制義發明題理表章先輩使學者知

所取法其功不細近今以來罕見其匹所刻文定

文待真一世之鴻寶也其自作古文詞法唐宋大

家能暢所欲言朕有好盡之病又負氣好罵人殊

欠蘊雅

千子謂朱陸論無極太極書兩是而兩足存此意

乃申陸子之說也蓋陸子之說於理實長朱子特

山志卷二

七

為學者過慮耳今取兩書平心細釋自可見矣又謂李何論文書兩非而兩不足存則以其所法固殊又所爭者文詞之末耳朕觀千子與夏彝仲陳人中諸書暴戾粗淺視李何書更下一等矣

桂

予好植樹春秋之際唯日不給正如吾家右軍所

云吾篤好種果今在田里唯以此為事者也桂非

北方產恨無從得之王兩公見貽一株甚喜聞馮

具區云桂出合浦生必於高山之巔冬夏長青其

類自為林間無雜樹芬芳貞潔有君子之德入藥



則爲百藥長徵佩則與茱蘭並又可爲舟車宮室之用蓋嘉木之最不知者率以木犀當之而桂因以掩矣今吳越所有皆此類耳不知何以別之狀世之降也興僞亂真貌榮名與困溼沒者又豈獨一木狀哉

蘭蕙

世重劍蘭久矣先司馬在虔州日庭前嘗蓄之時吾宗昆華公爲南國子監祭酒每書來索予同三兄自豫章歸舟過白下曾遺之數叢華山有蕙亦蘭類孟雲野謂劍蘭卽華山蕙似無目者劍蘭花肥而葉勁與蕙特異且蕙花時在春劍蘭花時在夏狀黃太史有二云一幹一花者爲蘭一幹數花者爲蕙蕙卽今山蘭則劍蘭又不知當居何等所謂一幹一花者予自婺州歸曾攜一叢其花色綠而香更幽澹彼中謂之冬蘭又有秋蘭是一幹數花者若草蘭則最下別有風蘭色香不足取特懸之樹枝間或檐際不著土自生爲異耳其蔓生者曰珠蘭花如粟米與蘭迥殊而香則無二賈人多采之以入茗今茗有名曰蘭花者是也

玉蘭

山志卷二

三

玉蘭花古不經見王鳳洲疑爲木筆之新變麟洲引茗溪漁隱之言謂卽辛夷北人呼爲木筆南人呼爲迎春而駁之云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高樹立春已開今之玉蘭卽宋之迎春王文肅云嶺南人至今仍呼玉蘭爲迎春也麟洲謂北方有木筆而絕無玉蘭殆不狀大抵木筆多而玉蘭少好事者率以木筆接植之其枝葉俱相類無叢生高樹之別木筆花亦白色但其萼紫玉蘭之萼綠瑩潔勝之耳狀木筆又別有紫花者麟洲引宋小說云玉蘭乃白辛夷意以木筆爲紫辛夷不知木筆自有白與紫兩種之不同也

禹碑

山志卷二

三

禹碑釋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州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禮鬱塞昏徒南瀆衍亨礼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礼奔計七十七字而楊時喬釋云承帝令襲翼爲援弼欽塗陸登身渴端鄉邑仔巖流舡暗歇遲眠卽夙迄冬次岳麓展陌裂岳析踞罔墜纏



進求山竅華恒泰衡嵩陸事哀獻桴挺禪鬱濬塾  
徙南暴輜員節別界聯魑魅夔魘竄舞蒸彝其相  
同者僅二十二字耳郭宛委曰相傳禹碑在密雲  
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曰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  
南岳脫其文刻於岳麓用修又刻於滇楊時喬又  
刻於棲霞用修謂韓退之劉夢得朱晦翁張敬夫  
諸人求之不得已得之爲奇幸仰止諸賢冀是恐  
非紛紜聚訟獵以爲奇嗚呼是何異遠隔絕域見  
塚而泣其先也善乎王元美之言謂銘詞未諧聖  
經類周冢穆天旨哉旨哉而孔伯靡駁之曰禹碑

山志卷十一

圭

在岫巖峰巔龍文鳥篆非神禹不能作自楊慎沈  
鎰輩譯文疏記互相矛盾而楊時喬者囁強尤甚  
句讀全別不啻倉頡沮誦親爲授受矣宛委以詮  
釋之謬因疑碑贗是猶視太玄而訛庖羲之一畫  
覽元經而病宣父之春秋也可乎郭孔爲好友其  
言不能歸一予解之曰禹碑真贗未敢定觀其所  
釋無論同異而皆無意義習其點畫亦不可以施  
於用勞心極辨正如修補平天冠藝雖精抑何爲  
耶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者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  
藏命侍書王著臨搨以棗木鏤刻釐爲十卷於每  
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  
旨模勒上石或謂不始於宋宋乃重摹者非也暇  
日記云淳化帖唐舊刻唐謂南唐馬傳慶說唐係  
大年摹石題云係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  
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取祕書所有增  
定作十卷非重摹也重摹之說本於吳人陸友仁  
狀友仁祇言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帖入石  
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爲法帖祖非謂淳化

山志卷十一

圭

摹昇元也至仁宗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  
錄卷後無篆題世誤傳以爲二王府帖二王者魏  
王也元祐中居親賢宅從禁中借板搨百本用潘  
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黦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  
皴皴失字處高宗紹興中有國子監本其首尾與  
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置紙是打金  
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  
隱狀爲銀挺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遺  
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  
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



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各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世喜蓄帖唯淳化率不得真者當時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登兩府者方得賜其後亦不復賜故傳者絕少衢州汪達字季路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爲詳備末

山志卷二

書

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其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云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余始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較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

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粘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褙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宜剪裁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近世沈蘭先作淳化閣帖跋云明時天下相傳止有二本一內府帖一外府帖萬曆初帖入潞王府中吾郡湯煥字堯文授讀潞王府湯善書王以閣帖與之內府帖也而外府帖流傳人間頗散析秀水項氏得其七梅里李氏得其三項以三百金歸李請所逸三卷冀合之成全書李不應

山志卷二

書

反以七白金請於項兩家祕惜各寶其半世遂傳爲千金帖云內府帖藏於湯者湯沒吾郡諸子廷采得之董大宗伯其昌願書素綾百幅畫金箋二百易此帖廷采不受也後廷采劾此帖爲人竊去自蘇州至南京又至杭又賫至越蓋數易主矣復歸杭有童子不知是何等帖竊之鬻市中或以衣數襲易之賈典肆中廷采兄子慶倩聞之善價以購而此帖乃李歸諸氏其卷首輒下臣王著模四字此他本所無也予謂沈此跋所述極詳狀云明時天下相傳止有二本其言亦不狀予聞一前輩



言明時大內所藏蓋至十有餘本以予所知吾省  
蘭州肅府有 御賜本沈蓋不知也肅王雅好文  
事嘗聘山人溫如玉張應召重摹上石石今見在  
蘭州而順治初西安費文玉又勒之文廟碑林雖  
下於蘭州者一等亦足嘉也予癸卯在白門於袁  
令昭處見所藏大觀帖贗本也令昭頗珍之時雒  
川劉秉三為戶部同州李以理寓於其署以理罷  
淮安司李久遊江南能鑒賞書畫秉三嘗從之質  
疑令昭以此帖求售於秉三以理不許也以理自  
言得淳化帖真本予數請觀之以理卒未出示恐

山志卷上

書

亦非真者予既歸里宜川劉石生攜其兄客生昔  
所藏大觀帖至云得之蕭大將軍家大將軍得之  
王元美家卷首有元美敬美小像各一幅為仇十  
洲筆生動秀潤真蹟也未有元美諸君跋計予素  
所見帖無出此右者今歸之保定陳祺公祺公博  
學好古尤敦道義此帖可謂得所主矣

王元美跋云大觀太清樓帖標題卷尾皆蔡京書  
模搨精妙不減淳化閣帖而世少傳者當宋時又  
無他刻以故視閣帖為尤貴重今年秋余以俸緡  
八十五千得之長安市中乃故太傅朱忠僖家藏

物狀僅卷之二四五八十耳後又於錫山華氏得  
所缺五卷始克成完璧搨法精甚其字畫稍肥而  
鋒勢飛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親賢宅二王府帖  
紹興太學淳熙修內竝出其下余故誌而寶藏之  
萬曆丙子春二月吳郡王世貞書 按此為丙子二  
月書跋中云今  
年秋當是  
去年秋也

淳化帖以棗木鏤刻而卷末篆題云摸勒上石不  
應一人之紀自相矛盾意當時本屬木刻因得南  
唐石增定故遂題作上石耳馬傳慶云增作十卷  
為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

山志卷上

書

是明為兩本劉衍卿陳簡齋所云祖石當是指南  
唐之石而言而諸人所云則是王著所摸者耳  
朱子孫云項墨林家藏淳化帖其最珍重不輕示  
人者乃蘇東坡故本字有東坡朱筆釋文此則  
聞所未聞也天下稱收藏賞鑒者以項氏為第一  
家今皆散佚無存矣過眼煙雲可為一歎

聖教序

聖教序中有當嘗現嘗之世一語予未廣覽內典  
不解其義諸家絕未有言及者疑是嘗現嘗滿懷  
仁偶疎脫一滿字耳而坊間刻此文或作嘗現嘗



隱狀褚登善所書慈恩碑與同州倅廳碑亦俱無此字聊識之以俟博雅者

聖教帖中如金容掩色色不異空空空中無色諸色字於草法合至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色聲香味觸法諸色字乃包字集書者誤以作色字耳其筆畫甚明又觀天地苞乎陰陽先苞四忍之行苞字下體文抱風雲之潤抱字右旁自見無容致疑而亦從無言及之者

問交

或問子張子夏之言交宜孰從曰皆從之或曰何也曰居鄉黨之間從子張之言在朝廷之上從子夏之言

山志卷二

夫

卓子康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之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卽位先訪求之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郭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周遊郡國好獎訓士類嘗勸茅容孟敏魏昭

庚乘從學卒皆知名當世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之成名者甚衆陳雷左原犯法見斥林宗愍之曰昔之大賢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同郡宋冲素服其德勸之仕林宗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朕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及卒四方之士會葬者千餘人蔡伯喈爲製碑文嘗謂盧子幹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耳吾徒生末世斯二賢者宜爲師表故特述之蓋有志而未逮也

山志卷二

夫

邑中一武生性素猛頗陵轍鄉曲曾與舊尹相揭訟被斥一日置酒請子辭之不得遂赴之或以爲諷予曰此亦有故曩予在長安值渠下獄困甚令獄吏以片紙訴狀予稍周之後數年遇於燕邸持一絹來報予卻之再三乃強納於几而去近以其子復入武學故隨鄉俗令家僮以白金一星賀之子實未往過數日渠具簡見招先托人致意詞甚懇云願得一至爲榮予以其人非胥隸無可厲拒之理故赴之耳意謂倘其改行爲善亦有可用



之才大抵末世善人難得吾輩所與其好回刻璣者正亦不乏能一一絕之乎唯不與之親密已矣何可過峻示天下以不廣耶

華下風俗舊稱淳朴邇漸澆漓習為浮靡遂至鄙懦不振有衙前散從家富而豪其父歿喪祭僭侈略無忌憚令尹致賻士大夫皆趨弔盡禮予為之懼獨未敢往

匿字

道藏有玄圃山靈匿祕錄三卷匿字不識其音義徧閱字書亦無有也皇甫氏曰匿者藏書之器也

山志卷二

手

音欽從匚從金者喻至精之物藏於匚函之中耳世無此字按道家多自造之字如諸神之名皆是也靈符雲篆尚當別論談薈中所載字體尤繁至不可究詰要之不適於用無容究心也匚胡禮切廣韻云有所藏也

恩字

恩字從因從心可見推愛以及人物者性之自狀也故曰仁人心也狀則人之刻薄寡恩者皆失其本心者也

山志卷之二

山志卷之三

程子訓

程子明道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伊川曰海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可續六經非理徹功淡不能道

周子說主靜程子恐其與事物不相交涉只說主敬朱子云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朱子周旋靜字實重敬字予謂有靜而不敬者矣未有敬而不靜者也真西山嘗分列朱子之言前祖周子

山志卷三

十

之主靜後本程子之主敬狀合而參之必如所謂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者方為無弊陳白沙云學須從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不知端倪如何養出作何商量今日追想程朱之意正恐其後來流為陽春臺作用耳

尹和靖云放教虛閑自狀見道此亦主靜之意朱子嘗稱之予謂此意已入釋老狀予性急而心雜以此為箴則對症之藥也

朱子云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



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此定論也予謂直內必須方外蓋內外元不相離工夫祇是逆用孔子荅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方外荅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亦是逆功三代而後無生知安行之聖人故董子曰事在彊勉而已程子以整齊嚴肅爲教正是此意蘇東坡不喜程子直是憚於方外吾輩與東坡賢愚雖異其受病處則一也

### 蘇文忠

蘇東坡不特文章書畫絕世其人自是賢者但好

### 山志卷三

三

議彈程子則其一短如當日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欲往算司馬溫公伊川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東坡曰卽不道歌則不哭此語甚敏辯今人皆善其說而以伊川之言爲失之拘卽朱子亦疑之予謂東坡之說非也是當以其日明之如此日稱賀訖忽聞溫公之訃情不容緩卽當往弔洵不可拘哭則不歌之例按溫公之薨爲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六日明堂肆赦則前乎此者有日矣旣可以不早往卽過此一日亦不爲遲頃刻之間吉凶頓異得無不敬於君不誠於友乎曲禮哭日不歌檀弓

弔於人是日不樂又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是未弔而已有未發之哀已弔而猶有未忘之哀故哀樂不同日伊川之言所謂淺得禮意者也至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東坡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夫忌日齋戒先王之制聖人之訓也豈一食素遂謂之好佛乎此則徒事戲侮全無意味矣

東坡每誚伊川曰不知何時打破敬字至形諸奏狀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此其失言失人之過也考亭摘擊東坡時有已甚之言亦因此加怒耳

### 山志卷三

三

### 程門諸子

尹和靖之學大約得於伊川敬之一言其自言曰初見伊川時教看敬字請益曰主一則是敬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請講少開悟啓發之功又曰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又嘗日看光明經或問之曰母命也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予觀程門諸子頗有流於禪者



不但和靖一人狀則和靖拜觀音之言與程子敬其人之言亦正不可同觀和靖之母賢母也能知大義觀其聽和靖不應科舉則諫之未有不聽者固知和靖母命之言直是託詞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云定夫後更學禪呂居仁以書問之有云吾丈既從二程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何以不同定夫荅云

山志卷三

四

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又云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狀難以口舌爭也又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誣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爲狀也觀此則非餘禪猶在乃是新禪更進也

程子自涪陵歸見學者多從佛學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巨狄矣唯有楊謝長進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尹氏乎繇今觀之始皆不免朱子特謂游先生尤甚

太歲土旺

今之修造動土者以太歲土旺爲忌恒避之天下類狀矣昔曹月川修蒲州學舍門人曰太歲在東未可月川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何在爾欲避之乎夫太歲天上歲星也豈人間家家戶戶皆有一太歲耶或有言土旺者月川曰土旺不用反用衰土乎且土旺不動土水日不飲水乎火日不吹火乎金日不鍊金乎木日不析薪乎五行在天地間木旺於春七十二日火旺於夏七十二日金旺於秋七十二日水旺於冬七十二日惟土無專氣無定位故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共得七十二日

山志卷三

五

十二日是五行各旺七十二日而成一歲功也五行一理而已土旺猶金木水火之旺也今於金木水火之旺皆不畏避獨於土旺深避之何惑之甚也月川斯言可破世之溺於太歲土旺之說者予素於此絕不措意故每舉以告人狀所謂東西就人之家言太歲在東乃就法象言以氣類應非謂太歲在家之東家之西也土旺寄於四季之末其說從來久矣竊疑其涉於安排五行流行於天地之間斷無截狀如此分判之理金木水火不能離土則土旺直在四時安得謂獨寄四季之末此又



予之私臆也他日偶閱道經有云三月之氣包含  
土又云四時各含於土其義始合

### 忌月月忌

世謂正五九三月不宜上官又有忌月謂之號月  
者是月不修造動土不以財物與人其說以姓氏  
之音爲別狀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覆姓數字莫  
辨徵羽亦豈通論乎又有以月之初五十四二十  
三三日爲忌者或謂爲避九五之尊朕豈有明不  
避九而乃暗避十四二十三之九乎此皆於理無  
據於古無稽巫覡之談士君子所不宜道也歐陽  
公五月不上官乃亦未免於俗

山志卷三

六

### 好學

今之士好學者鮮矣大抵專事帖括博取科名一  
陟仕途此事都廢間有天資英敏者非浮尚詞章  
雕組藻采則旁落玄虛糟粕經史予皆謂之不好  
學標榜成習切磋無聞斯道之衰於今已甚故嘗  
書坐右一聯云誦詩書執禮之言交直諫多聞之  
友瞻顧山澤寤寐求之伊何人哉願與爲役

### 顧亭林

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遊爲隱者也丰

姿不揚而畱心經術胷中富有日新不易窺測下  
筆爲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至講明音韻克傳絕  
緒他所爲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利病諸書卷  
帙之積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  
過嚴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  
或以是致怨亭林弗顧也居恒自奉極儉辭受之  
際頗有權衡四方之遊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  
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予輩或宴飲終日  
輒爲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  
如此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

山志卷三

七

凡親歷對證三易彙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  
博聞強記或尚有人而精詳不苟未見其倫也

丁巳秋九月初三日亭林入關主於予家將同  
作買山之計頻陽郭九芝明府聞之以書來曰  
憶前歲之冬與先生坐張鹿洲將軍席上辨尊  
經閣記今已再歷春秋而張將軍丘首故閣及  
期矣世事變遷可勝浩歎宋太史晚年好學文  
章卓然有體一旦溢逝關中喪一名紳弟與天  
生憑弔隕涕哀不自禁聞先生邇年潛修十倍  
曩昔德進名藏甚得古處樂道之益私衷甚爲  
聳悅今聞顧寧人先生已抵山居寧人命世宿  
儒道駕儼然非無所期而至止關學不振已久  
斯其爲大興之日耶予復之日尊經閣記大要  
是衍六經皆我註脚之緒茅鹿門謂程朱所不  
及弟謂程朱正不官爲耳知先生有未忘於懷  
者而弟亦執其愚見如故也朱山輝忽捐賓客  
間之驚悼彌旬弟少耽聲色好雕蟲之技年近  
五十始歸正學今幸寧人先生不棄正欲策勵



驚鈍收效桑榆但以有室家之累不能脫去俗務方自悲悔無及先生譽逾其實祇增報悚耳

王仲復

王仲復司寇心一公之從子也其學一以考亭為師沉潛刻苦讀書一字不輕放過持躬處物悉有矩昔司寇公為逆黨誣害追滅仲復先君舉棗助之故仲復長而家貧遭寇亂棄諸生歿迹渭濱教授生徒足不入城市不近名名亦不著關西高蹈當推獨步予則不能藏項斯之善也

戊寅秋予懷之以詩仲復答曰蹉跎秋已半髮白欲上巔勉力取書讀兢兢常恐偏伊君能好我寄我詩思無光風自南來霽月借之前依依晤有道此心殊悠朕于時思就正又懼落言詮

山志卷三

人

六經無異指千聖有真傳不知君子教何術可及泉庚申春予治先君側室張氏之喪雖其出也微念至孝苦節五十六年意不忍薄為之加禮統以從事時亭林已在予家仲復貽書亭林謂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為時予事已舉未之能從朕不敢忘好友之規因附記於此亦以見吾黨古道之存

劉孟嘗

劉孟嘗侍御文石公之長子壬午孝廉也隱居讀書有幽貞之節而不事炫耀予嘗以渾金璞玉擬之與仲復稱為渭北二隱侍御公早幼諸子彬彬皆孟嘗之教也孟嘗有二女子為長子聘其長者會有寇亂與其母並妹俱投井而歿予曾作劉長

女傳今每憶及猶戚戚於懷也

李中孚

李中孚有高明之資學識淵邃以講學明道為任滿洲聞之皆加禮延致會城後為制府所知復聘入書院下檄各郡邑集諸生開講中孚據坐高談諸生問難遂有不平之言朕是關中一盛事也予往咸林道遇郝得中別駕班荆而語郝遠問識李中孚否予曰舊好也又問其人何如予曰學行不苟君子也郝促郝曰予亦雅重之但講學非易事嫉忌悔吝之來將必繇此今制府又欲具疏薦於

山志卷三

九

朝以特應舉隱逸之 詔愚見謂出不如處朕不便與言君既相善何不以此告之予曰此事不在中孚聽之可也疏上中孚稱疾不起過予草堂論及出處有確乎不拔之志允矣狂瀾之砥柱矣郝年方壯居官有幹才乃其識議超卓亦復如此

李天生

李天生天資敏異所謂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者也予昔邂逅於長安茶肆隔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皆不謬遂與定交後天生從陳祺公於塞上日事博綜九經諸史靡不



淹通祺公視為畏友投契之淡有同骨肉天生以是無內顧憂而益肆力於學及祺公備兵鹿平攜以入代復為具囊資遊圭組之英蓬筭之彥俱與交懽傳書主顧寧人朱錫鬯輩尤以古道相砥厲著述日富叩其所蓄如海涵地負而敦尚義氣鑑拔人倫有倜儻非嘗之槩丙午返秦時已棄諸生當事諸公知者爭為倒屣予適在張鹿洲署中重與聯榻晨夕醕對每欲以兄事予予謝弗敢承後乃強納拜焉察其行誼豈今人中所易得者哉

養生

山志卷三

十

文潞公致仕歸維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予以為養生之道不過如此狀而行之有恒正不易耳毋謂其言平平爾也

灰隔

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之蜃註互物蚌蛤之屬闔猶塞也將井柳先塞下以蜃禦濕也後世作灰隔昉於此狀以蜃為灰北方所無北方之灰以石為之耳豈當時槩用蜃後乃易以石耶

若論其用則蜃不及石多矣嘉靖時修顯陵呂文簡上疏謂宜用朱子作灰隔法狀朱子云以淡酒灑之今人用糯米汁是也文簡云以松葉水灑之劉太室嘗用之云松葉水似勝且易乾此皆為人子者所不可不知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淡長思也近世喪禮儉其親者多矣富賢之家有不惜財者又率尚浮文博虛聲其為不得其道一也予嘗記劉太室葬禮欲使後人知所取法焉太室母李太宜人享壽百有二歲幼時無他病亦無所苦但氣

山志卷三

十一

弱不能行立亦不復食每日啜酒五次每次三四盃如是者七日備狀而逝太室素好釀酒又嘗得漢陂春方於郭宛委李賴之以養其親亦孝思之所致也於平生則盡其忠養死則致其誠信如太室者豈易及哉太室尤善易予嘗從之質疑受益實宏

天根月窟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為天根復也乾遇巽為月窟姤也震為長子巽為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也



乾坤先天也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繇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復者陽之動也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乃坤末復初陰陽之交在一歲為冬至在一月為晦朔之間在一日為亥末子初也人身之乾坤內交靜極機發而與天地之機相應也故曰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環中

山志卷三

主

魏伯陽之學不出先天一圖邵康節云先天圖者環中也俞琰釋云心在人身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朱紫陽謂中間空處是也圖自復而始至坤而終終始相連如環故謂之環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為太極在人為心人知心為太極則可以語道矣康節有詩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半點無又云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月窟在上天根在下往來乎月窟天根之間者蓋心也三十六宮乾一兌二離三震

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合八卦奇偶之畫計之亦是也琰嘗遇隱者授以讀易之法盡得環中之秘反而求之於身所謂太極天根月窟三十六宮靡不備焉此身中之易也學者若不體之於身徒孜孜求之卦畫則何益矣

中

山志卷三

主

邵康節云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在四德為貞元之間在十二卦為坤末復初在一年為冬至子之半在一月為晦朔之間在一日為亥末子之交天地有之人身亦有之參同契所云合符行中者也能知吾身之中以合乎天地之中則乾坤在身矣

冬至子半

康節冬至吟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人言夜半子時為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屬子時是朱紫陽所謂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此造化之機也天心也無中含象也數之所從起也  
冬至歲十一月中氣其交氣不盡在子時亦有在白日及夜之他時者而康節詩特取其在于子之半



者以見天心耳子月之半爲冬至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故遁甲未交冬至前時日作陰遁逆行交冬至後時日作陽遁順行夜之半爲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今日故曆法子前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夜子時初幾刻後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子時正幾刻張鼎思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斗柄建寅則爲正月狀必以初昏爲定自初昏以至丑時皆作今日之夜寅時乃作明日之旦故上古作曆之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夜半子時仍屬甲子朔日言夜半者明全夜皆係是日而子時居其半也今曆家節氣遇子時曰某日夜子時猶有此意但以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則於理未盡必子丑二時俱作今日之夜乃合月令昏旦之義而於歲月又相照合今之言命者於子月則作今年於子時則作明日吾故疑其不準也按史記曆書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則以平旦爲朔此說甚明可以略證予說以天運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日出寅卯是也以

山志卷三

十

人政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鷄鳴而起是也

宋儒以子半爲子之前劉太室非之以爲子之中日者論人生命分前後四刻爲兩日則與太室之言其理有合中菴新論亦謂子半兩義韓恭簡云冬至一歲正氣之首子之始也曆家截其中而用之子之前半尚屬去歲狀復卦中無坤泰卦中無臨子月帶庚月之半寅月帶丑月之半天心安得無改移哉予謂陰陽有相交之義無各分之理歲月日辰皆陰侵陽陽侵陰故能成功若陰陽離則

乾坤息矣

山志卷三

五

一日一夜十二辰六辰爲日六辰爲夜六辰各三分之子丑陽生爲日之始狀尚在夜至寅卯方明辰巳而陽極午未陰生爲夜之始狀尚在日至申酉方晦戌亥而陰極夏時建寅蓋用陽月之中也上元陽之中也中元陰之中也下元陰陽之終也此予之說與張有異張重在昏旦予重在陰陽之交也

數

一者數之原也又一而成二矣二者二其一也數



之生也一為奇二為偶一奇一偶而天下之數備矣奇奇奇偶而成三矣三者一其一一一其二也奇奇偶偶而成五矣五者一其二其二也此兩參伍之理也

祇民 昔有挾預知之術者專持寂感報耳秘呪即萬回哥哥其異更甚則亦祇而已

今有人號為神仙者遇人問吉凶事輒舉筆答之或數句或數字往往有奇驗狀驗後始解未驗弗解也此其無益於事已明乃遠近賢賤之人皆敬之如神明走之如鶩偶有坐客詔之不置者李天生曰是不過一術士而已予曰非也術士為術實

山志卷三 去

皆有所據以起雖其技不同大約不外於數亂而為箕為巫覡斯下矣此人非理非數而突言吉凶如無驗則可果有驗是祇民也焉得為術士乎他日莊澹菴太史過予草堂偶語及此澹菴淡以為狀予謂此事不必以儒者之理正之直以神仙之論折之可耳文始經言鬼有六其附託有八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狀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註云心執蔽之人為靈淫沉狂奇物六鬼統攝蒙昧者或解珍奇之事或解怪異之事或解祥瑞之事預言必應眾人敬之

以為聖其解奇異瑞事之人傲狀不言有鬼附於身惟言至道於身有此靈通也詳觀此言不幾為此人寫炤乎時同澹菴至者一中舍聞予說訝之乃極稱其為孔子正心誠意之學予曰孔子言著龜則有之矣君何曾見其為人終日言吉凶之事如射覆乎其人不憚若以文始經究之則當有歿木歿金歿繩歿井之禍予又不欲深論也

劉石生

劉石生有瓌璋之才學亦博早年與其兄客生遊文太青先生之門有二劉之目但生於邊塞負氣

山志卷三 去

好罵坐晚年有心疾益甚當其怒時雖釜質不顧及怒解責之以義輒俛首屈服狀有時怒發仍如故蓋其性朴忠胷中無宿物而傷於急即主角未化亦是君子之過賢於世之突梯脂韋者遠矣比來京兆與共晨夕嘗見其血不華色甚憂之每有所規戒而石生不能用別未二年遂至不起追思三十年遊宴之好樂隕哀宅不勝秋華零露之感予嘗書山茨一聯云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仲舒儒者之象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諸葛亮主佐之才石生見之稱善求予更書攜之歸云將



以銘諸齋又予凡得友朋贈貽之章及往來簡札輒令家僮裝裱彙爲一集名曰友聲石生云我欲效子所爲亦卽以友聲名之二事極細人但知石生之負氣而不知其虛懷善下如此

### 神茶鬱壘

今俗元旦置桃符於門左書神荼右書鬱壘所以辟祟也按風俗通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則神荼當左鬱壘當右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則鬱壘當左神荼當右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壘一名欄高誘註

### 山志卷三

七

戰國策又曰一名余輿一名鬱雷爲說不一亦荒誕之事無足信者

### 貞燕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宅有雌燕獨巢凡六稔時人目爲貞燕

予友涇陽趙元浚之母劉氏爲伯詔公配公早卒劉氏年方二十五歲矢志守節撫元浚劬勞備至嘗有雙燕巢於室忽失其雄其雌孤棲自爾秋去春來凡三十年同人咸作貞燕詩以美之此正與宋末姚玉京事同玉京襄州小吏衛敬瑜妻也其贈燕詩曰昔時無別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後玉京燕復至周章哀鳴家人語

以玉京墳所燕遂歿於墳側有時風清月朗襄人或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此則更異

### 宋大逆

宋有大逆二王安石配享孔子位復聖上張邦昌爲帝居宋大內人或寬之不使與莽操懿溫同科予特著之客曰邦昌之立迫於勢安石配享乃其黨所爲曰邦昌不能以死辭有無君之心焉使宋亾而不復邦昌之卽真必矣安石聞人也方將以其學易世是其居恒言動必有以孔子自擬者故沒而其黨推尊之若此觀其三不足之說尚何所

### 山志卷三

九

忌憚乎卒之亾宋者安石也使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

### 碧雲駮

范文正公宋朝一代人物之冠而梅聖俞作碧雲駮詆其純盜虛聲至無足比數聖俞亦賢者此則其失言之過於文正奚損或疑以爲後人僞作洪容齋謂出魏泰亦未可知若李贄謂使文正公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巍巍相業非潞公魏公所敢望強作解事又妄人之言不足聽也

### 富春山圖



黃子久為畫一卷三年舟至富春山下而始完因題為富春山圖初非寫富春山也舊藏宜興吳孝廉問卿家問卿將歿令出所有書畫焚之以殉時問卿昏亂侍妾於火中竊出二卷其一為懷素帖其一即此圖也狀已焚去丈餘後歸丹陽張氏今歸泰興季氏侯朝宗作雲起樓記云投諸火以殉蓋不知其侍妾之能留也予聞之于密菴云

十萬圖

倪雲林嘗為陶南邨作十萬圖曰萬笏朝天萬竿烟雨萬丈空流萬壑爭流萬峰飛雪萬卷書樓萬林秋色萬松疊翠萬橫香雪萬點青蓮皆有雲林自跋款署至正癸丑蓋其晚年筆也藏陽羨陳定生家侯朝宗曾為文紀之後聞已歸朝宗近見雍丘友人言朝宗物復為有力者奪去矣

霖雨舟楫圖

沈石田與三原王端毅善嘗為端毅作霖雨舟楫圖後歸之同邑來氏滇南王司農玉銘言為端毅之後託梁仲林求此畫仲林以古鼎易之來元憲致玉銘玉銘以為非真跡頗輕之仲林嘗向予言之悵歎今亦不知所終矣端毅歸田後石田又嘗

山志卷三

三

畫一鴿一石並失草數莖為一小幅題詩其上曰朱草呈芳著意新紫翎金眼圖精神九齡老去無書寄雖曰飛奴不屬人詩不為佳而畫有別趣今藏溫氏海印樓中

白巖圖

文衡山真蹟在晉中者以白巖圖為最蓋白巖為留都大司馬極有聲武宗南巡時尤著侃侃之節衡山為此不苟也後歸之朱耆希太史屢經兵火遂失之

閔茶

今之松蘿茗有最佳者曰閔茶蓋始於閔汶水今特依其法製之耳汶水高蹈之士董文敏亟稱之

劉台疑

滌衷劉公名濯翼先司馬同筆硯之友予伯兄其婿也家故貧性狷潔為文刻淡不作猶人語以明經為武昌廣文攜其妻及幼子之任值流賊猖獗楚豫間道路阻絕與其家不通音書者十餘載順治初賊雖敗遁尚在烽火槍攘之際長子台疑名獻煜徒步往尋之備極苦楚始至武昌徧詢之其舊役流亾始盡莫有知劉教官所在者台疑哀號

山志卷三

三



禱於天忽有老人問其故乃告之曰劉教官夫婦俱歿矣其子爲兵所掠不知所之遂引至葬處啓視之遺骸僅存有磚朱筆記其姓名鄉貫乃公未卒時所自書台凝收淚謝老人身負二骸而歸肩肉爲枯者數寸公苦學五十年寒羶千里外升斗之祿所入幾何而夫婦客歿愛子流離使非台凝之孝莫正首丘將永爲他鄉之餒鬼矣予悲公之遇嘉台凝之志乃爲一詩書以貽之台凝奉藏於公木主之側台凝性褊激嘗得罪庠師值督學田公臨試庠中例開優劣二人庠師乃以台凝爲

山志卷三

圭

劣田公集諸生面審台凝劣狀褻其木冠台凝泣辨且訴及尋親事諸生亦爲白曰劉生氣質信粗以爲劣則已甚田公曰學者貴變化氣質氣質粗便不是學者又問尋親事台凝則以予詩爲證田公色解曰如是更宜旌矣遂免究復其木冠今台凝年已七十不復應試植花竹一區優游娛老亦可謂能收桑榆之效者矣

臥冰割股

洪武二十七年青州府日炤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

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且醫嘗進湯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歿使父母無依宗祏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

山志卷三

圭

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臥冰割股不在旌表之例著爲令

宣德元年五月禮部奏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股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臥冰始於王祥今婦女皆能言之若王延則知者鮮矣延亦晉人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躍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贊之比於黃香孟宗云狀此言扣冰非臥冰也夫冰自可扣以為孝心格天扣冰自可得魚奚必臥耶

凡事不可以訓後者君子弗貴也割股已不可割肝又甚陶九成所記更有割心肉一變而不死者延祐時嘗熟朱眉吉也乃復歸於道士馬碧潭之醮告神明之陰祐九成因竝侈談其先世之美亦以為玄武神之靈皆理之所無近於語怪矣

山志卷三

吉

建安諸子

建安諸子咸蓄文藻英詞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可謂極一時之盛生逢其際干戈鐘鼓之中清讌游覽之樂罕有其倫故康樂以為眉辰美景賞心樂事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亮繇孟德夸邁流俗之學籠絡英彥之略啓之於前而子丕之才又粗足繼之耳所可恨者挾詐不臣弋取漢鼎遂使千載文章為之短氣

姜楚嘯

姜楚嘯名貞字固仲別號羊石道人蘭溪高士也為山水小畫類以墨漬成而無筆法雖不入格自有殊致

聖壽寺羅漢

蘭溪聖壽寺有畫羅漢像十六幅貌皆奇古狀似非一人筆絹色亦別僅可稱能品尚未入妙而其邦之人矜重相傳為貫休真蹟當不滿識者一笑也因憶江文通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皆稱為休上人佳句自唐已狀矣天下事可笑類如此

山志卷三

吉

弈

弈之為術二言盡之曰先日忍意類道家者流以兵言之粗迹也若云陸子以河洛數得之此又後人附會之言可笑

予於弈雖間為之狀非所好所謂勝固欣狀敗亦可喜者也大梁張海旭則酷好之幾忘寢食每聞一國手輒不遠千里就之或延致其家如是者三十餘年所費數千金計辛亥偶遇婺州與予對局時復敗去嘗謂予曰君天資高妙若官從師學可橫行無敵惜乎一生精力皆徒用之讀書耳范北



鑰每向人述之拊掌蓋海旭作此語時惋歎見於色非戲也予聆北鑰談論始有悟入大約一步苟不得一刻懈不得推之為學涉世當有得力處也

方爾載

蘭溪方爾載寒溪五世孫博雅之士也予嘗至其家瞻寒溪遺像有文集二十二卷乃鈔槁未授梓者所藏書畫尚多趙文敏大字七言絕句一首云庭槐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行蟻上南柯不署姓字只一印章真蹟也

山志卷三

美

蔡卞

宋時善書者四家名蘇黃米蔡蔡乃蔡卞也後人惡之遂以屬之忠惠忠惠書正其匹也文信國書不為絕佳以其人重得之者如寶天球蔡卞乃以人掩其書君子不可不慎也若王右軍為書中聖兒童走卒皆知之又幾以書掩其德矣

印

印古人以之示信從爪從卩取用手持卩之義通典以為三代之制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或謂三代無印汲冢周書湯

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蔡邕曰璽者印也至季武子問璽燕王收璽虞卿棄印蘇秦佩印又一明證也秦用史籀之文李斯復損益之作小篆而漢因之為摹印篆法以端方正直為主頗有古朴莊雅之致朕增減遷就間失六義故馬援曾上書云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是漢人固已知正矣今人不究六義謬矜章法刀法或用鐘鼎諸文令人不易識以誇奇巧則非為印之本指矣

山志卷三

美

撰字考之篆文無有只有從人旁者古從二卩或作二人昂首之狀蓋撰乃俗字今雖從古篆與用鐘鼎文不同

六朝始作朱文至唐宋其制漸更有圓者長者葫蘆形者其文有齋堂館閣等字近世清言詩賦皆以入之寓慨明志不獨以示信也雖去古日遠朕於義無害為文房清玩當几杖之銘從之可也郭徵君好收藏古印積五十餘年共得一千三百方中有玉印銀印各數十方文皆古健樸雅非近日臨摹者所能及每出視之綠紅如錦龜駝成羣



亦奇觀也今歸之劉太室為友朋索去者百餘方矣

予嘗於土中得一銅印鐫仁山二字蓋金先生故物也屈曲盤回雖不合漢法而朱文淡細自是宋元一派好手又大儒之遺得不以為珍耶

蔡孝子

渭南道上有表之者曰蔡孝子拾樵處按蔡孝子名順乃汝南人也與渭南無涉順事母至孝隱居不仕其行誼甚高世獨傳其拾樵一事亦眇矣且拾樵事鄉黨自好者能之以斯傳孝子而使孝子

之大節不彰焉則赤眉之見也

山志卷三

末

永樂大典

永樂元年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簡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集為一書毋厭浩繁二年十一月縉等進所纂錄韻書 賜名文獻大典五年十一月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

十五本更 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以冠之韓聖秋云其書今在 大內渠曾親見之繕寫裝飾精工無比洵巨麗之觀也

單汝思

予初不識汝思也已丑之變倉皇以孟嘗書來予處之山中別業尋詢其弟同其伯母俱至予乃分歛月樓旁書屋居之五年而歸汝思頗好學顧屏弱多病未幾卒先德漸衰後裔不振天之報善人竟何如耶

寫字

山志卷三

末

昔人謂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點畫較工拙也朕而鼎彝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莛髮是豈有意於工也哉亦盡其理不能不工耳予嘗謂書法入聖亦只是盡其理二字要須字在筆先意在字後

待義

何燕泉曰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予以



待名菴初非有取於此今觀燕泉所言是亦一義且甚中予病正可借以自警

不幸而壽

壽爲福之首人之所貴也朕亦不幸而壽者如秦豫吳閩之間有數巨公早年頗著聲譽或以經濟或以氣節或以文藝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晚節頓異遂至見誚當時遺議後世蓋無其實而冒其名爲造物所忌故永其年卒使之敗耳王笠澤云士大夫之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得以欺人其此之謂乎又憶昔人若使當年身便

山志卷之三

幸

歿一生真僞有誰知之句爲之太息

得閒知足

昔人有詩云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人生斯世豈有閒時要在忙中得耳不則一情夫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閒人也故真能忙者乃真能閒者也王侯猶有不足人寧有足時患在不知耳故流爲貪爲刺二者一也以爲足則目前已足以爲不足則到底不足思天下不如我者甚多自洒朕矣萬鍾不加於簞瓢尤學道人所宜知也

山志卷之三

山志卷之四

周公

予觀經文周公無殺管叔之事而因曹能始之解弗辟故嘗作小論今讀郝京山之解其言尤辯因稍爲刪次而錄之以補曹氏與予之所未備云武王克商後七年崩蓋周公卜金縢之後又五年也武王年八十生成王成王立年十有三周公爲相管叔以商歷兄弟及謀作亂畏公在內乃與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以蠱王公告於太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與避

山志卷之四

十

同謂去位也詩云公孫碩膚孫卽辟也時王因流言疑公公處此惟有去位不朕內疑而外叛禍將大所謂無以告我先王者公之慮遠矣朕辟不之他之東何也東方初定人情叵測公知流言自東來有變必以西討爲名因而就之變起可親察其情形詩云公歸無所卽此行也公初至東叔之謀阻而終不宥改步明言將以殷叛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卽叔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計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且黨叔故取叔



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爲叔請進無以白於王退無以解於兄叔所以驀朕被戮公所以黯朕沉痛於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不稱叔稱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曰管叔以殷叛朝廷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鴞之詩猶不悟也欲謂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啓金縢以悟也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以流言爲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王之蔽於讒也世儒不達謂

山志卷四

十一

公以流言得叔誤矣或曰何以知非公得耶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未必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已不利而又專制與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間諂不辨輒自引辟處憂患而與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繇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譌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於春秋傳衛祝鮀云王殺管叔囚蔡叔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其

言自明乃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爲東征在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非討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人已得叔已死故書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鴟鴞編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叔今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也孟子之書最爲近古其載與陳賈問荅之辭皆言公失於使兄耳

山志卷四

十二

若更有殺兄之事陳賈巧詆豈不盡言而孟子又豈直以誤使爲過不知誤使猶爲過况其殺之豈但過而已耶予嘗竊幸公所以得免於殺兄王與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正唯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間諂不早辟辟不卽東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紂子倒戈西向公於此時欲辟不及欲不與於殺叔不可得矣唯其聞言卽去不利之諂自解去而居東反側之謀坐銷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於推刃同氣之慘此其應變精密幾事能權豈尋嘗思慮可到嗚呼虞舜愛弟周



公愛兄同也顧舜爲人主力可曲全而公爲人臣勢不能兼庇家庭之變舜慘於公而遇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今古遭逢有幸不幸哉夫尊居叔父賢爲冢宰而鞠躬盡瘁身先百辟流言蔽主一辭不辨而引咎待命故其自矢曰作周孚先可不爲萬世人臣之師歟必如世儒之說口舌風聞殺兄自明此其暴戾衡行何異莽操鄉愿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郝氏又言周公負展明堂朝諸侯亦無其事蓋繇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於解維誥周公誕係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譌習而不察其言竝鑿鑿也

山志卷四

四

諡法

帝王之有諡古也或用一字或用二字今制帝諡一字而上更用十六字后諡如帝諡而上更用十二字繁矣繁則不稱其德而大典成虛文矣后之有諡自東漢始宋時后諡初只用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諡法制於周公暨後之爲諡法者共十五家美惡兼用雖臣子有不得私其君父者所以示公於天

下傳信於後世也自漢以來寢失其義朕猶聽之一時公議或不當則博士得而駁之洪武時魯王卒上諭禮部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蓋聖祖之無私如此今大臣之諡有美無惡所謂諡者特以爲褒美之典而已定議者或不能無私又無人駁而正之如李西涯不可謂之非賢相但諡以文正則未愜人心此楊遂菴之所不得辭其咎也前此無有諡文正者同時則謝木齋近日則倪鴻寶劉湛陸而已在宋則唯范希文司馬君實乃真諡文正者王子明王孝先輩皆初諡文貞以避諱乃改文正耳元則許魯齋吳草廬

山志卷四

五

丘文莊言我朝文臣有諡始於姚恭靖胡文穆鄭端簡曰恭靖未可謂爲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諡實始於王文節按子充於洪武六年不屈脫脫被害建文元年子紳上言父歿節狀贈翰林院學士諡文節後改忠文

近世有謂翰林始得諡文者勞堪曰翰林始得諡文元無令典如鄭文安儀文簡吳楊二文恪魏文靖葉王邵三文莊何文肅王文毅皆非翰林朕亦



有官至內閣不得諡文者馬許二襄敏王毅敏陳莊靖是也

私諡非古也始於黔婁後世之有私諡始於漢之陳文範今弟子欲尊其師子弟欲尊其父兄率有私諡人人爲之亦不足貴矣昔張橫渠卒門人擬諡爲明誠以質程子程子以問司馬公公復書引郊特牲檀弓之言不許也今橫渠諡曰明公乃後世追尊之者

古者諡之有惡也所以警君也若爲臣者罰所得及似不必借諡示懲夫諡以易名實褒而重之如其不肖則不準議諡可矣故誤諡法者亦有不可

山志卷四

木

加之以惡之論此雖與古禮不合於義亦無失昔仁宗因議諡賀銀謂諸臣曰銀勞可贈官銜不應美諡若加惡諡又不若無諡自後不應美諡者則闕之

南京河南道御史張邦俊嘗上言從祀諡法大典舉同鄉先達有應從祀者一人曰呂柟有應補諡者除溫純方在新議外共十四人曰雍泰魏學曾盛訥王用賓馬理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李夢陽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楨萬曆二十五年禮

部具題爲諡典愆期請乞會議舉行奉 聖旨諡

號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義當表揚及

近年應否易名的都著分行訪單具開實蹟從公

會議來看毋得徇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四

十四年十二月禮部等衙門會議彙題自萬曆三

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共舉二十九人已行翰林院

誤擬諡號進呈未蒙 欽點自三十八年至四十

二年又共舉四十四人請 旨未下泰昌元年十

二月奉 聖旨這諡號已擬的俟點發未擬諸臣

該部仍照前開寫來看禮部隨將四十四人職名

山志卷四

七

行實開列具題天啓元年正月奉 聖旨是這諡

典既會議停當都準與此外又有節年郵疏題諡

者十人閏二月奉 欽點下共與諡者八十三人

而邦俊輩中之王用賓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

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楨不與焉斯舉出自一

時公議非因諸臣子孫請乞故雖奉 明旨而人

知之者鮮如馬理李夢陽之諡卽其後裔至今皆

不知之弘光時南京尚有爲夢陽請諡者他如楊

慎陶望齡最有時名亦莫能舉其諡以此推之槩

可知矣故今備錄原疏八十三人之諡於左



兵部尚書伍文定忠襄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  
 文莊 都察院僉都御史魯穆端毅 都察院  
 僉都御史楊繼宗貞肅 石城所吏目鄒智忠  
 介 大理寺卿陳恪簡肅 尚寶司少卿孟秋  
 清憲 監察御史劉臺毅思 兵部尚書毛伯  
 溫襄懋 吏部侍郎張元禎文裕 諭德張元  
 忭文恭 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恭惠 太常  
 寺少卿魏眉弼忠簡 吏部侍郎趙用賢文毅  
 刑部侍郎張翀忠簡 巡撫大同都察院副  
 都御史張文錦莊愍 兵部侍郎李盛春恭質  
 都察院副都御史魏允貞介肅 都察院副  
 都御史郭惟賢恭定 工部尚書劉東星莊靖  
 禮部侍郎唐文獻文恪 戶部侍郎張養蒙  
 毅敏 兵部侍郎許孚遠恭簡 戶部主事周  
 天佐忠愍 戶科給事中楊允繩忠恪 錦衣  
 衛經歷沈鍊忠愍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  
 史溫純恭毅 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恭端  
 鴻臚寺卿張朝瑞靖恪 欽天監五官監侯楊  
 源忠懷 兵部尚書王遴恭肅 工部侍郎王  
 汝訓恭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蔡國珍恭靖

山志卷四

八

禮部尚書馮琦文敏 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李化龍襄毅 吏部侍郎劉日寧文簡  
 禮部侍郎郭正域文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孫丕揚恭介 南京戶部尚書雍泰端惠 南  
 京吏部尚書王之誥端襄 兵部尚書  
 魯端簡 刑部尚書王之誥端襄 兵部尚書  
 張佳胤襄憲 南京戶部侍郎余懋學恭穆  
 南京光祿寺少卿馬理忠憲 霍州學正曹端  
 靖修 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李夢陽景文  
 給事中賀欽恭定 江西按察司僉事朱冠恭  
 節 南京戶部尚書譚太初莊懿 刑部右侍  
 郎段民襄介 兵部尚書魏學曾恭襄 刑部  
 侍郎朱鴻謨恭恪 南京刑部尚書魏時亮莊  
 靖 左副都御史龐尚鵬惠敏 監察御史陳  
 茂烈恭清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汪洪莊介  
 武選司郎中黃鞏忠裕 南京吏部尚書汪宗  
 伊恭惠 戶部尚書林泮恭清 吏部右侍郎  
 楊起元文懿 南京工部右侍郎江治恭恪  
 副都御史李中莊介 翰林院修撰楊慎文憲  
 南京吏部尚書裴應章恭靖 吏部左侍郎

山志卷四

九



盛訥文定 禮部尚書曾朝節文恪 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文簡 南京兵部右侍郎姜廷願康惠 南京刑部左侍郎何源靖惠 國子監祭酒陶望齡文簡 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莊介 國子監祭酒傅新德文恪 工部侍郎沈節甫端靖 太常寺少卿周怡恭節 南京吏部郎中莊杲文節 刑部侍郎王宗沐襄裕 僉都御史張允濟介穆 刑部侍郎李棠恭懿 戶部侍郎董堯封恭敏 湖廣按察司僉事馮應京恭節 禮部侍郎敖文禎文穆 吏部侍郎劉元震文莊 監察御史張銓忠烈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難諸臣以歿殉者弘光時皆予贈諡今以所知者紀之

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贈太傅范景文文貞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倪元璐文正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邦華忠文 兵部右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家彥忠端 刑部右侍郎贈尚書孟兆祥忠貞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邦曜忠介 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凌義渠忠清 太常寺少卿贈兵

山志卷四



十一

部右侍郎吳麟徵忠節 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鳳翔文節 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世奇文忠 左中允贈詹事劉理順文正 翰林院簡討贈少詹事汪偉文烈 太僕寺丞贈少卿申佳胤節愍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吳甘來忠節 御史贈大理寺卿王章忠烈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眉謨恭愍 順天提學御史陳純德恭節 吏部員外贈太僕寺少卿許直忠節 兵部郎中贈大理寺卿成德忠毅 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鉉忠節 進士

孟章明節愍 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文炳忠壯 駙馬都尉贈少師鞏永固貞愍 惠安伯贈太師惠安侯張慶臻貞武 襄城伯贈太子太師襄城侯李國楨貞武 左都督贈太子劉文耀忠悼 總兵贈太子周遇吉忠武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景爰忠毅 宣府巡撫贈右都御史朱之馮忠壯

又補諡先臣

傅友德武靖 馮勝武壯 孫承宗文忠 董其昌文敏 張瑋清惠 盧象昇忠烈 沈燉

山志卷四



十一



於襄敏 沈子木恭靖 陳仁錫文莊 張邦  
紀文懿 孔貞運文忠 吳阿衡忠毅 呂維  
祺忠節 顧起元文莊 胡守恒文節 王燾  
忠愍 蔡懋德忠襄 劉一焯文端 賀逢聖  
文恪 鹿善繼忠節

二氏

二氏之教與吾儒異狀老聃見禮於孔子而佛亦  
西域有道之人國俗各殊吾自不尊其教狀不可  
慢之見像而拜事之以先賢之禮可也陶靖節與  
遠公遊甚善及招之入白蓮社則不赴蓋其心平

山志卷四

主

而氣靜也此又可以為吾輩待二氏之徒之法  
或有論學者曰儒之精者似禪予曰否亦禪之正  
者似儒耳孔子講學在周時佛法於漢時始入中  
國後者似前不應前者似後曰佛法雖漢時始入  
中國其說法之時則在前曰譬之家各有主久矣  
忽有客至其貌類主即年之少長不可知自當云  
有客似主不當云主似客也生為中國之人自當  
以中國之聖為師必中國之聖不足師而後求之  
佛可也不知中國之聖果不足師乎否師中國之  
聖者果能盡中國之聖之道乎否且今之佛經吾

疑之傳奕有云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譚胡書恣  
其假託蓋六書皆中國之聖所造西域之所無以  
華言譯梵語時豈得無所潤飾即如楞嚴為房融  
筆授順字成句運句成篇皆中國之聖之文也使  
無六書佛雖有法何以自見乎吾嘗遇一西域僧  
貌如所謂達摩者問以中國所傳諸經皆不解則  
先輩有謂佛經皆中國人所為者其言亦未為無  
理也朱子嘗嘗云狀羅念菴之言未免相庇耳初  
為此言友人相愛者戒曰君無輕發此論恐為智  
者所笑予曰甘之且如此則朱子先不免於笑矣  
况區區耶

山志卷四

主

昔有問佛於文中子曰文中子曰聖人也曰其教  
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  
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今之談禪者鮮知此  
義狀吾察其實皆本於聖人之說而故為自異以  
見其畱心內典自欺欺人莫甚於是此又近日談  
禪者之隱病蓋以先儒之所諱者而今更居之以  
為高世道人心愈趨而愈下矣

魏莊渠推地理之說謂天竺地脈發自崑崙之陽  
其左赤水界之不與中國通其人多慧而佛生焉  
佛教流入中國徧於四夷凡夫尊之甚於孔子要



之不可為嘗經終係於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惑人耳葉子奇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炤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炤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狀與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佛以明鬼此語未可盡憑狀而存其說亦可以見佛之非我同羣學佛之為入彼異類矣

天下之理直以言之而已二氏付法傳衣鉢授口訣作種種態聖賢問答講論何其光明正大即以

山志卷四

十四

迹較邪正之途分矣

佛老之書予非欲遂盡廢之即時一省覽亦自可為修身養心之助但惡夫溺於其中者尊之太過耳豈有身為士大夫衣冠飲食居處使事皆依於儒而自稱為佛弟子者至儼狀推佛於吾聖人之上真病狂喪心之徒也

司馬文正公不喜佛老嘗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此言可謂平而正矣若程伊川夫子淫聲美色之斥未免已甚

學佛

人有真能學佛者吾亦重之蓋為佛之徒服佛之服行佛之言行言佛之言是出世之異人也如沈蓮池是已雖有謬悠之談其志堅行修是難能也士大夫而學佛吾實惡之蓋非佛之徒不服佛之服不行佛之行而獨言佛之言假空諸所有之義眇視一切以聘其縱恣荒誕之說是欺世之妖人也如李贄屠隆是已或曰蘇文忠亦學佛者也子不非之何與曰文忠故談禪狀視贄與隆則大異游戲禪悅亦見通人之致惟不失其正而已吾蓋惡夫放言而無忌憚者也

山志卷四

十五

李贄

溫陵李贄頗以著述自任予考其行事察其持論蓋一無忌憚之小人也不知當時諸君子如焦弱侯輩何以服之特甚予疑其出言新奇辨給動聽久之遂為其所移而不覺也及閱弱侯所為藏書序云被其容接未有不爽朕自失者益信贄所著書唯易因說書尚可采焚書固不足觀藏書則率本他人成稿而增刪無法敘述欠詳間附已意故作畸論語不雅馴多失體至為總目論云人之是非初無定質覽者但無以孔子之定本行賞罰又



以孟子論王伯爲舛謬不通此艾千子所謂敢於非聖陳百史所謂其學謬悠者也予旣取其書細爲評駁而復書此以告後之學者慎勿墮彼雲霧中

予嘗謂李贄之學本無可取而倡異端以壞人心肆淫行以兆國亂蓋盛世之妖孽士林之禱杙也不及正兩觀之誅亦幸矣近從實錄中得張給諫劾贄原疏今錄於後以告學者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

山志卷四

志

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論桑弘羊欺武帝爲可笑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刺謬不經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眉輩遊菴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菴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菴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擄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搢紳

士大夫亦有捧呪念佛奉僧膜拜者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狀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離都下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

又爲麻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贄刑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毋令貽亂後日世道幸甚奉 聖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嚴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者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畱如有徒黨曲庇私藏

山志卷四

志

談科及各有司訪叅奏來並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自盡馬經綸爲營葬通州聞今有大書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焦竑題一曰卓吾老子碑汪可受題表章邪士陰違聖人之教顯倍天子之法亦可謂無心矣恨當時無有聞之於 朝者仆其碑并治其罪耳

屠隆

東海屠隆著鴻苞四十八卷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談可謂博矣而尤諄諄於三教一理之說乃其意實以尊佛今略舉之如云三教聖人之所



以得道者清淨心也正心誠意是儒之清淨也致  
虛守靜是仙之清淨也除妄歸真是佛之清淨也  
有善無惡者儒者之心也仙佛善心且無何況惡  
心乎爲善去惡者儒者之行也仙佛善且不爲何  
况爲惡乎又云儒者將此道修身治世臨了將此  
道交還造化仙人將此道度世延年與造化齊久  
佛氏將此道徹悟到至真至空處超出造化而無  
極又云就世法而論則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爲世  
法中聖人就二氏而論則如來上真爲出世法中  
聖人以儒者視二氏則謂二氏異端以佛如來視

山志卷四

六

儒者則世法聖人未必聖人也至論孔孟則云孟  
子善養浩狀之氣似單修命者狀以集義而生氣  
則修性在其中矣勿忘勿助是亦悟虛無自狀無  
爲有爲者所嫌集字尚在未能如孔子之打成一  
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性命雙修矣七十從心所  
欲而不踰矩則形神打成一片矣又云孔子仙佛  
易地則皆狀宰相出居監司之位則遂下行監司  
之事仙佛宰相也諸儒監司也孔子之道宰相其  
位則監司也又引萬鹿園之言曰儒一以貫之一  
者無也貫者有也一以貫之有無合一也費而隱

費者有也隱者無也費而隱有無合一也佛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無也生其心者有也無  
住生心有無合一也老谷神不歿谷神無也呼之  
卽應不歿有也谷神不歿有無合一也儒顧諟天  
之明命顧諟卽內炤也天命無聲臭而聲臭所繇  
生故必顧諟焉佛炤見五蘊皆空炤卽顧諟也五  
蘊非無也皆空非有也老故嘗無欲以觀其妙嘗  
有欲以觀其竅觀卽炤也卽顧諟也諸如此類不  
一而足而其肆妄莫甚於荅張觀察一書其書援  
考亭之言謂佛氏之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乃於所

山志卷四

七

謂過於大學則云月亦有見而於所謂無實者則  
拒而不受如云喜怒哀樂子思要於中節而佛氏  
則併絕乎貪嗔飲食男女孟子以爲天性而佛氏  
則盡斥爲情慾等語儒者萬物一體四海一家規  
模宏遠矣而佛氏之普門方之爲尤大儒者如傷  
在念痾瘵乃身中情惻怛矣而佛氏之大悲比之  
爲尤切等語凡佛與儒之近似者一一取而較之  
而皆推佛於儒之上幾千餘言而總結之曰凡此  
皆如來之全體大用也而謂之無實可乎其他誦  
誕之詞不必悉舉而卽此數端觀之其誣聖害道



不在李贄之下願以持躬稍優於贄又好廣交樂  
豪華得士大夫之譽卒無有如張黃門者出而効  
之以此得逃兩觀之法焉亦其倖也

屠隆才高學疎口辯識陋如謂孟子以飲食男女  
爲天性周子無極生太極於古人書多不細看至  
論古今人物大約尊二氏者則譽之闢二氏者則  
毀之謂墨子得如來弘慈大悲之旨儼狀在列仙  
傳孟子槩詆異端爲孟子之褊謂朱子錯評黃魯  
直巧摘其渠亦孝弟之語爲朱子之謬謂孔明勞  
心竭精驅馳漢事竟以滅性天年謂留侯訪赤松

山志卷四

幸

子至今不灰史臣書李淮南王爲仙引去史臣書  
以反誅毀黃老大道使仙伯銜冤爲史臣之大罪  
謂梁武帝盛德有道無以復加義軒禹湯而後罕  
見其儔謂王欽若素履奉道著論多造微之旨釋  
囚蠲逋其行甚善其功不小諸如此類是非軒輕  
恣憑臆臆真所謂揚之則雲霄抑之則糞土溢美  
則濫施粉澤彈射則過索癡瑕者也而反譏譏以  
此咎人尤排擊宋儒不已嗚呼隆以習宋儒之學  
得叨科第爲縣令爲儀曹郎列士大夫之林而遂  
以逞辨舞智操戈入室無論其言之不正亦詎非

所謂負義忘恩之徒哉

隆又有云世間士大夫有一等向饒舌閉黎口頭  
拾得些涕唾開口便罵仙人是衆生有一等跟着  
方上油嘴道人聽得幾句燒煉底底話便罵佛是  
出不得陽神底靈鬼又有一等裏青布頭巾思量  
生猪肉喫底尚自不識性靈是何物只鑽研故紙  
提著個孝經論語一兩句舊話頭便罵菩薩真人  
做異端邪道若依者些沒孔鐵椎底見識三教祖  
師不知在虛空中每日鬧了幾場誰想者二個老  
翁每日打做一塊同心同氣甚般相好就是一個

山志卷四

幸

裏底人却笑後生們沒見識爭著些閒是非却大  
家念得一句非吾徒也非吾徒也此段是何等語  
寧不令觀者欲嘔耶  
隆之著書唯曇華記反可取是就彼說法成一家  
言亦可以勸善而懲惡此外皆不足觀也

寺僧

王端毅作慶善寺碑文中有云佛自漢明帝入中  
國至魏延昌間天下建寺計一萬三千餘所馬端  
肅有疏云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  
度僧二十萬併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共



談五十餘萬人其私自披剃者尚在外今天下所  
建寺觀所度僧道又不知其幾百十倍矣  
端肅以天下公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故上疏乞  
加禁約予謂此輩皆窮乏游惰之民也不收之於  
僧道之中其歸農者無幾亦大率去而為盜耳國  
家準給度牒亦權也世風日下人心日漓其害豈  
僅此一端哉

永樂五年正月一時披剃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  
禮部以聞 上怒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  
甘肅十六年定制凡願出家為僧道者府不過四

山志卷四

三

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  
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天順  
二年正月 敕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成化二年  
三月 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饑民遂無定  
制矣女子不得為尼姑女冠則洪武六年之禁也  
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太學生  
濟寧楊浩西安姚顯俱上疏諫顯尤指斥王振一  
時趨之

生員

洪武二年十月立郡縣學十五年四月 詔天下

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有額二十年十月  
令增廣生員不拘額數故名為增廣其增廣有額  
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仍無額成化三年又  
有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  
顛覆國阼正德十年始有附學之名計天下廩膳  
生員共三萬五千八百許 朝廷養士之恩亦溥  
矣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 上以學較為國儲才而士  
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別之 命工部制式以  
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襦衫用

山志卷四

三

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緣軟巾垂帶當時重  
生員盛意如此

堯二女

史以堯為黃帝之玄孫以舜為黃帝之八代孫則  
堯之女乃舜之從祖姑也堯不應以女妻舜金仁  
山謂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  
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  
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  
也周棄能播植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



王公侯伯夫以虞幕竝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是堯舜實不同出而史之譌也明矣予又謂堯以二女配舜或聘之別族未必卽堯之女史臣記之不詳孟子因有館甥之說書曰降二女於滄汭嬪於虞此不過言堯欲歷試舜以觀其德耳實亦未明言其卽堯之女也必以爲卽堯之女則九男豈果丹朱兄弟耶丹朱兄弟九人豈皆不肖耶且丹朱旣不肖不應以丹朱試舜矣

秦始皇

山志卷四

五

世傳秦始皇焚書院儒謂爲李斯之罪而又推之歸咎於斯之師荀卿竊以爲過矣宋蕭森辨之云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院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按史書所院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院天下儒者而爲其所院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亾秦者

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朕後不歿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實自此言發之觀其一事皆盧生稔其惡又縱史之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方其求藥海上也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祇教竊意其中歿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亾秦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靈以是役歿者不可勝算調發頻仍誰

山志卷四

五

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歿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以四百六十餘人之院償萬人之命且不爲過又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祇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轉相告引始皇非尊賜儒者之人其所謂尊賜甚厚正如前所云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也古今相承皆曰院儒是



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蓋當時以盧生之故或有波及無辜者故扶蘇以為言天下之大儒者甚衆阮之者此四百六十餘人而已而此四百六十餘人者所謂轉相告引要之皆習為方伎特盧生之黨類耳若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官搖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嗚呼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秦阮於咸陽其罪等也商君裂矣盧生阮矣而秦以不祀暴惡淫邪之報明亦可以知天道之不爽矣予惡夫阮儒之名故特著之非為末滅始皇實不欲文致荀卿且以見儒之名非方伎所可竊而天下之儒亦斷非始皇所能阮也

山志卷四

圭

小宗

朱子嘗云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小宗如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簡本與之看方得口合狀朱子小宗之說則本之班氏蘇氏予未敢謂狀正甫一國一人之說亦欠分曉今祇看五世則遷四字便了狀矣蓋小宗以五世為宗身為高祖之嫡玄孫則為小宗外此不得

為小宗雖非一國一人亦不是四人故曰有君道焉如云小宗有四則亦人各有長子而已奚所稱宗言之似順行之則礙也其說詳予所為族譜中陳全之曰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有知禮者家必為立宗宗必為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陵之則仁讓以興乖戾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立後

山志卷四

圭

譏之子服伯子有詞矣而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聖人言簡而義定如此夫適子歿而有適孫而立其庶子禮且不可長樂陳氏至謂之絕宗今乃有取異姓之子以為之後者不已異乎莒人滅鄆春秋之書法凜狀斬祖父之胤而亂其統系有心者當自不為矣嗚呼此譜牒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自宗子之法不立今法長子歿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孫而孫祇自申其承重之義此禮之變也古者重立後故大宗有為後而小宗不得為後狀禮



有爲人後者似不專指大宗今法槩立後但必取同姓之子以序及之意重繼祖此推乎古禮而爲之則變之善者也若以弟繼兄以孫繼祖而竟易爲父子於情理殊不合今江以南間有之吾未之前聞矣

傳奇

越伐吳吳師潰夫差使王孫雄行成勾踐欲許范蠡辭使者而鼓之遂滅吳反至五湖乘輕舟而去世或傳其載西施而行不知西施沉江見於墨子之書矣予謂吳之亡實繇於殺伍員而任伯嚭即

山志卷四

夫

其飾美女八人亦納之伯嚭耳使夫差斥伯嚭不用而以國事付伍員雖日與西施流連於錦帆館姓之間或可以殞身未必以吳獨恨吳既亡矣伯嚭之奸越人習聞而目覩之矣乃不殺之而猶使之納賂如故小人之性至死不悛固不足怪越之君臣亦何昧昧至此豈感其舊德耶狀大夫種有大功而卒不免焉則又何也

左傳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杜預註

嚭故吳臣也史記吳太伯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越世家與伍子胥列傳亦皆云誅二書未知孰是予謂寧信其誅以快人心且戒後世也

伯嚭或作帛喜

予嘗有小論云吳之亡殺伍員也非西施猶之楚之亡棄范增也非虞姬夫差不聽伍員之言以害越王項籍不聽范增之言以害沛公皆有仁者之心夫差不宜居甬東而自縊項籍不宜過江東而自刎皆有勇者之氣略成敗而論之君子亦尚有取焉西施之於夫差虞姬之於項籍其情好頗同

山志卷四

夫

而西施之不及虞姬者獨未能先死耳世乃誣謂范蠡載之以游五湖亦冤矣狀越之夫人早辱於石室而漢之太后至爲天下後世所羞稱其視西施又何如耶

蔡伯喈父名稜字伯直琵琶記謂名從簡非也

崔鶯鶯鄭恒夫人也恒字行甫有子六人曰瑱珮瑾玘璿琬女一適盧損崔年七十六與鄭合葬此見崔夫人埋志碑成化間出於舊魏縣廢塚蓋恒祖世斌爲磁隰二州刺史碑衢州參軍陳貫纂述大中十二年立也今世所傳西廂記悉誣獨怪作



者不別立姓氏如烏有匹是之類乃點人名節至使兒童婦女皆知其事雖百喙莫能白矣佛家言拔舌地獄果有之則王實甫關漢卿固當不免狀作偏於元微之會真記或云微之通於其從母之女借以自表若是尤可惡也

玉蓮樂清王忠文女名也孫汝權為忠文之友忠文劾史浩八罪汝權實贊之故史氏之黨切齒荆釵傳奇蓋有自來朕聞陸允先云曾於瓜州龍王廟梁見書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字豈當時偶有同名而作者遂藉此以饒之耶

山志卷四

幸

臨川牡丹亭膾炙人口朕意侵婁江亦涉輕薄當時一官不調蓋見惡於馮少宰也今之作者無其文采而獨肆習臆借之以逞其私宣淫導邪宜無追於司寇之誅婺州民馮順卿嘗告予曰民不知書獨好觀劇嘗見古人所作皆節孝事不似近日作者蔑濁汗日臭口予聽之悚然不謂讀聖賢之書者其智反出此人下

金氏批評傳奇小說亦堪解頤及行之詩文則謬矣李樞大法實可憫惜朕聰明誤用亦足以戒山志卷之四

山志卷之五

聖學

佛曰明心老曰虚心是反炤祛蔽亦自可為養心之功但未免失之於偏聖人之學曰正心誠意兼體用動靜而言故成己之仁成物之智皆備可以與天地參而稱三才之道也

羅整菴曰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

山志卷五

一

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為明白易見故學而不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我誤者也自誤已不可况誤人乎觀整菴之論心性正聖學異端之分也

無極

楊升菴曰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



無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與當表出之狀，則無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於周子矣。予按易言太極，不言無極，此言無極，不言太極。周子則言無極而太極也。無極已見老子道德經。陸子嘗引以爲辨，而此言無極與周子之言，要自有別。升菴亦特矜其博而悉不之察耳。狀無極而太極之說，實始於郭景純，此又升菴所未及知也。

先天後天龍圖太極

胡雙湖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

山志卷五

二

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蓋希夷之言曰：易學意，言象數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卽先天方圓圖，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刻意以作。又作易龍圖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卽康節師。其語康節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康節悉傳之，乃作後天圖。此見於邵伯溫序朱子作

易學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一節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楊升菴謂其度詞誤，人似說易元有此圖，又謂其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恐人議其流於神仙也。周子作太極圖說，陸子兄弟疑其贅，朱子謂其爲昧者泥象滯形，慮升菴謂其爲鈞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予嘗論無極太極之辨，以陸子爲長。然陸子所疑，亦只指無極二字耳，其意非有不足於周子之學也。予素宗朱子，所謂有問極之恩

山志卷五

三

者，唯於此小異。朱子發謂太極圖說出於穆伯長，長子發去周子不遠，其進表云：狀當必有據，予發畱心於易，曾著易傳，當時非有所爭論，豈爲漫語於君父之前哉。胡五峰敘通書亦曰：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修云。周子無極之真，邵子弄丸皆類於二氏真字，不見於六經，弄丸二字尤異。孔曾門牆，豈宜有此。朱子論太極陰陽五行，其周密過於周子，此不易之言也。但以分疏無極二字，反致費詞。朱子旣以無形而有理釋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二



字當輕看諸儒將無極太極在一處苦苦較問皆失於滯而朱子立訓之義反晦

張子遠

東漢張子遠名遐餘千人嘗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曰久日得之矣此見樵李君實雜著中他無所考陳士業云載在饒

山志卷五

四

州府志予謂理氣是一不是二理虛位也舉之卽是氣自有理非理生氣也凡言理之動靜者是言動靜皆理非言理能動靜也子遠之事頗疑附會君實稱其言甚精切士業稱其剖摘與義予謂亦老生嘗談耳

博文約禮

朱子解博文曰致知格物也解約禮曰克己復禮也許敬菴曰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賦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卽在於文之內約卽在

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爲精也精則一一則中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而已矣先儒教人其切實明瞭如此而學者猶不知所宗其病始於忽卑邇而求高遠而究也爲異端之歸是可慨也聖賢之學千言萬語不過博文約禮而已不博文非學也博文而不約禮亦非學也故往往有滅裂支離之病先儒論學亦惟是存養省察二端存養屬約禮事卽誠意之說也省察屬博文事卽格物之說也顏子擇善服膺弗失曾子之母自欺慎其獨子思之誠明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此理也欲存

山志卷五

五

養須省察愈省察愈存養理唯一致功無二候或謂欲存養須省察是省察先而存養後矣於體用如何曰論體則存養先而省察後若學者用力之序須以省察爲先故致知先於誠意如以存養爲先恐落玄虛必以體用爲疑則誠意且先於正心矣况知之於意哉要之非截狀分爲二事也

格物

王陽明不取朱子格物傳謂若待天下之物皆表裏精粗無不到狀後行則無可行之時此似未曾讀朱子或問予所謂於其分疏已明者猶鶻突致



詰者也林次崖曰知行相資而進日用應接俱不可缺非謂天下之物未能盡知且停却不行也若論用功之極則必天下之物盡格狀後爲學之成耳補傳意蓋如此今不悟其意輕以終身不能行爲朱子病竊恐未足病朱子適自病耳又曰孟子時邪說如許行至爲詭怪無謂夫人君治天下許多事費許多心力設許多官猶不能理况欲與民並耕而治其勢得乎今日又有一等人倡爲致局知不用讀書之說不知天下義理中間許多曲折微妙又有似是而非者惟大聖大賢方見得透徹

山志卷五

六

無差其餘雖盡力講解猶不能了如何只格去物欲便能知得可怪可怪又有一般人信從他都不可曉吾友王仲復曰格物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其傳信不可闕故朱子既取程子之意以補之而復緝其說於或問中凡十有六條學者必合而讀之庶可知所用功矣又曰天下有一物必有一理人於此理亦不至全狀無知須卽其所知一二分直推究到那十分處方是至乎其極此極字卽事理當狀之極所謂至善者也又曰朱子謂表者人物所共繇卽所當狀之則天下之達道而性之

各具也謂裏者吾心所獨得卽所以狀之故天下之大本而性之一原也學者但遇一物須反覆推尋不惟窮其所當狀亦卽究其所以狀如此既久而脫狀有悟則在物之理與吾心之理自相會合而無不貫通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意蓋如此又曰陽明致局知不用讀書與心體無善無惡知行合一等議論皆邪說也朱子謂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狀則爲吾徒者可不同致其力哉予嘗謂仲復之學所守極正於此亦可槩見大抵陽明之學真所謂

山志卷五

七

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而其實始於陳白沙至陽明而盛白沙元無學故人惑之者少陽明事業文章炫耀一時故天下靡狀從之其徒如王龍溪者遂離經叛道而莫之知反矣再傳而爲李贄則其去白蓮無爲等教一間耳次崖謂天地間自來有此差異事有此祇怪人至此益信此仲復所以謂不可不力攻也

格字訓正

格字訓正亦本於朱子狀一字嘗有數義用之各有其當不可執一也昔劉安禮問御史程子曰正



已以格物朱子註云格正也此乃感格之格與大學格物字異即如動字知者動之動與至誠動物之動自不同也

知行

呂文簡與鄒文莊同遊一寺文簡謂文莊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文莊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馮恭定謂二說皆是不可執一予謂畢竟先有知此寺之知後乃有知此寺之妙之知此朱子所以有先後輕重淺深大小之說也

山志卷五

尊經閣記

王文成尊經閣記大要衍金谿六經皆我注脚之緒耳如其所言是經可以不尊尊經亦可以不閣也題曰尊經文先掃經於為記之意不已悖乎狀金谿六經皆我注脚之言謂學賢心得亦一時自喻之見但不可以立訓而後儒更襲之無論不可為學亦成語錄套話入耳厭聽究其病源皆本之禪所謂達摩西來不立文字者也即如世尊上坐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坐論此公案亦小有理若重拈起豈不索狀又况

帝王之道聖賢之學哉茅鹿門謂此記為程朱所不及不知程朱正不肖為耳鹿門徒以詞章名家宜其云狀也

王文成

王文成道德事功文章皆一代之選而學從禪入多涉於偏非聖賢之訓不能無遺議乃今之攻之者拊擊不已而為詆毀則過矣屠緯真稱文成靈稟夙成天才獨詣神采雄邁智略深沉氣九外而不折才百鍊而彌精秉操屹於丘山當機捷於風雨厝注極其揮霍理學悟入玄微負氣節而不專

山志卷五

九

於氣節譚文章而不局於文章學為儒而不拘於為儒究仙釋而不露其仙釋求之底裏未易窺其際方之古人難輕定其品異人哉異人哉此其贊文成至矣狀云學為儒而不拘於為儒究仙釋而不露其仙釋則又淡於訾者也

鄭端簡曰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為是而以漢儒舊本為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



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繇詭遇又云王某心事衆所共疑何其不諒至此又曰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擒賊奏凱彬忠諸佞倖導康陵南征罪人未就旬師之戮中外危疑洵洵視行陣間尤費心力媚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鑿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洲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底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慎勿

山志卷五

十

輕訾也又曰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日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日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龔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準允給與旗牌便

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剿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中歸功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今皇帝登極詔中言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爲己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提督軍務正爲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趨陞晉溪乃不得脫成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桂薦起復

山志卷五

十一

爲吏部尚書卒諡恭襄以上三條俱載今言中其吾學編中傳論不更錄端簡君子也親逢其時非有所阿於文成其言當不妄文成學實濛濛雖其爲說有予所不取者蓋中之所疑不能自隱非敢故爲異論故備錄端簡之言以示世之過詆文成者嗚呼以方正學之殉節而修實錄者誣之以叩頭乞生楊文貞可謂無天理矣以王文成之伐叛而作國史者誣之以首鼠兩端費文憲尚可謂之有人心乎近日孫少宰著書略文成之善而獨言其通濠有因則以論學之不合而偏於作惡欲從百



年後定百年前莫須有之案亦異矣少宰博學好古予素重之惟於此不能無憾也即如文貞文憲皆一代名臣而以私意造謫則其過有不可掩者士君子於善善惡惡之際又烏可不知春秋之義哉

冀惟乾

潘去華曰武陵冀惟乾元亨之被逮也湖廣按察并逮其家妻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日尊師講學自有他平治麻桌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於何歸按察諸察婦欲

山志卷五

十一

請相見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桌為君夫人歌詩二章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者嘆服按惟乾為王文成門人其見宸濠則文成使之欲因講學沮其邪謀不狀亦得以察其動靜為備惟乾與宸濠語不合宸濠滋怒將加害惟乾從間道辭文成曰宸濠必反先生宜早計乃潛回嘗德宸濠既敗恨文成以惟乾為文成門人輒肆誣謂與同謀以洩其憤故文成具咨六部都察院轉行十三道炤會大理寺為之伸理至云義當與之同死又科道交章伸暴遂得

釋未幾以染瘧病遽卒文成復移文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其家今觀去華所述益信文成所稱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非溢美也世之蠱文成為附逆有因者無非以師婁一齋為宸濠姻黨劉子吉請墓誌文宸濠王守仁亦可之言與惟乾此事彼二說者固不足辨而以惟乾此事為疑不特令忠臣受誣於一時且使義士含冤於千載矣

蔡伯喈後

王敬美曰蔡文姬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蔡

山志卷五

十一

伯喈後絕矣晉蔡充別傳乃曰充祖睦蔡邕孫也睦父為邕子竟是何人又邕女傳止云文姬晉羊祜傳云祜蔡邕外孫其母必非文姬矣豈邕尚有別女耶至祜討吳功當進爵土以乞舅子蔡襲襲得為關內侯是襲又伯喈孫也伯喈遂有兩孫何得云無後耶及觀蔡豹傳云祖睦是蔡邕叔父質之後也睦又非邕孫矣豈邕本無後而蔡氏以睦父後之耶按邕雖以董卓之黨為吾家司徒所誅狀其人無遺行初為卓迫脇而卓實愛其才在邕遂不無知己之感耳故司徒之誅當時即有非之



者則邕之爲人可知矣又按祐父名衛先娶孔融女後娶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俱病蔡氏專心養發得濟而承竟病歿其賢如此故特著之亦以爲吾家司徒謝過也

### 誠仁

天地之間一誠而已矣吾謂天地之間一仁而已矣仁卽誠也不誠則不仁矣孔子云吾道一以貫之言仁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仁也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善言忠恕者也仁之謂也仁也誠也一而已矣子曰仁者靜傳曰仁無欲故靜無欲者誠也

### 山志卷五

### 古

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二字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有一顯者嘗問李子德曰旣言真實矣何必又言無妄子德曰譬如公好色一念豈不真實狀而妄也問者悚然予曰去盡此妄一理真實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故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程子曰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凡木之果其核中實曰仁此借用字極有理以其

內含生機發育無窮也仁之在人亦人之實耳培養得好可以開花可以結果可以爲舟楫梁棟否則萎耳朽耳故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朱子解仁字曰心之德愛之理或以愛爲仁已不如愛之理說得渾全况又遺却心之德是撥末而忘本矣孔子曰愛人是隨問者言孟子曰惻隱是與四德列言又不可以此例求也

### 義字

董仲舒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義音我衛尉卿衛

### 山志卷五

### 古

方碑有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爲蓼儀魯峻碑又作蓼義周官註義儀二字皆音俄毛詩用以協阿河字趙明誠曰漢碑多如此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也此亦可以見古時字少其通用之例頗寬王伯厚云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義耶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此尤可以正告子之謬

### 陸貞山論



陸貞山曰通書之言固為精確但朱子謂其皆所以發明太極之蘊則恐未必狀而愚之尤不能無疑者愛曰仁以下數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愛之謂仁朱子譏之以為語用而遺體今周子指愛為仁何以異此朱子之解獨謂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善於回護矣無乃未足以服韓子之心乎貞山此論似也狀未細究朱子語錄耳朱子謂韓子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為性或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

山志卷五

七

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予又謂仁與四德列言自當曰愛若單言仁則當統四德非愛所可盡也周子是五者列言韓子乃單言亦當有異

信

信在四德之中諸儒之說詳矣大要謂實有此仁實有此義即信也予謂信不止是實有此仁實有此義之謂是其所以能仁所以能義之實也即所謂誠也金木水火俱離土不得以其實也故金木水火有時而毀土則無時而毀也

技術

程沙隨曰易與太玄皆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賢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技術如李林甫之得君彼則曰吉顏魯公以正行乎患難彼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嘗人也近世技術之最足惑人者莫甚於堪輿即如其書所載方正學先筮事謂九族被誅乃其卜兆殺蛇之報以忠臣之節為凶人之孽其說不經而悖道害義肆狀梓行有心者視之寧不悲憤填膺哉此其罪當加於妄言禍福者一等矣至分金布氣之說本於焦氏占法鄙瑣無據又不足言也

山志卷五

七

蔡氏地理

蔡季通得康節之學朱子一見許以老友謂不當在弟子列凡疏釋諸書皆與季通參訂啓蒙則屬其起橐嘗曰造化微妙惟濬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季通父名發字神禹號牧堂老人著有地理發微十八卷故季通好講地理朱子嘗用之以遷葬其親今之學者或疑之而有信地理之說者則又往往援之以為重狀季通每為鄉人改葬吉凶不能皆驗後



貶道州有贈以詩者曰掘盡人家好壠丘冤冤欲  
訴更無絲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此  
詩固鄙俚不足言狀亦可以作戒今世有因擇地  
而停喪甚至累數十年或貧乏歿而竟不克葬  
者可歎也已

道術

夜半後生氣之時東向端坐先於鼻內微納清氣  
口內呵出腹中舊氣一九止定心閉目停息存神  
叩齒三十六次以大拇指拭目大小九過以中指  
按鼻左右令表裏俱熱謂之灌溉中岳次以兩手

山志卷五

六

摩令極熱閉口鼻指擦面額連髮際謂之修天  
庭又摩耳根耳輪謂之修城郭皆不拘遍數次以  
舌柱上腭存息少時漱口生津液滿口徐徐作三  
嚥下之如此三度九嚥黃庭經云漱口靈液體不  
乾是也如子後不及但寅前爲之亦可臥中爲之  
亦可惟枕勿令甚高也白日無事閑坐腹空時爲  
之亦自有益此起居法雖出道家狀於儒理無礙  
行已便兀狀放身心同太虛萬慮俱遣久之當有  
效也昔予有疾或有言羽士楊碧雲能治者予問  
之則授以坐功其說正較此更簡易大要不出於

正心誠意之言但有一穴爲異耳所謂歸而求之  
有餘師也

道術之最可惡者有二一曰御女之術一曰燒丹  
之術以聖賢之訓正之而或不能止也今卽以道  
家之言告之庶其有省乎參同契曰類同者相從  
事乖不成寶命玉吾註曰或人不知自己同乾坤  
却向身外覓同類妄指童女爲真鉛遂託黃帝玄  
素之事飾其邪說以逢士夫之欲於是富家貴宦  
行其術而往往陷於歿亾者有之蓋不特唐相國  
夏侯孜之一人也是故葛稚川以爲冰盃盛湯羽

山志卷五

九

苞蓄火陶隱居以爲抱玉赴火金棺葬狗洞微子  
目之爲狗猪行狀李玉谿稱之爲地獄種子古今  
丹書所以皆極口痛罵此術者以其害人而終亦  
自害其身也南華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  
長生未聞有所謂御女之說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誣污前真迷誤後學其旁門諸術中害道之最尤  
者歟參同契曰雜性不同類安官合體居千舉必  
萬敗欲黠反成癡命玉吾註曰彼有燒煉三黃四  
神之藥妄意以爲道在於是殊不知五金八石乃  
世間有形有質之物其種類不同其性質各異安



有合體而竝居哉故凡爲此術者莫不千舉萬貶欲點成癡何則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故也指玄三十九章云訪師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砂作大還將謂外丹化內藥元來金石不相關蓋神仙金液大還丹乃無中生有之至藥而所謂朱砂水銀者不過設象比喻而已奈何世人不識真鉛汞將謂凡砂及水銀往往耗火費財卒無成功遂至皓首茫狀反起虛無之歎嗚呼豈不惑哉世傳王陽能作黃金應子謂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神仙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伏白刃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被劾繫獄故曰秦漢以天子之賢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狀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劉自我

劉自我名震徽州人年二十以爲文譏刺湯霍林避禍出叵嘗主山東耿中丞涿州馮閭學家著有識大錄自洪武起至崇禎止計十二套彙止一部陳百史居政府以五百金託人購去未至而百史敗矣今不知所在又聞范文貞曾聘之著工部志計五十冊自我卒於戊子年其著識大錄蓋五十年而後成書陳伯璣云

道德經

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名上篇爲道下篇爲德司馬溫公謂道德連體不可偏廢邵若愚亦謂不應分道德又不應分八十一章失前後文義王輔嗣疑夫佳兵民之飢二章謂非老子所作予嘗見古本道德經與今所傳本句字頗異

陰符經

註陰符經者除黃帝與天真皇人廣成子問荅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肩諸葛亮之集註赤松子張肩葛玄許遜鍾離權呂巖施肩吾崔明公劉玄英曹道冲之集解外有二十餘家褚登善所得太極真人本天發殺機下有移星易宿地發殺機二

山志卷五

三

山志卷五

三



句而終篇我以時物文理哲下有百餘字又此百餘字中人以虞愚六句是故聖人知自朕之道二句禽之制在炁一句鳥獸之謂也一句或有或無又有謂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者率無定論甯昌辰以此百餘字爲演章蕭真宰則以續之者爲非而王道淵復以逸之者爲誤李筌與朱子本皆存之而不更爲之註疏亦似以爲非經文也予謂其詞與經文正類特以鄒訢本爲定本存其文而去其所謂六句二句一句者似更當若其註則以鄒訢與俞琰之註爲得云鄒訢者空同道士乃朱子託名也

山志卷五

圭

淨明全書

淨明全書有云天之有文地之有理人之有事三才之道古今不可誣也淨明之道不廢人事但當正心處物嘗應嘗靜也又云志節要高器量要大操履要正又云二氏之教過盛則於綱嘗之教未免有所傷故真儒出以實理正學而振飭之又云真儒都是戒慎恐懼中做出親見道體後說來真是俯仰無愧或問淨明大教始於忠孝立本中於去欲正心終於直至淨明狀息心甚難况日用之

間天理人心互爲雄長爲之奈何曰前念爲念後念爲念念起不著淨心守一但滅動心不滅焔心但疑空心不疑住心湛狀嘗寂是名空心止動歸止是名焔心寂焔兩全洞合道源淨極明生玄之又玄此書多正論當是羽士中留心於儒者所託爲耳今乃有身爲儒而異端其言者不亦可怪也哉

玄牝

山志卷五

圭

有生生之意焉此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是虛而能受神是無所不應邵若愚曰谷以喻虛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爲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爲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是謂生天地根以觀谷神綿綿若存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中理也呂惠卿曰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此其人雖有賢不肖之分而爲說皆合朕揆之於易玄者陽也乾也天玄是也牝者陰也坤也牝馬是也門者所繇出入乾坤一闔一闢也故曰乾坤



易之門也老子之意似本諸此

生歿之徒

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歿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歿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歿者繇其自奉養太厚故也此解切實足令觀者知警斯可矣其餘紛紛之說姑置之耳

呂惠卿王雱

註道德南華者以予所見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稱善雱之才尤異使當時從學於程子之門則其所就當不可量惜乎過庭之訓不能出此而相濟為執拗強強之行卒以遭譏千古可慨也夫竊又疑惠卿之奸諂雱之恣戾豈宜有此小人攫名或倩門客為之亦未可知也

陳希夷

陳希夷隱居華山其辭太宗召命表云臣明時閑客唐世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繇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遜之士何代無之臣形如槁木心若灰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箠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

山志卷五

五

數行丹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

住獲飲舊溪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

笑傲烟霞之表隨性所樂得意何言及至京師君

臣對語皆聖賢治平之理詞簡義正卒求還山可

謂出處無憾者矣或云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

弟子使候其歿上之既歿弟子如言入獻真宗發

視無他言但有慎水停火四字而已或者以為道

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為意在國事無以是解

者已而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為先生

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較悉書

山志卷五

五

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此則未免術士之態

而人偏信之且火既有驗水何獨否乃不復察耶

正易心法

正易心法戴孔文所著假稱麻衣所授陳希夷消

息其云學易者當於義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

脚根下盤旋此即陸子六經注脚之義不知於周

孔脚根下盤旋正不失為聖人之徒也若於義文

心地上馳騁則所謂古聖相傳只此心又不落斯

人千古不磨心之下哉

陳藹公



戊午秋予入都遣僮尋一幽僻僧房作寓乃至吳天寺明日陳謫公來顧蓋先寓於其旁舍予嘗聞謫公名於汪茗文所狀不淡知之時予閉門養病雖同寓不數數見也久之始與之談漸得讀其所著書挑燈淪茗往往至子夜不休謫公以世家子風雅自命又多遊公卿間每與客集議論風生間雜以談諧四坐爲驚人以是稱其才或見爲廣交遊敦意氣或見爲綜載籍工文章而抑知其有所以爲立言行事之本而之歟而不可奪之故耶

邵伊川

山志卷五

未

邵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上蔡謝子爲冕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偶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祺書文恭集後今人知子文者多知天叟者少子文不能大康節之傳天叟實能開康節之先也予嘗謂康節之學不盡於儒此又其一證耳

周子逸詩

平都山有石刻周子二詩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眉山楊棟於亂碑中得之云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氣官合陽時筆也予嘗謂周子邵子之言間有涉於二氏者於此亦可徵狀予非以此爲周邵病特欲學者讀書知所擇耳大約上證之孔曾下度之一心惟其相合而無疑斯從之矣若隨人俯仰無益也故雖二氏之言不無可采大儒之說亦時有所棄

羽翼聖經

山志卷五

未

羽翼聖經惟程朱足以當之近代儒者如曹月川薛敬軒胡敬齋其學可謂醇矣而其所著書謂其有自得之語可也若陳白沙王陽明輩則叛聖經者蓋有之矣陽明純乎禪白沙兼近道羅整菴云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淡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予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



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按敬齋白沙俱出吳康齋之門其所就不同乃爾而賀克恭為白沙高弟其學復不盡尊師說狀則白沙於師友之間亦可謂過於自信矣

白沙有云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此又今之學者不可不知也按理會氣象之說本於呂原明原明日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賢賤壽夭之所繇定也

山志卷五

夫

陽明有牧民禦眾之才經術權謀互用故能率樹偉伐蓋國家之楨幹諡曰文成不虛也予嘗謂論聖學則文成誠不如文清之純論人物則文成之才恐亦非文清所及王仲復大不狀之或問予豈有徵乎曰文成於危疑用兵之際講學不輟非有實得於己者不能整暇至此文清於從容侍從之間誤稱學生豈對 至尊而敬心不存耶抑懾於天威耶

吾輩為學當以平心靜氣為第一義凡讀書論人當求其實為吾所最尊之人或有一失不必為之

掩為吾所淡排之人或有一得不可因之廢揆之於理度之於心唯求其是而已唯求其是之有可徵者而已

虞姬

予過虞姬墓為詩弔之謂姬不須悲大王之意氣盡也彼高帝者尚不能免人疑之禍則姬之勝戚夫人多矣狀豈獨戚不姬若即娥姁又其甚者也使非一二老臣邀天之幸以成功則劉氏之統絕於呂氏也久矣以視垓下和歌而泣下於不聊生者不天淵哉嗚呼人固不可以成敗論也即在婦

山志卷五

夫

女亦如此

北鄙之武

北鄙有人自名曰武性悍而貧思為盜以禦人又懼弗勝乃剪紙為虎皮蒙之伏草間伺有負戴而獨行者輒作虎聲躍而出人驚而逃遂取其所有久之以是成家鄰翁知之戒曰爾免飢寒矣其改之不狀後將敗武不聽又往有士多力而耳聾攜笈而過武作虎聲不聞躍而出又不逃與之鬪武不勝脫其皮而逸士拾視之嘆曰吾聞昔之狐假虎威者也此人所假者虎皮乃其虎皮又非虎皮



也

楊濬修

予妻之從弟庠生楊濬修名中清家極貧母幼哀毀非特斷酒肉竝斷鹽醯杖立柩側者三年槁而灰終至滅性亦至慟所結非有所為而狀也子名長弱而淳能繼其志本縣公舉孝行獨屬之長今已奉旨旌表狀此事行而濬修之孝無復有旌表之日矣予悲哀竟之莫慰恐獨行之終湮也故特為著之冀後世之或有聞焉

鬻爵免罪

山志卷五

辛

入粟拜爵免罪始於晁錯文帝用之以實塞下景帝時至裁其價以招人武帝時置賞功官凡入羊入穀入財者皆得正補為官為郎死罪入錢五十萬則減死一等末流之弊遂至無極名器可惜法紀宜嚴賞善罰惡國家之大權也長國家者敦仁儉以求生財之大道奚必出此

隆慶

承天有隆慶殿奉祀興獻帝后 穆宗年號竟復用二字此新鄭之疎也

山志卷之五

山志卷之六

文廟木主

文廟易塑像為木主嘉靖時張孚敬之議也其實前已有為之者天順六年三月蘇州府文廟像剝落將加修飾知府林鶚曰塑像非古洪武時於大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今遇其壞易以木主可也或以毀聖賢像為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於是併從祀諸賢皆易為木主嘉靖時則天下通行矣黜揚雄從祀亦洪武二十九年三月以行人司副楊砥之言已黜之嘉靖時未之考又

山志卷六

十一

黜之耳

予嘗取簡紹芳之言辨揚雄之事後見王荆公疑當時有兩揚雄尚屬臆說而王勉夫記姓名相同者云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揚雄龔遂之徒皆不止一人則有實據荆公之言未為無理予又疑谷永亦字子雲昔人云劇秦美新之文或出於谷永得無以其字同而傳之謬乎姑存其說

漢帝

三代而下元以前有天下之正者惟漢唐宋不逮



也開創如高帝守成如文帝中興如光武後世鮮比太原公子之為開創似也陳橋之事吾無取焉守成之次宋有之唐之宮闈不可道也靈武即位不得不以中興予之亦其功有足紀者高宗昏懦桓靈匹也二聖不還中原不復誰執其咎是惡可以中興稱哉故曰漢有天下唐宋不逮也餘又無足言矣昔與丘如磐語及此予曰漢規模宏遠如黃鍾大呂下此皆細響耳如磐曰不寧唯是即昭烈一尾聲猶自鏗訇可聽也

漢儒

山志卷六

十一

漢儒傳經之功天下萬世賴之必不可易者如以其人有遺行則雖孔門七十二子中亦不無可議者矣大抵叔世之人多刻薄之論學者賢在折衷耳吳文定云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揚雄皆不廢倪文毅亦云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狀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鄭端簡云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

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此其言皆可思也

淮南子

淮南子鴻烈解博辯宏淺不可不讀楊用修曾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五語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三語皆出其書諸葛孔明與孫思邈擇而述之耳朱子采入小學亦祇以述者為據狀能欲多而事欲鮮義更精也

山志卷六

十三

喪服

禮言喪至乎期而止加隆則再期期而小祥家禮注不計閏十三月再期而大祥家禮注不計閏二十五月中月而禫中月者言月之中也即於大祥月中故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先王之制所謂據人情而著其節者也後人解中月為間一月晉王肅儀謂二十六日自宋至今從鄭玄之說謂二十四日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為二十六日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遂以二十七為制狀是間二月非間一月



矣唐王元感著論謂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先儒多非之近日季彭山謂二十七月爲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云子生三年狀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即可免喪之理况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七月矣陳用揚云魯文公二年書丁丑作僖公主公羊注云禮練主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故十九月作練主是春秋時已有斯議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服喪以三十六日者三年之喪故也所謂以日易月也駱子本又謂二十七

山志卷六

四

月不計足日云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唐張柬之謂杜元凱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十二月納幣爲禮若必計足日則十二月十二日始滿二十五日不得言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矣國家制度百官三年考滿則連閏計三十六月三年之喪則不計閏二十七月惟不計足日所以不計閏義自有取矣君子表微惜無知此者又云世俗服者必滿三年士夫不滿又計二十

七足月殊失禮意劉太室居母喪三十六月除服顧亭林馳書論之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秦俗以是日謂之三周親友送卽吉之儀至有稱賀者亭林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哀之不暇而何賀焉或有言以次日舉者亭林比之朝祥暮歌之類斯不易之言也

山志卷六

五

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見家無二尊所謂以一治也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詔從之玄宗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請復舊下百官議久不決七年敕自今五服一依喪服文狀士大夫家行之各不同後修開元禮從宰相蕭嵩請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明 太祖洪武七年著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母雖父在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於序文中特言之蓋斷自 宸衷云 初令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意嫡母不在室則齊衰三年是時子爲母雖三年亦齊衰也至孝慈錄成始定庶子爲其母斬衰三年



嫡子衆子謂庶母齊衰杖期按洪武七年孫賢妃薨太祖命吳王爲之子詔太子服齊衰杖期懿文奏曰在禮士爲庶母總陛下貴爲天子而臣制此服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太祖怒太子正字桂彥肩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爲著令蓋孝慈錄特爲庶母起耳斯禮也後世必有起而更定之者

爾雅父之妾爲庶母左傳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蓋古者父妾皆謂庶母不必有子禮父之衆妾爲諸母既有母名矣諸之與庶何異焉開元禮庶母

山志卷六

六

父妾之有子者今遂相沿以有子無子爲有服無服之準夫妾之爲嫡子衆子服期也固不論其子之有無而報之者顧以此爲限無乃非情乎儀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總此當爲士言非爲子言也大抵妾之有子者杖期則已重總則已輕其無子者亦不得無服是當有折衷之制矣古有賢妾白虎通禮服經曰明有卑賤妾也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可知矣賢妾即媵所謂適妻歿姪娣得以次攝女君者是也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

子也丹鉛錄聞命而趨不備六禮故謂之奔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

禮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司馬溫公書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俱喪稱孤哀子承重稱孤哀孫朱文公云孤子哀子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丘文莊公引禮雜記謂書儀之言無據凡禮中所謂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夫人子居父母之喪其哀一也今於母喪因有父在諱孤可也若於父喪因有母在諱哀何謂哉狀先

山志卷六

七

儒所定舉世行之已久遂亦莫得而易也從書儀之義繼母在父歿不得稱哀稱哀是無繼母也嫡母歿不得以生母在不稱哀不稱哀是無嫡母也爲人後者本生父母歿當稱降服子不當與他從子同特不丁憂丁憂是無所後之父母也非受重之義矣

昔度尚以從父喪去官楊著以兄喪去官司馬光亦狀范仲淹以改嫁母喪去官予謂凡期喪俱宜解秩但以期爲限可也謹識之以俟後世之議

論格物



白門有友與余論格物之義以格去物欲為主反復之終不合而罷夫人性本善物欲是性之所無人欲修身須先窮究此理是格見得分明何者是理何者是欲是致而後存其理去其欲是誠欲既去理自存而養之充之是正以至見於言動之際為之節文是修此自朕之序必不可易者今劈頭便說格去物欲是直從誠意說起夫物欲既格意已誠矣如何知至後又說誠意况未曾窮理則於理欲之辨尚未盡明晰如何便格且如此說自格物以至於平天下總無窮理之學將聖人所謂博

山志卷六

八

文所謂多聞擇善所謂學問思辨所謂好古敏求之功俱屬無有為大學者只一格去物欲空空洞洞而已朕則林次崖謂之差異事祇怪人也宜哉

文丞相墨蹟

宋文丞相寄其妹家書竝詩墨蹟周雪客曾親見之為予述及愴朕動懷謹錄於篇

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死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塗中有三詩今錄至言至於此淚下如雨

邳州哭母小祥 九月七日

我有母聖善鸞飛星一周去年哭海上今年哭邳州遙想仲季間木主布筵几我躬已不閱祀事付支子使我早淪落如此終天何及今畢親喪於分亦已多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

過淮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為綱嘗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

山志卷六

九

今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亂離歌六首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鳳飛翩翩失其凰將雛二三去何方何虞國破家又亾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彷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眉人去後攜諸兒北風吹沙塞草萋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濱三男一



女同歔歔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  
知豈有瞑日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香令在原我  
何為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聲  
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壁委道旁雁兒啄  
啄秋無梁隨母北去無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  
非為兒女淚淋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  
尼珠榴花犀錢絡繹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歎隨飛  
藿飄泥途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嗚

山志卷六

十一

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影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汗  
血駒晨粧靚服臨西湖英英雁落飄瓊瑤風花飛  
墜鳥嗚呼金莖沆瀣浮汗渠天摧地裂龍虎徂美  
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為爾迎風立  
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空  
愁人北風吹隨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如今骨  
肉更憐我汝在北兮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  
生百年何醜好黃梁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

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  
為之奈何兄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瑤英不  
曾周旋得毋怨毋怨徐妹以下皆可道達吾此意  
當此天翻地亂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

一可令柳女環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  
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 兄天祥家書達  
百五賢妹

山志卷六

十一

後有陳謙張翥鄭元祐王禕吳訥吳寬及沙門道  
衍跋按張翥字仲舉元末任翰林承旨封潞國公  
逆臣孛羅孺制令草詔力拒之曰臂可斷筆不能  
操國瀕亡憂憤歿王禕字子充官翰林待制洪武  
壬子詔諭雲南梁王把都忼慨弗屈被害陳謙字  
子平夙尚孝弟篤學力行兄訓任江浙省炤磨謁  
告還吳適張士誠兵至兄訓遇害謙以身蔽兄並  
殺之鄭元祐字明德元季名士官儒學提舉而終  
仲舉以下五人俱克捐生蹈義誠無媿信公矣周  
在浚識



古忠臣烈士不幸遇難義不可生決無反顧非平日學力到或出於一時之激而遲以月日此念一轉遂不無鮮終之憾故曰慷慨易從容難狀當其臨難有故作排遣之詞一切置之度外者亦有眷戀骨肉而為戚戚不能舍之詞者要知此眷戀骨肉者亦是義理之性而卒不以眷戀骨肉而轉其念則義理之學今觀信國之從容就義斷非徒恃氣質之性者所能故賢者之立節不肖者之敗節俱關於學不關於性後之君子可知所勉矣

罪知錄

山志卷六

三

祝枝山狂士也著祝子罪知錄其舉刺予奪直行曾臆言人之所不敢言亦間有可取者而刺湯武刺伊尹刺孟子及程朱特甚刻而戾僻而肆蓋學禪之弊也乃知屠隆李贄之徒其議論亦有所自非一日矣聖人在上火其書可也

程子註

朱子師程子狀為四書註有不用程子之說者大抵朱子之說較更精確耳予觀程子之說亦尚有不可廢者略錄於左  
明道曰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

盈耳哉美之也

明道曰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肖為也非作革命之謂也伊川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伊川曰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為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狀後信之伊川曰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稅之事不知也山節藻稅諸侯之事也

山志卷六

三

伊川曰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  
伊川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日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伊川曰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仁也  
伊川曰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不私其親暱也



悖謬

資於事父以事君以敢諫為忠家人有嚴君焉以幾諫為孝故曰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情之自狀禮之當狀不容涵所施也世道不古人心日澆乃有讀書之士與父母爭是非而不肯相下以自矜為直者悖謬已甚至有有用計力使父母之意沮專財物使父母之用窘者則天理漸滅與禽獸奚異矣

怪誕

天下怪誕之事大抵成於好事者之口亦有所托有所諱而為之者人情喜異好奇一倡羣和傳會粉飾踵迷傳謠遂至害道傷義惑世誣民而猶相矜為美談雖讀書學古之士亦皆不免偶見有記樓古汀事者為之慨狀凡事無益世道者當置之不論不議之條况有損乎恨不起王弼州於九原而質之

郭宛委

郭宛委先生博雅君子也與予為忘年之交著書散佚澆可慨惜予曩在白門嘗為刺行其金石史二卷今略紀遺論以見一斑

山志卷六

十四

先生曰家君提兵遼左時規騎獲倭帥豐臣書一紙間行草蒼勁古雅宛狀晉唐風格且腕力獨至其草書卻不可讀臆會之當是高麗破後求其書籍之書也彼鱗介之鄉於敵國新破之時獨有茲好而我兵出援反盡其金寶子女國俗王大臣瑩地各寘銀缸可重數百斤我兵一入盡瓜分之即其墳墓亦被發於是國人始大怨曰倭我讐也勝則我蝕彼不勝則彼蝕我固也何恨天兵遠臨以興滅繼絕為名而殘我反勝倭身在其為數十世守臣節哉家君至今居恒話及輒慷慨扼腕頓足

山志卷六

十五

曰吾謀實不用也不可謂秦無其人  
錢塘林表季偉過予話其游朝鮮之勝因誦朝鮮婦許蘭雪詩十首雖辭格少下而才情綺麗亦自斐然其送宮人入道趙舞燕歌自莫愁十三嫁與富平侯厭攜寶瑟彈珠閣喜著花冠禮玉樓琳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舞鸞休松風朝暮空壇上鶴背泠泠一陣秋次伯氏望高臺層臺一柱壓嵯峨西北浮雲接塞多鐵峽霸圖龍已去穆陵秋色雁初過山蟠大陸吞三郡水割平原納九河萬里登臨日將暮醉憑青嶂獨悲歌塞上侵雲石磴馬



蹄穿脚踏重岡若上天秋晚魚龍滙巨壑雨晴虹  
霓落飛泉將軍鼓角行邊急宮女琵琶說怨偏日  
暮爲君歌出塞劔花騰躍匣中蓮次孫內翰北里  
韻初日紅闌上玉鈞丁香葉葉結春愁新粧滿面  
慵臨鏡殘夢關心懶下樓誰把雕籠繫鸚鵡自垂  
蓮幕倚筇篻媽紅落粉愁無奈莫把金盆洗急流  
江南樂人道江南樂我道江南愁年年江浦口腸  
斷望歸舟築城怨千人齊把杵土底隆隆響何事  
苦操築雲中無魏尚遊仙曲瑞風吹破紫霞裙手  
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童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

山志卷六

七

君冰屋珠屏鑲一春落花煙霧滿綸巾東皇近日  
無巡幸閑殺瑤池五色麟催呼騰下出天關脚踏  
風龍徹骨寒袖裏玉塵三百斛散爲飛雪向人間  
騎鯨學士禮瑤京王母相邀宴碧城手握彩毫揮  
玉宇醉顏彷彿進清平此與上倭帥豐臣書合爲一卷今藏于嘯月樓中  
王允寧先生爲人長大白皙潤步廣頰議論慷慨  
激烈要必達其意之所藏分宜最器重之而逆子  
世蕃恃父廢踞慢無禮有卿佐某者世蕃嘗乘其  
背某卽故作蹠躩狀以取調笑而每憚先生先生  
亦傲睨不爲意世蕃嘗語之分宜曰王允寧有苦

熱行云十二街頭不種槐行人何處避炎埃望中  
木槿空無限朝見花開幕見摧此爲老父發耳分  
宜不聽他日復語之分宜遽狀曰允寧眼中何得  
有若若眼中何識王允寧也嗚呼若分宜者威福  
之柄侔於人主矣而卒憐才如此彼孔文舉楊德  
祖輩卒殺之如刈草菅狀此又分宜之罪人也

客有言未得見王摩詰真蹟者余曰摩詰與裴廸  
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  
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  
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朝水淪

山志卷六

七

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溪巷寒犬吠聲  
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  
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  
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鱗出水白鷗矯翼露濕  
青臯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此摩詰  
輞川圖也昔人謂摩詰詩中有畫不知文中亦有  
畫特未見皴法耳客大笑余曰又如白樂天荔枝  
圖云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  
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  
殼如紅繒膜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如醴



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此真畫出一幀荔枝也客笑曰此畫何如摩詰余曰此亦精手畫工搨本也纖細曲折無不畢肖第生動氣韻不及耳客曰狀草木者亦有能得其生動氣韻者乎余曰嵇含南方草木狀云仰望渺渺如插叢蕉於木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埽天又俞益期與韓康伯賤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庶幾耳客曰何謂也余曰今試做樂天語圖荔枝必無一筆不似若做此語圖檳

山志卷六

木

榔非高手必不能得其彷彿也乃知形真語中雖工非工意含象外以不似爲似今賞鑒家看畫亦當作如是觀而知者鮮矣客曰子論畫實論詩也相與大笑而別

王元美謂讀書而不滿於盤庚當繇錯亂故也余意盤庚上篇當以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在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之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在器非求舊惟新之下爲是旣欲諸臣之無傲從康故卽舉其臣之先人逸勤爲言若曰率乃祖之攸行也此豈非一大證乎欲言先

王圖任舊人故先引遷任之言此豈非又一大證乎若依舊文則遷任有言三句與上文旣離又與下文不接將於何處著落自荒茲德蔡傳謂非輕易遷徙自荒茲德果且何據便以茲字爲遷徙也蓋茲德卽動用非德之德狀非德亦非惡德之德猶言不敢不以德也上旣言不敢用非德故卽又云余非棄此德不用也惟汝含德不惕余一人耳何等順便惟前後錯亂故不可解若以自荒此德爲遷徙何故忽又說到不惕余一人上狀此篇古我先王凡兩出豈老叟伏生誤誦耶

山志卷六

五

今有賈人嘗持古玉如今帶板者人卽謂之帶板非也嘗游唐諸陵翁仲猶存其衣冠腰帶仗衛胥與今異况漢魏乎又見唐畫十八學士像腰帶亦可考抑何嘗作今制也按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乃知今所謂玉帶板者卽此物也

李守廉木工也在華山青柯坪爲人治屋見一石大如數間屋先是有石工割之甚堅遂罷有數十石工美其材復割之費嘗工數十倍不能就將舍



之忽割狀中開正中有一物形如東瓜大尺餘質  
色如肉能蠕動衆疑爲龍棄澗水中余後游華山  
復卽工人問之而信按神仙感異記蕭靜之掘得  
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  
肉芝也又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徐纘廷評監廬州  
稅河次得一小兒手無血懼埋之按白澤圖所謂  
封食之多力此豈其石芝邪封邪不可知因筆之  
俟博物者或謂亦當煮食之余謂非也俱類人手  
或云封或云肉芝食之效各不同安可卽食之邪  
按續博物志云丹水有石穴蝙蝠大者多倒懸百

山志卷六

三

歲者倒懸服使人神仙亦見他書宋劉亮合仙藥  
須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效唐人陳子真得  
蝙蝠大如雅食之一夕大瀉而死又瞻披國有人  
牧牛百餘頭一牛離羣忽失所在暮歸形色嗚吼  
異嘗羣牛長之明日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  
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牛於一處食草草  
不可識有果黃金色其人竊一將還爲鬼所奪又  
一日復往取果至穴鬼復欲奪急吞之身遂暴長  
頭才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石矣又嵇叔夜遇王  
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

疑爲石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嘗而輒不遇命也且  
如漢世文成五利之徒假仙術干武帝至於殺身  
觀此則人間祿命且不可妄求矧玉清仙籙者乎  
余以黍準尺以古五銖錢準衡用以衡度彝器按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銖  
銖謂之鍤鍤六兩也二鍤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  
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  
謂之鼓

山志卷六

三

前代年號 命士楨改製刻萬曆字而內有一硯  
乃唐太宗賜虞世南者因奏云太宗賢主世南各  
臣乞畱此硯以彰前代君臣相與之盛從之後因  
東事上防禦兵食諸疏極言石司馬之短欲得面  
質不報  
崔豹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  
不假借於人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余按致虛  
閣雜俎云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於農一日  
大雨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余  
之草履不借其人怒詈之鳳子卽擲與化白鶴飛



去故名草履為不借狀則不借為草履固自有三說也

金曾經在丘塚及為釵釧澆器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今之方士卻不暇擇乃知攫金者也

東山詩熠燿宵行熠燿螢也朱氏注云熠燿明不定貌因下章熠燿其羽句遂誤又云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狀以宵行為蟲名既誤謂如螢又非也余嘗閑居觀物化有蟲一與注合久之生羽即螢也所謂熠燿其羽者也案梁蕭和賦云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唐杜甫詩云巫山

山志卷六

圭

秋夜螢火飛此螢也唐李子卿水螢賦云水螢為蟲惟蟲能天彼何為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蟹足能自運亦自憐於蛇此熠燿也亦螢也月令二月倉庚鳴六月腐草為螢詩謂自倉庚于飛之時至熠燿其羽言時之易也故杜工部詩亦云但警飛熠燿不記改蟾蜍即此意螢火亦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丹眉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熠燿乃益知注之誤

方正學

毛稚黃論方正學歿事謂其逞一朝忿激之舌而

覆十族克全其忠而賊夫仁與孝當為聖人所不與其言有關於世道人心自是正論狀其事則固有可原者蓋正學既不屈不肖草詔成祖曰吾能誅汝九族恐之也正學曰即十族何畏此不過堅拒之詞以明其不奪之志耳豈料成祖之果誅其十族耶微獨正學不料即至今日凡為臣者亦孰不以為出之意外也到此正學不能易其詞矣易其詞則必至於叩頭乞生而後已聖性非嘗既勃狀發怒即易其詞亦勢所不免况增之以其弟之激則駢首就戮義無可止不狀正學獨非人情也乎哉何所求而為此耶揆之於理正學之事吾無憾焉士大夫不幸而遇難祇當自靖其身以求不違於聖賢之道無容過激以致貽禍他人歿不傷勇中庸之道也此則毛子之意也

山志卷六

圭

孫豹人

前戊午冬孫豹人之應召入都也初亦以老病辭不準既而回籍又有旨年老者加職銜以示優榮吏部官坐堂上今年老者前於時有自前者有強之而前者亦有強之而不前者吏部官固不知豹人獨記其有長眉皓髮者物色之亟遂以例



授中書舍人豹人曰吾三十年老處士今乃作官耶復譏譏以不老辭狀無有聽之者予語之曰執政以子爲中書子自以爲豹人可也若自以爲中書非豹人矣子其歸乎陸策蹇衛水張布帆圖書無恙松菊尚存吾知江上故人率其子弟將攜酒慰勞皆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豹人來矣

孫豹人嘗遊桐城將歸諸友餞於靖南伯黃公祠或以其祠中無對聯因舉爵請之豹人豹人援筆書云立德勝立功救桐城事小歿蕪湖事大論人先論世將崇禎時易臣弘光時難方爾止爲予述之予謂此聯直如獄時撼不動易不得真傑構也

山志卷六

三

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成於逆黨是非低昂皆失其衡故論者欲毀之予謂諸君子之心之言亦賴之以存當與元祐黨人碑同垂千古小人以此斥君子而我以小人之斥爲君子之榮則正不必毀矣但去畱隱顯之間頗行其姦又不可不知也

江南鄉試題

辛酉秋予在江南適見鄉試命題乃點爾何如一節此節書予有二疑周既改月則所謂暮春今之

正月也寒尚未退雖東風解凍而冰尚未釋可以浴而風乎一也聖賢尚禮沐浴有時三日具沐五日請浴是也有器沐器用盆浴器用杆是也非似今人裸身入水若白日之下合童冠十數人羣裸而浴於溪禽獸之爲也而賢者志之乎二也唐韓愈以浴字爲沿字之誤漢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以風爲諷可見古人亦致疑於此當毋笑予之固也

于忠肅

予嘗駁侯朝宗于忠肅論自謂公平之言不失其正而或猶有以不諫易儲爲疑者故復著之特論此事不及其他

山志卷六

三

于謙安社稷之功人所知也可能也于謙不諫易儲之心人所不知也不可能也何也代宗之欲易儲也非無諫者矣代宗不聽狀而不罪也使謙繼之以一諫塞責亦不過不聽而已此稍知惜名者所優爲也以謙之智豈見不及此而卒無一言且冊立見濟且受其賜微爲一辭而止於太子若漠不關意者謙之忠誠而其心果若是忍乎予因有感於鄉里一事而得其說蓋代宗易儲



之意已定非謙所可回謙固知之矣使他人諫之而不聽則不聽已耳謙握重兵大權在其手謙諫之而不聽則 太子危諫益力則危益甚博一身之虛名釀 太子之實禍謙之心有所不忍者故寧以身冒不避之名而不敢恤也唯謙之視 太子也若路人而 太子始安使少為周旋將求為沂王而不可得矣豈但不可諫也哉謙之心 代宗不知 英宗不知舉朝人皆知唯有天日鑒之而已所冀默相喻者獨 太子耳而謙不能言也故居恒自嘆此一腔血不知當洒何地正謂此也

山志卷六

也嗚呼謙欲安社稷則不有其身謙欲安 太子則并不有其名謙之忠可謂至忠也矣舍己以全君民無得而稱焉謙之忠可謂至忠也矣嗚呼當謙之時處謙之勢難在不諫耳豈難於諫哉而世之人猶有以不諫疑謙者真所謂嚙語者也使謙之不諫果可憾則憾謙者當莫先於 太子而太子以當時事起倉卒不遑申救每一念及為之歎息即位之初即赦其子還其沒產復其官遣官致祭至云 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亦何其自誣也哉

武陵

或有舉近世奸相及武陵者雪客偶以問予予曰武陵可議在奪情一事朕亦有可原者當時實出自 上意非武陵之為之也但既有人言祇當引罪力求去不當與漳浦對辨 上前又不當言及鄭鄭以引 上怒而才不足以濟變又或一時意計之偏則有之固不得謂之賢相如謂之奸使與烏程宜典同科則冤矣且其不逞欲黷貨卒以疆場事自盡亦可無憾或曰其自盡也懼法而死耳予曰懼法而死亦賢者事視彼已 賜歿而周章

山志卷六

徬徨營求內外以妄冀赦書於半夜者其相去何如耶漳浦學問品行高耳所謂應變將略亦非所長觀其後日所為可見若其大節則與日月爭光可也漳浦之節愈高而武陵之論不得不抑而愈下此武陵之不幸也理勢所至非人力能爭矣

羅文莊論欲

羅文莊云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陸象山乃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為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朕而不容已且有當朕而



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狀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躬爲惡爾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詳觀文莊斯言將欲字亦不看作惡其實本於樂記則虞廷人心二字不可直作惡明矣

尚左右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今人爲紙封以左右分吉凶其義蓋倣此

感應

程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吾年五十始見得時方觀射其所以命中之巧卽是推之事事物物皆此理也

韓恭簡

聞韓恭簡嘗語人曰天下不治繇聖人不生聖人不生繇元氣不復元氣不復繇大樂不作大樂作則元氣復元氣復則聖人生聖人生則天下治恭簡淺於樂故其言如此亦偉論也

大禮議

大禮議張桂等援引經傳亦有理到之言又以父子至情易於動聽故今人尚有是之者朕揆之大義終爲不可今特一言以蔽之曰斬孝宗之嗣絕成祖之宗而已復何說之有至興獻入太廟位武宗之上則以臣加君恐興獻有知當亦踣而不寧也言禮者至此雖不安於心亦晚矣

甲子紀年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考天開甲子至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元元明善有曰夏禹卽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姤之初六故推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姤之九三也劉太室謂入酉會蓋以斗杓所指爲準秋分昏斗杓指酉天日會於酉中正酉會也此則有象可驗若春秋元命苞謂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則荒渺之談所未敢言矣

紀游

憶辛卯春予始游吳門所與交者陸履長姚文初



瑞初周子佩子潔顧云美朱彥兼沈古乘葉聖野胡雪公鄒鶴引諸君時姜如須張草臣皆病甚亦爲予強起同寓虎丘者則吳梅林陳階六韓聖秋也今復至歷三十年餘已強半作古人而風景習俗亦大非其舊矣子佩年幾八旬每朔望入城謁忠介公祠健步不異少壯時注參同契皆能言其實義不爲玄妙之詞蓋其有得於養生之道者淡矣典型之存斯爲可喜

湯荆峴太史自浙江典試回與予相見吳門予馳一札云文衡山不特詩文書畫名世而道德醇粹

山志卷六

三

淡心理學此邦人士迄今稱誦不衰記舊曾有木坊一座聞近爲市童爆竹延燒猶存石柱二根卓立如故今方伯丁公崇學好古雅意人倫倘借一言及之率寮屬重建易耳向署翰林二字今直請表之以文衡山先生故里七字洵一時義舉千秋盛事也前有爲周忠介公修祠者人咸頌之正可相方知高明定不笑其迂也湯得予札卽往言之聞已慨諾予西歸不及見其成亦不知竟能踐其言否聊識之

山志卷之六



余將高庵同德凡三種。李南園刻本。信芳同德  
字本。山東書局刻本。其真合齋磁版為高庵同德  
之最初印本。僅見李南園及符田培跋語。當時周  
林及張育以書南園從而鈔刻。若非此見之本。則不  
必事鈔矣。此屋存上未末葉有真合齋磁版字  
之月相全者。體皆吻合。常用字之字寺同力一體  
殆從一范鑄成排。以用之。破版之活字版也。活字版  
形學始於宋。見於夢溪筆談。皇朝爭寶類考者

有膠泥活字版。見於王氏農書。考有瓦活字版。陶研  
法名錫活字板。木活字版。明代盛所銅活字版。亦  
同。有用泥製者。隋刻銅製木製不一。從無用磁製者。  
真合齋之人無從知其姓氏。高庵先生疑其係明  
年三月南園鈔書在乾隆三十二年。據高庵自撰  
墓志。其前未刊行。此本排印當在先生身後。李  
鈔氏書以前係明皇朝乾隆三十二年。同所謂真合  
齋者。亦在是時矣。真合二字疑孔破石引針之義。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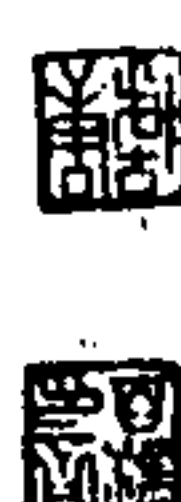
真力針當特未必獨范磁版字印。是書亦或兼及他  
種其製字排印之深審。而銅版墨全膠泥木字皆用  
雕刻。以刻新為范鑄。有人董望未明磁版未必數  
軸。刻本清疑用刻坯。倍大為。以堅而上墨也。若  
此。望亦所說不當。之為磁版。使抱育磁印。明清不  
必余排寺字印。印也。以所製。施未施。墨固無干。  
此本同有數處。深淺不一。餘皆清晰。圓潤。若其坯  
質必係西澤。墨無其圓。圓其為數軸。破版無可疑

高庵先生所著古書屋儀禮。即任由清。董小韻氏書  
錄。本館山司印。書堂餘。同德。及是。小正。使注。寺。俱  
非家塾。親也。從未。法。入。他。者。故。真。合。齋。主。亦。必。為。書。人  
版。膚。先。主。學。行。得。就。近。危。和。上。板。其。製。版。之。所。或。在。博  
山。一。帶。以。吾。東。只。有。博。山。業。磁。版。製。出。板。也。姓。氏。隱。沒。事  
蹟。莫。得。古。未。知。創。巧。述。之。真。合。齋。者。不。少。概。見。要。以  
書。當。之。初。創。磁。版。之。第。一。印。本。活。字。板。本。學。者。所。未。見  
未。司。之。補。葉。氏。書。林。清。格。之。期。考。也。



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拜行北方大明湖畔

馬虛 日照王敦序



次年二月淄川路大英通訪以淄博接壤為坊之越  
一月奇二母未依色人度林缺裝陸二悉符心以書之下部  
也延津望刺忽亦會合冥之中若月神功今日大英送青  
馬未言章邱李氏書各同散之於其最中檢得書而及  
明人致李中其子翰其子蓋中其之生後向也唐家而  
而李氏為姻戚著述手稿及藏承書稿多疑其家身後蓋  
為刊行今由山房梓使書原版及李到古書尚存家中惟  
泉又釋山東而書館夫之志風雅推考志意如所買士款  
如以人不能求此書亦不能以是相托也去後漢歲於以用  
右高道  
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修下敦序書

唐城周亦平藉書因指書多疑其書之生見也  
南山房指書得錄並平而向店主所見本後又  
精入李氏抄本為指書得錄平全並從指書  
竟乞本李氏

是夜時別丹於今年苦楚按注成可善善修焉以行  
下公而宛按到平表更赴由自觀樂過余前注以海書  
詳之李到心在平年精十七

頃按山南山房指書得錄有以書下注濟陽到本濟  
陽本未見也書亦平載以指書原委求以可茲以馬  
馬氏原書或平所請付陽本所事陽之百教平也  
存山左之平能明其大表宋元書景史事何心  
八月十日徐田年歲今日錄其詳核到亦甚不能  
明其書為言也



萬菴閒話卷之一

濟陽張爾岐輯

真合齋較正

予既廢舉子業猶時循覽經傳每於義理節目外  
為說家所略者偶有弋獲如咀嚼蹠助間得少味  
不必肥哉大嚮也至聽人譚所聞見亦時有切予  
懷者並劄記之如是者二一年巾笥漸滿今夏較  
錄成帙將以貽好事者為譚助以其於經學則無  
闕大義於世務亦不切得失故命之閒話焉庚戌  
夏五月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類師古曰上下經及十  
翼故十二篇其十翼之目為象上象下象上象下繫  
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初無傳字蓋當時  
既以翼名書不須復加傳字也其所謂象本指卦下  
之辭所謂象本指兩象及爻下之辭所謂繫辭本統  
指卦爻之辭而夫子所作之翼即以為標目者若曰  
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統論者經  
之繫辭云爾非直以所作之翼為象為象為繫辭也  
此孔氏舊本也漢賈直始分象象之翼加一傳字附



各卦後如今本乾卦自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為首也之例此舊本之初變也鄭玄王弼更分象翼於卦下象翼於爻下增入文言加象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繫辭以後尚自如舊此易本之再變也歷代宗之即今十三經註疏本是也程子作傳亦據是本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卦卦及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此易本之三變也朱子所云未能盡合古人者也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其序則周易上經周易下經象上傳象下傳

卷之一

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朱子以為始復孔氏之舊遂據之以作本義象象傳字始於費氏繫辭以下諸傳字則呂氏所增也永樂時脩大全以程傳本為主而分本義以從之後去坊間單行本義亦用其式已大非朱子之舊矣何論孔氏嘗私據呂氏所序定為一本藏之家塾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杜預左傳後序云汲郡汲縣有漢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及紀年最為不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

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係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據此說晉時周易經傳猶各自為篇則謂清雜分附始於費鄭者猶未可盡信也

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合三義所謂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合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正義述用其說愚以簡易變易皆順文立義語當不謬若不簡則破此立彼兩義背馳如仁之與不仁義之與

卷之一

不義以不易釋易將不仁可以釋仁不義可以釋義乎承訛襲謬如此非程朱誰為正之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無可考但周禮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愚意卦爻辭未繫以前或只據卦名以斷吉凶如乾之健坤之順屯之難蒙之不明需之宜待訟之爭辨當事簡民淳之日只此一字已足以決猶豫前民用矣降及殷季情偽日雜人之聰明亦沒不逮古矣王周公不得不多設言語以告之及孔子之世文王



周公之辭人不能曉於是作十翼以輔之漢唐而後雖有十翼亦不解此諸老先生之所以皇皇作傳作義也先儒不待解而明十翼孔子之前不待十翼而明文王周公之辭則文王周公之前不待辭而定吉凶可推知也此時為之也  
或疑聰明何以浸不逮古曰只是私心太勝如心所欲為卦辭雖明說凶說不當為亦認作凶若先不欲為卦辭雖明說當為亦認作凶若去其私慮已以聽何不逮古人之有

漢其机机即几也唐石經及監本大企本並同近日讀者或譌作机為俗本所誤也

莫陸夬夬本義云莫陸今馬齒莫感陰氣之多者大全小注朱子曰莫陸是兩物莫者馬齒莫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按註疏亦具此兩說其以為一物者則云莫陸一名商陸言兩物近確嘗聞馬齒莫與鬣雁同食成鬣痕雜和鬣肉同器藏之信宿化為鬣左道刻章陸根為人形呪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醫書云取商陸乾陰乾百日搗末服

之野思洽所欲印按眼中自見二物其草木之妖異者其感陰氣之多可知亦人候閃變現鬼怪百出政相似也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註疏以為使人皆不敢慢惡其親近日說者又直作不敢慢人不敢惡人解俱覺未安夫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似謂天子愛敬其親必躬脩德行廣布仁恩不使天下之人惡之慢之也天子而為人所惡慢則危及宗廟不得為孝矣愛敬盡於事親而

總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人尚有惡之慢之者乎若作不敢慢人惡人解固脫却二千字大非文理其以為不使人慢惡吾親者求之語氣亦似多設一層也  
女曰雞鳴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擬想點綴之辭若作女子口中語似覺少味蓋詩人一面敘述一面點綴大類後世絃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語敘景錯雜成文如此類者甚多溱洧齊雞鳴皆是也溱與洧亦秀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說家泥傳淫奔者自叙之辭一語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較頓



大康舒蠲其空傳曰杆持縛者也曹氏曰梭也釋文  
說文云盛緯无據曾毋投杆其為梭無疑今齊語呼  
理經之具以符為之密如篋者曰杆不知何以差異  
至此

桑柔為謀為寔亂况斯削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  
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古來亂亡之  
主亦自有其深憂過防之事如秦之惡儒生漢之錮  
黨人宋之禁道學皆以為萬世無窮之慮防閑距閉  
唯恐不至他如勤征戎急聚斂饒饒過計自謂速歛

卒之謀非所謀慎非所慎根本既換覆壑將至恬然  
安處而不悟亦可哀也我詩人之言可謂麻木處一  
痛針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而無正責君子也  
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  
避害而不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為怒  
骨切齒之言身攖小人之忌而不顧忌身謀者也其  
責君子也為委曲推索之詞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  
之使出忌其身謀之欲人之忌其身謀者也嗚呼

君之節備矣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馬丈餘穗黑色寔圓實此  
偶誤也黍幹低小即腴地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  
有一種蜀秫乃高至丈餘壯人謂之高梁得無秫黍  
二字聲相近致此誤耶詩解云黍有二種粘者為秫  
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坑穠也此語更誤  
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秫  
之為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  
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稌似黍而小  
或曰粟也今按稷與黍苗甚似高下亦相等唯不粘  
為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粟也者則誤甚粟壯土恒  
食正名曰粳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  
並長蒂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抗稻之鄉種此  
者蓋鮮容有未詳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連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  
氣讀俗講云惡不仁者便是為仁誤甚此矣字語氣  
只略住與其為人孝弟夫子之求之也兩也字半  
予畫寢章兩與字並相類註云故其所以為仁者必



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正以者字代矣字玩之可知俗說之誤

宰予晝寢章兩與字平聲皆低徊擬議之辭當略讀新若急口讀過無味矣四書勿論註不可忽即其釋音亦當一一細勘

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有誤以食人食於人為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緊承故曰其為古語可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

曰四句皆古語其寔古語本通六句也

死徙無出鄉節顧麟士云達說講首二句云死者徙者舉無出鄉而人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共業之風同井字亦稍作著力說妙據此則以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愚謂此說未是上句既云徙是容有徙時矣安得強之使常同井且鄉大而井小若鄉田而同一井更無是理今詳語脈首句自為一事重在無出鄉第二句以下自為一事所重在出入相攻等鄉田同

井乃喚起語若云鄉中田之同井者其出入必相友云云也註云同井八家也正恐人誤以為著力語故設此句不然誰不知一井八家而朱子復云爾乎

三里之城節註云言四面功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趙氏古註云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天時不如地利趙註似長丘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不待曠日持久而後有

也四字為增設矣

操則存四句本韻語鄉字平聲趙註云鄉猶里以喻居也孔疏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狗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或有讀如向音者失之

周禮刑官之屬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馮與鳥言貉隸掌役服不代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世傳公冶長解鳥語嘗疑其誕不則特具異智神解者今觀周公設此二款豈古來原有此種伎倆可習而知耶抑



荒微之人別有師授耶若然介葛蘆解牛鳴遠史載神速姑解蛇語皆不足異矣

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句云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為亦積功累仁之事也今按通鑑前編季歷在大丁帝乙之世數立征伐之功王命為牧師又賜之圭瓚粗粲為侯伯即其勤王家之寔所謂王家殷室也功在殷而周遂曰大美

旅酬下為上章句云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各舉解於其長者各舉解自

飲而酌以酬其長也而眾相酬者兄弟與賓各因其子弟所舉之解而交錯相酬以徧也凡酬皆先自飲洗解更酌以與賓賓受而不舉至旅酬則賓兄弟各少者一人於其長前舉解自飲洗解更酌以酬其長長受之少者復位長乃各取其解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皆先自飲而酌以授之以次飲徧所云下為上者只是一人舉解為飲酒之端耳讀者或誤以為少者代長者酌酒儀禮中惟燕禮坐燕時乃有執爵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酌法也

尚書蔡氏註云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三而不足故天道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此段蓋明古今冬至日躔中星所以不同之故四度之一者四分其度而得一分也如一度百分止得二十五分是也四分日之一者四分其一日而得一分也一日十二時止得三時是也天之腰圍名曰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日行不由赤道別名曰黃道止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秒一歲之策止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較之黃道尚縮一分三十九秒較赤道則縮一分五十秒矣故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也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即為冬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即為夏至今歲冬至日之所在較前歲冬至日之所在尚縮數秒而已在赤道南二十四度矣蓋日之所行不在天體極寬處而斜絡于赤道之內故於經度未滿而已至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



歲積至數歲其縮漸多此古今冬至日躔中星之所  
以不同而歲差所由立也平運內轉二語可稱簡妙  
閏月定四時註初學或苦難讀略為疏之積三百六  
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者  
曆家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一日分作九百四十分  
以便布算一歲日行之數既得全日三百六十五而  
又零此一日分之二百三十五分也下凡言九百四  
十分日之幾者並言全日之外又有此零數也一日  
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不及天既有

十三度而又零一全度之七分也十九分亦度法將  
全度分作十九分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  
者每會餘分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則共積五千九百  
八十八也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得六者置五千九  
百八十八分於此而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除之得  
六全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六全日之外尚餘此  
數也日與天會多五日有餘為氣盈月與日會少五  
日有餘為朔虛蓋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大較盈者  
多於此數虛者少於此數也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者合氣盈之數朔虛之數  
其得此數也一閏再閏以至七閏皆可自此積算而  
得也

氣者寒暑之氣以日之歷天而生者也如日在星紀  
則氣極寒而為冬至日在鶉首則氣極暑而為夏至  
之類前年冬至之日到今年冬至前一日日歷天一  
周故曰日與天會共得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較三百  
六十日多五日有餘故曰氣盈朔者月之始也每月  
朔月與日合謂之合朔此後漸離漸遠至望而極望  
後又漸行漸近至次月之朔復與日合故曰月與日  
會十二會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  
少五日有餘故曰朔虛

或疑蔡註與詩十月之交朱傳日月右行之說不合  
是殆各取布算之便寔不相妨主日月左旋者言日  
月不及天之度也主日月右行者以日月不及天之  
度為右行過天之度也且朱傳亦但約略言之他日  
解正蒙閏餘章却與蔡同知當日原不專主右行之  
說也愚意若言日月右旋則日月當附天而行若言



左旋則日月當各乘一機而不附于天 疏義云天  
道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  
則日月固不附天矣日月不附天則左旋說為長也  
趙宣子囚叔向樂王鮒欲為之請叔向弗應室老咎  
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  
處變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經國遠識更不可及  
鮒小人也小人不可與作緣久矣况受其脫囚之惠  
乎受其惠而與之為異彼必有辭徇其所欲又將失  
也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墮者皆自一事苟且階

六

十四

之叔向寧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為所制  
大臣之識也  
秦醫和曰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為心熱或盡之疾  
以女為陽物蓋對飲食鬼物諸可致病者而言以其  
生氣所聚故為陽物情焰內熾煖觸外鑠兩火合炎  
蒸為內熱內熱所焚智水自竭燕昵日幸志敗神奪  
此或盡所由來也以為晦時之咎則鑿說也  
太極圖或以為得之陳希儀或以為得之僧宗元此  
皆信嚮二氏輕蔑吾儒之信吾儒亦每辨其誣不知

此圖即信得自三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  
以己性起滅世界豈肯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  
神哉神仙家亦止言葆精練氣方欲絕棄聖知提提  
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  
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  
也  
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  
福茲一人者亦欲其錫福衆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  
責彌重者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君相之

七

十五

此為私賞哉  
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  
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  
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  
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忌大守小不鞭其  
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轡輪袍非誣也  
當其把郵震手洒涕咏凝碧池頭之句與夫囚首聽  
處分時理想榮泰老人屨杖訪親知風味孰慚孰不  
慚



古人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儀禮昏禮純衣賈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註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用其色是也所謂連衣裳蓋如深衣之類後世以有衣無裳為男子之服殊衣裳為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著短衣下曳布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齊河張如命解聲律嘗言洞簫最下貫繩一孔乃聲音所自出簫之善否全在此近見傅占衡作洞簫子

傳述簫工之言曰簫孔有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晚勿居中而徑往此其利病最要慶二說今符乃知

如命於此道真有領悟也長清張非聞嘗病王子魚言律呂之非與李振之所言今如命又每言振之類

言禮樂疏笙琴諸譜俱未是聲音之道天地間自有解人若萃屢而徐議之古鐘律可考而得也

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弄以為榮古人往來書

疏例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遇佳書心所愛玩乃特藏之別作東為報耳平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

與之謂必存錄安訊題後答之其以為恨觀此知漢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畫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王荆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紙綾囊盛之

寸楮往來始於崇禎年以嚴禁請託於投換為便也唐李涪云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啟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帛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藏之書首云死罪是謹制令故也且啟事論兵皆

短而紙之書易於隱藏蓋事出一時治易不改觀李氏此信知非盛世事也

宋寇萊公準頗豪侈以功業甚盛人不之非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反語示諷耳比使至

賜晏歷觀座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蓋誤以此語為真也

宋錢惟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譏其奸落平章

事以節度使知隨州盛度為知制誥草責辭云三星之熒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



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今人多以連姻貴顯為榮不計其人賢否援為譜牒之重抑知古人所唾之詈之以為趨炎附熱之左證者即在此乎

古人命名取別甲乙而止無他意義其不以隱疾不以日月不以國邑山川求為易諱而難犯也未嘗有因姓為名者唯優名乃時有之如郭門為敬新磨之類近日士人乃以此法命子不知其非取義既隘族姓繁多者動輒相犯至有不復立名者亦習俗之一實地

字以表德尊名其依名立義自古已然近代字外復有別號或出自學者之所標目或本人自有寄託或以地或以德或以山水皆與名與字無涉容有義稍相近者亦出偶然非定例也幾十年來又專傷字義轉取別號矣

更鼓初更無前二點五更無末二點世多穿鑿之論寔或不然古人分刻置漏晝夜各五晝則為朝為晝為中為晡為夕夜則為甲為乙為丙為丁為戊日入後即為甲夜之分然尚可辨人又歷三刻天乃正曠

日未出三刻前已辨人然尚屬戌夜之分五夜各關雖各有五點辨色之頃自可不用惕號故前後各關其二也

康熙甲辰夏四月廿三日隕霜殺麥先一日大風繼微雨寒慘類初冬至五夜星月皎然已隕霜矣三日後麥芒漸白掄視但空穉唯近人居者林木下者遺旁三四步內者皆成寔以近人居氣稍暖林木下得蔭蔽道旁塵塗滲寒液故也後見王氏農書云晨起四間煨火令烟徹隴畝可以辟霜又聞用人曳長繩

往來振麥上亦可免惜當時不及知耳  
時憲曆法西洋人湯若望立即利氏學也利氏入中國同至者數人湯其一也所立法未之聞據頒行曆日其與舊曆不同者數事一者推算太陽出沒節氣時刻各省早晚不同此里差法也元耶律楚材以西域與中國相去之遠立為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

庚午元曆是元已立里差法也又唐介偕一行正曆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諸處分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



尺四寸八分弱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  
凌儀岳臺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  
南至朗州長一尺七寸六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  
至蔚州長三尺三寸九分極高四十四度南北相去  
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長差一尺六寸三分極  
差十度半是唐人已用里差矣一者晝夜九十六刻  
亦非創立大統曆雖云百刻寔每時止八大刻時首  
時尾各一小刻晝夜大刻九十六而小刻二十四六  
小刻折作一大刻故曰百刻時憲曆蓋以每時八刻

起算而略其小刻也李振之云減去餘分以便起算  
梁天監中作曆曾用此一者每月初交中氣日躔即  
到本宮如雨水之日日躔極警之類大統曆則不然  
或其所定各宿宮分度數不同亦自無害於理歷代  
曆法宿度各有損益未嘗相仍也其最駭人耳目者  
皆移參之後子初亦疑之及見湯氏星圖解云諸宿  
皆微有動移歲月不同積久斯見皆宿距星漢落下  
閏測得二度唐一行宗皇祐元豐 皆一度崇寧半  
度元測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

分知其所以易置二宿者本之測驗非苟為異也曆  
之為道隨時變易求合天度而已

漢哀帝時用夏賀良之言漏刻以百二十為度至謂  
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誣誕甚矣韓文  
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更間即用此等漏刻可增固  
自可減也

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曆辛巳來貢耶蘇像萬國圖  
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嚴事天主精器  
算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劉侗

帝京景初略云然又聞瑪竇初至廣下船髡首袒肩  
人以為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  
俄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  
入朝京師其所著書有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  
天主寔義同至諸人亦各有論著分言理言器為二  
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携書七千餘卷並未及翻  
譯所言較佛氏差為平寔大指歸之敬天主修人道  
寡慾勤學不禁教生專以闡佛為事見諸經像及諸  
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氏之粗者誕者有謬



廣德口僧蓮池二書頗令結舌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其徒為耶穌教會者男女猥雜與白蓮無為等大非利氏之舊矣以此為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靖內難乎要之曆象筮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善論道術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耶穌教每月數日祀天主身往陳饌隨其所好質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義借甚矣或曰貴賤

雖殊皆乾父坤母而為之子先王制禮乃大有限制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成於心不有歉乎曰不然天子之所立澤而陳者皆四方郡國之篚筐田野細民之拮据也賤者修其物貴者修其儀晉天之下固未嘗一人不祭天地也辟之事親亞旅耕田牧豕養羊豕雞豚庖人司烹宰婦孺潔器具暴酒醴奉而進之二人之前者宗子注婦而已餘人未嘗輒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其職庶人謹身節用以供王稅於義備矣因是而推斯民和樂之氣即

為德馨怨恫之聲即為腥聞諸吏之浚民自養者即盜竊天地神祇之牲牲桀桀盛而食者也利氏固解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

月令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於季冬又曰凡在天下九州之內者無不成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所出出力獻力賦稅是也非親祀也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

藏內庫此即古帝王與天下九州共事上帝之意趙緣習有測經度法測緯度法皆不用渾儀詳具革象新書利氏測驗更為便巧如渾蓋通憲間平儀測倒正影法各有成書其測北極高下法則指頤可辨者其法云用平圓板一面或銅或木務要平整愈大愈佳中掛一線線端綴一丸子以取其直中心畫十字線此直線即天頂也橫線即地平也此線以上為地上從中心以規運一大圈以當天之圓體十字間均作四停每停刻成九十度共刻成三百六十度用



時只刻一停九十度亦足矣如板式寬大再每度分作六十分更妙也中心定一量天尺可以旋轉者中界直線兩頭刻去一半以看度分尺上離心各三寸置兩耳耳中各鑽一小眼務要兩眼直對可以透望夜對北極望之看在地線上幾十度即知此地北極出地若干度為此地離赤道若干度

曆頭有二社三伏本皆古人時祭之名特標授民使於某日社某日伏也社即王社國社之屬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是也伏祭始於秦史記秦本記云德公

二年初伏正義云六月三伏之前秦德公為之故曰初伏又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即其事也近日伏祭已不聞舉行民間春秋醮錢祠醮猶名曰社但用之梵宇叢祠亦未有知報地德者矣本意笑解伏者云火氣猶烈金遇之而伏但推其義而不指其事義於何附

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茲酒古人無泛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故遂成俗節如元宵

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祠到明後世做以為燈節春祈秋報率以仲月因有中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吊屈原因飲端午近代因祀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夏禴祭薄尚聲故飲酒盛於冬而衰於夏九月祭禘故飲重陽伏祠磔狗意主讓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不勝三代

未逮之感

沈龍河文雅社約云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為一不野於禮乎又云元旦家家以薄俸卓上覆以席中設天地神牌祭以酒果其意雖善却借今擬止設香案行四禋禮不更陳一物稍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此二事吾鄉人恬習之嘗以為非而人莫之信得此約為佐庶悟也  
洪武中降御製民間祭先祝文不特增人霜露之感其痛切沉至直通幽冥真聖人之言非文字工拙可



可量乃民間鮮知而用之者因錄之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闔門眷屬告於高曾祖考妣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是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者節屆春夏秋冬天氣溫熱涼寒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殽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

卷之十一

二十六

禮夏祀竈今以季冬雖與古異寔本功令乃云竈神於是月二十四日上天言人功罪設糕餠酒脯之屬以送之名曰辭竈愚誣之甚蓋惑於晦日上天之說遂誤以祠為辭耳

明初祀關壯繆公稱漢前將軍萬曆末內出金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祠醮三日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啟四年部覆得旨稱帝見帝京景物略吾鄉邢信卿先生云未出金牌之先京師細黃喧傳有封號宦者入內言

之 上曰此殆天意遂有是命

志稱馮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教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伏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關張之於先主恩若兄弟而嚴於君臣之禮如此此千古之所以心折於二公也鄙俗廟祠三義先主居中關張左右並儼然南向坐舍君臣而言朋友鬼神有知肯安居否

景物略云按釋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漆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像仆童泐盡女淪於池宋真宗東封還次御帳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條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為聖帝之女封大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劉語似有所據然仁聖帝號宋真宗所加非漢故號也順治甲午或於泰山得玉印一獻之官徑四寸許文曰天仙昭監疑是封元君時物嘗見其摹本字畫近拙泰山高四十里其說本之漢官儀云自下至古封禪



處四十里至天門嶽璞書又云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山東按察司張五典獨驗其不然其泰山道里記云予再陟其巔知不若是之遠乃立一法量之其法用豎竿一根長一丈刻以尺寸竿頭置一環用橫竿一根長亦一丈當中置一環兩頭皆五尺其輕重相稱也以繩繫於橫竿之環而又穿於豎竿之環牽其繩之尾則橫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也於是以前豎竿所立之處視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為一量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量一步若在平地則橫

竿由端以至豎竿前後俱著於地若前高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置一絡眼冊每葉用三百六十格每量一里則填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填一平字其高若干尺若干寸亦於格內注之填完一葉則是三百六十步為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言之不爽也廬盛州守韓委巡簡張嘉彩如法量之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紆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內除倒盤低十八丈五

尺七寸抵高數外是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餘里有奇寔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昔人所稱四十餘里者果何所見哉由此而推天下之不可盡信者殆如此矣量山之法世亦有用表影么股積算者不如是之確而可據也千古臆斷之說一朝訂之洵一快事且其一時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

泰山有一淵每禱雨沉牲一善沒者輒取食之以為一快事且其一時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

足墮穴中乃又一淵也浮上求出頭輒觸石據地潛行大乃不可窮且浮且捫以久得所從墮穴口浮而上如升層樓矣記言重淵九淵沒者所墮殆其類也章丘諸生王如元庚午歲試寄宿其家親見之終始五德之說本無確據大明集禮云國家以火德土故樂不用羽即墨王邦直云本朝土德色尚黃當同宮徵商羽四調而去角洪武正韻以東字為首角音也非所宜後禮部韻會改以公字為首則言音矣



集禮本奉勅編纂而王說相左如與漢家自謂堯後  
火德旗幟皆赤而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乃上書云方  
今土德時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  
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事頗相類

律呂之說古今聚訟前代所疑多在尺度之短長有  
明自李文利而後律數多少更多異同以九寸為黃  
鐘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歷代相承之說也韓邦奇  
王廷相主之以三寸九分為黃鐘益六分而為大呂  
以寸為九分遞益以至九寸而為蕤賓蕤賓損六分

而為林鐘以下乃九分遞損以至四寸八分而為應  
鐘者李文利黃積慶也以三寸九分為黃鐘九分遞  
益以至仲呂仲呂益六分而為蕤賓九寸自蕤賓九  
分遞損以至應鐘應鐘損六分而為黃鐘者王邦直  
也至瞿九思則又概斥其說以黃鐘為九寸而損益  
之法乍多乍少自以為稽之曆數驗之晷影無不合  
符於是諸說紛紛莫能畫一矣因為圍著其異以俟  
能折衷者

韓邦奇

王廷相

黃鐘九寸。九分之寸釐毫同法

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太簇六寸

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姑洗七寸一分

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林鐘六寸

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南呂五寸三分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李文利

黃積慶

黃鐘三寸九分。十分之寸下同

大呂四寸五分

太簇五寸四分



夷鐘六寸三分
姑洗七寸二分
仲呂八寸一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四分
夷則七寸五分
南呂六寸六分
無射五寸七分
應鐘四寸八分
王邦直
黃鐘三寸九分
大呂四寸八分
太簇五寸七分
夷鐘六寸六分
姑洗七寸五分
仲呂八寸四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一分

夷則七寸二分
南呂六寸三分
無射五寸四分
應鐘四寸五分
瞿九思
黃鐘九寸
大呂八寸七分
太簇七寸九分
夷鐘六寸九分
姑洗五寸七分
仲呂四寸七分
蕤賓三寸九分
林鐘四寸二分
夷則五寸
南呂六寸
無射七寸二分
應鐘八寸二分
明初學者宗尚程朱文章質寔名儒碩輔往往輩出



國治民風號為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為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浸淫至天啟崇禎之間鄉塾有請集註者傳以為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為馬里詞諺語頌聖祝壽喧聲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嗚呼誰秉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耶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非薄程朱之一念是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道尊舉世師然陽者近二百

卷之二

三十四

年一旦以為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固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為設一踰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關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廓明修永樂大典以武進布衣陳濟為總裁真千古僅事天子不嫌其布衣而畀之纂述之任諸大臣詞臣不以其布衣軋已而安處其後使展其能濟以布衣使君相忘已而聽之天下能文之士不聞有異議皆

不及已

明朝寶鈔之制用綿紙厚如錢色青黎外用墨欄週界界內上端橫書大明通行寶鈔六字其下復為龍文欄界寬寸許中一橫墨線界為兩方上方橫書壹貫二大字字下畫錢索之形兩旁篆書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八字下方細書七行書云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百伍拾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日識以兩朱印印文不可辨背面下截為花文欄界內橫書壹貫兩

卷之三

三十五

大字字下亦為錢索形上截空處亦識以一朱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並同惟橫書字錢索形各如其數嘗聞之一木二云鈔正面墨欄之長即鈔尺也墨欄之一長一橫即民間市尺也語似有本世傳明鈔用大學生課本做紙為之其青黎色是紙墨雜合所致按宋孝宗造湖廣會子亦下江西南澗司根刷舉人落卷及毀昧茶引應副抄造以宋例明當不誣



矣滌鄭氏曰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圓法自圓法流通於世民寔便之故泉與刀為廢按泉字篆文 古錢狹長之形似之刀器則邪銳如刀嘗見人有拾得古錢如刀形者外有周郭蓋新莽時物非必周以前物也圓法則以圓函方即今錢形也景王大泉小泉人猶有畜之者又王莽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公半足較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

泉二十五莽好優孟古人疑古布制如此而莽傲為之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及禮記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孟子廩無夫里之布諸布皆鑄金為之者非與帛為類之布也

文獻通考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贍不足又王莽天鳳元年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大錢徑一寸二分大錢十當是周

一尺二寸矣則周尺之長止得八錢三分錢之一也今以貨泉十較之適得大錢八錢三分錢之一之長則貨泉所言徑一寸周尺之一寸也此亦尺度之一徵也

唐開元錢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亦讀作開通元寶非玄宗開元年也古錢文止載名物銖數輕重大小其以年號為文始於宋孝武帝孝建四銖錢後魏倣之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繼而作北齊後周梁隋並不襲其法唐惟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再用

年號其一代通行者開元一種而已五代亦止用唐錢獨晉鑄天福元寶至有宋之世每鑄必以年號元寶為文唯太祖之開寶則文曰宋通元寶仁宗之寶元則文曰皇宋通寶不欲字文重複也自是而後錢文以年遂為定法矣

唐憲宗時高估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即鈔法之始但商估與富貴人私為之宋初許民入錢京師于諸州便換朝廷始置務給券其時商人齋券入



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此法寔便公私  
所為鈔者錢券也至執券而給錢不時則鈔滯矣甚  
而無錢可給則鈔虛矣再甚而以虛鈔為寔錢則鈔  
不得不廢矣

朱子社倉記言社倉利害甚悉然有不能得之於今  
者其時皆有賢士大夫為之立或請官粟或請私藏  
如金華縣則潘叔度出家穀五百斛建陽縣社則魏  
元履借穀于常平使者達昌吳氏社則吳氏兄弟議  
私穀四千斛為之其法夏散之民至冬而償平歲加

息什二小侵弛其半大侵盡弛之數年之後子什其  
母則息可遂捐此法誠善然積多歲久一不得人幹  
自此起矣今既無所得粟惟當於秋熟時鄉里各自  
結社積穀各推一人司其斂散為長吏及鄉先生者  
時加獎導而不與其事亦足以備凶荒安鄉土矣  
林次崖荒政叢言屠緯真荒政考於救荒之道可稱  
詳盡萬曆乙卯大饑吾邑趙令君奉行官糶之法以  
故穀價不至大貴崇禎庚辰吾邑以抑定官價粟不  
入市民潛持錢入米商家倍直求之斗米暴增至銀

一兩二錢正犯二書抑價之戒也蓋官粟在市平糶  
則藏粟之家欲高其直而不能厚待米商至者日眾  
穀價將自平亦無事于抑此吾邑所以頌趙公德不  
衰而歎抑價者之有心斯民而謬於計也

庚辰嘗與耕者偶語墮上予曰粟貴如是幸未有道  
殫耕者曰官粥之勢當累累矣予駭其言其人因備  
言官粥之害曰遠來多道艱聚食者多染疾此易知  
也至於粥廠開止有時有足甫及而粥已罷不沾一  
粒而死者有食粥粥罷無歸而死者饑腸久虛熟粥

亦往往立死官人止以能捨粥為恆民此等豈  
盡知乎又曰煮粥不如散米人得米雜以糠菜一人  
一日之粥五口一日之食也在司牧之有心斯民否  
耳其言多與林屠兩書合  
又嘗與一先輩語曰民困矣當權修城令得搏食先  
革駭之方定官價時邑人多稱善者乃知荒政大非  
易事留心斯民者所當熟思而豫計也  
嘗言兵革之禍類傷寒死生在晷刻防禦固難而倅  
全者亦時有饑饉之災類疔疔氣息雖屬而盡期可



以豫定苟非國手未易使之起也故有心經濟者城  
守荒政並是要務

宋人遇凶歲多籍民之大壯者為兵恐其去為盜也  
後來多游惰竊食不得其用歐陽公原弊論極言其  
害予思籍兵亦救荒一策但不當令坐食耳若以其  
坐食之費人授之田與牛與食略做井田之法為之  
穡畝三時在田冬月集而教之既脫民於溝壑盜賊  
而又野無失農之害籍有得兵之利庶可行也惜無  
蘇起歐陽公而質之耳

卷之一

四十一

庚辰後五六年民間畜牧幾盡牛一頭直二十金大  
者至三十金貧者相博而耕率六七十人曳一犁日三  
四畝已困憊矣或以一牛曳耨子其制似耨無斗子  
而一足日亦可二三畝土恨淺耳漢趙過為搜粟  
都尉平都令光教過一人輓犁過奏先以為丞教民  
相與傭輓犁率多人者日三十畝少者十二畝以故  
田多闕此與近事頗相類意其輓法必別有便巧不  
然日安得至三十畝乎宋大中允武允成獻踏犁  
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詔取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

之踏犁制未聞又西洋人耕之法亦莫可得而詳也  
華海防議云廣中所產膠膠形如掌大堅勁異常  
與浙中所產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製為防牌鉛  
子殆不能透如果不謬亦衛民一器也武備志載唐  
魏鎧法用透骨草五筋蘿蔔子三筋清水百筋煮二  
百沸去粗入陵鯉鱗五具大同鹽三筋朴硝三筋番  
硝半筋硝石五兩前二味汁內封錫同煮令泮如飴  
傾瀉木片上如牛皮厚為柳葉魚鱗之形乘軟穿小  
孔俟冷乃綴成甲此亦廣中膠膠之類

卷之一

四十一

桓臺王大同馬輯火經言隨時改火人不病以症風  
尾焦可厭火災  
一跛者自言中秋飲酒醉時新黍登場就卧其上遂  
足軟不能起或云藉濕黍穰成骨軟病者甚多不皆  
因酒  
醫書言男子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上應天度女子  
則無頂感骨一此骨在體前左洞骨一右柳骨一二  
骨在鳩尾上初少骨二在二足底後乃正三百六十  
骨也俗傳男子三百六十節女子二百四十節臆說



耳若信少一百二十節尚得為具體耶

有市醫以滾痰丸治一老人致斃其子將請之官醫出前藥對眾颺言曰前所餌與此藥形味不異耶其子曰不異醫曰此藥甚平何能斃人殆天命耳不信吾當自餌之因立吞一劑其子去明日醫已死矣蓋青蒙石煉製不易而大黃沉香並墜人元氣故也丹溪亦言一人發疽後虛損其自以為風燥青蒙石合白丸子料飲之而斃青蒙石之不可輕餌如此近見酒人服滾痰丸以為快亦大難易矣

卷之一

四十二

崇禎十四年宿還有估客載一船約五百石一夜盡生黑文作人面形耳目口鼻具備人或種之所得亦然時王俞之避地宿遠親見之天啟二年京師創首善書院鄒吉水馮三原兩先生及諸君子講學其中御史倪文煥承崔魏風旨疏請碎碑毀先聖主製經籍其言有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疼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指喉不冷不熱之餅書院遂廢嗟乎彼何人斯亦安足責獨是數君子不能安靜俟時以銷羣陰乃輕露聲光逢其畏忌

至於讎禍大起邦國痿痺痛哉

武定袁熙宇化中先生熹廟時以御史劾魏璫下獄死方其初第所識一老諸生與一豪胥同時請見先生令門者分別延入豪胥先揖令升階不交一語送至階下徑返乃延老諸生走迎握手道故流連移日送門外侯跨蹇去乃返即此一節已見風規矣費縣王左海雅量先生萬曆甲辰進士知長治縣時縣有死於塗者眾疑少年某所為執而訊之即誣服已以當死移讓臬司矣復獲斃人者左右言前既以

卷之一

四十三

某抵法白臬司此當縱舍不治以竟前獄不然忍以失聽獲譴不細先生曰奈何自愛其五斗而使無罪者銜冤就死地為速具移吾寧以不明甘白簡耳遂自請立出前少年而以真盜抵法中丞直指愈以為賢文章薦之後以御史按遼左告歸樂陵張念山先生澣初名自悟知曲周縣未諳治體或以書揭縣門曰自悟不自悟貪酷憑你做自悟若自悟官久自然富先生得書續題其後曰自悟今自悟是後廉潔自厲多惠政歷官至御史中丞二事並



王命之所聞前輩處遇如此真不愧古人

萊陽籍石先生庚午入賢書時其叔父孟樓翁至濟

南看之因過濟陽訪邢慰山先生邢從容問曰君家

兩猶子並秀一時究當孰勝曰奮手足邀時會第不

如泰若夫嚴氣直情履繩踐墨第也獨矣當時先生

之見信家庭者如此後十五年而盡節乃知此事非

取辨臨時者也

濮州乘廷秀潤山先生崇禎朝以言大臣忤旨謫戍

福建某衛甲申賜還未至而明亡著道士服往未業

卷之二

四十五

祠佛舍不歸視妻子或言及國事輒流涕嗚咽至戊

子尚未髡髮兵誅曹魏而殺之

蘇壯 先生亦濮州人明亡約 部尚書張某同

死蘇之女先許字張之孫張謂其僕曰寄語親家翁

死節誠好事尚須看顧兒女過活不能相從也信欲

死者當往迎孫婦未幾蘇遂死而張委質

濟南衛指揮李興邦字振宇甲申聞變慟哭易服誓

以死殉持刺遍碎所親或以官卑無社稷責勸之曰

官雖卑亦官也况也戴國恩敢不盡節遂不食偽權

將軍至濟西官同出迎李聞砲聲問故村牀大慟而

絕 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序

以行禮而視此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

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五脈也今

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氣強所不能苦其思

索以損其氣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建為學舍左右

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寔長者二

今等但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

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曰接子禮曰

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

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

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

學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靡又次為句讀堂

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

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為講說文義約之入

身又次為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心教一兩字即以

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文待名教授之又次為聽

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曰接子禮曰

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

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

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

學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靡又次為句讀堂

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

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為講說文義約之入



樂堂內置鼓琴笙瑟投壺詩章子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哺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略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五脈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此疏在當時未聞能行與否養蒙之法理當不易

昏禮以昏時行之取陽往陰來之義如吉期在丁至

卷之十一 四十一

丁日之昏方往親迎新婦入門即行合巹之禮明旦婦見於舅姑於儀節甚順近日東省以丙日之昏往迎丁日蚤旦入門三日始見舅姑名義既不協禮節亦有未安者矣

婦人跪琴非古于文定公筆塵言之頗詳按喪大記云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登即位主婦降自西階琴稽顙于下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琴稽顙婦人琴跪其來久矣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琴為

坐則不手琴肅琴為喪注則不手琴鄭氏云婦人

以肅琴為正凶事為手琴耳又云為喪注不手琴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琴而已觀此則婦人肅琴之外自有手琴稽顙二種但不當用之善事耳周天元後始混施無別明代命婦入朝贊行四拜皆下手立琴惟謝賜時一跪叩頭雖猶存古意質之君賜肅琴之文已參用近法矣

典籍既繁道術亦裂學者各以所好為勝主奴汗附不僮佛老吾儒之出入已也嘗以飲食喻之可知決擇大經四子五教也人待之以為生不可一日無者也傳註疏解義茹豆酪也食五穀者所必資不得之無以利喉爽口性理通鑑殺核也殺核可以備味助養而不為食主二十一史諸子之為儒家言者殺核之待烹飪撰攢者也詩賦辭說茗香也備之足以快意庶之未為其闕書義酒醴也酒醴雖五穀所釀漸速本味而又易腐敗以供獻酬固不可闕耽之者或至廢日失性雜家及二氏藥餌也投之有沉疴者立現起色然過劑則轉生他病或致殺人若夫幻怪淫靡之書與妖導慾與惡敗俗則鴆毒耳囊穢耳豈堪

卷之十一 四一七



近人

王荆公父子並好老子各有注解荆公喜紛更而又好勝與無為不爭之旨正相反而好其說何也呂惠卿亦作道德經傳元豐元年上之似當時好尚如此李彥平遺書云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跡惠卿所為不知所悟者何等性命令人談笑嘗歎佛老宗風高潔而文士之得罪名教者往往逃入其中以自掩飾二氏亦樂借其華辨以為門戶生色不知適納

卷之一

四十一

敗聞耳使瞿墨老子之宮金鑄惠卿而嚴事之人不掩面反走耶

韓文公送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學佛者為墨亦據其普渡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其學止是攝煉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以求證悟而謂之兼愛可乎又其送文暢北遊詩大以富貴相誇誘至云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與世俗惑溺人何異送高閑序為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於中利欲鬪進為勝於一死生

解外膠皆業續傳漢書文暢華亦只是抽遺詩傳

不然必心難之美

唐杜鴻漸死以僧服殮宋王且臨終遺命髡首披緇近日鍾惺臨終亦命剃染自定釋名曰斷殘皆好異之過

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為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

天啟中濟南盛傳呂仙自叙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得之此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

卷之二

四十二

而避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攷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似有可據然何大相異也近又有孫華帝君傳云韓湘此筆自叙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為叔父亦良怪異矣

六祖衣鉢傳自達磨藏廣東傳法寺衣本西方諸佛傳法信託鉢則魏主所賜嘉靖中莊渠魏校習學廣



東取衣焚之鉢碎之

十干中戊字本音茂詩告日維戊既伯既禱是茂禱  
相叶後讀音如務陳履常後山叢談云梁氏之父名  
茂始讀戊為武溫嗜敘並諱其嫌耳琅邪代醉編云  
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  
改為武朱溫父名成以戊類成故耳陳說是易其聲  
張說是易其形二說不同今按溫父名誠不名成曾  
祖名茂琳二說並失考矣

卷之一

五十一

此讀此處疑當作本字許考切左傳此句杜預註云  
義取修好故傳顯其盟辭正作和好字解矣

鄰吉水曰世人相見訴窮便是貪欲影子這窮字斷  
送多少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  
耐的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輩  
藥石又念耐窮如何得赫赫出來此中大有事在不  
得所事只知耐窮一懶惰無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  
從事遇窮便自增長氣貫開通識見不然富貴枉受  
富貴窮亦枉受窮心勿求增財但求減用減欲斯減

用矣

墨子書有曰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罔之中授之政  
西土服此言與免置之詩合亦學詩者一異聞也  
周公戎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  
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  
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  
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卷之一

五十一

常州甲申郡城勇其墓中古拓三百餘本  
莘縣周衛地衛宣公敘公子伋使盜待諸莘即此  
秦屬東郡。漢東郡陽平縣。東漢置侯國。魏晉  
俱陽平縣。後齊樂平縣。後周置武陽郡又折其  
地置莘亭縣以地有古莘亭。隋置莘州又改為莘  
縣。唐復置莘州復為縣屬魏州。五代因唐舊。  
梁改魏州為天雄軍。後唐改魏州為魏都。晉改  
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為天雄軍縣並屬焉  
。宋屬大名府。元屬東昌路。明屬東昌府



呼延贊其子病黃到股為黃瘡之見宋史吾濟揚  
瘡為子刺五窩經亦頗相類

宋紹興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  
食設秋遣七夕設摩疾羅嘗疑摩疾羅名物夢華錄  
載京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賣磨唱樂乃小塑土偶  
悉以雕木絲裝檻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  
翠疑即此唐人詩云七月七日長生殿水拍銀盤弄  
此生或曰化生摩疾羅之異名官中設此以為生子  
之祥色令杜公乃云大同於七夕以繡若絲為女人

卷之一

五十二

形塗朱施粉衣奇錦佩金珠肩輿鼓吹道送婚烟家  
酒散果餌繼至至則衰媪童姥焚香祝繼以笑弄  
名之曰摩疾羅既云生子之祥又不留止為女人形  
要是兒女嬉戲之事設之原廟何居

盱郡鄧元錫作函史上編八十二卷載上古至元末  
君臣事蹟道術下編二十一卷載天官方域人物時  
令曆數災祥土田賦役漕河封建任官學校經籍禮  
儀樂律財賄刑法兵制邊防異教共一百三卷鄒平  
儀續所為釋史其體制略與之同但所載止於秦亡

而多至一百六十分卷視遊為加詳矣

晚唐詩人陳陶道西山餌藥開寶中有夫婦貨藥沽  
酒醉舞而歌者曰藍采禾疑為陶夫婦世俗作藍采  
和

競渡始於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于戲耳

唐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如尹師魯序張堯夫墓  
而歐陽為之銘蘇頌序上官昭容墓而張說為之銘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為一體屈伸  
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

卷之一

五十三

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為巧免之計其自私也  
其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輪迴之  
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  
知之莫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  
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  
觀其書亦不為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



溺其中矣

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齊齊言居楚楚語羨于心術文詞有不覺者矣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也若併取其詞為已出而用之所謂純賊也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

卷之一

五十四

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

參同契句讀二則。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又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謔離俯仰文昌統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人身之中有管括則甚微密開舒則能布寶者是。要道之魁柄統化綱之紐也若又象一動乎內吉凶必起於外如五緯之在天為錯為順應時而感

動與二十八宿之互相乖戾謔離俯仰之不同統

默運于無聲無臭之內也學道法乎此則文昌統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而不至有妄動

之凶矣其道如何亦惟原其始要其終斯吾心存亡之端緒可得而驗也原其始察念所自起以審真妄要其終順念之既止以返虛無則此心或存或亡不至有味而虛極靜篤之境可漸至矣

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已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聽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

卷之一

五十五

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正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止

吾身有旋曲以通視聽或開或闔皆合同而不離者斯乃為已之樞轄時而動時而靜無竭窮之期者也學道者於離目則收視而內榮衛于坎耳則返聽而不用聽於兌口則不以談而希言以順鴻

濛三者既關鍵而不外馳惟和緩四體以處空房其攝乎外者如此委順其志以歸虛無無所思念以為常道其心之正則難以推移其心之專則不



縱橫寢寐也則禮與相抱覺寤也則候察心之發  
亡其持乎內者如此內外交養清靜之旨猶矣

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係月書月不冠  
時惟春秋書春王正月朱子曰以書考之皆著月不  
著時疑古史記事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  
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汪氏曰文定以為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  
月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  
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月為春也汪氏名克寬字

德輔

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  
不與其為君也既不與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  
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既非王命又非先  
君之命不書即位莊閔僖是也桓弒君而立宣受弒  
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故書其自立也

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  
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殺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  
也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張氏曰春秋于諸侯之國

寧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岳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况  
弟出入誅殺之薄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

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贈  
乎不辨殺麥者猶不備尔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為惠  
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尔獨程氏蕞  
明惠公寵憂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為惠公  
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胡氏因之其義最精

張氏曰同盟之設聖人蓋謂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  
尔待衰世之意朱子曰盟諒畢竟非君子之所為非

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啖氏曰按例無有改字以為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  
如此時隱公之母寔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  
年書如氏卒書姓也劉氏曰諱姓非義也特書君氏  
又不足明其為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龜山陽氏  
曰釐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為正

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非  
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于  
哀十三年十二月也殊無意義



世之舍儒而學佛者將謂其同於儒而學之耶抑謂其異於儒而學之耶既同於儒矣學儒自足以之道不必舍此而之彼也苟異于儒矣又不當身列於儒而學其非儒者也既舍儒而趨佛則儒佛必有分矣有分則此是彼非不容強置也

人同于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

受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或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

辨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為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又當辨業

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

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偽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偽而誠則成矣安之則為聖強之亦不失為賢故辨成五載一巡狩節此定期巡之期五載之內其一巡四

朝四朝者四方諸侯分在四年來躬其寔只來一次巡狩之事已詳上節故此節於定期之下單言朝時述職之事敷奏以言是其述職明試二句則因其述職盡所以待之之道經只舉言之善者與有功者一遺說其不善與無功者可以推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經理地輿分九州為十二州取其便於統攝所以廣德化也以此句為注封山表以疆域濬川以防民害皆經理中一事象以典刑節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言其立法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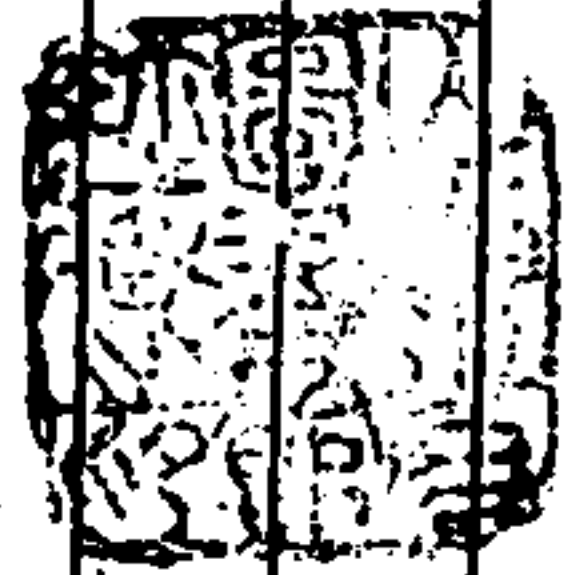
明白不曉如天象著明使人人知所趨避而不敢犯贖只贖鞭朴之刑五句從重說至輕皆法之一定者皆災二句蓋用法之權衡重刑輕刑皆用此意酌定所謂姑終賊刑者亦只施以所應得之罪而不許其贖與宥耳非格外加重而必置之死也傳中由輕即重由重即輕語須善讀末二句史臣深見舜好生之心揭出以示天下萬世之用刑者語意如云舜之制刑嚴為防禁使人不敢犯詳為審酌恐其有所枉蓋敬而又敬惟于刑為加意矜恤也哉按註疏作舜勅



戎百官說亦自有法  
流共工於幽州節承上文信舜之敬慎刑罰因歷舉  
舜生平用刑之當蓋以類紀之四罪寔非一時事說  
者見下接堯終遂以為皆在堯晚年且以天下咸服  
為即位張本誤也

卷之二

六一



真合齋磁版

萬卷閣話卷之二

濟陽張爾岐輯



合齋較正

愚讀儀禮自鄭賈註疏外偶得  
輒掩崇置度閣以其註皆采自鄭  
至其自為說則大違經意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  
乃取考註為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唯少  
年為尸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於經  
餘皆支離之甚不須割擊疵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  
書託為之不無厚慶名宿豈應踈謬至此後得三禮

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  
氏之舊也序云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  
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  
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  
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  
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  
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  
二篇以采列禮記之文以充數  
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則又  
謂清江劉氏之  
列其目矣公冠



遺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  
大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  
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

此書則取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  
與明堂為有辯也三者與序皆不  
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

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  
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  
其重複名曰朱氏

說而與二戴為三草廬本書次第  
略見於此數言今

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  
戴之書名為曲禮

者八篇龐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  
廬所云此外悉以

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也  
安人謬誣先儒至

此真可恨也。又何喬新書儀禮  
後錄云三禮考

註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  
此文正公所考

定而晏擘彥文掩為已作者也竊  
以於朱子通解

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  
賈公彥之文而

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  
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

類決非出於公

小戴中需禘於  
曰八篇寔具其

此有其書也今  
王居明堂之

六不出於吳氏  
傳終焉皆別為

之記朱子所輯及  
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

說而與二戴為三草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

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為曲禮

者八篇龐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悉以

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也安人謬誣先儒至

此真可恨也。又何喬新書儀禮後錄云三禮考

註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此文正公所考

定而晏擘彥文掩為已作者也竊以於朱子通解

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為之耶考註一書前

人已判其為偽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

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為拈出庶不

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為

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陳白沙東潘舜絃曰儀禮之訛多矣一經手校即為

完快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當其

時已有此歎儀禮之解善本久矣但不知潘氏所校

視官本何似也

詩之風雅頌體各不同黍離降為國風先儒之誤宋

儒始正其失春秋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

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

也揚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

大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

得還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誦

歌寔先有風雅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

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

是仲尼列之觀此疏是黍離降為國風之說唐人已

是仲尼列之觀此疏是黍離降為國風之說唐人已



能辨其失矣

卦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謂三爻變者所變之卦若在前十卦內則以本卦象辭為主是為主貞若在後十卦內則以之卦象辭為主是為主悔三爻變以本卦之卦象辭占而又有此輕重之別也蓋前十卦本卦之氣尚多後十卦本卦之氣欲盡也其所謂前十卦者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六爻變也初三四初三五初三六爻變也初四五初四六初五六爻變也皆前十卦也所謂後十卦者二三四二三五

爻之二

四

二二六爻變也二四五二四六二五六爻變也三四五三四六三五五六四五六爻變也皆後十卦也啟蒙卦變圖甚詳霑化張介臣嘗為圖說管窺以爻位約之如此

袁稽云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祐之一爻咸九四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今混入繫辭散而無統且亢龍有悔一爻已見文言中餘爻皆其類可知况擬議變化自是一章結語陽卦多陰後即繼以乾坤易之門是言六子後繼以乾坤中間尤不宜

以咸四諸爻間之於是取此十九爻依序卦之次書乾坤文言之後錄為小冊又曰諸子曰皆孔子門人所加如後儒增彖象曰之例遂開歐陽永叔之疑愚謂經文固無可更之理其所言亦自有見

乾健也震坎艮皆得健之一節者也震之動坎之中孚艮之止皆健之為也曰坎因陷矣曰陷其過也中孚則其德也陷而中有定主焉非健何以能之止之與動不異趣乎曰人之不搖於俗者止也不終於欲者止也行止各當而主乎靜此固天下之至健也此

爻之二

三

三男之德所以皆同乎父德也坤順也與離兌亦皆順之一節也順故無所不入順故能麗乎陽順故說見乎外三女之德皆母德也人之具乾德者多能自立於正故文王於震坎艮之象言其德而已解或詞也人之具坤德者恐其徇物而自失故與則言利見大人而離兌皆以利貞示戒焉

損乾之三以益坤之上則為損當其未損固居然泰也以損下之故而為損尚得為泰乎損上卦乾爻之陽以益下卦坤爻之陰則為益當其未益固猶是不



也以損上益下而為益既益矣豈復有否乎其損下益上也方自以為益聖人曰此損也其損上益下也

不知者或病其損聖人曰此益也示戒深矣小畜以陽之大而畜於陰之小也又其所畜者小也陽為陰畜似無亨理然所畜尚小又卦德則健而巽卦體則二五皆剛中而志行故其占亨此時陰之畜乾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五陽皆為陰畜下之三陽以遠近為畜之淺深初得正而遠故為復自道二雖漸近然得中而同于初故為牽復三迫近則為與

夫之三

六

脫輟夫妻反目也六四畜陽者也以陰畜陽易致傷害教之以有孚則可免四之畜乾必藉同體之力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所以能畜也上九則畜道成矣推本言之曰尚德載怨君子也婦貞厲危小人也月機望君子征凶示君子以處小畜之道也天施地生非震不為功進德修業非震亦不為功藉其一旦之功所以開無窮於方來也故亨雖有聖人不能使無憂患至而能盡其謀不失其度者其平日之積待此者嘗豫也甘生者嘗恬也窮達

死生無定遭有定力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之與上不僅以其質異也一則震初而兢兢一則震極而索索也初可為而極難反也

不可必者震之時不可同者遇震者之質中與不正與不正可自必者也殊質而同歸者也二喪而復得五危而不喪三蘇蘇而四未光犯患者同而處患者異知憂危之事來自人分者常少而起自己分者常多也

夫之二

二

危辱及前自顧無以致之則能御加我以其勢而理足恃奪我以安榮而不能奪我以名諒自願有以致之危辱切其外矣愧作復靡其中君子之當震者嘗一而小人之當震者嘗二也三不當四未光失亨理矣

九二之與巽以其言上九之與巽以其德巽者權之物也善憂患而不失我正上之與則喪已而徇之安得以不凶傳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可遜也行不可不危也

初有濟屯之才而與已為應則建以為侯者五之事



也求之而與俱往以聽五之所任者四之事也非知亨屯之大機者不能然故曰明也

五之屯膏非五之屯之也無代之施者曰施而仍曰屯也曰施未光是上已知施矣而未光者非下不足以廣其意而然乎不然陽剛中正之主非不知布德於民者也經曰屯其膏據其見効而咎君之咎也傳曰施未光本其由來而咎臣之咎也此建侯之不可以已也

小過小者過矣當此時無亨理聖人曰處此則有道

卷之二

矣小者過也過於小也不甚過而小過也凡此者貞之屬也曰可小事小者可過小也又曰不宜上宜下小者之過小勿失甚而但小也此非與時偕行者不能及矣知卦下係亨告占者不告小者

艮兼動靜義 得其所者靜亦止動亦止失其所者失之動亦失之靜三居上下之間上之得與失下之得與失三均與有功三均與有罪也居此而欲使氣足相及情足相喻豈一止之能哉止而至於列其賔屬孰如之

弟季序問不相與何以釋正其所也曰卦之相與者相狗者有之相成者有之相傾者有之此皆待彼止其所則資望之意盡矣盡已是者忘人非審見分者遠來効惟不相與者類也

上自止其所而下以之全下自止其所而上以之安適已之分而有相適之益居其中者寔動之三非所止而止焉絕物之通亦成已之害

吉祥之與人事為類也如有耳而聰附之有目而明屢之無耳無目聰明之理存乎空際不為人有所也君

卷之二

子之正位所以善人事也而命疑於此得類而止也如鼎然潔其中而冀之馨美未集矣詩曰瑟彼玉璫黃流在中同此說也

質同而傾敵搖者必先敗。受同而撓擾沸滲者必先竭。非有鬼神數自然也。正位者之於言動。持其外者有數矣。持其內者有數矣。百道而一于慎。所以能留餘也。所以能備敗也。故曰疑命。

初之求二以為好也。聖人正名之曰我仇則怨匹矣。世之歡洽羣居者安可以不擇也。賊其德者等於賊。



身且過之

鼎有寔慎所之也聖人之惜有寔也有寔難矣而以不慎喪之憂可惜也

合之不以正者以為苟可以合而已足無所事正也目前之欲盛而永終之慮疎遠其救而始悔晚矣君子不為欲動故利害明利害者是非之貳也不可以他求者也

愚按陰陽老少主著策言其詳具筮儀三變既畢註內及繫辭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節本義讀者當

卷之二

詳之

周公本就各爻係辭因奇偶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為別若得寬布六爻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亦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用初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

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漢升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馮融陸續等皆以為爻辭出于周公是也

易之吉凶微天下之動而列其所獲天下之動多端

故易之所列亦多途也我之動于易必有所合知所

合則吉凶居可知矣端策而求可無庸也若考飛伏稽納甲推積筭末矣故學易者必本乎靜靜則易之全者嚴在我乃得因其動而指所之

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謹言行釋之蓋時當無動人不平者甚多窺伺君子者亦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世之妙術

卷之二

十一

愚按大封功臣者武王也則經文我字正是詩人代武王自言篇中豈容自頌其功棄傳云頌文武之功者乃後人解經推原而為此說耳非當時詩人之意即一邊頌文一邊頌武也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一語足括經意其字即指武王而言序云賚大封於廟也朱子初無駁語棄傳正本其說先輩文乃有云我問之有天下者文之謨而定天下者武之烈以武王之謨入口氣內蓋泥集傳而失之

桑柔次章至四章棄傳以為皆征伐者之怨辭不知



若直作詩人歎其待知者商之若直作詩人說四章前數我息於理何多此一

字皆通人已之辨土字與崇阿同解亦自可通

春秋書春王正月胡氏以為以夏時冠周正固可疑  
蔡氏云商周正朔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  
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不改也引商書及秦紀  
為証似有可據然自是商秦時宜不可引以概周以  
為春秋書法亦爾也若春秋所書正月是建寅之月  
諸公即位並在是月此何等重事何以不用休朝之

卷之二

十一

歲首而用前代之正月乎王濟之作春王正月辨引  
經中諸月寧明其非夏正甚詳惜其尚遺此也近日  
一文士亦作春王正月辨獨主蔡氏試取玉作一觀  
其說可以立破其中可笑者駁蕪陽孟子註周七八  
月即夏五六月云田家作苦旱雖畏夏而尤畏秋子  
與七八月之說以有深意奈何以為五六月乎此真  
說夢觀孟子下文云勃然興之惟五六月之苗為然  
若至正秋稿則竟稿矣乃知作此辨者真弄筆書生  
豈足言耕作事哉

書經本名尚書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  
書故曰尚書九峰作傳亦止名曰書其配以經字疑  
自有明始然又易詩春秋禮記亦初不配經字試錄  
文猶然惟小試卷文乃云某經而坊間書傳詩傳亦  
云某經集註皆妄加也

江解齊使說一段亦誤嘗自為之解越不伐楚則不  
伯王度其所以不伐楚之故為不得晉之好耳今日  
晉固不肯伐楚矣使其肯伐楚必將覆楚之軍殺楚  
之將楚之棄陽翟危而陳上蔡不安矣故二晉之事

卷之二

十一

越不至於破楚不止也得晉之効如此越乃悍於得  
晉何也越王曰我之欲得晉不必使之與人戰也但  
得其聚兵大梁分楚之兵力而我得志矣使者曰  
若但欲使晉分其兵力不知楚之兵力已分不必晉  
也且王之所求欲晉楚交兵而後圖之也晉楚不聞  
則越兵不起不知越兵不起則晉楚亦不聞是知二  
五而不知十也越兵一起晉楚必聞而晉越之交合  
而楚可圖矣  
索隱解離字為犖字之譌似可從不然則復離二字



連上讀言小者不能伯而復離也

儀禮賈疏云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風云榮者其屋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翼也俗呼屋兩傍自脊前後下注飾輒為之者曰包袱蓋搏風之譌也其云四阿四注則四面為簷云兩下為之者當前後為簷也鶴鳴於九臯傳曰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觀古人馳於江臯及登東臯舒肅之語皆水勢高處可居者則此九臯亦謂坎邊之地非水中也淇之澳汾之曲並此類漢氏曰浮曲曰臯正同此解

卷之二

十四

越王棲於會稽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雖少伯一時對君之辭跡吳越興亡勝負總不出此數語即少伯一生舉動皆數語注脚也通篇眼目寔在於此持滿者與天持滿者當本之天道也定傾者與人定傾之道當盡人之事因人之情也人字內兼彼己節事者以地舉事而欲得其節因地之勢地之利以為宜也觀越之初伐吳吳之伐齊北會諸侯於黃池越之後世散於海上及蠡之逃去可得持滿與天之解觀蠡之教越事吳遣少子見莊生

可得定傾與人之辭觀其浮海出齊又去齊止陶可得節事以地之解注家以為天與之人與之地與之誤甚矣

保辜字見公羊傳襄公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於操傳云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于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

卷之三

十五

冠禮于廟重冠也未冠而不以告既冠而不以面何也冠而見於母經有其文何不見於父冠而見於鄉士何不於室豈經文不具使然歟抑亦有說歟昏禮婦見舅姑其文著矣為子者似亦不宜無以見於父母當其執笄而薦持豚而饋其夫皆安在乎是可疑也且醴婦之贊夫家何人為之若婦人則不必計今詳其拜則使拜矣使拜者婦人所以答男子也是何男子而令之與新婦僕僕為禮乎至于醴婦房中明著其為家老矣家老可以醴婦亦一疑也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是矣何以不夙戎而戎于是日飲之者將獻之也為賓者何以一辟而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俱不言奠爵于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拜而後進受爵賓受爵而後主人拜是手相授受也至於酬賓而奠解薦而勿進爵之變節註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家乃以為獻酢皆然而文不具果信然歟朱子語錄云張忠甫所較儀禮甚子細然却于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不知其錯處如何

卷之二

十六

文獻通考于儀禮門中載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今皆未見又類宮禮樂疏引用朱子儀禮經傳圖解又自一書吳氏三禮考註於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戴公符投壺壘廟等篇總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略倣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而解處多誤當時何不據朱黃成書表章之而又自注校節為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為四升酒器柶為柶函皆謬甚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勳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則曰鄭氏注蛇足之甚至有司徹篇亦有誤書字豈當時未及檢正所謂強弩之末者歟監本十三經注疏萬曆十三年間某人奉旨校刊謬誤甚多儀禮經

卷之二

一六

文至脫去一兩行今人較書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石經闕處適當監本脫處者幸于剝蝕中依稀辨出三字乃知書以舊本為貴也吳氏本經文差處少亦似明初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泮水第二章詩傳昭叶之繞反與藻躋教為一韻愚謂昭讀如字而教讀作平聲四句換韻與音章一例似亦可通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



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諱之。儀禮自納采以下五禮，皆使使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吾鄉納幣，壻多親往，殊失此義。聞京師之俗，翁壻非既昏後不相見，蓋猶有禮意也。鄭康成註中庸云：天命謂之性，性即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正義曰：冬主閉藏，充寔不虛，水有內潤，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智。漢唐人言五常者如此，則以水為知，以土為信，自宋儒始也。又正義引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則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穀語亦自分曉。索隱行怪者，心在求人知也。故人亦有迷之者，其迷之者，惟不知中庸之為道，故隱怪得而眩之。浮屠神仙之說，其飛揚浮動之意，少年文士之未知道者，多為所引。不然，則名節既虧者，借以自益，吾儒既無新奇可喜之論，而大義昭然，豈容假借。故宋人有云：後人有聰期過孔子者，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淡薄云云。

政以無隱怪處耳。甚矣吾衰也。蒙引以為氣衰，存疑以為志衰，畢竟是氣衰故志衰。蒙引說勝。自行束脩以上，蒙引云：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以自為自己之自，則以上是求學。大全邢氏曰：此禮之至薄者。序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則自當謂作由。存疑說主邢氏。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時講以驕吝沾才美云，以才驕人，以才自吝，其說本於蒙引，寔未當選。只兩開說去為是。細讀註及小註，自見小註云：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曰甚言其不可，明是連無才美者包在內。若說有才美者，是以才美自驕吝，彼無才美者，又以何事。豈反不驕不吝乎。蓋驕吝二字，原說的廣。程子氣盈氣歉，甚渾妙。人苟德有未足，便墮此兩個坑坎。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中吝字參看。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者事。胡氏云：驕張王吝收縮，程子



曰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必有歉  
之之色張子曰人之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憚  
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味此數  
說可得文字之解何必粘著才美古人所謂口欲言  
而嚼嚙足欲前而咨且又吝字正解也  
食饘而餲注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傷熱濕者本  
其致餲之由言之非二事也近作文者多以二事敷  
衍失之矣爾雅釋器云食饘謂之餲郭注云飯糲與  
見論語殊分曉

卷之二

二十

足食足兵註中倉廩寔指民之倉廩武備修謂弓矢  
甲冑之屬也去兵者如云器械不必精利即孟子制  
梃以撻秦楚之意時藝有以民即為兵入講者甚可  
笑不知當時無召募之法未有以人為兵者夫子言  
去兵何嘗都無卒伍什兩之法哉  
穎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理故能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麻冕用三十升布鄭註以朝服十五升因倍其數而  
解之似無別據顧疑其難成良可疑也

魯人獵較註趙氏張氏之說雖不同其歸則一獵後  
若不較所獲之多少則獵時自不較奪古人田獵既  
畢擇取三等中教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以與  
士眾習射於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勇武及既獲則公  
之皞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  
之多少為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撲奪此亦  
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六過夫  
子欲革其俗故先薄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

卷之二

二十一

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  
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  
較奪之非而復古者習射之制矣  
白駒於焉嘉客殆以寔字為虛字如云善自客留於  
此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全身名之道無出此者矣  
車有收以斂載小戎取行不取載故棧其收此軫制  
也駕服馬者衡從前軫稍曲而上向下鈞衡者梁斡



也恐其不堅以皮五廉束之然亦有文也此鈎衡之制也設游環於服馬背上引駮之外纏貫其中而執之使不得出又以皮二條前繫衡兩端後繫軫兩端使駮不得入此御駮之制也于陰板之上別設鞵二條以繫駮之頸以白金塗續鞵之環以為飾此駮馬引車之制也

二章塗以鞵置鞵環於軾前以繫兩駮內纏而以白金飾其上也纏是絡首者鞵是繫頸者不可混三章被甲之駮甚和矣三隅之牙以白金飾其鈔矣

卷之二

二十三

畫雜羽之中干苑然有文矣弓則以席皮為鞵馮則金鏤為膺交鞵其二弓以備壞以竹為閉以經滕之月出一章用字多不可解姑以意強釋之僚圍傳竝訓好貌燎訓明也好者便娟媚麗之謂明則願野生姿光彩動人如有暉耀也 臨訓幽遠糾訓愁結凡入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間事之此之彼詭曲難詰其念專凝盤旋于此而不可解故曰窈糾情字王氏以為言不說而靜默錢氏以為默憂凡有憂者多不信二解得之俗亦云銷無聲正此字 優

受訓憂恐亦有勉強忍受不能自聊之意 怪王氏以為不安而騷動如云怔忡攪亂也只是意亂心煩之謂 天紹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慘王氏言不舒而憂愁似不甚貼似是慘痺不樂之意男女相悅千瘡百怪詩可謂能言麗情矣 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

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為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于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及則智

卷之二

二十三

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 衆人之于命亦有時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于命安之矣寔不以命為準也而以義為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怨伯之可恃也于衛卿未嘗無彌



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于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為辨而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不在，事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于命，一于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眾人之于命，不必一于義也。而命皆可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眾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為人所宗仰者，須推一古人為之矜式。如有明之算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

卷之二

二十一

村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為異論。至于醜詆程朱，幾如三家村老學究。且漸漸傷及先聖，于是名簡太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有所為而為善，便是不誠不誠，便是不善。有矜炫于人而為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為善者，世俗衰薄不墮，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為便不可為人。真寔改過遷善，方是兩腳踏實地。物之敝以永終，而見其宜敝也久矣。至永終而始見耳。君子見其始，循其節數而審求之，其後千年可一

日決也。此愚人之所蔽而知者之所信。

今夫陳敗亡之蹟而觀之，無無因而得者。守誦者之所明也。吾所不及見，不及聞，與吾所已見已聞，人無異情事，無異勢如之，何不可以相求也。

人生而靜，靜者生之道也。動者死之道也。然人不能靜而無動，聖人立禮節以靜其外，舉理義以靜其內。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息氣恒多，生理亦或以全也。

左傳子產不毀鄉校，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與吾夫子言仁一大公案也。仁字最難識，從此

卷之二

二十一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叢言，信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乘死貧民急，饑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陽米既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散養輕忿係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

以雜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等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郵，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



曰戎遲緩戎拘文戎遣使屠緯真荒政考詳矣不及  
次崖之約而盡也

人能無求固自佳事此中大有事在非一無求可了  
古來隱逸差等極多漸之上九曰可用為儀蓋之上  
九曰高尚其事此豈處士純盜虛名者比哉不然取  
夫菜傭絕意仕進亦可以高士目之矣

盜蹠為莊子明是非之不易爭也。知其不易爭而安  
之。雖無救於彼之非。猶可得乎此之是。老氏曰全之  
術也。知其不易爭而必欲爭之。爭之而勝。我無益於

卷之二

二十六

是之分。而增一爭之失。爭之而不勝。既多一爭之失。  
而兼失其是之分。則此之是。彼非之資也。何如不爭  
之為得也。豈特老氏。夫子亦言之矣。曰邦無道危行  
言孫。孫者不爭之謂也。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于集註本  
義諸書。皆極力吹索。妄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  
上。若肯平心下氣。于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  
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罪過。亦深可惜。推  
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一猖。一二。遂敢肆口訕笑。

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  
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為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  
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為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  
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真切之味。寔未曾細咀而熟嘗  
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六月偶閱人易變說。感  
而書此。

有一良友平生有志于學。中間忽彼細人誑誘。自荒  
于酒。百勸不回。又為佛者所惑。自是遂不復言學。一  
日取朱子文集四冊。貽之。冀有感悟。不數日。談回作

卷之二

二十七

中庸說一卷。約有萬餘言。皆極力辨駁朱子之失。大  
率引佛氏之說。以解學庸論語為之。叱歎累日。令子  
怪筆為焚。其說其人。以長厚為鄉里所推。亦能深思  
快譚。嘗一遊廬山。稍見佛氏書。遂至于此。自後遂類  
情荒廢。遺落世事。獨時時縱筆為詩文。不別好醜。殆  
類狂易云。

荀子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慣。以無公得也。此語有  
味。人偶有所得於公之外。必不能復力于公之內。其  
得失常相敵。而用之也。必侈侈于用。而不分則立盡。



之術也原其始則無分之得為之禍也故治民者惡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  
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少異荀卿稱仲  
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而莫詳也漢文石室  
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黨史記所不  
載宋思陵摹石臨安御寶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秦檜記此本蓋從臨安石本傳纂錄年代  
久遠而典型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

卷之三

二十八

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崇太息久之今  
人好以古官名相稱謂其職掌崇卑多不相類最甚  
者莫如以知州為刺史漢初置州牧建武十八年罷  
州牧置刺史刺史即牧之職也特名異耳專制一方  
凡郡守縣令皆所統御今知州視之懸矣以是相稱  
不近誣乎

益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傳史記之屬若中  
韓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取人德業不可不  
慎也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歟曰此武

侯誤用心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  
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  
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滑淫泆放縱執  
拗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  
之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  
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日尚早可未也注驪駒在  
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其詞也今人或以  
送別之詞為驪駒考矣

卷之三

二十九

一言一動不可不慎富貴不慎便易斂怨貧賤不慎  
便易來侮

取士雜則士習日苟吏治衰則學術日壞勢使然也  
明乎此者可以言選舉之法矣

目之明者樂得天下之美以為養失美得惡則明者  
不如瞽者之無與于見也故治世貴智而亂世貴愚  
是非之分不明所以安吾內者多也

貴無定相見有藉之貴者貴也必矣故大將之門多  
將村巨富之室多力僕何也以是人皆待我而貴且



富也待我而貴且富我亦待之貴矣

傲人者于人無損在己則為惡德媚人者人未必悅在己則為辱行是故君子守禮之為貴

陸氏樹聲云凡處人已之間過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曾子湯贊事當時季孫何故以大夫之贊賜於士曾子亦何故受之嘗見一書說楚國曾聘曾子為相是當時亦曾做大夫來故季孫得以此為道既已去位則此物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即舉而易

卷之二

三十

之未知是否

諸子之說曰止者東走逐止者亦東走言跡之不足以徵心也此說不然止者東走逐止者亦東走此自走之始言也同走未幾而走者異矣其人而止者歟始而東終而亦東者也不然則逐止者而後西者也其人而逐止者與始而人東亦東繼而人東已必西也逮人則與人俱西不逮人則人東已獨西也甲獲兔而乙攬之其為爭易知也有人助甲而拒乙其為助為爭不易知也未幾而亦無不可知在乙既拒

之後也拒乙而安坐其旁無所與利者真助甲者也

乙既拒而自攬之抑或分甲之半則非助甲也與乙同爭而異獲也則知謂跡不足以徵心者妄說也唯

當勿眩於其始耳眩於始則必誣善而為不善者所欺不能徐俟之過耳不能徐俟而眩于其始遂謂跡

不足徵心而概略之勢必至苛以繩善人而寬以容

罷士小人愈有以自託而君子且無以自立何者跡也者名教之大坊也聖賢之所慎立而世守庸安者之不便也

卷之二

三十一

禪宗者在昔為佛法之幹蓋在今為文士之變相唯其為幹蓋也故直指心性不立文字今則標奇選異炫耀世俗依然敬名積習耳勿論其為吾道之眩亡即在彼法當亦無所裨補也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雉嘗黍鄭註登進也以嘗雉也而云以嘗黍不以雉主穀也正義曰黍是

火穀於夏時與雉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

明仲夏未熟也又按夏小正五月始云種黍菽稷豈



可云此時已登新泰乎

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于夫出母者所生之母也

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生也明矣南

城張教榜孟常所言以辨孔氏不曾出妻出母非被

出之母乃謂自所自生之庶母也

氏族博考云張氏世仕晉晉公為三又世仕韓此即

晉之公族以字為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少昊青陽氏

第五子揮為子正觀弧星始制子矢主祀弧星賜姓

張氏此非命姓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

卷之三

三十一

晉國有張氏則因張侯之字以命氏也

春將雨則必寒與平且日將出而寒同陽氣動乎內

在外之陰為陽所迫故寒勢愈甚傷寒者將汗而戰

慄不自勝亦此意也屯卦之象政類此

按春秋襄公十有三年夏取郟杜注云郟小國也任

城亢父縣有郟亭今吾邑豈古任城亢父耶此蓋承

通志之誤而不深考耳通志既以臨邑為春秋之臨

又以濟陽為春秋之郟濟陽固析臨邑之半不聞古

臨邑有郟又有郟則郟何得在今濟陽耶愚嘗思其

致誤之故晉任城亢父屬高平國與濟陽郡同在兗

州部內當杜氏作注時郟固在任城亢父中間分合

不恒郟或在濟陽封城之內未可知也但古濟陽非

今濟陽矣城西二十五里有庶城故址周四里許人

以為郟城其旁累累高塚五六俗即以為郟王墳皆

承訛習舛轉生支節者矣嘗以今之濟陽固臨邑之

東西圖也自臨邑之東西圖以求當時臨邑之縣治

當不出此數十里內矣而他處不聞有城故址可按

驗者竊疑此城殆故臨邑城也安得塗泥榛莽中突

卷之二

三一三

出片石以証吾之言乎

華陽國志云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蜚其目

縱始稱王次王曰栢灌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

教民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夏名蒲卑

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

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

焉時適二月子鵲鳴鳴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標志

所言蜀帝自以二月捨位去子鵲自以二月鳴蜀人

感鵲鳴而思故主非蜀帝化子鵲也



近日吾鄉蒙師為童子描上大人常倒書爾小生以九子二句不知其為韻語也此語不知有自何時雖見禪宗正脈臨濟宗載之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謂白雲禪師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个山頌謝功甫大儒速訪之勤當須舉與大眾已後明公舉似諸方豈惟謝功甫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袖僧脫却著肉汗衫乃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七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郭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可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欲跡何須收脚

卷之三

三十四

金烏半夜遶天在免趕他不著白雲之意蓋欲合儒釋而一之

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為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牽必至破名檢清靜之說可息驚競必至於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觀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踈骨肉而怠修為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

自古無停喪之俗言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

得已而傳者而晉書慕容儁載記帝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殮葬者不聽服官南史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鄭鮮之傳南齊書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喪墓始中廷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娛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本紀振武將軍丘冠先為休留茂所殺喪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勅其子雄方敢入仕河南氏羗傳當禮壞樂崩之日而猶為之禁先王之遺教未止可見於此矣今之人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傳久不葬曷不舉魏晉之制而著之於令乎

卷之三

三十五

按呂令五月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曰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啟灌藍蓼蓋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常六七莖為一叢即小正所謂啟灌者也藍蓼藍之似蓼者藍有數種蓼藍今名小藍此種為優八月方可染金氏以啟灌為取汁又以藍蓼為二種蓼以為麩並誤五月取汁者則大葉藍耳且惡旨酒之主豈肯醇醇於麩雜間哉



鄭玄注引用杜子春鄭大夫鄭同農之說子春河南  
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眾賈逵  
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說鄭與少贛同農者鄭眾仲  
師與之子也

後漢劉翊傳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  
自營植種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  
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  
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  
獲禍貴於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

卷之二

三十一

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四字注疏家所不及直  
會得先王立制本意是為真經術方種拂問時二念  
交戰翌舉故典以助其氣遂能拒權倖止侵漁是為  
經術寔用然在拂先有慮奪民利一念故能聞言而  
決若無為民種子在胸中一聞此言不笑則叱之

矣  
斬公維賢自濟陽知縣陞德州知州一任日見山西  
巡撫楊順坊即德與問曰此賊尚未死耶左右曰死  
矣尚有子孫耶曰微弱不能自立矣曰便宜却老賊

即遣人剔取其術名以下大書曰殺人媚人奸賊一  
名楊某押送州獄特作一押狀成之楊氏子孫皆逃  
避一時姦豪為之咋指歛跡公治縣多著能績然疾  
惡太嚴大致如此所謂殺人媚人蓋沈氏事也尹先  
之曰此公政是崑崙一輩人故見順名如見而仇也  
又曰順若逢公當飽公老拳公若逢順亦當遭順毒  
手

後漢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

卷之二

三十一

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  
乃作帛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  
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據此子推焚死以  
冬太原舊俗寒食亦以冬今清明前一日俗以為寒  
食殆有他故解者以為為子推誤也

朱子曰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  
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  
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子每習業未久輒以憂患而止王命之曰人生適意



事少憂患時多古八文章德業恒于悲憤無聊中成之如必待前憂盡釋始議覃思來者方新誰能逆拒恐遂負初心矣予深念及禍金温其曰止計是非足矣若多方校計安知辟禍之不適與禍逢也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耳目加靈五氣加王

與僧凡夫語次及避亂事曰亂固須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顧理義平生學問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書曰學者過不如意事現前便須為判曲直處分了即放開心胸今如青

卷之二

三十九

天白日若事過時移尚自煎紫此是自主苦惱也

鄧温伯嘗言喜怒哀樂裝不中節不能辨一事不足

治一人又曰人非忠孝為心氣質粹美者不令讀

兵家言並有至理

張非聞名問達曰人為異端所感者必其於生死之

際尚有係戀是不知天命之本然也或有已見道理

尚感於神怪者雖是膽薄亦是所見未透

百事平氣以御是一安樂法滑肉之內此法尤為吃

緊即事有拂逆當知治亂絲從容和順其結自解若

動火力爭倍增惱害矣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丈夫之深恥

予於人少違多順深恐自失君子和而不流一日三

復之

世間矜貴艷羨之事皆無益於身豈惟無益出吾精者以取物物不可得而精者逐物而費故氣之不昌畜之者薄也畜者之薄取物之甚也老氏之所以貴畜也

蔡虛齋先生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而為千載之

卷之二

三十九

業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當思千載之業如何百

年之休如何士人如醉如夢碌碌過一生者皆過一

日而失之者也予業多作輟意所擬為或因人言而

止書此志悔

事至不能思思之既得又苦不銜何怪其動而有悔

也

凡人情於我有未可者必我有以致之感應之理萬

不失一須平心深思始見耳

歷城乘奕繩嘗為懷麗明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



每讀一書過意所喜好即割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間步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略得影嚮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寔得也葉有文朱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為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訣予讀書苦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

卷之二

四十一

而不能用年既衰暮迴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窘索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悔亦莫此法不沒人間也

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一週人即中下已無不爛熟矣又擬且若干道書祭上貯之筒每日食後粘十簽講說既維今有條貫速作文時遂可不

勞餘力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限管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

邢延慶云居官者每留心事上而不知恆下居家者多留心恆下而不知事上真顛倒相此語可為名言經傳用字有以相反為義者如治亂曰亂去汚曰汚

卷之二

四十一

闕荒曰荒馴物謂之擾屨謂之雜多見為穢見栢舟一篇之中目其匹為特自謂曰人

近代官司上移下曰仰甘草名大苦唐宋官長稱秀才曰先輩

文移用查字本音槎浮木也乃以為稽考之義音茶殊為難通崇禎年始改用察不知何故其時文字避忌頗繁疑是親王諱

華不注不音附附注戎服山形似之故以為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免胄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子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韠  
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越無乃傷乎杜注云韎  
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

非君親之仇餘怨皆可釋非躊躇之惡餘過皆可原  
成武諸生崔承先云左羅石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  
遺爐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經主喪閣部諸  
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質一名宋敬

韓淮陰有後為韋姓土官蕭相國匿其子貽書尉佗  
封海濱賜姓韋取韓字之半今蕭書尉詔並勒鼎彝  
表之二 四十二

遼陽道臣何應魁大同人方遼陷時與二妾俱死又  
大陵河有副將何可剛不肯降為軍士所殺二人俱  
死于遼濱州趙生良薛所神過者果何人歟

當數曰海中有獸名曰狷其髓入油中油即沾水水  
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即滅不可于屋下收故  
曰水中生火非狷髓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髓水  
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  
一夷主人有獻然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以攻城燒  
人樓櫓或即此物歟云以酒噴之即滅當亦其禦之

之法不可不知也樟腦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南人所  
為豈即是物所造耶

順治朝有大老序人詩中一語云有將明之才言者  
論奏帝面鞠之託言非已作帝云作不作固不計此  
是何解亦云不解遍問庭臣俱以不知對帝怒校其  
足幾死逮從之將明之語宋人箋啟中多用之蓋采  
悉民詩仲山甫將之仲山甫明之為句也不知有何  
可諱而託託乃爾又王輔本名甫字將明

戊申六月十七日人定後地震城堞壞什之六七民  
舍亦多圯者曲堤鎮古塔裂墮其半人拾得磚上有  
墨書三行為石灰所漫洗讀之云齊州章丘善戶某  
人是磚詳其筆跡乃不知書人漫寫者是字或施字  
之訛按隋始改高唐為章丘則道宣所謂臨邑城東  
甄塔是誌公所營者豈他有所指耶抑滅法後人復  
修補之如近日居民所為耶姑記之俟博雅君子攷  
焉

陳仲醇論佛曰佛法者天地間一大養濟院也人服  
其奇快不知正從原道中解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一語參悟而出善讀古人書者或得其一句放為一篇或得其一篇斂為一句東坡原廟賦有曰世愈狹而難存狹字奇矣然即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蓋厚不敢不躡而約言之者也

薛文清公于先儒中咸推許衡幾欲擬之孔子或自有見陸樹聲老餘雜識云許衡吳澄之仕元丘夔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此產元域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韋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當仕非所論於地矣如以為身任斯道之責

卷之二

四十四

出而行道為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為與其身之足以有為必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書明道以泐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劉因者則無議矣此論近苛而寔甚正恐文清亦不能為許氏解免也

古人重冠禮明末此禮遂廢間有用者人多傳笑其寔不止明末為然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孤曷徹者獨裝憤行之既成禮明

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迂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觀于序此言冠禮之廢久矣自髡髮而後此禮更無泊處往往不冠而遊圓頂相對滋為苟且禮法崩弛愈念古人用意深遠也

記云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髡亦如之一坐再至者一跪頭再至地即今之連叩也非老非殘疾不其野於禮乎

卷之二

四十五

喪大記夫人為寄公夫人出節陳氏注云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夫記又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此二段可訂近日婦人哭位之失

蘇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未辟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柁檣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書則未辟賦所云客有吹洞簫者即李委也乃云是揚繼昌得之石刻則何說



洞簫即今人所吹單竹簫古人正名為笛今所謂簫則橫吹耳

餘字即今通用真書是也以其為隸書所便故名今人多以八分書為隸非是

先師廟之有從祀其典甚鉅升黜屢經朝議洪武二十九年罷楊雄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公伯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穎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楊雄之事莽戴聖之賊吏馬融之附勢誣賢王

卷之二

四十六

肅之畫篡逆策吳徵之忌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况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并以學術有疵罷非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記于鄉如林放例可也

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

時文誤字甚多如遺廡二字出賈誼治安策今作堂簾師施之士本漢武帝詔今作所地或作地所嘗見

試錄序中亦襲用不知其非殊可訝也

按同馬法一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六十四井可出也一同萬則井戎車百乘是出賦者止六千四百井也一對十萬井則戎車千乘是出賦者止六萬四千井幾內百萬井則戎車萬乘是出賦者止六十四萬井當時土地之利寬以于民者多矣後之君子乃好與百姓爭尺寸境墉之土視此何如

卷之二

四十七

大觀五年復行方田官更安增田稅至并不食之山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者畝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者慶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一十三錢增至二貫二伯者有稅租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伯五十者慶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宋仁厚之澤蓋矣

方田法用的經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訖乃令民於方



內認所種田竹纏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  
穀豪強者各自取盈則貧下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  
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表銳訂算為難一聽  
猶胥之今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  
以無稅而有稅也順治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  
弊故知之頗悉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為畝每里三  
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  
而外尚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為溝塗遂路之地則地

卷之二

四十八

之不稅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稅意剷除也

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甃已壞榱桷猶  
存相傳以為遼蕭后梳妝樓 成祖定鼎燕京命勿  
毀以垂鑒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  
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  
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蓋至元乃元世祖紀年  
則殿創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  
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徃徃據以為真殊可笑也江  
陵此說甚足信而志帝京景物略者固公鄉人願猶

遺此證據則河也

曆法每十九年為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  
于甲子朔旦冬至是為曆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  
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為一節朔旦冬至  
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二十節為一  
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  
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  
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十歲之  
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

卷之二

四十九

至者也近代推曆者斷自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為  
始入元上年癸亥閏四月六月朔大暑十一月朔甲  
子冬至數至明天啟癸亥共計二十甲子一千二百

年則崇禎庚辰寔第一紀第十七節之一年也  
近俗喜聯宗凡同姓者勢可藉利可資無不兄弟叔  
姪者矣此風大盛于唐其時重舊姓故競相依附至  
于每放一榜諸中式人與主同同姓者則為姪其母  
與主同同姓則為甥其妻與主同同姓則為姪壻與  
主司之母同姓則為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為妻



任姓稍孤僻或上推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交互組織無非嫡親骨肉真異事也又有可異者杜子美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豈韋派別浦雁窮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故公與劉十為兄弟習俗移人一至此乎

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濟南城中人間有用之者名曰號喪鄉間則無此事蓋設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註云代更也

卷之二

五十一

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為之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學者知縱酒宿娼賭博之當戒不知說閑話看閑書管閑事之尤當戒前三事固下流之歸稍知自愛皆能決去不為後三事初若無害其廢業敗德生禍究竟不異然其毒伏藏甚深人多不覺及其既覺已難追悔閱此頗多各自知警

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

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史遷以世俗之見妄測聖人也以事寔論之以天下授舜天下固利矣丹朱亦不病授丹朱天下固病矣丹朱亦不利聖人舉動如天施地生萬物咸若豈有欲利天下而獨病其子之理殆與陳亢疑孔子遠其子識見略同且其於利病反覆計較始而牽紫繼而痛割聖人心事斷不爾爾

卷之二

五十一

十三年過家門不入云云寫出聖人仁孝沉痛精誠直至地平天成止了餘盡一事勿論功係二字不足言即悲天憫人猶是聖人安常處順之事非所以論禹也

史記載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矢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信如此言武王豈持非聖人已也新語云紂死紂之官衛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此為近情史乃舍此而錄彼何也



厲王之難其所近者好利之榮夷公也幽王之難用  
事者好利之號石父也大臣好利之効如此原二人  
所以見用則厲王先自好利而幽王愛嬖妻之故所  
謂木先蠹而後蟲生之也

為良夫曰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知好利者必愚史  
言石父為人佞巧善諛知好利者必諂好利其病本  
愚與諂其枝葉也

周惠王有弟頹之禍襄王有叔帶之禍悼王敬王有  
子朝之禍皆王心一念偏愛所致史曰初莊王嬖姬

夫之二

五十二

嬖生子頹頹有寵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曰惠王曰景  
王愛子斯欲立之皆明著禍原以為永世世俗每以  
誠意正心為迂談以此思之迂耶否耶

刑政寬猛各適時宜如衣服之裘葛食飲之冬夏孔  
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者是也  
秦初并天下所宜損益何如者乃推終始五德之傳  
自謂方今水德之始必剛戾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  
合五德之數于是決意刑殺毒害天下而秦亦以亡  
如祁寒而飲人以冰盛暑而附人於火不知裁成輔

相之理而濟其太甚以為奉若天道知時變者如是  
乎其君臣好謂人愚儒此獨不謂愚乎雖始皇天資  
自爾其使之自信不疑者此五德之說也乃知世間  
異端邪說穢祥小數諸不在詩書六藝之科者皆能  
殘害生民滅人國家也

盧生說始皇曰今上治天下不能恬淡此語寔黃老  
本旨盧生在彼法殆似知道者他語則誕甚或隨俗  
俯仰之言耳卒能脫身亡去亦其知道之驗

秦世以誅刑立威及其既衰生一胡亥故扶蘇夷滅  
誅公子又生一趙高殺胡亥生一子嬰故趙高又生

夫之二

五十三

一項羽子嬰而秦無遺胤矣展轉相殺皆襄公以  
來嚴慘之習漸積而致然也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此之謂也

天生項羽以助沛公滅秦耳秦滅自不令項羽得以  
宰制生人和風曩日之下不容復有霜雪仁暴之氣  
互為盛衰勢自燃也其死時特出一語曰是天亡我  
殆鬼神或使之

終



尚論持平卷一目錄

太極

畫卦命名

易象

重卦

乾材坤德

時乘六龍以御天

問以辨之

謙亨君子有終

尚論持平

卷一目錄

水流濕火就燥

樂天知命故不憂

潛龍

飛龍

保合太和

苦節貞凶

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尚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卜著者尚其占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憂悔吝者存乎介

屯蒙二卦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剝牀以膚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小人剝廬

得童僕貞

尚論持平

卷一目錄

觀願自求口實

鼓之舞之以盡神

城復於隍

損益

無往不復

通變之謂事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過涉滅頂无咎

儉德避難不惡而嚴



羶羊觸藩羸其角

王用三驅失前禽

勿過防之從或戕之

震無咎者存乎悔

作事謀始

已日乃孚

家人嗃嗃悔厲吉

師貞丈人吉

中孚豚魚吉

尚論持平

卷一 目錄

三

馬匹亡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碩果不食

田有禽利執言

翼以行權

介于石

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開物成務

君子安不忘危

周南召南

大雅小雅

邶風鄘風

檜風曹風

鄭風

唐風

許黎之詩

魯頌

尚論持平

卷一 目錄

四

商頌

窈窕淑女

寺人之令

實始翦商

碩人

君子陽陽

抑

桑中鶉奔

其命維新



履帝武敏歆

天命玄鳥

擊鼓

黍離

解詩

二典

三謨

夏書商書周書

夔龍

尚論持平

卷一 目錄

五

無若丹朱傲

九河既導

罪疑惟輕

盤庚

帝德罔愆

宥過無大刑過無小

金縢

微子

有容德乃大

秦誓

支子不祭

郊鮪

三世出妻

尸必式

菊有黃華

腐草為螢

反舌無聲

坐不中席

尚論持平

卷一 目錄

六

屨不上於堂

禮不下庶人

三諫不聽則逃

諸侯無故不殺牛

泉府

廬墓墓祭

孝子刲股未嫁之女殉夫

周禮

儀禮



春王正月

宋穆公立殤公

取郟大鼎於宋

鄭伯克段於鄆

趙盾弑其君夷臯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人殺州吁於濮

北杏之會

尚論持平

卷一

目錄

七

踐土之會

天王狩於河陽

墮三都

猶三望

六鷁退飛

春秋未嘗擯楚

春秋未嘗獎霸

尚論持平卷一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太極

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人本無疑也自濂溪周子有無極而太極之說人始疑之矣夫既云極矣則無加矣何復有極出於其上既云無矣無何有矣何更有極居於其中且捨有言無不幾入於虛無之說乎不知所謂太極者即伏羲之一畫也橫之

尚論持平

卷一

一

斯為太極之旨圓之斯為太極之圖兩儀四象於是乎分萬化之原於是乎出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先儒有云畫前有易畫前之易非無極乎自無而有有出於無所謂動靜互為其根不可以二視之者不得謂濂溪之論近老氏之學也陳子椒峰曰太極不可見也雖謂之無極亦宜斯言深得之矣

畫卦命名

陳希夷謂伏羲時祇有卦畫而已未有文字也不



知其由八卦以至重卦何以得名也或以此問朱子朱子亦不能答愚謂前聖人畫卦有卦之象卽含卦之名後聖人行卦以卦之名印合卦之象神而明之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及閱陳季立之說而見其與愚有合也其言曰乾鑿度曰三古天字也三古地字也三古風字也三古山字也三古水字也三古火字也三古雷字也三古澤字也至於五陽一陰三三爻字之義在其中五陰一陽三三剝字之義在其中有諸卦之體卽有諸卦之文安知尚論持平

卷一

二

易象

王文成曰大易之取象有三有實象有假象有意象如地上有水地中生木此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此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水可以革矣此意象也于實象得其事于假象擬其形于意象晤其理亦惟善讀易者神而明之而已

如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可知矣明夷之卦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快困于陳蔡之象也終以譽命設相行道之象也由二卦之象引而申之古今之事無不可以證合矣

重卦

五經辨曰王輔嗣謂伏羲畫卦卽重爲六十四卦是已若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以爲文王重卦何說之謬哉使伏羲止畫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八卦必筮者止揲三爻而後可然洪範九疇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兼內外卦也非禹重卦可知矣又何俟文王哉况虞書枚卜功臣龜筮協從筮必兼六爻備貞悔孰爲重卦非由伏羲哉

乾材坤德

易索曰得陽節之多者莫若范蠡霸越子房椎秦而一託鴟夷訪黃石天下謂之知雌得陰數之多者莫若栖楚浮沉陽城靜默而一叩玉墀裂白藤天下推其雄分有似平行健而非者何竇誅亂徐



駱討賊讀盡春秋天下不謂之乾材有似乎厚載而非者胡廣混俗馮道和光學盡中庸天下不歸以坤德愚讀此論開拓心胸以史證經蘇長公之講易往往如此善言易者不當如是耶

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言五龍其一君子君子以龍稱之何君子者龍之體也能為君子斯勿用而能為潛龍在田而能為見龍可躍而躍于淵可飛而飛于天然在亢龍云有悔矣何以亦在時乘御天之中蓋龍而云亢

尚論持平

卷一

四

是君子處於不得已之勢正將于有悔之時求為無悔以徵龍德之盛夕惕若者惕此也故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亢也而潛見躍飛俱在其中故君子而龍稱之龍也而以聖人當之乾乾妙用于此而益見之矣

問以辨之

易言四德四德之行有似是而非者不可不辯也如宋襄公之不禽二毛梁武帝之不用犧牲似乎仁矣周公之誅二弟石碯之滅其子似乎不仁矣

而孰知不仁之為仁仁之不可以為仁乎嬖臣與崔杼之難趙苞重所守之城似乎義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廢昌邑似乎不義矣而孰知不義之為義義之不可為義乎定公之行郊禘昭公之習威儀鄭莊之參叔段武仲之請防邑似乎禮似乎智矣帝堯之妻舜不告孔子之微服過宋大舜之不逆傲象子產之不疑校人似乎非禮非智矣而孰知非禮智者之為禮智似禮智者不可以為禮智乎問以辯之亦君子乾乾中之要務也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謙亨君子有終

卦未有六爻皆吉者惟謙卦六爻皆吉謙之時義大矣哉如周公之吐哺握髮謙之誠者也新莽之卑躬禮士謙之偽者也誠者集益於無窮偽者貽譏於後世謙豈可以假托乎乃有見為不必謙而不謙者晉王述是也有見為必當謙而謙者宋桑懌是也述遷散騎常侍子勸其謙述曰謂我不堪耶曰克讓自是美事曰既堪矣何復讓為桑懌有伐叛之功欲讓賞于人歐陽修曰恐取好名之譏



曰自信其心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善皆不可爲矣夫述能任真擇必行義皆不可及然而寧師擇不師述也

### 水流濕火就燥

秦淮海曰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水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與土妻道也夫從妻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于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

### 尚論持平

#### 卷一

六

或以陽求陰也蓋易之言流言就言其勢之必然耳內經之言流言就言其理之必然也有是理故有是勢也少游之於易用意精矣

### 樂天知命故不憂

人不堪其憂所憂者壽夭禍福也或問于嚴君平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死于病良巫之子死於鬼天安可使壽也在君子者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

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嗇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爲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焉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此樂天知命之言君子惟深于易故能明此也

### 潛龍

管東溟曰潛龍有堯舜之德而不飛有孔顏之學

### 尚論持平

#### 卷一

七

而不見者也潛亦不問治亂如陶唐已得巽位之賢則許由可以辭四岳而繫瓢尼父既任斯文之責則顏子可以居陋巷而自樂然許由亢而潛顏子潛而見俱不可以稱潛龍也孰近之泰伯近之三讓無稱龍德也然端委臨吳亦見矣仲雍其庶幾乎後世猶有逸民之稱其行可述也古今無一述者方是潛龍其在無懷葛天之世歟

### 飛龍

管東溟曰飛龍之大人出則天下有道見龍之大



人出則天下有學世有飛龍之大人必能下見龍之大人故舜禹匹夫而有天下世有見龍之大人未必遇飛龍之大人故孔子終身而為素王

保合太和

保合太和其理甚大可於一果驗之果中一核核中一仁仁折而後核分為二萌而生根根生幹幹生枝枝生葉葉生蕊蕊生花花生果果復生核循環往復蓋仁太極也核即兩儀也因而根幹枝葉即由四象而充之以至於萬物也一日之旦暮如

尚論持平

卷一

八

斯也一月之晦朔如斯也一歲之寒暑如斯也近而一身之死生遠而天地之否泰莫不於一物之微見之皆一誠為之也誠者物之終始不於此可驗乎

苦節貞凶

黃石齋曰嘗讀易苦節貞凶之言未能得其解也後覽陳后山扈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之事而始知若后山者似此語矣夫聖賢處世互用經權飢而假食寒而假衣於道無所損也挺

之可鄙却之是矣當時同行之中豈無僚友可以暫借綈袍以禦一時之寒乎必凍而死是謂大患豈與夷齊首陽之節可同日而語乎節誠苦節事不凶耶可以不貞而貞易所以為迂儒戒也

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尚

乾坤二卦卦之首也下即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每卦中皆有坎卦可見人生天地之間方於起處舉足皆是險境聖人示人之意深矣而至於坎卦有孚心亨則行有尚然則心何以亨必也如堯

尚論持平

卷一

九

之銘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堙敬慎如此心可亨矣故卦中有盍用之字如坎坎者懼其險也夫夫者戒其壯也蹇蹇者舍其躬也乾乾與謙謙者君子處常處變之道也履險如夷亦在在有以處之而已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郭璞與卜珣俱善易者也璞謂珣曰君不免兵厄珣曰吾自知一為卿將當受禍矣然君亦未能令終璞曰吾自知一為公吏亦不免矣太息而去後



羽爲劉聰卿將死於晉陽嘆爲王敦公吏日中命盡夫二人於易可謂精矣既知其致死之由乃爲卿將者卒爲卿將爲公吏者卒爲公吏何見凶不知避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郭卜二君亦未聞君子之道矣或曰命不可逃二人順命而行亦道也愚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劉聰王敦巖牆也相與事之卒至於死得謂之正命乎

卜著者尚其占

陳椒峯曰謂易以筮龜竝稱其德本無高下古有

尚論持平

卷一

十

龜長筮短之說非也筮龜所占皆本於易龜主於象筮主於數象窮五行數觀二體其所推極係乎人之神明爲耳故先儒以易爲卜筮作占驗之道必當察其所占之人與所占之事昔穆姜得比之隨自知其必死於辱卦非不吉也元亨利貞穆姜不足以當之也南蒯得坤之比君子知其不免於咎爻非不吉也黃裳元吉南蒯不足以當之也此觀其所占之人也泰之爲卦天地氣交之卦也占父者憂之父入土也歸妹之卦男女室家之別也

占母者憂之女之終也此究其所主之事也至哉橫渠之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斯言盡之矣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曾母搯臂曾子旋歸王充論之以爲母痛亦痛母死亦死乎此不知忠孝感通之至情也親與子之相關古今孝子之事亦不一矣鄭子產聘晉中道心痛遣人問母母曰心體不調憶汝耳見之世說者也南陽宗元卿爲祖母所養疾痛相關元卿偶

尚論持平

卷一

十一

出母小病則心小痛母大病則心大痛卒以爲常見之齊書者也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人欲召之母曰吾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已而卽至見之梁書者也又唐書張志寬爲里尹告於令曰志寬心痛覺母有疾請假省親令以爲妄使人視之果然乃敬異之此令之不信於張猶充之不信於曾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禽鳥尚能感通况人子之至孝乎

憂悔吝者存乎介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人有女來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此人何為至於我哉楊伯起却暮夜之金雖云清矣然猶有貽之金者得無動柳晏之思若李廙者門簾甚弊友人劉晏私為織簾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憂悔吝者存乎介若廙斯可無憂也歟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二六乘初九之剛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此洪文敏之言也愚謂其於毫釐千里之間讀而得其微矣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黃石齋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子曰恐致福也夫

有畏而懼猶能致福况懼於未然者乎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時而不懼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無行而不懼也匹夫匹婦若能勝于無人而不懼也其難其慎無事而不懼也是以諸福竝集也故君子無事而懼其次震來方懼故能生於憂患而不死於安樂若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斯無救於敗亡矣

剝牀以膚

唐貞觀時太白晝見太史占之曰女主昌又傳秘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記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疑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猶欲誅疑似者李淳風曰其人已在宮中兆已成矣後高宗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太宗高宗何俱不疑之及立之為后諸臣極諫亦不及此何竟忘女主武王之說耶安祿山素有反相明皇養之宮中睡露龍形視之猶也上曰猶龍無用卒致范陽之亂剝牀以膚不可及矣何不於以足之時早計之耶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丁南湖曰東漢之黨君子以同道爲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不同道矣何一榻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穉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天之所廢不可支矣二子所以有退無進免於黨禍也乃穉於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語蕃泰於同舟之時何不以此語膺卒使二君陷於大戮耶或徐郭失諫於知己廢切偲之責或陳李拒諫於至友棄同心之言乎愚謂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穉泰成其爲穉泰

尚論持平

卷一

十四

蕃膺成其爲蕃膺也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章大力曰遯之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言君子退遯遠去小人故不惡而嚴也孔疏謂小人浸長禮須遠避者是矣蓋君子必遠小人如天山勢相懸絕方能不惡而嚴然必遯而後能遠若猶與同朝彼邪我正必至相違縱溫和以處又焉能不惡哉終爲彼傾陷而已程傳曰矜莊使之敬畏本義曰君子自守小人自不能近恐

小人剝廬

非遯之本旨故二陰方長爲遯以小人初盛則可遯也若陰極而抗小人勢盛禍將及身遯可得耶是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肥遯則無不利嘉遯好遯則吉遯尾則厲也遯尾且厲况於不遯乎

尚論持平

卷一

十五

宋君謂唐鞅曰寡人殺戮衆矣而人愈不畏奈何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也無辯其善不善而罪之無不畏矣宋君曰吾當自殺爾始無不快之曹操患軍食不足主者請以小斛出之軍譁操謂主者

得童僕貞

曰當借汝死以壓衆心斬之魚保家上書武后請鑄銅匱以受密奏其怨家卽投密匱中告魚不軌魚旋伏誅周興教來俊臣以熾甕錄囚來卽請周入甕天道好還其報甚捷小人剝廬此之謂也



罰亦何心乎琛慚而悔折節讀書易曰得童僕貞非蕭甄之幸歟

觀願自求口實

范文正公為秀才時讀書學舍晝粥自膳有留守子與之為友歸告其父以珍食饋公越日視之其食存敗矣友曰大人以公清苦故餉以食竟不下筋非以為免乎曰非不感厚意食粥已久遽亨盛饌後難安矣石徂徠讀書南都侍郎王濟聞其窮困饋以盤飧石却之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范石尚論持平

尚論持平

卷一

去

二公不以口腹為累矣觀願自求口實君子不當如是乎

鼓之舞之以盡神

齊莊公出獵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公曰以之為人必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問之曰公家之乘罷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士聞而歸心焉勾踐伐吳道見一蛙張腹而怒似有戰爭之氣為之伏軾軍士聞之莫不致命二君一大夫遇

物感人人即為之効死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若以至德感人人更何如

城復於隍

郭青螺曰泰之六五城復于隍言致亂之易也城忽傾頽復于隍矣所謂土崩是也以禹之功德啓之善繼太康一盤游即有后羿之篡唐元宗任用賢相身致太平而一寵玉環即有祿山之叛亂之易也如此否之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致治之難也夫以大人休咎猶曰其亡其

尚論持平

卷一

去

亡中人以下當何如戒哉武王伐紂周公繼之大人休否者乎而大誥至多方諸篇猶惓惓以忠殷頑民為念歷數世而後安治之難也固如此

損益

尤悔菴曰夫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易之道莫妙於損益損之象懲忿窒慾可以養身益之象遷善改過可以養德故繫辭曰損以遠害益以興利損象山澤益象風雷朱子曰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懲忿則火不



上升窒慾則水不下泄水火既濟鼎道成矣君子讀損之象得養生焉老子曰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老易之合也

無往不復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語趙普曰朱崖雖海外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改易前命何如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普述其語改春州符往旋率寇來公當貶丁謂擬崖州馮拯改雷州丁謂當貶或欲擬雷州馮拯

尚論持平

卷一

六

竟改崖州李迪罷相宋庠知制誥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庠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庠乃草制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易曰無往不復如商君之爲法自弊章惇之僭舍無所非自爲之歟

通變之謂事

楚公子微服而過宋門者難之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元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後來鞭帝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

拘耶吏乃聽過宋王廡討王恭敗走子華隨沙門曇水逃匿使提衣襪津邏疑焉水罵華曰奴子怠行不及我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策其背曰籠凍軍士爾主何在追者不疑縱之使逸易曰通變之謂事倒行逆施可不謂之能權者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宋曹瑋用兵神奇不測一日張樂飲僚佐主人間入夜飲厭厭客未能宴忽見瑋自外來賊首已擲

尚論持平

卷一

九

庭下矣狄青征儂智高上元張燈設樂歡宴將佐忽稱有疾暫起如內使孫元規勸勞坐客至曉而賓未敢退捷書忽至曰夜當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良由曹狄二公爲將公忠又兼智勇能使三軍用命故得若此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非瑋青之謂歟

過涉滅頂无咎

大過上六過涉滅頂註疏謂本欲濟時拯難故无咎是矣程傳謂小人過常之極則于无咎費解本



義殺身成仁卽濟時拯難之意也然殺身成仁猶覺說得太深若陳蕃竇武輩皆過涉滅頂者也謂之无咎則可謂之成仁則不可不若註疏言本欲拯難則逢比與陳竇輩皆足以槩之矣此張氏談經之言也深有發明以史證經能入微矣

儉德避難不惡而嚴

說林云小人之欲殺君子常也有幸而不死有不幸而死天也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論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呂夷簡誘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富弼往契丹皆欲殺之也三公免而顏獨死天也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然如黨錮甘露之死諸賢亦有處之未當者雖天也不可盡歸於天君子處小人當如之何得去則爲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爲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明哲保身之道也若必犯難而櫻小人之鋒豈得謂之知易者乎

羝羊觸藩羸其角

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蓋物各用其所長而終以

所長見困羊恃角喜觸故其羸亦在角也如韓非辯者也故死於說晁錯智者也故死於謀申徒狄介者也故死於憤黔婁潔者也故死於餓苟使學而知道權而得中則所長爲懿德矣豈徒殺身不足以成仁乎是以君子莫先於務學得其中正也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爲設教者言之非謂田獵也田獵之禮卽寓兵威若去者不追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意矣洪文敏之說也

勿過防之從或戕之

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



已也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鄭人非不忠其臣也以售詐也非不愛其子也以市利也嗚呼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在是矣

震無咎者存乎悔

周孝侯少年無賴橫行鄉曲聞父老相對愁歎處問之曰何不樂乎父老曰邑中有三大害民不安生何爲得樂處曰三害維何父老曰長橋下蛟南山白額虎并子而三處曰處之惡等蛟虎乎當爲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父老除之於是至長橋斬蛟入南山射殺白額虎已卽從二陸爲學改修善行頓成君子之德於是州府交辟爲晉名臣生爲良將死作神明迄今孝侯之靈昭然赫濯震無咎者存乎悔非孝侯之謂歟

作事謀始

史記楚平王時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之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交怒相攻楚伐卑梁父梁大夫發兵攻鍾離吳亦發兵滅鍾離賈誼之書載梁大夫朱

就爲令與楚鄰界梁亭瓜美楚瓜惡楚人夜搔梁瓜瓜盡萎梁人欲往搔楚瓜就不可令人夜灌楚之瓜楚瓜美楚王聞其事請交於梁王夫桑瓜之事其端甚微一則成兩君之好一則啓二國之釁相緣若此易謂君子作事謀始其始可勿慎歟

已日乃孚

孔子治魯變魯之道其始民歌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後治魯而魯治民又歌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子產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治鄭化鄭之俗其始民歌曰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治鄭而鄭治民又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治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以大聖大賢爲治不能使民有譽而無毀信乎不可謀始可與樂成非所謂已日乃孚也歟

家人嗃嗃悔厲吉

朱考亭飲茶有悟語學者曰凡物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味苦飲後回甘此不猶之始於



憂患者終於逸樂乎易家人嗃嗃悔吝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愚謂舜親陶漁之事後得側陋之場禹躬胼胝之勞後致元圭之錫悔吝吉也吳夫差敗越而越後竟沼吳智伯凌韓魏而韓魏卒困智伯終吝也朱子飲茶而得易義於龍團石乳之中有味乎其言之也

師貞丈人吉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云及不勝任楊億以告旦不聽及至秦有軍人掣婦人釵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及斬之譽達京師億見旦曰人今服相公用及當矣旦曰外庭之議皆未得也軍奪人物斬之常事耳瑋知秦州邊境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恐變其成績旦用及者以其能守瑋規模耳億深服其識度張詠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王旦對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用他人恐妄有變更矣帝然之果勝任易曰丈人吉正以其師貞故耳

中孚豚魚吉

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採珠易米時二千石貪穢珠忽徙去孟嘗治郡一年去珠復還齊書虞愿為晉安太守郡產蚺蛇其膽可以為藥有餉愿者放之二十里外中夜蛇還復送之四十里經宿復還如此再三其還如故唐崔公刺連山郡鍾乳久空公至而乳復出貪則物皆避之廉則不自愛寶是可以觀吏道矣中孚曰豚魚吉蛇豚魚之類也珠與鍾乳無知異於豚魚而皆能格之而况於萬物之靈乎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馬匹亡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古人之最有高識者若朔黨以小人而攻君子洛黨蜀黨以君子而攻君子誠國家之不幸也漢時黨禍方盛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其列自陳黨人朝廷知而不問此憤激之奇情亦幸而免非明哲之道也必也若申屠蟠絕迹於梁碭之間超然免於評論有合於君子不黨之義易曰馬匹亡可與晏鄭二君鼎足三矣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伊尹耕莘太公釣渭出處之合時者也後世之能鼎足伊呂者其惟武侯乎當三分之時其人主莫不羅致英雄求為心膂其紛紛者不之於魏即之於吳武侯不為也曹操欲用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張子布薦孔明於孫權堅不肯留謂孫將軍能賢亮不能盡亮也迨昭烈三顧之於草廬之中然後肯起蓋以操為國賊權亦其流雲雨蛟龍必扶漢裔伏龍非具龍德之君子乎歸妹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愆期遲歸有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斯足以當之矣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服其明耳若文王耕者讓畔而虞芮自慚韓延壽閉閣思過而兄弟自悔超于明矣故君子之聽訟非言語之謂也齊人欲伐魯畏莊子不敢過下晉人欲伐衛懼子路不敢越蒲畏其勇耳若楚欲伐隨而憚季梁淮南欲叛漢而慮汲黯超于

勇矣故君子之禦亂非戰鬪之謂也豐六一之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碩果不食

狄仁傑立於武則天之朝委曲調劑卒能反周為唐溫嶠仕於王敦之下深沉籌畫卒能撥亂反治當其事武事王之時心迹未明不避嫌而處此及其反故君平亂賊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權以用經如剝之上九眾賢淪落君子獨存一線生機天所留以開世道之泰非所謂碩果不食者歟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田有禽利執言

西楚伯王百戰百勝一敗不可復勝漢高祖百戰百敗一勝不可復敗一敗不可復勝者力有時而細也一勝不可復敗者智有時而伸也况乎楚惟以力征漢乃以義討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沛公之謂也而垓下之戰羽以為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不自咎而咎天非終迷而不悟者哉

巽以行權

申生不逆父命坐而待烹而大舜蓋井必出比干



切直諫君不惜剖心而箕子託疾佯狂子羔避難以行不徑不竇而夫子則微服過宋且夫子答昭公之知禮是言不必信也去齊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行是行不必果也蓋申生比干子羔固不可及而大舜箕子更上一層此正合乎易之巽以行權之道也

介于石

魯男子不納嫠婦婦曰君何不學柳下惠魯曰惠則可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孔子

尚論持平

卷一

无

稱其善學惠者朱考亭語門人曰今之學孔子者其不厭不倦不能學也微服過宋則學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則學之見南子往胙佛則學之亦大異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矣易曰介于石磴磴然小人哉小人乎君子也

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卜式牧羊而羊息金口禪監馬而馬壯是三君者當其飯牛之時盡道於牛牛之外不知其他也當其牧羊監馬之時盡道於馬

於羊馬與牛之外不知其他也此盤桓居貞之象也而奚以飯牛受知秦穆公式以牧羊日禪以監馬受知漢武帝蓋即微可以觀大牧牛羊如此牧民亦猶是矣故急舉之利建侯之意也此三代以下明良相遇不多觀之事也

開物成務

嚴君平以為卜筮賤業可以惠衆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導之以善豈曰賤哉後世占驗紛綸不知正告此君平之所謂賤耳君平因勢

尚論持平

卷一

无

導之所謂開物成務卜筮者不當以之為法也歟 君子安不忘危

齊桓公會飲羣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之時管仲無忘在魯之時仲亦謂桓公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唐魏徵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徵不忘叔牙之為人也此漢唐之所以昌也艱貞無咎君子安不忘危此危之不至歟



周南召南

客問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而不及南而二南冠於國風何也愚謂十五國風八風具備而長養萬物尤屬南風舜鼓薰絃阜財解慍良以此也文王西岐之化實與相同故不名風而名之以南也客又問召公分陝何以亦名曰南愚謂周南行王化之本也召南成王業之效也故大胥鼓南曰以雅以南此南之所以不異乎風而實不同乎風也

大雅小雅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焉陳華谷曰大雅所言受命配天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采薇亦豈小哉雅之大小以體之不同耳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陳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大雅雜乎風之體者為小雅小雅正經十六篇多半兼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六篇皆春容正大與國風異變雅亦然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

兼之矣言離騷兼風雅而不言大雅見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之篇便識小雅規模誦文王在上之篇便識大雅氣象小大之別昭昭矣

邶風鄘風

衛紂之故都也邶在紂城之北鄘在紂城之南衛攝邶鄘之間初武王克商封武庚為殷後使管蔡霍三叔監之管以殷叛周公討管叔誅之封康叔於衛并有邶鄘之地故雖分三國之詩實一國之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詩也孔子刪詩必以邶鄘衛並列存三監也存三監者即所以存殷也殷祀之絕有未慊於聖人之心者故其微意於致意邶鄘見之

檜風曹風

邶旃瑣言謂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傷天下之無伯也無王可傷而并傷及無伯傷如何矣刪詩之旨寄於意



言之外惟善悟者得之所云悲歌可以當泣者此也

鄭風

尤悔菴曰子曰鄭聲淫未嘗曰鄭詩淫也夫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即詩有美刺以為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此六詩者皆朱子所斥為淫奔之詞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美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

唐風

顧涇野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此晉也何謂唐風以其堯之遺風而言之爾蓋至於歲暮猶然不樂則生人之趣絕矣此憂深思遠而過者也昔鄭享趙武而印段子石賦此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是陶唐氏之遺韻猶存故見良士用心非晉風所有唐風所有也

許黎之詩

顧寧人云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愚謂此猶之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所以存紀存陳也刪詩之意即春秋之旨也

魯頌

呂愚菴曰魯有頌先儒不一其說有謂成王尊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有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謂僖公有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為之作頌有謂魯之無風周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巡狩不陳其風故宋魯無風而列於頌有謂存魯頌以著其僭亦春秋之微意也有謂夫子尊魯故不列魯於風而列於頌諸說紛紛總之其詩皆得頌體宜歌宗廟故列之頌聖人豈有意焉

商頌

或問夏商周所謂三代也王之統開於夏夫子刪詩有商頌亦宜有夏頌何以缺夏而存商將無自



以爲殷人之後而私於商乎愚謂非也歌謠之事唐虞簡於夏而夏簡於商卽商之存者僅僅數篇其前可知矣况周因於殷禮者也公劉太王王季文王皆殷人也周詩咏及殷時之祖可不頌及前代之王乎載商明周之所自承也錄秦風見周之將有繼也聖人之意微矣

窈窕淑女

或問三百篇爲詩之祖首冠關雎關雎之美於何見之愚曰先當看其用意之活卽如窈窕淑女一

尚論持平

卷一

三五

句而四見之而句同而意別當以四句視之不可以一句視之也其首章言必得一窈窕淑女方足以配君子也此正言之也其次章言窈窕淑女非寤寐求之不易得也此虛擬之也其三章言旣得之矣乃一見而果覺其窈窕也此驚見之辭也乃再見而愈覺其窈窕也此深喜之辭也此句法之活也曰逌曰求曰友曰樂隨上文而轉換其字此字法之活也至於首章正言淑女次章言其未得末章言其旣得分明是一冒兩股文字而次章單

言未得一見窈窕淑女末章雙言旣得兩見窈窕淑女此章法之活也學者能得其機齊整而又參差錯綜而又莊重不獨作詩作賦作文皆不可方物矣

寺人之令

從來亡國之機卽伏於開國制度之內如秦風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之詩是也國君不接羣臣蔽已甚矣不使他人傳命而使寺人蔽益甚焉史記年表書穆公學於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三

尚論持平

卷一

三五

代之君學於師保穆公乃以刑餘爲腹心不待望夷發難先有趙高之禍胎矣聖人錄冠秦風似先見胡亥扶蘇之變意甚深長而詩傳爲美其車馬之盛非兒童之見乎

實始翦商

胡廷芳曰讀詩至實始翦商未嘗不慨論者之以辭害意也大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後二百六年而商始亡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翦商之云安得有此心乎特以有賢子聖孫有傳



立季之意耳說者竟謂其有翦商之志詩中之字誤也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謂大王始受福於商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殆漢儒口授而訛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不然曾謂古公之賢而畜羿浞之志乎此解甚佳可辟從來聚訟矣

碩人

呂愚菴曰詩咏婦人姿色莫過於君子偕老碩人其頡兩詩盛稱宣姜似一則神女賦艷之所以鄙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之也盛稱莊姜亦似一幅美人圖美之所以惜之也鄙則深責宣姜之淫惜則重歎莊公之棄取意各有不同讀者當自領其意於言外也

君子陽陽

佩韋集謂簡兮之詩衛之賢者以萬舞為耻君子陽陽周之賢者以執簧執翽為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耻心則國猶可為也賢者而樂於執簧執翽則國非其國矣周事尚忍言哉

抑

顧涇野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以自警也注專言自警非也若止言自警則當列衛風不可入大雅矣其曰四國順之罔敷求先王等句皆天子之辭也蓋本為刺王之詩其後用以自警是詩也其於治平之道盡矣故天子廢之則為厲王諸侯用之則為武公也

桑中鶉奔

詩經辯訛謂淫亂之詩宜刪者何也詩至桑中鶉奔淫亂極矣夫子刪詩不削以垂戒也楊龜山曰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滅之由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之歷代淫亂者未有不致敗亡者也故有議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人之旨矣

其命維新

張天如曰文王小序云文王受命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言而傳會之也鄭氏遂謂受天命而有天下劉歆作三統曆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何其悖歟夫曰其命維新曰帝命不時時言文王之德



合於天而天命之追言得天下由於文王耳非謂文王王天下也若文王果稱王改年則是叛逆不臣猶吳楚之僭號也而謂文王爲之乎至纖緯言文王受赤雀丹書乾鑿度言伐崇改正朔文王豈有是事哉後世亂臣賊子陰謀僭竊僞飾祥瑞以惑人諸儒乃引之以說經毀誣聖德其罪可勝誅耶

履帝武敏歆

生民一詩姜源履巨人跡載之史矣又見之經曰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履帝武敏歆鄭氏遂謂郊禘之時履夫人跡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說者辯之謂帝卽高辛氏履帝武高辛之武也敏如膚敏之敏歆如居歆之歆篇中二章一言上帝末章再言上帝而帝武之帝獨無上字其爲高辛也明矣解意甚妙然于寘隘巷寘平林又似因無人道而見棄者豈得謂無巨跡之說乎總之詩因於史作史者於帝王之生每欲神奇其說以彰降育之靈詩人取其事而鋪張之誕妄之言失在史不在詩也履跡之事理所必無

不必謂詩所不有善讀詩者但取其有相之道五章之意言之以孟子讀武成之法讀之則得之矣何必紛紛辭說乎

天命玄鳥

古史云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太史公史記因之詩緯亦云契母浴於玄丘吞鳥卵而生契此說至誕可不辯而明者說者乃謂祀高禘時玄鳥適至祈嗣有驗故賦於詩將怪異之事解得平常說詩者其有識也然玄鳥之詩不甚著跡與履帝武之言

尚論持平

卷一

三

有異惟是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語意鄭重似與后稷之生相類故說者遂致紛紛愚謂讀生民之詩當若武成之取二三策讀玄鳥之詩當學陶淵明之不求甚解而且多聞闕疑等之齊諧志怪之書存而不論可也

擊鼓

古序曰擊鼓怨州吁也毛公曰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擊鼓踴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以兵爲戲未



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

黍離

元城劉氏曰人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其心變矣次則微變久則安之矣至於君子之情則不然彼黍離離其行役往來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慨之意終始不變焉此詩人之所以為忠厚也然黍離王國之詩降而為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夫子刪詩而降之也

解詩

尚論持平

卷一

罕

郝楚望曰子貢論貧富與詩何干而以切磋解子夏論素絢與禮何涉而以禮後解仲尼謂其可與言詩子貢論學知詩離而能合也子夏論詩知禮入而能出也世儒膠柱鼓瑟如高叟以怨慕父母為小人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為臣父乃至執辭生疑如朱元晦以古序為牽強率意師心為易簡直訣若是則易簡直訣孰如高叟咸丘蒙而賜商二賢亦烏能免於牽強之誚也故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二典

陳大士曰先之以五典次之以百揆終之以四門雖以聖明之世猶存兢進之防五典以試其從百揆以試其叙四門以試其和雖以觀刑之餘猶存稽實之意如鯀之圮族猶詢四岳之請聖人所以重棄才舜之蒸又猶有二女之試聖人所以重天下天之試舜不後於堯故風雷之變猶然觀刑之心舜之事天不後於親故弗迷之神猶然蒸又之考古者之天子不如後世之尊故五歲巡守焉而

尚論持平

卷一

罕

已不以為勞古者之省方不如後世之費故五歲巡守焉而民不以為病

三謨

陳大士曰司徒秩宗之官後世合而為一而唐虞分之見古人重教之意司寇司馬之官後世分而為二而唐虞合之見古人輕刑之心舜之臣下自禹而外無踰於臯陶而卒不王者歷於文命之賢舜之五臣相遜而王獨至於臯陶而卒不王者壞於明刑之報招受之際一言而三卦具焉伯益已



深於易千羽之舞七旬而三苗格焉伯益又深於兵敦典庸禮本之天天子無權焉聰明威本之民上帝亦無權焉康衢之歌堯時之國風也喜起之歌虞時之雅頌也

夏書商書周書

五經讀日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禹貢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聖人不專天下之利故五百里而外盡捐以予諸侯聖人不盡天下之利故一千五百里而外

尚論持平

卷一

聖

半棄而與四裔五子之歌無一語及君者見深厚之意五子之歌無一語及羿者畏強暴之威仲虺已足相湯而更求伊尹伊尹必非安坐者也周公已足相周而更求太公太公必非安坐者也太甲之才在成王之上其質絕似丹朱伊尹之權在周公之上其成以無管蔡比干剖心猶無憾也封墓則已戚矣箕子在商猶為囚也在周則為狄矣藉八百君而舉事故周世有封建之禍資羌髡之力而成功故周世有獫狁之侵中國之天官而外國

學之郊子也中國之天書而外國存之箕子也三叔之心忠而愚惜其不成也成焉則忠矣武庚之心孝而闇惜其不成也成焉則孝矣

夔龍

或問虞廷交讓稷契皋陶不讓何也愚謂不俟疇咨蓋命以舊職故不讓也或問夔何以不讓愚謂典樂之官非精於律呂者不能夔有可使百獸率舞之神何又他讓乎讓之反不誠矣見古人之真也或問龍何以不讓愚謂獻可替否凡臣之職也

尚論持平

卷一

聖

雖不命之納言有言尚在當言况命之乎蓋在夔不必讓者在龍不可讓者也故與禹垂益伯相讓不違者有區別也

無若丹朱傲

舜大聖人也丹朱不肖其失在傲舜豈若之哉而禹以之傲舜大不倫矣而舜以為迪朕德此舜之所以為舜也蓋人心道心相去幾希雖狂亦有一念可作聖者雖聖亦有一念可作狂者不可不慎於微也且丹朱以傲而堯故不以天下傳之則舜



正當以朱為鑒矣故舜日時乃功惟叙後舜之傳禹亦知其將來必不若商均故受之以天下猶堯之識舜也厥後周公之戒成王日無若殷王受之逃酗於酒不猶禹之告舜乎先聖後望有同心矣

九河既導

五經辯訛日九河非開闢以來原有九也初則一派爾時洪水泛濫自大陸以北到兗州為下流之衝其勢愈大乃別開八條以殺其勢俱入於海導之則日既道順禹新開之道也逮後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平原鬲津有其遺處蓋淤塞八河廣拓齊地塞其東流并歸徒駭九河不可復問矣

尚論持平

卷一

四

罪疑惟輕

傳日刑濫則懼及善人律文斷獄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於失入重民命也唐太宗問劉德威刑網愈密何故德威日是在於君今者失入無罪失出受誅吏安得不執深文從事耶班固日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今之聽獄利在殺人諺日鬻

棺者望歲疫非憎人也利在是也獄吏亦猶此矣高允有言日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漢時英布不免刑餘之累况凡人乎書日罪疑惟輕為士師者宜三復斯言矣

盤庚

家義山日盤庚遷於殷改國號日殷朱子遂以殷王加盤庚之上前十六王為商王後十二王為殷王判若異代盤庚賢王烏有是變亂祖制之舉動哉商有三亳湯居西亳盤庚遷於此方日復我成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湯舊業居舊都而改湯號益知其無是理矣注云河南有所謂殷墟者史臣因地名而訛為號或未可知盤庚首篇日遷於殷明乎殷之為地登進綏爰之辭反覆開諭豈改易新號無一言以相示乎以商書斷之知其不然也逮周王之誓師日商王受不聞其稱殷王武成日於征伐商不聞日伐殷以周書証之益知其不然也若謂商道中衰更姓易號與民更始曾有商一代賢王下同陳聖劉之愚罔乎哉

一第136册 續修四庫全書 2 文三



帝德罔愆

舜禹文武之爲君在臣子稱之有不盡之美矣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魯論之語但以無間論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盡之然僅言罔愆而冠古今之德在是矣言無間而平天地之功在是矣言罔缺而光日月之謨烈在是矣此之謂善頌後世之尊其君者徽號纍纍人莫能記其文孰若二字包舉之無盡乎

尚論持平

卷一

四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舊解云其過誤者雖大亦宥其特過者雖小亦刑林少穎呂伯恭以爲不然謂若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蹂死小兒過誤之大者也其可宥乎若守果者拈小果食之過誤之小者也亦將刑之乎何燕泉以爲林呂之言皆未得也過與故情不同也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蹂死小兒過之大者然比之故燒官庫故殺小兒者情不同矣不可從未減乎故燒官庫故殺小兒故

之大者與火延官庫馬踐小兒情不同矣論可不從重乎若守果而食小果法勿論之事也此而爲故之問聖人不若是之苛也聖人立法過必加宥所以恕人無心之失故必加刑所以禁人有心之惡權衡於大小之間故足以爲律也

金滕

愚讀金滕之書未敢信其盡出周公之言也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故祝冊於廟願代武王當懇切敷陳意在此矣乃何曰予仁若考多材多藝能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豈先王欲用子孫之材藝而不使之永年乎且在天之靈亦何所用子孫之材藝乎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其屏璧與珪璧珪何物豈較論乎先王許不許而與不與乎至於先王而稱之曰爾孫子而自稱曰我曰予解之者曰爾我之稱此猶赤子之於父母周公非赤子也何稱謂之問不倫如是乎故未敢信爲周公之言惜不能起伏生而問之矣



微子

愚讀微子之篇而見聖人三仁之許良不誣也微子當商紂稔惡之時知亡無日矣乃呼父師少師而謀之其情迫矣箕子乃詔王子命之出廸其時少師比干無一言蓋少師欲以死諫君其志定矣箕子亦知其志而不復為之謀矣惟欲微子去之以存宗祀是不可無死者更不可無去者也或謂若是則死者仁矣去者仁矣受辱狎狂處於不死不去之間其仁奈何愚謂有比干之死則箕子可

尚論持平

卷一

哭

以不死有微子之去則箕子可以不去其狎狂者欲紂之悔悟如柳柳州之所言以希幸於萬一也而紂卒不悛其如紂何故既不歉於比而亦不愧於微也所謂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者也箕子之為仁則尤難也

有容德乃大

綠雪亭雜言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會子曰自反而縮萬人吾往言有勇也量之與勇奚從乎曰橫逆之來當弘量以容之如蘭相如避廉

頗之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人紀之大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以姑息為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之舍垢忍耻皆見義不為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秦誓

尚論持平

卷一

哭

邵康節曰夫子刪書以秦楚綴周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或以為不然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錄之耳而作誓之後令狐汾曲之師其過猶昔烏在其能悔也蓋當時周不可為秦勢駸大孔子知諸侯必并於秦故錄此篇以見意耳豈獨於書即於刪詩削吳楚而不錄而獨列秦風觀其車馬禮樂有奮厲而起之勢與列國之靡離不振之氣有間矣人謂聖賢言理不言數愚謂堯夫先生之言理也非數也而數在其中不可以分視之矣



支子不祭

先王制禮有支子不祭之條所以崇正適杜侵越也然宗子俱賢則禮可遵也若族遠支分賢貴之人多自支出而為宗子者既愚且賤行將祀典不修乎且親之存也宗子養之支子亦養之親之歿也宗子祭之支子無宗子為之主則不得祭之本本水源之思無人不有何為支子者不得遂其情乎宗法不行勢不得不變通乎其間蓋存禮而使禮廢不若變禮而使禮存似非聖人之所不許也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郊鯀

劉青田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氏之父也夏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鯀以績用弗成而舜殛之舜之刑非私刑天刑也禹受舜禪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獲罪於天天殛之非舜殛之奉天討也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天其弗享夏之郊矣禹聖人也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如之何曰廟以

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三世出妻

呂思菴曰聖人人倫之至德盛化神寧不能刑于寡妻耶豈誠服於三千弟子敬信於七十二君獨妻與子婦為不順耶且為子若孫擇配寧所娶皆不淑耶况七出中無子則出安有三世俱生子而逐其母耶豈未生子之前俱賢既生子之後俱失德耶且夫周流列國若开官氏一出則伯魚誰育伯魚又出則子思誰依子思妻又出則子上誰鞠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耶又豈聖賢以出妻為家法耶大聖大賢之家俱為無妻無母之人此必無之理也韻府羣玉諱言夫子又謂叔梁紇出妻聖人少孤依母卒也合葬於防以誕育聖躬之聖母猶誣之與檀弓之誣同屬子虛而已

尸必式

古禮有不可行於後世者為尸是也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承祭者如在其上此正道也乃古祭有尸惟祭殤無尸內神廟同姓外神不



擇姓勝國之社稷士師爲之宗廟之祭主人之子爲之子服先代衣冠南面而坐父北面而拜之父行三獻之禮子宴然而醉且飽之迎尸送尸子以鬼神自居來也飄然而來去也飄然而去豈不近於戲歟至外神之尸他人爲之異服臨筵益類今之徘徊作劇矣此禮不行不知廢於何時似亦先王不以爲非者也

菊有黃華

月令之志華不一矣如桐始華桃始華獨至季秋尚論持平 卷一 五  
之月則曰菊有黃華變文以書重菊之晚節也蓋春當發生之時故其華色多艷然皆易開而易謝至於九月秋氣深矣收斂固結故菊開獨久詩曰菊殘猶有傲霜枝以見凡花所不易有而菊獨有之露潤益榮霜侵愈茂非花中之松柏耶

腐草爲螢

季夏之月味苦臭焦火令之旺於斯極矣故腐草爲螢草植物螢動物也草而化螢無情而爲有情也然蟲未有光而明者光而明者則惟螢以火德

之盛透發無餘於一纖蟲也而亦見之然至於七月大火西流矣盛極向衰卽於一螢可觀天道之變日中將昃不猶是乎

反舌無聲

凡鳥之聲鶯不可以爲燕燕不可以爲鶯鴉不可以爲鶻鴉不可以爲鴉鴛鴦不可以爲鴛鴦惟百舌之鳥無不可爲故名之曰反舌反之云者以其弄巧如簧惡之也蓋聲屬於陽仲夏陰生半夏當四月而生正乘其氣反舌食尚論持平 卷一 五  
之氣漸消矣故至無聲猶多言而窮也雖以志仲夏之令而示戒之意寓其中矣

坐不中席

古者席地而坐通解謂百目不離地席地不欲多上人也地道最親故祭享皆奠於地後世用几案非古人意也愚謂郝氏之言迂矣禮以義起義者宜也古制未備故先席地席地而有几可憑此作案之漸也作案而有案可據試問席地者便乎據案者便乎試觀據案者有威儀乎席地者有威儀



乎則變席而案猶變卉木之服而爲衣裳變構木之巢而爲宮室美莫大焉不謂達如京山而作此言也

屨不上於堂

五經辯曰古禮不可行者脫屨其一也如入室必脫屨於戶外坐於堂則脫屨於堂下倘燕會聚客階前無容屨之地矣且賓客雜至不能自認其屨先後出者保無誤易其屨乎此古禮之不宜於今者也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禮不下庶人

先王制禮三百三千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不可不由之者也故曲禮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魯論曰齊之以禮禮於庶人尤在所急矣奈何有禮不下庶人之文則爲庶人者皆可放廢於禮樂之外謂禮豈爲我而設哉將滅理亂倫人道幾於息滅矣善乎白虎通之言曰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習禮也謂有爵位者酬酢之儀不及於庶人以其非所嫻習耳而齒讓之道於鄉黨中仍

不廢也此最得禮義者矣

三諫不聽則逃

禮記辨訛曰臣之於君忠君之心有死無二無論折盪引裾期於必聽卽伏劍碎首亦所不辭幸而容納則爲汲黯魏徵不幸誅戮則爲龍逢比干豈可以不聽而逃乎况外國之時有可逃去後世四海一君使其擐人主之逆鱗則刑獄隨之倘有掛冠潛遁則緹騎集門孰有破柱複壁以容之哉不如盡忠致身之爲得也若逃之一字徒令中庸伴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食之流得而藉口烏可以爲訓哉

諸侯無故不殺牛

太玉山人曰律禁殺牛不知始於何代南史梁傳昭性篤謹有親餉以牛肉曰食之犯法告之則不可埋之古人之守禮如此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祭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祭祀饗客亦用之矣然不及於士庶人家則士庶人之不可殺牛從可知矣又曰諸侯無故不殺牛苟無故諸侯且不輕殺况其下乎史載第五倫下屠



牛之禁甚嚴自東漢已然矣要之服田力穡牛實有功於人君子仁人寧忍以供口腹乎上帝好生經文之示人深矣

泉府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國服之義人多不解惟鄭康成注謂國服者民於國中所服之事以之貸母卽以之償子也如其國出絲絮以貸民受貸者加其所息卽以絲絮償之其國以絺葛貸民受貸者加其所息卽以絺

尚論持平

卷一

五六

葛償之其國以米粟貸民受貸者加其所息卽以米粟償之王安石青苗之法本此也青苗之法行於鄆縣甚便然僅可施於一邑不可施於天下泉府貸民因民之願貸者而貸之通緩急濟有無耳青苗之行爲農者貸之至於爲商爲賈亦皆貸之願貸者貸之不願貸者亦強貸之是剝民非利民矣與國服爲息之意相懸遠以桑孔之術而冒言周公周公之制豈若是乎

廬墓墓祭

古禮親喪居倚廬於中門之外旣練則舍外寢矣無所謂廬墓也愚謂禮以意起五十而猶孺子慕情不能已依栖於長松衰草之間聖王在上亦何忍禁之乎太甲居桐處仁遷義此卽廬墓之始也且子貢於夫子之喪築舍於場獨居三年然後返人未有非之者師弟如此矧子之於親乎故謂廬墓爲非禮者不足與言禮者也至於親骸旣葬孝子將享之情知其於彼乎於此乎春秋掃墓以一卮奠於黃土似必不可少者而或謂禮有家祭而

尚論持平

卷一

五七

無墓祭試問墓祭其親於禮何所隕越乎故謂墓祭爲非禮者亦不足與言禮者矣

孝子刲股未嫁之女殉夫

敖清江論孝子刲股未出室之女以死殉夫大明會典例不旌獎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得爲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親迎廟見以死殉夫爲貞烈者皆失中正不可訓也愚謂不獎之者不欲人爲所難也不禁之者亦不欲違其志也如必以刲股殉夫爲非則弘衍之納肝安金



藏之剖腹皆非臣子之中正耶讀古今孝子烈女之傳有動天地感鬼神萬萬非庸眾所能及者必執典禮以議其非其得謂之有人心者耶

周禮

容齋隨筆謂周禮一書非周公所作昔賢以爲戰國之書實出於劉歆之手王莽時歆爲國師始立周官周禮置博士受業門徒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痛四海皆是書也至王安石行新法乃尊其言謂一部書中理財居半以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儀禮

黃石齋曰儀禮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婚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又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伸矣讀者固執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春王正月

文有本明因釋經而反多其異說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夫周建子以子爲正月卽以子爲春月矣而胡傳以爲建子非春以夏時冠周月行夏時之驗也劉子元史通謂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行天子之禮獨用周家正朔而陳止齋謂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之舊項平菴謂春秋爲孔子之書非周王所用夫春秋天子之事夫子方欲藉筆削以正人心而先自生今反古何以使亂臣賊子懼乎且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孟子宗孔子者也其曰七八月之間旱注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則戰國時且用周正春秋時反用夏正乎矧經書春正月無冰以子月無冰故紀異也若夏正月則凍解矣又定公元年書冬十月隕霜殺菽以酉月隕霜故志災也若夏十月宜露結矣此非以子爲正月卽以子爲春月之明証乎說者謂夏時不行於周何以豳風皆夏令愚謂豳風乃述后稷公劉之化推本其舊而言之不可以之証春秋也



宋穆公立殤公

呂東萊曰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為奇為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其說既無加矣吾推宣公之意必以為聖人建國使父子相繼者為眾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子而傳之禹吾何以眾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

尚論持平

卷一

李

事眾人視之以為奇以為高自堯舜視之見其常不見其奇見其中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為常他人以為勇游千仞之淵津人以為常他人以為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舉烏獲之鼎椎子入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取郟大鼎於宋

黃石齋曰取郟大鼎於宋以不義得者必以不義失也郟之鼎宋取之宋之鼎魯取之魯之鼎其又將為誰所取也若以利言許田比鼎孰輕孰重哉

愚謂桓內弑而外成人之亂受賂而事其祖周公之所恫也我之子孫以弑逆而失許田人之子孫以弑逆而失大鼎在天之靈其受之乎徒著其貪逆而已

鄭伯克段於鄆

鍾伯敬曰克者何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辭也段不足殺者也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為事非以其能為曲沃武公也不過恨姜氏之愛段而

尚論持平

卷一

空

已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西北鄙貳於已公欲貳之也收貳為邑至於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是公明知段之無能為也祭仲公子呂切切憂之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姜氏欲之焉避害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以掘地一語愚之草草結局之計益見鄭伯凶而狡矣愚謂克段之事惡鄭伯人所同也謂段不同於曲沃武公竟陵所獨也又



謂以悔之一字愚考叔愚謂考叔亦以掘地之說  
愚莊公對小人之言隨宜方便不必以理正告之  
也

趙盾弑其君夷臯

陳椒峯論趙盾弑君謂春秋誅意盾不特有弑君  
之心有弑君之事矣靈公無道宣子驟諫公欲攻  
盾提彌明扶之以下公嗾夫葵明搏殺之且聞且  
出則明儼然一公敵也忠盾而逆公此時而可弑  
則竟弑之矣倒戟以禦公徒者靈輒也又一敵也

尚論持平

卷一

奎

報盾以一飯之德而待公如讐此時而可弑則亦  
弑之矣二人者爲趙氏之嬰杵則爲晉君之羿浞  
又何待桃園之攻知夷臯之不卒也哉盾之言曰  
君之葵不如臣之葵君葵不能殺臣臣葵可以殺  
君矣文王有言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公雖無  
道盾不能俯首就戮顯與之敵不及手刃於格鬪  
之時而肆攻於乙丑之日趙穿不過明與靈輒等  
耳由其言以考其事卽其事以誅其心非盾弑之  
而誰弑之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家麗京曰春秋書許世子弑其君先儒多以爲不  
嘗藥考之左氏知其非也許悼公瘡飲世子之藥  
不由醫人夫世子之家非爲乏醫病瘡之證不至  
卽死悼公應手以告斃焉曖昧之跡不能爲世子  
解也雖悼公死後世子以位讓虺嗑不容粒哭泣  
未踰年亦死可以知其無邪心而不幸而有其事  
則非世子所得辭也今有嬰兒戲擲劍器至於殺  
人雖出於誤不可謂非嬰兒之殺之也况人子之

尚論持平

卷一

奎

於父乎聖人於許世子未嘗不欲原其心爲之未  
減則將以刀挺之弑爲有罪而藥物之弑爲無罪  
於是乎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煮餅得以紛然雜進  
動輒言誤以爲解免故聖人寧厚誅止以峻名教  
之防所以杜亂賊之萌也大抵春秋之法誅意誅  
事並行而後天下後世之人不得藉口要歸於使  
人懼而已嘗晉趙盾弑君者誅其意不誅其事也  
書許世子弑君者誅其事不誅其意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書衛州吁弑其君完公子也不稱公子程子謂其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乎故不稱公子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之亂賊乎其說是矣然何以繫之以衛繫之以衛者不過言衛國之州吁耳所以別於魯也公羊謂其當國故稱曰衛州吁胡傳亦謂削其屬籍特以國氏書之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之與聞國政且主兵威而當國也是說也不無求之過深也歟

尚論持平

卷一

奎

衛人殺州吁於濮

州吁之殺乃石碯請之於陳使右宰醜并其子而殺之者也而書衛人何春秋凡書人者微之也而此之書人對天子諸侯言之也亂臣賊子天子不能討其罪諸侯不能誅其人待石碯請於陳而殺之是碯之稱人美之也非微之也爲臣則其人無忝於爲臣爲父則其人無愧於爲父衛有人矣其縱亂賊而不知問者尚得謂之人也乎哉

北杏之會

顧涇野曰北杏之會桓何以稱爵而人諸侯曰人衆詞也若曰得乎衆人之心爾穀梁子曰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授之者也如以爲誅首亂而人諸侯則桓公其亂之始矣猶之處盜者誅脅從而免渠魁豈法也哉愚謂穀梁之言審矣

踐土之會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而來也故書會而不書朝者言諸侯會而天子至若與諸侯同會也書會實也書朝非其實也或曰何不如符於河陽者書之愚謂河陽以臣名君故稱曰符正名而罪在臣也踐土以君就臣故稱曰會存實而罪在君也雖然罪在君而臣之罪益甚矣此春秋之義一字而其旨無窮也

天王狩於河陽

天王狩於河陽名也非狩也非狩而言狩文以狩之名著其名之實也天王而可名冠履倒置矣或曰王室不綱有伯者名王以臨諸侯尊王也猶愈於無名之者愚謂名而尊王然且不可况名而挾

尚論持平

卷一

奎



王乎挾天王以令諸侯曰天子我且得而名之矧其下焉者乎於是見晉文之大遠於齊桓矣葵丘之會王命宰孔賜桓公胙命無下拜桓謂天威不違顏咫尺必拜受之晉文定襄王於邲卽從而請隧又召天王非第譎直無君矣其罪不勝誅矣雖然文之召王亦王自取之也踐土之會王自至而勞文也故不書狩而書會是先夷王而下堂見諸侯矣晉文以爲王可至於前何不可召於後履霜堅冰非自待其至乎

尚論持平

卷一

空

墮三都

陳椒峯曰孔子爲大司寇墮郟墮費圍成之役公自行而終不克論者以墮郟費爲聖人功以成未克爲公過善乎董子之言曰墮郟叔孫意也墮費季孫意也墮成非季孫意也當時政在家臣侯犯以郟叛此時之郟已非叔孫有陽貨因季孫之後公山不狃在費此時之費亦非季有二氏不能去其家臣猶可假公家之甲去陪臣之跋扈非自撤其衛也若成孟氏之保障也公斂在成方有功於

尚論持平 卷一

孟氏宜孟氏不肯墮成叔季旣墮郟費豈甘孟氏獨有其成公之墮成非叔季之使誰使之哉况乎三家僭亂日久夫子仕魯安能使墮各城若果欲急墮則好謀而成何至致公幾蹈不測而成卒不能墮耶倘謂郟費圍成謀出夫子昔之圖郟亦出夫子耶乃欲以不必然之事居之爲功豈聖人所安哉

猶三望

學文堂集舜典告攝史臣記曰望於山川明乎其

尚論持平

卷一

空

攝天子位也春秋書猶三望者三其書望也皆書郊而及望也明諸侯僭天子也夫書望則書望矣曷爲書猶三望以魯不郊而猶望也僖之三十一  
年書四卜郊不從乃免郊下卽曰猶三望宣之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下卽曰猶三望成之七年書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下卽曰猶三望以諸侯僭天子天地鬼神所怨恫也四卜不從卜牛牛死改卜牛傷亦可已矣猶三望焉故書猶也前乎僖宣成之世

一八七



不書魯未僭望未僭郊也然則魯之僭用天子禮樂豈非始自閔僖以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後儒蔑經而悖聖甚矣借曰不然僖宣成之三望豈亦賜自成王受自伯禽乎學者尚審之哉

六鷁退飛

鳥飛而進焉有飛而退者鳥飛而退如人倒行倒行則躓豈鳥樂於退而或損羽折錫自取隕墜乎其退也非鷁爲之氣爲之也政令不時則天氣拂逆鷁飛獨高於衆鳥力不能勝故若退飛猶之魚

尚論持平

卷一

充

搶急流力不能勝屢上而下見之者以爲退游豈魚之志哉書曰過宋都義在宋也傳曰民所聚曰都則見目治者非一人徐而察之者亦非一人志異之意微矣

春秋未嘗擯楚

郝楚望曰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地居其三翦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地不足九州禹貢爲虛文矣孔子何擯楚乎且生平所欲爲者正在於楚是時齊將絕晉將分地廣民衆無如江漢

故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欲用楚爲東周也及昭王致聘將封書社子西沮之王亦旋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能捨之乎罷魯司寇在外十有四年往來陳蔡者居半以其屬楚意在楚也故每遇接輿沮溺丈人之流向往之情宛然可識愚謂京山此言真得聖人之心者非千秋之特見乎

春秋未嘗獎霸

郝楚望曰桓文以篡弒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世儒以春秋爲獎霸不知春秋所惡莫甚於

尚論持平

卷一

充

晉重耳以詐力興于孫強恣惟楚爲其所忌儒流尊晉謂晉擯楚楚自不會非晉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晉召王徵兵奔走卿士逼殺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莫敢不尊晉惡十倍於楚春秋其獎之乎左傳殆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誇譽功業無異三王受朝納賄鋪張其事恬不爲怪故謂聖人獎霸左傳誤之也



尚論持平卷二目錄

論語為孔子之史

為命

公叔文子

怪力亂神

私覲

在親民

與國人交止於信

君子中庸

尚論持平

卷二 目錄

武王末受命

非孟

禹惡旨酒

五就湯五就桀

孔子作春秋

貴戚之卿

孝經

忠經

武經

葬經宅經

老子

莊子

列子

荀子

申子韓子

關尹子文子

史記

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

尚論持平

卷二 目錄

司馬遷序游俠而進奸雄

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貧賤

漢書

班史范史

三國志

魏書

十六國春秋

南史北史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正統

資治通鑑

封建

井田

三皇

瞽叟

尚論持平

卷二 目錄

三

文王

黃老

散宜生

管蔡

華士

少正卯

鄧析

延陵季子

伍胥

四公子

田子方

郭隗

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

陳平

叔孫通

陸賈酈食其

商鞅

荊軻

尚論持平

卷二 目錄

四

項羽

張留侯李鄴侯

四皓

漢文帝

晁錯

周亞夫

趙廣漢

司馬相如

楊雄



漢昭烈帝

武侯

關壯繆

張桓侯

魯肅

司馬懿

管幼安

郭璞

謝安

尚論持平

卷二 目錄

五

唐太宗

王珪魏徵

郭汾陽

狄梁公

李太白杜少陵

韓昌黎

柳宗元

馮道

杜太后

歐陽永叔

趙普

岳武穆

虞允文

韓侂胄

于忠肅

明妃

綠珠

尚論持平

卷二 目錄

六



尚論持平卷之二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論語為孔子之史

屈翁山曰夫子為魯司寇亂臣賊子乃其職之所當誅者雖去位不得見諸行事亦當載諸空言論語中多春秋之書法曰八佾舞於庭曰三家者以雍徹曰季氏旅於泰山曰崔子弑齊君曰魯人為長府曰季氏富於周公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

尚論持平

卷二

一

魯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曰陳成子弑簡公曰公山弗擾以費叛曰佛肸以中牟叛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此皆春秋之餘或出自夫子或為門人所書皆有褒貶存其間與春秋相表裏春秋為魯之史論語則夫子之史也為命

論語詳解曰辭命非國之典要也竭諸大夫之力以謀國而區區辭命是急非盡善鄭也蓋傷魯之諸大夫敵師歷境專對無人耳時季康子當國子

服景伯從政吳王夫差爭伯哀公會於郟吳徵百牢景伯不能辭如數與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不敢往使子貢辭乃免後吳伐魯為城下之盟景伯又不能辭吳人欲止衛侯景伯以幣假子貢往說後吳會於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於晉景伯不能辭吳人囚之康子執政妨賢不如子產知人善任夫子歎鄭諸臣以媿魯也

公叔文子

季扎適衛見公叔文子稱之曰衛多君子是文子

尚論持平

卷二

二

必君子人也何夫子不信公明賈之言得非善善長之意乎非也夫子嘗慨不見聖人洵如公明之言文子時中之聖矣故不敢以遽信即季子僅稱之以君子未始以為聖人也考之左傳有見其未盡善者文子朝而請享靈公見史鱷而告之鱷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吾不先告子罪也君既許我矣若之乎鱷曰無害子能執臣禮可免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也文子卒衛侯惡戍之富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曰



戊將亂戊奔魯由此觀之豈得謂時然後言者乎  
公明又復以告過也

怪力亂神

郝楚望曰記者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此發明子雅  
言詩書執禮皆聖人訓世之書春秋爲憂世而作  
所書悖理之事皆怪也爭戰之事皆力也篡弑之  
事皆亂也讖兆卜筮之事皆神也故春秋不與易  
共學不與詩書禮同雅言知我罪我皆令讀者自  
得之也愚謂解一章之書而兩章之旨皆出京山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洵明眼矣

私覲

禮記曰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  
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  
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駱統曰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之事  
而陰相聞者耳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敘已情亦  
使臣之道不足過也

在親民

聖經在親民朱子注曰親當作新以傳引日新新  
民新命而言此確解也然漢唐儒者俱作親愛乎  
民亦未嘗不可蓋上能與民相親則能使民自新  
故平天下章引民之父母之詩君子能視民如子  
則民自能事上如親上下之間有不聯爲一體煥  
然一新者乎故在經作親在傳作新不妨各就本  
文疏意正不必其從同同也

與國人交止於信

文王與國人交說者當作國中之人謂文王不敢  
尚論持平

卷二

四

以殷天子分國之民視之爲民故以爲交愚謂爲  
人君止於仁止仁則仁民在其中矣復以國人作  
民不重出乎此國人兼鄰國之人言之也若民宜  
言治不言交矣惟鄰則曰交鄰文王信孚於人如  
虞來質成是交虞國之人也芮來質成是交芮國  
之人也伯夷自東海而來是交東海之人也太公  
自北海而來是交北海之人也以服事殷是交殷  
國之人也六州歸心是交六州之人也文信於人  
故人信於文正如朋友有信此交道也不然何此



一句獨與為君為臣異其字法乎

君子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其祖述之最要處在發中庸之旨蓋中之一字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人以為帝王心法不知視為如何高遠非淺近所可及者夫子謂中非人之不可及者蓋在尋常日用之中只是庸德庸言能行能謹參贊位育之理舉在其內善誘循循一庸字使人皆動可為堯舜之思前此大聖大賢之所未發此子思所以特揭此言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又恐人視庸為易故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又贊之以中庸其至矣乎蓋至易至簡即至精至微二字之中無不包括者也

武王末受命

陳椒峯曰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必皆為法受惡予曰為法受惡湯武不敢辭觀過知仁湯武何可及也湯武皆末受命者也考之紀載湯放桀其年八十八矣武王伐紂其年八

十七矣凡犯上作亂者必少年壯夫之所為若血氣既衰之人慮事精用心慈使有僥倖之心豈肯舉事於頭白齒豁之日哉蘇子又云武王以黃鉞斬紂武庚不容不叛夫逞雄心於一劍此負血氣之勇者所為豈八九十歲之仁人而為之乎記云紂登鹿臺自燔而死揮以黃鉞者妲己也告天下罪人斯得爾使湯武以天下為利桀豈能三十一年在位紂豈能三十三年播惡哉

見梁惠王

尚論持平

卷二

六

人有好惡不可強也爰有名賢而惡其所不當惡不可解矣如杜少陵不喜陶詩歐陽永叔不喜杜詩蘇老泉不喜楊子東坡不喜史記甚至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晁以道作詆孟李泰伯作非孟則太過矣要之諸君非有意排斥見識不到故有是言耳如一老儒問王聖美讀孟子否曰讀而不曉其義曰何處不曉曰開手處見梁惠王一句即不能曉既曰不見諸侯何為又見之乎老儒莫對不知聖美之不通甚矣不見諸侯



非不見也不往見耳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聘賢者故往見之此伊尹之翻然豈毛遂之自薦乎聖美么麼固不足責王冕諸子何亦吠堯不止耶且孟子爲卿於齊則稱臣於梁客也則不稱臣亦可以見其見諸侯而不自失之道矣

禹惡旨酒

或問周公思兼三王首以禹惡旨酒爲言何也郝楚望曰禹之憂勤莫如治水而首言旨酒則是旨酒之患甚於洪水也易未濟之上九以離明下孚

尚論持平

卷二

七

于坎之六三周公繫爻辭曰有孚于飲酒濡其首有孚失是失是者喪明也于書作酒誥孔子尚憂酒困况庶民乎所以爲禽獸者由其心醉也雖有善言不可以語醉人人能醒而後可與言善故禹之勤儉非飲食而惟此爲要也

五就湯五就桀

或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者也君子事君當從其一事湯不應事桀事桀不應事湯何以就湯就桀遷轉無常也堯舜之道宜爾乎愚謂尹之就湯欲

湯以堯舜之道事桀也就桀欲桀以堯舜之道自處也逆知湯德日新將來必有受命之徵桀惡不悛將來必有放伐之事故屢就桀而望其改之一就不已而至再再就不已而至三且至四至五而惡猶是也民之憔悴於虐政不可不弔伐而救之於水火之中矣故曰天之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是湯之伐桀成於尹也聖人無可奈何大不得已之心也不然何眷眷於桀而屢就之乎事非堯舜之事心則堯舜之心正於五就之中見之矣

尚論持平

卷二

八

孔子作春秋

陳椒峯曰或問孔子作春秋何以稱一治愚考王孫滿對楚子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周且過其曆一百七八十年仲尼延之也仲尼何以延之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故能延之也或曰仲尼空言遂能延數百年後之天命乎曰此仲尼所以爲聖人也周自成王至威烈王世三十年七百矣是時韓魏趙滅晉祀而分其地周天子從而寵命之識者謂秦之所以興周之所以亾係於此蓋晉之強



能屏捍諸侯使秦不敢東向分爲三則晉弱秦強遂成縱橫之勢使是時天下之人不畏春秋之義移一旅之師以亡東周何難焉而縱者不敢議周橫者不敢議周則天子春秋之義有心者悚然畏懼不敢首爲亂階以來天下之誅也

貴戚之卿

于穀山曰孟子說齊梁之君大有策士之風卽如齊王問卿之對雖理自如此其實有爲而發世儒不察耳宣王之時靖郭君父子厚招游客權傾一

尚論持平

卷二

九

國孟子危之故直言貴戚之權竦動齊王使其惕然知懼有所以裁制之其微指也厥後晉王之世孟嘗得罪宗國遂連五國之師攻齊七十餘城斯極重之勢矣此可想像而悟難以文字中求之愚謂筆塵之言深得孟夫子之心矣

孝經

以齊雜說謂孝經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記之漢興顏芝之子得十八章爲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孔安國及馬融傳之

其鄭氏所傳則今文也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各有異同明皇自注率用十八章爲定內有閨門一篇論者以爲鄙俗不可行世有女士鄭氏續爲女孝經十八章贊矣

忠經

忠經十八章漢南郡太守馬融之所著也其詞粹其氣醇其旨近而遠孝經十八章忠經亦十八章其體裁結構援引詩書一與孝經相倣且得鄭元爲之注而義益明而孝經與六籍並傳忠經具在

尚論持平

卷二

十

無過而問者豈不以曾子純孝言皆至性之言馬融黨附說與行違之說其得謂之經歟亦僭稱經誠曾子之罪人矣以人廢言蓋不期然而然者立言者可不鑑哉

武經

武未嘗有所謂經後人取七書而彙之謂之武經大約吳不如孫韜不如畧李衛公尉繚子不如司馬穰苴蓋孫至精畧至純司馬法最正以王道談兵者穰苴也孫之言皆至言畧之論皆名論每于



一句之中皆有以印合古今用兵之事總不出其範圍可云經矣吳起李衛公尉繚子之談兵亦未嘗無合道之處大抵彷彿三書而爲之似猶彼爲經而此爲傳也至於六韜雜而不純斷非太公之書且不可方之吳子其去十三篇遠矣然吳得孫子女兵且可操於宮中後不聞其建奇功於當世意者吳王惡其斬美人而後不復用故無所聞於冊史歟嘻可惜矣

葬經宅經

尚論持平

卷一

十一

葬經者漢青烏先生之所著也其詞醇雅顯明宛然賦體金丞相元欽仄爲之註郭景純葬書每引其言有經所未見者或年代久遠殆有逸編而世未之見也至讀郭璞古本內篇而益暢其旨明有吳郡繆希雍字仲醇者作葬經翼闡發尤精又爲難解二十四篇辯晰更妙所言地理實有理存焉爲人子者雖不可以親骸圖富貴亦豈可以親體貽不安必惡風水之說闢而棄之亦偏論也又有宅經一書託爲黃帝所傳雖文義不及葬經而陰

陽之說相爲表裏亦不可廢非若酒茶筆墨皆得名經無關於大要者而特不可爲溺於求福使祖父之骨久寒而不得歸藏者解也

老子

道德五千言千古之至言也讀之者各領其意有得其清淨無爲爲蓋公之言以致治者有得其谷神不死之說久視長年而與彭佺同壽者有得以退爲進用若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者有得其以柔制剛爲兵家權譎之用而出奇制勝者有

尚論持平

卷二

十二

得其芻狗萬物視天下無情而流爲申韓之慘刻者夫同一書也或得之而爲益于治理或得之而流弊于萬物此豈五千言之過耶夫周官周禮治天下之書也或不善用而反以之亂天下亦猶是也豈可因不善讀是書者而疑其不可以垂後世耶

莊子

丹鉛續錄論莊子憤世嫉邪之書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



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為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  
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  
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為鄉愿者也胡有絕聖  
棄智之說又曰百世之後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  
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其流莫盛于宋之晚  
世世猶未殄愚謂升菴此言蓋惡世之假道學而  
發也得其旨而畧其辭可謂善讀南華者矣

列子

莊列之書同出于老其高曠一也其奇誕一也而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章法不一南華之言起伏斷續不可端倪冲虛之  
言長篇之中各為短篇而意自貫串然南華之言  
近于墨為釋氏之宗冲虛之言近于楊皆道家之  
旨論欲齊物大秋毫而小泰山壽殤子而殀彭祖  
夢為蝴蝶誰蝶誰周幾欲空諸所有矣若夫笑杞  
人之憂天多引楊朱之說謂矜一時之毀譽焦苦  
神形要數百年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獨善獨修  
期于清靜異委同源兩家之所至不昭然見乎

荀子

綠雪亭雜言謂荀卿以禮為偽論者疵之不知荀  
子指禮之末流之弊而言也試觀魯之禘禮季氏  
旅泰山之禮王莽謙恭之禮蘇章杯酒故人之禮  
曹丕受禪之禮桓溫拜表即行之禮誠耶偽耶傳  
說曰禮煩則亂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皆即末流  
之弊而言也孰謂荀子不知禮乎否則何以其書  
曰學至乎禮而止何以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  
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不可以知其禮偽之言  
有所為而發乎

尚論持平

卷二

十四

申子韓子

陳于陛曰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似深文而  
實確老子言道德申韓重刑名迹若相懸然老子  
之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  
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賴有仁義耳老子輕視之所  
以道德流為刑名慈祥變為慘刻迹異而歸同也  
雖然天姿刻薄申韓自為之也不然何莊列不為  
申韓耶然莊列亦有莊列之弊皆學老子而失之  
者



關尹子文子

關尹子文子老子之曾思也莊子列子老子之孟子也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得猶龍之宗旨者乎至文子而語語精實足與五千言相副見稱於漢儒者不可枚舉二書猶儒家之有學庸矣莊列之文喻言十九開拓萬古之心胸莫窺涯涘不可端倪莊文首尾一意而中多斷續列文逐段結構而旨自相聯猶儒家之有齊論矣此四君者不足為老子之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四配乎

史記

蘇七泉曰史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迄吳實十三國越不與焉不數吳也外之也然猶以為周裔於盟會間或載之而謂越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苟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庶幾乎其間故雖以勾踐之賢絕而棄之余謂此遷之過也夫吳泰伯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春秋擯楚未嘗不列之於諸侯之中越以曠遠不獲得與會盟若勾

踐之為君范蠡計然之為臣亦足以與齊晉之英主賢大夫頡頏比列且吳越之風斌斌大雅豈出鄒魯之下至以西戎獫狁視之不亦過乎蘇文公似亦取之亦未當也

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

晁無咎云班固譏史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謂其是非謬於聖人不知史遷以武帝之世表章儒術宜乎大治而因奢侈而致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黃老時天下饒裕也愚謂不特此也當漢時法

尚論持平

卷二

六

嚴刻人臣晉爵有受弔不受賀之言往往不得其死非黃老之學不足以存即已蠶室之刑亦不能遵守黃老所致蓋感憤而為此言也至其作孔子世家極表其景仰向往之心於黃帝不載乘龍上天之事於老子極其流弊使與申韓同傳先黃老耶後六經耶孟堅之言駟不及舌矣

司馬遷序游俠而進奸雄

世有游俠武人中之狂狷也與奸雄異奸雄尚利游俠尚義一言投合國士相知則不惜以性命相



狗為知己報所謂感君義氣為君死泰山一擲輕  
鴻毛烈士夫之所為如荆軻豫讓之流亦天地間  
不可少之人也雄固雄矣奸何有耶而班史非之  
說者謂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感  
慨而傳之此或有之然如朱家其人可勿傳耶且  
未有史記之先國策中敘述諸人如見當年生氣  
遷作史而可沒之耶謂之奸雄一字之誅未可以  
污義士也

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貧賤

尚論持平

卷二

七

班固譏司馬遷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讀貨殖  
傳之言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宜多而反少  
以其僅知利也廉賈宜少而反多以其兼知義也  
由三五之言推之龍門之立意深矣即小可以見  
大若薄貨殖而不言大學平天下章何以言生財  
乎生財之道廉者得之則於眾寡疾舒皆可絜矩  
而悟矣或為之說曰以其傷於處貧無貲自贖故  
有貧賤之羞此或不然其文具在可繹思而知其  
旨也

漢書

陳仲醇耄餘雜志論班史論列古人其是非有不  
可解者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韋顧廉來同  
惡也而相去二等衛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  
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躋子產晏嬰於稷  
契擬樂毅王翦於召方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包  
胥於伍員之下豈不謬歟愚謂此亦文人好異之  
過後世李卓吾一種翻新議論始由孟堅開之者  
也

尚論持平

卷二

六

班史范史

良齋雜說謂元成帝紀皆班彪作元帝贊曰臣外  
祖兄弟為元帝侍中應劭注臣則彪也外祖金敞  
也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好晉灼注彪之  
姑也固述父書不為改正疑誤甚矣彪所傳六十  
五篇未見其目豈不掩親之善乎固著八表及天  
文志未就而卒和帝命班昭踵成之固之書上藉  
其父下賴其妹不及腐遷遠矣范曄作後漢書自  
稱天下奇作大言不慚其作者有劉珍司馬彪華



嶠袁宏謝沉謝承薛瑩張瑩袁山松諸家畢不過集其成耳自夸不已過乎愚謂此更不及孟堅遠矣

三國志

世稱陳壽爲著作郎有良史才其是非之謬有不足以服人者千古經天緯地之才莫如武侯矣故少陵謂其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非過譽也周公瑾有旣生瑜何生亮之歎司馬仲達自知莫敵惟有堅壁不戰而陳壽謂之將畧非其

尚論持平

卷二

九

所長縱一人之憎惡貽千古之譏彈其鄙不亦甚乎至丁儀兄弟竝有盛名於魏索其米千斛當爲佳傳儀子不與竟不存之而丁儀丁廙之賢表表千古因其不傳而其人愈傳如陳壽者烏足齒於班馬之後耶

魏書

魏收在神武時職修國史得楊休之助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父固爲北平太守以貪獲罪收書曰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爾朱榮於

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之金滅其惡而增其善書成衆論譁然目爲穢史後高祖以收書失實詔魏澹另成之矯收之失甚爲簡要愚謂魏收之納金與陳壽之索米可同遺臭千秋矣

十六國春秋

考十六國春秋與五代之君其國祚之促與喪亡之慘事畧相等劉聰創伯無幾家無少長皆爲斬準所戮劉曜繼起數年之內卽爲人擒石勒石虎盡有秦魏燕韓之地後嗣屠滅無一子遺慕容雋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亦僅終身而喪苻堅雄矣不免走縊慕容氏復燕祚亦隨傾覆若朱溫革命旋爲子友珪所殺友貞殺友珪不數年而國亡李存勗在位四年爲郭從謙所殺邈佶烈立其子從容作難遂至不起旣而從珂殺從厚石敬瑭立其子從貴滅於契丹劉知遠開基傳子承祐三年國破郭威傳位柴榮旋亦覆亡嗚呼此皆恣行殺戮殘暴之報天道不遠可以示警故類及之

南史北史



李延壽作南史云宋武北侵寧朔將軍王元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佛經者因以獲免其作北史復云盧景裕販繫晉陽誦佛經而枷鎖自脫又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教之課誦臨刑刀刃自折延壽殆溺於佛教者耶何其所言如僧尼之勸善疊疊不休耶著書無識立說無體羅泌謂其為俗士不可以作史官允矣

唐書

廬陵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雖改號為周而史不書周蓋黜之也朱新安恐其無別於嗣聖二十四年之號書曰帝在某帝在某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之年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受則曰武后天受立意甚嚴而林竹溪謂武氏既革命帝與周同書是民二王天二日矣愚謂書帝在某則見其有帝名而無帝實書武氏某年則見其有帝實而不予以帝之名此正所以別二王也林氏何思之不稔耶

五代史

劉知幾曰史家有論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張良狀如婦人項羽亦重瞳子別加他語補書中之未及所謂事無重出者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始皇遠矣言簡意備所謂省文可知者也范曄後漢書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續失次後之作者不悟其非如南北史篇終有贊其辭甚煩難言簡要又若唐修晉史取法徐庾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益不稱矣愚謂史記之贊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尚矣五代史篇末贅言抑揚感慨更有餘情其足繼龍門而無愧者惟廬陵也歟惜劉未之見也

宋史

良齋雜說謂史家比事屬辭以簡為則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何謹嚴也宋史為卷六百文百萬言泛濫極矣李全一傳多至二卷六萬餘字不能尋其首尾其他可知閱者倦而欲臥文運之衰也歷代史止有儒林文苑宋史獨立道學傳道學之名立偽道學之禁起矣朱陸雖有異同其為道學



一也以朱入道學以陸入儒林可乎且呂祖謙蔡元定胡安國真德秀魏了翁皆真道學而竝入儒林豈爲當乎愚以爲儒之一字可兼道學寧得儒林之名不得道學之名儒則大公之稱道學標榜之見也

元史

凡作史者紀傳之後必加論斷此定體也獨元史於紀傳表志但篇首作序而不贅論贊意謂著其事實而俟後世之定論也此能脫因襲之套亦修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史之一法然古史於閨門醜惡之事莫不備者如左史載衛宣公齊襄公諸事史漢著諸王淫亂等事使人知閨閣之暗不能相掩以示戒也故尼父刪詩鴉奔牆茨存而不刪明衛爲狄滅之也南史亦識此意金史猶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穢蕩莫過於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爲國諱得矣以云示戒則失之矣

資治通鑑

南充陳于陛意見之言曰司馬溫公通鑑以正統

歸晉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故有公中之私乎愚謂使溫公聞此亦必有反而思之不得於心之慨矣至又書諸葛亮入寇則過甚矣元楊紫陽讀通鑑至漢魏間不平之因作詩曰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何家溫公又何以解此乎

正統

燕閒錄論正統爲從來以天下混一爲正統迹似而義未安也當析而言之有正而不統者矣若周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之有統而不正者矣若秦晉隋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興甚正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愚謂明興與漢相類皆宜以正統書之要言不煩至當不易之說也

封建

封建之制惟唐虞之時無弊自成湯伐夏諸侯從之者三千三千之君可置之乎周武伐殷諸侯助之者八百八百之國可廢之乎殆至周衰君弱臣強奄奄不振遂折而入於秦此封建之不得不爲



郡縣者勢也不可以為秦罪也至漢以七國之微猶能作亂益見封建之不可以行於後世矣至唐以藩鎮之強猶能跋扈益見封建之不可分於功勳矣若變為郡而或得龔黃以為守變為縣而或得召杜以為令內有良相外有賢師武臣則天下未有不治者如無道以處之不得人以理之使作難者揭竿而起此非郡縣之過也迂儒以為不復封建所致豈足與之論變通乎

井田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井田之廢說者皆以咎秦不知有始於秦之先者管仲之作內政而盡地力已開其端矣至秦而大變其制蓋阡陌既開平增膏土下享其利上益其財欲復畫井其可得乎且民有分田必須仕有世祿猶業主之攝承佃計畝均分久而相習斯能有濟若郡邑之官席不暇暖吏與民且不相識又何能理百畝與二十五畝於上農夫餘夫之間還授之紛紛乎此斷不可復之勢也即後世限田均田亦難割富者之所有而資之貧亦惟有勤勸力耕

輕其賦稅開源節流為裕民之道耳蓋以滕文公之賢畢戰之能孟夫子之經畫試之於小國之中未能有效當後世欲重行之乎必不得之數也

三皇

唐司馬貞稱小司馬作索隱補三皇之事於史記五帝紀前謂三皇既為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補紀之是矣然紀其號可也而曰兄弟十二人兄弟十一人兄弟九人各一萬八千歲直書其說荒謬甚矣後之纂通鑑者除資治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綱目之外皆取是說而首列之信史而先以大不可信者列之於前何以示後學乎愚謂宜止列其名於一萬八千之說注釋而辯辟之可也

瞽叟

金仁山曰瞽叟之欲殺舜象之欲殺兄也考其情虞氏自幕故有國瞽叟粗能守國者也欲殺舜欲廢嫡立幼爾不然豈以愛憎遽欲殺之哉然舜有國之嫡為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弟子非如後世參養舜為田漁而人從之或者見逐于



父母故勞役之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孔子曰陶漁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堯之舉舜在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故也然孟子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推倫理之至事跡有無不必辯矣

文王

史稱西伯行善是矣乃加一陰字非所以處聖人也聖賢作事無不光明如文王請入洛西之地赤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壤之國以除炮烙之刑此其行善天下共見陰耶非陰耶行善而陰此厚施於民者之所爲文王豈出此耶而韓非猶云智哉文王出千里而得天下之心此陰者見之以爲陰也

黃老

九五枝譚曰漢人有黃老之學然二家不同黃帝是爭先一着老子是退後一着黃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故爲人先老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故爲人後然爭先一着自能退後

所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退後一着正是爭先所謂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一龍一蛇兩公皆大英雄也使老子生黃帝之時則阪泉七十戰使黃帝在老子之世則柱下五千言然則陰符道德將無同

散宜生

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救之無術乃進騶虞美女紂喜繫釋玉門說者謂紂方溺於色而復進以色寧不損文王臣德乎愚意其所進者之美女蓋賢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女也非采芣苢之艷姿卽游江漢之麗質與夜飲於瓊宮瑤室之中者迥異以之在御色也而賢在其中使紂因好色而知好賢或且賢賢以易其色則殷祚可以不移是宜生之心也於何知之於騶虞知之世主所愛者異獸耳騶虞仁獸也觀其賦性可啓人主慈愛之心進一獸不苟如此肯使盛女謁而加色荒乎以色遠色臣子之奇情也或謂以所進者爲賢無所徵也然不聞其賢曾聞其不賢乎具遺世之資逢溺情之主不聞有傾國傾城



之事賢可知矣散宜生見文王且不可無聖后商紂豈可無賢妃本關雎之意以行之此其所以為見知歟

管蔡

郭青螺曰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也其以殷叛非叛也以復殷也文王以服事殷管蔡所習見也父如此兄如彼管蔡壽之矣復故主忠也守文節孝也反兄為義也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為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蹟泰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伯箕子之為泰伯之之荆蠻也示不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示不臣周也管蔡舍周而遠遁天下有諒其心者矣太姒教誨十子俱無邪僻之事則管蔡當無異於武周也必以伐商者為聖輔武庚者為不類乎管蔡不幸誅爾使其輔武庚滅周作史者惡知不以管蔡為忠而武為逆乎凡嘗管蔡者以成敗論也新莽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為可朱溫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為可彼管蔡者宇昱之儔而已

華士

太公封於齊齊有華士者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高士也奈何誅之太公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是棄民也三召不至是逆民也旌之以為教首一國效之望誰與為君乎愚謂華士可誅可不誅者也當日頑民梗化洛邑之人誅之則不勝誅太公借一華士以警不臣之民而叩馬而諫者以為義士扶之而去一則明國法一則正大倫太公之所以為太公也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少正卯

九五枝譚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孔子蓋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已為少正卯所圖矣使竇武何進知此必不死於王甫張讓之難使鄭訓李注知此必不死於仇士良之亂成機事者只爭一先字耳呂正惠鎖王繼恩書閣中韓忠獻出空頭敕押任守忠赴斬州二公作用正從兩觀得來正德時劉健謝遷欲去逆瑾謀泄竟敗豈非當斷不斷耶



鄧析

太公誅華士孔子誅少正卯子產誅鄧析非大聖大賢不能也列子曰鄧析能操兩可之辭呂氏春秋有富人溺死洧水之中得其尸者多求金富人族以告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亦告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賣此者為人若此豈免君子之誅然此刑外之刑君子以為更急于常刑之外也

延陵季子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說者謂古今兄弟讓國之事若泰伯伯夷叔齊季札可謂宇宙間希曠之人宋儒獨病季子謂讓以基禍夫季子在齊知齊政將有歸在晉知晉國必有難豈獨不知闔閭之為人乎彼闔閭陰謀刺僚幸而得就一旦致之季子豈賢季子而甘遜之乎忌季子也使季子受之刺僚之刃且以次及之矣故季子躬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若季子者可為不愧乃祖矣故夫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若讓以基禍焉得謂之君子乎

伍胥

吳梅村日子胥之鞭平王尸也此吳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子胥之父誅於楚而去楚闔閭欲為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伍氏貴顯於楚者四世費無極傾覆其宗子胥之讐在無極不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死於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蓋欲借兵於吳立建之子以無忘乃父之志子胥之忠孝可白吳之霸業可成為吳所以為楚也肯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楚舊臣伯嚭之徒傾其故國甚至瀆亂男女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智者也無故辱先君之尸楚之宿將舊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謂仁且智者為之耶且子胥之先皆葬於楚設昭王復國盡發伍氏丘壠而汚瀦之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不聞其事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乎由梅村之言斷之殆必無鞭尸之事矣



四公子

四公子皆以好客雄於戰國惟孟嘗君得馮驩平原君得毛遂可稱國士而孟嘗君必待彈鋏而識馮驩平原君必待穎脫囊中之言而識毛遂信陵君能識毛薛於賣漿博徒之中而獨於虞卿未能遽知蓋知人若斯之難也若春申君徒以朱履為豪汗明三月而後得見待士若此故并雞鳴狗盜之人亦不可得四豪中之最下者也昌黎之弔孟嘗君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知其何心李尚論持平

卷二

三

田子方

魏和叔曰君子之道何為其可驕也古人抱道自樂視富貴如脫屣若田子者未聞道也田子處澆季之世不忍靡於流俗可謂非賢者耶子擊持富

貴見詰驕貧賤者特甚承其言而折之不足為過以儲君遇匹夫于道至自失其貴下同子弟擊可謂賢矣子方不與其賢而嫚易之若此語曰已則無禮何以謂人是子方之過也噫子方之所以驕人者道也孰謂驕人而道也

郭隗

楊鐵崖曰有薦賢者有致賢者致賢之力逸于舉賢致賢之功亦優于舉賢也昭王求賢郭隗受築宮之師非僭也致賢之法當爾也無幾鄒樂諸賢爭赴燕雖鮑趙之善舉不力于此也市馬之喻致士之明轍曰北面受學百已者至吻藉叱咄徒隸者至豈非致士者敬媮之兩轍乎敬媮辯而賢賢者辯矣此鐵崖論史之一斑也質與清堅亦文中之交火矣

尚論持平

卷二

三

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

石徂徠曰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人皆惑之以為必有甘心樂死而求之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窮天下



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仙漢武帝之求黃金蕭武帝之求佛勤已至矣而秦皇遠遊死蕭帝餓漢武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者知必無神仙也無佛也無黃金術也

陳平

魏伯子曰陳平佐高帝取天下以陰謀取勝自言吾多陰禍夫爲天下除殘暴術則陰而心可正告天下何害之有所恨于平者教帝因信出迎而擒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之此事足滅平宗而不悔信有大功帝素疑忌一旦起帝殺功臣之心而啓天下之叛兵禍延連而未已者平爲之也然平能保信不反勸帝不誅乎既明信之不可擊宜請曰陛下第符雲夢會諸侯信若郊迎是不反也反必不出以諸侯之師掩而擒之如此功臣必心服而不叛天下有反天子而輕身郊迎自蹈陷阱愚者所不爲也况以高帝爲天子乎然則信之心可知也人謂僞遊雲夢亦奇計中之一愚謂由伯子之言觀之乃拙計中之一

也

叔孫通

楊龜山曰叔孫通欲徵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不足道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陸賈酈食其

鄭澗滌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儒生三千餘人皆引春秋以對秦未嘗不用儒生也叔孫通降漢有弟子百餘人項羽亡後魯爲守禮之國秦時廢儒所坑者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秦未嘗無書籍也所焚者閒事耳後世不明經者歸之秦火學者不觀全書然易固爲全書矣何常見有明全易之人哉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



諸儒窮經而經絕蓋謂此也詩有六亡篇乃笙詩本無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不因秦火漢以來書籍百不存一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商鞅

東坡志林謂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于公戰富國強兵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帝秦之功死有

尚論持平

卷二

毛

車裂之禍僅足以償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吾為之懼矣愚謂長公此言為荆公而發也使能聞此而警悟當無半山飲恨之事矣

荆軻

陳椒峯曰古今之俠有如荆卿者哉荆卿讀書明大義聶政受恩於嚴仲子刺韓相事克濟政自殺其死更烈余謂不得與卿同稱蓋刺秦王大義也方其在燕市也或歌或泣人莫知其所以異已而

提匕首入強秦賓客白衣冠送之彼言笑自若非讀書養氣胡能若是英雄豈可以成敗論况荆之刺王不中非敗也成也秦王鞭笞天下視如犬羊天下莫敢誰何卿一旦環柱逐之而後天下知可以兵劫勝廣之徒所以接踵而出山東豪傑竝起而亡秦族矣然則卿之功較子房一擊之力不加倍哉而綱目以盜書之何以鼓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哉

項羽

尚論持平

卷二

毛

鍾竟陵曰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為史記第一篇文字儼然列之帝王之前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觀羽舉動力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于破秦項羽之分止于入關入關以後着着皆錯分止于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

張留侯李鄴侯



漢有留侯唐有鄴侯是二人者先後同揆者也或曰鄴侯不迨留侯遠甚留侯仕漢猶神龍之不測也鄴侯仕唐辭相還山後代宗德宗徵之皆至俄而爲判俄而爲守與留侯相逕庭矣不知留侯始終爲韓鄴侯始終爲唐者也爲韓者用漢高而不爲漢用其志已遂可遠引以明高爲唐者于肅代德順之間一日未安一日未可謝責泌乃元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君臣而賓友也既已贊克復之功又保護廣平使不廢代宗之立泌爲之也寧不

尚論持平

卷二

元

出而輔翼之乎既也德宗徵泌泌不惜三出而輔德猶不惜再出而輔代也要之留侯之去漢非忍也可以去則去合聖人之清鄴侯之仕唐非戀也可以仕則仕合聖人之任易地皆然未可以優劣論也

四皓

古今真僞之辨辨之於其人不若辨之於其事之可信也四皓是也將以爲真乎枕流漱石於白雲青靄之中者誰其識之如以爲僞而衣冠古穆輔

翼於青宮左右者實有其人也或謂子房神仙中人滄海君赤松子且能致之何有於四皓或以爲優孟可以爲叔敖山澤之癯不難廣似也審是四皓之真僞不易辨矣吾以爲辨之甚易四皓而真一出而無所損益國事雖真無取也卽四皓而僞能以一言移人主之心不得以僞口之也况乎既能持立嫡之說又能犯逆鱗之顏片言之下格君心而維漢祚此其人非常人矣使四人者出於僞作漢高英主一見而知其能翩然而來飄然而往

尚論持平

卷二

罕

如神龍之不可測識乎真耶僞耶從可知矣

漢文帝

張文潛曰漢文帝以趙佗稱帝南越遣陸賈奉書曰兩帝竝立無一使之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爲帝佗竭誠屈服而去其僭號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佗之帝也必意漢矜張伐之足以張于國人乃漢天子視爲漠然如未嘗有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以爲是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不甚安恨去之不亟爾文帝之策可



謂得矣是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賜之几杖故卒文帝之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此

晁錯

秦少游曰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故善戰者戰理漢之諸侯雖號強大皆高帝之封也用錯計而削奪之天下皆有不直漢之心故吳王得藉口反然吳王鑄錢煮海欲反者三十餘年稱兵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天下有不直七國之心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破其兵也然漢之斬錯也

尚論持平

卷二

聖

謀發於袁盎與錯有隙世以錯死為冤就使錯素無嫌為漢計亦當出此何以言之以唐安祿山之亂可知祿山以誅楊國忠為名而反是時若斬國忠祿山安得至長安乎惜不知此後為陳元禮所殺由是觀之漢不斬錯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哥翰翰常率精銳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斬晁錯事出景帝故足以折奸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

周亞夫

姜西溟曰劇孟特一博徒之雄耳七國反亞夫至雒陽得孟喜曰吾以為諸侯已得孟孟今無動榮陽已東無足憂矣此言詐也齊田單與燕戰求小卒為神師此兵家詭道也亞夫提孤軍入梁郊七國之師正銳然其眾烏合易搖也劇孟方以任俠聞故誇七國而疑天下以七國之無能為所以亂其謀而解其勢亞夫用兵多奇計卒能困吳敗楚走吳王而斬之豈博徒足係輕重哉方七國之兵

尚論持平

卷二

聖

起也在漢有鄧都尉料敵之神在吳有鄒枚見機之早莫不併智協力以成大功劇孟碌碌其間漢賞不及亞夫上功亦不聞有薦揚也不足輕重明矣故愚以為亞夫之喜得劇孟者齊奉小卒之智也

趙廣漢

說者謂漢有天下每用吏胥如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平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皆出可為將入可為相何多



賢耶蓋以其人少習法律豪猾之弊無不畢見上之人遇之以禮自奮於公卿之間超軼於儒流之上而後之人顧以雜流目之而試問正途中能如趙尹張王者有幾人耶愚謂亦顧其人何如耳否則若非趙尹諸君則舞文亂法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司馬相如

漢室仕途有以貴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穀得官者卜式黃霸是也竝得流芳百世尚論持平

卷二

四

楊雄

司馬溫公王荆公會南豐最推楊雄以爲不在孟子之下朱文公作綱目惡其劇秦美新直書之曰莽大夫一字之誅威於鈇鉞矣或爲之原曰劇美之言不過言孫以免禍耳愚謂此非孫言蓋危言也夫秦最無道劇秦美新謂其稍愈於秦耳若欲

尊新何不劇漢不劇漢而劇秦是劇新美漢矣有人焉謂其美於堯舜可謂之美謂其美於桀紂得謂之美乎幸莽不覺得以苟全然旣爲大夫莽之一字不可辭矣尚得以之擬孟子耶

漢昭烈帝

儲廣期曰劉備之入益州不能爲備解也謂焉有不臣之心備亦非奉辭之伐攘人國而反咎人之祖父何言之迂哉備之可解於璋者在借蜀以存漢耳漢天下十去八九未盡者區區之蜀耳備不

尚論持平

卷二

四

先人而發蜀必折入於吳魏漢之宗社無託足之地矣備不得不出於苟且之計也璋備同爲高祖之子孫璋不能守益州備起而守之高祖必以備爲肖子豈獨益州卽奪桓靈之天下以與備亦高祖所深願無如時勢之不可回也愚謂此論足爲昭烈解慚九原之中劉璋諒所首肯

武侯

余閱吹劔錄載俞文龍論武侯事惡其說之謬也謂武侯輔劉備當尊獻帝如光武之事更始征罰



胥聽命焉是即夢中語矣獻帝受制於操欲聽帝命是聽操命也操命其可遵乎又嘗其草廬即定三分之論說吳遂有鼎足之言竟不知有獻帝蓋當時獻帝已為籠鳥釜魚無從致其飛躍矣三分鼎足之勢已成言之亦何罪乎獻帝遇害稱帝武擔急欲正統緒而攝人心使國賊知火德未絕人望有歸與漢高之於義帝之事有別也何得以之相例乎又謂備為宗室可以自立魯與周為同姓孔子何不奉之為王不知當時東西周君雖不成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乎君而有君在也君在故魯不可以王也獻帝雖名為君而竟若無君在也君亡故備不妨於帝也又謂其雖稱中山靖王之後世數難考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之後此溫公不欲紹漢統之言俞祖其說豈為胥中有主者乎

關壯繆

每閱陳壽三國之書意左國賊未嘗不欲斷其舌也其紕昭烈疵武侯又議關張謂羽報效曹公有國士風而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然也愚謂壯

繆之為國士無事不足以見之若報效曹操其不得已耳踐三約也國士之風豈在是乎不知劉之在袁則斬良既知劉之在袁則去操封還沃賜旋奔故主使操亦諒其各為其主而不復追國士之風在此不在彼矣而壽以報曹當之何異無識之徒以秉燭達旦為雲長大節哉

張桓侯

張桓侯稱萬人敵所謂矯矯虎臣也而有儒將之度陳壽稱其義釋嚴顏有國士風不特此也馬超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歸漢驕恣非常禮越人臣嘗稱帝曰立德壯繆不平每欲殺之桓侯以為是當示之以禮昭烈大宴諸將馬超掉臂而來問何不為關張設座目之則二人鵠立帝後超不安起立帝曰二君已習為常其意如此莫能強也超大慚悔亦復折節盡禮桓侯能化梗為柔加于人一等矣

魯肅

史載魯子敬以荊州借劉先主人議其失不知子敬者也史稱曹操聞孫權以地借備方作書落筆



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  
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  
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其策深矣所謂賢者之所  
爲衆人固不識也後孫權謂子敬勸孤借荊州是  
其一短孰知其謂短者在其所長在此乎

司馬懿

鍾伯敬曰曹氏取天下於漢司馬氏取天下於曹  
懿不肯屈曹氏魏武見辟辭以風痺自然之勢也  
然司馬氏不能越曹氏而取天下於漢世又必因

尚論持平

卷二

七

乎魏魏武經營半以爲晉而懿父子經營全以自  
爲取漢天下於曹者懿也懿與操並世爲君臣而  
操不知何以爲操也操知懿有英雄志見其狼顧  
謂太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由此言之  
操未嘗不知懿也知之而無可奈何天人之間妙  
矣哉愚讀天人一語見其警省奸雄不淺也

管幼安

蘇子由於管寧作逸民贊或謂管寧何得稱逸民  
哉其謝辟一疏稱丕陛下而已稱臣矣不能如謝

枋得以聖朝稱元逋臣稱已也何得稱逸民哉噫

操是說者何責人無已也夫邦無道危行言遜君  
子不幸處無道之時苟全性命於亂世稱臣而不  
臣其人猶逋臣也如孔子以將仕荅陽貨將仕者  
不爲仕不臣者得爲臣乎且陛下之稱與聖朝何  
異聖朝自聖朝不入其朝我何與陛下自陛下不  
至其陛我何傷哉叠山卻聘立言固無弊矣若寧  
亦宜重其行而原其言使寧果可議文山宜議之  
矣何以正氣歌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與子

尚論持平

卷二

七

由稱逸民者無以異哉

郭璞

晁君武曰世傳郭璞葬書皆云無出璞之右者今  
盛行皆璞書也璞傳載葬母事世傳蓋不誣矣璞  
未幾爲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璞不應擇  
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致之則  
葬地不必擇矣璞自用其術尚如此况後之遵其  
遺書者乎

謝安



人定勝天淝水之捷人也非天也說者以謝安之破苻堅為僥倖成功歸其事于天耳不知堅有必敗之道秦自敗而非晉敗之不得謂天福晉而禍秦也兵法曰兵驕者敗堅未舉兵先築宮以待晉之君臣驕矣有福德之占而不顧則違十天有長江之險而不慮則違于地有謀臣之諫而不聽則違于人三者既違無一勝之道矣其時贊其行者姚萇慕容垂耳二人者利其敗而自為非忠計也剛愎自用者堅一人耳安慮之既審圍碁賭墅以

尚論持平

卷二

癸

鎮人心以逸待勞堅見其部陣整嚴望而生懼未戰而心已怯矣迨夫前鋒少却後陣高呼數十萬眾敗如捲簾豈不繫于人謀惟天自恃歟  
唐太宗  
信義者君子小人共有者也固可以動君子亦可  
以感小人不可謂小人斷不可化為君子也唐太  
宗縱囚廬陵辨之詳矣以為上下相賊似覺山可  
移判不可易矣然自古至今縱囚者獨一太宗則  
太宗難白其心乃前乎太宗有晉之曹摅矣後乎

太宗有唐之呂元膺矣摅令臨淄元膺守斬皆以歲夕縱大辟囚歸省其親剋期悉至無有後者夫守令之職微矣其縱囚可行其意釋囚則不能擅其權豈上下交賊其情而為此乎此可知信義亦行于小人恩德入人故能移人之速如是也知呂曹之事可不必深求太宗矣

王珪魏徵

邵二泉曰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為害于義然歟曰不然王魏承高祖之命為建成輔建成

尚論持平

卷二

辛

不得而臣也何為之死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於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不可不死也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愬然莫之省無以復君命矣太宗以弟殺兄比于篡弒特一間爾人人得而誅之者况為其輔者乎王魏于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可也雖不當死建成之難死高祖之命可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

郭汾陽

史稱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窮奢極欲而人



不以爲非胡寅以爲奢欲而處富貴小人之事也子儀安得有此方孝孺以爲此子儀之所以爲智也肅代狹陋德宗猜忌故自污以爲保全之計正學之所見微矣吾以爲非子儀之心也其事君律已惟有一誠耳惟其誠也克復兩京再造唐室值回紇之衆而以單騎退其師聞魚朝恩之謀而以不衷甲釋其意其誠若此人主雖庸復何嫌忌以奢欲爲自全計哉然則史曷爲有奢欲之說吾以爲子儀聖賢而英雄也聖賢內存敬畏之心英雄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外有揮霍之氣殆非以富貴之奉待已而以富貴之奉待人大烹以饗壯士雅樂以宴嘉賓不惜金玉錦繡以勵有功之部曲故能收人心于無事之時得死力于有事之日用兵之權正在乎此自人視之以爲奢矣其迹似奢子儀何欲也哉

狄梁公

毛會侯曰狄梁公在武后前與張昌宗賭雙陸褫其所賜之服以與家奴余謂梁公爲失計矣萬一不勝使昌宗亦褫其服梁公何面目立朝廷之上

尚論持平 卷二

耶說者謂公自知必勝故從武后之命余謂不然昌宗技之能否武后諒所素知令之決賭未必不擅其長而謂昌宗必敗不敢信也有謂梁公斥昌宗爲嬖佞之服可奪其魄技雖精無能爲此究論于事後傳會之見也人情至嚴莫如主僕使六博相逐主未必常勝僕未必常敗謂數語可奪昌宗之魄豈萬全歟梁公爲此者委蛇爲復唐計耳時宋廣平呼昌宗爲卿且欲擊碎其腦未聞得禍則唐室之復本無關乎雙陸之勝與不勝不從武后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之命可也

李太白杜少陵

宋廬陵羅大經謂李白當王室多難之時作爲詩歌不過醉狂于花月之間耳豈得與杜甫之憂國憂民同年語哉唐人猶以李杜並稱大無別也愚謂少陵之詩雖多言時事具見忠義之心而太白清平調飛燕新妝一語直斥玉環不畏天子貴妃之怒可與龍逢比烈此又工部之所未有者也李豈劣于杜耶而朱考亭曰李白見永王璘反因從

一一七



史之詩人至于如此又謂杜甫以稷契自許未知  
做得與否此言亦似不許少陵者太白之詩曰夜  
半水軍至逼迫上樓船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  
謂白從史永璘冤矣總之考亭以道學自命薄視  
文人胡澹菴上章薦十詩人文公與焉遂終身誓  
不賦詩故雖李杜亦遭白眼而琉球試士以杜詩  
為經杜詩誠有可以為經者或訾李或并菲杜不  
少過耶

韓昌黎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者韓昌黎也  
而猶有議之者謂其以博愛為仁不知仁也三品  
言性不知性也攻佛骨僅在福田見佛淺也不知  
宣聖論性有自內而言之者克己是也有自外而  
言之者愛人是也矧其言博愛之仁即言行而宜  
之之義乎不可與徒言博濟者等視矣至性善之  
說雖子輿獨標其旨而相近不移孔子且言之矣  
中人智愚不昭然三品乎若空諸所有釋氏之宗  
人之佞佛者意不在此也迎朽骨于禁中惟欲求

福田爾良醫之治疾治其致病之源破其福田之  
說而君心可格矣其所謂空空者何足論乎以昌  
黎為見佛淺者見昌黎淺爾

柳宗元

王允屈意董卓而卒誅卓者允也溫嶠謬事王敦  
而卒誅敦者嶠也狄仁傑偽承武后而卒反武者  
狄也君子之依小人幸得伸其隱志則此心大白  
於天下若入於僉壬之內終不能遂其所為貽疵  
議於後世此古人之不幸若柳子厚是也當順宗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之即位得瘖疾而不言天下事皆斷之於王叔文  
斯時若無君子為之左右當無一善狀矣而柳子  
厚與劉禹錫亦因之以進遂有黨人之目然觀順  
宗初政用姜公輔蘇弁為刺史追鄭餘慶陽城赴  
京師貶李實罷宮市出後宮女三百人出教坊妓  
六百人種種善政非叔文之所能為此必劉柳二  
君教之而卒不能使其行事一皆若此此子厚之  
所無如何者而終陷入於黨誰為畧迹而原心乎  
夫春秋之法不以眚廢德不以功掩過能委曲以



觀之此古人之樂有後人也愚觀柳集有伊尹就桀之贊此卽于厚之所以自况而論之者終無怨辭悲夫

### 馮道

擬人必於其倫弇州謂馮道歷五朝而不死深得老莊之學何薄視老莊耶老子宣聖以爲游龍莊子擴道德之旨爲齊物諸篇富貴爲何物哉然老莊之徒又非重處而輕出者以爲丈夫不出則已出則必宜盡忠臨難不可苟免與其披繡于廟不

### 尚論持平

#### 卷二

五

若曳尾于途于死生之間辨之審矣豈頑然馮道得與同語何薄視老莊耶道之不死非有道以處此也五代之君利其取國資其掌故雖心惡其人翊翼諸臣皆其黨也不易加其顯戮是以更十五主而安榮如故周世宗能別邪正道旋病死逃于鉄鉞特幸免耳與老莊何與乎以之相擬何異取甘腐鼠之鳴鳶方于鸞鳳哉

### 杜太后

唐荆川曰宋史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居帝位

後及其孫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宋太祖于母命如果樂從何不明告在廷令光義正太弟之稱乃藏書金匱是不欲播于羣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此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是初無此言太宗得位與普以母命文飾之姑愚其姪然後徐求其罪而剪之乎當時趙普就榻之書尤爲可恨使普爲經國之臣以周公輔成王事開諭而力諍之則誓約寢而厲階去矣由此言之婦人之言鮮不敗事大臣須用有學術者人主其知之

### 尚論持平

#### 卷二

五

### 歐陽永叔

韓通忠貫日月廬陵不爲立傳或謂通固忠於周常臣晉唐漢矣獨死於周廬陵欲錄之雜傳恐沒其殺身之仁表其殺身慮掩其歷事諸朝之迹不爲傳者待之恕責之嚴也是豈廬陵之意哉通之不死歷朝不必爲之諱也其於歷朝未有心替之託衆人畜之者也事周爲親軍指揮使國士待之者也律以仲連之義通之死宜不待於周信之豫讓之言通之死當不在於晉唐漢然則曷爲不爲



之傳不為傳者有感於史有闕文以闕之者存之也蓋洛邑之頑民毫都之義士也當日陳橋之變寡婦孤兒將何所憚所憚者獨一通耳通起兵而殺通果王彥昇之罪乎廬陵為傳將何以書之耶故不若以不傳傳之之為得也

趙普

趙普再相人言普山左人曾中所學止論語耳太宗問之普不自隱曰臣生平所知誠不出此然昔以半部輔太祖定天下今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太宗然之後人有議之者曰既讀魯論知大節如何不做託孤人則未可謂能讀論語者矣

岳武穆

王弇州曰有以岳武穆奉金牌班師為恨者謂宜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非也可不奉詔而進兵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為之必敗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如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之何以自處乎強敵乘於前嚴僂迫於後非獨敗身也

且敗國武穆雖強勢不能獨舉必用韓世忠張浚之軍為犄角而後金之膽奪今諸帥一時奉詔而歸孤軍深入勝負之機未有分也武穆可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志士仁人所恨於高宗也

虞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為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允文有難於周瑜者瑜為主將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愚謂雍公之功載在宋史千古既知之矣然未有盛稱之者丘文莊謂其難於公瑾真至論也

韓侂胄

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宋之與金不共戴天之仇也韓侂胄雖屬奸邪其浪戰不可罪也乃至函首乞和謀臣可謂無策矣當時太學諸生有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羅大經云



譬如人家子孫祖父爲人所殺有一狂僕志欲復仇計淺謀疎迄不能遂乃咎此僕送之仇人使甘心焉其可乎愚謂賈似道韓侂胄俱非好用兵者特以秦檜之後人皆以和議爲非故矯而爲之耳然不得言其不是其誤國堪誅而誅非其罪徒爲金人笑也

于忠肅

于忠肅之爲社稷臣古今所共許也侯方域以其不諫易儲不可以社稷臣稱之不知君子之用心

尚論持平

卷二

堯

者也有明之天下太祖成祖之天下非英宗景帝之天下也英宗變生土木於二祖爲有罪景帝撥亂返治於二祖爲有功景帝旣立英宗遜避自宜爾也或謂英宗固有罪矣太子何罪而黜也余謂太子之廢勢也欲其不廢景帝而堯舜則可是非堯舜自不必能南宮之門且加錮矣子居青禁父鎖高牆太子於此何以處兩父之下乎猜忌必生非太子圖景帝必景帝殺太子宋太宗尚不能容德昭况見深非德昭比乎金英太子生日之對帝

意不改不可以口舌爭不諫易儲保全太子之意甚深非庸庸所及見也至於奪門復辟忠臣遇難造化小兒苦無定據爲此非忠肅所應得易儲之事責之景帝則可何深求忠肅哉

明妃

塞草皆白葬明妃之地其草獨青秦草皆青斬淮陰之地其草獨赤其赤者昭淮陰無叛漢之心其青者表明妃不忘漢之志烈士美人之隱皆賴一草白於千秋則明妃不從世達之請其吞藥而死

尚論持平

卷二

卒

也明矣乃漢書載呼韓邪死嬌求歸成帝敕從其俗遂爲後閼氏嗟乎史何不樂成人之美有是說耶吾謂成帝之敕有之爲後閼氏必無之事也明妃請適單于欲爲漢紆北顧之憂耳意以一女子代數萬甲兵亦何憚而不往和親之後數十年無烽火之警者誰之力哉良以曲奏琵琶而聲銷鉦鼓也逮後黃茅白葦之中一坏之土長芳菲而不歇天地不能易其氣霜露不能變其色與武穆向南之枝同榮不朽不足以見明妃耶



綠珠

何燕泉曰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為崇死  
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死趙象  
以綠珠碧玉事示非煙而非煙為趙象死女子有  
情遞相感激能以死自見亦足嘉矣第其死則非  
煙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青塚千載傷  
心更足悲矣愚謂女子亦丈夫何用裹巾幘斯言  
不足為諸姬贈乎

尚論持平

空

析疑待正卷三目錄

易象象卦爻

河圖洛書

雲從龍風從虎

日入地中明夷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噬乾肺得金矢

著之言耆也龜之言久也

游魂為變

析疑待正

卷三

目錄

一

喪羊于易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

莧陸夬夬

君子道長

飛鳥遺之音

高宗伐鬼方

樽酒簋貳用缶

坎為水為溝瀆

詩序



后妃之德

睢雉

騶虞

豳風

鄭風

七月

載馳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

小東大東

析疑待正

卷三

目錄

二

先祖匪人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閼宮

都人士

振鷺

夏屋渠渠

艷妻

間關車之牽兮

笙詩

刑于寡妻兄弟

吳楚無風

舜典

禹貢

三江既入

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

礪砥砮丹及箇籥楛

太麓

百獸率舞

析疑待正

卷三

目錄

三

葛伯仇餽

血流漂杵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於河

所其無逸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念茲在茲

鉛松怪石

雲土夢作乂

弗弔天降喪於殷



君奭

日中星鳥

伐蛟取鼉

水澤腹堅

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

古不修墓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屋誅

周禮注

析疑待正

卷二 目錄

四

介葛盧來朝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鼎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鸛鶴來巢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定公元年春王

滕子來朝

季姬與鄆子遇於防

九月辛卯用郊

學庸皆子思作

楚書

追王文王

子游

開韶

三歸

公冶長

邑姜

宰我

析疑待正

卷三 目錄

五

弄盪舟

南子

達巷黨人

九合諸侯

夷齊古之賢人

見危致命

申枨

沽酒

禹稷躬稼



首陽

原壤

子西

請討陳恒

公山不狃

佛肸

孟子

博學反約

周公思兼三王

析疑待正

卷三

目錄

六

許行白圭

匡章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癰疽

春秋無義戰

完廩浚井

外丙仲壬

丹朱

杞梁妻

鄉愿

琴張

井孟

析疑待正

卷三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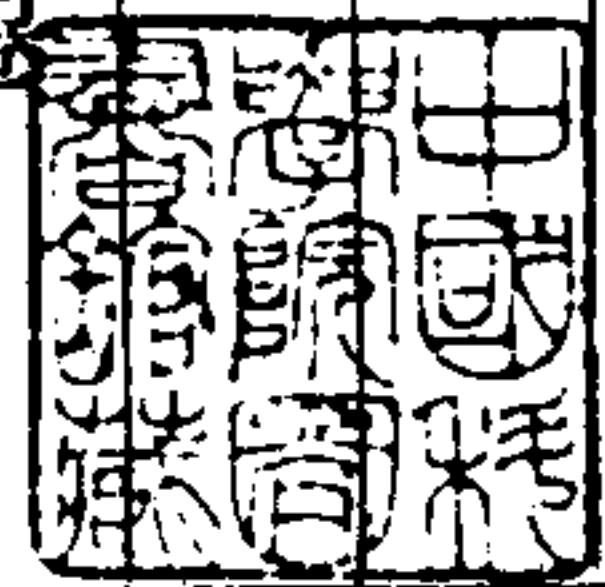
七



析疑待正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



易象象卦爻

楊氏曰易者守宮之名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易者取其變也象者狝神之名犀形獨角知幾知祥象者取其斷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見之按圖以想其形故謂之象象者像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爻取於旁通

析疑待正

卷三

一

卦取於懸示也愚謂易之時義大矣合日月二字為易此就文而釋之者也以改易變易為易此就義而釋之者也皆可以名易也若夫蜥蜴昆蟲之至微者以之為易不亦鄙乎至於以象為狝說文曰象即豕也豕中之最蠢者聖人取意豈在此乎象之為獸中國所有謂為人所希見須想象以得之抑何謬乎若夫卦之為掛說無大異而爻者交也六爻交易爻者效也取效諸物而謂之為交疏之窗不更可哂乎小儒說經為四聖人之罪人不

可不辯而闢之也

河圖洛書

焦弱侯曰易云河出圖洛出書未嘗言龍馬負之也東漢重圖讖儒者爭言奇異鄭馬之流信之如劉牧趙撝謙諸說大率皆詭秘耳書顧命河圖與天球並列當為玉石之類俞琰所言近之歸熙甫曰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人求車書之義足矣必轉蓬鳥跡之求不亦愚乎遠無當於家國近無補於身心亦何用此為也愚謂此言頗

析疑待正

卷三

二

得潔淨精微之意

雲從龍風從虎

丹鉛續錄載張璠云雲出龍必從之風出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而謂龍能致雲虎能致風非是蓋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龍虎亦猶是也愚謂語則辯矣而非經義也經文本以龍虎興起聖人以風雲興起萬物耳若如璠之所云理不順矣升菴取之非好異之過乎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

143136 丹 續修四庫全書 6 卷之三



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張璠不足言矣升菴亦殆未見公明之說乎

日入地中明夷

日入地中明夷聖人之言確不可易者也而丘長春非之謂輕浮爲天濁凝爲地三光輕清上於天矣既上於天何却沉於地乎且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遷移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愚謂長春之見有未達矣夫地積塊也天積氣也天包地外山河大地皆以大氣舉之非重濁下凝如樹根著土有所隔礙日輪不得流行於上下間也又謂星河豈皆入地何不仰觀而見耶當日落時長庚自東而起冉冉而升星辰皆隨之而上故有參橫斗轉之時元人有詩曰天帶衆星西時賢嚴古古有詩曰地底星河穿海出可徵其出地入地與日相同矣謂日不入地中繞崑崙而旋轉佛氏之言不足取也而楊升菴亦是丘說謂易文爲

假象何其舍經而信異論耶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讀謙之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程傳以濟爲際下際謂下交也夫本一濟字何必又作別解經之所云殆謂天道下降而濟地之所不及也光明程傳謂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是矣孔疏謂三光垂耀而顯明殆非蓋下濟卽是謙光明卽是亨也又六二鳴謙貞吉鳥啼爲鳴本義謂鳴豫不勝其豫而自鳴也程子謂發於聲音顏色朱子謂以

析疑待正

卷三

四

謙有聞均不若周氏發言必謙之爲當也

噬乾肺得金矢

陳椒峯曰九四噬乾肺得金矢朱子引周禮云古之訟者先以鈞金束矢然後聽之鄭康成云入矢取其直入金取其堅也信然則先取金矢而後聽訟雖貪殘之主不爲謂古人爲之乎按金矢之說出淮南子謂桓公欲富國令罪輕者贖以金刀不勝者出一束矢伯者譎取於民容或有之淮南之言不足深信何以劉歆鄭元據此以附周禮朱子



又因周禮以註易聖人經意不幾晦乎然則金矢之辭何以見諸噬嗑程子云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也秉陽德者必剛秉陽德者必直此先王明罰勅法之道雖云履不獲中居非其正亦何害於治物哉周禮淮南之言毋遽信焉可也

著之言者也龜之言久也

洪範五行曰著之言者也龜之言久也著生於春至冬而不凋龜生於水得火而愈壯龜備坎離之性著備陰陽之氣故草壽無百年百年一本者惟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著蟲壽無千年千年不衰者惟龜聖人所以藉以問鬼神而斷吉凶也或疑二者占卜何以用死而不用生愚謂以枯枝敗殼而得天地造化之機者即後天以溯先天而先天之秘反露洩於後天之中此消息之微也  
游竟為變  
昔人作無鬼論愚謂鬼誠有之然終自有而歸於無也繫辭謂精氣為物游竟為變盡鬼神之情狀蓋聖賢造美大聖神之境順生死之自然與夫忠

孝節義之人皆秉浩然之氣不朽於古今者也若夫匹夫匹婦每抱感憤不平之心毅魄結聚能現聲威於世如伯有為厲非報復之游竟為變也乎彭生豕立而人啼非委罪之游竟為變也乎狐突見申生於曲沃非冤抑之游竟為變也乎漢高見李夫人於帳中非溺惑之游竟為變也乎隋煬見陳后主於雷塘非昏亂之游竟為變也乎鬼嘯有聲鬼燐有焰竟謂之無不可也然鬼者精氣之餘也精氣有時而散豈能若關壯繆張睢陽之為神

析疑待正

卷三

六

赫濯於天地間乎梵書云人死為鬼鬼死為灑至於為灑則消歸於烏有矣故伯有之祀不能復靈於後世也

喪羊於易

蓬底浮談謂大壯六五喪羊於易朱子曰易字當作疆場之易蓋古字通用也註疏傳義皆作容易之易殆非周公之意矣晉四九晉如鼯鼠註疏作無所守以鼯鼠為鼯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也於晉字終屬未協傳訓貪而畏人此說甚快蓋此鼯鼠



卽詩經所謂碩鼠碩鼠正假以刺貪者也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蓋四猶遠於上是大臣之不當事者也義可以去故曰于出門庭五切近於上是骨月大臣與上同休戚者也義不可去但當自晦其明而正其志耳故曰箕子之明夷于出門庭之義愚於損之初九得之其辭曰已事遄往注作竟其事而速往若待竟其事則非速矣不曰事已而曰已事明有罷輟其事之意非竟

析疑待正

卷三

七

覓陸夫夫

浦江張氏曰夫九五覓陸夫夫馬融王肅皆以爲商陸程朱作馬齒覓董遇謂是人覓無定論也然註疏但稱柔脆之草此先儒解經貴得經意覓陸是非會意而可不必深辯也又如姤初六繫於金柅王肅輩皆作婦人器非是馬融謂止輪之物得

之王弼從之程朱亦從之若羸豕孚蹢躅計尸辛爲務則不若程傳之爲長矣

飛鳥遺之音

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取象於鳥之小者也如斥鴳之飛搶榆枋止於數仞鷦鷯之營巢茂樹不過一枝非若鳳凰來儀比于律呂鶴鳴九臯聲聞于天也而或以鵬搏溟海鷗薦高秋言之非其倫矣宜爲辯之

高宗伐鬼方

析疑待正

卷三

八

高宗伐鬼方之事見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靡也匡衡疏曰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內屬于式園之中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輿殷道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其証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洛鬼戎今黔中之俗人皆信鬼又有風鬼能以旋風攝人故溪蠻有名羅鬼者真異俗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豈卽此鬼方耶意者鬼方貢女有是言耶荒忽不可考矣



樽酒簋貳用缶

陳大士曰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先儒以樽酒簋二爲句從象詞也謂一樽二簋也然古人指數則曰二指疑貳佐貳則曰貳未有以貳爲二者損二簋用享是也故朱子直以貳用缶爲句謂以樽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樽卽禮有副樽是矣蓋古者享禮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二一簋而佐以缶至簡也或者又謂佐以擊缶則是崇尚音樂非誠心質實惟尚儉薄之意也

析疑待正

卷三

九

坎爲水爲溝瀆

坎爲水爲溝瀆或云旣言水矣則溝瀆皆水也又析言之何也蓋神禹旣治大水于江河又治小水于田畝所謂盡力于溝洫是也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澇之備也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也溝字从冪冪之爲言流也去水之害而奔流也瀆字从賣賣之爲言積也鍾水之利如鞮積也矯揉水性而爲溝瀆猶矯揉木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曲成萬物也升菴外集之說也

詩序

郝京山曰詩序相傳爲子貢與毛公合作尋思極得深永之味三百篇之高絕千古惟其奇與悠遠不讀古序不知作者意也後人疑詩與序不相似不相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在此朱子詆小序皆爲妄語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之否則斥爲鑿空然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太姒亦豈盡鑿空乎至朱子改古序據文爲斷叔于

析疑待正

卷三

十

后妃之德

田刺莊公不教弟改以爲美叔段將仲子刺鄭莊與祭仲謀殺弟改以爲淫奔之詞不大逕庭也乎  
關雎之詩謂言后妃之德自古然矣而弁陽周密癸辛雜志引衛山齋之言曰后妃之德注家皆指太姒爲后非也古者稱君爲后蓋后卽君耳妃乃夫人之稱本是二字後人誤而爲一以夫人爲皇后乃自秦始皇始耳古未之有愚謂詩中旣言淑女又言君子則后妃之德或係將文王與太姒並



稱此注未嘗誤讀注者誤之也

### 睢雉

睢雉爲文王后妃起興注云王睢江淮間有之个江淮不聞有此鳥也郝氏毛詩原解謂是布穀鷹化爲鳩其目未變故其視睢然若然不可以與君子與淑女矣且春時一雨鳩即逐婦益不可以與君子淑女矣夫在河之洲鳩必水鳥布穀棲木而不居水蓋布穀俗名斑鳩故京山以爲睢鳩而謂楊雄郭璞皆非不知已之未嘗是也然謂爲王睢

### 析疑待正

#### 卷三

士

### 騶虞

朱考亭本毛鄭之說謂騶虞爲仁獸不易之說也歐陽永叔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騶乃文王之囿虞者司獸之人夫謂虞爲司獸之人則可謂騶爲文王之囿是何文義耶又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

以爲言是初無此義也而東京賦有曰囿林氏之騶虞封禪書有曰囿騶虞之珍羣淮南子有曰散宜生得騶虞以獻紂則騶虞確然爲獸非未之前聞者矣且干嗟乎騶虞假物相喻以咏歎得情若以騶爲囿而虞爲人于嗟乎三字又何著耶

### 邠風

周世之國無邠邠風列於十五國之後說者以爲先儒之誤愚謂非也夫所謂風者以土風而言之耳邠爲周家王業始基讀七月一章王政規模具

### 析疑待正

#### 卷三

士

在人情物理體貼入微試觀十五國風有能幾及者乎周禮籥章一詩而三用之迎寒逆暑則謂之風祈年田祖則謂之雅祭蜡報功則謂之頌甚重之也殷之於風後者欲以邠風移易諸國之風以端本也以示教也謂之誤出先儒先儒其任咎乎鳴鶉以下或作於周公或爲周公而作以其篇什不得列於列國之中故附及之從其類也

### 鄭風

張端義貴耳集謂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



放鄭聲而不及衛聲何也蓋衛詩所載皆男奔女之詞鄭詩所載皆女奔男之詞等聲也而鄭為甚矣故特放之聖人之意微矣愚謂女奔男鄭固劣矣男奔女衛豈優乎况淫風流行尤當先責男子而後及婦人放鄭聲者夫子偶舉鄭而言之耳言鄭而衛槩其中凡淫風在其中矣必謂之有別者皆鑿見也

七月

呂愚菴曰或疑周建子以十一月為正月者訛也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即夏之七月九月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即夏之五六月也築場納稼即夏之九十月也以周公所作之詩而仍用夏之月則周以十一月為正朔而未嘗改月幽風其明徵也

載馳

章大力曰載馳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許穆公夫人憫衛之亡欲歸唁其兄見衛大夫跋涉遠來告難而其心憂傷也詞意甚明不煩甚解故毛鄭不加注釋止訓跋涉二字耳朱子以為衛大夫跋

涉而來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竊以為憂是為添一層意矣且後章明言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則止之者許人也非衛大夫也故既不我嘉鄭箋直作許人視爾不滅作視爾不施善道救衛乃夫人責許人之詞皆極明晰朱考亭以為衛之大夫不以我為喜不以我為善似非詩意矣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

陸機詩疏云鶉性淳無常居而有常匹能不亂其

析疑待正

卷三

古

羣詩云鶉之奔奔鶉之疆疆奔奔聞也疆疆剛也言鶉能不亂鶉能不淫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至若有鶉在梁鶉鶉額下胡大如數升囊可以盛水一名淘河一名誇澤性羣飛沉水食魚若遇小澤有魚便各以胡去水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云淘河誇澤則濡其味翼詩咏在梁刺人之不食其力無功而受祿也詩人取義之精注者有所未及不可不表出之也

小東大東



陳臥子曰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分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村袖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何以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各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饒而曰大東不知作者名之歟刪定名之歟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其旨深矣

先祖匪人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刺幽王在位貪殘之夫見用怨亂叢生而作鄭氏詩箋乃謂我先祖豈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乎詩可以怨痛詈先祖爲匪人豈子孫所以事高曾之道乎盍解之曰先祖豈不以我爲人乎何視我當亂世忍不救之也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析疑待正 卷三

良齋雜說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然文王止十子蓋詩人誇美之詞田常有七十餘男索隱又云陳成子生男百餘人靖郭君有男四十餘人豈繩其禘武乎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吐谷渾胡藩皆有子六十人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此不常見者大抵王侯家居多若士庶人一妻一妾雖一年一子安能如此之夥耶愚謂詩人頌美之言每舉成數如曰百祿曰萬福曰萬壽不過言其盛耳豈真祿有百而福壽有萬耶讀螽斯羽之詩曰宜爾子

析疑待正

卷三

六

孫繩繩兮注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則百男之言亦本衆妾稱願之詞而云然耳

閔宮

郝京山曰閔宮或以爲美僖公修姜嫄廟夫魯不聞有姜源廟詩言姜源者誇魯之自出明郊祀后稷之故爾如僖公存日修廟則不待行文請作矣行文當成公時修廟故篇末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重葺曰新創始曰作奚斯僖公時大夫公子魚也追叙始作以見今之更新若姜源廟豈待奚斯

一一三三三



始作耶

都八士

朱子每有不遵古序之處人每議其非者惟都人  
十一章不可謂朱子之非是也毛詩原解曰幽厲  
奢侈都人之士女游冶新粧袷服如後世高髻長  
袖流爲服妖詩人所以興刺愚謂知我如此不如  
無生之時民不聊生安得奢靡淫巧以樂乎不若  
朱注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人物儀容之美  
而作如宋帝南遷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以懷汴

析疑待正

卷三

七

京之舊用意甚深長也

振鷺

顧涇野曰毛公謂二王爲祀宋之後不若漢人專  
言宋者似之蓋自黃帝堯舜夏商之後受封者皆  
修其先世禮物以承其統作賓于王者獨宋爾若  
以爲客豈惟祀哉祝劄焦陳不勝繁矣

夏屋渠渠

夏屋渠渠謂大屋之深廣也爾雅訓屋具也渠渠  
釋文謂猶言勤勤也鄭氏箋注謂設食于大具之

中其意勤勤故云渠渠也如云大屋深廣與下文  
每食無餘每食不飽意不類矣且字說謂夏屋大  
俎也魯頌有籩豆大房禮周人亦有房俎由此觀  
之夏卽大也屋卽房也每食無餘正與不乘權輿  
之意相合雖立異見非穿鑿也

艷妻

呂思菴曰有謂豈有斥國母爲艷妻意皇父之徒  
妻妾驕縱卽指七人之妻指褒姒者謬也從古權  
倖之臣未有不外結小人內附后妃共爲蠱惑君

析疑待正

卷三

七

心者李林甫深結武惠妃楊貴妃于內李輔國與  
張后表裏擅權皇父等竊柄必內得褒氏以固其  
勢國人不敬之爲后直輕之爲艷妻而已

間關車之牽兮

間關車之牽兮詩傳以爲宴樂新婚之詩按禮云  
婚禮不賀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新婚安得有燕樂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  
賢女以配君子此說未必卽是而據禮文而言則  
燕樂新婚之語竟說不去矣此篇詩序斷斷不可



去之以此推之諸篇小序其可以盡廢耶

笙詩

魚麗之後有南陔白華華黍三篇嘉魚南陔之後有由庚崇丘由儀三篇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歌魚麗笙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笙由儀是六詩者皆笙詩今皆亡矣商份謂亡當作無所謂亡其辭者乃無其辭耳愚謂凡詩之名皆取於詩辭首句未有有其名而無其詩者竟謂之無殆不然也或曰商份之說

析疑待正

卷三

十九

得之鄭樵非無本者愚謂夾深通志固佳豈無一言之未當者毛氏注謂秦火之後其詩不傳愚意若遭秦火亡者豈獨六篇意者編常有絕簡冊失遺未盡祖龍之罪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綠雪亭雜言載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於兄弟能行是言者宜莫如聖人矣何以闕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二叔流言豈寡妻兄弟有不可刑于者乎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均

為不肖漢賦諸子皆瞻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耶敖清江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愚謂清江此言猶未盡達其意蓋可以刑于者中人之資不可以刑于者下愚不移耳不可疑經言之無效也

吳楚無風

顧寧人曰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辟在荆山以處草莽不與會盟

析疑待正

卷三

二十

無詩之可采矣况吳自壽夢以來未通中國者乎愚謂吳楚無詩非以其僭王固矣然疑二國無詩則未確也楚不有三閭大夫與宋玉乎吳不有范蠡與計然乎今讀離騷及吳越春秋所載之篇章其在足以上追風雅焉得謂之無詩其無詩者或太史采風未及或其詩未得見於夫子故闕之耳如今之選詩文者滇黔僻遠往往虛於編目之中夫子刪詩亦猶是矣不然芻蕘可采尚在不棄何獨擯二國使不與耶



舜典

艮齋雜說謂伏生以舜典合堯典以下  
微五典至堯方與上孔氏亦有曰  
以位二十八字分爲二典王  
書推及堯爾舜之功即堯  
說大謬大禹謨亦有曰若稽古之文皇陶益稷無  
不有謨而謂舜可無典乎且孔氏序解三墳五典  
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今三帝之  
典不可考矣乃僅存一典乎書序自明壁經闕文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禹貢

甚多不獨二十八字也  
燕閒錄論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冀卽  
今之山西也疑其地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故闕之  
也愚謂冀非無所產也昔日堯都平陽舜都蒲坂  
禹都安邑皆冀州也如人參珍藥產於上黨他物  
不能悉數豈得謂之無可貢乎其不同八州致貢  
者以天子轍下須之卽得可無煩獻於上耳否則  
微如包茅亦可致用任土之謂何而獨三晉之區

一無可取乎

三江既入

禹貢三江旣入說者紛紛常昭注曰三江松江錢  
塘浦陽也唐仲初吳都賦注曰婁江東江并松江  
也至張守節正義之言顧夷吳地之志說皆大同  
小異及讀王荆公送裴如晦宰吳之詩曰三江斷  
其二洪水何由寧蓋見今之東入于海者惟吳松  
一江疑彼二江久經防塞不可考也愚謂此皆自  
震澤以下求之也曷若求之於震澤之上乎郭璞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山海經有曰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所自出  
也岷山北江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巴蜀而注  
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此言爲斷可以破  
諸說之疑然具區自承天日諸水之流謂之爲注  
震澤則又未知陸地懸隔之故也

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

唐人之詩曰江到潯陽九派分則九江當在潯陽  
矣乃讀禹貢云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蓋有東陵  
又有西陵乘志可考也今巴陵江中有道上泝古



東陵地也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憑  
濤以濟其兇頑之處其地至今猶爲盜藪也巴陵  
爲東陵則夷陵爲西陵可知矣由此言之二陵在  
楚潯陽在豫潯陽之九江非禹貢之九江明矣

礪砥砮丹及箭籥楛

蘇長公作石砮記云荊州貢礪砥砮丹及箭籥楛  
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陳廷楛矢貫之石砮  
長尺有咫問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  
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爲筈今鹵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  
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然晉書  
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  
王時獻其矢砮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  
寸蓋楛砮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  
不考耳愚謂中國之矢以金外國之矢以石荊梁  
雖有石砮或不尚石而尚金肅慎少金故全用石  
聖人之言安有錯也

大麓

堯欲用舜歷試諸艱先妻以二女以觀其德使舜  
無德豈可以亦姑試之乎蓋堯信之深欲人見舜  
刑于之化也而九男帝胄亦復降心於畎畝之農  
則更非易事矣最後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勿迷穀  
梁曰林屬於山曰麓史記曰舜入山林川澤暴風  
雷雨勿迷則大麓必爲豐草長林深巖幽谷矣愚  
謂此不足以試舜也夫烈風雷雨天下靡葬之夫  
亦能無畏大聖人何有迷於此乎意者洪荒之世  
或多神怪之區故易迷而不迷堯若以此爲試則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用意亦已迂矣孔叢子載孔子答宰我之間以麓  
作錄謂使錄萬機之政風雨各得其時此解固得  
然經文何不竟以麓爲錄耶孔叢子之書非出魯  
論所載亦未敢爲信也

百獸率舞

孔叢子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何謂也對曰言善政之化乎物也樂和天地猶且  
應之况百獸乎又問夔惟一足信乎對曰重黎舉  
夔又欲求人相佐舜曰夔能若此一而足矣哀公



稱善愚謂聖人亦隨問而荅耳古人亦惟形容制樂之妙如果百獸率舞犀象虎豹則不可知使大豕牛羊亦皆舉足舞蹈不亦怪乎且神獸曰夔一足善行一足之訛有自來矣

葛伯仇餉

書稱葛伯仇餉不言其何以仇餉也得孟子而始明猶莊子稱魯酒薄邯鄲圍不言其何以邯鄲圍也得淮南子載之而始悉可見先民簡策有為之前者必賴有為之後一部春秋不得左丘明作傳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則莫知所謂矣而左傳猶有未及者史記補之如程嬰公孫杵鼻之於趙朔之事是也後人每每疑為增飾然則湯使人耕亦孟子所增飾者乎

血流漂杵

丘光明兼明書謂武成之前途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甚言之也光庭曰血流漂杵不近人情杵當是杵字之誤詩云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于即杵也一名曰櫓漢書云血流漂櫓俗名旁牌其體稍輕或可漂也愚謂孟子曰以至仁伐

至不仁何血之流杵也總謂平伐之師兵不刃血若漂杵無異漂杵矣以杵杵為辯非痴人說夢耶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

陳季立曰孔傳以為高宗之遯非也蘇文忠曰古者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欲仕周武丁為太子學于甘盤武丁即位盤遯去于荒野求之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所終武丁無與為政故相傳說舊謂武丁遯于荒野是為吳太伯矣豈得復立也哉學者徒以書云高宗舊勞于外故以為遯小乙使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武丁于外知艱難耳決非隱逸愚謂非大蘇莫能解此惑也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所其無逸或不得其解疑有關文不知無關文也關西方言致力于一事為所雖是邇言而義遠矣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為此事則呼為所書曰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當以獻吉之語合之方言深得經旨此以去膚說而析眾疑也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黃石齋曰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蔡傳以陟爲伊尹之子陳寔謂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卽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自太甲至大戊中更沃丁大庚小甲雍已數君前後相距一百十餘年使陟果壽度斯時當冒荒矣固無尚秉政之理也或以陟爲伊尹之後人是矣謂爲尹子則無所據臆度之言不足信也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念茲在茲

禹贊皐陶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其德可爲至矣左傳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信以爲皐陶不祀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歟讀張平子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茂于英六注英六國各則陶之後有爲諸侯者矣抱樸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皐陶子也則陶之後有爲天子者矣雖秦滅于漢英六滅于楚其子

孫豈無有爲庶爲青門者乎執左氏一言以爲確據亦見聞未廣之過也

鉛松怪石

禹貢鉛松怪石亦惟取石之有用者而貢之耳或以爲樂或以爲器或入於藥或充於佩爲用良多雖名曰怪不過別于常石非貴其珍異而難得也而箋釋之家多失其義其注怪石若今之太湖靈璧嵌空瓊瓏以供寶玩者是以大禹爲牛僧孺米元章矣又解三江之水味別甲乙品題孰甘孰冽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是以大禹爲陸鴻漸張又新矣此皆以常人之情度聖人之腹故其說似是而大非也

雲土夢作乂

禹貢之文有讀之而易混者不可不爲考證詳明以辯之也如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止五字耳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所稱蒙樂山是也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元孔穎達皆所未至謬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大禹所紀山川毋乃疊牀



架屋乎古人立言說理惟恐不明不厭其複如易曰明辯析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是也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如鏐鐵絲枲橘柚如微盧彭濮羌茅之類是也讀書可不詳別之乎

弗弔天降喪于殷

書君奭篇首日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

析疑待正

卷三

无

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尚哭項羽曹操尚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君奭

黃石齋曰君奭一篇孔傳謂周公言已留輔王朝之意蔡注謂周公留召公也蘇傳兼此二意序云召公不悅所謂不悅者不樂居位不欲以寵利居成功也周公以成王初政老臣未可遽去故留之而說者紛紛以私意窺測聖賢謬矣

日中星鳥

客有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所主夏也既觀星以為正候則龍星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書不云日中星龍而曰星鳥何也仲塗曰歲因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表春之時朱鳥之星適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此說箋疏之所未有蓋特解也

伐蛟取鼉

客問月令伐蛟取鼉蓋鼉可取而蛟不可伐也蛟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近於龍龍之變化不測非人力所能制者今日伐蛟何以伐之後世若荆飲飛澹臺滅明周處皆有斬蛟之事然亦古之奇男子偶一為之豈常見之事乎然則禮經何以有伐蛟之文蓋古之聖王如大禹驅蛇龍而放之菹則必有放之之道故有伐蛟之言後無神禹則莫能行存其說而可也

水澤腹堅

或問七十二候何以終于水澤腹堅始于東風解凍愚謂天一生水故曰水含太乙之中載地者水



也浮天者水也水之時義大矣哉其德先于五行觀于腹堅解凍而一歲之運可知也此孔子有水哉水哉逝者如斯之嘆積晝夜而成日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歲乾坤造化之機舉可悟之此也

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

月令季秋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蓋季秋而陽已衰孟冬而陽愈衰故飛者為潛有情而化無情也然雀羽蟲也化而為蛤則為介矣雉華蟲也化為蜃蜃蛟龍之屬吐氣能作樓臺蓋飛而潛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潛者又能飛此造物之變化神奇即蟄而藏藏而復蟄之機在是也或云雀自海外飛來其初體輕後食中土稻糧肥難越海故入于水此說非是若雀因肥而入水雉之入水亦豈因肥乎蓋時之所至自然而然者也

古不修墓

家語載孔子生三歲而父歿葬于防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殯于五父之衢問于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與禮記同按孔子母死史記紀

析疑待正 卷三

年在二十四歲非孺子之年矣豈有既長不知一求父墓及母死而暴於衢路以俟人告之耶記又載孔子既得合葬于防先反雨甚門人後子曰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夫以夫子為親築墓豈有不使堅完而隨築隨崩者乎子自罪乎罪門人乎似此皆非聖人宜有之事而經傳載之存疑可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宋儒謂周禮掌王及后之服屨夫王后之屨而使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用也為絺為綌服之無數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會謂周公制禮設一官為婦女作屨乎愚謂古人之文有統言之而未及析言之者掌王之服屨屨與服兼之者也及后之言殆止言服屨字帶說其中不然外臣掌后屨固非體矣且后處深宮屨人又安能不知足而為屨乎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康成注曰夷三族也古

二四一



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人三族而著之令典者稽之  
三代之中未嘗有此刑也然則屋誅之文此何說  
乎或者疑為漢有宮刑在于密室之中謂之蠶室  
所云屋誅殆此謂耳康成誤注以起天下人君殘  
暴之心名教之罪人矣

周禮注

或疑周禮周官其各有言師者有言職者有言衡  
者有言掌者有言氏者有言人者何所別耶考之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言師者訓其徒言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職者主其業言衡者平其政言掌者主其事言氏  
者世其官言人者終其身不氏不人權其才也一  
字之加皆有定義聖人之言無所苟也

介葛盧來朝

蓬底浮談謂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此理之不可信者始左氏之誣乎  
嵇叔夜亦以為無此矣續博物志乃謂東方介氏  
之國其人解鳥獸之語蓋因介葛盧而傳會之遂  
謂國人咸解畜語也且稱上古神聖之人備知萬

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殆又緣是而誣古人矣又  
如諸說載公冶長詹何翁偉之事皆傳會左氏之  
言不待辨而知其誣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說者謂天王重其事故  
使冢宰來歸然經文第書宰未嘗有冢字或曰稱  
宰而冢在其中抑或書法故遺冢字以譏之也然  
公羊傳曰宰士也即原思為宰之宰也若係冢宰  
不應止云宰咺若云去冢字以為譏不若存冢字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以為譏更可見也周室雖衰歸諸侯妾婦之賵未  
必遽遣大臣且穀梁氏左丘明俱無所說何必以  
為使冢宰耶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恆星不見說者多疑楊用修曰此記日光不匿列  
星不見左傳以為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  
即此也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  
不中春秋書曰夜恆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  
而中於是為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



光是也漢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鸚鵡來巢

傳謂鸚鵡來巢書所無也春秋正解謂非也鸚鵡不踰濟濟水在魯非絕無者蓋鸚鵡性不能巢每居于穴去穴而巢有非所踞而踞之象矣愚謂余南方多鸚鵡鳥皆巢居無穴處者正解之言亦未確矣當以書所無者為是書曰來者殆即康節先生慨歎天津橋杜鵑之意乎未可以鑿言之也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春秋書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楊升菴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灾人力可救也鼓何庸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愚謂然則春秋何以有此書殆以水屬陰鼓屬陽聲聞於天有火上炎之象欲以火勝水乎

定公元年春王

郭青螺曰定公元年春王胡傳定何以無正月昭

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也祖公穀之意也然書春王不成文義矣若桓宣篡逆亦未有去其正月者故後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昭之不得正終定之不得正始皆明矣奚待去其正月而後見哉殆亦夏五之類傳寫者之誤闕焉可也

滕子來朝

桓公二年滕子來朝傳謂魯桓弑逆滕子朝之故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降而稱子然前此鄭伯與桓會于垂後此公會齊侯鄭伯于稷皆黨逆也未黜其爵豈春秋之法獨行於小弱而不行于大國乎陳氏謂春秋時貢賦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小不足以附諸侯故甘降而稱子子孫微弱故終春秋之世稱子不改愚謂班爵出自朝廷不可自僭又豈容其自貶乎是當闕疑不可以臆測之言遽信之也

季姬與鄆子遇于防

季姬與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左傳季姬來寧



公怒止之以其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其案明矣胡傳以季姬稱字而未係諸國以為女而非婦遇于防者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也不亦誣乎夫擇配必徧會諸侯後知其孰賢也獨遇鄒子豈得謂之擇歟僖公賢君何至令女出國會人為越禮之事乎愚以為此斷宜從左而不從胡何燕泉謂當以傳為案而經為斷也

九月辛丑用郊

浦江張氏曰九月辛丑用郊胡傳載人饗之說劉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原父謂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若是年用人于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左氏文多誇誕成公果用人于郊豈不鋪張其事而記之乎三傳所無後世妄以己意臆當時之事咸不可信者也

學庸皆子思作

陳椒峯曰宋儒以大學為曾子作中庸為子思作有辨大學非曾子作其言非今日始魏正和年詔諸儒考正古經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攸窮居於

宋懼先聖之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皆子思作也達官中秘著禮經傳義馬融推鄭解最精學庸皆子思作為可信也鄭元注疏云大學為曾子作則十日所視節又何以云曾子曰乎愚謂考亭釋聖經謂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十傳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子思非曾子之門人乎子思記之謂為子思之作可也會子之言謂子思之作即曾子之作可也而慎獨之旨見於二書之中學有淵源足見一貫之旨心傳不替矣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楚書

春秋擯楚惡秦且黜伯功而大學一書平天下章亦復援引其言何也蓋平天下之大用在用人楚書曰惟善以為寶知用人之急矣秦誓曰若有一小臣以能保我子孫黎民知用人之效矣舅犯曰仁親以為寶則更得為子止孝親親仁民之旨矣故聖賢取之所謂不以人廢言也蓋即秦楚之言有善必錄亦與人為善之處猶之察邇言詢芻蕘也



追王文王

唐梁肅宋歐陽修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泰誓武成之文為斷不若據太史公伯夷傳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此非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得此說以為証可不辯而明矣

子游

子游為武城宰學道愛民遂使絃歌滿邑夫子亦為喜形于色至問其得人又以澹臺為對此其政

析疑待正

卷三

三

事迥出尋常豈出冉有季路之下乎何冉季列于政事之科言子僅居文學蓋以言子優于禮樂其政事之美皆以文學為之言文學而政事自見言政事而文學反隱矣蓋聖門弟子多出鄒魯惟子游自吳來學後還于吳先龜山而吾道之南者非游也歟

聞韶

丹鉛續錄論孔子贊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說者曰不意舜之為樂至於如此則似乎視堯輕而

小之甚矣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其盛宜也君非舜而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庭詫齊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舜裔也舜以揖讓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夫子聞韶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至於如此也有所感也又一說也愚以為二說雖各有意不若作贊歎不盡之言其味無窮實重而大之非輕而小之也

三歸

析疑待正

卷三

四

學文堂集管氏三歸漢注云管氏娶三姓之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國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聞七百國人非之管氏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韓非云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故漢書亦謂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為取女也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一統志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考之春秋阿本衛邑齊桓與魯莊公同時莊公六傳為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是時阿猶在衛齊滅王烹阿大夫在衛亡



後管仲時築臺衛地何為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以高為貴築臺而屋其上為門巋巋然高大門必三謂左右中即臺門也

公冶長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給食聞雀語南山有虎食羊不盡往取焉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又聞雀語齊師侵我至沂水上澤山傍長語獄吏吏白魯君如其言往探之齊果將及矣發兵應

析疑待正

卷三

望

敵因得大勝釋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辭不受夫古之通鳥獸音者有矣如介葛盧是也不過知其意耳如虎馱羊鳥能言之齊人侵疆兵事神密鳥豈能知之乎夫子當日妻之以子公冶必是南容一流人物若以能辯鳥言以為非罪因而取之與取復白圭者異矣

邑姜

顧寧人曰予有亂臣十人陳師誓衆之言也十人身在戎行邑姜自在宮壺必不從軍旅也且牝雞

司晨惟家之索方以用婦人為紂罪矣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傳寫之誤也愚謂為人君者難於治外尤莫難於治內紂之不善由內之不治始也刑于寡妻文王之道也御于家邦因是而致則邑姜之功誠不在於周召畢散之下豈與司晨者比乎王化起於閨門周之家法代有然矣

宰我

史記載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如是則夫子之門有亂臣矣心甚疑之及讀李斯上二世書曰田

析疑待正

卷三

望

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為常所殺明矣忠也而以之為叛不亦冤乎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之時不遠宜知其實而弟子傳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耻之俗儒之言不足據也

昇盪舟

日知錄載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鄩鄩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及故孔安國注為陸地行舟後人



因人若疑無盪舟之事者愚謂盪盪舟魯論明言之矣不過形其力之大耳如項羽之力能扛鼎豈誠扛鼎而言之耶以為覆舟與善則同言不倫矣又何必引証多方謂必無其事耶

南子

孔叢子記平原君問子高曰聞子先君見衛夫人南子信乎荅曰昔先君在衛問軍旅拒而不告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見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意衛行是禮夫子弗獲辭之故有

析疑待正

卷三

聖

是說子高之言甚明真聖人之孫也愚謂不特此也南子聞車聲而識蘧伯玉之賢其聰明有過人者欲見孔子是心可取倘能改行衛足有為非聖人之心乎見南子猶欲見公山由子高之說以為未嘗見可也愚謂不磷不緇之孔子雖見亦無傷也

達巷黨人

太宰聖孔子而以多能黨人大孔子而以博學皆知聖而不知聖者也天縱一語非智足以知聖人

者不能剖其故矣黨人無人為明其意故夫子以何執之語悟之董仲舒曰無異於達巷之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云乃項橐也橐魯人七歲而為聖人師千歲而卒孟康安得此荒謬之言乎七歲之兒何知而聖人師之壽至千歲可不死矣何又有卒時而世猶傳項橐之說不衰蓋好奇之過也

九合諸侯

太玉山人曰桓公九合諸侯先儒曰九作糾余嘗疑之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云衣

析疑待正

卷三

聖

裳之會十一莊十年會于北杏十四十五年會于鄆十六十七年盟于幽僖元年會于榿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七年盟于甯母九年盟于葵首十有一也孔氏曰鄭氏不取北杏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平宋亂也宋弑君而齊平之何不取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何為亦不取之或又曰會雖十一再會鄆再盟幽故曰九合亦有未盡夫子以桓公一匡天下故稱之北杏之盟遂人不服鄆之始會請師于周僅取成于宋伯業未



成也莊十五年再會于鄆則伯成矣左氏為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自始伯之年至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以謂九合也可以祛諸家之惑矣

夷齊古之賢人

說者謂贖輒之事論者紛紛動至千言不若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愚謂贖輒之事不必以夷齊比照也兄弟之倫與父子有間矣伯夷以讓為賢即不讓亦不損其賢也遂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叔齊天倫為重之心也叔齊以讓為賢即不讓亦不損其賢也遂伯夷父命為尊之心也其必相讓而去夷齊猶為拘節矣父子相爭庸待問而知夫子之不為乎端木必問之者見賢者之謹于持論必求之師說也

見危致命

佩韋集載或問見得思義三句皆有思字何見危致命獨不言思語之曰士若見危死孝死忠便當致命不必思也思則動其私念不能殺身成仁矣

李陵欲得當以報漢南霽雲將以有為皆不必思而猶有思也夫提兵轉戰矢盡道窮陵可以死矣睢陽既陷霽雲何容復有為哉不必思而猶有思陵所以降而贖其家聲男兒死耳之語巡所以呼南八而警之也然子張於士曰見危致命夫子於成人曰見危授命蓋授者安于天致者盡于人此成人與士之別也

申棖

夫子謂未見剛者或人乃以申棖為對是棖之為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人必好剛使氣人視之若不可屈撓者蓋夫子論剛在心或人論剛在貌也棖魯人史記作申棠家語又作申續今史記又以棠為棠家語以續為續信乎字經三寫為焉成馬傳寫之誤也唐開元中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崇祀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考論語釋文也

沽酒

聽雨紀談云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



武帝時方有椎沽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則沽酒似以再宿爲是矣朱注曰沽市皆買也伐木之詩曰有酒醕我無酒酤我則沽酒之說周時已有之矣以沽爲買良不誣也

禹稷躬稼

洪容齋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過門不入不知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垂四載隨山刊木暨益

析疑待正

卷三

聖

奏庶鮮食予决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蓋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上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故並言躬稼可也

首陽

析疑待正 卷三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謂在河步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今之平陽府蒲州是也卽禹貢所謂雷首山也河南偃師縣西北有山亦名首陽武王伐紂休師徒于此故名偃師若是則夷齊避跡當飄然遠舉豈宜與於鑠王師同處其地許慎謂首陽山在遼西卽今永平府古孤竹之墟此爲是矣馬融維據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之詩以晉雷首當之耳

原壤

析疑待正

卷三

聖

原壤周文王子原簡之後孔子之故人也墉子死孔子助之沐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初聞也者過之其後夷侯夫子以杖叩之夫夷侯失禮之小者也登木而歌失禮之大者也夫子何爲不責其大而責其小蓋其登木之時殆少之時也夫子若爲勿聞以不教教之其悟也至夷侯時則已老矣故責之以勿不遜尊老而爲賊墮人末如之何而以杖叩之矣



子西

學文堂集或問子西在問子產之下管仲之上過  
視于西矣考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失國太  
子任弱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口有適嗣不可亂也  
令尹乃立昭王則子西有曹子臧吳季札之節者  
也昭王伐吳子西沮之不從而敗昭王出奔子西  
復之昭王報怨于吳子胥諫之楚懼而大惕子西  
曰今而可為矣改紀其國不懼吳而收陳楚賴復  
興當世必有譽子西如齊管仲鄭子產者夫子曰

析疑待正

卷三

罕

彼哉彼哉說者曰鄙之也非也彼者彼楚國也非  
獨彼子西也楚不尊周天子蓋謂彼自成其楚國  
之人也若云沮書社之封而惡之豈聖人如天之  
度哉夫子不惡晏平仲豈獨惡子西耶

請討陳恒

魯論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之朱注引胡氏之言  
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楊升菴曰孔子時已  
致仕家無藏甲何以為發必欲先發是罷閒之司  
寇而擅稱兵矣烏乎可乎蓋先發之語出於胡氏

春秋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謂州吁弑逆人得  
誅之引於仲尼甚不合矣豈以言出大儒不敢置  
辯乎

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以費叛子欲往子路不悅說者以子路  
為是及讀左傳而知子路不知夫子之心不狃君  
子人也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  
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伐之奔命焉死之可  
也君子不以所惡發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析疑待正

卷三

罕

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  
故國如此是則其以費叛叛季非叛魯也非欲張  
公室之意乎夫子奈何絕之或曰夫然當子路之  
不悅何不以此告之愚謂陪臣執國命此亦事之  
變者不可以訓故不明言之也而東周之說明示  
以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深遠之意見于言表仲  
氏未之覺也

佛肸

佛肸晉之中牟宰也中牟地近衛今之蕩陰趙鞅

一第... 丹... 7



之采邑趙鞅與范中行氏爲讐于周敬王二十三年鞅入晉陽以叛冬鞅歸于晉當是時趙鞅可以叛晉佛肸何不可以叛趙故論語書佛肸召不云畔子路以叛爲辭欲夫子之反衛也時夫子方栖栖皇皇欲無道與易故以不磷不淄自明要之夫子在魯之日壯年不仕爲陽虎晚年不入晉爲趙鞅佛肸不合于趙鞅苟范中行氏勝則晉或可以復文公之舊跡殆中行滅而趙氏熾春秋將爲戰國聖人于是嘆吾已矣夫此椒峯之言也深得夫子之心矣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孟子

孟子七篇有自作之者有門人述之者然卽自作之言皆出門人彙集而成如梁惠王梁宣王齊宣王滕文公皆謚也豈孟子方見時君生前卽有謚乎故昌黎以爲皆其弟子所作趙岐謂出自孟子之手誤矣而讀孟子者每多疵議不知其奇創之論皆有所本如尹焞之對高宗則得之矣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曰此

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乎焞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也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聞之而喜解孟子者皆能若焞不見其立言無弊乎尹氏孟氏之功臣也

博學反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旣貴反約何以又事博學乎愚謂反約之旨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易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六十四卦一言以蔽之曰自強不息書五十八章一言以蔽之曰允執厥中然必學盡全詩而思無邪之旨始出學盡全禮而無不敬之旨始出學盡全易而自強不息之旨始出學盡全書而允執厥中之旨始出讀詩禮者止誦思無邪毋不敬二語讀書易者止誦自強不息允執厥中二語其卽能貫通全經乎此所以非博無約博約二字正聖人循循善誘之妙用也

周公思兼三王



京山郝氏云孟子曰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儒注云或謂各舉其盛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公時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望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也蓋三王之治功為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相天下者之標準也愚謂楚望先生看此章書發人未發如啞鼓發聲矣

許行白圭

環碧齋小言當孟子之時如許行白圭陳仲子楊朱墨翟皆有意乎聖人之學者也而不從中道入手故或入于異端入于偏矯此孟子所以夷許行之道貉白圭之法蚓陳仲子之廉禽獸楊朱墨翟

之仁義其痛詈之者正甚惜之也深拒之者正急引之也無如惜之而彼不悟引之而彼不來止有一夷之能存施由親始一念之明有憮然命之之語使許白皆能若此則天下可治平矣雖然孔子不能招沮溺孟子豈能化諸人哉此亦世運為之聖賢之無可如何者也

匡章

陳椒峯曰戰國策秦攻齊齊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候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王不應如是者三頃言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齊兵大勝左右問何以知之王曰章子之母得罪父父殺之埋馬棧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日子全軍而還必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父未教而死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為為人子不欺死父為人臣豈欺生君哉章子責善于父意必以是出妻屏子以自罰將以身悟父而迄不可澠淄聞所以稱不孝也愚以為章子過矣人子事親有以順而道者有以違而道者魏顆不從父之亂命陳乾昔之子以父命非道不從彼于婢妾



間猶正之况其母乎况重以君命乎章子過矣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曰周十一月

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建子之說不同先

儒或以為改月或以為不改月要之不改月者為

是周文安辨之詳矣十一月徒杠成謂是月迺寒

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輿梁成謂是月大寒而輿梁

已成也若以十一月為九月必徒杠經營于七八

月而後九月可成也以十二月為十月必輿梁經

營于八九月而後十月可成也豈不妨築塲獲稻

之功乎至七八月之間旱鄒魯禾稻熟遲南方晚

米亦至十月方收者七八月間正須雨澤也故當

竟作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得其真矣

癰疽

說苑雍姓唯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臣也靈公嘗

與夫人同車唯為駮乘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

之孔子醜之去衛適齊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為主

癰疽云蓋癰為雍疽即唯古字通用趙岐以癰疽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字皆從疾當是瘍醫朱子之注因之夫疽即瘍醫  
與寺人較之大異即主其家亦何所損于孔子乎  
知主癰疽之誣則瘠環不辯自明矣

春秋無義戰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十一

年戰于艾陵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

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書侵六十始莊

十年公侵宋終哀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齊桓名

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楚非不

僅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

意即所謂彼善于此亦有未盡善者在也

完廩浚井

列女傳瞽瞍使舜塗廩縱火焚廩二女曰舉汝衣

裳烏工往負笠而下又使穿井二女曰去汝衣裳

龍工往匿其旁而出舜之免禍皆二女教之也按

四岳荐舜在瞽瞍允若之後又豈有殺舜之事乎

且呂氏鼓樂記云瞽瞍制十五絃之瑟舜益為二

十三絃則瞽瞍之頑非竟冥頑不靈之頑也寧有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天子如此敬之而暇敢于殺之者乎留青日札云今襄陽密子舖即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田中有石蓋井即舜所浚者左有一穴云即舜旁出處豈好事者為此以實不經之說乎

外丙仲壬

孟子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未嘗言其立也史記太子太丁卒立其弟外丙三年崩又立其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邵子經世史亦不載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丙壬之名是則丙壬原未立太甲直以嫡孫而繼湯後耳否則舍嫡而立諸子豈家天下之家法乎

丹朱

先儒謂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謂聖人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異時虞賓在位同其福慶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以傲虐之資居臣民之上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舜於商均亦若是矣愚謂使朱均而能如啓則堯舜不必官天下矣又使啓

不能賢太甲無遷善之資則禹湯亦必不家天下矣帝王愛天下與愛子皆有至當之權衡在焉此其所以為聖哲也

杞梁妻

日知錄載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遇其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做廬在弔諸其室左氏之文如此檀弓曰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哀孟子曰善哭其夫說苑則曰杞梁華聞而死其妻哭城為之崩列女傳曰杞梁之妻無所歸揮涕十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日而城為之崩其所謂城齊之城非秦之城也又相傳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送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為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之事矣崔豹古今注則謂杞殖之妻殖戰死妻抗聲長哭城為之頽則又杞城而非秦城矣愚謂孟子云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不過欲引起賢者非無益於國之意耳事之異同不足計也

鄉愿

尤悔菴曰吾聞之也人可為真士大夫不可為假



道學假道學者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也然而無舉無刺假道學變爲真鄉愿矣真鄉愿者與世浮沉患得患失真鄉愿不化而爲活鄙夫矣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鄉愿所以亂德者薄狂狷而貌中行也胡廣之中庸不如汲黯之慙直山公之度量不如嵇阮之清狂若道學之徒借道德之名濟奸貪之術莊列猶然笑之聖人復起有不深惡痛絕者乎

琴張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琴張卽琴牢與孟子反子桑戶爲友子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焉張與孟鼓琴編曲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其狂甚矣季武子之喪曾點倚門而歌惟牧皮未詳其事大約皆其流也皆所謂越禮自驚衆者夫子何取之耶然其人能視死生如來去外形骸而不以嗜慾擾其心者與鄉愿相徑庭也

非孟

朱考亭曰熹少時讀論語卽知愛之後求一書似此卒無有者而四子書以孟子繼之何耶且李泰伯鄭叔友俱非孟子矣或謂孟子嘗言文王地方百里又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則是僅以三十里處百姓矣何矛盾耶愚謂孟子善誘循循每能因事納誨卽七十里而蒞莒雉兔者得以恣取其中王之囿耶民之囿耶有囿卽無囿矣此如言太王好色公劉好貨爰及姜女得謂之好色耶積倉裹

析疑待正

卷三

六

糧得謂之好貨耶第其文有縱橫之習是能以策士之辭明聖人之旨足以繼魯論者此也明祖以其游說魏齊欲去孟子之位去之而文星晦從錢唐之諫復之而文星明上動天象又足以見齊論之足以繼魯論而無愧矣宋建炎中有晁說之者亦著其孟宰相荐之高宗曰孟子發明聖道說之何人敢非毀黜之高宗可謂善讀孟子者矣明祖惡孟予欲行王政勿毀明堂之語不知孟子隨以堯王之政進勉之以師文王師文王豈不知尊



周天子耶此可為知者道也

析疑待正

卷三

空

析疑待正卷四目錄

三墳

爾雅

國語

戰國策

陰符經

參同契

鉅靈氏

負二之臣

析疑待正

卷四 目錄

防風氏

皇天后土

戰炎帝

風后力牧

堯舜禹非謠法

四岳非一人

許由即太岳

舜造漆器

皇英非舜祖姑



禱於桑林

囚桀焦門拘紂宣室

伊尹自立

武王觀兵

太公馬氏

武王娶太公女

微子不奔周

封箕子於朝鮮

夷齊非謚

析疑待正

卷四 目錄

三

柳下惠坐懷不亂

孔子無鬚

孔顏孟三氏

亶州

墨子隱周逃山

五大夫松

鳴雌侯

客星犯牛斗

蘇子卿娶胡婦

蜀宮玉人

解曹娥碑

張巡殺民食兵

燭影斧聲

辯奸

歷代紀年

補天

石言

指劍駐日揮戈反日

析疑待正

卷四 目錄

三

龍賒

沉西子於五湖

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

孔子手植檜

亡秦者胡

奇貨可居

白帝子石人

鵝鴿井

張良從赤松子遊



山呼

候日再中日景漸長

鸞鳳萬舉

雁書

上林柳

赤伏符

攝覓碑

滹沱兵合

金人下淚

析疑待正

卷四 目錄

四

清河萬人

五馬渡江一馬化龍

草木皆兵

蹈空而行

天十四載石進

劉寄奴

太白經天

月宮

判柳

催花

蝸跡成天字

郭雀兒

點檢作天子

日光磨盪

古燧人氏赤脚仙人

芝草

天書

天津橋杜鵑

析疑待正

卷四 目錄

五

月中人

江潮三日不至

石人一隻眼

角端

蠹食誓詞

天開

日借天光

日月之形

日食月食



月影	星隕	雷	天河	十二辰	分野	地震	海市	黃河清	析疑待正	疑塚	石鼓	禹穴	長城	金陵	河源	五湖四瀆	浙江	錢唐
									卷四									
									目錄									
									六									

度索尋幢	溫泉寒火	潮汐	誤書古事	物有不易格者	析疑待正	卷四	目錄	七
------	------	----	------	--------	------	----	----	---



析疑待正卷四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三墳

三墳之書古有其名久逸之矣其書出於元豐七年唐州民舍猶尚書出於漢武帝時屋壁之間逃秦燬而舒大文顯晦有時數存焉也其書稱伏羲氏為天皇題其名曰山墳又謂之連山易稱神農氏曰人皇題其名曰氣墳又謂之歸藏易稱軒轅

析疑待正

卷四

一

氏為地皇題其名曰形墳又謂之乾坤易卦爻與象連山皆以三字為句歸藏乾坤三字之中間有四字之句讀之莫知所謂得晉阮咸傳注渙然以解神秘之旨良足釋也三易之外天皇有策辭人皇地皇有政典其言古而不與似非蟲鳥之文而理贍義豐每奇而法且有可箴可銘不刊至語謂其為真則不敢知謂其為偽誰有能偽此者即漢儒之中擬而數之鮮其人也愚謂不必辯其真偽作三墳讀可也譬之近代有雋異之才能吟佳

句而託其名曰杜詩將惡其偽并其詩而黜之耶

爾雅

世說蔡司徒謨渡江食彭蜺吐下委頓謝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愚觀蟹譜其類甚多大者自海外之百足蟹小者江濱之沙裏鉤而蜺蜺亦在其中江南之人醉而食之以為珍味未有如蔡司徒委頓者爾雅之言其可盡信也歟

國語

國語列國之語也左傳左氏之傳也明是二書而

析疑待正

卷四

二

相傳以為皆丘明所作然國語之文質而左傳文國語之句樸而左傳趣國語之調排而左傳靈而變明是列國有其書而丘明輯之且因其書中之事與春秋相表裏者從而傳之一則述一則作也不觀其叙田賦一篇不惟詞異而事亦不同豈一人之言而兩其說乎可以知其各自為書矣

戰國策

戰國策或以為虞卿所作愚以為七國之言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故所傳者皆以無名氏名之有叙



事之文有議論之文叙事之文兀然而起令人不測及其隨風舒展異境天開能使石人動聽雖出縱橫之習亦言語科之極致也一部史記其神氣骨髓實胎於此議論之文汪洋浩衍遂開兩漢之風後人各承其派如分南北二宗豈虞卿一人獨能爲千古才士開山也耶

### 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爲道家之書也或以爲兵家之書也或以爲廣成子所傳之書也或以爲李筌之僞書

### 析疑待正

#### 卷四

三

也要之道者見之謂之道兵者見之謂之兵信者卽以爲廣成之言疑者卽以爲李筌之作以其出語離奇故朱考亭疑之張南軒非之要之昔日太公熟之而爲王者之師蘇季子揣摩之而佩六國之印殆亦有道之言而爲兵家之秘或非筌所僞託而誠出于廣成未可以輕視之也愚每取其書而由釋之至火生于木禍發必克亦悠然有會其旨然咏陰符在篋老羞看之詩自笑其讀之無用矣

### 參同契

魏伯陽參同契一書說雖本于周易其實取龍虎上經爲之闡其蘊而暢發之耳凡所謂以陰求陽以情歸性無非取象於日月而逆用其化機故爲艱深其辭欲使讀者久而自悟乃得黃老之傳而爲修煉家之宗旨朱晦菴疑爲納甲之書誤矣或曰朱子大儒胡究心及此愚謂究心及于修煉之言又不入於其中此其所以爲大儒也

### 鉅靈氏

### 析疑待正

#### 卷四

四

循蜚紀有鉅靈氏史稱其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不著其實事華山記云太華少華勢如削成本一河水曲行於其間河神鉅靈以手劈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爲二通達河流今山上指掌足踏之形尚在此言鉅靈未嘗言鉅靈氏也愚謂非驅陰陽反山川者不能劈分二華其殆循蜚首列之君也歟

### 負二之臣

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下得二人俱被桎梏



將至長安乃變為石宣帝問之羣臣無一知者劉  
向曰此黃帝時竅窳國負二之臣罪犯大逆帝不  
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帝謂妖言  
收向繫獄其子歆出救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乳  
之即復變活帝使幼女乳之果活能言如向所說  
帝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為宗正問何以知之曰出  
山海經愚按山海經具在也負二之臣則載之矣  
乳而復活則無其文豈歆見之而向獨不見之耶  
何向不能辨必待歆而始白耶獨異志之所載真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異聞矣

防風氏

史載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後吳伐  
越曠會稽得專車之骨使人問於孔子孔子曰防  
風氏之骨也夫一節之骨專車其人之長不可以  
數計矣此異類豈得與於諸侯之列而得而臣之  
得而徵之得而誅之乎且一統志謂湖州武康縣  
古防風氏之國武康非異域也其人六尺天下之  
人相似也防風何獨異乎然事紀於有夏之時骨

見於春秋之世非無徵者意者一統志之言其傳  
訛耶

皇天后土

席上腐談云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  
古后厚字蓋通用也乃今后土夫人祠塑婦人像  
謬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云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  
以為社左傳云共工氏有子句龍為后土豈婦人  
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為羣后若以后土為  
析疑待正

卷四

六

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為婦人乎

戰炎帝

史記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修德  
治兵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是以  
臣伐君自黃帝始矣然炎帝未聞有癸辛之惡且  
三戰然後得志與前途倒戈者異矣豈應天順人  
之舉何未聞有議其後者耶外紀謂蚩尤攻炎帝  
榆罔於空桑炎帝遜居涿鹿軒轅徵師諸侯與蚩  
尤戰於涿鹿擒而戮於中冀按此則戰炎帝者蚩



尤而非黃帝矣否則何軒轅勝之於前蚩尤復攻之於後耶玉堂銅鑑兩存其說愚斷以外紀爲是從有識正之

風后力牧

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垢又夢一人執勁弩而驅萬羊帝寤曰風吹去垢天下豈有風后其人者乎勁弩羣羊天下豈有力牧其人者乎訪得后以爲相得牧以爲將遂作夢經此與高宗夢傳說何異用人以夢不可訓也姑存其說不必爲痴人

析疑待正

卷四

七

說夢也

堯舜禹非謚法

唐虞夏二帝一王旣以堯舜禹爲之名矣又有放勳重華文命之稱後人疑其或以爲名或以爲謚不知似謚而非謚也穀梁子曰謚法制於周公觀乎夏代之君皆以名爲紀商朝之君以甲乙丙丁爲號至文武而始有謚焉可知堯舜禹之稱非謚法矣秦始皇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謚之所作以臣而議其君不可遂去之而以一世二世爲名周

公之制不足遵也益可以証古之無謚矣

四岳非一人

堯典有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者舜典日觀四岳蔡傳曰四岳乃四方諸侯是一事而作二解矣令人何所從乎孔平仲曰禮儀注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則四岳亦猶是矣然書云日觀則觀者非一人矣又有僉曰師錫之對則對者非一人矣是則斷爲四方之諸侯而非一官而總四方之事者明矣蓋九官

析疑待正

卷四

八

許由卽太岳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謂之無以莊周之書乃寓言也不知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則太岳非卽由乎高士傳堯名許由爲九州長非卽岳之任歟伯炎傳太公云箕山有巢山塚則不可爲無是人矣故楊誠齋詩曰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



人間有許由蓋笑其見之差矣

舜造漆器

韓詩外傳謂舜甑盆無臆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蓋形其儉之至也而韓非子有舜造漆器之言或者卽外傳之說辨其事之必無愚謂椅桐梓漆漆原備制器之用舜卽造漆器用代陶瓦樸而可久亦不與作象箸玉杯珍異淫巧者比造亦何傷然舜所治者大人之事百凡制作無不命官一器之微而煩天子自作乎殆不然矣

析疑待正

卷四

九

皇英非舜祖姑

堯以二女妻舜據史記世次言之爲曾祖姑夫自女媧正婚姻以來堯必不與同姓爲婚矧尊卑殊分乎韓詩外傳云戰國處士譏舜以兼二女爲非不議其娶祖姑也宋羅泌云常見劉耽所書呂梁碑字述其世系與史雖同而不言其出自黃帝可以破古今之疑矣

禱於桑林

堯有九年之水未嘗禱也命臣工治之而已湯有

七年之旱自爲犧牲以六事自責禱於桑林言未已雨數千里何堯不禱而湯獨禱歟湯之禱者爲民請命也堯之不禱者猶孔子所云丘之禱久矣禱與不禱帝王皆是也獨是桑林之舉不知其在七年之前乎在七年之後乎禱於七年之後則過緩矣禱于七年之前所謂應言而兩者又虛謬矣且以王者而作犧牲是成何體則身嬰白茅不足據也而六事自責可垂訓也

囚桀焦門拘紂宣室

析疑待正

卷四

十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不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自反其所爲而悔不誅文於羗里淮南子又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以死卽一書之中二其說矣然囚桀之說似猶有因拘紂之言又何出乎甚矣劉安之書不足觀也

伊尹自立

竹書紀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伊卽位太甲潛出殺尹立其子伊陟噫何舛耶夫尹能放甲豈



能爲甲所殺甲能殺尹何不自立又立其子何爲耶然謂之尹自立者說誠有之矣伊尹聖之任者也嗣君處桐天下當行之事奮然行之而不忌良有似乎自立者三年復辟方見其心幸也太甲能怨艾而復歸於亳也使其怙惡不悛將奈何耶使其不幸與丙壬相繼而亡又何以自白耶君子之過食也人見更也人仰日月照人迹似篡而非篡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也

武王觀兵

析疑待正

卷四

十一

伊川先生謂武王無觀兵之事考亭先生謂其深見文武之心蔡沈曰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矣深詆史記之非通鑑前編謂西伯戡黎殷人大震祖伊奔告王曰有命在天勿聽夫武王不奉天子之命可伐黎矣伐黎者伐紂之漸也觀兵亦何不可哉卽曰脅君亦欲使君有畏而改後世嚮奉兵諫之言未嘗非忠愛之心觀其觀兵於十三年之前伐紂於十三年之後則前此觀兵之意惟欲天王警悟而終怙惡不悛殺野之師不得已也且孟津

之事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助之者衆矣還師而歸此其心不可大白於天下後世耶何必辯其事之必無而爲聖王諱也

太公馬氏

世傳太公妻馬氏之說愚以爲必無之事也說苑謂呂望行年五十賣漿于棘津而遇天寒漿冰而不可飲行年七十屠牛于朝歌而遇天暑肉敗而不可食命途多舛其妻馬氏求去太公勢不能留後太公封於齊馬氏求再合太公取水覆地令馬復

析疑待正

卷四

十二

收馬不能收抱慚而死愚謂馬氏求去之時已老嫗矣琵琶再抱誰作別舟及至太公封齊之年將太齊矣馬氏計已龍鍾衰髮又豈作雨落上天之想乎稗官家謂此爲朱買臣之事然漢書謂收養其故妻於後園亦未有此說也

武王娶太公女

王勉夫曰八十遇文王世皆知爲太公之事也荀子曰舉太公於州行年七十有二淮南子曰呂望七十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說雖不同大約鈞



渭而遇文王在遲暮之年矣左傳言呂伋為王舅說者謂伋即呂望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計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太公之女亦當髧年豈有至此時而始賦桃夭者乎愚謂邑姜太公之姓也詩有之曰必齊之姜則姜屬於齊其為太公之女又似之矣意者太公之幼女以淑女而配聖王不必其年之相若而訂好速乎勉夫以為汗漫而無稽愚謂此亦不必過疑之矣

微子不奔周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微子牽羊把茅肉袒面縛左氏之誣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面縛乎况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面縛啣璧當在武庚非微子事也即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而遜于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遜于荒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說毋乃謬乎

封箕子於朝鮮

或謂周封箕子於朝鮮明是逆諸四裔之意愚讀顧寧人象封有庫之論而得其解也日知錄口道州鼻亭乃三苗荒服之地舜既愛弟何處之三千餘里之外耶蓋諸侯之封萬國中原之地必無閒土考太公於周僅封營丘孟子言其儉於百里亦可見矣象封有庫聖人不得已也則箕子封於朝鮮亦猶是矣豈得以私意逆帝王之志乎若漢之高祖封劉仲為代王是棄其兄於邊遠與封象封

析疑待正

卷四

十四

箕者異矣

夷齊非謚

莊綽雞肋編云大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或曰一名元殆允字之誤也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及讀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又見孔叢子注孤竹中子名伯遼二人遜位立之者是周曇詠史詩注謂伯當作仲更確由此言之則夷齊又似名非謚矣



柳下惠坐懷不亂

毛會侯曰王孟津作柳下惠坐懷不亂辯以理衡之謂爲必無之事誠篤論矣卽以情衡之有信其必不然者惠爲大夫世祿之家非若深山貧衲獨卧一龕者比其時豈旁無居人可以代爲援手或呼逆旅主人而告以故未忍不謀所以安全之也又不然撤衾裯與裯寢之別榻不愈于雜處通裳蕩然于男女之防而止明其心之無愆歟故知決非惠之事也然則傳之者何妄乎曰昔孟氏稱惠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爲聖之和又原其介和則不妨委曲拯人介則矜然不至于汚意推論者謂惠設身處地雖有如暮夜投止可以坐懷不亂傳之者以爲實有是事也此與瞽瞍殺人竊負而逃之語畧同信然波濤寂寞之鄉果有有虞氏之跡焉否耶

孔子無鬚

孔叢子載子思告齊君有先君生無鬚眉之說祖庭廣記備陳聖人四十九表如謂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目六十四理之類而未嘗及鬚卽鄉黨一

篇繪出聖人小影亦未嘗及此今泮宮聖像爲吳道元所畫鬚眉甚盛不知其何所考而然乎愚謂天下有無鬚之人無無眉之人今不啻曰先君無鬚且曰無眉無眉則官骸缺矣豈聖人之儀而有是乎於是有眉而言無眉則知其必有鬚而言無鬚矣叢子之書殆或云先君無鬚眉之異乃堯舜與人同耳之意或缺或誤語有訛也

孔顏孟三氏

日知錄載今之顏氏皆云兗國之裔考仲尼弟子

析疑待正

卷四

六

傳有顏辛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孔子於衛主顏雝由此七人者皆無後乎春秋時以孟爲氏者多矣今之孟氏皆祖子輿而魏書有孟表蛇丘人自云號索里諸孟非子輿之同姓而異族者乎至於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而齊有孔廸衛有孔達陳有孔寧鄭有孔叔孔張此四族者皆分支於闕里乎元史孔思晦傳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思晦謂不早辨之久益不明彼與我不共戴天與其共拜殿庭可乎



重刊宗譜於石愚謂今之以遙遙華胄為榮者舍其祖而祖他人之祖失水木之本源皆先世之罪人矣

賈州

十六國春秋昔魯人有泛海而失津者至於賈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而齊寇至攻魯

析疑待正

卷四

十七

不克而還此所以稱聖也愚謂乘桴浮海此慨歎之言也聖人居於海中何說而處此乎

墨子隱周逃山

墨子初仕宋年八十二隱居周逃山中自戰國至漢時尚在武帝遣使楊偉聘之不出顏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岳無定踪也人或疑墨子仙矣愚謂墨翟兼愛人也立教雖偏然此即神仙度世之心其成仙也亦宜

五大夫松

秦始皇登封泰山封松為五大夫今不存矣乃泰山之上有朝陽洞洞傍一石勒字秦松相傳此為嘉靖時之五松非秦松之舊也故王衡游泰山記謂五松非數千年物有目者能辨之矣且五大夫者秦官制中第九爵也五當作伍為伍大夫者言儕伍於大夫之中非數目之五也後之人必有以松當大夫以五松當五大夫其貌出於漢唐之後而以其名襲於漢唐之前松雖欲受之而盤桓於松者肯許之乎

析疑待正

卷四

十八

鳴雌侯

古未有婦人而封侯者考之於史封侯有許負一人從來相術之家以許負為男子續絳侯傳周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年而侯史記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一老媪也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侯是負為婦人明矣然不知其何所取而名負意者負即嬖也古書不必用女故人誤以為男子歟

客星犯牛斗



漢書記張騫窮河源之事見星宿海濁流萬里皆自火敦腦而來未嘗言其至天漢也惟張華博物志言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潮來乘於其上直到天河見美人方織於璇宮問是何地荅曰爾問嚴君平當自知之其人握一石子以還問於君平君平曰曩見客星犯牛斗乃在子耶所攜之石乃織女支機石也原無姓名張騫之說誤矣

蘇子卿娶胡女

客窗夜話謂蘇子卿娶胡婦卒蒙訾議私竊疑之

析疑待正

卷四

九

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奉使行人在粘罕所便求妻室粘罕甚喜令於所掠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識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娶於胡得無朱勣之見耶愚謂以朱勣例子卿此論固佳然武娶婦實生子通國矣蓋武既為朝廷持節以盡忠不妨為祖宗延嗣以盡孝吾謂正不必為屬國曲為之解

蜀宮玉人

王子年拾遺記言漢昭烈帝甘后沛人也先主置之白紗帳中戶外望之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取置后側帝擁后而玩玉人潔潤無別嬖寵非惟疾后亦妬玉人后亦欲毀之乃進言曰子罕不寶尺璧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得以妖玩縈懷帝乃撤之君子以后為智愚謂昭烈解裡肉生遂生悲悼安有寵甘后而愛玉人之理晉室王嘉之言近齊東之語矣

解曹娥碑

析疑待正

卷四

十

世傳曹孟德與楊德祖讀曹娥碑一事按曹孝女上虞人也在紹寧兩境之中當時鼎足三分大江以南皆為孫吳所據阿瞞何得度越江東然黃絹幼婦外孫董白之言絕妙好辭之解豈好事之人無端撰述而為此說者意者曹方行邁有述孝女碑于二君之前遂將碑陰所題相約默解行三十里而得之而人誤以為過孝女祠而然者此必出於記載之訛不待辯而明者也

張巡殺民食兵



唐史載張巡許遠受困睢陽雀鼠皆盡烹及僮妾以餉士卒夫一妾一僮其肉幾何能徧三軍之士不過借此以激軍心耳至謂食民間男婦三萬餘口此必無之事矣夫兵以衛民朝廷失政賊寇猖獗民受其毒兵力不能討賊而反殺民命以供兵豈仁義之師所忍出乎且三萬餘人亦不寡矣彼以人爲糧黃巢殘賊之所爲耳以堂堂將帥日屠民若犬豕民雖孱弱能不奮不顧身揭竿而起乎或曰忠義所感人無怨心思謂僮妾或然斷無三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萬餘人甘充刀俎之事也意者乏食既久人自相食殆或有之然既不能戰又不能守令民互相啖噬爲民上者亦心所難安而又從而食之張許二公寧出此乎張公死而爲神其赫濯聲靈幾與關壯繆同昭昭於宇宙若殘民以逞必不能得禋祀千秋之報矣此說若存恐後之爲將帥者視民命爲菽粟不可以爲訓也不得不爲之辯食民之說後之修史者論而芟之可也

燭影斧聲

宋太祖手創天下遵母命而傳之弟此千古所無之事也而宋史有燭影斧聲之疑或謂兄終弟及昆季素號友于此際安得有意外之事然爲史臣者惟欲道揚國美豈有無故而貽人以千古之疑曰燭影尚無其迹曰斧聲竟有其聲聲與影俱搖紅之際有令人耳目俱炫者似微辭實顯辭矣此段公案豈得爲之竟抹去耶然君子不敢以大惡加人未可懸斷請推其易見者德芳德昭不良於死太宗何以對太祖於地下乎太祖之后國之母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而兄之嫂也其言曰母子俱託官家聞之可爲酸痛乃易位之日卽遷之於西宮其崩也不爲成服有人心者忍如是乎且開寶九年十一月太宗卽位而不能少待遽稱太平興國元年何急遽若是乎由此觀之燭斧之疑益令人不可解矣

辯奸

宋陳子兼謂辯奸論蘇老泉宿憾之言也老泉至京以文投應陵廬陵盛稱其美上之荆公荆公獨不善之謂有戰國縱橫習氣詆之於衆故明允惡



之作辯奸論以王衍盧杞比之愚謂老泉有知人之明見於未然此所謂先覺也其文變化莫測得力於孟子故近國策即國策先秦之文奇而法者何害於道而黜之乎此荆公見蘇氏之才出於已上故欲抑之王有嫉忌之心蘇未必為懷怨而發也當時如彈新參攷試院亦有能先見之者老泉之言於後皆驗蓋見之所及不能已之於筆如孟子之論益成括豈亦有憾而云然乎

歷代紀年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邵子以年月日時徵元會運世論者多疑其說愚謂不必推之荒忽之時即其可考者志之可也稽之諸史伏羲至舜一千二百三十年夏四百五十八年商六百四十年周八百七十三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二十九年魏一年晉一百五十五年宋齊梁陳隋一百九十八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後五代五十二年宋三百二十年元八十八年明至崇禎甲申二百六十五年此可以知之為知之者也若云一人歷一萬八千歲此必無之說不可以不

知為不知乎

補天

煉石補天之說總不必辯而昔人亦既辯之矣而真臘國之鄰有西棚國蒼天之隅獨開一竅深青湛碧望之極明雖昏夜之時昭昭如也相傳以為女媧氏補天所不及處愚謂不滿東南天固有之西棚之隅或者正當其處好事者不得假此一端以証媧皇之事為實有也

石言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魯昭公八年晉有石言于魏榆此異之甚大者有無形而言者神降于莘神之言也伯有為厲鬼之言也有有形而言者乘我安之牛之言也聽歌梅花犬之言也蓋鬼神有靈而可言者牛犬有口而可言者可異而不甚異也石無口矣何以能言師曠曰怨讟動于民有非言之物而言者民雖有口憚上而不敢言猶之石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至千不能不言而言之猶川壅而潰矣師曠之傲平公非因築虎祈宮而發乎



指劍駐日揮戈反日

淮南子謂虞公與夏戰日欲落以劍指日日為不行又謂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揮日日為之退三舍虞公何人魯陽何人而有此耶

龍蓀

褒姒人稱之為龍蓀帝后以為褒之神人化為二龍言于夏庭夏后殺之留其蓀積而藏之傳及殷周厲王發之蓀化為龍童女遭之不夫而孕懼而棄之時有壓弧箕服之謠有夫婦鬻是器者將執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而戮之逃于道見所遺之女懷之而入于褒褒人有獄進女于王王嬖愛之後致烽火驪山之禍謂之人妖可也龍蓀之說愚謂不然總有其事當其棄女之時鬻弧服之夫婦不知也轉而與之褒人進于王之褒人不知也誰為告語而謂其來如是乎蓋人惡褒姒之為人妖而加以以此說也

沉西子於五湖

越王烏喙可同患難不可同歡樂故治吳之後范蠡去之乃載西子沉之于五湖之中是蠡亦一烏

喙矣蠡乃心于越西子乃心于蠡姑蘇半世不敵

溪畔一言西子不負蠡矣蠡竟沉之清流豈以破吳罪之耶使之破吳而又罪之是宜先置蠡于濁流而後可也或曰西子能破吳未必不能破越載而去之忠愛之深思也愚謂進西子于吳宮必在及笄之後又待生聚者十年教訓者又十年則桑之落矣未必如初日芙蓉尚能感均頑艷也何必葬之于魚腹耶噫忍矣或曰范大夫高士也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其自處如此處西子亦如此沉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于五湖非溺之也謂沉淪而不出也溯洄從之道阻且長露白葭蒼正令人渺然無際矣

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

或問從來符瑞為帝王而出也孔子不帝不王亦有麟吐玉書有耶無耶愚謂古來符瑞有真者亦有偽者偽者如王莽則天飾以欺人者也真者如聖王在上龍馬神龜背負圖書而出載在大易有不誣者矧以孔子道繼歷聖之傳刪述六經以治天下後世雖非王而誠素王也天何必不降以玉



書使之照臨長夜乎或問何以爲之水精愚謂水就下象孔子之在下位也天一所生能潤萬物象教澤之無窮也不曰繼衰周而曰系衰周春秋以後之天下皆孔子以教輔政而存之也

孔子手植檜

學釋者成佛學道者成仙謂能長存于天地之間故人慕而入于二氏也學儒者雖至于聖似乎歿則已焉抑知其存于天地間者更異于仙佛乎不觀之孔子之手植檜乎夫檜不過一木爾自周子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晉懷帝永嘉三年而枯至隋廢帝義寧元年而復生至高宗乾封二年又枯至宋仁宗康定元年而復生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推折至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復生至明初其高偪漢至弘治時又爲火所焚傍無枝葉挺然不折生意自存也又聞每當易代本上必發一枝一木也植于聖人之手尚異如此况大聖人之神明不與乾坤同不朽乎不特此也顏子墓上亦有手植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至今尚在則賢者之精靈亦同于聖矣何必

慕仙佛哉

盧生還奏圖書

秦皇漢武俱好神仙俱求之而不得也徐福將童男女入海竟國于島嶼之中而不返矣惟盧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圖書有亡秦者胡也之言遂築長城以備胡而孰知其亡于胡亥豈非神仙之語哉蓋仙不可見也謂之有不得也仙之言有可驗也謂之無不得也漢武求仙而不得亦嘆天下豈有神仙哉乃有東方曼倩日侍于側而不知說者謂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其身無仙骨也愚謂仙豈在骨哉二君非無神仙骨無神仙之心爾太上傳經惟在清靜秦皇漢武之心能清靜耶夫祖龍本求長生而羨門反示之以亡示之以亡者欲其醒悟無如漠然不可謂神仙恣然于求仙之人也

奇貨可居

陽翟大賈見秦太子以爲奇貨可居飾有孕之美人以進而生始皇愚謂此希幸于未必然之計也腹中之孕安保其必生乎安保其生而必男子乎



且安保其生而男子必能育乎故王弼州亦曰羸政大期而生母亦不韋故為是說泄之秦皇使知為真父而長保富貴耶抑其客之感恩者故為是以詈秦皇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不敢言大期之子人烏知其非羸出也

白帝子石人

史稱漢高祖微時被酒夜行澤中有斬蛇之事此真陳勝吳廣罽魚狐鳴之故智也蛇安得曰白帝

析疑待正

卷四

无

既曰白帝能為變化之物安得為赤帝所斬是時漢高一亭長耳不自知為赤帝也蛇母何即以此赤帝名之既預知為赤帝何不令白帝避其劍鋒而為所創耶以為白帝即祖龍之靈何祖龍考終命于沙丘而不殲馘于沛公之手耶乃史記曰神母告符漢書曰斷蛇若符不過因有是說而著其神奇未必盡以為然而特書之也厥後光武之斬石人亦猶高祖之斬蛇也余嘗過栢鄉道中見光武祠前兩石人卧地畧似人形洵好事者為之以實

古人之事者益可知其誣矣

鵝鴿井

漢高祖臨城之阨避入管井之中追兵至矣疑其在井見有二鵝鴿翱翔欄畔一人曰焉有人在下而烏安處于上者乎遂勿視乃得脫或又謂有蛛網于其上此或未然要之鵝鴿之來神護之也愚有詩曰小鳥大功同紀信困龍奇計異陳平百靈之助洵有之矣

張良從赤松子遊

析疑待正

卷四

辛

或疑張良從赤松子遊託言而隱耳未必實有其事也愚謂人如子房真神仙中人也當其椎秦大索而不可得神仙之隱形也佐漢祖獲秦鹿而殲楚猴神仙之作用也韓彭沮醢已則超然物外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神仙之遁跡也露盡英雄乃以神仙却步有黃石以為之師綺里季角里先生諸君子為之友皆赤松子之流從之而遊即塵俗之世可作方壺蓬閣之觀何必神仙何必非神仙哉



山呼

漢武帝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山呼萬歲者書之史冊夫石言于晉師曠以為有物憑焉作事不時之應也後晉愍帝時石言于平陽劉曜時石言于陝皆敗亡之道中岳無口而呼其于言也大矣漢武好神仙而羣臣附會之當日之不足信者寧此一端乎

候日再中日景漸長

漢文帝十六年新垣平言候日再中驗之果然於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是收元隨有人上書言平所言詐也下吏誅平隋太史裴充表奏日景漸長帝大悅收元仁壽興役加課程丁匠苦之庾季才言充之謬帝怒落季才職是大異于漢文矣夫日之順行口之道也若既中而又再中是往而復反倒行天闕大變異也即或有之其得謂之祥乎况出于偽說乎日隨天行健而不息短長自有定晷而日食景漸長是行道遲遲日失其度亦大變矣矧亦出于偽乎漢文能悔過隋帝終飾非此二君之相去遠矣

鸞鳳萬舉

古詩有云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凰德貴其相見希此鳳之所以足貴也漢史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神爵集雍今春鸞鳳萬舉夫鸞鳳與麒麟同瑞麟不數見鳳豈若是之多耶則亦等於燕雀雞鶩之類矣聞粵東山中有五色雀名山鳳凰大如鴻雁又聞鴉雀似鳳羣飛而過者其殆是歟若以為誠鸞鳳也非時而出則亦起德衰之嘆矣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雁書

蘇武出使一十九年于冰天雪窖之中附雁足傳書得達漢帝迎之而歸是雁也忠誠所感天使之也而或以為此常武教使者詭言以動單于非實有之事也何不証之于郝經之事乎元世祖遣郝經使宋賈似道拘留之一十五載經招得一雁以蠟書繫足題詩其上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虞人獲雁于金明池元發兵伐宋似道急送公還夫



經可使雁傳書于後武不可使雁傳書于前手持節不渝千古一轍可無疑于蘇屬國矣

上林柳

漢昭帝二年泰山之石自起上林僵柳起而自生蟲食柳葉作公孫病已立字此天欲扶戾太子之嗣而示人以兆使之輔翼之也蓋太子之死寃矣皇孫亦死獨存初生數月之曾孫繫于犴狴丙吉擇謹厚女徒乳撫之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武帝欲盡殺獄中之人賴丙吉護免之嗟乎此漢家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一塊肉在机上耳乃天使石自起欲人識其兆也恐人未悟又使蟲食柳葉明書病已以示人而後吉知天命之有屬益乃心于曾孫矣當昌邑既廢之時朝議所立吉即以曾孫薦而大將軍允之亦必預聞柳葉之言茲立之而不疑也否則豈無屬意何有于沉獄之繫囚哉當蟲書柳葉之時幸昭帝不知而不除之信乎王者之不死矣

赤伏符

或問赤伏符之事有乎無乎愚謂帝王之興類有

圖識有之不足異也然在光武中興羣心擁戴諸將欲上尊號固請不許耿純曰天下士欲攀鱗附翼成所志耳不正位號恐人絕望散去不可復合矣不得已而即位何假于赤伏符哉然赤伏符所以異而動人心也以之潤色于捨攘之時亦不可少索隱注謂彊華乃光武同舍生不言符之所得自何而來殆華為之而適符其說人而天矣

攝鬼碑

拾遺記漢武帝李夫人死思見之董仲君曰黑河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之北出潛英之石質輕如羽刻作人形能傳人語因覓此石雕成美人之容置紗幕中宛若生時又用少君之術名其鬼杳然而至故帝有是耶非耶翻何珊珊其來遲之詩此猶在縹緲之間未可信矣唐玄宗屬念貴妃命鴻都道士求至蓬萊太真授以鈿盒金釵且致七月七日之言為信不有據乎是以精誠而致鬼鬼良有之矣不第此也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李為括蒼太守尊不可致葉夜攝其鬼為之書石雞已鳴鬼欲返尚有數字未



成連作數點而退今攝菟碑尚在道術豈盡無耶

### 滹沱冰合

滹沱冰合人事天心相合而成者也或謂滹沱之隅寒威凜慄腹堅水澤至春未解風氣然也大司馬方春渡河向竈燎火其候可知冰本自合而漢吏詭之王霸神之計也似矣然當堅冰之時而謂為冰合何足以動衆心而稱神助乎意師行之時所渡之河皆未成冰王郎之追兵欲及方于人情震悚之時天忽沍寒以為冰合果堅可渡此亦天

### 析疑待正

#### 卷四

三五

佑漢祚中興而然非漫作虛言僥倖而得之也若什翼捷之擊劉辰以河冰未合以葦約流澌冰凝草上而渡亦自矜為神異其去光武遠矣

### 金人下淚

博物志云秦二十一年鑄金人十二立於咸陽魏黃初元年徙於長安金人垂泣且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後董卓毀其九以為錢符堅毀其二以為錢其一墜失陝北河中或云時於水上露其頭髻何十一人者無靈此獨靈歟何十一人者皆剋於火

此獨生於水歟夫金人下淚謂漢所鑄持承露盤之金銅仙人也今謂秦之金人亦然殆一事而兩傳之歟

### 清河萬人

魏道武開遇一神巫語之曰當有暴禍惟誅清河萬人可免開乃滅清河一郡猶恐數有未盡手自殺人夜每變易寢處人不能知其處惟愛妾名萬人者知之萬人與清河王私慮事覺露夜引王入其臥室開見二人持兵而至方大悟曰清河萬人

### 析疑待正

#### 卷四

三五

是汝耶遂遇害因識而在殺人者有之未有如此之多者後之信謠識者可以鑒矣

### 五馬渡江一馬化龍

魏明帝時張掖水涌石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自司馬懿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有五馬渡江一馬化龍之識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宣帝深加疑忌鳩殺其將牛金而有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者牛姓小吏也後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同來江左得立為帝適符五馬化龍之識



或問中宗果為牛乎果為馬乎愚謂呂之繼羸有意為之也牛之繼馬不知其誠然與否也據風聞之言則未可信據圖讖之言似無可疑在元帝呼以馬者應之以馬呼以牛者未必肯應之以牛總之謏亦漢賊存其說以為晉裔中絕使人一快可也

草木皆兵

符堅淝水之敗愚謂非天敗之非人敗之自敗之也兵最忌驕堅懷諸人之諫云視擊晉如疾風之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埽秋葉先築宮以待晉之君臣驕何如之驕者無謀無謀則心無所主弱者眇之强者畏之初意晉人不知其慧怯何若及登壽陽望晉師之嚴整憮然生懼懼生疑遂覺八公山草木皆兵其鬼先已禡矣及符融臨水而陣先謀游聽謝玄請其小却堅欲蹙其半渡麾兵少遲未及徧喻全軍退不可止皆悞以為敗矣玄等乘勢追擊遂致大潰此非自敗之而誰敗之耶符堅統百萬之師投鞭可斷流即八公山皆列真兵亦不足當其萬一何

足懼哉惟一懼也倉惶奔竄且遇風聲雀唳皆以為兵此雖自敗之而實天敗之驕所致也用兵者鑒之哉

蹈空而行

南史記梁武帝異狀種種尤異者有文在手曰武帝夫文之在手不可飾也又曰兒時能蹈空而行則似神矣又曰映日無影則似鬼矣又曰項有浮光室中常有雲氣則似異類不可方物矣開國之主即亡國之君安有是哉史臣因蕭梁好佛喜言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奇幻故誇詡其事為篡逆之人文其有天命意也天十四載石進

梁開平時營將李思安于潞州伐木為柵木中有朱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方進貢者司天監徐鴻曰自古無一字為年號者吾以為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傍則丙字也移四字外以十貫之即申字也且進者晉也丙申之歲當有石姓稱晉王此地者後晉祖崛起果如鴻言亦善詳矣



劉寄奴

或問漢高祖有斬蛇之事宋武帝採荻新洲有射蛇之事同乎異乎有乎無乎愚謂高祖斬蛇之事則有之鬼母之言則未也若宋武之射蛇殆有之矣史曰帝射蛇之明日復至洲中聞杵臼聲往覘之見有羣兒擣藥問其故曰吾王昨暮出游偶爲劉寄奴所傷故擣藥以治帝曰王既有神何不殺之曰寄奴王者不死莫能報復矣帝叱之倏然而散收其藥還以治金創傳之立驗今其藥載在

析疑待正

卷四

元

本草卽以劉爲名有可徵矣豈得謂之誣耶

太白經天

太白經天蹠血禁門之兆也愚以爲必待星變而識其兆晚矣唐之天下雖有高祖在上世民間創之也建成雖長不得依歷代叙次相傳之例使其有知早爲遜避當無手足相殘之禍矣高祖故命世民開府名曰天策以十八學士輔之曰天策者表其天意有在也以十八學士輔之者見其羽翼已成也明示建成使行泰伯之事而不之悟尚貪

天位致與元吉皆亡必然之勢耳太白之象早見

于人何俟經天而後驗耶雖然使高祖而豫以世民當立建成當讓之故曉然論之于父子兄弟之間弟遜之兄兄必歸之弟則慈孝友愛俱得之矣惜乎其不出此非高祖之貽謀未盡哉

月宮

唐元宗游月宮事一說開元中明皇與中天師洪都客夜至廣寒清虛之府下視若萬頃琉璃翠色冷光相射素娥奏霓裳羽衣之曲逸史以爲羅公

析疑待正

卷四

早

遠有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以爲葉法善有過潞州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以爲游廣陵非潞州說愈多而其事之無愈見矣

判柳

羯鼓錄唐元宗嘗於二月之旦見小殿柳色將穉曰對此景物豈可不爲判斷之耶呼高力士取羯鼓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冶葉倡條皆盡放矣自笑曰雖欲不喚我作天公可乎愚謂仲春之時柳原當放明皇適遇其時矜爲奇異不然何於蜀



道艱難之時三郎郎當此際何呼天不應耶

催花

卓異記天授二年臘日武則天將游上苑宣詔曰  
明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  
吹翌晨各花盡放矜為異瑞余謂花發不時災也  
非瑞也當其自立為大周金輪皇帝袞冕郊天臣  
工並見有一小童自空而下至於几席持小刀削  
去所書周字此豈天祥之而以花呈其瑞耶謂之  
為災殆洵然也

析疑待正

卷四

聖

蝸跡成天字

酉陽雜俎載唐睿宗初生于含涼殿則天方造玉  
佛及長閒觀其側玉佛忽作言曰爾後當為天子  
後為冀玉寢齋壁上蝸跡縱橫皆成天字上懼遽  
掃去之經數日書跡如初即位後或雕美玉或鑄  
黃金皆作蝸形置于釋道之前以誌國瑞愚謂蝸  
牛成字殆或有之玉佛發言則大怪矣必無之事  
也

郭雀兒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有道士善劊青令刺之郭  
于項右刺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  
曰爾曹各自愛雀啣穀雁出瓮富貴時也郭祖秉  
鉞雀遂啣穀已而登位馮秉旄雁自瓮中纍纍而  
出此必無之事也劊就之青豈能移動道士即有  
仙術亦不當以此徵奇若肉消皮感雀穀可以相  
近豈佳兆耶不足辯者

點檢作天子

凡帝王符命或天為之或人為之而若天為之若

析疑待正

卷四

聖

周世宗于文書囊中所得木簡題曰點檢作天子  
此斷出人為而無疑者也蓋五代之時大臣手握  
大權為眾擁立者成故事矣張永德居殿前都點  
檢職位高勢逼本為天子所忌忽得木簡于書囊  
之中未必不以為鬼神通之者而一一點檢代一  
點檢不為天子之點檢往而欲為天子之點檢來  
木簡之造易成書囊之置趙普之徒可不意而為  
之者豈其天耶然人為之而卒應之張為點檢而  
不信趙為點檢而不疑謂之天也亦宜



日光磨盪

或問後五代之君位高權重卽有不得復爲人臣之勢擁戴而爲天子蓋出于一轍者也當其革命之際皆有異徵至于宋太祖而日光磨盪此獨何歟愚謂宋之得天下與梁唐晉漢周有不同矣後梁朱溫一代止于十年後唐李存勗一代止十五年後晉石敬瑭二主共九年後漢劉暠二主四年後周郭威三主十年至宋而相傳十有八帝得三百二十四年陳希夷曰天下自此太平矣日有重

析疑待正

卷四

聖

光之運故磨盪之異獨見于宋室乎

古燧人氏赤脚仙人

元符宮石刻載宋真宗未有嗣遣左璫詣茅山祈禱遇王異人言古燧人氏已降生于宮中矣章懿后亦夢羽衣之士送一仙官自空而下仁宗誕生始能步時常持木簡鑽以鐵筋真宗問其何爲曰試取火耳帝顧后妃大喜曰異人之言信不虛矣又傳仁宗之母李氏夢一仙長跣足而來後誕仁宗幼時每喜脫去履襪徒步禁中皆呼爲赤脚仙

人愚謂帝王之生或有所自來亦未可定第真宗好道崇信異說宮人于仁宗兒戲之時赤足以爲仙人之驗矣鑽木以爲燧人之驗矣此與附會天書同類不足信也

芝草

宋仁宗時無爲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真宗東封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趙安仁獻芝草八千七百一本後欽若丁謂疊獻芝草皆數萬本建中時李仲文採芝至三十萬一本明世宗欲

析疑待正

卷四

聖

用芝草入藥先後得芝無踰千本者其時有好人王金于崇文門外積巨木置陰涼之地以藥傅之芝榮五色隨藥而生委宛餘篇之所載也王丁所獻殆亦王金之術故其所獻如此多歟

天書

宋真宗時天書見承天門之鵬尾王欽若請禪識者謂帝因欽若孤注之言耻澶淵之役而欲封禪以自文也惟時王旦爲帝默受美珠之賜不敢異議禪事遂成惟孫奭曰天何言哉而有書也語盡



之矣或曰天書之事自古有然如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非以天書開夫子之始乎下世有一男子名曰秦始皇至于沙丘而亡非以天書計夫子之終乎何獨至于宋而疑之愚曰宣聖之事當以魯論為正子不語神語怪天書非神怪乎且孫奭天何言哉之語非即夫子之言乎夫子言之于前孫奭又述之斷之于後不辯而識其誣矣

天津橋杜鵑

邵康節于天津橋聞杜鵑嘆曰天下將治地氣自

析疑待正

卷四

巽

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杜鵑南禽也禽鳥得氣之先將存南人柄用天下自此多事矣後果應在安石以新法害世也愚謂天地之氣相交者也北而南南而北如人一身之流行未嘗少滯北而南不必治南而北不必亂也若以五行之理言之北陰幽也南陽明也陰幽之氣達南則當亂陽明之氣及北則當治矣何言之相反乎兆亂之機似不在地氣而在禽聲夫杜鵑怨鳥也五更啼血似訴國亡此不祥之聲矣應在半山始或有之邵

精于推斷以數言之非以理言之也

月中人

宋吳曦夜獵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相似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而答之眾皆見之乃大喜反謀由此而決後竟受誅月誤曦耶亦曦蒙反念而妖見之殆自誤耳此猶明英宗時廣州盜黃蕭養者繫獄所卧竹床生葉自以為瑞越獄嘯聚大肆猖獗後致取戮造物之顛倒奸邪如此同一轍也

析疑待正

卷四

巽

江潮三日不至

天下之潮汐惟浙江最大勢若層巒稽天浴日來必應候故謂之潮信也南宋時元兵至臨安排營江滸人皆幸其必為魚矣而江潮三日不至卒以取宋說者謂天之佑元愚曰非佑元也國家之氣恒與天地相關如人之病也色必不壯血脉必為之不流天地之應于國家亦猶是也故北宋之變天星不照于汴京南宋之亡海潮不溢于江岸出于自然非天有意為之也然有以回天者不至此



而寡婦孤兒何知有格天之道哉

### 石人一隻眼

或問元順帝開河亦益人之事也何以得一眼石人有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讖愚謂大功之興當存乎其人因乎其時如禹創城郭以衛民也民樂爲之秦皇之築城則築愁矣禹疏九河以利民也民樂爲之順帝之挑河則挑孽矣或又問一眼石人之兆何居愚謂爲人君者視貴思明石人則實其腹不能思矣滅其目畧于視矣不明之象也然何

析疑待正

### 卷四

哭

以尚存一目曰順帝頗有小慧能作奇巧之器故謂之明不得竟謂之無明亦不得也是以存一目也一日不得曰明將啟有明之人而代之矣

### 角端

西印度有獸名曰角端高數十丈能作人語通萬國之言元太祖滅回回進次其地忽遇此獸大聲言曰此非帝世界宜速返帝異之問耶律楚材曰此旄星之精名曰角端天遣告帝不可違也遂班師或疑此事之有無愚曰宇宙之內何所不有鸚

鵡而能言矣猩猩而能言矣角端不可言乎矧元時闢土開疆幅員萬里窮兵所至北斗居南天竺之區更爲異域卽無角端亦宜知止神獸示現殆有之乎楚材好佛之人信其無誑語也

### 蠹食誓詞

明萬曆皇三子生鄭貴妃乞憐于上欲立爲太子要上于大高元殿真武神前設陳密誓御書誓詞緘玉盒中後庭臣敦請立皇長子旣立遣人于貴妃處索取玉盒封識宛然啟而視之所書之字已

析疑待正

### 卷四

哭

經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上悚異而示貴妃妃痛哭稽首知出天意不敢怨上也

### 天開

天裂陽有餘也地震陰不足也皆災異之最大者然俗傳有所謂天開眼者如王旦幼見天開而姓名大書其上後乃爲相羊襲吉亦見天開樓閣嵯峨光照山岳是歲掄元明天順間臨洮陳鸞偶見天開有上帝袞衣端拱其中侍臣鵠立儀衛森然久之乃閉正德中楊州鄭姓啞人驚見天開稽首



急拜隨喚人觀而啞人忽善語矣此皆夜見者宣德間天忽晝開十有餘丈晴碧無翳望不可極歷未申二時而合愚謂天積氣也積氣有時而開此理之所有者乃于境中示象則幻矣且其瑞恒在一人又何隘耶要之其人適有吉祥故偶見此必如宣德所見乃真境耳

日借天光

震澤長語謂日體本黑積天之至陽而生明月體本黑又借日之至陽而生明陽不足則日之黑暈

析疑待正

卷四

晃

見月之晦明增減亦隨陽氣以為乘除也然月借日為光吾聞之矣日借天光未之聞也夫日入則晦日出則明似天以日為光矣愚謂天雖以日為光日即天之光也雙丸代明陰陽相長一皆天地之氣又豈天白天而日自日乎別而二之隔一塵矣

日月之形

沈君括曰或問日月之形如丸乎如扇乎若如丸相遇豈不相礙乎曰如丸曰何以知之曰月盈虧

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粉塗其半側視之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矣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子云日月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月之半一日之光耳

日食月食

日月薄蝕聚訟紛紛宋潛溪論月蝕曰月本無光

析疑待正

卷四

平

藉日為光其有蝕為地影之所隔也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隔或寡或多故蝕有深有淺地與日月相當則食既矣此說似確故朱子以之示門人矣伊川論日食曰日月相照陰盛亢陽而不讓故有食之此春秋月食不書而日食必書書其變之大也華象新書曰月與日對望為地所隔猶能受日之光故月當晦時其鬼影依然可見此陰陽精氣之潛通如鎡之吸鐵銅之應鐘莫或見之此說尤妙以為其相食也為地球所障之言更上一層



樓矣

月影

月中有影俗傳桂樹之影蟾兔吳剛之影稗乘家言皆不足辯王半山曰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之影也其說本乎佛經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之影故蘇長公詩曰月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兔居俗說皆可屏皆祖是說而言之也或又曰月中凡黑者皆地之影白者皆水之影蓋水多於地故白多於黑也水受陽光光能明亮其言稍異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亦有可參

星隕

說者謂日秉天光月秉日光星秉日月之光是星本無光者矣乃考天官之書往往日食至既白書皆晦則羣星燦然似乎星自有光不藉日月者矣乃星之隕也有及地而化為石者矣及地而化為石者隕其質也徐用王曰星化為石乃怪異之氣結成猶之彗孛之類本無是物偶爾成形此又通乎五星之變之說也

雷

或問雷霆所擊為有心乎為無心乎愚曰有無心者有有心者謂為有心則隨地而起或緣草木豈草木有罪而誅之耶謂為無心其擊人也或追求於隱匿之中或提擲之于空曠之地豈偶然而相遇耶然主無心之說者劉青田之論也其論固辯愚謂武乙射天擊之無赦至有蜈蚣被擊而書白起者矣有犛牛被擊而書李林甫者矣此豈無心者耶為無心之說者可以明天地之氣為有心之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說者可以警兇頑之心

天河

蒼蒼者天之色也而有天河界於其中相傳以為此黃河之影也靈憲注曰水精為天河謂星為水之精也西洋之人以通遠鏡上窺天漢密密皆星如那位鬼尸叢叢相聚故說者遂以為河漢之影皆星之光愚謂高天之上何處無星而此皆純白即即位鬼尸雖繁可見未嘗發為白氣故謂為星影則斷非也今觀院囿之間小水在地必倒射光



影于棟宇之間矧九曲黃河橫過大地無昭回之影上于天漢乎謂為河影無可疑也

十二辰

或疑十二辰配物之說愚于松霞館贅言得其解焉子之屬鼠也以天開於子不耗其氣則不開鼠耗蟲也夜尚未央正得其令故屬鼠地闕于丑牛闕地之物也故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好殺者虎也取象于虎使人知敬畏也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含大陰故屬兔辰者三月之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卦羣龍行雨之時故屬龍已者四月之卦草木茂而蛇得其所故屬蛇午者陽極而陰生馬健而不離地故屬馬未者羊嘴未時之草而苗故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如時將晦塞則異物游行故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會太陽故屬雞戌當暮夜則犬司戶故屬犬亥者天地渾沌之時人皆熟睡如果在核中亦如猪於飲食之外一無所知也故屬猪此亦異解存之以備討論可也

分野

趙韓王言曰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不在四裔斯言大謬愚嘗于欽天監觀混天球其體正圓諸星碁佈則知中外之間無所不徧矣豈有在不在之異乎癸辛雜志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僅將畢昴二星管攝異域以為踈誕愚謂二十八宿中國分配之矣其在異域亦各有占驗不必定執華夏天官之書以槩之也即中原分野亦自不同如吳越在南而星紀居北魯在東而降婁居西衛在南而娵訾居北周處中而鶉火居南參錯交互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莫知其故一行曰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為限而不主於州國斯言甚妙觀乎中國如此異域亦可以類推矣

地震

地以靜為體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二氣相搏故有震也考之歷代傷害實多漢張衡有地儀鑄銅為之八龍擾外金丸在口下仰蟾蜍如地將動龍吐彈丸蟾蜍張吻而接鏘然有聲預識震撼之



方無不驗者有此亦可預防其患惜乎其法不傳矣然有可以觀象而得之者晏子春秋云維星絕樞星散則地動信如所言責之靈臺之司亦可以爲預防之一助也

### 海市

天下最奇之事莫過于海市矣海市之外又有墟市化城海市在水者也墟市在陸者也化城在山者也皆能吐氣碧空結成樓臺宮闕動植飛潛之狀而海市之變尤奇千古難格其理愚謂天地謂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之造物山川人物皆于無物之時造而爲有天地之氣可以造爲有中之形亦可造爲無中之影舒乾坤之靈秀現奇幻之文章故水有之陸有之山澤之間無不有之如絲竹之吹而作聲椒蘭之焚而爲味其娛人之耳悅人之鼻皆在有無之中蜃樓諸境亦猶是也不可以意會乎

### 黃河清

黃河之清或以爲瑞或以爲災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黃河清天下平皆以爲

瑞矣漢桓帝時濟北河清裴楷上疏以爲諸侯欲窺市師之兆靈帝時河清兼旬郭璞以爲河本濁而變清此反常之象也金紹衛黃河清五百餘里以其事詔中外楊珪上書乃水性失真正當戒懼而反誇示四方所未喻也元順帝時河清帝慨然曰必有代朕者矣深有自知之明此以之爲災者也愚謂黃河千年一清亦天地之氣有乘有除之時適逢其時于有道之世謂之爲瑞可也于無道之世謂之爲災可也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 疑塚

余嘗過漳河見土埠如山巍然相望土人云此曹操七十二疑塚也操自知罪大人必惡其骨餘故欲惑人耳目元人有詩曰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  
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敖清江云老瞞毛骨豈真墓其間哉奸確欺人又墮其計吾恐其爲椰榆矣此甚有見愚謂曹瞞死爲骨計生爲身計夜卧會無定處嘗語人曰我睡中每能殺人慎勿相近一日僞寢有近之者



揮刃殺之白是人莫敢至其卧室此即疑塚之故  
智也由此觀之其用心畏懼無刻得寧安得君子  
蕩蕩之樂哉狗蔬之骨灰之不足洩憤疑與不疑  
不足計也

石鼓

劉侗人曰太學之石鼓有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  
之田籛金字陰金人剔取之言人人殊謂周宣王  
之鼓韓愈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焉韋應物  
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董道也  
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文今剝漫自甲鼓數止  
癸鼓共有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今  
衡陽縣有石鼓一大覆鐘字禹篆其文禹禋祀文  
也三代之銘制文德于彝鼎武功于鉦鼓故武成  
之記事也以策岐陽之記獵也以鼓

禹穴

楊用修曰太史公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  
自言徧游萬里之目上會稽述吳越也探禹穴言

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禹穴在會稽作地誌  
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日者當之是有何奇辱子  
長之筆耶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洞杳  
深人跡不到儀封劉遠夫撫蜀修志訪古碑刻得  
二大字於苔蘚蒙密之中書曰禹穴蓋李白之所  
題也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  
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  
則不勝其復矣

長城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史謂長城之築起於始皇抑不知不自秦始也趙  
簡子時已先築矣秦昭王時築長城於隴西趙代  
王亦築於陰山蓋藉此以隄防中外然內政不修  
而區區是恃則亦愚矣後之繼秦者因其成業而  
修補之不為無功但秦本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  
知疲民亡國徒為千萬世作役耶又郡縣之制亦  
不自秦始按左傳楚滅陳為縣則亦有先始皇而  
變封建者矣

金陵



周應合曰金陵何爲而名也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秦始皇亦以是故埋金厭之靖安道間有埋金碑文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金陵之名始於秦楚矣於此知熊商羸政以愚黔首無能發其詐者以地有王氣將鑿山以泄其氣也驅其人以鑿山人未必從於是借埋金之說使人有求金之心皆不愛其力不待驅而從也徧山而求之山之氣泄秦楚之謀遂矣吁熊商羸政將以愚黔首適自愚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耳山川融結天地之氣豈區區智術所能辯哉當時言天子氣以五百年爲期晉元帝渡江適符其數商與政如之何哉

河源

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自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相連元征西域拓地四萬里世祖命都實窮河源在吐蕃西部有地幾百里有泉百餘道湧出如列星故蕃言火敦腦兒火敦言星宿腦兒言

析疑待正 卷四

海也揚升菴曰黃河之勢如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都實見其全體愚謂火敦腦兒固爲河之源矣然西域之西更不知其紀極或曰黃河之水天上來說雖難考理殆有之蓋洩於尾閭者自必運於天漢逝者如斯猶人週身血氣上達泥丸下交氣海有必然者然禹貢所書導河積石至於龍門蓋就九州以內疏鑿所及者言之不及詳其外者既不暇又似不必故等之存而不論也

五湖四瀆

析疑待正

卷四

六

五湖向傳洞庭青草鄱陽彭蠡太湖是也而吳越春秋謂五湖者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是也鄆道元水經注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瀟湖太湖爲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菱湖游湖漢湖貢湖胥湖皆在太湖之東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水通五道謂之五湖一言得之不然范少伯乘扁舟泛五湖豈盡洞庭彭蠡諸區而徧涉之耶說苑四瀆何以視諸侯以其能通百川于海故視之也淮以北則河爲大淮以南則江漢爲大唐貞觀時上問

二八九



許敬宗曰濟水微細而亦稱瀆河也對曰瀆者獨也言其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此爾雅之言不必捨濟而更尋一水以足四之數矣

浙江

葉夢得避暑錄謂桑欽為水經載天下之水甚詳而於兩浙獨畧名浙江為漸江謂其出三天子都蓋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為據耳山海經注三天子都在彭澤余意漸字即淞字欽誤分為二耳酈道元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南蠻中

析疑待正

卷四

空

是也愚謂桑固訛矣葉以酈說為是亦未是也丹陽近揚子淞江今名浙江西承流於徽嚴南湖源於衢婺蠻中二字何混雜而無考乎且苔雪諸溪古今稱勝水經俱不及之其缺於東南者多矣執經而問恐誤人以造途者由是書也有識者宜為補而正之

錢唐

錢唐江錢塘二字或以為為吳越王所築因其國姓故名錢塘或謂以錢易土捐錢築塘故名錢唐

不知二字之來舊矣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名今唐字加一土旁俗所增也非故名矣為考正之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圖讀之者不知其說及讀後漢書跋涉懸度之注而知之蓋溪谷不通以繩相引獨孤及招北客辭竿復引一索其名為竿人懸竿空度彼絕壑也蜀中松茂之地皆有此橋河

析疑待正

卷四

空

水險惡不可方舟楸柱兩峰繩絙其中繩上貫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縛人橦上自以手緣索而行達于彼岸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獨孤及以十字寫之西域傳四字盡之洵簡妙矣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謂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愚謂溫泉固有之矣寒火亦未嘗無也聞之蕭丘有涼焰矣其光上熾不聞晝夜草木遇之而向榮如故也鳥獸遇之而咸若如故也樵牧



履之而衣履如故也惟其寒也故不灼也然泉之温也以下有硃砂礬石故變其性此易知也獨火之寒其故難解蓋陰陽之氣互相倚服地中有火其下或凝作堅冰化爲晶魄則火氣鬱勃無所蘊藏遂致炎上秉陰氣而出也故不熱而寒此與温泉之理正相對照殆可格而知也

### 潮汐

水無有不下潮汐能自下而上此事之至異者也山海經以爲海鮪出入之所爲也藏經以爲神龍

析疑待正

卷四

奎

之變化也夫龍與鱗誠能興濤鼓浪然何能一刻不爽乎耿伯宣謂地氣升降之所致也夫晝夜之間大地山河豈有震動不寧如是者乎善乎邵子曰此天地元氣呼吸之所爲也一言盡之矣或言潮之升降有應長短星者有應月者愚曰此皆是也滇黔兩粵之中溪泉之水有一日三潮者有一日百潮者此則應星者也瓊海之潮有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者此則應月者也若夫一晝一夜一往一來此誠應天地之元氣所爲諸說紛紛俱可廢

而不道也

### 誤書古事

日知錄載墨子文王舉闕天太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于江蠡未嘗有流江之事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爲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叔敖未聞有去相之事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受車裂之禍必蘇秦之誤也易明貞良得願微子

析疑待正

卷四

奎

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愚謂寧人爲古人致辨此古人所賴有後人也

物有不易格者

格物致知謂當卽物窮理而亦有理不可窮者如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斲石石腹中有石龜在焉獻而放之於江不識何緣在其中也唐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見傳信錄夏侯孜開貞陵於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事又東觀餘論潯陽



役兵鑿一石石中又有小石乃碑視之王逸少書  
頭眩方人皆不解其故黃長睿謂埋沉既久堅土  
裹之或變為石說亦近理然觀王文秉破石而得  
金蠶杜縮破石而得活魚則又非理所能解者也  
愚謂造物弄奇存而不論可也

石疑待正

卷四

奎

事文標異卷五目錄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乾道變化

師出以律

黃裳元吉

小貞吉大貞凶

枯楊生稊

井

帝乙歸妹

事文標異

卷五

目錄

一

冶容誨淫

賁于丘園束帛羸羸

歸妹以須

繫于包桑

震為虋

殷易周易

歸藏易

十五國風

關雎



鹿鳴

標有梅

怒如調饑

柏舟

卷耳

木瓜

不日成之

不顯惟德

平王之孫

事文標異

卷五

目錄

二

親結其禱

中田有廬

齊子豈弟

啓明長庚

小弁

蒹葭

町疃鹿場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事文標異 卷五

魚藻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小旻小宛小弁昊天何人斯萋菲谷風蓼莪

鳥鼠同穴

無逸

百姓昭明

弱水既西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辨章

事文標異

卷五

目錄

三

夾石碣石

說築傅巖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西伯戡黎

葉公顧命

大戰于甘

周公居東

象刑惟明

五子之歌

二九三



瑤琨篠蕩

尚書同異

月令

古月令缺文

鴻雁來

鴟始鳴

田鼠化為鴽

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

靡草死

事文標異

卷五

目錄

四

荔挺生

姑息

立太師太傅太保

刑不上大夫

三農生九穀

五更

鄭伯克段于鄆

虞師晉師滅夏陽

用致夫人

星殞如雨

木冰

鄭人來渝平

會于葵丘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國佐盟于袁婁

西狩獲麟

書孔子生書孔子卒

左傳異公穀

事文標異

卷五

目錄

五

三傳

經書別本

五臣

澹臺滅明

曾參

子禽

老彭

擊磬於衛

詩書執禮



束脩

瑚璉

觚

汶上

五伯

子桑伯子

互鄉

匏瓜

懷寶迷邦

事文標異

卷五

目錄

六

鑽燧改火

直躬

畏匡

羿

微子啓

予所不者

韓昌黎論語解

石經大學

七十子

孟仲子

象

鯀

伊尹放太甲

王良

盆成括

庾公之斯

檣杪

巨擘

事文標異

卷五

目錄

十

折枝

去齊出晝

授塵

西子

飛廉

字文同異

六經字義

六經字異



事文標異卷五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鄭元王弼諸儒者及淮南子引用俱以夕惕若厲為句程朱始以夕惕若為句朱子謂如頰復厲無咎是也夫頰復厲無咎厲字屬上文為不順自當屬下文矣况又言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厲即危也

事文標異

卷五

一

又如食舊德貞厲終吉漢之儒者皆以貞厲為句程子朱子作厲貞吉為句即厲無咎之類也以垢九三厲無大咎觀之則厲當屬下文無疑矣此浦江張伯起之言也可見宋儒精於漢晉諸儒句豆之間其繫於經義良不淺也

乾道變化

易乾道變化朱子註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他日謂門人又言化是漸化變是頓變或以不同為問朱謂本義固是然易中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

又是漸及變則又化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按鄭元易註先有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為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者亦謂之化諸說錯綜存之以備參考

師出以律

漢程不識李廣同為名將其治兵則有異焉廣行無部伍不擊刁斗舍止就善水草人人自便敵人不敢犯不識正部伍擊刁斗治軍至明不得休息敵亦不敢犯士卒樂從李廣若程不識司馬溫公

事文標異

卷五

二

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廣使人入自便人情樂於安而昧於禍士卒以不識為煩自必樂於從廣且將惡其上而去之而廣防禦少疎未有不致敗者故曰兵事以嚴終行軍當以為不識為正李雖奇不可法也若岳武穆之野戰運用之妙寓成法於無法之中又不可以是論矣

黃裳元吉

易之坤六五黃裳伊川傳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朱子謂又無此義不當硬入邵溥云伊



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意此爻義之所爲發也否六四包承龜山以下文小人合一句讀之言否時當包承小人朱子謂如此不成文義矣蓋龜山欲解洗其從蔡京父子之失也聖賢經旨萬世之訓後儒有見因事觸物別爲篇章以發已意蓋無不可而假諸聖經行已之私其何以爲訓乎欲蓋而彰賢者不免隱見微顯君子可無戒乎

小貞吉大貞凶

易考云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

事文標異

卷五

三

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賑濟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而魏了翁云周禮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與古說大異矣並載之以俟知者

枯楊生稊

熊南沙周易象旨云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柳戴德傳云發孚也秀如苗秀之秀未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卽柳線也孚如中孚之孚羽

未出卯曰孚花之蓓蕾多如鳥卵柳初生亦相似故曰發孚朱子本義曰稊根本也榮於下者也易義初爻爲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則朱子之解稊猶未當也宜以秀孚之說爲是

井

井淮南子與世本竝云伯益所作按易重卦已有井名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瞽瞍使舜穿井井不起舜伯益舜臣豈得謂始于益井之來已久人非水火不生活想自茹毛飲血之後有鑽木取

事文標異

卷五

四

火之事卽有掘地取水之事其所由來不必計也

帝乙歸妹

楊升菴曰帝乙歸妹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易與尚書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表表賢君傳信傳疑其義如此史之紀錄可盡信乎

治容誨淫



治容誨淫漢疏謂治字古本作蠱字故太平御覽中引之曰蠱容誨淫此其證也又考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曰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曰妖蠱艷夫南都賦侍者蠱媚馬融廣成頌古治字作蠱字二字而皆一用之者也蠱又有省文作蟲字者漢高祖功臣有蟲達其人乃古蠱之後以蠱字不雅故改而為虫不知古詩有古治子之名似治子即蠱子由諸說推之不必二視之也

賁于丘園束帛莪莪

專文標異

卷五

五

賁于丘園束帛莪莪一說隱于丘園以禮聘之莪莪所聘之物也孔穎達以漢聘隱士用元纁駟馬恐待賢不當過儉先儒有以莪莪為衆多者但聘賢何吝于吝有礙耳周氏謂以賁下賤卑禮厚幣為吝大費解矣一說為國不尚華飾故不賁于朝市而賁于丘園束帛莪莪之薄耳禮奢寧儉故雖吝而終吉于吝字似妥朱子從之蓋細味莪莪終是淺意雖異說不一而寧儉之說為長也

歸妹以須

六三歸妹以須註疏程傳以須為待固是然朱氏謂天文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本義亦稱或曰女之賤者殆似可從屈原姊名女須呂后妹亦名須須即須也初言歸妹以姊則歸妹以須可互見矣至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遲音穉謝靈運詩臨江遲來客是也讀作平聲義稍異矣此篷底浮談之說也須遲字意皆有切據謙曰浮而不浮矣

繫于包桑

專文標異

卷五

六

丹鉛總錄謂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解之者以包桑為固結之喻似乎未確包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取喻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署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縷矣此解昔人之所未及者也

震為專

易說卦震為專專之為言布也震于東方為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專今文作華蓋言花之蒂也詩凡華字皆叶音專是其證也陸機文賦彼瓊



專與玉藻瓊華與玉藻相對尤可證也說者每遺此解此亦楊升庵之說也

### 殷易周易

殷易先坤後乾有靜斯動陰陽之定理也周易先乾後坤陽尊陰卑天地之定位也在殷易由陰及陽得生生之序在周易扶陽抑陰是斷不使陰先于陽也此文王之大旨也故學易者宜從周不從殷也

### 歸藏易

## 事文標異

### 卷五

七

京房曰古有歸藏易一書今久亡矣而六十四卦之名尚有存者內缺其四與周易不同如需之曰澠小畜之曰毒畜大畜之曰大毒畜艮作很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遜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與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卦名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 十五國風

尤悔菴曰吾於十五國風竊有疑焉二南爲周召

之詩當文王時燕魯未封故以南名之邶鄘衛三監之地并封康叔非三國也王者何平王也王人雖微必序諸侯之上今列於十五國其謂之何若云王道衰微雅降爲風豳風王業之始宜與生民公劉竝稱何爲居風末耶叔虞封于唐子燮卽爲晉侯而不名爲晉風檜滅于鄭曹伐于宋猶備小國之數春秋時若宋杞蔡許虞虢滕薛邾莒之屬寧無一篇足錄何孔子刪詩如其闕耶以愚度之孔子刪詩者魯之樂章也季札聘魯請觀周樂

## 事文標異

### 卷五

八

自檜以下無譏焉合之十五國之風疑尚有餘風不止一曹也孔子刪詩亦因魯之舊而已詩與樂合夫子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不言風豈風之所尚有未得者耶愚謂王風列于十五國之中豳風附于十五國之後失其所矣由雅頌各得之言觀之悔菴疑風尚未得其所良不誣也

### 關雎

先儒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后妃欲供祭祀求賢



女與之供職以助已也此將淑女屬之他人與孔子樂不淫哀不傷之說不相符矣考亭舍去異說求之本文始與不淫不傷之意相合但毛氏訓毛為擇正意訓毛為舉朱子以為熟而薦之與左右字不合愚謂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之詩觀之則或錡或釜或左或右左右毛之之說亦未為不可也請以正之善說詩者

鹿鳴

長齋雜說謂關雎為風之始而漢詔云應門夫守關雎刺焉鹿鳴為雅之始而史記云仁義凌遲鹿鳴刺焉關雎文王之詩也而齊魯韓三家以為政衰之詩漢書云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不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已先為註脚矣鹿鳴若為刺世則鄉飲酒禮燕禮何取鼓瑟而歌鹿鳴乎聖人刪詩又豈以政衰刺世之作冠於風雅之首乎

事文標異 卷五

九

標有梅

詩故纂曰標有梅注謂男女之及時非男女也處

士樂及明時效用也月令孟夏贊俊桀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故徵聘之典行焉梅實墮落正其候矣此時束帛之典不及必且後時矣故託士女相求以明志也

怒如調饑

丹鉛錄曰怒如調饑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魚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云調音稠又改作朝均之不確愈解而愈失其真不若朝饑之為長也焦氏身朴云何如

事文標異

卷五

十

且饑郭遐周書曰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饑晉漢去古未遠當得其實愚謂升菴之所衷是也

栢舟

栢舟之詩小序言衛頃公之時小人在側仁人不知而作朱子辨其不然乃信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又因與綠衣相連復以為莊姜之詩夫小序出於漢儒固難盡信烈女傳出於小序之後又奚可為信也况飲酒遊似非婦人之事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別謂小人在側



仁人不遇又奚不可毛鄭專拘小序其失也泥朱子盡棄小序其失也矯審酌其間可從者從之可去者去之庶乎其有當矣

卷耳

陳臥子曰卷耳言嗟我懷人是所懷之人明矣毛鄭以爲賢人拘小序之過也朱子所謂委曲遷就而前合之始舍小序而求之經亦詩之大幸但欲盡去小序則太過耳楊用修以荀子解卷耳爲思賢深得詩人之心朱子直以爲后妃思文王之詩

事文標異

卷五

十一

用修以爲陟岡飲酒非婦人所宜亦傷大義或原詩人之旨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元黃者文王之馬也金罍兕觥與文王酌酒以消憂也身在閨門而思在道塗也雖似是終非本義愚以爲此詩人設想然耳當王室如燬之時思念文王有不能形之語言者言欲陟崔嵬而馬馳墮則未嘗陟崔嵬也不得已而思酌金罍豈真酌金罍乎至結語曰云何吁矣左思右想難免傷懷無可奈何付之一歎而已其旨如此謂之亦傷大義非癡人說夢乎

木瓜

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無男女字何以知爲淫奔蕭山秦風季日卽有男子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有難之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不讀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指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

事文標異

卷五

十二

狡童淫者也秦君之說如此誠可與講學矣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朱注謂不終日也迅速奏功以見靈臺命名之義謂若有神靈爲之者意則美矣然一日之中豈能卽竣靈臺之事者不近人情矣稽之古注以爲不日成之者不設程期之日也文王仁愛人民恐其過勞正與經始勿亟之言相合朱注固佳似古注更出其上也

不顯惟德



詩不顯惟德注皆以不為豈不知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因不美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字也雖與朱注異說其實其義可取也

平王之孫

洪文敏曰周南召南之詩自漢以來為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不無牴牾如何彼禮矣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翻覆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考其意蓋以平王為平正之王

事文標異

卷五

三

齊侯為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之春秋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王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以禮接于廟故築舍于外末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侯之子即襄公威

公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而以為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居

親結其禱

親結其禱禱婦人之禕也邪交複絡以纏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即所謂纓也士婚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反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舊說以禱為幌巾誤矣又以親結其禱為母命雖是婚禮而作詩之意則在此不在彼也

中田有廬

事文標異

卷五

古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之春夏居之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也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也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瓊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攢秘之屬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則與前數廬字大有別矣不可以同文而視為同義也

齊子豈弟



楊用修曰齊子豈弟與各章遊遨夕發之意不同初讀疑之後觀鄭賤豈弟作闔閭訓開也闔訓明也開明之義與發夕為對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昆蟲闔澤汪文穎曰闔澤樂也又與遊遨之意為對二說雖殊義近之矣今云豈弟淫亂之人何豈弟之有愚謂豈弟雖是好字然加於婦人非宜蓋婦道貴乎嚴肅豈弟平易近人之說也貞烈之婦豈肯平易近人乎詩人用字語似厚而意甚刻矣

啓明長庚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李氏詩緝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即一星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而名之以白字以太白亦以為一星矣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有誤耳元注二星也得通志之辨可以證毛氏之非矣

小弁

小弁周幽王愛褒姒欲廢太子宜曰其舅申侯為賦此詩此正解也或以為尹吉甫之子伯奇為後母所讒而出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正義且云伯奇即宜曰也合二人為一人益大謬矣蓋伯奇宜曰其事相似故人或傳訛斷以為太子傅所作為是其曰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急而反跂跂然者不忍去也雉之雒也尚求其雌王豈不念后乎木之壞也尚疾無枝王豈不念子乎憂之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此至孝之至情語也宜

事文標異

卷五

六

曰何能為之其傳能作怨辭正所謂可以怨者高叟不足以知之也

蒹葭

顧涇野曰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以固國也周之典禮皆至中之道猶在水中央者今乃不能順其情而為之乃溯洄以求其能為國乎故程子曰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興也毛公亦謂秦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注國人未服焉或曰伊人者知周禮之賢人也欲其君求賢也愚謂未



若朱注所言神情縹緲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町疇鹿場

詩疏曰町疇鹿場毛萇曰鹿跡也說文曰町疇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何其拙也蓋因町疇之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耳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不可以解町疇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疇之地踐為鹿場矣非謂即鹿場也如幽風以綢繆牖戶形容鳥巢可得謂綢繆即鳥巢乎

耳文標異

卷五

七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人以不字作勿字解非也萼蓋也不花之足也即蒂也易曰震為萼萼花蒂也通作敷即不也然又有跗字亦同是義唐人遊仙詩紫芝列紅敷字書作跗古詩綠萼青跗是也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蓋華字當與夫字相叶亦當讀作萼字字意相通人亦知之若不之為蒂人鮮知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楊升菴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古注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詩也錫福之說毛萇以為文王錫之鄭元以為天錫之朱傳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福祉而惠我無疆也三說不同要之毛鄭得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冠履倒置矣洪範天子欽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晦菴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前人豈易勝耶

魚藻

魚藻古序以為刺幽王思武王之詩朱子詆之為陋改為天子燕諸侯諸侯美天子之詩似相背矣首章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此即牂羊墳首之墳言頭大而身瘠也次章曰有莘其尾言魚勞而尾赤也三章曰依于其蒲言王澤竭而不依于水將失于陸也鎬京之思非武王而誰思乎明明刺辭而猶以為美考亭先生于此未之詳矣

事文標異

卷五

六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小雅自節南山以下數十篇序皆以為刺幽王之詩獨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言農事故朱子皆



以爲力田祭祀之詩以不見有刺譏之辭也蓋此皆幽王時之詩愚以時考之知其爲刺而非美也其時幽王失道苕華有鮮飽之歌矣何草有不黃之歎矣安得有倉盈庾億報賽歡呼之樂乎獨其託意深微懷古傷今之意見于言外故不覺爾楚茨曰自昔何爲信南山曰維禹甸之甫田曰自古有年懷古之意皆于首章見之大田曰伊寡婦之利見古者利及寡婦今無哀此矜寡之政傷今之意于末章見之讀其詩不知其時可乎朱子當遜

事文標異

卷五

九

毛公之精矣

小旻小宛小弁昊天何人斯萋菲谷風蓼莪愚讀小旻以下至于蓼莪八章知不獨小弁爲太子宜曰而作前後七詩皆爲宜曰作也意者宜曰之傳其大賢乎小旻曰滄滄訖訖蓋言邪謀所自始也先抱臨深履薄之憂矣小宛卽勉之以明發有懷又惕履冰之慮至于小弁怨慕極矣原其禍始在于君子信讒乃呼父母而不得呼昊天而愬之而明亂之生也皆緣信讒爰恨彼何人斯爲鬼

爲蜮萋菲貝錦以致寺人作詩欲投豺虎谷風一篇朱子以爲朋友相怨其實卽衛風夫婦相怨之辭似爲申后而設至于蓼莪一章頗致意于哀哀父母昊天罔極欲報不能孺子之慕甚深其教太子至矣况旻宛弁皆以小名鳴鳩鸞斯託興無異寺人孟子又是宮中之人所言者皆宮中之事也沒而大東四月以見家不齊而國不治也夫子序詩之意其殆是乎各章朱注分屬愚以爲一人一時一事之言以意逆志或不懸也

事文標異

卷五

二十

鳥鼠同穴

鳥鼠同穴之山山海經之所載也爾雅云其鳥爲餘其鼠爲鼯郭璞注曰其穴入地三尺鼠在外鳥在內也尚書傳曰其爲雌雄張氏曰不爲牝牡山在隴西首陽縣之西今之渭源縣是也蔡氏曰同穴山之名也鳥鼠者同穴之枝山蓋二山也蓋鳥鼠之或爲雌雄或不爲牝牡不可得而知也故景純兩存其說然同穴而處明是一山分之爲二殆不然也







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又以為辨章百姓韓昌黎袁氏廟碑亦用辨章二字辨與平字異而義同也

### 夾右碣石

魏武短歌行曰東臨碣石以望滄海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人止知有一碣石不知有兩碣石有左右之分也碣石之在右者即大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十餘里碣石之在左者在高麗之東有碣山焉漢樂浪郡遂城縣之隅長城起于此山載之事文標異

### 卷五

五

朝鮮志中者也孟德所言曰東臨碣石則禹貢之所載是矣

### 說築傅巖

說命曰說築傅巖之野是明有其文矣孔子語子路曰傳說負壤土釋版築而佐天子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莊子曰傳說胥靡惟蔡氏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也此說未嘗不可然如齊論所言版築與畎畝魚鹽類也總見其處于困阨苦心勞志之

意若云築居是悠游自適之境何以見其生于憂患而當大任乎蔡氏之言非聖賢立說之意也

###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黃石齋曰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云神仕是也男曰巫女曰覡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與今之舞女歌兒無異矣伊尹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後世更有暮雨朝雲神女之事名其山曰巫山非緣此乎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

### 事文標異

### 卷五

五

竝有國色其足以感均頑艷者豈下陽城北里哉愚謂古之巫覡後世變為優伶有男部女部男女相兼者其演淫詞麗曲使人魂動色飛工于巫覡百倍又可以觀世變矣人皆習而悅之雖有阿衡再世又豈能禁絕之乎

### 西伯戡黎

浦江張氏曰西伯戡黎漢儒諸說多指文王陳少南呂伯恭薛子隆吳才老吳幼清及周文安皆以為武王朱子以為未有確據可且闕之實則黎近



王都戡黎者伐商之漸也亡齒唇翦羽翼可寒心矣故祖伊恐而奔告于受曰天既訖我殷命由一恐字一奔字一訖字觀之勢窮辭迫有釜魚困獸之態殆出于觀兵孟津之後斷為武王之事不可歸之于文王矣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后注以葉公為沈諸梁然考汲冢周書顧命之文在蔡公解內蓋蔡公寢疾告穆王之書文標異

卷五

五

大戰于甘

容齋隨筆謂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政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于他書不知

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非也愚按以此言之則有扈之師亦非出于無名矣第不知與子之意出之于天或者借題發兵以圖創亂不恭之誅不可原也

周公居東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鄭康成謂避居東都蔡氏曰居國之東然逸書載武王告周公之言曰粵瞻洛伊母遠天室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以時尚草創未遑營建耳成王營之以其在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為東周武王末年或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避居于東康成漢人去周末遠故決言居東為東都耳若云居國之東則不越邦畿之外公所常游地也何東人賦鴻飛遵渚之詩幸得見之又悲其去耶

象刑惟明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



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鬢犯宮者屏屏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于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奸不息明朝之制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使人望而識之久而益多習熟而無所耻也老子曰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可見以猛勝者治術之最下也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先其行今文作厥道按古文術從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云我水既靜我術既平五子歌以術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術人之雁行足行當作斯見龜策傳此丹鉛錄之所書左傳之言與韻相叶殆可從也

瑤琨篠蕩

禹貢瑤琨篠蕩疏曰竹之關節者為蕩周禮掌節

凡邦國之節使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注云蕩函節之器則蕩非卽節矣于寶曰英蕩畫函也英刻書也蕩竹符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漢中之百使符亦取則于此

尚書同異

古文尚書與尚書大傳每有同異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此周公居東日之事也而大傳為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夫公居東而雷電以風者為感悟成王也若公既死而雷電以風又何謂乎張奐梅福每皆引此為言則亦未之思矣

月令

後魏曆書取呂覽月令衍為七十二候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汲冢周書互有出入朱子作儀禮解備引之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王瓜生作赤箭生麥秋至作小暑至易通



卦驗亦載節候其書今不可見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涼風至而鶴鳴聞闔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古今節候之異可參考而得也

古月令缺文

黃帝素問引古月令四月有吳葵華無苦菜秀之說本草吳葵亦名龍葵唐本草注吳葵即關河間苦菜是也神農本草一名茶草一名游冬凌冬不瘁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即是物也蓋乘初夏

嘉文標異

卷五

五

之令與王瓜同出王瓜感火之色而生苦菜感火之味而成暢茂之機于一菜見之矣古月令以吳葵當之雖是一物不若明其為苦可以格物而知時也

鴻雁來

月令春候雁北秋鴻雁來冬雁北鄉此十二候之中雁居其四重德禽也戴禮夏小正之文則更詳曰雁北鄉者何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鄉其居也雁以北為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

來鴻雁先言來而後言鴻雁何見來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非其居也至於鷹為鳩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此皆禮文之所未有二戴之於禮其功非小補也

鵙始鳴

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即伯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伯勞禽經注云伯勞飛不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鸚鵡易林曰鵙必單栖鵙必匹飛亦能搏擊百鳥畏之蜀中名鴛鴦亦乘火令而生詩曰伯勞飛燕各東西言單栖與匹處之異也曹植鳥論以伯勞為伯奇所化想當然耳

田鼠化為鴛

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為鴛鴦也即鸛鶉也莊子作田鼠化為鴛十二支神子位屬鼠午位乃鴛火之次蓋三月大辰但見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為鴛八月辰伏九月當納火而鴛于建酉月為鼠者辰巳伏也子與午陰陽之極神交變化如

嘉文標異

卷五

五



此陰陽之定理也或曰鴛似鳥而非鳥故文曰如鳥 蝙蝠也未知孰是故竝存之

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

陳椒峯曰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鄭氏曰重天時權許之也由此言之奔者真奔不禁真不禁矣蓋奔也者簡率成婚若鄙野小姓之為不能具六禮耳當荒稜或孤弱不能自存必待備禮則男女之失所者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禮之窮不待其亂而為之所也况曰令者媒氏令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之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豈踰牆行露之會哉故權許之說謂許其不成禮則可謂許其奔則不可果如鄭氏之言則如君王后卓文君者亦將以權而許之乎

靡草死

月令靡草死注云薺芄葶之屬淮南子注云薺水菜枝葉細碎謂之靡草董仲舒曰葶葶枯于仲夏欽冬華于嚴霜是人多視薺與葶葶為一考之本草蓋薺自薺而葶葶自葶葶也草木子黃帝問

師曠曰歲之苦樂可得知乎曰可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者薺也歲欲儉苦草先生苦草者葶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者水藻也歲欲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歲欲潦潦草先生潦草者蓬也由此觀之薺與葶葶是一是二蓋判然矣

荔挺生

月令荔挺生本三字句也鄭元曰荔挺馬薺也易通曰荔挺不出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蔡雍高琇皆云荔以挺出是則以荔挺為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句者竟不成文失經義矣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義未當也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媪也息小兒事不求義理之安止圖苟且猶老媪之愛小兒如諺所云惜孩兒誤孩兒者也此于姑且休息之言校得情矣

立太師太傅太保

周官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



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山川不祀風雨不時  
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  
訓責在人公城廓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  
地公是有責者也後世亦有三公居于政府稟議  
大政坐而論道而已非有若古之區別也漢災異  
免三公則又無所分于天地人之職矣至張角創  
亂有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之稱或云其  
竊周官之意愚謂賊人之言偶似此耳彼何知有  
尚書而襲其名乎

事文標異

卷五

三

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此聖王之制所以敦國體也自劉歆  
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偽作周禮有鞭撻  
大夫之條附之于條狼氏此與刑不上大夫之說  
大刺謬矣焉有周公制禮辱及三事者乎此後世  
暴虐之君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助紂之惡  
歆誠不勝誅矣

三農生九穀

周禮三農之解其說有二前鄭曰山農澤農平農

也後鄭曰原與隰及平地也楊用修曰先鄭之說  
為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  
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簾水圃浮種于江湖之  
面者是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  
也愚謂山農澤農蜀廣之分固是然平原山隰處  
處有之後鄭之說未為非也

五更

學文堂載樂記云武王克商食三老五更于太學  
鄭康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事者

事文標異

卷五

三

名以三五取象三辰五星也宋均云三老知天地  
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也漢永平二年  
以桓榮為五更甘露三年以鄭小同為五更是三  
老為一人五更為一人也陳氏祥道云古者建國  
必立三卿養老必立三老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  
學三公非一人三老五更亦非一人矣蔡邕明堂  
論云更應作叟老人之稱則更乃叟字之譌亦錯  
文所間者有矣

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克段之事左傳言之詳矣公殺兩家惟斷其案公羊曰克者何殺之也穀梁曰克者何能殺也又曰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深誅鄭伯之心也公羊斷之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穀梁斷之曰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張賓王曰從公羊之勿與可以謹始使無敗也從穀梁之緩追可以雖敗死無鞠也必也藥本病者公羊氏愚謂三傳之文皆有妙義不可缺一者也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虞師晉師滅夏陽

假道于虞之事三傳皆有唇亡齒寒之言而文各異左傳正敘之公羊穀梁大同而小異公羊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發明經意尤爲警策至于終篇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公羊曰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一自善其謀一善

事文標異 卷五

臣之謀而以戲言相樂古趣津津此左氏之所遜者也

用致夫人

春秋之義得傳而信亦得傳而疑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穀梁以爲成風以哀姜爲說者以其既絕于魯又殺于齊當與魯絕不當與禘以爲非禮以聲姜爲說者以其爲僖公夫人今乃歸于廟見以成風爲說者謂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爲君故得與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爲隱公母或以爲隱公夫人總無定論愚謂今之所傳者特公穀左氏三傳耳向有五傳使所謂鄒氏夾氏俱存則其異同更當不一然傳聞異辭故記載不一其信者足以爲傳功疑者不必爲傳罪也

星殞如雨

王闢之澠水燕談謂建隆中南都一夕星殞如雨其點或大或小光彩煥然未至地而俱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殞極多敲擊有聲毀瓦折木明日視

三三三



之累百盈千大小皆石也忻州民家猶有藏蓄之者公羊傳中星殞如雨謂不及地而復其說本之左氏以如雨而言皆非雨也愚謂天道至變殞而成石者多矣亦間有成鐵者亦間有作人形者殞而成石者是雨星之質也雨至地而滅者是雨殞之光也不及地而復者是雨星之神也隨其異而占之必有各得其驗者矣

木水

王濟之曰春秋書木水漢書謂之木介又曰木稼

事文標異

卷五

三

王荆公詩木稼嘗聞達官怕余在京邸成化末親見之似煙非煙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玲瓏草樹皆若幡幢少壯鬚髮盡成皓首謂其應在達官也愚謂此亦災也陰盛之象女謁盛則在女謁僉壬在位則在僉于無一定之占也

鄭人來渝平

餘冬序錄載春秋鄭人來渝平左傳謂更成也傳注渝變也公穀作輸墮也諸儒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前書魯伐鄭未嘗有平鄭來以

求平也言渝平者非也夫經明書來其有求之意可知傳注以渝訓變若云變前日之平良非而左氏不過更成也是謂鄭人來求釋憾而更變為平成也則何不可之有乎渝字於經文自通不當改也

會于葵丘

勉齋經解云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

事文標異

卷五

三

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驚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不達昔人之意矣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楚辭九歌本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知古人虛用九字之意合九辯九章為一章以協九數亦趙氏之流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浦江張氏曰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傳



納糾作子糾穀梁傳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  
子小白不能存序糾于小白之先矣管子載齊僖  
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亦序糾于小白  
之先矣荀子則明言齊桓殺兄以爭國是子糾長  
于桓公也明矣前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  
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而程子信之文定文公從  
之而胡傳遂以左傳爲誤矣荀子明言殺兄穀梁  
管子咸序糾于小白之上言弟者特薄昭一書耳  
程子朱子以及胡氏遂斷以小白爲兄何哉愚謂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事須衷古與從漢書不若從先秦之文近而有徵  
也

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傳慙極奇極其先序頃公之  
事謂逢丑公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  
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居左使頃公取飲頃公  
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逸而不反已趣  
絕矣後用前此者三字倒序卻克臧孫許聘晉蕭  
同姪子踊于楛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

者迂跛者眇者迂眇者而穀梁冬十日篇又云季  
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僂使僂  
者御僂者禿者御禿者更益二人愈覺可笑此先  
秦中最佳之筆如火棗交梨非菽粟恒味也

西狩獲麟

西狩獲麟或以爲春秋成而麟至紀瑞也或以爲  
麟至而春秋絕筆紀異也穀梁曰非狩而曰狩大  
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  
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于中國也公羊曰何以書

事文標異

卷五

罕

紀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孰狩之采薪者也  
由穀之言似以爲瑞由公之言似以爲異矣夫子  
乃作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  
兮麟兮我心憂有聖人而麟至非瑞乎麟至而非  
唐虞之時非異乎謂之爲異爲夫子道窮之徵謂  
之爲瑞爲亂臣賊子懼而見也若謂孔子生而麟  
至孔子將終而麟又至以麟始以麟終此好事之  
家傳會聖人之說不足紀也

書孔子生書孔子卒



公羊穀梁書孔子生左氏書孔子卒書生者慶聖人之出也書卒者悲斯文之喪也書法雖殊其義一也杜豫以為獨書孔子卒者因魯史也劉炫以為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夫夾谷之會夫子不嘗攝相事乎丘明之筆未嘗不審處也

左傳異于公穀

劉氏曰公穀皆解春秋春秋所無者二氏未嘗有也左氏經所有者或不傳經所無者或傳之故先儒以其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必合為一也

專文標異

卷五

聖

三傳

陳椒峯曰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出所載異同不可不審也如公及儀父盟于蔑左為蔑而公穀以為昧築鄒左為鄒公穀以為微至于君氏卒左以為聲子公羊以為師尹是一人而男女有異也仲子公羊以為惠公妾穀梁以為惠公母子氏公羊以為惠公母穀梁以為隱公妾也公羊論

桓隱為母以子貴是啓後世妾母陵僭之端也穀梁論崩殯之事曰信父而辭王父是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也趙鞅入晉陽以叛歸于晉公穀云言歸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逐君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媵歸遂盟公羊云大夫受命有可以安社稷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利國家為辭者矣祭仲執鄭忽出罪在仲也公羊以為反經之權後世有廢置其君如博奕者矣大論是弘愚畧取其槩以見椒峯讀書豎義

專文標異

卷五

聖

其為後世之慮者遠矣

經書別本

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如禮有儀禮戴禮諸經而又有后蒼曲臺禮記數千萬言既有周禮又有別本周禮鄭氏引之以注周禮有孟子矣又有別本孟子此皆不傳而所傳者有左傳又有國語國語者左傳之別本也有魯論又有家語家語者魯論之別本也有之固可參觀無之亦不必多求也

五臣



學文堂集五臣爲禹稷契臯陶伯益千古無異辭然呂氏春秋曰五人佐禹欲盡地利至勞也則禹之外當有五人尚書曰三后降典首稱伯益其爲舜之五臣自禹而下無異也王潛夫姓氏志曰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益爲姜氏曰有呂按弃古棄字也因后稷不由人道而生故以爲弃考之于古蓋齊字也其字從弃故字叔均此云賜契姬姓者賜弃姓也下尚應有氏曰有周四字若契本字尚音昔今定五臣之名當曰禹文命

事文標異

卷五

四

稷弃商尚臯陶伯益也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武城人賦形甚醜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名施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云滅明有君子之容行不勝其貌是二說大異矣及考子羽懷千金之璧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斬蛟投璧斬蛟以明不畏投璧以明不吝七十二賢圖其容雄

武過於子路殆威而猛者君子之容想沐夫子之教而化之者歟

曾參

金仁山曰曾子名參所金反當音森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孟子名軻軻車軻也

事文標異

卷五

四

子禽

陳子禽有仲尼豈賢於子之語子貢責其不知及讀檀弓二子禽子車之弟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家大夫謀以殉葬子禽至告之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禽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于是勿果用夫子禽所謂一言不知者如此之言可謂一言知矣殆聞端木之規之後反不知而爲知也歟



老彭

王逸楚詞注彭祖卽老彭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堯封於彭城徐州有彭城縣潛夫論顓頊師于老彭壽千餘歲而以老爲老聃彭爲老彭分爲二人則王輔嗣之說也三教論云道德五千本容成所說老子傳之尹喜此述而不作之事也呂氏春秋云老彭姓錢名鏗商賢大夫陸終氏之仲子封于韓大彭之墟至殷末年七百餘歲朱子之注蓋本之此也司馬彪莊子注彭祖餌雲母娶四十九妻晚

事文標異

卷五

巽

得鄭氏妖淫敗道非壽終也東坡之詩譏之曰空食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此殆謬說豈有如此之人夫子竊比之歟

擊磬于衛

太玉山人講果哉末之難矣果字末字甚異看擊磬于衛之意亦甚微謂衛自贖輒之亂孔子欲辯分久矣擊磬于衛非無意也石聲磬磬以立辯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蕢知孔子之心故曰有心又復鄙其硜硜傷時人之莫能行其意也援衛

風厲揭言之見其父子相爭至成滔天之惡非可以淺深論也子曰果哉舊謂其果于忘世非也謂其說果然也末之難矣天下事正之于始則易救之于末則難衛今若此吾末如之何也已亦甚新之別解也

詩書執禮

傳疑錄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執字古藝字也隸書執字與執字相類執樂也卽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之義然以執爲樂去執字

事文標異

卷五

巽

之意遠矣說雖通未敢以爲確也

束脩

束脩二字有兩解論語中自行束脩以上謂束脯也十挺爲束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不忠苟羨擒賈堅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謂降耶皆檢束修飾之義也論語束脩若作此解亦通然味吾未嘗無誨焉則以爲儀之薄者旨斯得也

糊塗



日知錄載朱子註論語夏日瑚商曰璉此乃古註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日璉商曰瑚也享禮註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愚謂此朱子之小疵也得寧人一爲拈出于後學豈止一字之師耶

觚

夫子有觚不觚之嘆說者不一或云木簡木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也又不可削之而圓圓

事文標異

卷五

異

則似杖而非簡矣說文鄉飲酒之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爲酒器明矣腹有四稜下至于足取其安置之穩春秋之世已有破方而爲圓者取其鎔鑄易成失古道矣且事之不苟者不獨一觚也故撫觚而嘆之

汶上

魯事不可爲子路事季氏而被讒冉有事季氏而無能改於其德故閔子高不仕之節曰必在汶上循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考青徐之間汶水有五

北汶羸汶紫汶語汶泮汶其流同也出瑯琊泰山北東入于濰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原山南入于濟者徐州之汶也汶之爲言紊也蓋亂流也在汶言不可踪跡也猶詩之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之意必在汶上一語卽如在水中央超然遠矣

五伯

霸之有五見之孟子之書然孔子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也先儒以秦穆宋襄楚莊足之

事文標異

卷五

異

或云是三君者猾夏僭盟持強以脇中國于霸何有當在所黜或曰五霸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周之齊桓晉文配而爲五然孟子假之之說但指一時而言遠及夏商非其意也但伯者長也秦穆宋襄楚莊旣長于諸侯矣卽以三君當之非有華袞之褒庸足計乎

子桑伯子

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亦可其簡伯子之簡似乎無可許可者考伯子卽子桑扈離騷曰桑扈羸行



王逸注去衣羸袒而行也是放廢禮法之外矣又樂正子與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與日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門聞其若哭若歌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與入日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勿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尋其歌似有怨尤而無怨尤者歸之于命處困而安者也故夫子僅可其簡仲弓德行之儒自擬非其倫矣

事文標異

卷五

兪

互鄉

互鄉論語詳解以為人名進退不分曰互鄉中之人如此人即以此名之猶一鄉之原人人即以鄉原稱之其人而直人即以直躬稱之居達巷者即名達巷黨人居闕黨者即為闕黨童子是也而或指徐州沛縣為古互鄉或指陳州商水以為互鄉春秋時沛縣在宋商水在陳因夫子嘗在陳宋之間後人附會之也如以為鄉名豈萬二千五百家無一可言者歟童子乃夫子將命之童子見者引

而進之非互鄉之童子也其說如此

匏瓜

埤雅云長而瘦正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定非一物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嚴氏釋詩謂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瓠瓜無用之物但可繫以渡水而不可食故曰繫而不食國語叔向日苦瓠不材于人共濟而已其說甚明若謂繫于其處而不能飲食豈有種植之物而責其能飲食哉至有引天文之書謂匏瓜

事文標異

卷五

辛

星名繫如日月星辰之繫則太遠矣

懷寶迷邦

陽貨所云懷寶迷邦可謂仁乎曰不可為仁也從事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為知也兩不可之曰字郝氏以為皆陽貨之言也如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句法相似皆自言自斷之語否則貨如此言夫子如此應摸稜甚矣豈聖人應對之辭漫無可否而以不仁不知自任乎觀上兩曰字無孔子字下吾將仕矣句有孔子字孔子者正所以別于陽貨之



言也

鑽燧改火

楊升菴曰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之義未當也先王取火法於五行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上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櫟色黑以象水也四時平分夏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而寄旺於四時季夏者

事文標異

卷五

至

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本之宋儒之說也

直躬

直躬之說魯論辨之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父之於子非僅隱也自有義方之訓子之於父非僅隱也自有幾諫之言聖人之言有至妙之道存也而餘冬序錄載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許之上上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許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

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葉公之說詢若是乎

畏匡

論語緯子畏於匡非止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顏高者去爲孔子弟子適令御車而前故匡人疑之夫子貌既類虎矣又使虎臣爲御則匡人視子爲虎益真子豈不知匡之惡而致其疑耶聖人殆不出此

事文標異

卷五

至

羿

善射之羿有二淮南子謂羿堯時人河伯溺殺人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射中其膝又誅契倫之屬十日竝出焦禾殺稼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此一羿也又有羿者有窮之君偃姓年二十習弓矢慕羿之名而自名之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太康荒逸敗於洛水之表十旬勿歸羿距之於河勿使歸國後羿徒逢蒙取桃棗殺之又一羿也雖稱善射與前羿之射遠



矣不得其死蓋謂此也

微子啓

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  
辛母正后立爲嗣以母賤言之是啓與辛不同母  
矣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曰微  
子啓中曰衍季曰辛庶妃生箕子皆賢初啓母之  
生衍及啓也尚爲妾及爲后乃生辛帝欲立啓太  
史爭之曰有妻子不可立妾子愚謂太史之迂甚  
矣知子莫若父帝必有見於辛之必致敗亡故欲

專文標異

卷五

五

立啓也帝知辛之不善太史亦宜知之矣知其不  
善啓雖異母尚當立之矧同出一母是嫡長矣何  
一人之身分妻妾也帝宜毅然勿聽則商祀長存  
可也而終從太史之諫以致放置南巢惜哉

子所不者

俞宗大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子所  
不者天厭之孔氏諸子皆以矢爲誓謂不合於道  
天其厭絕之也及觀程氏外書朱公掞記伊川語  
乃以否爲否泰之否韓文公筆解亦曰矢陳也否

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子以矢爲誓  
非也又以厭爲擲益失之矣孔子見南子任事乃  
陳政理告子路曰子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  
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則矢乃臯陶矢  
厥謨之矢伊川退之一代鉅儒皆以否爲否泰之  
否自必有所見也

韓昌黎論語解

朱子作論語註嘗謂韓昌黎解失之鄙淺愚取古  
本韓文考之亦誠有可議者如六十而耳順解云

專文標異

卷五

五

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  
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人之生也直  
解云直德之誤言人生秉天地之大德也三嗅而  
作解云嗅當作鳴雉之聲也子在回何敢死解云  
死當作先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浴君子而不仁者  
有以夫解云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  
指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也  
解云時當作待如此之類不能悉數而伊川取之  
韓文有荅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註其書不敢過



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足以信後生輩耳是以平易若此前有韓註而朱註爲之加詳昌黎之功寧可沒乎

石經大學

尤艮翁曰大學之書莫善於禮記莫不善於石經石經之文於致知格物下文物有本末節次綿蠻節知止節邦畿節聽訟節自天子節而後接物格節文理舛錯忽於正心章後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四語又刪去此謂知本二句此劉歆所改

事文標異

卷五

孟

傳至賈逵虞松者其謬不待言矣禮記之文於此謂知之至也下卽接誠意至平天下五章似爲直捷其不言格物致知黎玄武發微所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先後之知是則致知格物卽在誠正修齊治平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也

七十子

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司馬貞亦以爲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

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索隱曰顏何已載於家語肅本缺之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唐顏真卿自敘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真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云陳椒峯云今之可據者石室圖七十三人蘧伯玉非弟子止七十二人內有廉瑀今無考太學聖賢圖不過七十一人而林放非弟子適足孟子所云七十子之數云

事文標異

卷五

孟

孟仲子

孟仲子朱子注爲孟子從昆弟蓋從趙氏之說也余於康熙甲寅之冬道過鄒邑見道左一碑停騎閱之詳載孟祠祀產之數敘述仲子孟子之子時未携毫楮惜未之錄也乃讀穆都聽雨紀談云按孟氏之譜謂孟仲子名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蓋嘗學于公孫氏者得此二說實獲我心急錄之以正集注之誤

象



萬章問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曰奚為不知或謂信此言也孟子實謂完廩浚井實有其事矣愚謂孟子立說每于不經之言不即論聖人之事惟就其事而原聖人之心如瞽叟殺人本設言也問其如何在臯陶則曰執之而已在舜則曰竊負海濱忘天下而已論象之言亦猶是也或又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思君厚顏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牽合以為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不知古人措語經傳所載往往

專文標異

卷五

五

有相同者况載籍經秦火之後缺有間矣孟子之言必非無本者後世如韓文杜詩人或有指摘之者究其用字皆有出處豈可以寸管之識輕議大賢耶

蘇

太史公舜本紀舜請帝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夸由此觀之則皆使之為要荒君長且用之以變化異俗則其人之才皆足

以有為者故得列於唐帝之朝特各有偏陂不能上擬臯夔故堯不誅之而待舜處之耳然則蘇本不死又何有化為黃熊之事乎蘇長公謂龍門多見先秦古書其言必有所考若以四族為窮兇者皆西漢以來儒者之失也

伊尹放太甲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於亳善矣然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於臣何如况乎體非金石臣身先殞弒君之謗何以消乎而孫季

專文標異

卷五

五

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勾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于伊像之後愚謂此亦後人愛惜古人而為是言耳聖之任者敢作敢為放而復辟始見阿衡之異何必曲為解乎

王良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簡子伐鄭良自矜曰兩韉將絕吾能止之或曰王良其姓非王蓋郵良也左傳載之一名無郵天漢之上天駟四星旁有一星名



曰王良爲天子馭郵良善馭自名王良嘗疑御六藝中之一耳王良善馭列宿何得以之爲名後知先有是名郵良取其名而名之非郵良遂得次于天垣與經緯諸星同輝碧落也

### 盆成括

晏子春秋齊之西廓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審是則盆成括君子人矣非不聞大道者然則盆成括仕齊孟子何以謂其小有才而將見殺說苑建本篇有云盆成括小有才虞君嘗

事文標異

卷五

堯

謂之曰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蓋積心技以備將衰安託無能之軀哉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見殺似與晏子所言又一盆成括矣

### 庾公之斯

左傳庾公之斯一名庾公羌字子魚衛人也尹公他學射于庾公羌庾公羌學射于公孫丁衛公孫文子作亂使他與羌逐獻公公孫丁爲獻公御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鞬而還

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其文如此與孟子之書異矣由孟子之言則爲端人由左氏之言則爲亂臣矣然孟子必有本而云然其舉庾公之斯以反照逢蒙舉子濯孺子以反照后羿必不以亂賊爲端人也且孟子列于九經之中尊經不信傳愚斷從孟而不從左矣

### 檇杙

檇杙注爲惡獸之名留青日札云檇斷木也一則剛木取其記惡以爲戒杙樹無枝也從木從壽久

事文標異

卷五

辛

也兀不動也不從牙則非獸名矣陳椒峯謂檇杙古凶人之號取以記惡不專記惡也其獸似虎人或犯之終不退却惟死而已史官取以爲名欲死于其職也猶齊太史南史秉筆至死不回之義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檇杙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子訓爲紀惡亦是一義竝存之可也

### 巨擘

餘冬序錄謂孟子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注謂巨擘者大指也曷知虫中有丘蚓丘蚓之大者名曰



巨擘齊地有之其虫能擘地而行蓋亦上食稿壤下飲黃泉者蚓而後可良謂是也愚謂此其可從者也又謂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注謂苙欄也不知苙乃香草白芷之異名也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復招之非善治之道也愚謂以苙為香草則入字無着矣此不可從者也

折枝

傳疑錄載孟子為長者折枝說者以為枝葉之枝專文標異 卷五 奎 不知枝即四肢之肢古字通用且腰亦曰肢折枝猶言折腰也古詩曰折腰載拜跪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皆折枝之類也愚謂讀書不求甚解書豈可不求解者若此之類則甚解矣文義總言其易謂之折枝可也謂之折肢亦無不可也

去齊出畫

癸辛雜志載高郵老儒黃彥知謂孟子去齊三宿出畫讀作畫夜之畫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畫邑之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名

獲故孟三宿而出時人以為濡滯也說亦有據錄以俟考

授廛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即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之浮舖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與之空地而作浮居也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之人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纏亦從廛蓋辰為天壤亦如地為城市專文標異 卷五 奎 之空地此尤可證雖一字之微求其無弊不可不辨也

西子

西子居苧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後越進於吳吳亡同范蠡歸於五湖人盡知也乃拾遺記所載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夸光一名修明或曰夸光即西子修明鄭旦也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宮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理鏡靚妝竊視者莫不動心驚魄嗟而目



之若雙鸞之在輕露泚水之滌芙蓉吳王妖惑怠于國政越兵入國乃抱二女逃于吳苑越兵追入見二女徘徊樹下以爲神人望不敢近夸光西子是一是二同是美人不知何以西子傳而鄭旦不傳耶

飛廉

飛廉字處父助紂爲虐孟子既云驅于海隅而戮之矣而秦本紀載飛廉顛頊之裔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武王伐紂殺惡

事又標異

卷五

奎

來是時飛廉爲紂作石槨于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大山而報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槨以華氏死遂葬紂于霍太山如是則飛廉于紂既死而視之如生不失臣職之人也周公何爲戮之哉譙周讀史不信其事不必譙周夫人而不信之也而飛廉復有子後數傳而有趙國惡來復有子後數傳而有秦國且有天下積德累仁安在而致此耶殆其再世而亡雖得不足以爲福耶

字文同異

顧寧人日知錄云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甚見於衛詩而魯則爲黹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韞左氏一書其錄楚也遠氏或爲爲氏箴尹或爲鍼尹况鐘鼎之文乎愚謂書至左傳一人而忽易數名亦不一矣同異之間有不能悉數者也

六經字義

洪文敏曰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每相反

事又標異

卷五

奎

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新造邦丕乃禪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殺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賈時其臭穢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字反而義則正焉此用字之變也

六經字異

容齋隨筆曰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



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漚眚薨魚齋臯獻臬𧇗縹𦉳等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以潞邸爲佑聖觀令王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方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有旨特增之不知經文通川各用之故也



遡書契而計之則六經以下皆說也然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立乎上古以指今日後有作者皆其小者矣漢唐宋俱有小說姑勿論予纂明史藝文志至說類約三百七十家其最多者陶宗儀說郭陸楫說海徐武功前四十家小說谷神子後四十家小說弁州四部說其一也其他叢譚瓌語更僕難數然或博物君子有心撰述則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聘辨于堅白同異釣奇于山海幽深若是者僕病未能且不暇歸田數載毫及健忘酒闌夢覺偶憶生平載籍所傳賓客所話參以臆見隨筆著錄為揮塵之一助彙而次

良齋雜說

自序

之得雜說若干卷大抵雅俗間出褒貶不倫洸洋悠謬可笑人也昔歐陽公作歸田錄未成而序先出神宗亟索觀之公因其中紀述有礙者刪去數十條又嫌卷帙太少乃撮取里巷委屑戲笑不急之事以足之予之此書將無同與然則曷名乎雜說吾夫子贊易有說卦傳焉有雜卦傳焉合而言之是為雜說

康熙庚午冬至日長洲尤侗自序

良齋雜說 卷一

長洲尤侗纂

列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三易之法皆掌于周官筮並用之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也或云箕子時安得有周易不知箕子所言伏羲之易非系于周也但二易占七八之爻不變周易占九六之爻皆變故從其變者三皇止有圖象二代止有法數文周乃著文辭若連山所稱絳伏羽山禹娶塗山歸藏所稱羿斃十日常娥奔月之類皆劉炫之徒偽造之書也桓譚新論連山藏于蘭臺歸

良齋雜說

卷一

藏藏于大卜然藝文志不列其目亦未可以為據

楊升菴謂商易坤乾猶一陰一陽之謂道不言陽陰知死生之說不言生死知鬼神之情狀不言神鬼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不言闔闔蓋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生不窮之義故曰生生之謂易其言甚辨而無理果爾何不云陰陽之義配日月乎神鬼生死語亦有之以天道言有晝夜以地道言有山澤以人道言有男女必欲尊陰于陽則將先夜于晝升澤于山加女于男乎

左氏所引繇詞多非本文如季友之同復于父敬如君



所或疑為二易之詞然其變為大有之乾則周易與他如秦穆之十乘三去獲其雄狐其卦遇蠱管獻之專之渝攘公之瑜則并無卦矣左氏浮夸多造游詞牽合事應維卜亦然如敬仲之將育于姜成季之其名曰友雖識緯不若是明顯豈龜策所有乎○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箕子洪範謀及卜筮亦有龜從筮逆者驪姬之卜則筮從龜逆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若晉文公與敬仲則筮龜皆從者也漢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良齋雜說 卷一 一

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制曰以五行為主然受命如嚮莫神于易矣

伏羲畫卦因而重之神農黃帝同同而巳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序卦略殊卦名未嘗異也鄭氏以重卦起于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皆非以繫辭證之伏羲網罟取諸離神農耒耜取諸益黃帝堯舜衣裳取諸乾坤或以益為重卦故斷自神農不知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已取諸夬矣且說易者不宜拘泥若此使執十三卦為斷則五十一卦又行所取乎

易有六十四卦何取乎十三卦又何取乎九卦九卦所以治身天德也十三卦所以治天下王道也夫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易之道莫妙于損益損之象懲忿窒欲可以養身益之象遷善改過可以養德故繫辭曰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老子曰為道日損為學日益此老易之合也

損象山澤益象風雷朱子曰懲忿如堆山窒欲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

懲忿則火不上升窒欲則水不下泄水火既濟鼎道成矣君子讀損之象得養生焉

願象辭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朱子註之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需有飲食之累訟有言語之傷聖人戒焉俗語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亦此意也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大象小象本之此也說卦傳乾為馬以下遠取諸物也乾為首以下近取諸身也乾為天以下則取象無不有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變象占是也後之儒者安得執義理而遺象數乎康成注易多參天象其論互體古未曾有王伯厚撮其散見諸書者頗資願解今摘而存之如天火同人互體巽為風天在上火炎上火得風而益熾猶人君在上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風行無所不徧故于野亨山澤損互體坤山



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于天子也井象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餅象兌爲口泉口也桔槔引餅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也豐九三折其右肱三艮爻艮爲手互體巽巽爲進退手而便于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君能誅之故无咎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坎離又互離坎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東鄰象月出西西鄰象東鄰謂紂居東西鄰謂文王居西也離爲牛坎爲豕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奢不如儉也數者象數之中

艮齋雜說

卷一

四

義理存焉以此推之思過半矣

天地之道水火盡之矣易之上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乾坤無互卦坎之互卦下爲震上爲艮以中男包長男少男也離之互卦下爲巽上爲兌以中女包長女少女也天地交而水火濟水火交而男女成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于是以少男與少女交而爲澤山之咸以長男與長女交而爲雷風之恒爲下經之始及其終也水上火下而爲既濟火上水下而爲未濟既濟坎離交也而互卦復爲離坎未濟離

坎交也而互卦復爲坎離天地之道歸于水火而男女之事畢矣故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窮極也同終字蓋歸妹互卦亦爲坎離故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互卦之義莫大于此而康成未及

張掄易卦補遺曰易以初上二爻爲定體中四爻爲變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也坤與坎曰師而長子帥師之象蓋出乎震艮與坤曰謙而用涉大川之象蓋出乎坎雷在天上大壯而曰羝羊有兌存焉明入地中明夷而曰蒙難有坎存焉此卽互卦之說

艮齋雜說

卷一

五

也由此推之蒙之互卦爲坤震故納婦吉子克家需之互卦兌爲澤故于沙于泥而需于血則坎血卦也履之互卦爲離巽離爲目爻曰履錯然故眇能視跛能履歸妹之取象亦然巽爲風風從虎故履虎尾巽爻利武人之貞而大君則乾也豫之互卦爲坎坎爲心病故貞疾噬嗑震爲足故滅趾坎爲耳故滅耳離爲乾卦故噬乾肺噬乾肉晉之互卦艮爲鼠故如鼯鼠睽之互卦坎爲曳輿多眚故見輿曳離爲牛故其牛掣坎爲豕故見豕爲隱伏故載鬼爲弓故張弧說弧坎兩象遇雨則吉也姤之互卦爲乾乾爲龍故包有魚爲木果故以杞包瓜



漸之互卦為離離為大腹故婦孕不育三歲不孕與之互卦為兌兌為巫為口舌故用史巫紛若此皆互卦之明白易曉者大抵正卦之象多互卦之象少億則偶中泥之則鑿矣

尚象固矣而筮必尚變爻者言乎其變者也宋都繁有易變體十六卷謂某卦之某卦為變體如蔡墨言潛龍勿用不曰乾初九而曰乾之姤言龍戰于野不曰坤上六而曰坤之剝此謂變體自乾之姤至未濟之解以意演之爻為一篇凡三百八十四篇惜乎未見其書今以春秋攷之陳侯使周史筮敬仲遇觀之否曰觀國之光

艮齋雜說

卷一

六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其身在其子孫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子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在異國予謂否變為觀是去塞而就通故亡于陳興于齊以有命利用賓也辛廖筮畢萬遇屯之比曰屯國比入吉孰大焉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公侯之卦也予謂比之象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初變為屯爻曰利建侯此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孔成子之筮立衛元也其占亦同晉文公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亨于天子戰克而王享吉

孰大焉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墟其繇與本文稍異然睽之上曰匪寇婚媾而歸妹之上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此吉之變也崔武子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

艮齋雜說

卷一

七

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予觀大過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皆非耦也今變而困妻其可得見乎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二為公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



山也火焚山山敗于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  
人有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將適離故其名曰牛觀  
此數占蓋奇驗矣或不驗者則其人非也穆姜薨于  
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爲澤  
雷而曰未詳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易曰隨元亨  
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  
之幹也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  
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  
效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  
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南蒯之將叛也筮之得坤之比曰  
艮齊雜說 卷一 八

不存宮將奚入老婦女妻皆不可得見矣小過有飛鳥  
之象焉初爲飛鳥而上爲飛鳥離之變而爲旅則鳥焚  
其巢矣火在天下則先號咷而後笑火在山上則先笑  
後號咷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山上有火則草木  
焦鳥獸散故鳥焚其巢喪牛于易旅人亦遭焚如出涕  
沱若能無凶乎過無大小皆當謹其變焉夫子曰五十  
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不言小過者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夫子以之若夫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過之小  
者君子不免故曰苟有過人必知之也蘧伯玉之寡過  
顏子之不貳過子路之喜聞過夫子有取焉可過于小  
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大過也  
艮齊雜說 卷一 九



從爾思而良曰思不出其位則良之心愈于成矣  
 楊氏云易者守宮之名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易者取其  
 變也象者狝神之名犀形獨角知幾知祥象者取其幾  
 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見生象按其圖以想其形故曰  
 象者像也孔穎達曰卦者挂也懸物之杙也本經云爻  
 者交疏之窓也爻取于旁通卦取于懸有大小也雖聖  
 人制器尚象不應穿鑿至此幾于王安石字說矣  
 或問程子易重幾何曰易重一斤以易有三百八十四  
 爻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銖也然則詩三百篇書五十八  
 篇亦有斤兩可秤乎此非程子之言後人戲之耳

良齋雜說

卷一

十一

坎為月為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為盜象楊用敘日月為  
 盜則天是窩主星辰皆掏摸矣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  
 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東木克北土以土為妻雨土也  
 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畢星西方宿西金克  
 東木以木為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  
 風或聞之笑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二語雖謔亦可  
 為老頭巾下一針也

詩以風雅頌為四始而吾于十五國風竊有疑焉周南  
 名南為周公召公之詩當文王時燕魯未封故以南名  
 之邶鄘衛本三監之地并封于康叔非三國也王者何

平王也春秋王人雖微必序諸侯之上左傳周鄭交質  
 稱為二國君子非之今以王列于十五國而又在邶鄘  
 衛之後其謂之何若云王道衰微雅降為風則幽風王  
 業之始宜與生民為公劉並稱何為居十五國之末耶  
 叔虞封于唐子燮即為晉侯今蟋蟀刺僖公椒聊刺昭  
 公無衣刺武公葛生刺衛公而不名為晉風魯風減于鄭  
 曹亡于宋猶備小國之數春秋時若宋若杞若蔡若許  
 若虞虢滕薛邾莒之屬與于盟會寧無一篇足錄何孔  
 子刪詩如是其乖闕耶以愚度之孔子修春秋者魯之  
 春秋孔子刪詩者魯之樂章也徵之季札聘魯請觀于

良齋雜說

卷一

十二

周樂使工歌周南召南次邶鄘衛次王次鄭次齊次幽  
 次秦次魏次唐次陳自檜以下無譏焉合之十五國風  
 一如其數惟次幽于齊次魏于秦先後略有參差其云  
 自檜以下疑尚有餘風不止一曹也孔子刪詩亦因魯  
 之舊而已夫詩與樂合而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止雅頌各得其所言雅頌而不言風豈風之所尚有未  
 得者耶姑存臆見以俟來哲

關雎為風之始而漢詔云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鹿鳴為  
 雅之始而史記云仁義凌遲鹿鳴刺焉關雎文王之詩  
 也而齊魯韓三家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漢書云康王一



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不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已先爲註脚矣鹿鳴若爲刺世則鄉飲酒禮燕禮何取鼓瑟而歌鹿鳴乎聖人刪詩又豈以政衰刺世之作冠于風雅之首乎

劉炫僞易張霸僞書人皆知之夫子以易授商瞿而子夏乃有易傳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或云子弓或云張弧或云杜子夏之誤其十八占稱天子爲縣官則爲漢人僞撰明矣夫子許賜也商也可與言詩故有子貢詩傳子夏詩序二書並不稱于漢人詩傳之僞不必辨昌黎之辨詩序非子夏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菁之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私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論者或以爲毛萇或以爲衛宏然其解題多合有可擇而從者朱子既斥其僞悉舉而反之如木瓜爲美齊桓采葛爲懼讒子衿爲刺學校廢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俱指爲淫奔之詞不幾矯枉過正乎

子曰鄭聲淫未嘗曰鄭詩淫也朱子止因誤認此語夫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卽詩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

兩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此六詩者皆朱子所斥爲淫奔之詞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

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竝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黍油油兮彼狡童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指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吾不知朱子聞之以爲何如也

詩序之不可訓者大雅小雅變風變雅之說是也大雅小雅猶大樂小樂律之大呂小呂也如謂政有小大豈常武之征伐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大于鹿鳴乎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鹿鳴文王以下爲正雅六月民勞以下爲變雅豈淇澳緇衣爲樛木甘棠之變江漢常武爲彤弓樸棫之變乎說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然十五國風始于周南召南終于幽如以王風爲



降則南與幽亦降乎以王降而風則魯升而頌乎孔疏又謂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一國之風有正有變然二南之詩有正無變曹檜之詩有變無正又何以別乎謂變雅始于厲王然穆王時祭公作祈招之詩宣王時尹吉甫作崧高之詩可謂穆王正而宣王變乎詩序既稱詩有六義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何必以風雅頌為低昂乎至謂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周召分王侯已屬不經而孔疏謂周南文王之教是王者之風召南太王王季之教是諸侯之風文王良齋雜說

身為諸侯不可稱王者而召南亦無太王王季之事其穿鑿益甚矣夫雅之有大小音之異也風之有正變地之殊也雅之有正變時之別也豈有軒輊其間哉此說前人已辨之予復廣其義若此

詩與史有不相合者魯僖公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春秋皆譏之至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及鄆子遇于防近于淫矣豈為有道之主及觀魯頌四篇皆為僖公而作駟頌僖公也有駟頌僖公君臣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以列國而升為頌

儼然與清廟猗那同列彼史克奚斯之徒何其工為諛辭哉乃夫子既取魯頌而閟宮泮宮坳牧淮夷之事俱不書于春秋則又何也若鄭伯克段于鄆左氏謂其多行不義穀梁亦謂段失子弟之道而詩之叔于田曰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大叔于田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與京叛大叔段何不侔哉曲沃之事雖不見于春秋然史記晉世家記曲沃桓叔弑昭侯晉人發兵攻之莊伯弑孝侯晉人復攻之是眾所不與也而詩之揚水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則攻者半從者半矣大抵詩人之言善頌善禱而不可為實錄何怪今之人稱功祝壽盈箱滿軸耶

齊魯韓毛四家說詩各有不同如芣苢后妃之美也而云蔡人妻作行露召伯聽訟也而云申人女作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而云衛宣夫人作燕燕莊姜送歸妾也而云定姜作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而云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相鼠刺在位也而云妻諫夫碩人國人閔莊姜也而云莊姜操行衰情傅母規之二子乘舟國人思伋壽也而云傅母作小弁太子之傅刺幽王也而云伯奇作其說不一如此尤乖異者以王風為魯詩魯有頌矣安得風乎以商頌為宋詩美襄公宋何

良齋雜說

卷一

丙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得名頌襄公非令主且商頌無襄公事也黍離大夫閔宗周也或云伯封作或云壽閔其兄伋作伋壽皆衛公子安得入王風乎大車刺周大夫也而云息夫人作息媯自息歸楚何入王風且三年不言乃賦詩乎正考父得商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為作魯頌此揚子之言尤不足據也

古詩三千夫子刪存三百五篇則逸詩甚多不必于全篇中逸其章句也歐陽氏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為小雅唐棣之詩夫子以室為遠害于兄弟之義故刪之然釋詩意自是懷人之作且小雅每良齋雜說

卷一

去

章皆有兄弟字而此獨無詩篇多同名者如柏舟羔裘揚之水之類豈唐棣不可有二乎小雅作常棣○後人與權謂華之屬反得行權之意俗儒不通真可噴飯又以衣錦尚絀為君子偕老之詩夫子惡其盡節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刪之然衣錦裝衣已見于碩人首章中庸斷章獨取此句正以其語之美必其全章不稱故夫子弗錄也歐陽氏之為詩亦固矣

逸詩之可采者有支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可支也國語驪駒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大戴禮轡之柔矣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

轡亦不柔志氣麤麤取予不疑周書狸首曰曾孫侯氏四

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

以射則燕則譽樂記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

友朋又我之懷矣自貽伊感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

云詢多職競作羅左傳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

安名我居管子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國策無過亂門呂覽九變

復貫知言之選漢書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善必報

其德語家墨以為明狐狸而蒼荀子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

不布施死何含珠莊子舟張辟雍鴝鵒相從八風回回鳳

皇啾啾尚書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妾無棄蕉萃

良齋雜說

卷一

七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定集人未定此類甚多

尚書亦多逸者夫子刪定百篇伏生止傳二十八篇河

內女子得秦誓魯壁既出合成五十八篇所逸四十二

篇如汨作九共之類是也虞書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說文

夏書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語商書從命而不拂微諫

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荀子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覽相時憇民說文維高宗報上甲微孔叢子周書聖作則慎

始而敬終終則不困又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左傳重黎

寔使天地不通國語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又欲起無先又



農不出則乏食云云記史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

天之大律又先其算命志漢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子墨上

言者常下言者權又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而淮厥兆天子

爵白虎通前車覆後車戒又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

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

賢者逐說苑太社惟松北史綿綿不絕蔓蔓奈何蘇秦天將有

生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箋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何蕭安危

在出令存亡在所用王父記功忘過者宜為君湯天齊

乎人假我一日又天子見怪則修德賜以左道事君者

誅商其為逸書無疑至若伊訓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兌

良齋雜說 卷一 命之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記秦誓之師乃

鼓譟前歌後舞又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司

馬在前大明洪範之卜兆有五曰圍詩康誥之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左今文並無豈夫子所刪乎抑後人脫簡

乎 伏生以舜典合堯典欽哉下即接慎徽五典至姚方興

上孔氏傳有曰若稽古至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分為二

典王氏謂史官本為虞作書推及堯爾舜之功即堯之

功故係之曰堯典此說大謬大禹謨亦有曰若稽古之

文臯陶益稷無不有謨而謂舜可無典乎且孔氏序解

三墳五典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今三  
帝之典不可考矣乃僅存一典乎書序自明壁經闕文  
甚多不獨二十八字也

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  
誥梓材是康叔為成王所封故傳疏皆因之至胡五峰

始正其誤以三書繫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蔡傳改焉書  
序所据者以篇首周公數語耳其文曰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

此與封康叔語有何干涉以補洛誥說則昭合矣且  
良齋雜說 卷一

傳疏以為周公之辭則不宜稱王若曰王為成王則不  
宜稱文考稱寡兄康叔為文王第九子故稱小子封若

成王之年更少于康叔不得呼叔父為小子也金仁山  
綱目前編遂于武王十三年三月大書封康叔于殷東

以為斷矣然考史記管蔡世家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  
得封及周公誅武庚分殷餘民為二一封微子啓于宋

一封康叔于衛則與書序相符將何從焉吾嘗攷三監  
之說謂管蔡霍也地里志云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

衛蔡叔尹之而不及霍叔豈武庚自為監與既伐三監  
封康叔于衛則邶鄘必別建諸侯後世子孫并而有之



也胡氏云頃侯所并未知何據志又云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

邶之民于洛邑則初封卽有三國矣但當時封建不過五百里而邶鄘衛畿內方千里豈康叔之地過于周公耶若微子之命止云尹茲東夏則宋地在畿外史記之分殷餘民非也且殷餘民奉武庚以叛微子之不復封殷亦有防微之意焉然則衛在當時猶屬三監地而謂武王以封康叔不能無疑及讀王肅康誥註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始恍然悟康叔先封在康也何以徵之武王諸弟叔鮮封于管曰管叔叔度封于蔡曰蔡叔叔鐸封于曹曰曹叔叔武封于成曰成叔叔處封于霍曰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霍叔最後季載封于冉曰冉季以是知康叔封于康曰康叔也或以康爲謚者康叔之子名康伯以是知非謚也其後更封于衛意衛與康同在畿內故擴而益之易其名耳按史記衛地居河淇間衛曰瞻彼淇澳而邶曰亦流于淇邶曰送我乎淇之上衛曰河水洋洋而邶曰河水瀾瀾邶曰在彼中河至浚爲衛邑而邶曰在浚之下邶曰在浚之郊漕在邶地戴公東徙露處漕邑詩曰言至于漕而邶曰土國城漕則爲國人所築之城思須與漕則爲衛女所經之邑是三國接壤地未能及千里也其旁近畿之地小國錯處又何疑于踰制乎

無逸之篇中宗享國七十三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

甲享國三十三年世系既順歷年有差鄭箋謂武丁以祖甲爲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有合于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之言而孔傳謂帝甲淫亂不當與二宗齊名更爲太甲因三十三年太甲之享國亦合但太甲爲二宗之祖不應顛倒在後且太甲旣爲太宗不當稱祖若云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祖孫不應重名且祖乙祖辛祖丁又何功可祖耶一祖甲也或以爲賢或以爲淫亂安得起周公而正之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禮名起于黃帝此謬悠之言其可據者尚書舜典類于上帝吉禮也如喪考妣凶禮也羣后四朝賓禮也征有苗軍禮也嬪于虞嘉禮也故曰修五禮其曰典朕三禮則天地人之事也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周禮是也儀禮不名周兼異代而言也鄭氏以周禮爲體儀禮爲履蓋本禮器禮者體也祭器禮者履此者也而言又謂周禮爲禮儀三百儀禮爲威儀三千據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



七也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一則孝經說中庸春秋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尚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其說近似而寔牽強至唐賈公彥又謂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故周禮註者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但儀禮旣傷于繁周禮又失之闕故今天下以禮記單行所謂記者記二禮之遺闕也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三年問荀卿所著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檀弓有仲梁子亦六國時書其

良齋雜記

卷一

三

他皆七十子之徒與漢儒雜說豈子雅言之所執鯉過庭之所學乎然則禮所由來者古而禮記之在六經則已末矣周禮一書諸儒皆以爲周公作然武帝謂其瀆亂不經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或謂劉歆附益以佐新莽王安石又用之以亂天下蘇子由曰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非周公之完書也其詳之詳矣吾以一言斷之周禮者周官也以尚書周官次之三公三孤立六卿之上而周禮不載若師氏保氏乃司徒之屬非公孤之屬也若爽篇名公爲保周公爲司徒

氏以爲兼攝之官而正義駁之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不過三百而已今六官之屬合至十萬是官多于民也卽如一市之中商賈幾何司市官屬凡一百四十二人一商之肆自肆長至史二百十人何紛然其擾也豈可云官不必備乎至冬官之闕或云書未成而公亡後人以考工記足之而俞庭椿王次點丘葵吳澄之徒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相繼而增損之此固非矣若郝京山王虛舟又謂冬官主事四時惟冬無事故其官爲司空取虛空之義然則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周官何以稱焉若引唐虞司空總百揆卽古之冢宰不應與天官同職若引漢司空列于三公又不應分師保之任也以爲司空本無職掌朝廷安用此無事之官乎論周禮者蘇子之言當矣

良齋雜記

卷一

重

孔子問禮于老聃而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何也今觀儀禮一書三代以下已不可行矣行之是滋僞也卽其終篇有尸禮迎尸送尸朝服廟門拜稽祝告奠爵佐食主人主婦如見鬼神假使今人效之有不聞堂大笑者乎推此可以類觀

左氏之爲丘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爲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



姑不具論但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諡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則丘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十八年丘明猶能著書者乎詩有大小毛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丘明實之亦固矣西狩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是年九月春秋成紀事自此而止春秋與麟原無交涉也後人以文成而致麟則以麟爲祥以麟獲而絕筆又以麟爲變皆臆說也家語因之遂造孔子初生麟至顏氏繫之以紱等語以麟始以麟終大聖人生死不應與妖作怪如是

良齋雜說

卷一

言

左氏張本繼末發明經義多奇偉公羊親受子夏辭義清雋斷決明審穀梁師徒相傳文清義約是以三傳並行莫能孤廢自漢武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父子立異安得無巫蠱之禍乎至宣帝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若左氏之立直至哀帝令劉歆與博士辨難迄建武乃置博士及賈逵鄭衆作左氏長義以抵公穀而何休又作墨守以距長義謂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復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諸子紛紛各是其師何異兒童鬪草之見乎馬融馮伉皆著三傳異同說劉兆遂爲三傳調人吾不知其折衷何等

也若胡傳專以復仇爲義割經義以從已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今科場專用之

王安石廢春秋詆爲斷爛朝報非畔經也有私意焉春秋紀災異日食則書大雨震電則書而安石謂天變不足畏春秋譏非禮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以爲寡人不敢忘臧哀伯諫納鼎周內史以爲君違不忘而安石謂人言不足恤春秋重先王之制丹楹刻桷則貶之舍中軍用田賦則譏之而安石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凡安石之所行皆春秋之所誅也其能不忘而去之乎安石非聖無法何得配享聖人之廟吾知仲尼之徒必鳴鼓而攻之矣荆舒是懲不亦宜乎

良齋雜說

卷一

重

孝經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記之漢興顏芝之子得十八章爲今文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孔安國及馬融傳之其鄭氏所傳則今文也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各有異同明皇自注卒用十八章爲定內有閨門一章論者以爲鄙俗不可行後有女士鄭氏續爲女孝經十八章贅矣崇文書目有大農孝經酒孝經不經更甚○馬融既注孝經又擬爲忠經十八章不足取也融黨梁冀殺李固可謂忠乎

溫公在洛爲人講孝經有父老前問曰自天子章以下



皆引詩二句庶人章獨無何也公沉思良久曰某平日見不及此容思所以奉答父老笑而去曰今日難倒司馬端明近一先生講孝經予問之曰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凡為臣者皆可爭也何限于七與五與三豈有說耶先生亦無以應也○朱子作孝經刊誤刪去引詩豈為温公解嘲耶爾雅非周公之書不過釋字絕無深義雖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然郭璞注之多云未詳又何取于博物志乎其尤疵者釋訓一篇皆詩經注耳張仲孝友固出後人而如切如磋者五句直寫大學更與全篇不類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大學之書莫善于禮記莫善于石經石經之文于致知在格物下次物有本末節次緝疊節知止節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節而後接物格節其文理舛錯不通而忽于正心章後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數語又刪去此謂知本二句此劉歆所改傳至賈逵虞松者其謬不待言矣禮記之文于此謂知之至也下即接誠意章至平天下五章似為直捷了當其不言格物致知者則黎立武發微所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天下國家身心意物之本末也誠正修齊治平事之

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知所先後其究在乎知止而已是則致知格物即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也及二程皆有改本朱子又改之獨行于世所可議者既分一經十傳又分三綱領八條目原本于誠意五章皆冠以所謂則已分矣不必斷章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不必釋也蓋誠正修即明德齊治平即新民定靜安慮得即止至善也然三章引證詩書固自確切有理至釋本末又在綱目之外若本末當釋則始終亦當釋耶致知格物二程原未補註而朱子云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似添蛇足且其辭粗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淺不類古文必欲補釋當從蔡虛齋本以物有本末一節知止一節聽訟一節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頗為近之其他改本有王栢黃震吳澄方孝孺等十二家言人人殊皆劉歆作備也王守仁古本大學注魏校大學古文吳應賓古本大學釋論蔣信古大學吳時憲古本大學雙標悉係原本非石經也石經輯注止有錢一本管志道二家耳因蕭山毛子刻大學證文故予得而推論之或云石經大學豐坊偽作大學或云夫子作或云曾子作或云子思作子曰惟於止聽訟二節曾子曰惟十目所視一節子思更無明文



賈遠臆說耳惟中庸斷爲子思作然二書皆聖人之言也後儒何能擬之

夫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而已譏臧文仲曰知柳下惠之賢而已其論逸民以夷齊惠並列不降不辱中倫中慮數言盡之至孟子乃以伯夷爲聖之清柳下惠爲聖之和且尊爲聖人百世之師然則何以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而况聖人乎孟子之論其出入若此又孟子稱伯夷而不及叔齊史遷亦止爲伯夷立傳皆所不解

孟子之言亦有未達處如夫子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良齋雜說

卷一

无

然小人哉孟子遂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天下未有義之所在可以不信不果者不信不果卽非義矣不如夫子云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語却

渾融無礙一友人見之云昔李泰伯不喜孟子有人作非孟子詩投之大喜與之飲酒觀此二條惜乎子不遇泰伯可博一醉也相與捧腹

升菴稱李泰伯集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方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

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泰伯蓋深于孟子者也小說載泰伯入塲不解試題曰吾生平無書不讀必孟子也投筆而出斯言豈足信哉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乎焞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宋儒說書之妙如此明太祖讀孟子至草芥寇讎之言大不然之議欲去其配享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

良齋雜說

卷一

无

之尚書錢唐獨抗疏入諫輿觀自隨袒胸當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享得不廢惜當時無以和靖之說入告者

趙岐謂孟子自作之書亦非觀梁惠王齊宣王諸君皆稱諡豈孟子在時諸君皆前死乎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當矣

家語記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七十三而卒曾子方二十七歲計其一貫之傳必在二十左右穎悟極矣何云參也魯乎或其人質朴不及回之聞一知十耳然一貫之旨夫子亦以語賜賜之然非與何若參之唯則



賜不敢望回并不敢望參矣論語記曾子有疾其去孔子歿遠矣門人存者或寡故述論語者必曾子之門人非孔子之門人也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亦何用此紛紛者乎

史記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而李斯上二世書云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蘇子以為李斯事苟卿去孔子不遠其言可信然不須此田常即陳恒也孔子方沐浴請討使宰我從亂亦當鳴鼓而攻豈反後于聚斂之求乎况其時田常無恙豈予獨蒙成濟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之戮此傳之者妄也予觀莊子滿苟得曰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夫子沐浴請討且誣其受幣何有于宰予按左傳闕止字子我有寵于簡公攻陳氏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史記齊世家亦同宰予字子我故有曾參殺人之誤也李斯更字為名亦誤矣

孔門有兩孝子子貢曾子是也禮記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後世廬墓者無以過也豈止心喪已乎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今有人焉其親死求其貌似親者而養之其心雖孝不失之愚乎其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亦惡其似夫子也二子之孝一也曾子所守為正

孔廟祀典有可議者嘉靖時更木主是矣今猶有像而冕紱者稱至聖先賢是矣今猶有爵而王公者宜亟正也四科不及曾參祇就從陳蔡者言豈得據為十哲今既進顏淵而補子張亦宜退宰我而增有若豈予之晝寢短喪反賢于有若似聖乎顏路曾點既配享啓聖則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孔忠親為兄子亦宜與鯉同列以孫從祖禮也予又謂孔安國雖祀東廡亦宜入啓聖祠孔穎達有功經傳何以不祀并顏師古附焉可乎先儒傳經之多無如鄭玄且其人通德君子豈揚雄馬融比乎改祀于鄉非也宋之名臣韓范富歐陽今修獨以濮議得祀非公也改祀于鄉為宜

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唐開元加謚文宣王夫文雖經天緯地之稱而當時孔罔公孫枝後則昌黎紫陽皆有之矣至于宣不過聖善周聞而已周之宣王漢之宣帝唐之宣宗皆中主也甚至高洋李元忠蕭子良長



孫賢輩無不得諡惡足以尊聖人乎故宜去文宣王之號稱爲至聖先師則得矣

良齋雜說

卷一

三

良齋雜說 卷二

長洲尤侗纂

杜詩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邵詩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子美非知道者何與堯夫之言若有合也予爲集一聯云水流雲在月到風來對此景象可以目擊道存矣

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二語亦可作對無欲故靜人知之有主則虛人不知也虛而無主便落禪家空寂非聖人四絕之義有靜有動者天地之道常靜不動者聖賢之學

良齋雜說

卷二

周子曰聖人主靜立人極

知者動仁者靜此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也惟聖人動靜合一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人謂老氏滯于有釋氏溺于無然老不云常有常無釋不云有句無句乎但老自無而生有遂去其無釋自有而歸無遂離其有耳儒者則不然無之以爲體有之以爲用有無之間以爲幾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是無太極是有而在有無之間

釋氏明心見性老氏修心鍊性儒者存心養性釋似專



著知一邊老似專著行一邊存養便是知行合一蓋善者知之至存者行之盡也所謂盡其心知其性也

命有二義有運命夫子所謂知命也有性命孟子所謂立命也人能盡性以至命方可居易以俟命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由本以及末也釋氏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由末以反本也然

云道生一則道與一為二矣一歸何處則并無一矣故子曰一以貫之而已大慧云子韶格物妙喜物格要知

一貫兩個五百此言雖辨都無是處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性本無善無不善未發之中寂

良齋雜說

卷二

二

然不動純乎天者也天有不善者乎故曰性善然不可加以善之名善則發矣感而遂通矣惟心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至于情未有不善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人之為不善者管子所謂非人情難近蘇子所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惡也故聖賢之學在正心心正則性全而情至矣

李延平云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理性胡仁仲云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正情合此二語如出一口也

孟子言性善甚正荀子言性惡甚偏以吾觀之則有性

善有性不善其言正得平爾蓋性在未發之時善惡未形惟性感而為心善惡始辨然貪殘暴戾之人其種子已從胚胎中帶來虎狼梟獍生而食人豈習而後成者乎叔向母聞啼聲而知伯石必喪羊舌氏袁皇后觀形貌而知元凶劬必破國亡家其性惡已見于墮地時矣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荀子蓋有激乎言之也

人之性有三截人生而靜性無善無不善也感于物而動有性善有性不善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夫善不善而可以為則習也非性矣公都子曰然則彼皆非與予曰皆是也

良齋雜說

卷二

三

朱子云天即理也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後人笑之曰烹牛去祭理盛服來拜能西蜀劉翁語此雖戲言大可絕倒夫在天成象日月星辰是也在地成形山川動植是也人知有象而不知無象之象人知有形而不知無形之形蓋理無象附于象而見氣無形假于形而章也上帝鬼神其著于詩書者久矣從二子之言則舜之類于上帝可云類于理禹之致孝乎鬼神可云致孝于良能乎

邵子皇極經世書道理非不明白但分配板摺未免支離如以易詩書春秋為聖人四府法天春夏秋冬未為



確當其尤疵處以文王爲修性武王爲修情周公爲修形召公爲修體秦繆爲修聖晉文爲修賢齊桓爲修才楚莊爲修術此何處分別下註脚耶既云秦繆修聖晉文修賢又云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是堦秦晉于帝皇矣以五帝爲賢固非若秦繆可謂聖乎解之者曰秦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然則三良殉葬亦聖之事乎夫繆公之爲繆也久矣

吳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二語已了大義後來逐段註解橫說豎說所以自相矛盾

老子五千言以治身則有餘以治天下則不足其言曰

良齋雜說

卷二

四

致虛極守靜篤又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又曰自知者明白勝者強又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治身之道盡于此矣其立言之病在分道德與仁義爲二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仁義豈在道德之外乎又曰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夫孝慈豈在仁義之外乎至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是何言與其治天下也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所謂其政悶悶其民醇醇也而又云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則出于縱橫捭闔之術豈非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者乎是兩言自背馳也又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天下安有善惡亡賢不肖混而可爲治者乎後世爲黃老之學者文景曹參之後難乎爲繼矣莊子寓言十九多託古人爲辭然如鴻蒙苑風齧缺弁堯之類大抵子虛烏有獨引仲尼問答甚多如人間世之心齋也大戒也大宗師之坐忘也寥天一也天地之假修混沌也天道之繙十二經也天運之遠廬仁義也

良齋雜說

卷二

五

達生之操舟也蹈水也山木之天損人益也田子方之忘故吾也知北游之無將迎也皆其說之近似者猶未免于僞也若夫見老聃口張而不能喻見老萊子蹙然改容見太公任去其弟子見子桑扈徐行翔佯而歸見溫伯雪子而不言目擊道存聞市南宜僚以爲是聖人僕也而自謂天之戮民其屈抑夫子爲已甚矣甚至王駘兀者將以爲師引天下而從之哀駘它惡人稱其才全而德不形見漁父以爲聖人再拜而進不聞拏音而後返殆有甚焉則往說盜跖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口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是何



莊子作聖人乎予嘗謂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相遇  
聖辯論必有可觀由今思之孟子而在必惡其詖辭邪  
說闢之不在楊墨下矣○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為友  
按展禽僖公時人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相去已八  
十餘歲至伍子胥之死在哀公十一年子路之死在十  
五年相去幾百五六十歲引之不太遠乎故韓退之王  
介甫蘇子瞻皆以為偽作且盜跖漁父讓王說劔諸篇  
文義粗淺不類蒙園之筆直為後世小說作備耳嗚呼  
莊子造孔子之言以毀孔子後人復造莊子之言以為  
莊子罪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也

良齋雜說

卷二

六

春秋史書之名呂氏春秋非其體矣書雖不韋自名乃  
招致賓客游士李斯之徒為之也書成懸咸陽市曰有  
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今閱其書不過子家詮說豈必  
一字不易乎當時畏相國之威不敢耳書成始皇八年  
史遷謂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亦誤○書以春秋名者有  
晏子春秋虞氏春秋趙晁吳越春秋劉允濟魯後春秋  
李槃戰國春秋陸賈楚漢春秋孔衍胡旦漢春秋習鑿  
齒漢晉陽秋孫盛魏晉春秋員半千三國春秋司馬彪  
九州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王琰宋春秋吳均齊春秋  
吳兢韋述唐春秋尹洙王軫五代春秋何春秋之多也

惟晏子虞氏與呂氏相類而呂氏獨傳雖不以人廢然  
始皇焚書而文信侯之書猶存豈秦網之疎耶

班馬優劣論者互有異同大約右馬而左班張輔云遷  
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敘二  
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  
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  
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  
也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予謂不必多論  
只古今人表一篇固之刺謬多矣既是漢書不應述古  
既是述古何云古今既列九等何止四科聖人尚已自

良齋雜說

卷二

七

五帝三王周孔此外無聞焉而獨列一宋弗父何弗父  
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不過子臧季札等耳而稱為聖  
蓋因孟釐子有孔丘聖人之後一語不知聖人乃指成  
湯非弗父何與正考父也仁人智人分疏未確大廷柏  
皇以下言行無考何以稱仁獨取倉頡為智且以太師  
疵少師強王子晉朱張少連孫卿為仁人孔父仇牧伋  
壽召忽粥拳奄息中行鍼虎狼曠下莊子達巷黨人滕  
文公公孫丑為智人其不合甚矣吾聞殺身以成仁未  
聞殺身以成智也既以夫子之言管仲為仁又何以臧  
文仲為智乎愚人之下尚有惡人今以亂臣賊子並入



惡人之中可乎且亡國之主皆列惡人而二世無道反居第八魯頃公衛君角在第七韓王安趙王遷越王無疆在第八則何以服齊唐晉諸君乎華督趙穿邴歇閻職連稱管至父圉人犖田恒薄繭皆弑君者嚴躄盜也皆列第八跖何獨免趙盾弑君而列第四又不及許止何也老子猶龍孔子所師乃居第五與公伯寮同列史魚之直亦與祝佗之佞王孫賈之媚同列魏公子之賢反在平原之下與黃歇呂不韋同列擬人不倫若此至其挂漏尚多如后稷伯夷秩宗朱虎熊羆蔡朱榮公名康公柳下惠項橐甘羅蔡澤之類更僕難數也趙文子

良齋雜說

卷二

八

舛錯其小疵矣闕黨童子互鄉童子平陵老麥丘人之類既無姓名本不足錄至于餓者不過小人漁父愚公乃莊屈之設辭而皆大書特書益可笑矣張晏所駁甚少其稱老子在第四田單魯連藺相如在第五寺人孟子陳大姬在第三嫪毐在第七以爲是非失當今按老子第五田單第四魯連藺相如第二孟子第四大姬第三號武王妃無陳氏嫪毐并無不知張本何據子長史記全是憤激雜以游戲以項羽本紀列高祖之前因爲無禮又不爲惠帝立紀至孝武本紀但述其神仙禱祠之事而政令無聞焉不過爲文成五利作一外

良齋雜說

卷二

九

卽趙武趙孟文在第四武在第五孟在第七范武子卽士會武在第二會在第四楚公子申卽鬬宜申子西一在第四一在第五一在第八案楚有兩公子申俱字子西一在僖公時一在定公時未知孰是春秋夫人姜氏有三今文姜第九哀姜第八而第五又書夫人姜氏豈出姜乎婦人本不宜列今列衰妻介母而不及其姜伯姬列姐已褒姒而不及妹喜西施豈有幸不幸乎同寺人也貂居下上柳居下下同優人也孟居中上施居下中能無爭乎魯太師卽太師摯重出亡名師摯等皆魯人而列商朝老子爲孔子師而列仲尼弟子之後時代

傳耳傳之後世以爲何如主殆以此報腐刑之毒也首云孝武皇帝者與孝景皇帝者同是輕薄語但太史公自序云今上本紀尚未有諡故劉知幾謂褚先生補作以此傳疑史通云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然吾觀武帝紀編年未終疑是未完殘彙衛宏云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毀其副在京師者故景紀至後復出武紀指切尤甚民間亦不敢藏不知何時復出闕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孫作則如三



王外戚世家滑稽曰者龜策諸傳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後附以褚先生曰蓋補子長所未備未嘗以偽奪真也少孫若作武紀何不歷敘元封以還訖于後元續史公論贊後如諸傳例乎知幾之言未可為信

史通云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在相如集中子長遂錄為列傳或云漢書東方朔傳亦朔自撰今觀朔傳不載卒年固為未終之筆若相如傳已載所忠求封禪書一段豈子長續之耶乃其論贊云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則并不出于太史公也

元成帝紀皆班彪作元帝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

良齋雜說

卷十一

十一

中應劭注臣則彪也外祖金敞也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晉灼注彪之姑也固述父書不為改正疑誤甚矣彪所著傳有六十五篇并未見其目豈不掩親之善乎固著八表及天文志未就而卒和帝命班昭踵成之固之書上藉其父下賴其妹非一人之筆其不及腐史遠矣

范華作後漢書自稱精思深旨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作可謂大言不慚按後漢書作者有劉珍司馬彪華嶠袁宏謝沉謝承薛瑩張瑩袁山松諸家畢不過採集其成耳自夸不已過乎負才如此卒以謀反伏誅又何悖

也

史法壞于陳壽既曰三國志乃為曹家父子作紀而先主大帝皆列傳是明帝魏而臣吳蜀也何云三國乎壽本蜀人近于仇國矣左思作賦尚名三都愚謂壽宜分作三史如李延壽南北史例可也溫公固為失正文公亦屬矯枉皆未免于駁議○壽不為二丁作傳而貶武侯無將略尚為小疵其令婢丸藥奉母命不歸葬情猶可原予故責其大者

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迨馬遷至歐陽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筆雖美惡不等各有體

良齋雜說

卷二

二

裁自宋史以脫脫都總裁其下纂修有三十人雖歐陽玄主之而眾說參差遂有紀一事而先後殊傳一人而彼此異者此人多手雜之故也遼金做是元史因之宋濂王禕總裁而纂修者有十六人雖成之不日未免挂漏以致重修今之作者視昔更難矣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豈不古今一轍乎○史之分任者新唐書歐陽修作紀志表宋祁作列傳後復命修看詳修以宋前輩亦不改也資治通鑑前後漢則劉攽三國訖隋則劉恕唐訖五代則范祖禹惟得其人所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今人不及古人若修一代之史而



長短不齊前後互異非體矣後有作者當以歐陽司馬為法

史家比事屬辭以簡為則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何其謹嚴也世代遞降文字愈繁宋史為卷六百文百萬言泛濫極矣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覽之不能尋其首尾其他可知亦緣宋文冗長奏疏至萬餘言使閱者倦而恐臥亦文運之衰也虞山初學集載高陽孫承宗行狀二卷不下數萬言古來碑版有是體乎

歷代史止有儒林文苑而宋史獨立道學傳道學之名立而偽學之禁起矣朱陸雖有異同其為道學一也今

良齋雜說

卷二

三

以朱子入道學而以陸氏兄弟入儒林可乎且呂祖謙蔡元定胡安國真德秀魏了翁皆道學嫡派竝入儒林豈為當乎初修明史擬立道學傳而明朝道學竟分門戶薛瑄以下宗朱者也王守仁以下宗陸者也又有陳獻章江門別派若立道學傳則彼此訾謗靡已時矣予謂文清宰相文成通侯竝列大傳餘子俱入儒林可也三代以下無聖人近于聖者其惟諸葛武侯郭汾陽乎汾陽忠義功業人無間言獨武侯後世不無遺議近紹興張杉著論以瑜亮竝稱為非必欲尊瑜而貶亮毛大可復助其說予竊怪焉不可無辨據云瑜開拓東吳而

亮所畫三分無尺寸之地但奪得劉璋巴蜀耳不知東吳乃孫伯符所創瑜竝無攻城掠野之功惟赤壁一戰差強人意當其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非瑜一人之力其決意不降者則權主之魯肅成之而亮激之也惡足為瑜誇乎若亮出茅廬已定三分之計蓋中原屬魏江東屬吳舍荆益二州別無可取之地備至荊州而不能取拱手送與曹操身幾走死若再失益州則操滅張魯之後勢如破竹蜀必歸魏璋能保而有之乎說者又謂璋同姓不宜襲取不知劉表劉璋非封建之國乃竊據有之則備所取者乃漢家之地非璋地也彼劉虞幽州

良齋雜說

卷二

三

公孫瓚尚可并吞何有于備况入蜀者龐統也而乃以為亮罪乎至謂六出祁山不能成功此乃天也必以成敗論人則岳武穆不如劉豫張弘範賢于文信國矣又謂將略非孔明所長此陳壽挾怨之言計三國時將略無出亮右者如八陣木牛流馬之法皆孫吳所未及五月渡瀘七縱七擒南人駭為天威營平伏波何足道哉以司馬懿之狡詐畏蜀如虎甘受巾幘之遺至歎為天下奇才而瑜臨沒歎恨于既生瑜何生亮者豈讓美之言乎杉乃尊瑜而貶亮人之知瑜不如瑜之自知矣出師表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



所逆觀亮在草廬已定三分豈不知中原不可混一顧不量力而為之者誠欲竭其忠貞以報先帝之遇也而說者嘗為不智不亦謬乎昭烈顧命云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君當自取斯言也入操懿之耳未有不莫逆于心者而亮純臣斷不出此假使備亡之後亮安坐成都息境寧民經理相業豈不能享二十四考之榮又豈武侯之心乎故為汾陽易為武侯難使武侯為汾陽易使汾陽為武侯難然則三代以下武侯一人而已武侯之失惟用馬謖有街亭之敗與汾陽九節度師同一錯耳至獬亭之役昭烈忿兵果愎自用不可強諫即亮在軍

良齋雜說

卷二

五

不能救連營之失而追恨于法孝直者此武侯之託辭也亮沒之後廖平李嚴皆哭泣而死西南萬里廟祀至今豈偶然哉後儒不識好為異論責備賢者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可又謂蜀漢不宜列正統比于蕭督劉崇予謂蕭督已臣拓跋至江陵亡而南齊興矣劉崇一隅豈可作天子惟李亞兒可繼唐後而乃列朱三千五代則吾所不解也

杉又以李杜並稱為非李詩雖不及杜然天才豪放如千里之馬不受羈勒俯視開元諸子未見其匹即子美亦云白也詩無敵數百年來人無異辭而杉獨舉薛能

詩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許人稱李翰林夫能何人乃晚唐之最下者杉不白之師而願學薛能亦不足責矣韓退之唐人之傑出者也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如杉之言不幾蚍蜉撼大樹乎

王逸少出處甚高要為王懷祖所激成耳本傳王述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洒掃待之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此報施之常曲先在羲之矣及羲之恥為述下遣使詣朝

良齋雜說

卷二

五

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內懷愧恨後述檢察會稽主者疲于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不出其悻悻之氣小之乎為丈夫也其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耶以身之降辱歸罪于子已屬可嗤要其功名之念甚重而生平恩怨未能遺之于懷晚年高尚或勉強而行之亦賢者之累也

懷祖拜官則曰堪復何讓受餽則曰足當自止其言不可為訓然坦率如此故是名士風流述祖湛有癡叔之名至述人復以為癡可謂世有癡德然如此癡亦復佳



何必云臣叔不癡王掾不癡也坦之欲以女娶桓温述怒曰汝竟癡耶然則父之癡勝于子之癡也

劉聰聞當爲遮須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于生者然馬融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劍其喉壯夫不爲蓋貪生之心正以其戀富貴也張融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夫酒且不肯捨况于生乎人心之不同如此

天下事有相反而可笑者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

良齋雜說

卷二

七

如泥孔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時人爲之語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此一反也王戎詣阮藉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不得一杯而言笑談戲三人無異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惟公榮不可與飲又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合二事觀之公

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于人乎此又一反也竝載洪邁對兩編撮之以成一噓

薛用弱集異記載旗亭畫壁事云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云云然考適本傳少舉有道科調封丘尉歷仕顯官年五十始爲詩卽工則適于官固早達而于詩乃晚進耳豈得云風塵未偶而詩名已傳播人口乎唐人小說借此爲詩人粧面非實錄也

杜牧之嘗言近日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此直以門戶相軋耳揚

良齋雜說

卷二

七

州夢真浪子行徑杜書記平善又誰治耶文人不自反如此○元或有會真記之累若樂天學道人也而以淫媒目之冤矣

歐公修五代史十國世家頗訾吳越錢世昭私誌遂從而毀之謂其有才無行并說其盜甥一事引江南柳一詞爲證又云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此何足怪相者謂歐公耳白于面名滿天下唇不貼齒動得謗毀東坡亦略相似是可歎也○私誌謂先文僖爲西京留守歐公任推官狎一妓文僖屢諷之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爲怨故于歸田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



美談陳希亮知鳳翔府坡公為判陳以其年少得大名絕不假以辭色及坡公作凌虛臺記語多感慨楊升菴云全是譏太守文字二事亦極相類○文僖責妓後至妓曰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償汝歐即席賦臨江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橫是也一座稱善遂令妓滿酌賞歐官庫償釵東坡侔杭日有妓秀蘭府僚怒其來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辨終不解適榴花盛開秀蘭採一枝以獻府僚愈責其不恭坡即席賦賀新涼詞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是也令秀蘭歌以侑觴府僚大悅劇飲

良齋雜說

卷二

六

而罷二事又極相類二詞俱載集中當時官長伎人相與流連詩酒絕無顧忌亦佳話也  
梅聖俞碧雲駮凡在朝紳無不受其譏刺其名碧雲駮蓋御馬而旋毛者世以旋毛為醜此以旋毛為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其言是矣但以施之呂夷簡張士遜輩則可若文潞公三朝元老而譏其以燈籠錦媚張貴妃范文正一代正人而譏其收羣小鼓扇聲勢雖使夏竦高若訥操筆亦不至此予謂必非聖俞所作聖俞與歐公相知歐公墓誌稱其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于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于詩然用以為驩而不

怨懟可謂君子者也今觀碧雲駮多刻薄之言曾君子而有是乎假使有之則歐公必加規切而不傳于世殆熙豐小人為之嫁名于聖俞也若果聖俞為之則真糊

繇入布袋耳

或云魏泰作

元載微時衣食不給落魄遊秦其妻王氏送以詩曰路埽飢寒跡天哀志氣人可謂窮矣及為相十八年勢燄薰天遂致焚身之禍籍沒家財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向日飢寒之跡固已忘之即王十三娘亦豈憶牛衣涕泣時乎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滿則必覆理之常也况加以驕盈乎嚴分宜專政二十年寄食養濟院以終雖

良齋雜說

卷二

九

欲還我窮秀才不可得矣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後之君子知此者或寡矣  
先輩馬素修嘗云居官當尋退步勿爭進步處世當存生機勿萌殺機予謂進步即殺機也我進則妨人人進則害我殺機萌矣試觀兩舟爭濟則長年必傷兩車競馳則御馬必敗若使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豈至劒戟相撞乎鄭伯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蜚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忌其進也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隨武子曰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退之時義大矣哉彭城



王義康得非歎曰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  
湛存吾所以得罪也進退之際可不審與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  
牛仙客古人風節如此後之拂鬚參政由竇尚書可以  
愧死矣辛毘云孫劉不過使我不為三公耳崔烈銅臭  
亦安用此三公為哉

吾聞之也人可為真士夫不可為假道學假道學者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也然而非之無舉刺之  
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假道學不已則變而為  
真鄉愿矣真鄉愿者生斯世也為斯世也闒然媚於世

良齋雜說

卷二

子

然而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真鄉愿不已  
則化而為活鄙夫矣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鄉愿所以亂德者以其薄狂狷而貌中行也胡廣之  
中庸不如汲黯之戇直山公之度量不如嵇阮之清狂  
若道學之徒高談性命動引詩書借仁義道德之名以  
濟奸貪詐偽之實雖莊列諸子猶然笑之聖人復起有  
不深惡痛絕者乎

山蕪藏垢川澤納污此包荒之道然涇以渭濁故常有  
辨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好而不能惡乃婦人  
之仁豈為仁者之勇卑陶之刑罰仲尼之春秋皆惡人

之事也必欲和光同塵口無臧否則投畀豺虎投畀有

北詩人豈過激之詞乎天下之惡一也但疾之不宜已

甚耳李膺破柱殺張朔以名黨人之禍石介作慶曆聖

德詩曰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孫復以為介禍始此易之

夫曰決而和遜曰不惡而嚴君子之待小人固有道矣

報施常道也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則曲直有

在矣李贊皇薦白敏中為相而排陷贊皇者即敏中也

所謂天下惟以怨報德為不可測也康對山屈身劉瑾

以救李崆峒及武功之謫崆峒反下石焉故城中山狼

所為作也翻雲覆雨輕薄紛紛眼中之人負負無可言

良齋雜說

卷二

主

者昔有人回生言冥中治負心獄方急艾子所歎如此  
安得獄空耶○曹操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亂世之奸  
雄何不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乎客謂魏公子曰人有  
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  
也信斯言也可以相忘江湖矣

文武二途不可偏廢史弘肇曰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

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出此將相水火之言然弘肇尤

惡文士謂此輩輕人難耐每呼吾輩為卒時當槍攘武

夫戮力疆場立汗馬之勳一旦承平白面書生坐而制

之如役廝養稍有間隙刀筆隨之所有廷尉望山頭



之痛也劉淵嘗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予謂文章馬槊  
二事當兼曹家父子春夏讀書秋冬射獵故成當塗之  
業傅永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王陽明在江西較射三  
發三中北軍譁呼許泰等皆失色此文能兼武也卻毅  
之爲帥也曰說禮樂敦詩書祭遵置五經博士軍中雅  
歌投壺曹景宗挽弓霹靂生啖黃獐猶能乘醉賦競病  
詩此武能兼文也若國家設科令文士必習騎射武人  
常讀經書則奇才竝出而兩家亦無廉藺之爭矣○秦  
官有僕射之名僕主也古者重武故官曹之長主領其  
屬習于射事也至唐則位次宰相矣將軍之名雖起戰

良齋雜說

卷二

三

國其後文人無不爲之如王羲之爲右軍將軍顧愷之  
爲虎頭將軍二人者豈能以書畫擊賊乎司馬相如蔡  
邕皆爲中郎將亦將軍亞也顧名思義其不忘武備可  
知唐宋而下則無是官矣  
井田之制廢莫如行屯田可以養兵而漕運之困免矣  
學校之法亡莫如行薦舉可以取士而科舉之弊除矣  
此二事者胡文敬論之甚詳其言曰古者三時務農一  
時講武此聖王寓兵于農萬世之良法今旣不行此法  
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  
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

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  
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  
養父母妻子夏秋則就在屯所小暇小習戰法冬則入  
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免坐  
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又曰今以文詞  
科舉取士日誘月化人皆趨于利祿風俗安得不薄人  
才安得不喪旣不以德行取士不若罷去學官生員罷  
去科舉只行薦舉法令在朝大臣及各道郡縣採訪賢  
才而薦舉之朝廷君相裁量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欲  
奮勵以自進于才德豈不勝于今之學校設官員生徒

良齋雜說

卷二

三

終日只去採截題目綴爲浮詞以希富貴而于身心全  
不知檢德行全不知勵乎以愚斷之屯田之法可以開  
荒且與漕運無礙可行也薦舉之法大有礙于科目一  
不當而衆論譁之此可行而必不能行也弘治中吾鄉  
王文恪上封事請于科舉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  
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  
出類者授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  
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而脫去  
腴聞之陋矣時不能用蓋有明三百年僅一見于吳與  
弼再見于陳獻章然止授官未嘗在位也迨吾



朝已未始有博學鴻儒之舉其度越前代遠矣

漢重孝廉曹操曾舉孝廉唐重進士黃巢曾舉進士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因立兩解試攝官之格張元昊殿試不第徑往西夏自是殿無黜落之士必以科目取士豈能網羅異人○本朝用人不拘資格偶于座次有以科甲自矜者內閣甯古里笑曰吾即遼東老童生也問者闕堂

唐昭宗時韋莊奏請追贈近代人不及第者孟郊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劉得仁陸達傅錫平曾賈島劉稚圭顧邵孫沈珮顧蒙羅鄴方干諸人俱

良齋雜說

卷二

詩

有奇才無顯遇者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等官詔可之嗚呼此千載盛典也唐人詩云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諸君之冤可以銷矣崇禎庚辰上有厭薄進士意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一百六十三人吳康侯等一百人盡留特用于是惇等上疏請授進士例謁文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閣臣張四知以爲不可上命如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立石國學中予謂進士之名非生而有之乃朝廷所賜故有賜進士及第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之例今既奉旨特用則亦賜進士矣豈天子

所用反不如主司所取乎甚矣四知之陋也然以愚論之韋莊與四知略同以其皆有進士之見者存也士君子顧自立何如耳杜陵大布衣豈讓乞相新郎君哉昔人謂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抑不知伊呂蕭曹何第可登乎宣德時三楊當國東楊南楊每題名皆書進士西楊不平題畫見意云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也有調羹手段無三公笑而謝之予所識有金某與王某爲按察同僚金甲科王乙榜也一日酒次金大言曰大丈夫不可不中進士王怒曰如汝進士一錢不直舉案擲之傷其一目噫嘻彼二子者何異

良齋雜說

卷二

詩

蠻觸之鬪與

玉泉子云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唐登科記寶曆三年楊嗣復下三十五人裴休等時蕡第十九賦齊魯會于夾谷賦昆明池泛舟詩及第策直言中官觸怒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曰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予案敬宗寶曆無三年蕡對策在文宗太和二年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畏宦官不敢取所取二十二人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遂上疏論之不報其後羅哀復爲訟冤請加褒贈然韋莊疏中竟不及蕡豈中人之勢尚過之身後耶今



二十二人不知誰何而黃之名千古長存榮于及第多矣錢牧齋述何元朗語文衡山待詔翰林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于朝曰我衙門不是畫苑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之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涑楊維聰者耶快哉斯論百世可以興起也元朗與衡山同類其言宜爾牧齋以鼎甲為詞林大老而持論若此可見天下不可無識字人也

良齋雜說

卷二

六

良齋雜說 卷三

長洲尤侗纂

孟子之知言也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易之繫辭也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人與言之合也雖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然人賢而言不著者有矣未有人辭而言規于正者也是故莊周之文放屈原之文愁孫武之文險韓非之文刻呂不韋之文詭司馬遷之文激相如之文淫潘陸之文浮王駱之文弱李白之文狂李賀之文鬼樊宗師之文怪君子讀其文如見其人焉若王安石者口稱先王之道躬行暴秦之法其為文也峭厲堅深是能以學術殺天下者茅鹿門尊為大家與韓歐蘇同列豈不謬乎○安石一生學術全在上仁宗皇帝書然不用於嘉祐而用于熙寧則仁宗之明非邪說所能惑也及其為政事事與書相反其大旨曰法先王而首學商鞅之變法制置三司條例司先王之道曾有是乎所謂教之以學者諸子百家之說屏而弗習今以三經新義與字說頒之學官主司用以取士其困苦毀壞不甚于課試乎所謂養之以財者因天下之力

良齋雜說

卷三

一



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今所行青苗均輸保甲市易保馬方田免行諸法可謂因民所利取民有制乎其云勅法立制或有流俗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者雖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是以呂誨范鎮鄭俠祖無擇孔文仲諸賢貶竄殆盡其殺人辣手和盤托出矣當仁宗時韓范文富歐陽衆正滿朝而安石獨謂天下人才未有乏于此時者其所用人才乃呂惠卿曾布韓絳蔡卞李定之徒流毒中外豈非所謂公卿之不肖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者乎且書中稱貞觀之治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者唯魏徵一人及對神宗又貶諸葛亮魏徵二子不足道而自比于臯夔稷契臯夔稷契不可學也究其設施僅同王猛而已然則萬言之書不過大言欺人而一時上大夫無不想慕而傳誦之人固未易知知言亦未易也

人與言之不相合者無如揚雄之法言太玄而爲莽大夫也其次馬融之事竇憲蔡邕之從董卓六經論語之注勸學釋誨之篇豈能聽其言信其行乎葉夢得謂仲長統著樂志論人皆以爲高世遠引之士然跡其生平荀彧舉爲尚書郎參曹操軍事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

操何求乎其說是矣然予謂未讀本論耳其首卽曰使居有良田廣宅繼之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代步涉之艱使令息四體之役終以陳酒肴烹羔豚釣遊鯉弋高鴻此儼然富貴逸樂之人非岩居穴處輕世肆志之所爲也惡能思老氏之玄虛求至人之髣髴乎自右軍書之傳爲美談而平泉知止賦亦云仲旣得于清曠是爲狂生所欺矣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一代之文自有一代風氣六朝之文雖傷駢偶至今讀之宛然晉宋齊梁之人也至宇文泰欲革其弊乃命蘇綽爲大誥依此爲式今觀其文乃尚書優孟耳君非堯舜臣非稷契而欲爲典謨訓誥之辭則亦將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乎此與王莽大誥馮太后皇誥何異揚雄法言王通元經吾猶以爲學步况綽何人斯後有濟南生好爲古文剽竊摹擬正坐此病

文章以簡爲貴黃山谷見醉翁亭棗首記山名甚詳一筆勾去改曰環滁皆山也省却幾行閒字一日歐公與同院出遊有臥犬爲奔馬所斃歐顧曰君試記其事同院曰有犬臥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歐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問內翰何如歐曰逸馬殺犬于道此可爲作文之法○曾南豐嘗令陳後山代作文成數百言曾



云大略也好只冗字多因取筆抹數處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更全因歎服元明善嘗以文示虞集集爲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陸機文賦云要辭約而理該故無取乎冗長信矣

作文發端最難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沉思良久忽得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二語下便一筆掃去然此二語昌黎何足當之有一童子以作子曰破題確不可易○東坡此法亦本昌黎南海神廟碑首云海干天地間爲物最鉅得此大頭腦不患後邊接續不來此建瓴勢也

良齋雜說

卷三

四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坤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卽用其語云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卦二爻之動其責呂惠卿制詞云始焉帝堯之仁姑試伯鯨旣而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語亦絕妙而當時以誹謗坐之今觀二詞真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廣陵陸弼記一事云汪道昆爲楚臬丹陽姜寶提學四川過之會飲黃鶴樓汪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會饒汪復大言如初姜笑曰曾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

想是臨考畏避耳衆爲闕堂噫嘻坡公一生坎坷爲舒賈李定諸人排陷幾死今數百年後又遇此風漢何處叫屈予笑曰此亦坡老嘻笑怒罵之報也

東坡與程正叔口語相角遂成洛蜀之釁朱晦菴深疾之有稱蘇子瞻者則曰吾寧取王介甫非公論也然東坡却不爾觀其詠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吾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其尊之至矣可見此老胸無城府未嘗與道學作對也

良齋雜說

卷三

五

賀平復燕雲表王將明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人悅則取之鄭達夫亦用上句以周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切自云此是當家者汪藻草高宗赦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人謂倒轉則更佳矣謝希深與楊大年啓云曳裾而前士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楊曰此文中虎也范希文以朱姓及第其復姓表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用事親切時人傳之若朱弁祭徽宗文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岳武穆謝和議表唾手



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忠義之言又當別論○司馬公拜翰林學士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漢制詰體可也一日過洛會飲官妓偶碎玉杯潞公令公判之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大笑釋之然則溫公未嘗不能四六也

應制之詞切須忌諱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詞用負黼屨憑玉几下句顧命中語不宜用吳挺之德壽官賀表有揚命二字蘇熙之亦以導揚末命爲顧命中語然說命不云對揚王之休命乎劉嗣明作皇子剃胎髮文用

良齋雜說

卷三

六

克長克君語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爲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劉亟易之陳去非草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以爲事涉人君陳晦草史彌遠制用昆命元龜倪思謂與漢冊董賢允執其中何異乎楊文公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知何時得賣生葉公笑而改之神宗閱柳永詞漸亭皋木下首見漸字不樂至太液波翻怒曰何不云波澄耶抵于地而罷僧來復應制詩有殊域字明太祖以友朱觸怒賜死語言文字不可不慎也○古人文字有絕無忌諱者賈誼治安策云生爲

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今之上書者敢有是乎昌黎送楊少尹序云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與今之贈言者可出此乎諱之誠是也

明有兩才子楊用修湯若士是也二子之才旣大而人品亦不可及升菴諫南巡議大禮撼承天門大哭拜杖者再直節矯然其謫滇南胡粉傅面雙丫髻插花諸妓擁之游行城市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耳不然何以免世宗之忌乎張江陵欲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屬意湯沈兩生義仍謝弗往而

良齋雜說

卷三

七

君典遂及第及與吳門蒲州二相子同科復招之亦謝弗往也徵爲吏部上書辭免在南禮曹抗疏論劾政府以致罷官其出處甚高豈得以四夢掩其生平乎二子遭遇之窮亦復相類今人稱明才子前有李何後有王李然二李恃才而傲使氣凌人崆峒之負對山滄溟之欺茂秦識者薄之大復謂古詩之法亡于謝古文之法亡于韓其言殆于狂易元美之稱濟南曰漢京兩司馬吾代一于鱗亦太過矣至四子之詩虞山已極詆之予不復論

凡人著書立說祇當求慊于己不必迎合于人作者不



能有美而無瑕評者不能有褒而無貶語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予亦云人非孔孟安能每言無咎然夫子吾無間然孟子即有非孟疑孟者馬班而下互相詆諆近如弇州四部震川譏為妄庸巨子臨川復從而標塗之弇州笑曰後人亦當有標塗湯生者升菴博學而有正楊之書牧齋大家而有正錢之論吾友鈍翁洵洗古今自謂毫髮無憾乃汪文摘謬攻者四起文章原非善物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歸熙甫之文得徐文長而著徐文長之集得袁中郎而傳是文長之知歸先于張文隱中郎之知徐勝于胡少保也知己良難可為流涕

良齋雜說

卷三

八

謝安墓碑無字難為辭也秦檜墓碑無字亦難為辭也更有一焉後唐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儀表號沒字碑安叔千亦然契丹以安沒字呼之嗚呼今日碑版之文滿道旁矣焉得安沒字一矯其弊乎

太白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自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一日而至何其速也乃杜詩亦云朝辭白帝暮江陵何暗合如是及讀庾子山司馬商碑文有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則知李杜所詠悉本于此古人作詩未有無出者子美詩中往往極稱子山有以

也子山語又本盛弘之荊州記

坐客有註庾子山集者偶舉有喜致醉詩云既喜枚都尉能歡陸大夫史記陸賈出越中裝千金分其子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可謂歡矣獨枚都尉未得其解予曰此子山生子詩也漢書枚乘在梁時取小妻生子臯乘東歸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武帝求得之名入待詔都尉之喜其在是乎客然之又舉道士步虛詞云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武帝內傳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此驕傲之徵也亦不解淮南語予曰抱朴子載劉安升仙見上帝誤稱寡人帝罰之使守天廁豈非不小心乎客皆大笑註庚者錢塘倪魯玉也

良齋雜說

卷三

九

崔顥黃鶴樓詩後人品為七律第一因太白有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也然此詩佳處只五六一聯猶恨以悠悠歷歷淒淒三疊為病總非律之正格太白不長于律故其言爾爾若遇子美恐又遭小兒之訶矣○崔顥十五嫁王昌詩雅艷入情而北海訶為小兒無禮者疑王昌乃當時人故嫌輕薄耳不然冬郎香奩更于何處生活義山亦引用之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

詩人嘲諷如銀花合今同丁之類不一白樂天上窮碧



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是目連尋母詩孟東野春  
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是育  
子詩李滄溟送楚使詩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  
王風或見之曰此賀陳友諒登極詩也一經點破便爲  
笑資老杜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洵壯麗  
矣然楚藩懸此作勝遂燬于火亦龍蛇燕雀之讖也  
李長吉雁門太守行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  
開爲韓退之所賞王介甫謂是兒誤矣纔有黑雲安得  
向日乎不知其兩其兩杲杲出日詩經先言之矣今五  
六月間有陣頭雨雨止卽出烈日介甫殆未之見也

良齋雜說

卷三

十一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遠此  
雖恒言未爲定論後人遂謂宋人詩不必觀又作詩不  
得用唐以後事此甚可笑唐人場屋中詩無一篇佳者  
惟湘靈鼓瑟有神助耳其自作詩如貓衝官道過狗觸  
店門開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我有心中事不向韋  
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  
事從閒話生如此類與張打油胡釘鉸何異宋詩王半  
山雨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紋欲上  
人衣來蘇子由旅行云猿狖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  
已天北思婦隔江南張南軒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

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寇平仲南浦云春風  
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又江南  
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  
時柔情不斷如春水陳堯佐吳江詩平波渺渺咽蒼蒼  
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  
宮仙子鬪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劉美中夜度娘歌菱  
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妝勻膩雪風吹涼鬢影蕭蕭一  
抹疎雲對斜月以此入唐詩不能辨也楊用修嘗書數  
首示何仲默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楊笑曰此乃吾  
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何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其  
不服善如此亦可笑矣

良齋雜說

卷三

十二

陳白沙道學詩人也而其論詩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  
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豈非詩家三昧乎其詩  
天真爛熳脫落清灑有舞雩陋巷之風不止追踪擊壤  
也莊定山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一壺陶靖節兩首  
邵堯夫爲時人所笑然摘其佳句如荒村細雨聞啼鳥  
小樹輕風落野花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  
狂搔短髮孤鴻外病臥高樓細雨中秋燈小榻留孤艇  
疎雨寒城打二更等句唐乎宋乎恐詩人閣筆費平章



也

宋太祖微時詠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却殘星趕却月真英雄語有開國氣象後史官潤色之云未離海嶠千山黑纔到中  
天萬國明語氣卑弱直文人伎倆耳世傳明太祖微時詩亦多類此今內府所藏御製文集大都組織工麗似  
文人所作宋濂稱太祖聖神天縱形之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解縉稱太祖喜為詩歌睿思英發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上進才點定數韻而已今觀集中詩字琢句鍊豈頃刻口占急就者甚矣史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臣之誣也惟鍾山雲一首云咸以六朝亭替閱前頑頑後後嘉頑意既難解語復不經然大有識兆

竟陵云看詩先看題題佳則詩佳矣此雖僻論要亦有  
意詩須有為而作何得借為應酬具乎近有一友越數  
千里來訪呈其詩稿則一部縉紳便覽也予遂掩卷不  
閱今人以詩贊見大人先生乃暮夜之事醜孰甚焉奈  
何公然刻此送人乎雖詩如李杜不足觀矣昔有山人  
吳擴元旦作懷分宜相公詩一友戲之曰君以新歲第  
一日懷朝中第一人卽至臘月三十日懷不到吾輩此  
可發一笑也湯若士在舟中止携縉紳一部因作縉紳

賦以縉紳作賦是化俗為雅以詩奉縉紳是變雅為俗矣

詩以三字始無二字者然詩經鴛鴦在梁螭螭在東已為疊韻黃帝彈歌斷竹斥木飛土逐肉亦二言也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韓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是古文亦有之九言律絕少升庵有梅花詩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藥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窓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然句法拖沓誦之不甚上口不可無一不可有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二也○詩無一字句惟梁鴻五噫歌以噫字叶韻故東坡哨徧詞亦以噫字換頭然周晴川十六字令已用眠字冠首矣至北曲之上馬嬌九條龍貨郎兒閱金經山坡羊皆有一字句而南曲之駐雲飛簾字亦有換字叶本韻者若升菴風花雪月詞以一字起七字止後人名為一七體又一格也

詩有以一字分美惡者如杜甫身輕一鳥過偶脫過字或擬下或擬疾或擬落總不佳孟浩然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偶脫就字或擬醉或擬對或擬問總不佳後得真本方知其妙詩有一字師如詩僧此波涵帝澤皎



然改波爲中齊已昨夜數枝開鄭谷改數爲一張詠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才改恨爲幸范希文先生之德改風亦其類也然亦有改而不佳者如俗本杜詩白鷗沒浩蕩改沒爲波關山同一點改點爲照一笑正墜雙飛翼改笑爲箭點金點鐵相去奚啻徑庭哉

集句詩始于晉傅咸曰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或謂集句起于王介甫非也嘗記介甫邀東坡遊蔣山坐次指几上硯云試集句詠之坡公首倡云巧匠琢山骨

良齋雜說

卷三

四

昌黎記介甫凝思久之不得乃曰天將有雨且遊蔣山石鼎詩去則介甫集句爲坡公考倒久矣後來作者甚多文信國集社至二百首惜未見之王季重律陶亦復可觀同官周雅楫最工此體嘗集五經語作平瀛頌進呈亦傳咸集七經意也

謝康樂西堂夢中得池塘生春草自然佳句對以園柳變鳴禽則拙矣東坡每書陶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歎爲佳佳予新築揖青亭集此二句配作一聯乞何省齋前輩書之春秋二景頗爲切合亦喜日與陶謝相周旋也○昌黎詩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州詩海

上羣山似劍鋒秋來處處割愁勝東坡合而用之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鋒山亦是捉韓柳作一對然不知竟用成句

詩文助語各有方言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只乃衛語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乃鄭語也椒聊且遠條且且乃晉語也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而乃齊語也薇亦作止歲亦暮止止乃周語也東方不可以託些西方不可以止些些乃楚語也惟兮字十五國皆有之後人一舉用之則雜矣以此推之呪中之有詞曲中之有囉詞中之有竹枝女兒歌中之有丁冬低都亦可作助

良齋雜說

卷三

五

語叶韻耶

李義山錦瑟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魂歸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以適怨清和四字盡五十絃之妙東坡笛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笛之質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孤負秋多少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笛之人也綺窓學弄涼州初試霓裳未了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笛之音也爲使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



笛之功也此八字諡也五音已用其四留一角字歇後  
二子詠物可謂工矣而註亦妙

楊夫人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怨朝陽并州歎為  
絕唱或謂本山山谷詩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  
陽然曰歸曰歸其雨其雨乃詩經成語美人出自有  
何詩對亦不工夫人殆青出于藍矣或又謂其雨怨朝  
陽本阮籍詩曰歸歸未得本陸機詩然二詩只是常語  
夫人故以疊句勝耳

林邦翰稱詩之言雨者白樂天梨花一枝春帶雨王子  
安珠簾暮捲西山雨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佳矣王

良齋雜說

卷三

七

介甫又謂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未見其勝于前也予  
謂詞亦有之賀方回梅子黃時雨一時稱絕人呼為賀  
梅子然亦本蘇小小紗窓幾陣黃梅雨但賀語尤簡而  
妙耳

康熙己未 上遣使往高麗採風嘜城孫愷似以太學  
生往歸而携詩一冊多絕句有可誦者予偶錄之俾傳  
于後知 本朝文教遠被外國如此姜克誠湖堂早起  
云江日晚未生蒼茫十里霧但聞柔櫓聲不見舟行處  
成侃囉噴曲云為報郎君道今年歸未歸江頭春草綠  
是妾斷腸時林悒悒怨云十五越溪女羞人無語別歸

來掩重門泣向梨花月俛遜山中雨云一夜山中雨風  
吹屋上茅不知溪水長祇覺釣船高崔瀟雨荷云胡椒  
八百斛千古笑其愚如何綠玉斗竟日量明珠鄭之升  
留別云細草開花水上亭綠楊如畫掩春城無人為唱  
陽關曲惟有青山送我行崔淑生贈採芝云只見青山  
不見村漁郎無路覓桃源丁寧為報東風道莫逐飛花  
出洞門姜渾贈妓云雲鬟梳罷倚高樓鐵笛橫吹玉指  
柔萬里關山一輪月數行清淚落伊州申從濩傷春云  
茶甌飲罷睡初輕隔屋聞吹紫玉笙燕子不來鶯又去  
滿庭紅雨落無聲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鳥喃喃繞

良齋雜說

卷三

七

屋青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成  
侃漁父云數疊青山數谷烟紅塵不到白鷗邊漁翁不  
是無心者管領西江月一船金淨江南云江南殘夢晝  
懨懨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  
重簾李仁老杏花鸚鵡圖云欲雨未雨春陰垂杏花一  
枝復兩枝問誰領得春消息惟有鸚之與鴿之○同官  
毛大可遇高麗使問其國中女子能詩果否答曰豈惟  
女子曾見一妓洗妝湫頰脂于水水帶紅色令詠之應  
聲曰疎雨秋兼漏日飛回潮晚帶斜陽落豈非佳詩  
楊用修填詞絕少近見其廿一史彈詞敘事既妙首尾



各有一詞錄其最緊切者西江月云颯颯西風渭水蕭蕭落葉長安英雄回首北邙山虎鬪龍爭過眼開看滿橋楊柳淒涼露冷風寒斷蟬聲裏倚欄杆不覺斜陽又晚南鄉子云携酒上孤亭滿目江山列畫屏賺得英雄頭似雪功名虎嘯龍吟幾戰爭一枕夢魂驚落葉西風別換聲誰弱誰強都罷手傷情打入漁樵話裏聽了樹續明代彈詞亦有浪淘沙一闕云世事浪淘沙頃刻天涯烏飛兔走兩輪車纔送斜陽歸去也月上梨花漢室與唐家枉費喧譁三杯酒了一壺茶君看前朝官闕地鬼火神鴉讀之皆可當黃雞三唱也

良齋雜說

卷三

六

花間詞多用雙韻暗接如飛卿酒泉子云楚女不歸樓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玉釵斜簷雲鬢重裙上縷金雙鳳八行書千里夢雁南飛歸稀飛一韻水起一韻重鳳夢一韻錯綜巧妙此類甚多至宋人絕響矣予亦有此調云月白風清今夜誰家住去過長亭接短渡傍孤城知君馬上聽雞鳴妾也朝朝早起剔殘燈空庭裏拜三星并亭燈亦用韻覺八又明書二字尚未叶也

花間詞如望江南南歌子南鄉子江城子訴衷情之類皆止半調後人因而重之蘇小小黃金縷曲亦止五句

秦少章續之遂成蝶戀花王晉卿憶故人本有兩段徽宗以爲未足更令大晟別撰周美成增益前腔而以首句燭影搖紅爲名未免續貂尾添蛇足矣花間詞無過五十字者而南宋詞自百字令以下浸淫未已此亦濫觴之漸

詞名斷宜從舊其更名者乃摘昔人詞中句爲之如東坡念奴嬌赤壁詞首云大江東去末云一杯還酹江月今人遂改念奴嬌爲大江東去又名酹江月又名赤壁詞如此則有一詞卽有一詞別名千百不能了矣後又訛大江東爲大江乘鳥三寫而成焉更可笑也舉一以

良齋雜說

卷三

五

例其餘○卽如生查子一調花間集魏承班牛希濟孫光憲韓偓張泌皆有之今詩餘圖譜忽改爲美少年此因晏小山詞有金鞍美少年之句然五代時人固不知也見之豈不喫一驚乎是則魏之晚晴天孫之策花驄亦可名一詞矣

詞有自度曲如吳夢窓西子妝是也然溯厥由來皆自一人創造但求分判合拍耳升菴之落燈風款殘紅弁州之怨朱絃小諾單未知音節如何若士之添字昭君怨猶之減字木蘭花耳至于西江月小重山合爲江月晃重山江城子梅花引合爲江城梅花引前人已有的



而劉改之剪梅花犯者四調豈曲有犯而詞無犯乎但詞名已多不必再為增慮耳

詞名菩薩蠻最古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璵珞被體號菩薩蠻故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宣宗愛唱菩薩蠻是也大中係宣宗年號後人乃以為太白創體豈不遠乎唐時方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戎服名蘇幕遮亦與相類他如河瀆神為祀神女冠子為送宮人入道揚練子為搗衣曲漁家傲為漁父詞河滿子為孟才人賦師師令為李師師作皆偶然名之不必一一有謂也而升菴強為註解以蘭陵王為破陣之樂尉遲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杯為敬德飲酒大杯又引詩詞如江淹明珠點絳唇鄭喞家在鵬鵠天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衛萬只今惟有西江月之類不亦附會拘泥乎

詞有用謎語者如少游天外一鉤斜月帶三星小樓連苑橫空是也有用歇後語者如山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是也有用書語者如稼軒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為是栖栖者及燕可伐與曰可是也用詩語尤多宋宣和中戚里子邢俊臣善作臨江仙詞末句必用唐律二句為謔時運花石綱上令詠良獄云魏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鷺毛又令詠陳朝檜云遠

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內侍梁師成善詩上令贈之云欲知辛苦為新詩吟安一个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師成愠甚竟以此謫官也

錢塘陸雲士家有萬年冰一塊長安諸公題詠甚眾予調菩薩蠻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宮裏偷冰柱携向玉臺中光爭琥珀紅長安多熱客把玩清心骨若問是何名多年一老兵昔劉貢父在署隔舍羣武弁玩一水晶器不識何名貢父遙語之曰諸公勿訝此多年一老兵耳時謂善謔王司馬逼桓大將軍飲云失一老兵得一老兵老兵本此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少時見一校書善監酒席間作調笑令二首以催乾為韻云聞道才郎高量休讓酒到莫停杯笑拔金釵敲玉臺催麼催催麼催已是三催將絕該罰不揣作監官要取杯心顛倒看乾麼乾乾麼乾一座笑賞予曰此真調笑令也

元人散曲以馬東籬秋思雙調為第一其命意之高綴詞之工不待言矣而一套中不重韻無襯字平上去入聲者無一字不合千古絕唱也予最愛之今錄于此  
夜行 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



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

晉耶落梅天教富莫太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

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眼前紅日又西斜疾

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牀和鞋履相別莫笑鳩

巢計拙葫蘆提一恁妝呆離亭蚤吟一覺纔寧貼誰鳴

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

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

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

限杯幾箇登高節嗚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東籬醉了也

散曲之可採者如天淨沙云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

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朝天子

云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画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

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

漁樵話撥不斷云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

青山正補牆頭缺寄生草云糟醜兩個功名字醅滄千

古興亡事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

音盡說陶潛是僞為致語楊夫人寄升菴云費長房縮

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語亦奇絕

或謂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此後又何加焉予

笑曰只有明朝爛時文耳

古人出口成韻不獨詩也四聲韻辨白齊周顯成于梁

沈約然武帝尚不解周捨云天子聖哲是也然則齊梁

以前不拘四聲久矣今沈韻已亡俗通用者劉淵平水

韻耳近時好古家多取吳才老韻以其有叶要不過援

據詩騷諸書未為該備蕭山大可毛氏哀成古今通韻

其討論甚博而辨總其大旨曰三聲曰五部曰兩界而

已三聲者平上去也蓋中原音韻已無入聲矣其所引

詩如零露漙兮平也清揚婉兮上也適我願兮去也受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言藏之平也中心賦之去也一朝饗之上也推至元首

喜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兮此類甚多其并合入聲者如先生如達無菑無害

如塗塗附小人與屬是也五部者東冬江陽庚青蒸為

一部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為一部魚虞歌麻蕭肴

豪尤為一部真文元寒刪先為一部侵覃鹽咸為一部

其一部互通者如江夏黃童天下無雙狗吠深宮中天

下方太平璧玉為軒堂是也其并通三聲者如無言不

讎無德不報禾黍油油不與我好是也兩界者東冬江

真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十七部有入聲支



微魚虞齊佳灰蕭肴麥歌麻尤十三部每入聲韻界中  
分不相通轉是也三聲之說千古不易五音韻界出自  
獨見論者各有異同然大可好辯予無以難也因笑曰  
語云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詩文工拙不在乎韻  
存子之說可矣必欲字而晰之句而合之則何知此事  
且食蛤蜊耳

韻之雜者無如四支十三元今中原音韻分支思齊微  
為二韻以元字下韻入寒山以魂痕字下入真文則知  
人聲所度無不合拍矣升菴謂榮音與融同淮南子聖  
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

長齋雜說

卷三

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越絕書種留封侯  
不知今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宜入東冬韻今入庚韻  
蓋誤以榮為榮也予亦疑八庚之兄與瓊十蒸之肱皆  
不叶今考中州音韻榮字屬容字切肱字屬公字切瓊  
字屬窮字切兄字屬凶字切則知吾輩所見與古人暗  
合矣

四聲之東董送屋冬腫宋沃江講絳覺真軫震質文吻  
問物元阮願月寒旱翰曷陽養漾藥庚梗敬陌青迥徑  
錫蒸拯證職侵寢沁緝覃感勘合鹽琰艷葉咸謙陷洽  
餘無入聲夫人而知之今中原音韻以入聲叶平上去

之中而東鐘江陽真文寒山桓歡先天侵尋廉纖皆無  
入聲豈詩曲之道有不同者耶

六書之體象形諧聲本有意義許慎說文尚已次則賈  
魴字屬李形字指陽尼字釋承慶字統之類但安石字  
說過于穿鑿便資嗚嚙劉貢父以小雅為老鴉觀卦為  
老鶴東坡以鳩為其子七兮連爺搭娘是九個相與戲  
之而不悟也然其原出于蔡邕黃絹幼婦外孫蓋曰不  
知絕字系旁為刀刀下為卩非色字也吳人云無口為  
天有口為吳不知吳從吳隋文帝惡隨字為走去之不  
知隨從是安步也隋訓裂肉不祥甚矣漢儒林立而子

長齋雜說

卷三

重

雲以識字稱昌黎言語妙天下猶謂宜略識字識字豈  
易言哉

古人書法不一要視其人何如柳公權所云心正則筆  
正也程子亦云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朱文公書人皆謂  
出于曹操今所傳賀捷表是也劉恭父學顏魯公鹿脯  
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誚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  
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文公默然然則顏筋柳骨勝于鍾  
王矣王介甫本不解書而山谷亟稱之直是怕他人言  
荆公作字只是忙切中其病嘗作花押性急將石字一  
勾竟成反字可見心不在焉也



女子能書前有衛夫人後有管夫人元仁宗嘗命管夫人書千字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曰今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閨房筆墨傾動萬乘可謂榮矣然趙承旨手蹟幾徧天下而夫人止傳其畫海不以字名豈爲松雪掩耶仁宗又命子昂書六體十字文今亦不見惟文待詔四體尚有存者○宋南陽郡王惟吉有真草千字文孫景璠篆千字文爲五十餘體奇矣近人有爲百體千字文者如龍書龜書鸞鳳書之類疑其偽造不足取也隋潘徽爲萬字文又將倣何體耶

李北海書法絕妙而莫奇于追魂碑方士葉法善求邕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爲先人作碑文不許乃設壇作法追魂書之邕固正人而爲幻術所迷亦可怪矣蔣虎臣太史贈予一本鈎畫莊嚴而波瀾動蕩若有神助其末連點數點因雞鳴魂去不及竟書也予甚寶之○歐陽叔弼謂坡公書似李北海坡亦自覺其如此不知似在何處豈江瑤柱似荔枝之說乎

邢太僕書名重一時王吏部洽刻其來禽館帖董宗伯爲跋雅推服之今時尚董書故邢帖不甚傳于世予座主張中柱相國家有此帖貽予一帙蓋以名同相如故爾示勉居嘗把玩風致奕奕殆與文敏伯仲而惜乎予

之不能學也○太僕掌記徐生集其行狎成千字文一本文敏與眉公極稱之亦蔡君謨之百衲碑也

近日書家當推金沙蔣虎臣雲間沈繹堂兩太史沈書盛行于時而蔣惜墨如金流傳絕少予與兩公交好故並存一二今爲古人不可復得矣或問何以評之予舉

教陶孫語云蔣書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沈書如三河

少年風流自賞

兩公皆甲子生  
第三人及第

石林燕語云太宗淳化閣帖刻石在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爲絳本慶曆間劉相深知潭州令僧希白摹刻于解爲潭本元祐間又取閣本刻于木板

良齋雜說

卷三

三

建中靖國初曾布當國命劉燾取淳化所遺與近出世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又爲下矣是則淳化閣帖在宋時已無真者而今人認爲初搨不知絳本乎潭本乎抑木板續刻乎此可爲耳食者一笑也

王叔明知泰安州廳事後有樓面泰山叔明張絹素于壁與至捉筆三年而圖成陳汝言自濟南往訪方看畫雪大作欲改爲雪景而難于設色汝言沉思良久曰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叫絕以爲神奇題曰岱宗密雪圖此段奇想畫家得未曾有汝言官濟南經歷坐法死臨難之日從容染翰畫畢就刑



比于嵇生琴夏爰色以兵解之法推之謂之畫解可也  
 宣和畫譜二十卷共二百三十一人六千三百九十六  
 軸宣和書譜二十卷共一百七十七人一千二百五十  
 本當時購求之費奚啻百萬比于花石綱矣至金兵入  
 汴索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括借都城十不及一  
 何不以此物與之但恐幹離不粘沒喝非賞鑒家耳然  
 高宗南渡後有思陵書畫記其富相等趙家父子僻好  
 如此豈不作骨董天子乎○徽宗云朕萬幾餘暇別無  
 他好惟好畫耳故宣和睿覽集收藏充物而自運亦入  
 神品靖康散失惟存一扇為高宗所寶玩一中人偶携  
 良齋雜記 卷三 完

至家康伯可醉後竊題一詩中人大驚首罪上前高宗  
 大怒既而讀之一慟而已詩云玉輦宸遊事已空祇餘  
 藻繪對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長在蒼梧夕照中亦可  
 悲矣想在五國城時定有一幅燕山風雪圖惜雁飛不  
 到耳

宋時考畫工以萬絲叢中一點紅為題諸工摹景殆徧  
 一人獨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遂取狀元詩中畫  
 畫中詩須得此意

王摩詰畫不問四時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  
 如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後人無敢學者頃見王

阮亭南海集丁雁水甃園木樨玉蘭紅白梅一時皆花  
 安知畫之不為真乎夏蟲不可語水固難與俗人道也  
 昔人畫十八學士圖缺其一人識者曰必許敬宗也劉  
 伴阮畫凌烟功臣圖予亦欲去徐世勣侯君集二人丹  
 青之筆豈無春秋乎予嘗欲畫屈原莊周司馬長卿曹  
 子建李太白蘇子瞻楊升菴合為七才子圖七子者生  
 不同時易地皆然使之聚首一堂必有相視而笑者亦  
 猶摩詰畫桃杏芙蓉意也

顧虎頭善畫人以為癡張長史工書人以為顛米元章  
 亦號米顛黃子久自名大癡然則書畫必讓癡顛乎不  
 良齋雜記 卷三 完

癡不顛書畫不傳



長洲尤何纂

五湖之說不一周禮職方氏揚州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爾雅吳越之間具區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具區震澤皆太湖也太湖乃五湖之一耳史記河渠書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註五湖湖名耳寔一湖今太湖是也夫以五湖為一湖將以三江為一江可乎卽王勃襟三江而帶五湖若太湖介三州之間不應直至豫章也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别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此尤可笑今名五湖不幾成五里乎虞翻太

良齋雜說

卷四

湖東通松江南通雲溪西通荆溪北通瀟湖東連韭溪凡五道謂之五湖馮衍傳又引虞說瀟湖洮湖射湖貢湖與太湖為五水經謂長蕩湖太湖射貴湖上湖瀟湖寰宇記引韋昭三吳郡國志謂游湖莫湖胥湖貢湖與太湖為五常州志又引昭說胥湖蠡湖洮湖陽湖與太湖若是則與昭一湖之說不自相矛盾耶他如經史機要之太湖胥湖蠡湖洮湖瀟湖義興記之射湖貴湖陽湖洮湖太湖吳越春秋之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皆合太湖之小支連類言之王鑿所云今湖中亦自有五湖也惟五宗世家解五湖謂具區洮瀟彭蠡青草

差為近之又有謂洞庭震澤青草雲夢巴丘者雲夢澤也非湖又為荊州之藪五湖無定名亦猶三江韋昭以為吳淞錢塘浦陽吳地志以為婁江東江松江也而吾總以周禮為斷既云藪澤曰具區而又云其浸五湖則五湖非具區明矣豈有一水二名且兩用者乎尚書正義云揚州藪浸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然考之他州未有此例亦支離之說也

古今稱呼有不同者尚書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離騷朕皇考曰伯庸莊子雲將曰天降朕以德是凡人得稱朕也齊太子對醫者文學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

良齋雜說

卷四

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沛公曰臣少好相人沛公謝項王曰臣戰河北是臣非必人臣之稱君臣二字出于六經然今人作文尚稱人為君何也萬歲亦祝賀之通稱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藹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稱萬歲然猶君也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遺縑穀軍士皆稱萬歲此豈人臣所宜乎然郭令公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則萬歲固通稱也唐制職官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內命婦才人以上外命婦四品以上皆給鹵簿顏延之常乘羸車逢



其子竣鹵簿即屏道側王僧孺幼貧母携之至市遇御史中丞鹵簿驅逐墮溝中其類不一然施之今日則不可訓矣

古人生則稱名死則諱之故曰諱今人書簡稱某人諱某大不祥也古人之諱有極可笑者二名不偏諱而唐人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改王世充為王充李世勣為李勣高祖名淵改淵明為泉明褚淵劉淵皆以字行此猶可也漢明帝名莊遂改莊助為嚴助莊光為嚴光宋欽宗名桓遂改齊桓公為威公文彥博本敬暉後以翼祖諱而改高宗名構凡嫌名者改為勾氏句氏苟氏可笑

艮齋雜說

卷四

三

甚矣胡瑗講筵讀乾元亨利貞御名也左右變色瑗曰臨文不諱後講孟子民無恒產讀為常上微笑曰却又避此一字然自唐穆宗已改常字故恒山為常山也上嘗詔瑗修國史瑗避其祖諱不拜諱于下而不諱于上有是禮乎○吳王畏翟虔之逼諱其父名呼兩為水此激也薛肇明事蔡京甚謹容有誤犯太師名者令婢罰酒此諂也若人諱馮道名讀道德經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又何異耶耶乎文哉  
諱有無心觸犯者自不必校元絳知杭州有吏白事云合依原降指揮元遠云元絳未嘗指揮楊萬里為監司

一郡守宴之官妓唱萬里雲帆何日到楊遮云萬里今日到也一官名如周為如州守人以如州呼之官大怒其人云但知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若解如州官名如周不喚如周官作如州矣官大笑置之近常州武進縣令名武俊吾不知人稱之何如也  
凡人命名宜擇其易諱者韓公父名益歐公父名觀故集中無此二字是廢易二卦也不猶之獻武具敖乎坡公祖名序故為人作序改為敘又改為引王介甫父名蓋故字說無蓋字張芸叟父亦名蓋表文改云茲乃伏遇皇帝陛下然使今人為之不早貼出乎

艮齋雜說

卷四

四

北史云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古制以圍三徑一一圍者三尺也豈長八尺之人而繫三十尺之腰帶乎此圍蓋取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為一圍今所謂一搦也大凡中形之人腰不過六尺七尺今一小圍是一尺則身八尺腰帶一丈得其宜矣然晉書載劉曜鬚長五尺若以八尺之身配五尺之鬚首足之外止餘尺許豈成模樣乎沈存中云杜甫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何光遠駁之云四十圍依古制當有百二十尺徑四十尺若以人手指相合則一圍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



寸不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此言雖辨可發一粲天下安有徑四十尺長二千尺之樹乎卽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亦無之也東坡題文與可畫竹云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若較量于四十圍二千尺之間固哉高叟之爲詩矣○太白詩白髮三千丈髮至委地足矣何至三千丈蓋謂緣愁許爾長也詩又云萬斛愁康樂謂天下才共一石才與愁亦可量乎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紐連環四上有大環總之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人謂關羽嘗封漢壽亭

良齋雜說

卷四

五

侯必關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燄白于官遣送荆門關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將獻之東宮印已函未發光燄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近日宋牧仲筆記云大內有此印文康公嘗印一紙疑卽是物也但漢壽亭三字本連昔人已辨之不知真假何似予遊西湖至照膽臺亦藏一印一面刻漢壽亭侯之印一面刻關羽之印古印文無兩面者亦疑其僞然嘗爲盜所竊有神追送入官今僧印賣以治瘡輒愈屢著神異殊不可解○升菴載關羽上玉璽箋云璽潛漢水伏于酒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璽者楚璞秦刻耳

何光怪若是然則關印發燄不亦宜乎

古詩軍中有女子兵氣恐不揚其說非也楊氏引商子兵守篇壯女爲一軍舊唐書藩鎮用兵日久女子皆可爲孫吳子按北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弘婦人被甲居中隋韋孝寬擊尉遲迥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敎命梁湘東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參軍徐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尚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女子爲將者朱序母號夫人城柴紹妻號娘子軍此一對也馮寶妻先氏號錦繡夫人金史有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亦一

良齋雜說

卷四

六

對也崔寧妾任氏募兵擊楊子琳稱浣花夫人蜀人至今祀之明崇禎時有石蛙女將秦良玉帥師勤王御製詩旌之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其英風可想也又有女子爲賊者東漢之徵側徵貳新莽之瑯琊呂母遲昭平武周之陳碩真文佳皇帝是也楊姑姑二十年梨花鎗又其下矣○李賀呂將軍歌紅粉美人火旗下謂呂布貌似婦人耳升菴證爲貂蟬豈呂布貂蟬同出馬乎可發一笑

宋太祖微時被酒入高辛廟案有竹筴俗以一俯一仰



聖筭為吉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  
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筭明太祖在皇覺寺  
兵亂眾散于伽藍前擲筭祝避難守舊皆不從既卜倡  
義筭卓然立計遂決二主雖天命何合符若此倘亦史  
臣夸飾如狄青兩字錢之類耶

昔人有小戊子雌甲辰之說此但年庚相同耳蔡條叢  
談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京生慶曆中至大  
觀改元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于市偶  
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八字與京合其家大喜人亦  
賀之及長恣其所欲鬪雞走馬一切不禁也年十八春

良齋雜說

卷四

七

末携妓游金明池大醉馬駭入波水中溺死五行之不  
足信如此然如蔡京之窮凶極惡遺臭萬年雖百歲猶  
天也何如此子早死之為愈乎○孟珙開闢荆襄嘗出  
巡見漢江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魚避道左問其姓名  
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已同異之邀與俱歸欲命以  
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  
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水上輕浮故賤某以  
漁為活自足若一日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  
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嗟乎漁者之言  
可謂達矣而世之談命者亦可廢然而返○明嘉靖中

符高叔嗣生與偽漢陳友諒同于支年三十七而卒  
亦友諒禁江之年也然友諒大盜草窳身死無功為天  
下笑叔嗣以名進士歷官臬司政績甚著以能詩稱又  
豈可同年而語同日而論哉

却掃編記僧化成以命術聞于京師蔡京蔡卞往問之  
倉卒間僧語京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  
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卞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  
餘年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不為真相晚年以使  
相終既退京大病其言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識再以  
年月語之率爾而對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

良齋雜說

卷四

八

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于京則大謬于下則終身無  
一語之差豈命果不足信耶京之命不但與鄭氏子相  
反即自己不合如此或者八字有誤未可知也  
古稱伏羲牛首女媧蛇軀皐陶鳥喙孔子牛唇故今之  
相者以人形似禽獸為大貴有鶴形龜形蛇形猴形之  
類嗚呼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矣而必欲其形似禽獸  
然則今之相者但讀相牛經相馬經可矣荀子非相篇  
云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相雖惡而心術善  
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斯  
言當矣



人子葬親以入土爲安後世惑于風水之說有數十年不葬其親者夫暴祖父之骨以徵子孫之福祿斯其心已悖矣况風水未必有準而庸師誤人更甚所謂山川而能語葬師無處所也青烏家言始于郭璞已罹殺身之禍其後如楊曾廖賴之流亦未聞有子孫昌大者予見近日堪輿家多貧賤或無子卽觀其住宅門向皆與五行不合俗語云何不將來葬乃翁信矣然則地理可廢乎非也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家禮擇地之可葬者曰卜曰擇何嘗不慎但不可過爲拘泥耳昔朱晦菴深信地理誤斷一獄既而悔之因題其表云此地不發

良齋雜說

卷四

九

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蓋天理在則地理從之矣

火葬之俗斷宜禁止凡人親柩在家忽遭火起必痛哭呼號竭力扶出之不幸被焚則羣罪爲不孝况舉父母之尸自焚之乎案律子孫于祖父母父母墳墓熏狐狸燒屍者絞從尊長遺命將屍燒化者杖一百若亡歿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此法之至情之盡也惟浮屠氏以茶毗爲常惡有禮義之人而比丘其親者乎若瓜哇之水葬犬葬暹羅之鳥葬此化外也又當別論

歸太僕有言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嫁者非禮也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錢塘毛子復申之曰古禮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于祖不耐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已婚三月猶不成婦况未入其門者哉且女必出嫁而後降父母之服女在室卽許嫁父母沒斬衰三年則父母重矣此身猶爲父母之身矣以父母之身聽父母之命夫

良齋雜說

卷四

十

豈曰非禮女本未適人而父母令之嫁亦不可謂非禮也傳曰未嫁從父女已嫁夫夫死而父母欲強奪其志又如已受聘未嫁夫原不死而父母或嫌貧貪貴欲改圖令別適則女當從道不從邪若女未嫁夫夫死父母欲更爲之擇壻者女當順命亦卽順禮宋共姬之諄諄不出論者謂其女而不婦若室女而必欲自居于未亡人則婦而不女矣是論也出衆必譁然非之而吾獨以爲是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皆未免于過也按律夫亡妻守夫服闋而嫁無罪孟子曰老而無夫曰寡則少而無夫者固



不禁其再嫁也况女之未嫁者哉夫以閨中之女不嫁而入他人之門是舍親就疎違父母之命非孝也設激而至于自殺則傷父母之心特甚或父母無子是絕其終身之養不孝愈大矣然此出于烈女至性猶可今世族之家好矜名節一聞夫家之訃即被女以衰麻哭而送之拜于靈前其舅姑亦哭而迎之歸于其室傳之里巷翕然稱之其士大夫多為詩文歌誦以俟他日之旌表也然其後也女年少殊色既不能守又不可嫁則轉而為尼借出家之名求野合焉吾日中所見蓋有之矣是守節適以喪節也故二子之言未可盡非也夫忠孝

良齋雜說

卷四

十一

節義名非不美合于中而已納肝之忠忠而愚者也割股之孝孝而愚者也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者謂之愚節可也  
今日僧尼幾半天下然度其初心願不及此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說下者為飢寒所驅迫不得已而出此或幼小無知父母強而使之及其中道而悔無可如何者多矣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使舍酒肉之甘而就疏水之苦棄室家之好而同鰥寡之哀此事之不近人情者至于怨曠無聊竊行非法轉陷溺于淫殺盜之中不已晚乎天下之生久矣今使生男為僧生女為尼則

上斬祖宗之祀下絕子孫之傳既傷天地生物之仁亦非國家養人之道也且以不耕不織之人聚族而處羣仰食于士農工賈之家即令自生自滅天下亦何用此千百萬之罷民哉愚謂舊制僧尼出家必從禮部給度牒今誠令禮部立限歲給度牒若干人其無度牒者勒令還俗弗禁亦不許私造菴觀寺院如是則人之出家者日少率天下而為四民自食其力則既庶且富不待教而歸于正道并闢佛之論可不作矣

良齋雜說

卷四

十二

春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燒春磨又安所施唐李肇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為小人為罪人也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鳴鑼鉞胡人樂也天竺人見僧必飯之因作此樂今用之喪家可乎二公之見卓矣俞文豹謂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于其親也溫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江西尚理學黃少卿率其子婿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羣起排之遂從半



今半古之說陳白沙江門儒者母信浮屠及病命以佛事禱從之孝子之心爲親屈也明達之人惟于臨終遺誠于孫庶不爲流俗所惑必不得已寧用禪和子焚香諷唄稍致懺悔之意如世俗衍瑜珈法鼓鉦喧闐號爲佛戲且有名亡靈開地獄渡滌河橋諸事有識之士斷不爲也

喪禮或弔生或弔死非親則友未有施之路人者今吳俗有喪發帖徧請多不識一面者不弔則已慢弔之則已濫然與其濫也寧慢吾惡夫拜之無名也蜀中一前輩見之詫曰爾蘇人叵耐拏人來磕頭聞者無以答至

良齋雜說

卷四

三

喪家請客光陪白衣冠滿座遂成哺歆之場更覺可笑惟京師治喪猶爲近古凡人生日乃母難日也爲人子者必有悽愴怵惕之心若父母旣亡倍宜哀感同于忌日不樂今人生日賀客滿堂開筵歌舞于汝安乎雖萬歲千秋節自古有之然在朝廷則可且賀者親友之事而不受賀者人子之心也莊子曰下壽六十今人未五十而稱壽非古也禮云恒言不稱老今人無長幼尊卑類稱某翁亦非古也至于錦屏畫帳頌聲盈耳在官長已成套數于士庶更覺厚顏况稱功誦德加于非親非故之人辟如傳神之家

未曾謀面遽令画其小像鬚眉笑貌豈能逼肖乎予每見人徵詩引輒攢眉竟日不得已而應之比之諛墓有餘愧矣

昌黎諛墓劉又譏之况下此者乎南唐嚴續以金玉錦繡并飾美妹求韓熙載誌其父墓韓許之文成但敘家世封爵生卒年月而已續意怏怏重緘祈爲潤色韓即削稿却將原物送回韓雖浪子官人此事賢于昌黎遠矣蔡中郎爲郭有道碑以爲無愧然吾尚嫌其費辭必如夫子于季札然後可今江陰有十字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良齋雜說

卷四

四

吳俗拜年無論識與不識望門投帖賓主不相見登簿而已答拜者亦如之一月中奔走如織是何禮也甚或有帖到而身不到者宋時已然癸辛雜識載沈子公遣僕送刺至吳四文家取視之類皆親故因醉僕以酒陰以已帖易之其僕不知也至各家徧投之而主人之帖竟不達可一笑也蘇城之路六門迢遞今日往東明日往西而東路之帖又至矣記一前輩答拜回見門上帖又滿案怒而擲之曰聽他遠名告我可也聞者絕倒吳俗健訟日甚一日忽憶海剛峰一事其巡撫應天時意主搏擊豪強因而刁風四起有投匿名狀者曰告狀



人柳跖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身繩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蠅蟻激切上告海公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以今視昔將無同與偶與客談及啞然一笑倘有告密者可奉爲狀式也

唐莊宗開國英雄死于郭門高之手讀伶官傳論可爲殷鑒陳俊儲德源官以刺史至元成宗竟以沙的等爲

良齋雜說

卷四

五

平章名器埽地矣正德時臧賢怙寵弄權幾與江彬錢寧埒亦可怪也吾吳中優人多至百班其有名者常入京師以聲勢驕人中之家不易招致甚或用肩輿往來酒食稍不如意輒棄擲于地至有引之上座與同杯槃者其蹇傲之態亦士大夫釀成之也予幼時所見王紫稼妖艷絕世舉國趨之若狂年已三十游于長安諸貴人猶惑之吳梅村作王郎曲云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而龔芝麓復題贈云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尚如絲酒闌却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其傾靡可知矣後李琳枝御史按吳錄

其罪立枷死識者快之然當時尚有惜其殺風景者天下之惡莫過于賭予嘗作戒賭文痛切言之矣陶公云此牧豬奴戲耳乃今士大夫亦復爲之每見大家宴會主人預設賭局于密室紅毯牙籌華燈四照客至一揖就坐未及三爵卽趨而從事焉他客滿堂弗顧也主人乃列酒肉于四隅興至大嚼甚有食不下咽者鼓鳴而起鐘鳴而罷明日鼾睡過午而催博進者至矣其勝者既與長贏而負者又圖反敗于是再戰三覆窮日靡夜而不知止無論書卷束之高閣賓客塵之大門卽朝政家事姑置之以爲事莫急于此也父兄如此何以訓

良齋雜說

卷四

六

其子弟主人如此何以戒其僮僕官長如此何以率其百姓至于市井無籍之徒大開賭場招誘輕薄少年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雖一介小人家無呼雞之食典衣質袴猶樂爲之及其輸也計無所之則去爲盜賊或有當場爭鬪毆劫殺者此風俗人心之大變國家世道之隱憂爲民上者未可忽而不治也愚意特立嚴刑賭者坐以光棍之律開賭者比以窩盜之例庶愚人知儆而智者亦翻然弗爲矣前湯潛菴撫吳禁賭有犯者拔其指甲賭風稍止亦中流一壺也○擣蒲之戲古亦有之劉毅一擲百萬終于作賊袁彥道脫白帽爲恒溫



決賭此人梟也近則葉子盛行有打馬者有鬪虎者文人至爲葉公傳以美之問葉子中人乃水滸大盜耳人卽不能羹牆堯舜夢寐周孔何至從綠林者遊此風起于明末其名曰馬曰槩曰打曰鬪皆刀兵之象而有捉有放有比有滅不祥莫甚焉張賊之名獻也李賊之名鬪也僞號之名大順也脾中皆有之至于馬弔與而百老阮小五之名獨著則爲南渡馬阮之讖而國亡矣今太平之世安得復有此亂民乎

鍾輅前定錄載凡人食料冥中皆有簿籍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其不食祿者歲支

良齋雜說

卷四

三

然使支而不用亦復何害李衛公稱萬羊宰相假使少食百羊可免崖州之行矣高陽王一餐數萬錢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二非也等一飽耳近時富貴之家食前方丈其爲郇公廚肉臺盤者何限更有甚者謂之打食品如段文昌鍊珍堂行珍館虞悰扁米糲醒酒鯖之類王武子人乳飲純李平泉珠玉煎汁驕奢淫佚何所不至無論暴殄天物而宰殺生命造孽多矣予每欲規切而人皆笑之以爲窮措大何足語此坡公所云大意欲慳耳而文其名曰儉也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食羊肉顧語邵康節云煮羊

惟堂中爲勝堯夫所未知也邵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予笑謂堯夫非不食羊肉但恐踏破菜園耳然今日貴人以鼎烹驕寒士者固恬不知愧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可見安貧之難孔門弟子僅子路一人然子路又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若子路果如所願必先自具車馬輕裘而後可若以此願望之朋友則車馬輕裘子路若固有之矣然則緼袍之人豈忘情于車馬輕裘者哉此可發一笑也予在京師入朝時見同官皆

良齋雜說

卷四

本

羊裘耳今聞班行中無不衣狐鉛天馬舍利孫者風俗日侈又可一歎

賈生云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蓋西漢風俗已然此可爲長太息也往聞先輩吳因之太僕不許家僮服寸綢尺絹古道不可復矣吾目中所見富貴之家監奴百輩無不戴貂冠被狐裘裘帶著鹿靴甚至有與馬出入者豈止白縠之表薄紈之裏乎夫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此僭越之大不惟奢靡足戒而已有心世道者盍救其弊可乎○或



云今日豪奴倚主人之勢橫行鄉里不可勝誅何有于服飾區區者予曰不然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孔子惜繁纓之賜謂不如多與之地今使若頭盧兒與縉紳同服尚有上下之辨乎語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服制可僭則無所不爲矣况 功令具在可不遵乎石季倫從奴五十皆衣火浣布宜其及也若狄梁公褫張昌宗集翠裘以衣其奴此固自快

漢光武時語云宮中好大袖四方皆疋帛豈所謂長袖善舞者耶然古來宮妝皆尚窄曹不與畫美人衣僅束身衣雖窄而帶甚長故云曹衣出水吳帶當風舞袖取

良齋雜說

卷四

元

其長非大也李賀詩禿衫小袖調鸚鵡韓偓詩長長漢殿眉窄楚宮衣此其徵也予生明末見男子婦人袖皆長三尺許幾至垂地非但不便拜揖且大費裂帛矣本朝之制可謂復古○明末婦人無論大家小戶衣尚繩黑秀才所帶囂囂巾者前後二片長大皆尺許每風動如飛時有謠云男子頭上蝴蝶飛女人身上和尚衣亦服妖也

近閱東坡語深得讀書之法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俱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

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也昔張方平問老泉令郎近日讀何書答云方看漢書第二編方平曰讀書亦須第二編乎老泉退而笑曰此老不知今人讀書尚有七八編者予謂子瞻讀漢書第二編非是質鈍正每次作一意之法也不得此法雖七八編何益

山陰徐伯調作讀書說算定十三經若干葉廿一史若干葉謂日讀經幾葉看史幾十葉十年之中經史俱熟矣毛稚黃駁之人卽無他應酬疾病等事莊坐一室自元旦用功到除夕然故書不理久則忘之更十年豈有一字在胸中者仍然空腹耳此論甚是有理漢儒學問豈不遠勝今人然白首止治一經疏易者不兼詩書注

良齋雜說

卷四

辛

左者不通公穀劉殷一門七業亦此志也胸中有生書十本不如如有熟書一本故夫子以知新必先溫故也博而不精雖萬卷何益乎此又可爲讀書之法

物莫不聚于所好好貨好色好樂好勇一有所好物得移之矣人之好書者絕少書本無可好而古人有名書癖者有名書淫者夫癖與淫則好之甚其去貨與色幾



何吳人每呼人爲書歛子蓋讀書未有不歛者或問子之讀書奚若予笑曰吾學陶淵明不求甚解曉大意而已

物之聚者未有不散不獨財色然也書亦有之自秦火作備其後劉歆七略一萬三千餘卷新莽燒之湘東蓄書十四萬卷江陵破悉自焚之王世充得隋書八萬餘卷沒于砥柱開元四部太和十二庫宣和太清龍圖所儲皆遭兵燹無孑遺者何況士庶之家乎先祖文簡公造萬卷樓一夕而燬于火近則錢氏之絳雲樓其續也予修明史纂藝文志經史子無論卽集部至三千餘種然僅存姓氏題目而書之有無大半不可問矣文章劫運彈指滄桑而一二儒生尋章摘句沾沾自喜詫爲必傳亦可歎也

今人藏書多以善價購求宋板子謂以此裝潢藏弄傳爲子孫寶玩可耳若真讀書人朝翻暮卷濃圈淡抹只取坊本殊足快意若謂今本多差字昔人謂讀書遇差字思之正自一樂若珍惜古本手不忍觸奚取縹囊細帙束之高閣乎况手評之書可爲吾家故物若名家秘笈必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聞王弼州舊藏宋板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紙爲羅紋箋字類歐陽率更是趙文

良齋雜說

卷四

三

敏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小像弇州亦畫像于後錢蒙叟以千金得之轉鬻于謝象三順治間復歸新鄉某公近已携往塞外矣世間好物不堅牢如此而後人戀戀不舍不亦癡乎李濟翁云借書一癡惜書二癡索書三癡還書四癡予續之曰藏書五癡

好宋板書與好古器書畫相似設文王之鼎不可以焚香挂漢高之劍不可以割肉名雖美而不適于用也唐太宗使蕭翼賺蘭亭至以殉葬米元章弄石滿袖李公擇懸壺滿堂其癖一也和嶠錢癖李橙地癖王濟馬癖杜預左傳癖何以異乎嘗記邢居實拊掌錄近日印書

良齋雜說

卷四

三

盛行有一士人括家貲約百餘千買書入京途遇一士人閱其書目愛之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罷鬻書者雅有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無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于是盡以擔中書換數十銅器而回其妻訝其歸速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鏗然有聲問得其寔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恃他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喫妙哉此語真堪作癡漢捧腹也

古人癖好有極可笑者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東坡



亦云吾有佳墨七十九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近時周樸園藏墨千錠作祭墨詩不知身後竟歸誰何子不磨墨墨當磨子此阮孚有一生幾兩屐之嘆也

王衍口不言錢和嶠有錢癖雅俗迥別以吾觀之嶠真而衍詐其意不忘錢一也阮孚持阜囊遊會稽人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庶免羞澀爾故杜甫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明末吾吳有姦相顧秉謙者魏黨也家富而吝嘗送客至門次見一錢在地急以足踏之拱手曰恕不送了遂拾而回後坐法民焚其居同一錢也阮看之則雅顧拾之則俗錢何負于人哉

良齋雜說

卷四

言

凡人富貴貧賤皆當素位而行夫子謂富貴不處貧賤不去乃不以其道得之耳若得以其道則欲富貴而惡貧賤君子豈異于人哉但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耳若貧賤之人而慕富貴則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此蘇秦之錦繡主父偃之鼎食也其失也驕若富貴之人而飾貧賤則事必不近人情此晏子之濯冠公孫弘之布被也其失也吝驕與吝皆非君子之道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衿衣鼓琴若固有之當其有鰥在下豈知為天子之樂哉顧涇陽嘗訪李三才初見設麥飯菜羹明日食前方丈顧訝之李曰昨日偶無今日偶有耳顧深然之

在李固為英雄欺人而其言未嘗不是裴晉公云魚肉葱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即此意也語云貧不學儉富不學奢然富而學儉不過以老慳啞之貧而學奢不流為敗子不止往在長安見總憲蔚州魏公宴客止五簋且豚肩不掩幾無下箸處當時輦上貴人非無日食萬錢者魏公弗顧也而人轉以此賢魏公吾鄉葉文敏居家寒素有措大風味其歿也布帷板牀幾無以殮人或疑其矯然矯而廉不愈于真而貪乎昔人云敲得菜根萬事可做吾輩不可不具此氣骨

良齋雜說

卷四

言

問汝何欲士曰某所欲甚微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以終其身足矣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嗟乎人亦孰不欲富貴然堆金積玉而孳孳于雞鳴狗吠之中紆紫拖青而僕僕于車塵馬足之下如此富貴亦復何樂况放利多怨位高必危乎馬文淵在浪泊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回念少游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何可得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語喚醒癡愚多少凡人一日三餐冬一裘夏一葛足矣乃跛跛挈挈若有終身之憂憂之不已且為後世子孫憂不知兒女墮地時温飽



飢寒自有定分而吾預爲躊躇山谷所謂百草憂春雨耳詩曰誕寘諸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諸寒水鳥覆翼之鬪伯比子棄澤中有虎乳之若必待爺娘衣食則后稷子文凍餒而死久矣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然莫非命也看來佛氏虛無莊生游戲尚是跳過一層不如聖人說個命字攪撲不破四子書中言命甚多不是委之無可奈何直要勘破關頭方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富貴可以不處貧賤可以不去真覺疏水曲肱簞瓢陋巷無入而不自得怨天尤人固屬無益行險徼倖更復有害二者皆不知命之

良齋雜說

卷四

三

人也昔人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此尚是文人語進之學道便可朝聞夕死此段功夫始雖矯強久之漸近自然少年氣盛聞之以爲迂濶垂老回頭自恨知非之晚大約得意之人不可與言失意之人可以此爲救病良藥耳

今人動言酒色財氣然楊秉三不惑但言酒色財而不及氣何也蓋酒色財者順境之事氣者逆境之事順境易防逆境難制若以氣行于酒色財之中則無所不至矣客氣不可有正氣不可無孟子浩然之氣正氣也正氣勝則客氣自消矣

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恕乎然恕于人不可恕于己恕于己則爲善不力改過不勇矣所以先儒言無忠做恕不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忠恕之合也○昔人有對云忍百字能回九世怨一言可行終身

膽欲大所以任事心欲小所以循理智欲圓所以治人行欲方所以守己

先輩格言甚多予取其最妙者爲座右銘一曰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吾本薄福人宜行積德事一曰天下無難處之事只須兩日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須

良齋雜說

卷四

三

三個必自反前二句可以居身後二句可以處世

爲善最樂讀書便佳上是東平語下是朱子語予集作一對

陳緱山云羣居守口獨坐防心陳惕龍云人前屋漏日裏雞鳴子亦書之門屏可當晨鐘深省

活潑潑地喫緊爲人常惺惺法近裏著己此雖禪語而宋儒引之亦可玩味

趙玉峰中丞好講學其解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云聖人之不思而得卽孩提之不慮而知也聖人之不勉而中卽孩提之不學而能也可稱明白痛快



白鹿洞規左云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  
予足一句云聖人人倫之至也右云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予足一句云君子深造自得之  
人生前半截要辨出處後半截要了生死○人謂了生  
死惟佛氏能之不知朝聞夕死夫子已言之矣負杖逍  
遙何異拂衣雙樹乎陶潛自祭亦稱解脫尹洙將歿手  
書別范仲淹范使朱炎往視洙已沐浴而坐與炎談論  
移時隱几而卒范亟馳往哭之洙忽舉頭笑曰死生常  
理希文豈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異哉儒者乃有此  
人固不減于立亡坐化也

良齋雜說

卷四

七

義利不分明不可為士君子恩怨不分明不可為大丈  
夫○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陸子靜講此章書使聞  
者感激流涕然義利之辨不在大即于日用飲食見之  
賁之初曰舍車而徒喻于義也願之初曰觀我朵頤喻  
于利也一飯之德必酬睚眦之仇必報說者以為游俠  
之事然聖人不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乎忘我大德詩  
人刺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矣  
先君嘗書座右云苦中尋樂忙裏偷閒二語可為安貧  
之法亦可為願老之方昔人語云待足何時足知足便  
足求閒何日閒偷閒便閒即此意也

先君嘗書學喫虧三字并為著論此與陳圖南之言合  
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然如先君  
之意一旦不可况于再乎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  
語落便宜是得便宜

昔人語云五十不造屋六十不製衣予續之云七十不  
拜客八十不看書

狗酒色而忘身何不舉頭看落日戀功名而逐世豈知  
過眼即浮雲

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乃老來之勞益甚吾願學仙  
人之不老人世苦我以覺娛我以夢乃夢去之苦更多

良齋雜說

卷四

七

吾欲同至人之無夢



長洲尤侗纂

閩人陳衍嘗著一書中載一則云鷺門曾貫一以請經  
過會城寓予竹房言去夏夜坐籬外小陂陀有光連三  
夕發之得古磚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隸字四行文曰  
草鷄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  
成海水生女滅鷄十億相倚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  
熙暉太平八紀貫一覺有異默識其文投磚海中予錄  
觀之似應泉海之事乃比者撫成且藉鎮定又若無徵  
然三復尋繹不能不結杞憂彼女何人庚小熙暉又何

良齋雜說

卷五

世哉為之太息予按此書為崇禎庚辰刻本康熙癸亥  
在京于鄭山公寓中見之其言草鷄長耳大尾離合成  
鄭字謂芝龍也千頭銜鼠為甲子鄭以甲子叛以甲子  
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女加兆為姚豈為總督姚  
啓聖乎鷺門即今夏門前年巡撫吳興祚克夏門今年  
姚啓聖克臺灣而鄭氏無遺種矣然姚在閩頗自恣為  
臺中所彈乃名應識緯若此即于癸亥死矣又何忽也  
獨喜庚小熙暉為

今上紀元太平八紀萬壽無疆為天下臣民之慶云

閩人言鄭成功在海船一愛姬縫衣失針遍覓不得鄭

以目指之曰此非針乎姬笑曰真賊眼也鄭大怒即縛  
姬斬首投海中此賊殘忍至此因觀晉書王愷使美人  
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王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  
勉強盡觴至王敦所敦不肯持美人恐懼失色而敦  
傲然不顧導勸之則曰彼自殺他家何與我事其殘  
忍相類石崇廁中婢謂此客必能作賊有賊眼必有賊  
心何怪獨怪王愷未嘗作賊乃以貴戚專殺幾無法矣  
典午之亡宜哉

良齋雜說

卷五

候官蕭震以進士為大名府推官與予同寅往往見之  
其後巡鹽兩淮家居鉅富與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  
之內子和藥勸之飲弗從遂污偽命為布政使亡何以  
事害之腰斬東市藉其財得三十六萬甲子予至三山  
過其居已廢問其妻子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  
生富貴本無常生縛摩訶事可傷多少朱門皆白汝空  
留燕子話興亡蕭之愚乃不及一婦哉

福州人皆祀孫行者為家堂又立齊天大聖廟甚壯麗  
四五月間迎旱龍舟裝飾寶玩鼓樂喧闐市人奔走若  
狂視其中坐一獼猴耳無論西遊記為子虛烏有即水  
簾洞豈在閩粵間哉風俗怪誕如此而不以淫祠毀然  
則杜十姨五髭鬚相公固無怪也

溫州土地有杜十姨  
杜拾遺五髭鬚即



伍子胥土人  
合為夫婦云

事有訛傳而卽真者彭蠡湖中有大孤山彭澤江中有小孤山又有彭郎磯女兒港皆山水名耳韓子蒼詩大姑已嫁彭郎去小姑還隨女兒住以孤為姑直是戲語而後人遂于山上立大姑小姑廟毛樾黃小匡中載一事蔡可宗隨父仲敷司理衡州過鄱陽湖可宗題小姑廟詩有狎語其夜岸上無柝聲詰朝官召巡役詢之曰昨夜見有冠帔者立船頭我輩謂是夫人玩月故不敢出耳官疑其情而誑亦置不問開船風陡發闔家俱沉豈非小姑作祟與小姑本無名氏既有廟貌則物或憑

長齋雜說

卷五

三

之矣湘陰黃陵廟劉表所建以祀舜二妃今人乃為王靈官像以訛傳訛可發一笑也柳毅傳書本唐人小說今儼然為洞庭君靈爽甚著亦何可解然在楚中洞庭湖猶可今吾吳洞庭山亦有之則附會荒唐極矣予西里有水仙土地亦傳為柳毅云

西施生諸暨苧蘿村下有浣紗江此郡志圖經所載蕭山毛十九爭之曰范史郡國志引越絕書云西施蕭山之所出今蕭山有苧蘿山山前有紅粉石西施廟居人卽祀西施為土穀神此其證也或笑曰西施為土神則蕭山百姓皆婦人乎予曰不然巫山有姚姬洛川有宓

妃湘江有湘君夫人生為美人沒為閻君亦猶此也惟是浣紗夫人不可無配夫差乎少伯乎恐王軒亦欲為辟陽侯矣

吾吳上方山祀五聖以淫邪惑人香火甚盛號肉山酒海中丞湯公斌禁之不止一旦遣健卒往縛泥神投之水木神投之火自爾靈響遂絕

徐昭法孝廉勿齋先生子也勿齋殉節孝廉披髮入山足不入城市以書畫自食湯中丞嘗屏騶從扁舟訪之竟踰垣而遁時人兩賢之○時又有薛進士宋嘗為開封太守亂後雜髮依山僧以居自更其名曰米元墓有

長齋雜說

卷五

四

米堆山因以自號飲酒吟詩狎狂以終處士欽蘭字序三少為諸生有名鼎革後高尚不事賣文自給文博雅詩有漢魏風顧性孤介離其妻無子寄友人家以終予索其遺藁無一存者悵然惜之序三與予同庚為總角交出處雖異甚相得也嘗屬予作傳以誌生平忽忽未果將就湮沒昔人所以有人死留名之歎也○其兄欽抑字遠猶為人孤僻終身不娶好讀書為古詩以畫名家亦米顛倪迂之儔也

金壇蔣虎臣太史識見高曠晚年尤喜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徑入廬山行腳後坐化于峨嵋山伏虎菴留一偈



云儵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溷孽塵早向鑊湯來避浴還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事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時年正五十也公嘗作悼亡詩自註星家言予壽止四十九戲以自識果如期而逝公號虎臣卒于伏虎菴亦似有識公殆前身一深山宿德與

歸元公元旦書門符左曰福壽注曰南臺御史大夫右曰平安注曰北平都督僉事○元公以諸生高隱不出好酒能詩文工書醉輒罵人人呼謂狂生予謂君有三狂詩狂酒狂草狂也元公笑曰其狂不可及

良齋雜說

卷五

五

袁籜菴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大書門聯云佛言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籜菴守荊州一日謁某道卒然問曰聞貴府有三聲謂圍棋聲鬪牌聲唱曲聲也袁徐應曰不官聞公亦有三聲道詰之曰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袁竟以此罷官也○時迎春扮戲由戶部門過而不至道門道愠甚將責之袁笑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道亦微哂釋之

杜茶村有言伊尹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今人但取而不與是一邊伊尹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今人無才而驕且吝是半截

周公二語可謂識中諸侯之疾

人之好名有極可笑者陳眉公每事好製新樣人輒效法猶宋人之號東坡巾也其所坐椅曰眉公椅所製衣曰眉公布所說餅曰眉公餅所交娼妓即呼曰眉公女客已可笑矣至其溺器空其底以便野坐又呼曰眉公馬桶不幾為此翁遺臭乎

石田翁居相城水鄉六月中披襟納涼有小舟來泊河下詰其從來曰相公勿疑某甲是好人也翁微笑曰那見六月裏出來的是箇好人時傳以為雅談嗟乎翁尚不知六月中有人走幾千里上長安道者

良齋雜說

卷五

六

吳人語云天下歇家王百穀山中驛吏趙凡夫相傳百穀家居申少師子告歸里車騎闐闐賓客牆進兩家巷陌各不相下凡夫卜築寒山搜剔泉石又得卿子為妻靈均為子貴游屢至幾同朝市兩君可稱處士之特矣然題之曰歇家曰驛吏豈非春秋之筆乎百穀南有堂在故友湯卿謀屋後予嘗登樓眺望惟見頽垣荒草而已寒山片石都成蕭寺惟婦孺支砌燒香者時一過焉由此觀之巢由丘壑不能保其百年况金張之第王謝之堂乎○麋道人大隱茶山與董宗伯齊名遠而土司為長丐其詞章近而茶館酒樓懸其畫像然俯仰之間



已為陳跡徵君故宅他人是保而書床藥竈不可復問矣語云身將隱焉用文之噉名之不足恃如此

予所居南園為滄浪亭故址本吳越廣陵王別圃蘇子美以四萬錢得之不過水石之間峙一亭耳其後為章惇所有廣構堂閣兩山相對為一時雄觀南渡又歸韓蘄王極園林之盛今其地尚有蘄王祠在焉然傳至今日並無有道及者田夫野老但知為蘇家滄浪亭耳惇賊不足論前錢後韓王侯勲業今安在哉不如一罷官留詩名于千載也

京師城外萬柳堂為廉希憲燕游之地嘗與盧疏齋趙

良齋雜說

卷五

七

松雪飲酒賦詩令歌兒解語花唱小聖樂詞松雪詩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是也近益都馮相國買為別墅結放生社每月招賓客雅集分韻賦詩予亦與焉髣髴廉公故事亡何益都告老子亦請急歸此園不知何屬楊柳依依至今猶在夢寐中也

黃九烟周星前進士也楚人流寓吳中家貧落拓不得意悲憤發狂投南潯河而死與鵝池生宋登春相類然鵝池依徐宗伯學謨以居禮敬有加一旦懊惱辭去呼舟亂流躍入錢塘以死邢太僕紀之甚詳今九烟生無宗伯為之食死無太僕為之傳沒沒千古良足悲也其

詩甚多有圃菴集又作將就園記蓋空中樓閣也又改韻千字文和予秋波六義皆甚奇○予與九烟初不相識一旦貽詩十絕其首云雲龍時地每難同千古才人恨不窮踏遍吳門知幾度今朝始得見尤侗見者訝之予曰無異也唐人詩題皆名而不字即子美詩白也詩無敵太白詩飯顆山頭逢杜甫可知今人少所見多所怪耳因答八首其末云遲我談心二十年眾人欲殺爾猶憐從今相樂還相泣慷慨悲歌黃九烟或問黃先生名君而君字黃先生何也予笑曰且讓前輩

良齋雜說

卷五

八

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頽墮荒草中賦詩弔之固請當事為封土三尺餘禁人樵牧其上立石碣誌之曰明詩人謝榛之墓又過順德憩逆旅忽念歸震川昔佐此郡有廳記二篇所稱獨步空庭槐花黃落滿階砌殊歡然自得及衙內一土室戶西向寒風烈日零雨飛霜無地可避者其遺址在否因徒步入城遍求不可得乃于郡署旁廢圃中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道傍觀者皆大笑以為狂生也二事風致去古人不遠故自足傳施愚山讀學濟南拜李滄溟墓下重為立石夢滄溟緋衣報謝事亦相類然在官長特易計于一書生僕僕如此可笑



亦可感也○甫草嘗至禾中金明寺上陶朱公書索其始祖計然七策爲求富之方文甚奇不具錄

古來奸臣善終者惟李林甫秦檜然林甫嘗戮屍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于市勝下朱書李林甫毒虐弄權帝命震死此女又雷震一牛背書李林甫九世後身永樂中雲南雷擊一箇火烙字曰李林甫罰亦酷矣夷堅志載檜暴疾見一人瞑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于天當受鐵杖于太祖殿下檜遂死于熺亦亡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問太師何在曰在鄴都方士往見檜與方候高俱荷鐵枷囚鐵籠中泣謂曰煩傳語夫人東窓事

良齋雜說

卷五

九

發矣江湖雜記載押衙何立見地藏王事亦同孟珙行軍令兵馬踐踏其墓溲溺之號穢塚西湖岳王墳塑檜夫婦跪其下見者皆唾罵捶擊石像皆碎則奸臣之報在千百世不在一時也吾鄉有顯宦極作惡其死也爲百千冤鬼呵拽而去舉家見之後有神降乩云此人已七世爲猪矣可不畏哉

金文通公爲通衢道時有一旂牌官自言三世爲猪最苦宰殺之後每經庖人變前痛楚如生時後乞冥官變身爲驢嘗馱一客負囊數百金遇響馬盜追之自念客若被劫吾罪更重因奮力渡河客得脫而驢竟溺死

既見冥官云由汝一念不但得人身且有小前程也金公歸里爲人道之

張端義云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丞孫忘其名匿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遂黜而配廣南黃石齋叅武陵疏云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狡狗李定不持繼母服當時號爲人梟今士大夫甚至聞訃仕宦冒榮自若有不著衰絰者食稻衣錦汝安則爲之其去禽獸幾希吾鄉有一顯宦未小祥爲開府餞行時諸人皆素服某獨倡言衣錦并看演戲酣飲自如予私語人曰

良齋雜說

卷五

十

此君將亡其心先死矣越兩月暴卒年僅五十也古來各人多從高僧出世如房次律爲智永後身蘇子瞻爲五戒後身李彌遜爲遜道者後身王梅谿自記爲嚴闍黎託生嚴卽其祖母舅也近鄞縣史及超其父好善與老衲號大成者往來後婦臨孕見大成持鉢入室跡之不見至寺問之化矣史生遂以名之順治乙未狀元及第一生持齋予曾識之

吾鄉顧松交頤禱來兩吏部同時歸里聲勢赫然一老友戲之曰兩公非鄉先生乃絕世佳人也或問之曰豈不聞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乎兩公亦爲失笑



錢蒙叟得柳如是惑溺之嘗戲柳曰吾愛你烏箇頭髮白箇肉柳亦戲錢曰吾愛你白箇頭髮烏箇肉也時傳為笑錢以名人為黨魁乃其末路不檢為人指擊又何怪柳之放誕乎錢沒後族子有奪其家貲者柳遂自縊雖非殉節亦云晚蓋矣○如是名是其內寢題曰我聞室以祕戲之所名以佛經亦太褻矣遼后蕭觀音作十香詞豈不獲罪于普門乎

李卓吾天下之怪物也而牧齋目為異人其為姚安太守公座常與禪衲俱或入伽藍判事後去其髮禿而加巾以妖人逮下獄遂自剄死當是時老禪何在異乎不

良齋雜說

卷五

五

異乎吾鄉金聖歎以聰明穿鑿書史狂放不羈每食狗肉登壇講經緇素從之甚眾後坐事見法牧齋為泐子靈異記蓋亦以異人目之矣○凡詩絕句截律詩四句也即以杜詩論秋風嫋嫋動高旌一首截上四句也岐王宅裏尋常見一首截下四句也錦城絲管日紛紛一首截前後四句也兩箇黃鸝鳴翠柳一首截中四句也雖然此論其體耳非唐人律詩首首可截也往見聖歎選唐律竟將前四句為一截後四句為一截細加註解予訝之曰唐詩何罪腰斬了也此言雖戲遂成聖歎身首之讖

吳梅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及入本朝迫于徵辟復有北山之移予讀其詩詞樂府故君之思流連言外及臨終一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其恨恨可知矣論者畧其跡諒其心可也

梅村有圓圓曲圓圓陳氏吳下女伶予少時猶及見之轉入田皇親家吳三桂見而悅之及破闕賊取之去吳之舉兵為圓也既為平西王夫人寵貴無比後聞為正妃所妬辭宮入道吳逆敗不知所終梅村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顏照汗青又云取兵遼海哥舒翰得

良齋雜說

卷五

五

婦江南謝阿蠻當平西盛時士大夫稱功獻頌趨之如鶩而梅村獨能譏切若此可謂先幾之哲矣身遭鼎革觸目興亡其所作永和宮詞琵琶行松山哀鴛湖曲雁門尚書臨淮老妓皆可備一代詩史

梅村詩云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雅人深致實獲我心雖然客過佳矣而叵耐者閑雜之客書來幸矣而難堪者通套之書故予有句云座上絕無騎馬客案頭只有換鵝書可為梅村進一解也蔡元長一日無客則病元度一日見客則病劉穆之自旦至日中應答百函稽叔夜不喜作書堆案盈几不相酬答人各有



能有不能豈可強乎

汪鈍翁每好造作其妾馬氏改爲司馬氏以附于子長  
長卿之後予笑謂漢京兩司馬也今人詩文輒稱爲馬  
遷馬相如汪家一馬姬也鈍翁又改爲司馬或減一字  
或增一字得無斷鶴脛續鳧足乎昔令狐綯作相有姓  
狐者悉加令字以通族譜溫庭筠戲云自從元老登庸  
後天下諸狐盡帶令鈍翁將無同  
萊陽宋荔裳珉每與鈍翁語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  
人同名

鈍翁贈顧云美詩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

良齋雜說

卷五

三

人稱佳句予閱沐景顯滄海遺珠集有日本使臣天祥  
題虎丘寺詩云樓臺半落長洲苑簫鼓時來短簿祠居  
然先得之矣汪豈偷句于倭或所謂與古人暗合者耶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本陰鏗詩殊無佳處何太  
白襲之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豈謂是耶惟  
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王維加漠漠陰陰四  
字可謂青出于藍

鈍翁嘗言律詩對仗須以經對經以史對史以漢對漢  
以唐對唐予偶舉放翁詩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  
惟使君一爲魏武帝語一爲仇士良語時代既殊雅俗

亦別鈍翁方學放翁故以此詰之汪無以答○鈍翁此

語實本王介甫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作對若參  
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圍綠去兩山排闥送  
青來皆漢人語也又周顥宅在阿蘭若妻約身隨宰堵  
波以梵語對梵語二詩皆介甫作然漢人語吾所未詳  
後人襲之遂有以俗語對俗語者如有甚意頭求富貴  
沒些巴鼻便姦邪之類不可爲訓

古之髯者有髯蘇今之髯者有陳髯其年髯之軼倫超羣  
也世之于思于思者固不乏人吾見其皤然一公者公  
然一婆耳○其年詩詞古文甚富已爲傳人而負才落

良齋雜說

卷五

五

魄頽然自放嘗客如臯冒啓疆所變歌童紫雲相好若  
夫婦冒遂贈之畫其小影携之出入同人題詠甚多予  
亦有一絕云西園公子後庭開壁月瓊枝夜夜來小部  
音聲誰第一玉簫先奏紫雲迴按之暗合杜分司韻但  
李家紫雲是女郎冒家紫雲乃男子耳其後雲郎颺去  
髯作悵悵詞憶之語云男歡不畢輪女愛不樊席豈不  
信乎然其年以前魚之癖坐是不得中壽則又所謂美  
男破老美女破舌也

臨川黎瀟雲語予內江有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  
讀湯若士牡丹亭而悅之徑造西湖訪焉願奉箕帚湯



以年老辭姬不信訂期一日湯湖上宴客往觀之則婦  
然一翁偃僕扶杖而已姬歎曰吾生平慕一才子將託  
終身今老醜若此此固命也遂投水而死惜哉亦可憐  
矣霍小玉云才子豈能無貌予亦云名士何可無年  
毛大可姬人曼殊養病墳園晚春花落雙扉畫掩比鄰  
刺梅園老尼過之讀壁間所懸詩軸二絕云河外人家  
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野橋東畔迢迢路芳草斜陽  
畫閣門畫樓高處故候家誰種青陵五色瓜春滿園林  
人不見東風吹落海棠花相與吟歎良久尼曰讀此詩  
倍覺此地淒涼此何人詩耶姬曰舊懸此庭不知誰作

見齋雜說

卷五

五

因流涕詩之感人若此後于摩訶菴中道之有識者云  
此蕉林集詩蕉林為真定梁司農所居其詩乃春郊即  
事十首之二也老尼遂從司農乞一本去尼知書係明  
季宮婢當時所稱菜戶者崇禎甲申後出為尼載大可  
詩話○曼殊亦能詩有一絕云日色滿窓紅鴛鴦睡枕  
同披衣詩欲起又怕隔簾風又一絕云羅帳掛金鈎薰  
爐香霧散起來紅袖冷獨坐怕梳頭二詩非一時作後  
見詩中皆有怕字遂紐作二怕詩予戲大可子詩不當  
作三怕耶或問之曰亦怕夫人今俗所演獅吼記名三怕○曼殊病  
中嘗夢奶奶喚之去奶奶者北人呼觀音通稱也在鄰

廟中一日携孩至曰汝本我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  
其孩云家去罷不去奶奶吟喝北人每發願捨身以他  
兒代之有晉僧晉尼之例曼殊因做其意琢偶人為已  
像施平生所梳百環髮以繡衣手捧一花侍奶奶旁  
流涕而送之又乞畫師畫已像各留視圖題詩云為送  
還家去雙螺結百環且將粧鏡影留視在人間然曼殊  
卒不起此等風致亦絕可憐人也

見齋雜說

卷五

五

知其名舊矣往見占城使者寓蘇州天王堂見葵花問  
何名人給之曰一丈花也即題詩云花于木樨渾相似  
葉比芙蓉只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獨留一半與人看  
以江南之一丈花比塞北之長十八恰足相對安知長  
十八之名土人不以此給中國乎  
徐文長有以花煮茶法用錫瓶置茗雜花其中隔水煮  
之一沸即起令乾將此點茶皆作花香梅蘭桂菊蓮茱  
荊玫瑰薔薇之類皆可用蓋茶性最淫著物即染然但  
用茶之中品者若上品松蘿芥片茶味為花所奪反可  
惜矣○唐人煎茶用薑薛能詩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



誇是又用鹽矣東坡謂中等之茶用薑煎信佳鹽則不可然辣復何堪不如今時之用酥也北人以茶爲酪奴不妨主僕並用耳

山海關劉山人贈予一琴後題云金臺玉華翁捐數百金購唐瀛洲琴重止三觔年久土氣盡消音韻清遠然已破壞予令工修好從山人學數曲聲泠泠出戶外吏人多竊聽之罷官家居手生荆棘矣間携至京師將以易米竟無識者幾欲如陳正字槌碎之愚山語予今日王孫公子大抵雜彈琵琶箏耳誰肯作此冷淡生活古調常自愛今人多不彈爲之奈何予亦漫應之曰只可

良齋雜說

卷五

三

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林和靖不能担糞與著棋是殺風景語中郎坐隱故自可人但近見國手對奕每下一子布算移時竟日始了一局使觀者欠伸欲臥不如兩脚棋盤一色黑子受用多矣王半山云本圖適性忘憂如此苦思勞神不如且已予性好奕而品不能高每戰將北輒思玉奴放康國獮子以亂其行嘗與一上人奕作詩云一著錯時千遍悔收奩猶喜是空盤上人爲之擊節勝于浮山說法也○崑山葉文敏嘗與國手奕竟歎曰我之不如國手多矣然我亦有勝國手處或問之曰速

昔人謂碁爲木野狐茶爲草大蟲言賭碁則廢事嗜茶則傷生也然則謝安石竟爲阿紫主人陸鴻漸亦稱於菟先生矣若予管中窺豹未見一斑生平亦無陽候之厄患不及此

湧幢云蔡邕飲酒一石人號醉龍謝玄飲酒一石人號醉虎今之子弟有飲至一石者當名曰醉狗耳予按醉鄉日月或有勇于牛飲者以巨觥沃之當呼爲醉牛阮咸宗人大盆盛酒有羣豕來飲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當呼爲醉豕石曼卿與客痛飲以囊束之引首出飲曰驚飲當呼爲醉驚然未免貶之太過醉聖醉仙則吾

良齋雜說

卷五

六

豈敢白樂天之醉尹皮日休之醉士歐陽公之醉翁或庶幾焉寧爲酒人勿爲酒鬼也

眞宗問唐酒價丁謂舉杜詩恰有三百青銅錢然李白詩金樽清酒斗十千李杜同時三百太賤十千太貴予謂太白量高必酤醇醪子美窮漢不過鄉村杜茅柴耳未陽白酒亦其證也

遂安毛會侯嘗作燈謎詩示予每首隱書中姓名四人予射覆得之好事者繪爲畫卷予喜而錄之畧加點定聖瑞圖云美玉無瑕輯瑞同白圭岐豐佳氣慶雲中周魯天產下鱗蟲長龍子兩道祥光一色紅丹朱王會圖云秦凱



歸來已罷兵畢戰關梁無禁任宵征許行番君向化梯航至

王順異獸趨朝負輦行象官怨云夜半鷄鳴漏未收景丑官

家沉醉日無愁王驥名花解語知誰問桃應南院終宵秉燭

遊北宮少年行云綠柳陰中點絳紅朱杓奔蹄叩角鬧春

風司馬少年意氣真堪託李一諾何妨締約通友然隱居

云垂楊枝上滿春光柳泄歸去來今獨擅長晉文從此塵勞

方盡歇息長素絲白馬為誰忙綿老農云中男驅犢出前

村牧仲長子攤錢送寺門孟施舍閒共兒曹相伴語子告今年

齒落復生根牙易湯餅會云生兒彌月祝無災浩生繡襖

殷勤捧抱來慎子從此家門萬事足子有舍館未了又含胎

良齋雜說

卷五

九

公孫衍嘲村學究云身長九尺鬢如絲高史讀過千之與百

之萬章村塾全然無約束師曠任兒携幼浴清池子濯孺子○又

有作四書人名謎者如挾泰山以超北海為岳飛洪水

橫流為山濤朋友之交也為第五倫三宿而後出晝為

孟浩然篋厥玄黃為貢禹容光必照焉為孔明思援弓

繳而射之為張飛餽五十鎰而受為王獻之王使人問

疾為謝安牛何之為林放望之不似人君為魏無知無

若宋人然為趙汝愚之類亦可博笑

字謎亦有佳者介甫作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

東坡作蓋字謎云姜女一去孟子不來又儉字謎云兩

人小兩人大一人立三人坐家中又有一二口我如

何過又有謎云上不在土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

下一畫也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

縣一人入府三人入州村裏的只在村裏市頭的只在

市頭一點也亦巧矣

字謎詩始于鮑昭如乾之一九隻立無耦坤之六二宛

然雙宿是三字頭如刀尾如鈎中間橫廣四角六抽右

畔負兩刃左邊屬雙牛是龜字然不甚佳古人有離合

詩如魯國孔融之類始本于此形僉集載會稽女子題

詩驛壁後署云二九子為人後玉無暇弁無首崑山石

良齋雜說

卷五

五

往往有解者知為李弄玉也

對偶之句有可喜者如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五

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西水驛西三塔寺前三座塔

北京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

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

臣一不君不臣皆可解頤而莫妙于王介甫三光日月

星劉貢父對以四始風雅頌或出五行金木水火土丘

機山對以四位公侯伯子男幾于絕矣然烟鎖池塘柳

至今無對何也



宋人以生紅熟白為切對此自戲語何不以長紅對小

白二紅對三白乎二紅飯也三白酒也予偶思一對可笑者以肥

婢對瘦妻梅妃呼太真為肥婢杜詩瘦妻面復光也○

他如魚婢雁奴鼠姑鴉舅鷄頭鴨脚風鳶水馬木居士

竹夫人山和尚水秀才之類亦可喜溫八义蜜官花賊

金步搖王跳脫白頭翁蒼耳子未足多也

古人姓名有可捉對者如楊朱李白白圭黃琬丙伯丁

公灌夫馮婦伍奢陸遜奢則不遜牛弘馬遠盧仝馬異狐毛

羊舌見人表田千秋史萬歲徐孺子衛少兒李八百員半

千夏黃公翟黑子皮豹子李猪兒韓擒虎章得象百里

良齋雜說 卷五 三

視九方臯高堂生屋廬子王孫賈公子荆公孫龍王子

虎東方虬西門豹北郭騷南宮适公羊高司馬錯宋金

剛高菩薩楊大眼范長頭之類以此行令諸君皆下酒

物也○又有趙堯李舜貢禹張湯田文趙武不意二帝

三王被人喚作小名也然春秋時又有史狗荀彘司馬

相如本名犬子周有周公黑肩晉有公子黑臀衛有子

叔黑背楚有公子黑肱不知何取

凡人相諱有巧對絕倒者嘗記一士子與官長同名官

調之云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士應聲云

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官喜而禮之葦航

紀談載嘉禾方千里與友張更生相遇方作一令云古

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

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張答云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

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你嬰五百里一千里二千里

三千里水田月致語載黃生綽號小黃竅嘴在寺中一

僧擊麈尾至失手而跌黃以歇後語嘲之云光頭滑面

光頭郎湯光頭勒武光頭劣跌僧云相公勿怪小僧亦

有歇後語七大八小七青八黃七孔八鐵七張八嘴此

雖戲談亦可供悶中捧腹也

古人以姓名為戲如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

良齋雜說 卷五 三

衰劉放戲王觀曰君何故見賣觀曰賣汝值甚分文乃

至章惇貶謫黨人亦以字為戲如子瞻儋州子由雷州

魯直宜州之類豈不可笑乎予見有人嘲尹姓者云笑

伊若無人君家口不存則足便粧丑直脚半開門一條

長扁担扛個死尸靈可謂壽矣後尹竟不得其死可見

此戲無益也

潘繼作輓卦蔡衛作各卦馬琬作騙卦所以刺也鄭桂

子作忍默怨退四卦所以規也予謂小人之道始于輓

極于騙各其小者也君子之道以忍為主而默怨退在

其中矣輓卦絕妙一字不易騙卦次之忍卦尚未盡善



予畧改正并爲叶韻存之以供一笑

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

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

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无咎象

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鐵樵象曰傳于鐵樵

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厲无咎象曰終日輓

輓雖危无咎也六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

九五神輓象曰九五神輓老于事也上九或錫之高爵

天下抑揄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

騙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騙非正也安得通乎今改

艮齋雜說

卷五

五

騙初吉終凶有言不信利見小人不利君子貞 象曰

貞正也亨通也通于正言騙或庶幾也終凶騙不由初

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今改象

曰騙偏也說而險行不正也初吉終凶騙不可長也有

言不信尚口乃亡也利見小人猶同道也不利君子貞

無所逃也 象曰麗口掉舌騙君子以求名干祿按六兌卦然麗口掉舌非象也惟外說內險乃象曰澤無水合騙義在易爲困未有騙而不困者今改

騙君子以求名干祿 初九騙于同朋无咎象曰同朋

騙又誰咎也今改初六騙于同人客象曰同人之騙

吝道也 九二畧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

也民不可欺何吉之有謙卦六爻皆吉騙也六爻皆凶故初二兩爻占辭失之今改九二大騙

終有大敗以其國家凶象曰大騙大敗何可久也殃及

國家亦可醜也 六三來其騙酒食用享象曰來其騙

民所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民則崇功皆美詞今改象曰來其

騙自取之也酒食用享亦不辭也 九四飾言如簧以

娛彼心用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今改九四

截截善騙言以惑爾心乃獲南金象曰惑人獲金君子

可欺也 九五君子終日高騙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

不寧後有凶象曰以騙受徵不羞也終歲不寧祇足煩

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今改九五君子好騙王用徵負

艮齋雜說

卷五

五

且乘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騙受徵盜虛名也終歲

弗寧勞而無成也 上六莽騙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

莽騙衆怒殺之何過也今改莽騙衆怒殺之不平也

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今改忍亨先難

後得君子有終不利小丈夫 象曰忍剛發乎內柔制

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惟君子爲能動心忍性

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文法甚弱今改象曰忍剛內而柔外巽

而止故亨先逆難制後順得常君子有終善以退藏不

利小丈夫悻悻乃亡 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

成德刃在心上腹有劔也象曰風落山忍君子以容人

一第... 丹... 貴... 日... 臣... 三...



畜德 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

也初一次二洪範之日非易也六爻四用成語二用故事俱未佳今姑畧改 初六小不忍亂

大謀象曰以小害大德之損也 次二必有忍其乃有

濟象曰能忍于中事有濟也今改 六二君子維有忍見

惡人无咎象曰君子有忍惡人順也 次三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象曰忘身及親禍孰大焉易無叶焉

九三忿思難悔亡象曰一朝之忿是可忍也 次四出

于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

漢之功大功也今改 六四出于跨下獲其霸王以成漢

邦象曰跨下雖辱大得志也 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

良齋雜說

卷五

五

書一忍字以對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

九世有容德也此段移在 九五圯上有履孺子取之往

為帝師象曰孺子之忍老人教之也 上六血氣方剛

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刑而為鬪自求禍

也今改 上九忍百字同九世閉有家吉象曰九世同居

吉大來也

因系忍卦四五二爻偶憶楊誠齋題淮陰廟詩後四句

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

暮淮陰何必滅文成二子之忍一也而成敗異者學與

不學殊也子瞻留侯論云劉項得失亦曰在能忍不能

忍之間耳○予思忍有二義含忍為古殘忍為凶世或

有以含忍而流為殘忍者不可不戒因系上爻曰上九

忍于身勿忍于人刃在心殺人凶象曰以刃殺人終致

災也

昔人戲言仲尼弟子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人五六者三

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者四十二也或問三千弟子云

何曰此章注內二千五百人為師訓蒙也五百人為旅

經商也或笑曰二千五十人為師而從先生者七十人

不太少乎近日先生求薦館者甚多予無以應之因憶

前輩俞君宣一友屢求館不得忽一日語之曰得之矣

良齋雜說

卷五

五

竟入內縮了髻著青衣抱書包而出友訝之俞曰子求

館不得姑以我應命可耳友笑而去又記俞臨沒時語

所親曰吾死無所苦所苦此去重抱書包上學堂耳予

笑謂此友若在定當追至冥中為俞君童子師矣呵呵

有老鄉紳一娶二妾問名于同年某某名曰孝奴忠奴

老詢其故某笑云千字文孝當竭力忠則盡命也俗傳

閻羅王嘗令小鬼拘一人鬼回云此人有三頭六臂不

可拿也王訝令判官伺之回云非也乃一人與二妾同

臥耳王笑云如此不必拘彼將自來矣東坡亦云閻羅

王未曾相喚自行押到何也



世謂不肖子弟有四變一變為蝗食田也再變為白螞蟻食屋也三變為蠹魚食書籍也四變為老虎食婢僕也予謂其究也變而為猪亦為人食矣  
人言京師士大夫案頭有三本書一紅面一黃面一黑面紅面者縉紳黃面者曆黑面者報也予笑謂到晚來尚有白面一本繳進乃買辦簿也

良齋雜說 卷六

長洲尤侗纂

已未春夜扶鸞東坡先生至予贈詩云先生才氣浩縱橫千載風流照錦城今日已登仙吏傳當年漫負黨人名歸朝曾送金蓮燭渡海還嘗玉糝羹我亦一場春夢覺挑燈試與話三生先生和云天畔歸來星斗橫浩風歷落五雲城本來非有人間世去後空留千載名游戲文章三殿策驚惶性命一杯羹可憐歲歲朝雲冢還憶當年度往生既而曰朝雲之句乃為尤子而發吾輩豈作兒女語耶因改云止餘忠愛蒙天鑒不向塵區再受

良齋雜說

卷六

十一

生時予悼亡甚哀遂續作一首云昔日因緣好故爾期借老如何瞬息間不得常相保我自凌雲去憐他磨滅早欲授返魂香空結同心草稽首觀世音塵障為之掃王骨與冰肌飄然到天姥此是遊仙歌尤子可同告何不度荆妻速速焚梵誥乃作長恨詞重令塵緣造予謂驚惶性命語非坡公不能道稽首觀世音他人亦不敢下此筆也又贈予一首云尤君本寡尤悔菴悔勿留尤悔連名字因惹百端憂今日無重悔悔不早回頭回頭在何處身世本悠悠尤與悔交至言行何能休因此懶于祿猶復羨瀛洲瀛洲非帝里要子步丹丘參禪并學



道真諦宜推求只此悟中人尚爾追好迷試問六十年  
塵網何相糾色界原知幻多情徒起愁月到西窓下夢  
我白雲遊翩翩玄鶴至如看水中漚語語捧喝亦似坡  
仙戲筆

次日太白先生至子和韻贈云仰視長庚光氣橫知公  
高步五雲城釣鰲海上生前筆捉月磯邊身後名賀監  
金龜同醉酒明皇玉筍自調羹有人譜作清平調可爲  
先生更寫生清平調予所作李白登科記也先生和云  
自歎浮軀氣太橫銜冤一向夜郎城始知人世皆憂患  
莫怪天公亦忌名寄跡何曾驚彩筆醉心只是戀尊羹

良齋雜說

卷六

二

空餘詩卷留殘夢君復驅馳等後生又贈予古風二首  
云亦園老人興何賒步步欲生金蓮花空中妙相能參  
得何不皈命演三車人生浩劫無窮極幸浮生髮始  
華我曾遊戲金鑾殿一失足時千古玷悔不投閒擬子  
陵沂上春風慚曾點鶯聲嘒嘒繞漢宮半夜徵歌樂無  
厭一朝骨碎驪山陽芙蓉顏色不終艷人生文藻亦如  
此何爲常把浮名戀吁嗟乎青山白水鳳凰臺埋骨千  
年魂復來勸君斗酒終須醉浩魄脩脩射斗魁又君亦  
太白之後身千變萬化何紛紛文章灼灼動時人西堂  
才子盡知名揚雲馬卿擬等倫何爲小試託關津青山

有興歸去頻豈肯折腰入侯門林下風清同採蕈今朝  
出山意氣新回頭不覺淚沾巾鸞鳳離別最傷神幸得  
仙人訂舊盟飄然不復哭靈均歌詩招我五雲城還須  
搔首問蒼旻二詩未知于太白真贗但愧不敢當謬贊  
耳宋時道上奏章云蘇公爲天上奎星坡集云太白爲  
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予詢之右局亦云蓋李隸于  
仙蘇職于神也

文昌右局大夫爲雲間杜君遷先生予贈詩云杜陵家  
世本多才君自蓬壺頂上來千古文章歸玉局三年風  
雪遇金臺清言如水聽堪洗愁緒紫絲割不開天若有  
情天亦老神仙那得不心哀先生和云生前豈有杜陵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才偶向靈淵立命來已識丹書非有字亦知明鏡本無  
臺三生舊恨終須捨萬劫塵灰且自開兒女情深多累  
句如何不飲令心哀

散仙詩甚多悉爲彭子焚棄偶有與  
予倡和者附記于後 時戊午冬日

廣寒散史贈詩十首序云寒谷陽生朔風夜靜天門金  
榜遙聞射策之名帝里蓬池預報彈冠之慶遂令瓊樓  
仙侶玉局詞人再駕雲車遠臨藜杖文光如斗香靄非  
烟廣成訪道之期圯上傳書之日于等幸居同室欣遇  
良緣題詩既步建安作賦亦追梁苑可無佳句先示前  
因月落空庭不見湘靈之影花開上苑早生江管之輝



但天涯離別還悼安仁暮景蒼涼頓愁平子且有曼倩  
之貧未遣老萊之願猶違感慨係之徘徊極矣寂寞子  
雲之居惆悵君平之下丹文綠字重叩瑤宮寶笈牙籤  
猶餘鄴架何必棲遲自惜永逝同悲所當浮白以長吟  
豈必碎琴而興嘆漫留短韻以永清宵宿昔曾無兒女  
情如何別後轉傷神三生石上姻緣斷蝴蝶條條入夢  
頻西堂才子久凄其可歎長途日又西與爾狂歌增悵  
望何時斗酒浣花溪天上人間等別離鵲橋隔斷月中  
機早年不作閒情賦今日何須泣故衣紫鸞吹去踏青  
霞劉阮天台路未賒尋到桃源同入去塵緣撒手等泥

良齋雜說

卷六

四

沙鷺膠不續恨偏長魂魄猶然戀故鄉妻子本來同做  
艇空嗟奉倩獨神傷好飯胡麻駐客顏風霜歲歲鬢毛  
斑憑君記取黃庭景勘破三生人鬼關當年香案好追  
隨一墮塵寰惜別離不向今生斷百累來生燕羽更差  
池星斗縱橫夜未寒幽人聚首淚沈瀾丹成歸去南宮  
裏正好紅顏生羽翰夢中幻影不堪依麗氏談禪獨見  
幾爾我相逢宜努力知心已息漢陰機美九子廿年天  
薄于宦情也  
謝靈峩一徑通紛紛岐路各西東他年携手丹霄畔還  
憶長遊此夕同子和十首序云歲云暮矣客復凄然蕭  
條羈旅之中憔悴悼亡之日離鴻別鶴悲琴瑟之分張

葬玉埋香愁釵鈿之割絕斷腸人遠離恨天高追遺挂  
以何從招遊魂而不返鮫人盤內泣淚成珠杜宇枝頭  
啼紅化碧吁嗟徂矣鬱邑如何偶遇仙鸞來停邸舍見  
子荆之哀逝亦欲言愁奉倩之傷生聊為解悶抑其  
私愛勉以空觀示大道之津梁譬浮生于泡影黃泉碧  
落雖無鴻都道士之方洽海桑田常留蓬島仙人之句  
言之有味意也能消漫賡東壁之吟更剪西窓之燭天  
上人間等有情挽歌一曲續迎神簫樓彩鳳飛何處祇  
見青鸞傳語頻挑燈獨坐夜何其環珮無聲月影西惆  
悵漁郎問津處桃花隔斷武陵溪悲莫悲兮生別離空

良齋雜說

卷六

五

房燈火照殘機夢中倘赴鈞天寔定捉嫦娥覓羽衣丹  
丘日月赤城霞志在遊仙緣尙賒招隱鹿門人不見空  
騎瘦馬踏黃沙塵夢何如仙夢長柔鄉敢比白雲鄉北  
邨一望纍纍塚遼鶴歸來亦可傷白頭吟斷惜紅顏苦  
竹瀟湘斑復斑有客天涯方怨別樽前切莫唱陽關我  
耕子織倡還隨十索如何變十離留得蘭香鈿車在他  
年相見向瑤池風雪燕山正苦寒愁看宦海日波瀾雲  
中日送衡陽雁羨爾南飛雙羽翰早歲辭官與道依暮  
年獻賦豈知幾南華經裏尋壺子願見先生衡者機休  
將別恨賦文通日自西歸水自東何處逢君小有洞蒲



團相對論參同

桂香右局贈詩三首獨臥芸窓月半軒也無涕淚也無

言此時便得羲皇趣何事呵毫更叫冤九子入夢一臥故寄語之

蒼茫萬事賒天涯何處是君家還將老筆趨時好爭看

才人手八又當年薄宦儘悠悠多少高官遜一籌今日

東方重索米無端惹起細君憂予和云風滿窓櫺月滿

軒夢餘髣髴聽微言已知生死同歸寄不向天門再訴

冤姻緣眷屬本來賒返照還當認自家欲辨天仙人鬼

道亡羊岐路是三叉金門遊戲漫悠悠聊背詩囊下酒

籌雷雨冥冥山鬼哭莫思公子起離憂

良齋雜說

卷六

六

蓬池遠客贈詩六首云一夢淒涼淚眼枯明朝又擬賦

三都人生苦樂何相擾我羨賢哉二大夫半枕蕭蕭入

夢時遊魂猶戀舊房帷鴛鴦飛去荷絲斷空望春風連

理枝六十曾看佳句題道心堪與老人齊今來重奏長

楊賦紫氣臨軒日影低故園歲暮正淒其惆悵人生長

別離嵇阮當年稱曠達笑他李廣數偏奇王喬飛去本

神仙反悔三生訂俗緣始信蒙莊非薄倖援琴一曲自

悠然香篆霏微玉漏稀不知魂夢去何依明朝試把新

詩誦應悟當年伯玉非予和云淚滿黃泉滄海枯何心

援筆賦京都東籬早辨歸來計莫向山頭再望夫瑤姬

贈草夢回時想像神君語繡幃天上舊蒲無覓處人間

那得萬年枝點額梅花憶粉題當年廡下翠眉齊湘雲

巫雨皆飛去只有春山傍晚低入宮不見嘆闕其早向

三田鍊坎離莫笑老陽今喪偶先天一畫數原奇葛鮑

夫妻喜並仙不須重結後生緣幽婚再世情雖有金盃

玉簫總惘然人世遭逢會合稀孤雲出岫本無依千秋

萬歲還如此城郭人民誰是非

文昌宮使贈詩一首云辭家忽復改年華極目西園又

放花南北離愁誰共訴今宵魂夢各天涯予和云軟紅

香土踏東華望斷江南陌上花憑仗春風放拘束想魂

良齋雜說

卷六

七

飛去繞天涯

太乙宮使贈詩一首云從此哀思盡曠然凌風頻向大

羅天人生空有韶華恨夫婦誰能保百年予和云黃衣

白拂已飄然那得追隨切利天此後閒情付流水無何

鄉裏過餘年

南宮選仙使者贈詩四首云渺渺幽魂又復春望鄉遙

見畫眉人青燈夜夜黃泉曉懶向粧臺拂舊塵別後空

幃語不聞天涯誰寄錦迴文如何麥飯澆紅淚遙望江

東日暮雲故園玉樹已惹青素練哀吟暮雨侵千里征

人停客夢禁城鐘漏自沉沉陌上幾人尋宿草鴛鴦飛



去傍孤墳招魂此夜迎清梵鴻案從今不再分子和云  
宮樹無烟近暮春吹簫愁聽賣飴人蓬萊弱水三千丈  
望斷江南隔幾塵洒淚泉臺竟不聞青華已作女修文  
緣知不向巫山去化作西天妙曼雲夢到南園問踏青  
紗窓寂莫曉寒侵鴻都已乏招魂術空向金爐蕤水沉  
承日沉吟祇憶君鬼詩誰唱鮑家墳黃泉夜夜皆寒食  
新火應從太乙分太乙使者至云帝君于清  
明日給亡妻金牒故云  
元皇降其勅尤子曰爾以灼灼才華稜稜意氣夢江郎  
之筆成揚子之篇奈何桃葉渡頭怨秋風之搖落盧龍  
塞上同旅雁以空歸問舍求田終傷貧窶灌園栽柳未

良齋雜說

卷六

人

盡遊薄宦已虛浮生修老綺言逸韵何裨益于身心  
壯節悲歌反招尤于朋類命之窮矣道不行哉不遇神  
天曷超苦海幸留真氣可示迷津以故羈旅同逢幽人  
聚語示爾春明之信將膺文學之班雖曰空華稍抒沉  
鬱從此笑東方之傲謔早晚投箸陋北海之狂豪晨昏  
奉斗再葺亭池共招風月看驥子之飛鳴慰荆妻之先  
逝亦可俯仰無憾壽命還延再望天階復還仙侶慎勿  
忘此錫命失爾良緣其言沉痛刻入骨髓使人感涕時  
于方應博學鴻儒之召明年遂授館職至壬戌珍兒亦  
選庶常癸亥予請急歸矣其與勅詞若合符節杜真人

云予位在文昌宮中故有復還仙侶之語

黃石齋先生為文昌右局大夫贈予敦良子說曰良卦  
六爻惟上九言吉五爻之良尚處事變紛陳進退維谷  
之會故良以止之差能免悔離凶若上爻慎終如始之  
時見識明確境遇閱歷可以永止不遷故加之以敦繫  
辭曰安土敦乎仁此即省察而繼之以存養功夫故曰  
敦也子今正其時矣好名之心既止敦之以崇實好勝  
之心既止敦之以守謙渾渾穆穆無競無忤則存其心  
養其性事天立命不外乎是古之悲憤嫉俗者曰衆濁  
獨清衆醉獨醒侃侃稜厲亦傷其質未知所敦何以合

良齋雜說

卷六

元

良猶非聖學所許也子之性情漸和行履漸篤一切高  
明廣博之氣斂之沉密則如如不動湛湛常存保其天  
年可躋松喬之壽堅其道力直登仙佛之階知止之學  
非子其誰與歸吾故以敦良之義勗之是說也先生以  
予方仕進勸以急流勇退耳然知止之道不獨名位即  
性情學問皆以此為歸根復命之地故大學之知止與  
老子之知止有間也子因更號良齋以志不忘且良之  
上爻變而為謙則六爻皆吉君子有終此其時矣予又  
何以堪之○偶閱宋史謝諤傳晚年卜居竹坡名其燕  
坐曰良齋人稱良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名孝宗曰



是謂良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又魏揆之傳以忤韓侂胄家居築室讀書榜以良齋人亦稱良齋先生是二公者皆能止其所者也予偶同之亦長卿慕相如之意乎

春朝 元皇降箕子與彭駿孫疑祖文治上公疏一通元皇命各具誓詞發露懺悔予復上疏一通附錄于此公疏云伏以天威有赫顯彰輝于彝倫聖教無私寓激揚于訓典學不厭而教不倦道在高堅言有物而行有恒功存勉強幸接光華之座欣承鼓舞之音如際泰交祇深乾惕恭惟 元皇帝君天資孝友灑氣仁慈鏡四

良齋雜說

卷六

十一

德而稱元合三台而司祿受生十七世遂為百世之師闡化二千年能救萬年之劫儒釋道教同術同方天地水官並行並育神洋洋其如在功蕩蕩乎無名乃猶垂憫愚蒙與哀疾苦現身說法親成陰陽之篇述祖傳經遠示吉祥之引筦文場之鎖鑰嚴比春秋掌道錄之樞機揭如日月白驪到處厄運潛消青雀飛時靈書屢見何期天鑒曠及凡區恤下士之迷津命真官以設鐸杜陵妙筆時聞藥石之言黃石新書共聆切磋之益耳提面命願解心開蓋度人之道昭然而勸學之方備矣竊念臣等生而椎魯長益沉淪曾讀孔孟之書幾微未覩

空抱伊周之志尺寸何酬或備職朝端憂百非之交集或休官林下嘆一事之無成或仕版將登恐貽素餐之咎或賢書初上猶懷干祿之思待詔金門漫索長安之米校文玉局徒緇京洛之塵進退何從理欲並戰偶遭逢于逆旅同乞命于高旻遂降絲綸常留翰墨微言大義如沐雨露之滋正氣嚴詞更切雷霆之警總歸陶鑄均荷栽培祇以註誤之多端每患消除之未盡今歲方更始物與維新弘開肆赦之恩申命三章之約俾改過而遷善務益寡而哀多臣等敢不奉以周旋加之磨礪吞刀刮骨蠲既往之愆尤飲水洗心求將來之充實綱

良齋雜說

卷六

十二

常以五倫為大期不負于君親學問以六籍為宗思無違于聖哲勤勞德業毋尚口而啓羞敬慎威儀貴動容而遠慢居易俟命勿逐勢利之場知雄守雌無名滿盈之忌富貴貧賤應作平等之觀毀譽是非皆同太虛之過推事天之道不妨念佛持齋廣愛物之心莫如放生戒殺惟隱惡之必去雖小善而亦為若有陽奉陰違始勤終怠仍蹈狹斜之徑復萌微倖之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犯神人之怒幽欺暗室顯背明條臣罪當誅天罰無赦伏願 帝君俯察微忱洞觀素行憐其前生供奉曾隨碧落之班惜其今日驅馳久戀黃梁之夢



窮途思返倦羽知還倘得指示前程引歸大道希賢帝  
 聖克養性以修身為子為臣用承家而報國服官受祿  
 免讓毀之憂虞却病延年絕饑寒之困苦一生廉潔可  
 留青史之名四海清平再見黃農之世庶幾積善餘慶  
 子孫尚冀全真上依星斗金鑑玉佩永飯命于三清風  
 馬雲車長近光于七曲則拔山超海負德難勝垂露懸  
 針書恩靡罄矣誓疏云蓋聞有教無類聖人之心改過  
 遷善學者之事何以愚昧誤落風塵久放山林重遊京  
 國行藏未定進退無依幸遇 元皇降乩旅次蒙命杜  
 黃二真官教以讀書學道懺罪除愆既奉訓詞旋加誥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勅寸心永矢五體常投今值春朝歲將更始正萬物發  
 育去故取新之時也侗雖不材豈敢自棄用陳素悃昭  
 告明神竊念侗生在蓬茅少攻鉛槧涉獵經史茫如面  
 墻敷衍文章淺同嚼蠟不究心于理學漫遣興于詩詞  
 嘲風弄月嘗賦閒情問鳥尋花每題綺語嘻笑怒罵未  
 免傷時慷慨悲歌亦嫌憤世雖歸游戲竟捏虛空此則  
 侗之罪也性本直遂才復粗疎輕談臧否多由口舌招  
 尤懶學逢迎或以儀文獲展既少知人之哲并無料事  
 之明人負我而方疑事過前而數悔不思反躬責己乃  
 欲怨天尤人憂讓畏譏輒形于色計功謀利未絕于心

此又侗之罪也事親為大守身實難而侗溫清猶虧顯  
 揚未遂生無五鼎之養沒無雙表之封友于兄弟恐生  
 殄臂之嫌樂爾妻孥更甚畫眉之褻宋玉好色闕雖未  
 成阮咸放情竊亦僅免此又侗之罪也會為小吏遠在  
 窮邊當滿漢之雜居調停無術值兵荒之洊至救濟無  
 方懸魚清操尚愧前賢劾鼠爰書保無濫罰真心勞而  
 政拙寧吏習而民安三黜空歸一毫無補此又侗之罪  
 也素懷好道未去三尸粗解談禪難空五蘊心存布施  
 乃因貧乏而成怪社結放生時以貪饕而犯殺癡迷習  
 障魔繞紛來漸銷元始精神豈識本來面目此又侗之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罪也兼斯五罪宜墮三塗何況邪心惡念起滅無時小  
 過微愆舉動常有或求田問舍角利錙銖或造食營衣  
 戰心靡麗或錢糧逋欠投牒公門或戶土鬪爭移文鄉  
 曲或心耽歌舞家蓄梨園或性愛遊遊門彈長鈇或飲  
 酒過度狗欲忘身或博奕廢時玩物喪志起居失節豈  
 止一日科頭怠惰習成不但三朝晏起皆由自孽莫遣  
 天刑所以一生多咎百事逢凶五年闈試不登甲乙之  
 科四載宦遊難竊斗筭之祿饑寒交至仍罹疾病之災  
 父母俱亡復遭喪妻之痛老羸已逼焚獨堪哀空涕泣  
 以何從將回頭而恨晚今欲勉自濯磨痛加針砭從前



憂患譬如已死此後戒懼有似更生以文章通性命之原務刪頑艷以道德立功名之本勿逐炎涼深思吉凶悔吝之幾謹守淫殺盜妄之戒庶日征而月邁覺今是而昨非凡人窮則呼天維臣急而籲帝伏聖赦其舊染策以新圖照日暮之桑榆培歲寒之松柏長樹獻賦稍叨辟召之榮五柳掛冠早遂歸來之計山間林下得承餘年佛宇仙宮與聞大道此生邀福長爲耕鑿之民他日朝元重厠掃除之役鴻恩無量雀躍難勝

元皇答教云爾等既有誠心自加獎拔盟誓已出須要時時檢點自古聖賢以及仙真莫不歷盡艱難苦持功行萬念歸正一事勿欺著書以正人心爲本立已以扶世道爲先乃得配享廟廷追陪天關生或掩抑死必長齋雜說

彰聞等語

神仙降真惟晉興寧中楊羲家最著今所傳右英紫微

諸夫人詩是也次則陶貞白冥通記詳載周子良與羣

真問答而詩文絕少曹縣王道元有玉海詩紀天上男

女二榜事甚奇錢蒙叟泐子靈異記葉天家竊聞俱在

疑信之間今以予所見證之則天人相感未嘗不呼吸

可通也孫真人過庭云大抵神仙遊戲三分作真七分

作假而予所遇元皇及右局二大夫皆朝夕教誨如

臨師保不僅文字相酬而已其他偶言禍福輒驗予以

事涉祲祥不敢具錄○通明靈寶真靈位業圖呂政爲

卷六

十四

北帝上相曹操爲太傅司馬懿爲賓友張繡韓遂嚴白虎公孫度之徒並列貴職兗州頗以爲疑予謂此輩原非凡人天遣一班魔君攪亂世界耳但復命之後豈無賞罰或尚仍真誥書其原銜未可知也若玉海所載西溟星君莊杲太極殿大學士李攀龍又有王世貞謝榛虞山云豈時運遞降世好所鍾上帝亦不得而違耶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文殊問維摩詰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文殊嘆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由此觀之語

良齋雜說

卷六

十五

言文字不得與于佛法明矣今諸方語錄幾塞破四天下豈達摩壁觀之教乎德山棒臨濟喝大愚三拳天龍一指庶幾近之然世之瞎棒盲喝胡拳亂指又何多也○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纔升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師曰大士講經竟故經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也一祖付法時慧可依位禮拜而立祖曰汝得吾髓後之說法者但學得道副不執文事不離文字而爲道用耳

吾夫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隱乎爾夫無言者即無



隱之義也如曰不然試問木樨香着

經曰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夫心既不可得又何自而生耶慧可問初祖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蓋心不可得者無心也無心則心安矣心安則生其心安而後能慮也二祖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心動者心不安也不安則或風或幡有所住矣故六祖悟道在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大安和尚問聖菩薩女我心安在曰在塔頂頭輪

良齋雜說

朱本

云

相邊又問曰在兜率天聽法大安置心于阿羅地四果乃不能知女變狐走又大耳三藏驗慧忠國師知去西川看競渡及安三藏鼻孔上罔知去處以其太近也華嚴命一行看吾心在何所先云馳白馬過寺門繼云處刹末良久泚頰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日照謁說禪師責其入器湫處又云立不可過頭豈可標身鳥外蓋前心于市後心刹末既復觀之彈指數下曰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又柳中庸為普寂公筮心事亦類此蓋心有所住則人得而測之若無所住則寂然不動雖有他心通者搏之不得也舉此公案可為註脚

經曰一切惟心造所謂造者為善恒于斯為惡恒于斯也六祖乃云不思善不思惡夫善惡不思則心幾于亡矣吾儒則不然務擇其善者而去其惡者蓋釋氏但存養于未發而不省察于已發是得了前段忘了後段也故陽明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者致知為善去惡者格物

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和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卧輪偈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和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

良齋雜說

卷六

七

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二偈俱是翻一層法以意推之似乎相反然救病則同譬如醫家用藥飽懣之後宜以查枳消之疴怯之餘宜以參朮補之也○予亦和云樹邊難着樹臺上莫安臺本來不是物一任惹塵埃又問君何伎倆有想還無想心起心自滅菩提長不長以此拈古聊供一喝

馬祖云卽心卽佛是有句法又云非心非佛是無句非法又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非有非無句非非法究竟合來是一是二大梅曰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祖聞之曰梅子熟矣大小馬祖弄巧成拙



子嘗作放下偈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如何  
州曰放下着嚴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  
不下担將去此語最妙然本之世尊梵志獻花佛令放  
下志放下左手一枝佛又令放下志放下右手一枝佛  
又令放下志云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甚麼佛曰吾  
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  
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志于言下悟無生忍  
佛語比趙州更覺明白顯易○道信見璨祖乞解脫法  
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此  
有省若放不下担將去猶可縛將來更苦矣解條還是

良齋雜說

卷六

六

繫條人得放手時且放手○語云萬般將不去惟有孽  
隨身又有萬般丟不下爲之奈何人須看破世間何物  
丟不下又要想到世間何物將得去細緣富貴無非過  
客生涯性命精神便是隨身行李

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  
還得否祖曰吾不會佛法趙州示衆曰佛之一字吾不  
喜聞人能眼中無佛則心中有佛心中無佛則四天下  
皆佛矣今之學佛者只畫得一圓相耳○佛降生時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人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

良齋雜說 卷六

無或曰無或曰有子笑曰若佛被狗子喫則狗子定有  
佛性矣呵呵

某和尚因看庭前柏樹子話頭自號柏樹徑山某聞之  
笑曰使其因乾屎橛話亦自號乾屎耶問者大噱然子  
有轉語難徑山僧問如何是佛臨濟曰乾屎橛既有乾  
屎橛的佛豈無乾屎橛的和尚恐徑山開口便落坑子  
裏呵呵

趙州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馬祖云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趨向皆是污染  
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只如行住坐臥應機接物

良齋雜說

卷六

十九

無非道者信乎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梁武帝問一祖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  
德祖曰並無功德唐肅宗請南陽國師看戲師曰檀越  
有甚心情看戲二語深中兩君之疾是真語者實語者  
莫作機鋒看滿朝臣子趕不上兩箇闍黎也

魚朝恩問南陽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  
奴也來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此是無名無名從此起  
于頓相公問紫玉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  
刹鬼國師曰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曰  
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妙哉隨機縱奪真紅爐一

四〇九



點雪也

龐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  
生話後有楊無爲和之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  
工夫更說無生話海印復和之云我無男婚我無女嫁  
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徑山曾舉此案示羅快然云  
莫落三老漢圈墮裏然妙喜不能續道一語何也予和  
云木童須婚石女須嫁夜半吼泥牛解說無生話又嘲  
龐公云立化男婚坐亡女嫁只剩老行婆誰伴無生話  
隱山和尚住潭州龍山無姓名洞山訪之問答既畢師  
作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  
長齋雜說 卷六 三

知其處又移茅屋入深居遠燒庵不知所如其人既高  
其詩復妙禪林中不易有也故錄之  
大慧云天命之謂性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是圓滿  
報身修道之謂教是千百億化身雖于道理尚隔一層  
然辨才無礙亦可喜也不觀不聞無聲無臭西來大意  
不出乎此自誠明者定生慧也自明誠者慧生定也天  
地之道不二而法門亦曰不二至誠之道無息而法界  
亦曰無盡成已成物猶之自利利他形著變化何異真  
如變易乎學者熟讀三十三章則四十二章在其中矣  
戒生定定生慧定慧相生而總以戒爲本參禪之家如

捉虛空不若律門爲修行第一義古來宿德未有不從  
戒入者法苑珠林云本于仁則不殺比于義則不盜執  
于禮則不淫守于信則不妄師于智則不飲其所謂淫  
殺盜者即君子之三戒也人能受孔子戒則菩薩戒不  
外是矣故吾以釋氏之禪得會子之一貫釋氏之律合  
顏子之四勿

放生戒雖人天小果然小人女子難感易流不妨以  
此引其善念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兩市屠沽不售東坡  
作坡亭詩里有不食肉者皆曰未死神已泣此語使  
人凄然也洪州廉使問馬祖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答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曰若喫是中承祿不喫是中承福近聞京江張相公一  
生不食肉曹子清內部語之曰凡牛羊雞犬皆有益于  
人不殺宜也若豕乃無用之物天生以供庖厨食之何  
害公笑曰然則天下之人無用者多矣將盡殺之可乎  
述之皆爲絕倒子戒殺有年而老病不能持齋猶食三  
淨肉東坡老饕佛印且燒猪以待罪過罪過  
凡人葷素逢著便喫不當有心分別吳僧淨端行解通  
脫人以爲聖聖章惇召之飯而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  
頭爲餽餽置端前端食自如惇得餽餽知其誤斥執事  
者而額端曰公何爲食餽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



餽餽如許甜善哉此僧真持戒者便覺鄧州和尚日食  
二鳩尚為有意予笑謂鳩摩羅什姚興賜二宮人諸僧  
欲效之什乃聚針盈掬吞之諸僧愧服當什近宮人時  
正不覺其為女子相耳

神仙未嘗無也而求神仙者多富貴之人夫長生之道  
莫先無欲而富貴之人不能于是方士以欲濟之曰外  
丹財也曰彼家色也天下豈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乎秦  
皇漢武唐憲宗明世宗皆以萬乘之尊富強全盛之日  
發而為神仙之思使國家衰弱內憂外患則無暇及此  
矣然徐市入海少卿變大柳泌皆伏誅惟陶仲文良死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耳彼方士不死之藥安在哉

道家修鍊惟坐功之法可以却病延年蓋人一身惟精  
氣神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  
則神耗多息則氣虛多嗜欲則精竭故須閉目以養神  
調息以養氣堅閉下元以養精精克則氣裕氣裕則神  
完是謂道家三寶蘇子著續養生論及龍虎鉛汞說其  
旨微矣而所贈張安道養生訣言甚簡易可行大約與  
八段錦相似予所親曹澹谿少時病瘵日嘔血數升呼  
吸不屬既而靜坐久之忽然有省大笑一聲開眼直視  
都非世間境界自此身心放下宿痾頓愈每見其服氣

徐曠腹中汨汨有聲此幸靈布氣法也予往見方士祝  
茹穹教人坐功須刻開關忽笑忽啼四肢搖戰有似風  
狂之狀而彼誇為神術此宋人之振苗者耳

養生訣云每夜以子後披衣起而東或南盤足叩齒三  
十六遍握固閉息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  
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  
徐出氣候出入息勻調即以舌接唇齒內外漱煉津液  
未得嚙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內丹田調息漱津皆依  
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嚙下以氣送入丹田  
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為之凡九閉息三嚙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  
心湧泉穴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次以兩手摩熨眼  
兩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  
而臥熟寢至明語云一吸便提氣氣歸臍一提便嚙水  
火相見此其要也然法也予有志而未逮何者方五  
更時正在睡鄉夢見希夷老子耳呵呵

張鷟從東坡索書且求發藥坡云戰國策中有一方吾  
嘗服之有效今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日無事以當  
貴二日早寢以當富三日安步以當車四日晚食以當  
肉范武子有目疾從張湛求方湛授以六物用損讀書



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此雖戲言却有至理使人盡服此方則秦越人太倉公皆問坐矣

王晉卿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于東坡坡語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謝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總不善妙哉此論予患口疾甚苦意欲效之既思萬一則目不愈那有坡老兩目奉陪且坡昔患目昏數以熱湯洗之張文潛云不可洗也日

良齋雜說

卷六

七

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蓋目以靜為體齒以動為用也坡善其言而止前言戲之耳豈可為其所欺不如奉文潛之言以代藥石

東坡雜著多寫藥方吾友蔣虎臣著蔣說藥方居半未知其效與否故不及抄錄今閱坡集偶存一二而以自所聞見者益之非世俗醫家仲景東垣之所製方也老杜云多病所需惟藥物而僕顧未能僅能書之而已亦冀世人有傳而試之者

白朮一味細搗為末餘筋滓難搗者棄之或留作香其

細末曝日中時以井花水灑潤之則膏液自上謹視其和合即入木臼杵搗數千下便丸似梧桐子大日以井花水嚥百丸漸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

服威靈仙法淨洗陰乾搗羅為末酒浸牛膝末或蜜丸或為散酒調空心服威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豪本之細者其驗以味極苦而色深翠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斷處有白暈謂之鸚鵡眼東坡有親知患脚氣至重依此服半年遂永除凡腫痛拘攣皆可已酒及熟水皆可下但忌茶耳又牢山一僧年百餘歲上下山如飛云取此藥粗細得中者寸截之作一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貼每歲作三百六十貼置床頭五更初面東細嚼之候津液滿口嚥下久久自効

藥至賤而為世要用未有若蒼耳者隨地有之花葉根皆可食生熟丸散無適不可使人骨髓滿肌如玉療風痺癱瘓癰瘡瘡痒尤治瘦金瘡

熟地玄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列仙傳有山圖者入山采藥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久服遂度世康師孟名曰四神丹大約補虛益血治風氣藥性中和可嘗服歐公嘗得暴下國醫不能治夫人云市醫有此藥三文一帖甚效公曰吾輩腑臟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



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二錢米飲下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藏自止矣

憲宗賜馬總治痢腹痛用生薑和皮切如粟米大用一錢雜茶相對烹并滓食之文潞公服之得愈

神宗傳荆公偏頭疼方用生薑葡萄汁一蜆殼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兩鼻皆注雖數十年患一注而愈

已上出破集

凡患癆怯病者以蜂蜜人乳童便酒娘各一鍾細熬成膏加入人參五錢另煎一大鍾攪和用白滾湯下即効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須用流水用止水即不驗

雞豆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久久益佳他菓煮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白樂天亦有防風粥食之三日

口香

宋孝宗患冷痢一醫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而愈又暑中痢疾用乾葛烏梅甘草三味濃煎一碗服之即止

宋尚書沈誥爲兵卒治背疽用瓜篋一箇乳香沒藥各五錢甘草三錢酒煎服愈近有治毒瘡者以朴硝研末攤患處以熨斗運之硝化則毒消矣

予嘗患痔脫肛以五倍子百草霜煎湯貯甕中坐其上熏之即收入愈

郝子貢婦產四月瘦癯戴眼角弓反張杜任以爲瘵病與大豆柴胡湯獨活湯而愈後葉夢得亦以獨活湯救其妻二方皆出千金第三卷

賈似道悅生隨鈔云荆芥穗爲末二三錢以酒調下凡中風者服之立愈

仙傳急救神方治中風中痰生石膏五兩辰砂二錢五分勻和爲末大人白湯調服三錢小兒一歲至三歲一錢四歲至六歲一錢五分八歲至十二歲二錢十三歲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至十八歲二錢五分立刻見効

治慢驚風訣云一釐硃砂一烏梅麝香少許一同搗再加幾點生人血見了閻王也放回

雙單乳蛾用巴豆一粒研爛入綿繭殼內乳蛾在左喉塞左鼻在右喉塞右鼻雙蛾兩鼻俱塞相傳氣絕者得此即甦

急救絞腸沙痛用透明白礬爲末一半冷水一半熱湯調服立可止瘡

魚骨梗濃煎山查湯先入魚細骨于內即化遂服之山中食鮮菌往往殺人蓋蛇虺毒氣所蒸也有僧教掘



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飲之得解方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往開汾湖葉氏諸子讀書徑山有僧採鮮菌同煮食之立死數人吳俗好食河豚亦多死者或以橄欖蘆根汁解之甚有灌以糞汁者何如不食之為愈也語云拚死吃河豚范石湖有河豚嘆云朝來里中子饒吻不待熟濃睡喚不應已落新鬼錄百年三寸咽水陸富有箴一物不登想未負將軍腹為口忘計身饕死何足哭可以戒矣

里中盛秀才四十無子遇異人傳授宜男神術連舉六雄無一雌者又皆不出痘予異而問之今錄其方云

良齋雜說

卷六

天

日用其雄如甲日經淨則乙日為雄丙日為雌時宜子者一元迭運之始寅者天地向明之始如戌如亥則餘氣矣至於晦朔弦望二分二至甲子甲寅庚申五月內九毒日皆不可用他如日月薄蝕火風雷雨晦暝之日及神祠井竈棺厠之所咸在所忌最宜者天清月白風和之夜春木旺夏火旺秋金旺冬水旺四季土旺之日與室參井鬼柳張房心之宿為父者尤宜豐其種於將播之時且斂其種於既播之後未得孕厚積而有待也既得孕勿搖而勿污也為母者宜有胎教有胎養言行坐立必正飲食視聽必正勿見凶服凶人與五行不正

廢疾等輩胎教也勿飽勿饑勿冷勿熱勿久坐立勿久行臥勿久勞動勿負重登高勿苦心鬱氣啼泣勿曲身傷胸勿食積滯不化之物胎養也兒方生時以甘草湯食之且洗其身至三日用些硃砂以淨其口而毒氣消矣至將出痘時用霜打小絲瓜燒灰存性調硃砂末為丸痘未見面預服之或于平日除夜服之亦妙婦服過二月到三月懷胎口每早服炒砂仁末三分白滾湯送下至四箇月服四分五箇月服五分過五月不必服恐瘦胎也永不出痘

良齋雜說

卷六

天

效良難今得仙方二則歷試神驗謹刻以廣其傳倘有仁人君子依法修合博施濟人功德無量矣

回生丹方 此方吾蘇按察袁德門公得之屬吏青州司李遇仙而傳施之已三十年凡藥一料可活千人事半功倍莫便于此

當歸身尾 酒洗 南川芎 香附 酒洗 元胡索 桃仁 去皮 蒼朮 去皮 蒲黃 白茯苓 去皮 熟地黃

右九味各一兩  
牛膝 酒洗 三稜 醋炒 茱萸肉 五靈脂 地榆 老耆 去蘆 甘草 羌活 廣橘紅 白芍藥 人參 白朮



右十一味各五錢

木瓜三錢 青皮去穢 良薑四錢 木香二錢 乳香二錢

沒藥二錢 烏藥二兩五錢 一方加益母草二兩 兩馬鞭草五錢 秋葵子三錢

右廿七味共為極細末聽用

錦紋大黃一斤切碎酒拌濕蒸約一箇

紅花三兩炒黃色用酒六碗

黑豆三升洗淨用木廿碗煎至七八碗去豆

蘇木三兩切碎用木六碗煎

右三汁共合一處入好陳醋三碗于銅鍋內加大黃末文武火熬如糊為度離火方入各藥末為丸如彈

子大重一錢一二分用時椎極細為末煖陳酒一茶

蓋童便一茶盞調服約香五寸即救一人 先調一

丸服下俟香寸許不下照前再服至三服無不下者

子死腹中服三丸 胎衣不下服三丸 橫生倒產

先露手足服二丸 餘難產症或至一二日不下垂

危者每服俱一丸

施藥水已破方可服未破服之殺人切忌切忌

此方修合須齋戒七日婦人雞犬皆避之

第一號三清化毒黃蠟丸 此方雲間許鶴沙前輩得

之遺左某公云出異人傳授用硃砂為君將補氣和血

良齋雜說 卷六

解毒快斑托元清心諸藥佐之

硃砂五兩 當歸一兩 生地一兩 人參五錢 犀角五錢

黃連四錢 白朮八錢 牛蒡子七錢 連翹七錢 荆穗四錢

葛根四錢 升麻二錢 黃柏四錢 甘草四錢 牛黃一錢

右咬咀將硃砂打作菜豆大塊用絹袋藏縫水十碗

酒二碗除牛黃同前藥十三味入砂鍋內文武火蒸

之剩一碗汁為度濾淨將硃砂揀出另晒藥汁成稠

膠再將硃砂牛黃研細拌猪心血為丸若硃砂拌汁

內萬無晒乾成丸之理牛黃入煎亦有耗折也硃砂

藥汁非烈日不乾故宜夏日修製每丸乾重五分凡

痘初出即細研一丸薄荷湯調服痘即減少輕快其

効如神

第二號三清快斑紅蠟丸 此方專治痘症不起起而

濃不全全而不蒼厚煩懣不寧或遍身癢癩間有乾黑

者若不急為益血補氣化毒則濃不滿而回靨凶矣縱

目下苟免大患而倒靨倒發痘毒日久不全者多矣

當歸紅花汁浸 熟地薑製 生地酒洗 人參去蘆 白朮一兩

白茯苓八錢 犀角三錢 川芎酒炒 元參八錢 荆穗七錢

牛蒡子炒七錢 牛黃一分 人中黃三錢 甘草六錢 燒人糞五錢

右為極細末煉蜜為丸皂角子大三歲兒一丸一歲

良齋雜說 卷六



兒半丸薄荷燈心湯調服時常胡荽酒些須與飯吃  
更妙

第三號三清百解綠蠟丸 此方專治痘瘡已屬毒氣  
內收不能散降隱伏于臟腑之中乘虛而發變症百端  
惟以化毒為主乃免爛膚腐筋壞骨潰鼻蝕牙喪明之  
患此丸能驅五臟六腑之毒俱從大小便徐徐降下不  
傷元氣不損脾胃雖至虛至弱者亦不知其毒從何去  
真元自復矣

歸尾 紅花汁 生地 酒炒一兩 白朮 八錢 人參 八錢 牛黃 一錢

牛蒡子 炒研 威靈仙 酒浸 犀角 鎊 六錢 天花粉 六錢

良齋雜說 卷六 三

牡丹皮 七錢 滑石 木飛 人中黃 五錢 檳榔 升麻汁 浸四錢

大黃 酒浸蒸晒三 次一兩二錢

右為極細末煉蜜為丸皂角子大三歲兒一九一歲  
兒半丸餘者仍以蠟封後用

製人中黃法 用甘草大者不拘多少將新大青竹一  
節放在內緊塞無空臘八日放糞缸中浸七七七日取出  
曬乾用竹筒內汁名為金汁收拾磁瓶內以蠟封口點  
一切疔毒惡瘡

又保胎神方

當歸 一錢五分 川芎 一錢三分 荆芥穗 八分 羌活 五分 蘄艾 七分

白芍藥 一錢二分 冬 川貝母 一錢五分 黃連 一錢五分  
厚朴 七分 薑 兔絲子 一錢四分 甘草 五分

加薑三片煎服 此方專治難產橫生甚有數日不  
下者一服即產母子俱全如臨月二三日覺腰痛  
及動履不安先用一帖空心服若當產下時服凡  
血暈陰脫及小產傷動胎氣一喫並治

又不出痘方

羌活 生地 黃柏 酒浸 升麻 防風 麻黃 各五分

甘草 黃連 歸身 各三分 川芎 蘇本 黃芩 酒浸

柴胡 各二分 紅花 經辛 蘇木 陳皮

白朮 各一分 連翹 吳茱萸 各五分

已上二十二味合為一劑每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日以水二鍾煎八分露一宿次早溫服一年只服四  
劑永不出痘



長洲九旬

予謂孟子有未達處人或怪之今閱邵氏聞見錄前人所駁不一而足王充刺孟何涉刪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伯評孟不足道矣以司馬文正公猶作疑孟蘇子瞻學孟子者也亦從而議其後其中一條有與予合者曰孔子論士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立然諾以為信犯患難以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不

良齋續說

卷七

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以不必信為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予謂此為要盟不信一言所誤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為五常之一豈有言不必信者哉夫子論從政曰由也果亦非貶辭也或曰抱柱之信信而愚者也結纓之果果而激者也然使尾生失期于女子季路逃難于衛君尚可謂之義乎然何以謂之小人夫子母必而曰必信必果則近于小矣殆比于樊遲學稼學圃之類其次信果于孝弟則猶予之也若以信果為小人則今之從政者皆大人乎  
溫公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所願學者孔子也

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虎得政于魯孔子不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憫乎何不舉則述伐植寔事居鄉黨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何不舉則述南子往佛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遜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云君子不由乎予

良齋續說

卷七

嘗取孟子本文讀之第三篇之末章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云云柳下惠不羞汚君云云第七篇之首章曰伯夷日不視惡色云云柳下惠不羞汚君云云合而較之其行一也然何以前謂之隘與不恭後謂之聖之清聖之和平使孟子復起亦必啞然自笑失言矣  
李泰伯不喜孟子故著常語陳次公傅野復作述常語其論之最嚴者惟教諸侯為天子與朝王辭以疾二節予請申之孔子之言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其為東周乎而孟子不能也其告梁惠王齊宣王皆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問明堂則曰王者之堂也王欲行仁政



則勿毀之矣問交鄰則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明以文王許之矣此時爲之也春秋之時五霸迭興皆以尊王爲義戰國之時七雄爭長其視共主若贅疣然周室之亡日可俟已孔子作春秋王必稱天使孟子爲之蘇張之徒有不大笑却走者乎但蘇張以縱橫孟子以仁義孟子以爲苟行仁義卽齊梁無不可王者亦不得已也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將朝王旣而辭以疾明日出弔景丑以爲不敬蓋孔子當仕有官職而孟子自居于不召之臣然孟子爲卿于齊則齊之臣矣其稱王問臣臣請爲王言樂則自居于臣矣豈所謂

良齋續說

卷七

三

草莽之臣市井之臣乎古者不爲臣有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孟子之于齊王師之云乎事之云乎昔人謂孟子不見諸侯而開章卽曰孟子見梁惠王殊不可解然戰國之時士習卑靡但見士前未見王前也如孟子之傲然不屈又曷可少哉寇讐之說尹焯已辨之其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此言大過溫公以爲君有大過無如紂貴戚之卿無如微箕比干然或去或奴或死未有敢易位者況過不及紂賢不及三子者乎使齊王聞孟子之言而懼則愈忌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

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爲暴亂之資也其可乎予按易位之事自霍光作備梁冀效尤其後孫琳陳頊宇文護之徒紛紛爲之至于董卓司馬昭桓溫等則異姓之卿公然無忌未必非孟子之言誤之也駁孟子者止于此矣其他如瞽瞍殺人完廩浚井之事不過寓言何足深辨至直斥爲不仁爲忍人爲五霸之罪人比于孫吳蘇張之亂天下則非聖無法其得罪名教大矣

良齋續說

卷七

四

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于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安也予觀泰爻彙征之後卽繼以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有用者也荒者其無用者也有用者用之無用者容之不遠棄也以君子而懷小人則衆君子或不樂而去之故朋亡而得配于五六有大援于上君子所以愈安也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而否之初亦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是知君子小人有迭相往來之勢而泰



之二曰包荒否之二亦曰包承小人即以君子之道用君子君子不覺墮其術中此小人之吉大人之否也然入羣不亂則邪不勝正故以吉終焉泰之分君子小人曰往曰來曰內曰外君子安而小人亦安至于大壯則君子用壯小人用罔羝羊觸藩者卒至喪羊于易羊陽也羊羸其角而藩亦壞兩敗俱傷之象也至于夬則壯于趾者壯于前趾壯于頄矣孚號惕若者終于無號矣向者觸藩之羊遂受其牽焉豈不痛哉以宋言之有熙寧之小人即有元祐之君子然處之太過則崇寧之小人復起而間之而又欲為建中之說者則君子小人雜

良齋續說

卷七

五

然並進皆非保泰之道也獨子瞻當時惇卜之徒耽耽虎視乃與伊川為難至生洛蜀之釁豈其讀易而未能行與蘇子曰大過陽自內出而撥陰于外小過陰自外入而因陽于內陽過乎陰君驕而無臣陰過乎陽臣亢而無君皆過正也子觀大過棟象小過飛鳥象棟在中二爻飛鳥在初上二爻以過涉滅頂之主在上所謂澤滅木也九三之棟能無撓乎九四之棟幸而得隆者以初六應之藉用白茅柔在下也然未免于有他吝者二五皆枯楊以是為棟何可久矣故彖辭直著曰棟撓小過之

豕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也初六之飛鳥以凶不過如明夷之垂翼傷在外耳上六之飛鳥離之其亢已極災必逮之蓋凡飛鳥之不宜上者如中孚之翰音登天解之射隼高墉而小過變旅則鳥焚其巢矣不如漸二之鴻漸于磐孚二之鳴鶴在陰卑栖自得也大抵大過之時比于秦皇漢武不可以有輔也小過之時則如周赧漢獻從或戕之凶何如矣所以夫子序卦雖曰有過物者必濟又曰物不可以終過也○過有二義對功而言過失之過也對不及而言過越之過也予前說既以有過立論茲復因蘇子之言推論及此

良齋續說

卷七

六

畜亦有二義一為止畜一為養畜蘇子之論止畜曰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非以害之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非以利之將即其安而摩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為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為凶其言當矣小畜之巽陰也而九五上九其質則陽其志則陰也以陰畜乾乾知其不可也易以質陽而志陰者畜乾乾知其不可也難故六四之畜乾至于血去惕出及其與上合志則五遂有孳如之孚洽比其鄰三爻同力以畜乾向之密雲不雨者既雨既處矣此



以小畜大之驗也若艮本以止健為義故同一輿說輿也小畜未免反目大畜終于無尤進之而良馬逐日閉與衛其上合志不較易乎至于童牛之牯豕之牙何天之衢則以大畜小道大行矣而吾獨有取于畜養者以二卦之象畜之小者曰懿文德畜之大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皆與吾儒之學有合焉至于剛健篤定輝光日新則其德積小以高大有不可思議者矣古本

蘇子深嘗字說而其傳曰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以爻之文有折俎之形而彖者材也材全而德備是以為豕

良齋續說

卷七

七

其鑿已甚與字說何異聖人制作龍馬負圖何至下比剛氣即豕有坎象乃以材全德備稱之不可笑乎易傳以雜卦自乾坤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自大過以下則非相從之次蓋傳者失也凡八卦今改正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其說曰初上者本末之地也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顛故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艮下巽上男下女非其正也故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兌下震上男女之正當以是終故曰

歸妹女之終也離下坎上男女定位故曰既濟定也坎下離上男失其位窮之道也故曰未濟男之窮也其說甚為有理而吾又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二句贅文可刪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陰陽消長天道之常既有乘除不無對待今既系夬云云則亦當系姤曰小人道長君子道傷也且夫當盛極將衰之時方為君子憂之小人何憂之有

郭京周易舉正以定本改今文朱子嘗參用之矣尚有可取而未從者節錄于後

良齋續說

卷七

八

履霜陰始凝也無堅冰字初六陰氣之微初寒之始故履霜而知陰始凝積漸至于堅冰則純陰矣何得云始且下有至堅冰也不應重出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脫何字不成文義田有禽利執之課作言字難解若以言為聲罪致討田中之禽豈可口舌論乎利用征伐誤作侵伐征正也上伐下也侵則不正矣觀上爻征邑國可見春秋書法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侵伐不當並用老婦得其少夫少字蟲傷類士字誤士字義理無取



坎習坎上脫卦名六十四卦無卦名加一字者繫辭勞乎坎坎陷也之類亦無習字予謂此繫卦之變體如艮其背同人于野否之匪人皆以卦名連下文豈必六十四卦一例乎

喪羊于易郭以為當作牛合大壯之義非也卦之互體為兌兌為羊故三四五上皆取羊義且牡羊三歲曰羝豈有羝牛乎

反身修德郭以為既成君子之名若反君子之身則是小人之道故改為正身不知反身而誠書已言之處蹇難之時深自貶損則反身為宜九三往蹇來反亦改為

艮齋續說

卷七

九

來正不知福祿來反詩又言之矣

萃利見大人亨利貞彖辭脫利貞二字聚以正也正解貞字義

震彖辭出可以句上脫不喪七鬯一句

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豈聖賢之享反大于上帝乎

豐四象遇其夷主吉行也當作志行也不宜割吉字為釋詞

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此聖人感物之義郭本謂多豚魚二字則信所及者何物耶下文乘木舟虛正與魚

字叶

小過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脫可字增吉字非

其君之袂不如其梯之袂艮小象誤增也字

密雲不雨已上也郭改作已止也今以韻叶之下云終不可長也上云已亢也則已上為是

子貢子夏皆在孔門而詩傳詩序有不同者今折衷論之

卷耳序曰后妃之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傳曰周人遣使求賢而憫行役之艱也申培詩說亦云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

艮齋續說

卷七

十

詩今釋其詞馬唐僕痛行役之勞可見然謂文王勞之則可若云后妃之志則嗟我懷人不應朝夕思念及于使臣也若朱子直指為思念文王之詩不應以窈窕之人陟崔嵬之險而金罍兕觥無乃宮闈而犯酒誥乎

芣苢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曰文王之時萬民和樂兒童歌謠申公亦謂童兒闌草嬉戲歌謠之詞今急口讀之其聲甚似○芣苢馬鳥車前也其子治產難故婦女採之為宜韓詩外傳芣苢傷君子有惡疾故劉峻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芣苢此說欠通小星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傳曰小臣奉使



而勤勞于公然抱衾與裯固當以妾媵為宜

詩傳合幽風魯頌為魯風大謬幽風周公述王業之艱難並無魯事公之居東地理志謂在王室之東周公所征之地而乃云周公孫于魯不知此時伯禽安在乎魯有頌猶秦有誓也何必降而風又以王風為魯風尤謬之謬

邶邶雖三監之地然衛之變風至頃侯始作其詩並與二叔無干詩傳以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仕者苦之賦北門三叔構周公邶人風之賦墻有茨叔處不義邶人刺之賦相鼠

良齋續記

卷七

十二

鄆人從軍其妻賦伯兮無稽甚矣至謂康叔憂王室賦栢舟據管蔡世家康叔冉季皆少未得封何至廛小子之憂乎

蠨蛸序曰衛文公以道化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傳曰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然女子有行豈南子之謂乎況靈公與孔子同時不應有詩

子前以唐棣之華翻其反而另是一詩今詩傳云口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疑即此詩也但不見于詩序

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而傳直謂留子賢而退隱國中慕之不知子嗟子國顯指淫人之名乃以留字為姓豈

成文義

有兔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或謂鄭伯射王之事似無據傳曰趙鞅殺莨弘周人傷之其說近是

丰兮淫奔之詩序謂刺亂固非傳謂小白適莒齊人慕之不知何據且齊事何得入鄭風

山有扶蘇序曰刺忽朱子駁之矣傳曰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註曰狂氏狡名此何人耶想因狂且狡童合之而誤也又曰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此詩缺而事亦不見于春秋

墓門序曰刺陳佗也傳曰泄冶刺孔寧儀行父二說未

良齋續記

卷二

十一

知孰是然詩有彼美淑姬則似乎指夏姬也

小雅有祈父無祈招傳以為祭公之詩則祈招之倍倍已謫于子革矣

鼓鐘序曰刺幽王傳曰憂昭王然詩有淮水湯湯則為昭王南征之時註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似無據

詩傳之異于詩序者王風之下次齊次魏次唐次曹次鄆次鄭次陳次秦前後參差而尤舛者幽風改為魯風

以頌合焉小雅大雅改為小疋大疋而篇什亦不同次今毛鄭諸家皆宗詩序惟朱子貶之耳而詩傳無聞焉

故人疑其偽然申公詩說一一遵之則在漢初其詩已



傳而雅頌闕文甚多使後人偽作不應同于薛鼓魯鼓也

三傳異同各有是處今摘數條

春王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夫以王為文王凡經書天王使宰咺王使榮叔之類又孰謂乎當平王之世而追尊文考是魚藻之意也夫子惡乎敢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然于惠公緩于仲子則已急矣公羊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註疏謂生時不稱夫人則夫人孫于齊獨非生時乎蓋明乎為惠公之妾也至穀梁云惠

良齋續說

卷七

七

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謬安有賵其子以及其母者乎子先母後無此書法

夫人子氏薨疏云左氏以為桓公之母今按傳無此文公羊以

為隱公之母穀梁以為隱公之妻君氏卒左氏曰聲子

也不曰薨不稱夫人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公穀皆云

尹氏卒天子之大夫也何以斷之愚謂夫人子氏必聲

子也仲子之薨必在惠公之前王賵惠公而并及之豫

凶事非禮也然不賵孟子而賵仲子禮已失矣隱公之

妻子氏無聞尹氏前已辨之其為周大夫鄭大夫未可

知但以為聲子則非豈有國君之母不曰薨不稱夫人

不書姓不系之惠公而系之隱公曰君氏乎或曰哀公之母何以書姬氏卒二傳哀未君也

考仲子之官初獻六羽其僭不待言矣但仲子既稱夫人則當祔于惠公今不云考惠公之官而云考仲子之宮豈別立廟乎且仲子聲子均母也隱公舍其生母而尊桓公之母于弟未也于孝已衰矣

齊侯送姜氏于謹左氏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穀梁曰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今越境送女非禮也有此一送卽有後之一會又有後之一孫○楚子過鄭文芊

良齋續說

卷七

十四

夜送于軍此一送也吾亦疑之

宋人執祭仲出昭公而立厲公公羊善其行權穀梁惡其立惡而黜正亡何而突出奔忽復歸置君如奕其可訓乎然奪正反正二家無異詞則行權之說謬矣

紀侯大去其國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公羊曰紀侯賢

而齊滅之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穀梁則以襄公能復九世之讐春秋為賢者諱夫紀侯

諱齊哀公懿王烹之襄公之復讐大義也紀侯不能下

齊以與紀季而違齊雖大智也兩賢之可矣然齊侯葬

紀伯姬則伐人之國而不孤人之喪襄公為尤賢矣公



羊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公及齊侯狩于禚二傳作部齊侯淫乎其姦貶而稱人且諱

與讐狩也前此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母會之子狩之

其地同必為母子如初矣姜謂桓公于齊侯其言曰同

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莊公知母而不知父宜哉其不為

蕭綜者幸矣綜為東昏遺腹子其母吳淑媛告之遂叛梁奔魏

公伐齊納子糾公羊曰復讐也公實不能納糾諸大夫

以為不如以復讐伐之志在下豈本心乎既而殺糾以

悅齊十室之邑可以逃難以千乘之君而不能存亡人

何復讐之有其言曰寡人之生不如死矣殆良心之萌

東齊續說

卷七

五

也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曹劌教之也十三年公奉齊侯

盟于柯曹劌劫之也劌既能軍何以有三敗之辱不得

已而出于要盟乎長勺之戰左氏載之柯之盟穀梁載

之而二傳無文未知何據

公子慶父如齊公穀皆言奔然曰如非奔也至閔二年

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明言奔矣元年齊仲孫來左氏謂

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穀皆以為慶父其曰齊外之也此

時慶父未絕于魯豈得遠孫于齊況前此後此皆稱公

子慶父而此忽改為齊仲孫有是例乎季子來歸不書

出慶父如齊不書歸省文也歸者主也來者客也樂盈

奔楚復入于晉來美而入惡且不繫以楚也

荀息之死穀梁稱為不食其言而左氏譏之以為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蓋獻公廢長立幼殺正而立不正息不

引君子當道而徇匹夫之諒小信不足取也不然周昌

彊直何不死如意之難乎

甚矣宋襄公之無道也伐齊之喪執滕子用鄆子圍曹

為鹿上之盟小國爭盟禍也雩之被執實自取之泓之

戰既圖雪恥鼓儻可也而托辭于不重傷不禽二毛欲

良齊續說

卷七

六

以小人掩其大不仁其誰信之穀梁責其過而不改是

矣公羊乃稱其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不過

此豈不謬乎如子魚之謀國料敵而謂其有君無臣亦

過矣

公穀紀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歲在

己酉而穀梁註云乙卯疏云己卯誤也左傳紀孔子卒

在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歲在壬戌則夫子年七十四

矣但左不書生公穀不書卒未知合否而史記孔子世

家則云襄公二十二年生歲在庚戌哀公十六年卒則

年七十三也金仁山綱目與史記合而杜氏謂是年四

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五月十三日為己丑則日月必



有一誤

春秋于隱公八年書蔡侯考父卒于襄公二十三年書  
臧孫紇奔邾妻可見臨文不諱不止言微不言在也  
西狩獲麟春秋絕筆公穀二傳止于是矣左氏復增三  
年是誰作乎續傳可也續經不可也宋時有無名子挾  
妓飲樊樓者大書于壁云春王正月公會夫人于此樓  
後有人戲續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  
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饑寒也宜哉此可爲續經傳者一  
笑也

宋儒疑金縢爲偽書蓋惑于慕容盛之言盛曰武王得  
良齋續說

卷七

七

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是  
周公知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  
詐乎若惑于天命是不聖也不知人臣事君猶子事父  
父母有疾爲子者不惜祈禱醫藥呼號奔走以救之豈  
有執星相之說而曰彼之祿命固無恙也遂坐視其阽  
危而弗顧哉若云惑于天命則文王之壽尚可以與子  
公旦之身獨不可以代兄乎且金縢聖經尚疑爲僞九  
齡之夢更屬無稽猶以爲真乎盛又謂周公誅管蔡爲  
不臣此爲武庚左袒與流言何異至謂二公足明周公  
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則二公之心亦有猜于周公

然公之居東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生而二

公莫之止也君爽之篇召公不說以周公既攝王政不  
宜復列臣職此在致政之後非居攝時明矣盛又謂伊  
尹于太甲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官事同羿皋嘗讀  
伊訓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可謂至矣乃太甲一  
則曰嗣王不惠于阿衡再則曰王惟庸罔念聞三則曰  
王未克變然後營于桐官使之密邇先王其訓蓋亦嗣  
君居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禮也何云幽主而據其  
位哉三祀復歸正服闋之時觀王拜手稽首之言其悔  
艾可見而盛乃云太甲匿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

良齋續說

卷七

八

濟其忠貞之美猶太伯三讓之道豈不謬哉盛以鮮卑  
小種敢于非聖如此常忠郎數諸臣旣隨聲阿意而晉  
書詳錄其詞不可不辨

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始魯隱公史記世家首吳太  
伯列傳首伯夷皆以其讓也夫子之哂由也曰其言不  
讓故求曰以俟君子亦曰非曰能之至點之鼓瑟言後  
而出亦後也然一日之長夫子已教之矣老子曰不敢  
爲天下先其志之哉

有道人解論語曰子釣而不綱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  
食宿示其動則取之也聖人本無心于取物其意在子



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此亦觸類之教也不然鈞弋之事不幾近于嬉戲乎

陳善辨論語章次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當時孔門有此四科之目故弟子記之而即接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孝哉閔子騫二章以證顏閔之為德行并以例其餘也後人見無子曰遂連上文從我于陳蔡者為一章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以例推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亦必當時有此品題而即接以子曰回也其庶乎賜不受命為一章若

良齋續說

卷七

二十九

以無子曰為疑將連上文求非吾徒也可乎又如微子去之一節子曰殷有三仁焉逸民伯夷一節子曰不降其志云云皆案之有斷也又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古語也斷以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爻詞也斷以子曰不占而已矣唐棣之華逸詩也斷以子曰未之思也若以祭如在連上文禘之說不恒其德連上人而無恒尚為有理或以唐棣翩反有似乎權連上共學章則不通極矣

司馬光太玄說曰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書而不悖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

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非別為書而與易競也又曰孔子既没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荀不足以擬況其餘乎噫何司馬諛莽大夫之甚也以予觀之不過識幾箇難字耳若謂深于易理則易有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劇秦美新其能辨乎即不坐以黨逆之罪亦非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矣雄之才長于詞賦而未聞道若以法言太玄為知聖人之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君子其許之乎温公既好太玄其自著潛虛勢彛似之但未知誰為後世子雲者○太玄經以中孚

良齋續說

卷七

三十

為首卦是于連山歸藏之外別造一易此老儒所謂漢易豈周易乎

陶九成云人身有一泰卦眼耳鼻皆雙竅為三陰口二便皆單竅為三陽鼻下唇上名人中人為天地之中也蓋人身有小天地有天地然後水火生焉乾坤交而人之形成坎離交而人之神生故有地天泰乃有水火既濟反是則否有倒懸之狀未濟有相射之害矣

良齋雜說

卷七



長洲尤侗纂

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夫月不及日星不及月非辯論也不如魯紳子暈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金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缺哉北齊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宣和中勅沙門著冠為道士道釋互相乘除而儒千古不廢未聞有勅令秀才出家者不幸遇泗上亭長一溺其冠耳○唐太宗時河南參軍鄭銳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事不切事情罷官度為道士而蕭瑀好佛

亦令出家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為僧誚道者為道士則士大夫為異論者息矣何必人其人火其書耶

張橫渠喜論命問康節曰先生知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所謂天命即夫子所謂五十而知天命也豈八字五星之類乎即君平賣卜亦據易理今人擲三文錢分單赤重交以斷吉凶豈不可笑

凡人百歲謂之人瑞上古之人不論漢張蒼一百八十五歲樂人竇公百八十歲魏羅結百二十歲趙逸二百五十歲梁鍾離思遠百十二歲張元始百十六歲吐谷渾

夸呂在位百年高麗王璉百餘歲唐于伯龍百二十八歲錢朗百七十歲陳崇藝百二十歲朱卿百九十五歲子連叔百二十二歲虞山選明詩止記林春澤一百四歲子又攷太史王草一百歲太倉毛弼一百歲崑山周壽誼百十六歲北京茹大中百四歲俱建坊賜宴濟寧王士能百二十歲良鄉孔無似四百歲內丘向指揮百十七歲浙川賈大用百三歲此類甚多如深山古木長生不朽未足為奇也予在永平見山海關有程叟年百四歲矣然耳目昏聩僅同雞窠小兒亦何足取耶古人夙惠如黃帝顓頊之類皆不可攷世人稱甘羅十

二為秦相然不過說趙王耳楊烏九歲與玄張霸七歲通春秋黃琬七歲對日蝕張堪六歲任延年九歲皆號聖童賈逵十歲暗誦六經王弼十歲解老莊謝貞八歲賦詩蕭統三歲通孝經論語蕭鋒四歲作鳳尾詩顧歡六歲作黃鵠賦王勃九歲駁漢書注劉晏八歲獻泰山頌李泌七歲賦方圓動靜宋之晏殊楊億明之李東陽程敏政皆以神童舉然亦有小時了了大即不然者豈前世因耶

唐有寶子科昌黎贈張童子序是也宋亦設神童科賈黃中七歲及第李昉贈詩是也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



得官俚俗慕之生子甫四五歲即延師督課五經閉置一室或以竹籃坐之樹杪絕其視聽晝夜苦之因而夭亡者多矣不知人生材質不齊福命有限龍駒鳳雛間氣所鍾豈可望之尋常百姓家乎偶見小說載黃巢五歲侍祖父為菊花聯句巢應聲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父怒欲撻之祖令再賦又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藥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移共桃花一處開其跋扈之性嬰孩已見然使巢應神童科豈非傑然出類者乎

神童俱係文人未有以武著者渾瑊年十一歲隨父釋

良齋續說

卷八

三

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問曰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馬官拜太師封王此千古一奇也

太妃嗣徽音則百斯男然文王止十子蓋詩人誇美之

詞曰常有七十餘男索隱又云陳成子生男百餘人乃雜賓客舍人所

生靖郭君有男四十餘人豈繩其祖武乎中山靖王有

子百二十人吐谷渾胡藩皆有子六十人鄱陽王恢有

男女百人此不常見者大抵王侯家居多若士庶人一

妻一妾雖一年一子安能如許之夥耶

翰林雅號一條冰言其冷也楊大年久為學士家貧請

外其表辭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蓋自宋已然矣○明末有語科衣道馬翰林房吏部何曾少一椿相傳明時翰林房多由中貴所送此固可恥若今日貨屋問是翰林有搖首不應者長安居大不易豈止索米艱難耶

唐宋翰林院皆在禁中故當直學士朝夕視草有時天子臨幸或召入飲宴如蘇易簡之窓中照燭錢惟演之簪花幞頭並傳佳話凡入館者皆自左掖門下馬故謂之步行學士今翰林院在長安門外雖得乘轎馬入衙署而其體則已疎矣

良齋續說

卷八

四

唐故事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第至子城東街名沙堤今翰林院門首有堤高三尺許積沙其上大風刮不損亦名沙堤以取大拜之兆近有人厭其塚疊耨而平之一時同官以故出院者甚眾因懼而復焉亦一异也

南人尚右北人尚左孰是乎檀弓注云喪尚左吉尚右左陽而右陰也老子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宗廟之祀以右為上人家門符左神茶右鬱壘張衡賦云守以鬱壘神茶副焉左傳天子所右寡人亦右之天子所左寡人亦左之則以右為助之重班史漢制尚右故右



賢左戚若左官左遷皆以左爲輕惟魏公子迎侯生虛車左則以車上貴左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由此觀之左右輕重原無定位吉凶軍賓隨時爲宜耳今翰林院相見禮皆尚右雖北人亦尚右科道矯之皆尚左雖南人亦尚左豈以剛柔別耶一旦翰林科道並集一堂議禮紛然予笑曰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任從客便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照壁喜見蝎此語真不虛也予謂二老終是宦情中熱不忘長安之夢若

良齋續說

卷八

五

我久卧江湖魚鳥爲侶騾馬鞞鐸耳所厭聞何如款乃一聲耶京邸多蝎至今談虎色變不意退之喜之如此蝎且不避而況于臭蟲乎○錢牧齋作壁蝨詩數百言亦喜蝎之意

有一位官長必有一座祠堂吾蘇之虎丘杭之孤山纍不勝數矣宋時有金使至鄧千里館之道經西湖見林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會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予恐今日祠堂爲之不巳和靖亦當拱手以避賢路或謂虎丘短簿祠何以不廢予曰只爲王主簿尚是一位官員也

王安石引堦蔡下作相遂以安石配享孔子時有笑話安石初入虜頗會思孟四哲迭遜上座安石靦然受之夫子不安亦下座揖讓安石踧踖不敢當子路見之不忿徑扯公治長出門治長窘甚曰我何罪子路曰爾不見我人家女婿來予戲代公治長答曰我丈人爲魯司寇雖原未嘗作成女婿做官也

馬騎上等馬牛使中等牛人用下等人此至言也馬取其行遠牛取其負重人取其安分若黠奴悍僕智過其主未有不爲其愚弄者昔司馬溫公畜一老僕幾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見而教之遂改稱大參相公

良齋續說

卷八

六

公驚問故嘆曰可惜老僕被蘇東坡教壞了然被人教壞猶可今之奴才其教壞主人者多矣可爲三嘆

洪覺範嘗遊褒禪山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既覺問之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袈裟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足豈不借笠耶曰雨即吾不行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殊快人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度牒也亦欲作枕洪異之不告姓名而去既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數夫巷陌聚觀雞犬喧吠使



褒禪僧遇之不晒其多事耶予謂此僧真古佛化身惜覺老當面蹉過由其言雖祖師杖拂都為長物何況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乎天下本無事入世出世同作是觀

晏元獻留守南郡當中秋陰晦不設宴既寢幕客王君玉以詩投之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晏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暢飲達旦前輩興致如此吾葑處士朱存理館荻扁王家一日飲罷主人已寢朱庭中玩月忽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狂叫亟叩主人門告

良齋續說

卷八

二

之主人亦大稱贊重酌竟夕明日遍名城申詩人張樂設席以賞此詩其興致豪邁出于村落人家不更勝文章太守乎今觀其詩不過宋人佳句而自奇乃爾幾同貫休半夜撞鐘矣

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公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非也于鄴褒中詩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宿會稽詩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豈亦蘇州乎詩人興到之言原不拘時刻而今寒山寺僧遂于半夜撞鐘蓋因張繼之詩而寔之也

詩文最忌摹倣放翁言宋初尚文選當時學之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後惡其陳腐始一洗之既尚蘇氏文章又有語云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使坡老聞之必云本家今日斷屠矣今人作詩文輒云置某人集中不可復辨則亦成爲某人之詩文而已豈有本來面目哉西京一僧院後有竹園甚盛士大夫多遊集其間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數月無耗僧屢往請則曰吾爲爾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踰半載方送榜還題曰竹軒妙哉題名只合如此使他人

良齋續說

卷八

本

爲之則綠筠瀟碧爲此君上尊號者多矣晏景初嘗爲人作墓誌以示朱希真朱曰甚妙但欠四字耳問之指有文集十卷下曰此處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晏笑遂添三字曰藏于家用其意也雖然不行于世無足道矣今之文集行于世者其美惡輕重何如也藝文志標曰纍纍千秋萬世徒爲人覆瓿耳仰屋梁而著書可爲投筆三嘆

皇甫湜爲裴晉公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冗長如此豈成文字時湜索潤筆一字三緘不過貪得幾疋帛耳何至排樂天而奪之文與可畫竹詩云擬將一幅鵝溪絹



掃取寒梢萬尺長東坡謂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于筆硯欲得此絹而已與可笑曰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他日有以絹求畫者與可厭之投之地罵曰吾將以為襪材豈須二百五十疋乎與可戲言殆與郭恕先畫風鳶相類然以視皇甫雅俗不侔矣

歐公云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至于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為苦是可嘆也此論自是至言古之立德立功名垂不朽者無論即文如韓

良齋續說

卷八

九

退之詩如杜子美未聞其能書也王鳳洲云吾腕有鬼吾目有神言能辨書而不能書也至于畫家尤為百工之伎而後人不惜竭力為之又歐公所不屑道矣韋仲將登籠書凌雲臺榜閭立本伏殿前畫異鳥困辱已極其可悔乎

語云能書不擇筆不可為訓智永以秃筆作冢蔣虎臣每過書齋揀秃筆袖去酒墨作書予嘗笑之然其字如蒼松古栢又當別論邢子愿云文房之具研尚端墨貴新安筆取吳興紙則舊開化新玉山皆足當臨池用晉人書多以素黃碧二種仰尺幅皆然彼時矜重其書乃

蘭亭之意懷也

蘭亭序不入文選或以絲竹管絃叠出不知東都賦已有布絲竹管絃畢煜語張禹傳亦云後堂理絲竹管絃或以天朗氣清非時則張衡賦仲冬之月時和氣清況暮春乎褚爽襪賦云伊暮春之令月將解襪于通川風搖林而自清氣扶嶺而自鮮況三月節為清明朗即明也又何異乎至文詞之妙過金谷序十倍或以比之右軍亦自喜其然豈其然乎特其筆致高雅迥非齊梁習氣故昭明不以入選然蘭亭之帖摹寫千本傳之百世則不以文傳而以字傳也

良齋續說

卷八

十

宣宗微行盧渥遇于漣水意其貴人斂身避之上呼與相見自稱進士盧渥上袖其詩卷而去令王司擢第賈島在寺樓吟詩上往閱其詩卷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知此耶上不悅而去放為長江尉以詩言之則島勝于渥多矣而遇不遇懸殊者固有命焉然渥之謙固可以致貴而島之傲適足以名窮也

陳後山謂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史記每與黃魯直怪嘆以為異事然歐公述陳舍人語以身輕一鳥過雖一字不可及其自誇明妃曲李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又云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其推



之至矣子瞻作表忠觀碑荆公嘆賞良久曰此三王世家體也世有不好其文而學其體者乎東坡有言江瑤柱似荔枝杜詩似史記不但為太史公增價并為工部雪冤矣

王介甫好小巧喜捉對嘗舉江州司馬青衫濕蔡天啟對以梨園弟子白髮新大為激賞又舉半夏禹餘糧以禹假雨以糧假涼或對以長春佛見笑以花對藥亦巧矣又舉投老欲依僧客曰急來抱佛脚介甫曰投老欲依僧成語也客曰急來抱佛脚亦俗語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絕對乎介甫大笑

良齋續說

卷八

二

詩用人名不當替身劉子儀詩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一柳下惠也謂之惠和一子張也謂之師達甚可笑也或云去一官字定是番僧乃惠和尚小師名達祿須干也聞者絕倒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清輝冬嶺秀孤松此一句一首也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一首一句也作者觀此便得詩家三昧司空圖在唐末不以詩名而其詩品二十四則深得詩家三昧如雄渾云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纖穠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

其雅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洗煉云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勁健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含蓄云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精神云生氣遠出不着死灰豪氣云真力彌滿萬象在旁等語皆沉潛斯道而後得之即其自作詩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坡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皆能超詣為工未可以晚唐貶之也至其為人棄官歸隱伴為衰野得免亂離是亦見幾之哲而王禹偁譏其躁于進取頗自矜伐不已

良齋續說

卷八

三

詩以二字叶韻者惟鴛鴦在梁蠓螻在東予嘗為劉長公題像贊用此體亦偶耳比見虞伯生有折桂吟咏蜀漢事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誰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瀟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與既以平上去三聲通用而中原音韻無入聲故以蜀術作平物作去也亦新而巧矣

魏鶴山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云予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觀儲書之盛寶慶初過錫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于火者累月矣為之傍徨不忍去因歷數本朝



書家如孫長孺唐僖宗榜書樓再燬于火江元叔吳越  
數萬卷爲臧僕竊去一篋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  
山劉壯輿南陽开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  
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元符中蕩爲烟埃晁文  
元累世所藏政和火災尺素不存斯理殆不可曉然不  
獨藏書卽文簡公遂初稿梁溪集亦無一篇之遺往錫  
山顧宸選宋文遍搜不可得僅存瑞鶴仙二詞而已子  
孫不克世守誠有罪焉則予今日之淺見寡聞固其宜  
也

仙閣津逮秘書中有全唐詩話不著譚人其序末遂初

良齋續說

卷八

三

筆書予思文簡公外未有以遂初名堂者及按紀年爲  
咸淳辛未咸淳乃度宗年號文簡已沒此爲莊定公無  
疑也莊定諱焞文簡之孫仕至端明殿大學士度宗嘗  
幸其第題柱間云五世三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譜稱  
其告老林下築圃西湖與序中蒙恩便養湖曲相合所  
居仍名遂初堂云莊定不以詩名而此編遂撮三唐之  
標獨無一言及李杜不識謂何

春渚紀聞載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園中有柿木高出屋  
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  
上不知其數至于木之細枝亦有之尤氏乞得其木作

數百段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尋衰  
其園後歸尤氏此事甚奇而家譜溪邊舊話不載附志  
于此

良齋續說

卷八

三



艮齋續說 卷九

長洲尤侗纂

元亨利貞雖云四德然大通而利于正有一貫之義觀諸卦有獨言亨無獨言元者坤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利永貞明夷曰利艱貞家人曰利女貞同人曰利君子貞歸妹曰利幽人之貞巽曰利武人之貞是知貞之合于利也其專言利者如利見大人利涉大川利建侯利用行師利有攸往之類要未有不出于正者文言之分四德蓋發覆彖辭又進一解未可泥為定例也不然他卦如屯如臨如隨如无妄如革皆有元亨利貞之辭豈皆

艮齋續說

卷九

一

備四德乎必以四德論則臨无妄之大亨以正以字當不得利字而屯隨之大亨貞何遂脫一字乎自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利截然分為兩途然文言曰義者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則義利未嘗不合但乾之能以美利利天下者莫大于不言所利也言利則入于小人矣夫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利之中固有義焉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義又何嘗不利乎六十四卦之重名者莫善于乾乾與謙謙皆君子也次則坎坎者懼其險焉夫夫者戒其壯焉蹇蹇者舍其躬焉皆君子處憂患之道故重言以叮嚀之若此

大易之理莫善于咸艮二卦艮止也咸感也惟止然後能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即一動一靜之道也咸之象曰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輔頰舌艮之象曰艮其背艮其趾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艮其輔近取諸身二卦備矣而咸之四艮之上獨不言身者心之官則思咸之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非虛受之義艮之敦即思不出其位也故學咸而失不如學艮而得也

漢儒分繫辭上二十章下九章割裂不當朱子正之如知幽明之故與知鬼神之情狀自是一節今分精氣為物另起一章非也故當以易與天地準為第四章一陰

艮齋續說

卷九

二

一陽之謂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皆以之謂成文今分顯諸仁另起一章非也故當以一陰一陽為第五章子曰易其至矣乎既有子曰自當斷章鳴鶴以下歷叙爻辭何得分藉用白茅以下又為一章若馬融荀爽更以負且乘為一章益無謂矣子獨疑自天祐之一節插在第十一章後朱子改在第十二章前俱于義無取此必錯簡當列鳴鶴在陰之前為諸爻首觀易曰二字可見下繫憧憧往來亦冠以易曰漢儒以困于石有易曰又分一章則公用射隼亦有易曰安得章章而分之耶天一地二之下即當總以天數五一節後接大衍之數確



不可易今以天數五接掛卦之後以天一地二爲十二章之始不問而知其謬矣易之爲書也三章句法同分之爲是今以原始要終合上章以二與四另起下章并合廣大悉備一章亦非此漢儒之誤而註疏因之不可不辨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定是衍文而韓康伯注云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能說萬物之心能精爲者之務孔穎達疏云諸侯以此易之道思慮諸物轉益精粹豈非將錯就錯以訛傳訛之故耶

朱註妙矣然亦有可笑者如雜卦咸速也恒久也註曰

艮齋續說

卷九

咸速恒久與不註同孟子泄泄猶沓沓也註曰沓沓卽泄泄之意亦類此

中庸亦有脫簡如居上不驕節爲大哉聖人之道結文詞義不合必是在吾從周下不驕不倍既與自用自專對針而明哲保身亦與災及其身照應朱子偶見不及此○大全以愚而好自用章爲爲下不倍王天下有三重章爲居上不驕最可笑真鑿空拄牙鬚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曾子子思同道而不曰伯夷柳下惠同道何也或曰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二子者不同道然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又曰直道

而事人直與介皆清之徒也豈和足以盡之乎孟子每以夷惠並提而論其論伯夷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而惠則不羞汚君不卑小官既云汚君則非其君矣未嘗以汚爲賢也但夷不事者紂與武王惠所事者魯僖公也一則諸侯之子一則公室之族時不同矣其論伯夷曰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而惠則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裋裸程于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夷之望望然去不免也惠之由由然偕亦未嘗免也其視朝衣朝冠與袒裋裸程無以異

艮齋續說

卷九

四

也至于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則與北海之濱西山之下豈有間乎故總斷之曰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去就雖殊其不屑等也觀惠爲人固負介直之志不可一世不得已而以和行之其玩世慢俗近于不恭不恭者隘之矯激而成者也故夫子以夷之不降不辱惠之降志辱身同日而論稱爲逸民其趨一也使惠生殷周之際則抗叩馬之風使夷處春秋之時則縱坐懷之趣謂伯夷柳下惠易地皆然可也惟夫子則不然削迹于陳伐檀于宋此夷之清也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此惠之和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司馬遷以老莊申韓孟荀管晏皆為合傳而伯夷列傳不合柳下亦是漏處

秦始皇焚書坑儒千古罪案而蕭森辨之謂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付楚人一炬耳陶宗儀謂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其所坑又非儒也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

良齋續說

卷九

五

洸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解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三事皆盧生稔其惡又怨患之殆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始皇自謂尊賜甚厚必是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亦徐福一流耳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輩鴻飛冥冥豈肯自投陷穽哉二論殊快但祖龍何幸得此平反耶即焚天下書坑四百六十

人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秦滅六國趙最可悲長平之役戰而死者四十五萬降而坑者又四十萬即于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邯鄲姬以呂氏易嬴氏之宗而莫之覺此兩人從內亂之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王剪六十萬人風驟雨至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祀忽諸即于此時生二男子于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羽奮臂一呼四方響應而非子之基絕矣此四人者從外取之蓋楚國之憤氣所化也天道恢

良齋續說

卷九

六

恢豈不大哉

俞文豹之論孔明曰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于劉備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不知忠于備即忠于漢也謂之不忠于獻帝則可然獻帝闇弱非可輔以興漢者況在許下乃曹操几上肉耳亮安能千里而救之若然則光武亦當終事更始乎今責備以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然豫州之授猶屬漢官至稱王漢中則在建安二十四年當塗篡形已成使其請命京師必不可得及稱帝武担則傳聞獻帝遇害之故今責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然獻



帝禪位善終豈義帝比乎至謂備雖中山靖王後服屬疎遠比之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則擬非其倫如光武爲南頓君後豈嫡系乎若謂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誰人視之孫權以猾虜呼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亮何所見而委身焉夫權懿等何人且固仇也乃執此以貶備且以責亮真小人不知量矣○三國志毀武侯唐書貶李鄴侯皆非公論鄴侯至忠至高至智而史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全身近智何以服白衣山人之心乎

良齋續說

卷九

七

范曄反誅魏收雖生免刑戮而死遭伐掘若崔浩則被罰尤酷者也唐以後作史者皆富貴思廉顯達子京榮華延壽令聞德芬標致脫脫雖出身沙漠而位望尊隆若歐公則受福尤厚者也此無他前史多出一人私筆後史則奉敕所撰故不同爾然人生禍福原有分定亦無不白已求之豈作史之由哉子夏不爲史亦盲他可知矣

史筆之惡未有甚于魏書者南北雖分晉爲正統劉聰劉曜晉之仇也石勒苻健姚萇慕容廆晉之敵也餘十六國亦紛紛矣然作晉書者不過列爲載記而已至收

則必名之曰匈奴劉聰羯石勒苻健徒河慕容廆姚萇呂光李雄以下各有題目獨不思拓跋之先出自何種乎更可笑者司馬叡則曰僭晉劉裕蕭道成蕭衍皆曰島夷然收乃北齊臣也高歡篡魏獨非僭乎收之言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人地夫史筆公之天下萬世而以逞一人喜怒之私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矣當時號爲穢史前後投訴百有餘家幸神武以異代不責免于崔浩門誅然身死無子而冢被發棄骨野外天之罰小人亦足矣

良齋續說

卷九

八

爲考異上虞徐氏以綱目與凡例往往不合復著考證何紛紛若是嘗讀朱子文集見其與門人趙師淵數書則綱目成于趙氏惟凡例乃朱子筆耳李方子親受業朱門其言綱目云朱子欲稍加更定而未暇魯齋王氏去朱子未遠其序凡例謂嘗見趙文集綱下之目益屬筆于趙也此段出都穆跋存之以備參攷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文選本序如此子按史記漢書外戚傳陳皇后廢死並無復幸之事殆犬子愧于得金以此文其能也而蘇子



論之比于太史公之救李陵有幸不幸殆未細攷與○武帝並未封禪而相如著爲封禪書若實有其事者然元封之舉相如啓之也蓋相如之進以子虛賦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亡有此事也亡是公者無是人也長門之賦同于子虛封禪之書出于烏有司馬相如之人亦等于亡是而已

太史公以皇后立爲外戚世家已屬微辭而班固外戚傳乃列于匈奴之後王莽之前何其肆也自范曄立后妃傳其後諸史無不次于帝紀矣

晉書王敦以下皆逆臣傳也而桓溫之後附一孟嘉溫良齋續說 卷九 九

固有不臣之心尚無顯跡而以立故遂爲亂族若嘉高士奈何附入其中然則髯參軍短主簿又何獨免耶王導之殺伯仁固矣獨怪導之附逆顛不伸大義以誅之反言導忠誠申救甚力又上表明其無罪抑何愚也伯仁徒得虛名過江之後惟有飲酒祇作三日僕射耳殷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作寄書郵論者以爲美談予謂美果介立不受寄書可也旣受而復投之于信云何美居官貪黷人謂由有佳兒生兒如浩亦未爲佳浮沉之言適來空函之報耳

晉史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幼孤好道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鶴以自偶人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淡遂逃避山中不知所終淡傳後卽列陶潛傳按淡乃太尉侃之孫而潛其曾孫也淡父夏潛祖茂爲親兄弟服屬未遠意氣相同然潛幼穉盈室瓶無儲粟而淡家累千金不聞稍周其乏何也潛集有贈長沙公族祖詩不志其名其悲從弟仲德祭從弟敬遠皆隱約行義之士獨無一言及淡又何也至唐有陶峴者淵明後人居岷山放游

良齋續說

卷九

十

江湖數年不歸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務窮其勝號麋鹿野人吳越之間稱爲水仙何陶氏之多奇與然新舊書中並不載入隱逸又何也

官制最可笑者無如宋之宮觀使祥符間以首相領玉清昭應宮使又置景靈宮會靈祥源觀使以次相及樞密使次第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天聖初昭應宮災始罷政和中詔天下咸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復領如故蓋因真宗誤信天書崇奉道教至徽宗自號道君皇帝則以天子自爲之而當時大臣雖賢者皆泰然受



之絕無一言可謂舉國若狂矣不知所提舉管勾者竟何事也然前此唐之宰相已兼太清宮使蓋立元之遺教也吾謂梁武好佛捨身彼時百官亦當以寺觀爲頭銜矣

漢晉官銜多有將軍之稱顧名思義不知何取宋朝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衰從戎之意示不得已也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亦深惡其不祥矣然明朝起復如李賢張居正之類絕無此號○或問他人不論王羲之文人也官右軍將軍者何予笑曰以其有筆陣耳

良齋續說

卷九

十一

新唐書載杜甫與嚴武世舊相見有時不冠乘醉登武之床瞪目語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集將吏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將出冠鈞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蒙叟辨其不然予卽以武詩証之其題杜二錦江野亭云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鷓鴣冠是明責其恃才無禮殺機已萌且以禍衡比甫則以黃祖自居復何憚而不爲武與章彝素善小不如意談笑殺之以節度使擅誅刺史如一走卒亦橫矣哉○甫聞其救房瑄不異史公之救李陵其依嚴武又何異正平之依黃祖乎哥舒翰一蕃將耳甫投贈二

十韻譽之不容口至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及潼關之敗又云慎勿學哥舒前後矛盾若此其贈蘇渙詩八韻稱爲靜者比之龐公傾倒至矣然渙本號弩跡實人患之後爲侍御史佐湖南幕值崔瓘之難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伏誅曾謂靜者而若是乎子美之詩不過爲饑驅耳

唐人絕句乃截律詩之半然古詩亦有可截者如高適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今寂莫猶是子雲居乃哭單父梁九少府五言古風而旗亭優人截此首四句畫壁李嶠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

良齋續說

卷九

十二

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乃汾陰行七言古風而梨園子弟截此末四句歌水調使明皇泣下且刪繁存簡更覺出色豈非當時伶人有過于作者耶由此推之則古詩中可改絕句者不少矣蓋亦賦詩斷章之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本是寫景致語權德輿謂托諷深重爲廣州之禍以池塘泉水瀦漑之地而生春草是王澤竭也幽詩所配一蟲鳴則一候今日變鳴禽者時候變也其強作解事幾于鑿矣正如黃山谷解杜詩渭北天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氣故雲色駁雜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可一笑也



王介甫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辭曰夕食秋菊之落英乎或云訪落之落訓始也謂始開之花亦近穿鑿不知離騷大半寓言但欲拾其香草豈問其始開與既落乎不然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豈芰荷果可衣芙蓉果可裳乎○陶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乃今之甘菊也可以烹茶可以釀酒可以和藥可以製餅餌餐之固宜若後世菊譜五色絢爛祇堪娛目豈能下咽乎

良齋續說

卷九

七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以金樸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上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止矣食之盡不情也此與王敦噉公主盆中澡豆石崇廁上塞鼻棗何異人謂安石眼白似王敦信不謬也○安石每食輒盡近前一味人謂其所嗜他日易他味近前則盡食如故是知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也王介甫謂李于鱗食品近前卽不食旣移遠復飛箸食之此更出有心各有所偏也○介甫每作文輒嚼石蓮子取其硬而難化可以運思坡公亦教人食芡實以其物非一口可嚥細嚼之則津液從

口而下又得養生之法

蘇子瞻乃明允第二子字和仲子由字同叔今人稱蘇長公非也東坡家有老泉故自號老泉山人見之印章今以稱老蘇亦誤

蘇過號小東坡乃出入梁師成之門爲其妻衰經則眉山家風掃地矣按師成爲東坡出婢所生故護蘇氏甚至然則叔黨兄弟也何以假父事之師成閩人既有乾妻又有乾兒耶○師成猶東坡遺體若范温乃淳父子亦服喪于梁家更爲無耻

宋牧仲偶筆載歐公瀧阡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黃

良齋續說

卷九

七

魯直檄龍文云修作瀧阡岡表命石氏鑄之僱舟載同至鄱陽湖泊舟廬山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中曰聞公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水遂不見焉修驚悼不已時魯直爲泰和令命爲文以檄投湖中忽空中語云吾天丁也押服驪龍往送至永豐沙溪敕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交也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濛蔽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此事宋人小說俱不載歐公之碑足以致龍之喜黃公之檄又足以動天之怒此亦文人恒理無足怪者然吾有二疑焉檄首云臣黃魯直謹言其所上者洞天水



府之宮震澤主者潤澤王闕下也夫龍王雖尊不過四靈之一何至稱臣吾輩稱臣者明則有天子幽則有上帝豈及鱗甲之族抑不知龍與河神一乎二乎一可疑也既稱臣矣則宜書名黃名庭堅而乃以字行恐無是體且于歐公又名之矣二可疑也宋人小說又載有人渡海風浪大作投以他物不許至魯直書帖乃止或笑海神必是元祐黨人故嗜好乃爾其說總屬附會未可盡信

秦檜客陸士規工詩嘗挾書于臨川守饋遺不滿升堂媢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檜怒陸歸請見不出然猶令良齋續說 卷九 五

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檜吟賞再四待之如初陸詩不減唐人而賊檜此事大可採入詩話

胡銓論秦檜劄子乃其友范疇筆胡以范母老恐得禍代爲上之然胡以此得禍亦以此得名而范竟不傳李後主亡國最爲可憐宋徽宗其後身也神宗一日幸秘書省見江南國主像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適後宮有娠者夢李主來謁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見藝祖故事亦異矣李主再爲人君而再亡國深爲不幸亦

以雪其少樓昨夜之冤也殆于倒行逆施矣

毘陵莊靜菴偶話明朝二事一孝宗生子胎天宮中秘之張后抱壽寧侯子爲兒一老太監知其故竊歎曰此豈可再傳異姓耶密取毒藥點其陽物遂不育武宗狀貌既異列祖而荒淫無道亦爲非類其不以牛易馬者幾希如老太監者可謂忠矣惜逸其名一弘光亦非朱氏子孫福藩爲賊所害幾無噍類史相國可法本欲立潞王馬士英阻之往迎福藩已無種矣不得已取他人子代之後有童妃來南京絕不相見斃之獄中旣而出奔母子異路其非一家可知幸而速亡貴陽之罪通于良齋續說 卷九 六

天矣或云弘光亦出福藩但非世子耳童妃乃世子妃也姑以傳疑

休寧王烈婦者飛騎尉程膺祚女嫁王之隣早寡順治戊子土寇猝起婦奉姑避山中遇賊欲污之舉刃向姑以劫婦婦身翼蔽姑右手拒賊被創復拒左手自午至晡力竭而死罵不絕口賊怒棄去姑雖仆獲甦婦蓋烈而孝者當事旌其門其子可師來乞言因表以詩云男兒猶自惜頭顱女子偏能夠髮膚烏鵲臺前身皎潔青楓嶺上血模糊空拳欲擊黃巾賊絕命終全白首姑千載芳名播彤管靈祠風雨滿新都此詩已刪而事可紀



故復錄之

古今人有姓名同而人才亦同者兩張做一京兆尹一令史匿竇武者兩張詠一垂崖一為孫皓所殺兩李綱一隋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膺一漢黨人一梁武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武將戰沒為神兩蔣相如一趙相一梁武時人為父報仇兩董仲舒一江都相一齊直閣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謝安一漢下邳人一晉太傅兩徐邈一景山一東晉中書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貞臣兩王嘉一漢相一子年撰拾遺者兩張載一孟陽一橫渠兩薛仁貴一

良齋續說

卷九

七

武將一文人注易兩劉弘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朱熹一文公一晉龍驤將軍兩葉夢得俱號石林一姑蘇一貴溪三邵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望侯一西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兩王褒兩王猛兩劉向兩劉琨兩陳遵兩韓翊之類不一皆君子也兩李定一害蘇子美一害蘇子瞻兩胡廣一漢人一明人兩蔡京一唐節度使一宋奸相兩李密一令伯一蒲山公兩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朱買臣一漢長史一梁臣兩趙普一王莽田禾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若漢有埋輪之張綱宋有棄官之張綱南燕

又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張衡隋又有弑主之張衡漢有飛將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又有賊帥南岳太師李廣趙高亡秦矣而光武時清河太守復名趙高李陵降胡矣而宋高宗太常卿復名李陵臧洪為莽太保而三國義士又有臧洪吉項為唐酷吏大曆詩人又有吉項賢奸混雜何可不辨○趙堯李舜兒湯貢禹名已奇矣梁有太常丞唐堯漢有臨武長虞舜更為可怪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好惡不明則善惡無辨便成混沌世界矣老杜詩云青松恨不培千尺惡竹應

良齋續說

卷九

六

須斬萬竿讀之每為氣爽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此人情之常也蘇季子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勢利起于家庭已可傷矣後人又反之云貧窮則親戚畏懼富貴則父母不子蓋貧窮之人親戚恐其借貸求助畏之固宜若子弟富貴父母轉加承奉不敢以子視之此瞽瞍北面而朝之也豈不痛哉牧齋詩云薄俗休官同物故畏途削藉當遷除每誦斯語為之三歎世態炎涼至以有官為生無官為死不可言也宦途險巽反以有官為死無官為生尚可言哉



褚蒼書老言云貧字與貪字相類貪者必貧恕字與怒字相形怒時求恕○沈去疑知福州以貪黜歸遇故友馮杜陵問近況如何馮上指頭下指脚曰與公同中指心曰與公異沈不解馮笑曰我不過貧耳蓋譏其貪也沈大慚其後沈家遂敗貪者必貧信然

李西涯子兆先少慧好狎游一日西涯過其館題壁曰昨日柳巷今日花街宗師將到秀才秀才兆先見之亦題廳壁曰昨日暴雨今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西涯一笑而已諱同妙矣豈宜以子戲父兆先竟早夭

陳眉公以通隱名陶石簣兩造門不見後在太倉相公良齋續說 卷九 一九

所見之陶笑曰某以陳先生高士當在深山窮谷中不意于相府相會陳大慚又贈一扁云可以棲遲陳不悟有友指示之曰此譏君在王衡門下耳陳又大慚曲子有可供戲謔者分宜相時朝士大會嚴世蕃後至或問其故曰偶傷風耳王元美戲舉琵琶曲曰爹居相位怎說傷風嚴啣之江陵相時送徐華亭弟侍郎出都臨別徐戲鞭拂張首舉琵琶曲曰去時尚有張老送來時未知張老死和存張愕然亦啣之子嘗赴公謙座有三狀元衆爭艷之以狀元爲令子亦戲舉琵琶曲云你讀書思量做狀元只怕學疎才淺衆皆鬧堂然唐突狀

元亦有罪焉

天下事有相反而可笑者古詩云黃梅時節家家雨又云梅子黃時日日晴又云熟梅時節半陰晴此一反也山歌云做天莫做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秧要日頭麻要雨採桑娘子要晴乾此又一反也而做天一語尤奇今年節氣大與此類因成二詩云朝晴暮雨太無端一樣黃梅分兩般雨裡開花晴結子爲誰甘苦爲誰酸東邊日出西邊雨頭上淋漓脚下乾莫怪世情多反覆做天更比做人難此亦可一笑也

良齋續說

卷九

三



良齋續說 卷十

長洲尤侗纂

予有小偈人皆捏碎虛空我自踏着實地但能隨境安心便得本來三昧城南老人見之下一轉語云何必隨境安心有甚本來三昧予因作字答之

承示轉語為之听然然有前二句即有後二句不待開口早已猜着了也究竟還有商量處如云有甚本來三昧是矣而云何必隨境安心此語有病雖然打破牆壁只怕踏着虛空反吃一跌試舉公案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此語是病一祖云我與汝安心竟此語是藥假使

良齋續說

卷十

十

一祖答云無心可安這便藥殺人也不如先儒云心要在腔子裏語却懶撲不破此心不安即放有放心而不知求鷄犬不如矣但能隨境安心即是聖賢學問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無入而不自得境界世出世間游行自在諸佛菩薩豈有過此者哉古德有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便是隨境安心註腳一生受用不盡但于逍遙放曠中畧加存養功夫不失吾儒本來面目耳豈可輕加貶駁哉別示無言無知是大聖人悟後語實獲我心然吾尤愛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方是活潑潑地不可執着如必舍實有而求

虛無豈鄙夫空空反勝于兩端之竭耶夫子論道直曰一以貫之但曾子從忠恕入子貢從學識入工夫稍異乃禪家必曰一歸何處不過歸于無耳然周子無極而太極是從前說來老子復歸于無極是從後說去三教雖分亦是一理故徑山云要識一貫兩箇五百可以相視而笑矣禪家有句無句非有非無句亦有亦無句但能隨境安心有句也何必隨境安心無句也更有非有非無句亦有亦無句還請仁者道來然來教云古人轉語驗學問非爭口舌確是至言雲栖所謂古人轉語蓋從真實大徹大悟中自然流出如拾經教中間答機緣

良齋續說

卷十

二

以聰明小智模倣穿鑿取辦于口直饒一刹那下洄河沙數轉語與自己有何交涉生平得力冷煖自知何必彼此紛紛鬪牙後慧耶豐干饒舌恐不免德山一棒呵

城南答書甚長後覺居士亦有後言再書復之

昨于燈下細讀法語服膺之至不能贊一辭直批紙尾

云這野狐精脫殼了也城南自號野狐罪過罪過三復大旨明

明祖意當下了然然使吾輩為之沒下手處沒開口處不但下手防跌亦且開口防噎也以愚所見二句只是一句合之雙美離之兩傷不即不離觸背兩忌昨日今



日有何分別何必云昨日定今日不定耶來書云但能隨境安心是昨日語何必隨境安心是今日語亦即昨日陰今日晴之說也六祖悟道只在無所住

而生其心然經初不云生其心而無所住住即不安安即無住謂是心住謂是境住心即是境境即是心以心隨境即是以境隨心即不是臥輪對境心不起慧能對境心數起都無是處故吾續一句云心起心自滅菩提長不長然亦未全是也且安心之法莫妙于隨隨雖六十四卦之一而乾健坤順坎行艮止皆在其中元亨利貞四德俱備故曰隨之時義大矣哉豐干每有人問佛法止答隨時二字豈非先得我心者乎禪家參活句不

良齋續說

卷十

三

參死句今以隨境安心為執着則何必隨境安心獨非執着乎若以何必隨境安心為解脫則但能隨境安心獨非解脫乎活潑潑地即是常惺惺法未可岐而二之也頃接後覺居士一札其攻擊處可為膏肓針砭然似未達愚意來書以有若無實若虛活潑潑地不可執着不但學術所關即家塾講說亦殊未便二語乃實真血脈所在而以活潑了之是其所者皆可無實者皆可虛虛無亦仍有且實也聖賢有是實有實是實實而後可以若無若虛亦決不可不若無若虛此活之無可活雖欲一毫不執着而不可得者若依四書直解則村中老學究知之三歲孩兒也道得近看莊子別進一解即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乃是坐忘一章註腳若遵朱註不過單瓢陋巷中一箇謙謙君子

耳顏子學問必不止此即老聃告夫子深藏若虛容貌若愚亦即此意吾所以提出兩句截斷眾流原不向上下文知會也且問居士無知空空是同是異一貫兩端是一是二愚謂無知一章可與舜居深山一章參看舜無異于野人子無異于鄙夫也舜之執兩端所以用其中子之叩兩端所以貫于一也從來一貫得無無貫不得一中庸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者忠恕之謂也忠恕與道有水乳之合然謂水即乳不可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所以為入道之門也來書忠恕即一貫多學而識正是子貢本領而夫子反說女以子為乃是點不可謂之從入

良齋續說

卷十

四

化語然非與是疑境亦是悟境故夫子一刀截斷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是明以一貫衣鉢授之子貢矣未可謂曾子是子貢非也來書但據白文公然有是非之辨不特工夫稍異至于一歸何處一斷無歸無之理若是正因一字也無未嘗曰并無正因也狗子無佛性未嘗曰佛無性也老子曰道生一是來路不明釋氏曰一歸何處是前程不識二氏所以有弊異于吾儒也即大慧兩個五百亦是混話所以錯解天命三句有法身報身化身之比也蓋以儒收禪易以禪合儒難若儒禪夾雜雖陽明白沙尚有遺議況予小子敢作參同契乎昔人云佛之一字我不喜聞我



亦云禪之一字我不喜聞愚固門外板担且老病無剩語祇因兩公逼緊聊伸一答過此以往便學毗耶杜口矣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又云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燄夫子無言如來無法可說以此云無無亦可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愚之多言又何知焉

隨境安心說

隨境安心雖為禪家話頭實是聖賢道理易六十四卦于同人大有謙豫之後受之以隨此是心境俱妙有何不安有何不可隨且元亨利貞四德俱備豈非隨之時

良齋續說

卷十

五

義乎因穆姜筮之以為非其人不足當此故漢儒釋之亦謂有此四德方无咎無此四德則有咎也卦之有四德者乾坤之外屯為始交渾淪未散若臨與无妄則訓大亨而利于正故臨之象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之象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言天而不言人若隨則純乎人事矣故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若革則必已元亨利貞係四德于已日之後與隨又有別隨時者即乾之與時偕行與時偕極艮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隨時之義豈不大哉易于豫遯旅三卦皆曰時義于解革二卦獨言時言時則義在其中而隨卦倒其文曰隨時之義謂隨之義必

合于時也故必有時而後可以言隨也隨之必備四德者隨以隨人為義故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此不善隨者也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此善隨者也必如九五之孚于嘉註疏謂隨時之宜得物之誠隨時者即隨境之謂也不特此也即合之朱子其解隨字亦多于曾子之忠恕則曰隨事省察而力行之此隨之有工夫者也于夫子之從心所欲則曰隨其心之所欲此隨之近自然者也而于君子時中則曰隨時以處中此深得隨字之義謂隨境之與隨時安心之與處中有以異乎至安心之說雖本一祖而亦見于

良齋續說

卷十

六

詩書如書曰安汝止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或安而行之論語曰仁者安仁顏子之心齋坐忘孟子之不動心皆安心之道也但離境安心則為虛靈隨境安心則為實地故吾以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為隨境安心註脚要知素富貴即是富貴不處素貧賤即是貧賤不去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皆是義也不特此也夫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仕止久速者安也而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



隨也無可無不可所以爲聖之時也若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亢之爲言也其可爲隨乎動而有悔其可爲安乎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隨境安心欲其自得之也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具此神通可以掀天揭地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而云便得本來三昧者此就佛家一道淺言之耳愚聞諸公之言以隨境安心爲非殆未悉隨字之義故贅其說如此

予有詩云主敬工夫須變化或者非之作主敬說

主敬二字先聖未道宋儒特爲拈出此千古心法也堯曰欽舜曰恭皆敬也然欽明文思直至平章協和而後

艮齋續說

卷十

七

可謂欽哉温恭允塞直至賓門納麓而後可謂恭已也文之敬止直言敬矣然必合仁孝慈信而後全乎其爲敬止也易言敬以直內必曰義以方外書言敬用五事必曰協用五紀夫子言修己以敬必推之安人安百姓而止至于事思敬執事敬行篤敬皆德之一端非全體之敬也聖人不言主敬而曰主忠信忠信即敬也而又進以徙義可見敬雖全體而必出之以大用也既云主敬主必有輔主必有客主者其體輔與客者其用其用維何則變化之謂矣何以明之中庸之至誠即敬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

誠爲能化至于變化而主敬之能事畢矣繫辭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而極之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而極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變化者乃內聖外王之極功而謂主敬之學不歸根于是乎今說者云主敬之功正以變化氣質敬矣若更加變化是仍歸于放逸而止夫變化氣質者由不善以之善乃衆人之變化也此與厲化爲鳩鼠化爲鴛何異若主敬而加變化乃聖人之變化也由之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不難其不歸于放逸可知矣若但知主敬而不能變化則必入于執着終

艮齋續說

卷十

八

日端坐如泥塑人而無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景象所以有何時打破敬字之謬也故愚曰主敬功夫須變化乃以變化助主敬之功非與主敬相反也儒釋二教相非久矣近見竹窗二筆頗可折衷其言曰二教聖人設化各有所主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強而合之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于高深則綱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于家國天下不無稍疎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即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燦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摩西來定謂佛即



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義農堯舜創制于上孔孟諸賢明道于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蓋蓮池逃儒而歸佛者故立言如此可為和事老人也

佛法有頓漸二門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昔晦堂主頓喻如夢被枷鎖覺來更須脫枷鎖乎此即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圭峯主漸喻如水結成冰失灌溉之用須火日薰炙始見流通此即時時勤拂拭休使惹塵埃也惟宗鏡斷云大鑑祇具一隻眼大通雙眼圓明何者大鑑

眼齋續說

卷十

九

具理而無行謂本來常淨不假拂塵大通已悟須修拂塵鑑朗此又為南北宗翻案乃有古德示眾云黃梅衣鉢非但時時勤拂拭者不合得直饒何處惹塵埃者亦不合得且道畢竟作麼生合得諸人下九十九轉語不契末後僧云定要他衣鉢作甚古德始肯之豈非翻之又翻者乎○萬松老人曰此一隻眼是大地沙門一隻眼也是把定乾坤眼也是頂門金剛眼也亦即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也然則大鑑獨眼龍勝大通重瞳多矣蓋北宗名滿天下為兩京法主二帝門師而曹溪混跡獵人者十八年豈非潛龍勿用者乎然大通亦云彼

親傳吾師衣鉢者也自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不復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永明力贊修持乃隨時救弊之說未為定論

楞嚴云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為飛仙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于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羣輕為羽族七情三想沉入水輪無食無飲生于火際常被焚燒九情一想身入風火輕生有間重生無間二種地獄純情即入阿鼻何情想懸殊若是以吾言之情從想出有想則必有情惟木石無情未有人而無情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管子曰非

良齋續說

卷十

十

人情不可蘇子云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惡但情有邪正正者情即是想邪者想亦為情忘情固難斷想不易金剛經云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又何多少之分哉昔人生生世世願勿為有情物惟入于非想非非想天可也宗通云不着于情則地獄空不着于想則天堂空情想俱空雖在入世如游佛國此為最上一乘

世界屬依報依報無情故不結業眾生屬正報正報有情即有業業莫大乎淫殺盜三者而根從淫始以同想成愛異見成憎只此愛憎便是作業根源想愛不結則



猶可離既彼此同結則生生世世自不能離父母子孫  
相生不斷皆滯爲之本貪愛同滋便覺有味而殺生焉  
貪味不止必求得之而盜生焉其實始于一愛愛不遂  
則強吞爲殺陰取爲盜皆所以成其愛也故滯中自具  
殺盜二業憎結則償債償命常在生死愛結則憐心憐  
色常在纏縛是憎愛卽業因而生死纏縛卽業果也故  
首楞嚴經以斷滯爲首因阿難爲摩登伽女攝入滯席  
如來宣說神咒解之寶蓮香比丘尼持菩薩戒私行滯  
欲妄言行滯非殺非偷無有業報卽于女根生大猛火  
節節燒然墮無間獄而烏芻瑟摩以聞佛說多滯之人

良齋續說

卷十

十一

成猛火聚以火光三昧證阿羅漢登無上覺夫無上覺  
佛地也而觀滯性則便登之無間獄惡道也而從滯事  
則便陷之滯之于人甚矣哉  
其次莫如殺業殺生果報累見諸書無容縷述人皆以  
爲佛氏之言不知儒亦有之語云殺人之中亦有禮焉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是也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  
不飽而朱子註之曰未五十者不得衣未七十者不得  
食則衣帛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重裘純纊衛其形  
烹肥割鮮飫其口曾不待壯而況老乎其戕害物命甚

矣或曰先王之制五刑備具何嘗戒殺然殺之必當其  
罪所惡乎殺者爲其無罪而就死地也記曰君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如此則所殺  
亦寡矣然其最大而不可易者莫如燔牛祭天一事雖  
梁武奉佛麵爲犧牲獨行于太廟不行于南郊史稱正  
月上辛以特牛祀于天皇帝夫祀天配以祖則牛亦  
在焉安所稱爲用麵乎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孔子  
之道大矣雖烹龍炮鳳不足爲報而況駢且角之一物  
乎易有之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黍稷  
惟馨神其吐之乎王制固不可違始存其說如此

良齋續說

卷十

十二

四生卵胎濕化而人兼四種如毘舍佉彌羅母三十二  
子皆卵生拏鵝羅婆利頂生轉輪聖王名濕生佛與四  
衆游行比丘尼中有名阿羅婆地中化生是知情想合  
離原無定業如維摩經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  
天女天女化身如舍利弗幻無定相安知男女身不可  
轉耶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孚上座登徑山法會一日于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  
到五臺否曰到還見文殊麼曰見甚處見曰徑山佛殿  
前見雪峰聞其語而奇之臨濟云有一般學人向五臺  
求文殊早錯了也你欲識文殊祇是目前用處始終不



異處處不疑此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真普賢你一念心能解縛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今日關黎動說朝臺藹足萬里何嘗覩文殊一面而泛南海者黑風漂墮多羣魚腹使觀音聞之必涕淚悲泣之不暇矣

或問國清靜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如何攝伏靜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之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

良齋續說

卷十

三

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還源之要道也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个甚麼山曰思量个不思量的曰不思量的如何思量山曰非思量故必如六祖之不思善不思惡則雲居宴坐雖天神送食無處尋覓而况朋從憧憧者乎

洞山問雲巖無情說法何人得聞巖云無情得聞曰和尚聞否曰吾若聞子則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甲為甚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曰不聞巖云我說法汝尚不聞况無情說法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云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無情草木互奏笙歌

予謂此雖無情而猶有相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如何是陀羅尼沙指禪床右邊云這個師僧却誦得曰還有別人誦得否沙又指禪床右邊云這個師僧也誦得曰某甲為甚不聞沙曰大德豈不聞真誦無響真聽無聞如左右禪床誦陀羅尼真乃無情說法也問之佛以冥授不以言言我以冥受不以聞聞不以言言是謂密言不以聞聞是謂本悟故得佛之密言即同我之本悟雖若有聞聞于未聞聞而不聞是謂真聞解此義者即諸無情無法可說

良齋續說

卷十

十四

以見明星悟飲光為萬代傳燈之祖而以見拈花悟皆屬眼根即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是于音聲得度而必加之以觀故予有贊云音從聞入而作觀觀耳目互治以度眾難蓋謂此也洞山偈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亦合此意雲居上堂一切聲是佛聲擊禪床云梵音清遠令人樂聞一切色是佛色拈起拂子云今佛放光明即發無相義如此者聞見雙修聲色並冥乃為圓通法門

有俗士問西堂藏云有天堂地獄否曰有有佛法僧寶否曰有更有多問皆答曰有士云和尚恁麼道莫錯否



藏曰汝曾見尊宿來耶云某甲曾參徑山和尚問徑山云何云他道一切總無藏曰汝有妻否云有徑山有妻否云無藏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然則有無豈有定乎或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曰無他日又問狗子有佛性也無曰有狗子一也佛性一也趙州一也忽以爲有忽以爲無何況徑山西堂出二人之口耶

禪家拄杖亦謂之棒尋常大眾一棒赶散不足爲怪惟南泉云文殊普賢五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赶出院了也世尊一只手指天一只手指地雲門云我若見時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則咄咄逼人矣緊那羅在少林寺現神力

良齋續說

卷十

五

兩足跨太少二室執杖擊賊賊驚潰不敢入寺寺僧以此多習棒法每調征討但誦緊那羅王名號往往戰勝今日諸方一語說不來輒與三頓棒此棒從南泉雲門得耶抑從緊那羅王得耶可爲一笑

洞山坐化大眾號慟不止師忽開目謂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悲哀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戀慕延七日食具方備師隨衆齋畢端坐長往瑞鹿安禪師號安楞嚴示寂作偈自入棺右脇而臥經三日門人啓棺哀慟乃再起升堂說法呵責番誠再啓棺者非吾子也復入棺長逝禪家了生死不過一息乃

能七日三日去來自由若此二師非得無漏真淨者耶

○汾陽昭與府尹李侯有舊召之使者三反受罰固請俱往師笑曰老僧不出院三十年矣借往當先後何必俱耶乃令設食具裝畢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可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云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即到師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使者曰我先行矣怡然坐逝侍者即立化此所謂所去隨願者而侍者亦自奇絕

良齋續說

卷十

六

起師曰檀越何得于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帝嘗問忠國師師都不視帝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否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二師所答雖別總不以色身起見而其目空萬乘之意居然可見傅大士講經次武帝至大眾皆起士端坐不動近臣曰駕至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亦此意後之國師不爲人王屈者鮮矣

墨氏無父之說克類至義之盡也但佛制出家比丘不拜父母不可爲訓蓮池曲爲之解兩盡其道爲比丘者遇父母必拜曰此吾親也猶佛也爲父母者當其拜或



引避或答禮曰此佛弟子也非吾子也然亦未當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積因成正覺而梵網云戒雖萬行以孝爲宗觀經云孝養父母淨業正因至于大方便報恩經孟蘭盆經皆爲父母除罪修福天下豈有不孝之佛菩薩哉或曰吾旣出家則以佛爲大慈悲父矣且西天東土並稱祖師則天下比丘皆佛子孫也雖然此以螟蛉奪嫡也且旣爲佛子孫則雲門一棒打殺釋迦丹霞燒木佛雪竇喚祖師洗脚訶佛罵祖豈不犯子孫罵祖父律乎此亦爲法自弊也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故爲佛弟子者但當稱師不當稱祖父

良齋續說

卷十

七

佛經之可笑者號孔子爲儒童菩薩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蓮池解之曰文殊爲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真住皆嘆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然則互鄉童子闕黨童子亦可與先生並行乎哉且夫子之道萬代宗師而乃屈就菩薩之位合掌恭敬于如來之前雖愚者知其不可也不可不闕也若謂比丘比丘尼犯聖諱與字則近誣矣

語云神仙爲英雄退步子謂佛家亦然先德有言臨濟若不出家必作渠魁如孫權曹操之屬夫權操乃亂世

奸雄而以臨濟比之以其智相若也觀其當機直下一棒一喝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直有攻城掠地斬將搴旗手段極之拜相封侯圖王定霸不難人謂儒門淡泊收拾不盡吾謂王道平康亦約束不來故特開此門頭安放如許人物又古云悉達若不出家必作轉輪聖王亦此意也

韓擒虎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以爲快事不知閻王者朝登寶殿則侍衛森嚴夕吞鐵丸則肢體靡爛惟帶福帶業者爲之故華嚴經以閻王列餓鬼之下昔聞一僧有天符召作閻王僧懼大起精進一心念道符使遂

良齋續說

卷十

八

絕近傳趙定宇少宰鄭澹泉司寇皆作閻王豈正人尚有餘業乎夫閻王僧且不爲如擒虎者雅稱是職矣雖然地獄之設所以懲治惡人使知害怕倘無閻王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晁文元 迥著法藏碎金頗多悟語大約以定慧爲體觀練爲用其言曰定者貴乎澄明勿入頑空定而無慧辟如石人木偶雖不動矣爲慧者貴乎安詳勿肆輕狂慧而無定辟如雷電風燈于久照何有又曰其觀也見諸相之本同色空如一其練也勤守中而不失心息相依又用止觀導引二法止念令靜觀理令明念靜理明無



生可成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氣和體柔長生可求又云先止後觀如臨池俯視對止水而影象可觀先觀後止如秉燭夜行觀險路而車徒可止語皆入妙公在宋真宗時官翰林學士致政後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勿輒有請其夫人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焉壽至八十有因其言宗向佛乘而以莊老合之自謂有得但石林燕語載其晚年耳中間聲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百子鈴或如風蟬每五鼓起坐聞之尤清澈又嘗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昏曉間以為學道靈感之驗予笑曰此

良齋續說

卷十

九

自老人耳鳴眼花耳何得與妖作怪

冲虛經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此語最妙謂對接世務止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陶潛云以心爲形役則苦矣形影神問答尚無是處

道家有守庚申之說云三尸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之葉少蘊云學道者將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豈其閉覆藏匿欺妄上帝而可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尤甚然彼家未有不信其說柳州亦

作罵三尸文可笑也程紫霄詩云不守三尸亦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可以悟矣

圓覺經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施肩吾云心常禦氣氣與神合此釋老之合也

吉祥止止但務于心齋正智如如自符于成相上是莊子語下是楞伽語可作一對

色聲香味悉歸空養心莫善于寡欲喜怒哀樂皆中節知命要在於無憂

無驕無諂安居貧富之間不怨不尤善處天人之際

良齋續說

卷十

十

一貴一賤制命有限一富一貧種果有因東家鳴鐘西家懸磬前日蓬萊後日驂乘兩人異遭一身殊運時數不齊分量自定一飯不易而況千鐘一命不苟而況三公匹夫宿飽大賢屢空居易多吉行險多凶不求而得心逸日休求而不得心勞日憂或求而得偶然相投得之有命不如無求又其大者死生壽夭朝中三少山中五老春爲榮華秋爲衰草彭殤同類貴在聞道聖人有言有命在天矧我愚人何不安焉狗財者貪狗名者鄙百年且暮坎行良止任天而行修身以俟勿施于人反求諸己此子聞中偶語雖淺而有味故存之



昔人已作騙卦今子又作負卦斯二者古之所謂薄行  
今之所謂長策也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負喪心凶匪我負人人負我有初鮮終悔之終吉 象

曰負賴也奸賴良也其人存其心喪也我負人身之殃

也人負我世之傷也有初鮮終賴不可長也悔之終吉

反災為祥也 象曰火與水違行負君子以德報德

初六負債吝小有言還无咎 象曰還債无咎信可復

也 九二君子不負恩一飯必酬之 象曰一飯必酬

自求福也 六三負負多反覆貪小利中有大害征凶

象曰見利忘義害所伏也 九四賣友婚媾變為讐絕

交凶

十

主

象曰賣友絕交亦可痛也 六五大人包荒小

人背本勿較天祐無不利 象曰大人包荒實有容也

小人背本不祥也 上九或錫之莫益之反擊之以怨

報德是為中山狼終亦必亡 象曰以怨報德苗及其

躬也



# 此木軒雜

## 著

九炳奎署



敘

南浦先生論著至多其所見於年譜南浦先生年譜南司寇所撰行狀中者未易屈指數茲所刻雜著若干卷大抵皆史論之餘就其中撥取無盡無不可見先生之所得焉先生讀書浦南不近名無所求於世間然於荒江寂寞之濱至老而不倦凡所涉獵輒有論說以自據其所見至細大不遺可不謂勤歟蓋嘗以為先生蓄積有素其所自斲要當為可以不朽之業而儕輩之佩服先生及先生之所以見推於儕輩者早出乎尋常期許之外是故學問文章為一時物望所歸雖中朝士大夫往往彼此聞而思慕亦足見海內之傾心而平生之必不可誣者固有在矣世之目論者徒謂先生制藝有不可名言之妙其論制藝亦有味乎言之故當為吾郡

本朝之第一人然遂欲以此駕乎其詩古文詞之上若所長獨在乎此者自非親嘗旨趣豈得謂之知言今先生詩古文詞具在試取而讀之當可知也若夫意之所及不能自已竝錄而存之如雜著者是又學問之散見文章之餘波莫非先生之所有流溢無盡而要當別論者也先生書已刻未刻都有進呈經



四庫書輯錄者餘竝藏諸其家子孫貧但能謹守勿墜叢殘遺稿若存若亡幾無人過而問焉昌黎云莫為之前雖美而勿彰以先生之學問文章而如此世之美而勿彰者何限其又可感也夫茲先生元孫晉以友朋資助之力偶刻雜著一種余以為惜未獲快觀其全也安得悉出以厭觀者之願是在好事者有意共傳之則庶乎學者之幸矣是為敘嘉慶甲子春門下後學王寶序敬揆

敘

二

此木軒雜著總目

卷一

事業

屯守

費禕

袁宏

李邵

范堯夫語諸子

高聰

後魏孝文帝

蘭相如

馮道詩

優閒之誠

宰相

命名二則

興廢

植桑

大人

此木軒雜著

總目

龍伯

祭祀用牲

注書

制敵

平原君三則

反三樂

利害成敗

石灰酒

趙高李斯語

古樹

舜禹捐棄金玉

識小

南唐寵姬

女國使

木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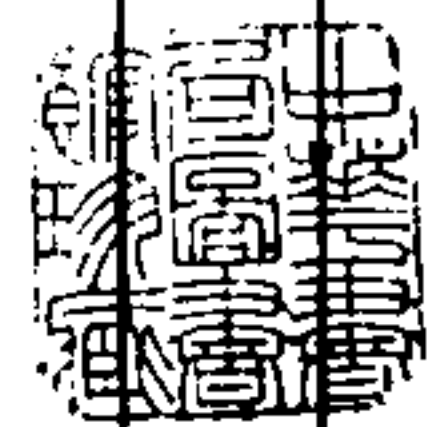
紫

陳乾昔

賈詡

夏侯大初

神怪





秦	孔子廟
光景之屬	晉太子魏帝手書
背夫石	傷昔賢
霍光對昌邑語	荀文若
司馬懿	陶淵明李太白
宋祖誓碑	范文正語
智愚	
卷二	
論古	高鳳
掘錢	君子小人相似
此木軒雜著	總目
趙太后	五數
太息	為師
心志	段氏臣高氏
讖緯	越句踐
陶侃母	尊聖
與善	歸熙甫二則
發憤	嵇阮
騎馬	人輿
曾參殺人	季漢書
封建	平心

漢武故事	蘇武
世說	封禪
禦凶	遼史之言
海賦	謝安
秦會之	陵墓
杜甫自比稷高	虎渡河
狐涉水	叩頭蟲說
卷三	
杜詩	陸贄
傅毅舞賦	房中歌
此木軒雜著	總目
祿說	心說上
心說下	孔明
牡丹說	謚二則
諱	侍險
兩難	孫皓
投廁婦	神物
楊后	李鄴侯
畫	魏晉
治怒	設喻
范史列女傳	魏文侯



金巫者	記賣魚事
哀策文	行賤
賤丈夫	狗盜雞鳴
王庭筠	周祖
杜曉	說經
氏號	擊壤者
西伯	盧承慶
鄒志完論劇孟	豫讓
出妻	溫公
王宏	盧杞
蘇子瞻三則	子瞻書呂道人研
近科文題辭	楊元翁
太宗思見馬周	
卷四	
太史公書王蠋	司馬師王敦
阮思曠	蘇洵辨姦
主司二則	唐李邵
鼠蚊說	鶯鬼
三物	蟻
史正志	張禹

此本軒雜著

總目

四

張江陵	崔湜
程頤公	宋康王
相知	魏鄭公語
符命	水災
明祖	王鳳
善言	惡鼠
姚璿	乞火寄汲
楊收論樂	朱博
閻名	好醜
匡衡	漢宣帝
李獻吉	經疑
祠廟	好龍
楚共王	傅奕
臨模	柳下季
坐講	遺跡
涼堂	盤短龜長
聞善不善	許渤
杜甫二則	李斯二則
傳注	孫策
論聖之任	漢哀帝唐高宗

此本軒雜著

總目

五



項王不殺太公	秦楚
趙括柴克宏母	藥材
卷五	
北山愚叟	敲門磚
四其	三國志注
孫權	嚴子陵
華子魚	李杜
自焚	人才
班氏兄弟	劉先主
呂蒙墓	戶口
此木軒雜著	總目
秦追王	太上皇
植物	讀書
故事	夢
牧潛詩句	文選注二事
王勃	半藏
戴嵩牛	畫水
僧	勃孫之論菊
白樂天	狄梁公
李文饒近倖論	韓退之
爵服輕重說	書畫

王莽官名	進說
魏武遺令	郭翻
趙高	史記書博浪沙事
長吏	濟王竝
楊三變	太宰詔秦檜
卷六	
學	忠告
讀書之樂	讀書不記憶
黑說	大言細言
尤物	荀卿言性三則
此木軒雜著	總目
自明誠論說	立言
東坡語	六經言不可犯
讀任昉傳	范增
彌衡	秦宣太后語
陶淵明二則	杜五郎
劉楨語	鍾元常好書
卞和	蘇子美詩
田竇一	田竇二 汲黯
田竇三 韓安國	田竇四 王充
孟嘗君	評項脊軒志



駱賓王檄文 公孫宏

張桂諸臣 樂毅論

介甫詞 董仲舒賦

趙壹 居易錄

韋應物傳 廉希憲

呂蒙正 四子書

記日干先生語 書籍

卷七

論世 知命

大寶說 秦元明三祖

此木軒雜著 總目 八

漢高帝二則 晉武帝

宋武帝 宋孝武帝

齊高帝 唐宋二高宗

宋章獻后 匡衡

趙充國班超 班超

叔孫通 周勃

張釋之 張湯

袁紹 孔北海二則

孔北海語 魏武語二則

蕭鏘 魏收

楊愔 鄧攸

蒯通 黃叔度

子瞻伊川 趙子昂

傅亮 楊炯

信陵客語 劉孝標

劉濶事 張耀

吉翰 宋之愚人

李克語 鄭武公

管子 徐中行

陶凱 浙中二畫師事

此木軒雜著 總目 九

方干

卷八

老子之言 孔子

古語 知已說

莊子二則 田禾

漢唐宋 漢明二祖

論不必禁及合禁者 論人物

論制科所得之文 歸田錄二則

張東海語 知足

言誠 鬼神

第一二九 丹書卷之...



神	善惡
好亂	不自知
通蔽	遣使
停錄	貨殖
先後	系包
月華	雜劇愈疾
謹對	梁武
王元章	還金
村民	記異
記王玠右家鬼	殺貓方
此木軒雜著	總目
姚啓初事	張四妻
被刃婦	張球母
黃仲霖	記章于野事
謹識曾王父事	
此木軒雜著總目終	

此木軒雜著 卷一

此木軒雜著卷一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 何承謙豫菴 姚鴻煦治亭

事業

人臣立功建業繫其才能何如然職分有限制又所遭值時勢不同難可期必大抵官愈高任愈隆所責望亦愈厚且如宰相不能以道事君格其非心在眾賢以成治則雖出一言活數千人興一制垂久遠之利猶為毫毛之善而已况併無之何以免於立人本朝而道不行之恥乎自卿貳已下至於尉史以次而

此木軒雜著 卷一

殺例從可知惟存心仁義以道德為務者則不限於官職不問所成之功大小蓋雖小亦大也人固有窮居草莽而憂樂以天下不屑為小小功利其器量可以包含名卿才士數百輩者子路不恥緼袍所謂治千乘使有勇知方徒空言無事實竟能跨越管晏諸人顏淵居陋巷問為邦夫子告之四代禮樂若此者以仁義道德而為事業無職分之禁時勢之妨者也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屯守

吳璘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



網敵騎不得逞此古井田遺意也賢於多設兵遠矣  
又凡屯守之地為經久計者宜謀人多種樹木為利  
甚大不止兵仗戰守之具不缺而已不畱意此等但  
以殺敵為功者譬之能吏終不得與龔黃同傳

費禕

吳主權嘗饗蜀使費禕先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  
至吳主為輟食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麒麟  
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禕之應機捷疾美矣抑豈  
止是而已乎夫鳳麟竝四靈之一非有優劣禕以麟  
尊權而以鳳自况隱然天室重臣與王侯匹敵之意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三

而語出嘲謔了不為嫌答禕者諸葛恪其言植梧桐  
以尊本國之君亦有意也

袁宏

袁宏作三國名臣贊示已不阿屈於桓氏也所謂弑  
父與君亦不從者方之孔文舉殆庶幾焉史臣歎其  
東征一賦才亞潘陸豈足表其風概乎宏作東征賦  
不及桓陶幾殺其軀窘急用智僅而獲免大抵為文  
章者將以垂後世之名多不免一時之患狐兔之毛  
維躬之賊亦足傷也然官爵可辭榮利可淡竟不能  
廢翰墨之功甘同草木腐朽庶幾千載而下有以亮

其本懷云爾

李邵

後漢李邵傳邵陰與陶範等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  
先成故功不顯後翟酺上邵潛圖大計以安社稷錄  
功封侯當時謀議自是大有曲折史家記其略耳或  
便評之曰有何證據乎此等顯憑紙上舊文有則言  
有無即謂無妄自下意最為無識觀書者當咄之慎  
勿效之也

范堯夫語諸子

范堯夫江行赴貶所舟覆扶之出顧謂諸子此豈章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三

惇為之哉鑠鑠序其集則曰此亦子厚所為邪其語  
意正同無足論者然吾以本傳語尤為得之蓋章惇  
為之者范氏諸子平日相尤怨之辭也故堯夫因覆  
舟之事而戲之曰此豈章惇為之哉堯夫之於惇字  
而不名誠有之矣此固承諸子之言而言之也在諸  
子必不曰子厚云何也故夫文字之異同僅如毛髮  
苟審觀之諦思之則得失見矣書之以為學文者告  
焉

高聰

北魏高聰者以趙修幸於世宗傾身事之深相親狎



及修死言必娶惡聰又附茹皓每稱皓才識明敏非  
趙修之儔數緣皓乞得田宅及皓見誅聰以為死之  
晚也君子之於小人薰猶殊氣清濁異流然猶有喜  
其同已而進之者此君子之過也受非道之悅譬之  
私已之婦意色懇篤望其能貞信自持必不可得至  
若小人與小人相約結相背負情態何所不至然變  
幸之徒朝士之走其門者則從而援引之謂必能助  
已而不知朝士皆聰類也前後相踵而莫之懲哀哉

後魏孝文帝

昔者孟子語齊王好貨非疾也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此木軒雜著

卷一

四

之好色非疾也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所謂好貨與  
百姓同之者滅徭賦定經制心乎利民而已固非分  
散府庫計口而給予之之謂也好色與百姓同之者  
謂若文王行治岐之政以至桃天之風作雀鼠之獄  
清而男女皆得其所是也吾讀後魏孝文紀而有感  
焉一遇水旱則蠲租發粟惟恐後時然相州一方之  
民餓死者至二千八百餘人則以先王之政未克舉  
行故也屢詔以官人賜貧民無妻者美則美矣與鄭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者何以異邪蓋非王政之  
大務也雖然三代已下如漢魏兩孝文者可不謂仁

聖之主哉嗚呼不可及已

藺相如

藺相如為繆賢畫策其料燕王之情令人感喟不能  
已原相如本意蓋不欲賢之亡逃而勸使肉袒伏缺  
鑕請罪正使不見赦而死不愈於亡走燕燕束縛之  
以歸趙而死乎况賢之罪度非有重大不可赦者請  
必得脫相如料之審矣相如之為人謀可不謂忠且  
正乎高允之教翟黑子與相如不異而一從一違禍  
福遂分後之為人臣其事有類此者亦可以為鑒也

馮道詩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五

馮道有詩云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此  
亦可謂不愧其言也處道之地行道之事其所以能  
然者亦自有本原有學術非徒一頑鈍無恥足以盡  
之不然小人而無恥者眾矣何以不能為道也道又  
有句云已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興寄甚  
遠與擊壤集何異乎以其出於道也而糞土視之噫  
亦過矣

優閒之誠

顏之推有言江南朝士未有力田假令有者信僮僕  
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



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朝士有祿位不知稼穡顏氏猶代為慮之况於學者治生之本無過力田畊讀之前賢固嘗兼之樊遲請學稼圃夫子斥之為小人此言君子志其遠者大者曰禮曰義曰信先王之大道不可不務而無暇乎其細也非謂稼圃之業士人所不當知其或力不能勢不便亦不必身執耒耜手營糞種但隨所應為竭心畢力不使虛費日月斯亦可矣若乃身心並閒志氣俱惰淫僻日滋曾不覺寤則豈非天地閒一蠹哉故夫樊遲之請未可深非而荷篠此木軒雜著

此木軒雜著

卷一

木

丈人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正今之士子所當念之而警且愧也此等優閒之徒遭際豐亨苟媿以歿世固為幸矣脫有不虞而饑饉薦至溝壑之辱不亦宜乎

宰相

易言聖人之大寶曰位故知帝王者必聖人然後為之治天下全倚宰相宰相亦須是聖人聖人不可得次者大賢斯可矣杜甫祭房琯有云純朴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賢孰奉天秩斯義也當與漢孝文答請建太子詔並編入六經中耳噫此非細儒所及知也

命名二則

宋元已來士大夫喜為人作字說字與名配命名之義各有取也至如近世啣啣帖括之秀才所禱祀而祈者不出乎科第利祿故其命名也曰元曰魁若鼎甲金榜丹桂之屬累累有焉配之以字蓋亦不出乎科第利祿之意而已志趣卑陋於是為極雖能文者無以為之說也吾異夫明崇禎閒有巨盜曰神一元神一魁者樊登科者何居盜亦有元魁邪亦有科可登邪抑其始嘗與啣啣帖括者為儔類而後乃乘時擾亂遂起為盜邪蓋不可知也嗚呼彼啣啣帖括之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七

秀才一旦得如所願日以美田宅多金錢為務吞噬貧弱無所不至與彼二神一樊者果何分別哉唐苗晉卿名其子發丕堅粲等德宗謂其與帝王同名甚哉命名不可不慎也氏與名了不相符猶見猜如是乃有史籍顯顯然略勿觀考竟與古王者若姦盜篡竊輩氏名皆同而不自知所謂鹵莽之甚者故夫朝無讀書之宰相則建號竟同於盜賊明之承家無讀書之父兄則命名或襲乎帝王事體雖細其後皆不可悔也

興廢



谷子雲曰去惡奪弱遷命聖賢天地之常經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此數言略盡古今興廢之理桀紂之亡以惡去也周赧之入秦以弱奪也三代已下嬴秦強而暴亡惡甚故去之亟也漢唐宋綿延不絕以迄於亡弱爲強奪理勢然也弱與惡均之致亡而惡者之後嗣殄滅得禍尤酷歷覽前史可爲永監矣

植桑

范純仁知襄城諭民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此事類漢之循吏在今日則有不能行者以此

此木軒雜著

卷一

八

上官科條太密故也然自非繁劇之地日不暇給者正可仿而行之他樹木皆可課令植之不特桑也其瀕河及村落水口尤善

大人

魏志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人見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著黃單衣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夫此大人髮其髻矣然則神道亦須自幼乃壯積衰得白邪將形相變化倏忽不常人神理殊難可推測也

龍伯

列子言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犧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侵者漸也漸次損之積千億年乃僅數十丈矣然則由犧農已下更若干年烏知不猶夫齊州之民乎則雖謂侏儒僂僂其先皆若龍伯人亦何不可或曰帝怒龍伯故加刑焉其餘脩短皆有定質帝蓋聽之而已不然者齊州之民盡化爲侏儒僂僂而爲侏儒僂僂者至無復可減損則必殄其種矣帝之心無樂乎此也彼龍伯之人苟至於數十丈則已矣自帝視之以謂此甚然僂然者不足復怒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愚蓋無以應也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九

祭祀用牲

梁武帝勤奉浮屠教宗廟以麩爲犧牲有不血食之譏說者謂事佛無效適足取臺城之辱原夫武帝之所以爲失者內惑佞邪外納凶狡毫荒貪得以開亂源非緣事佛不殺而致然也雖曰先王敬神重祀主於報功酬德其所用牲物者磔躡焚燎有以舉之莫或廢焉不聞以不殺爲仁然齊宣不忍殺鯨之牛孟子謂推之可以致王則帝之此令猶若在所可取其悖先王之典禮不過如墨氏之失誠未足以致大咎也余更考北魏史顯祖以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詔



曰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苟誠感有著行潦菜羹可致大嘏何以多殺為哉乃命非郊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脯以典禮而論蓋猶未為得衷然以視梁武之一切禁絕者抑又善矣酌而行之務去泰甚以省物力以完物命是在後王乎

注書

司馬溫公注楊子法言序云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為之集注溫公以為子雲潛心聖道白首著書其所得為最深故篤好之如此夫著作非命世賢豪莫勝

此木軒雜著

卷一

十

斯任雖至華皓猶當韜筆至於箋注則述者之事爾然觀涑水此言其慎重不輕之意為何如哉若率爾下意旋悔旋改亦已不可勝悔矣又云凡觀書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此言尤為不易今之讀經傳諸書者於先儒所定音切多忽而不詳文義之誤往往由此豈細故與

制勅

唐開元中勅升老子莊子為列傳之首居伯夷上然今本史記首伯夷自若也貞元中勅立荷澤神會為七祖宗門之高識者亦不以為然七祖之位終無所

與也夫人主之尊何令不行而有必不能者然則此等制勅勿為可矣

平原君三則

戰國四公子信陵最賢談者莫不慕向其風概其次則平原君勝余觀趙奢為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初怒奢奢說之云云平原君乃更賢之薦於王王用奢治國賦上下皆富實使為將大破秦軍闕與夫至殺其用事者九人而不竟其怒反薦達之使立功名於國可不謂克己復禮公爾忘私者乎奢之功皆平原有也

此木軒雜著

卷一

十一

由此言之雖冠三公子可矣豈特亞於信陵而已乎史遷不載此事於本傳論者不深考故或以為平原最庸舍好士一節而外碌碌無足稱者余特表之以附於孔子賢衛公叔文子齊鮑叔鄭子皮之義自太史公已來論者皆謂馮亭嫁禍於趙平原君勸趙王受之致啓巨釁亡四十萬眾於長平以此為平原罪愚嘗考之秦之所以加兵於六國者唯利則進唯詐力是憑他非所問也趙未受上黨之前秦趙兵交數矣奚待以此為釁端哉長平之禍由趙王信秦間以趙括代廉頗將而致之也趙王之必欲用括平



原固無如王何使王不易將以廉頗當秦秦雖能勝趙趙之受禍必不若是酷也惡得以後時之謬而深尤其始哉太史公言利令智昏云者所以爲後世戒耳

夫以英智而好自用以失事機則是英者不英智者不智也彼其英智者適足以爲害也以昏庸而能聽人言不怙已過是昏者不昏而庸者不庸也雖更昏庸若婦人孺子復何傷乎夫以昏庸之姿而能聽人言不怙已過者則平原君是已論者以戰國四君次春秋時五霸合於孔子取管仲之義君子韙之吾又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三

以爲信陵似晉文而平原似齊桓以是故也

### 反三樂

榮啓期至樂有三孔子善其能自寬能自寬者放曠之流所以自託非君子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道也嘗試反之曰天生萬物而人爲貴既得爲人天命之至貴者在其身矣形氣雜糅攻取百塗唯利祿是競酒食是饗與夫角而走羽而飛者不能一間天固貴之我固賤之是一憂也男尊而女卑故人以男爲貴既得爲男則有丈夫之事焉其始冠也三加彌尊導喻其志蓋將使之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以至於

富貴不爲之淫貧賤不爲之移威武不爲之屈不唯柔其氣婉其言以苟容於人世而已今而皆不能雖負七尺之軀與彼施粉黛處帷房曲足而拜者何異是二憂也人生不見日月不免襁褓以死則欣戚皆不著於其心固無可言者由壯艾而往今歲之所行明歲知其非至後歲而復然歲愈增則非愈積非愈積則攻治之者愈艱精力不逮於前志願有負於初雖躋百齡祇益多辱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沒世無聞悲歎何及是三憂也夫唯君子有終身之憂故俛焉日有孳孳不觸情以傷性不貶志以徇俗不急名而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三

近利不先已而後人如是則仰不愧俯不怍樂亦在其中矣蓋孔子之所以教門人者大指不越乎此若榮啓期者特賢於世俗之人終身馳騫以困苦其形神而不知止者已爾未足與議於君子之道也

### 利害成敗

人君之利害成敗在天下士庶人之利害成敗在一身在一身其大小固有間矣然人君之所擅者天下也以天下爲其家爲其身者也士庶人之所有者身耳家耳身與家猶天下也是亦無大小之可言矣其所以爲利害之源成敗之本者自天子至士庶人蓋



亦無以異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告梁惠王太史公爲之廢書而歎曰利誠亂之始也斯言豈特爲武帝發哉雖百世可知也今自鄉里細民嗜利之毒中於心髓雖有危言至論不少怵焉譬若飲醜酒而甘之自謂可與松石齊年也可不謂大惑乎

石灰酒

杜伏威欲殺李百藥飲以石灰酒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本欲害之適以利之事固有然者然遂欲以石灰酒治一切宿病良醫不爲也有愚且妄者據書冊止語不問其宜不宜而嘗試爲之以僥倖於百一

此木軒雜著

卷一

四

及見人之顛踣且死則曰非我咎也昔效而今適否也抑別有故也是其用心雖與杜伏威異而實乃致人於死謂之何哉

趙高李斯語

趙高李斯議廢太子立胡亥相往復凡數百言是當時記錄者揣摩情事以意爲之非真出自兩人口語有一人在側悉得聞之因而遂傳道之也中間多韻語古人求文章工妙往往如此若斯高二人當時定不暇如此此二人亦決無自爲記錄之理可以意得也又載胡亥初意不肯有廢兄立弟不義不奉父詔

不孝等語及高從史至再始然其言凡爲此者所以歸惡於趙高見宦寺握權爲禍至深胡亥之有是以否不可知亦不足論也或者遂評之曰觀二世此言猶似有人心者抑何謏謏若此

古樹

元廼賢編脩有孔林瑞槐歌序云枝幹偃蹇膚理若鏤刻篆籀龍鳳細如絲髮雖善畫者莫能狀其奇巧愚嘗觀泰山廟前漢柏及唐槐柏之瑰奇可愛唯目睹始知不復可著言語形似槐稍遜之然其不可著言語形似亦猶柏也乃知編脩之言不誣如宋玉神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五

女陳思維神直是不可勝讚非故作夸飾以欺後世也柏傍有碑圖此樹以形模求之猶百不一具不但神理色澤都無髣髴而已不知此碑竟何所用也世有不見其樹但見此圖者則以謂幾得之矣豈知其失之若是甚哉故曰百聞不如一見誠哉是言也

舜禹捐棄金玉

天下之財皆人君所有取民有制藏富於下卽謂之散財不必出府庫之儲乃謂之散也舜棄黃金於斨崑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蓋不採取之卽同棄捐猶卷耳詩曰寘彼周行云爾非真以金玉投諸山



淵也讀再頁可知之矣

識小

子貢言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賢者安可多得能為不賢者斯善矣若夫採聽不真記載多誣事涉詭怪言成糞土吾所謂不能為不賢者蓋累累而是也或其人本無私意徒希慕左史遂乃變易當時之語以成其文以為似古不知所敘之事都已失實其辭靡文其失彌遠此等卷裘在天壤間亦足為害幸其力薄自不能久留傳耳

南唐寵姬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七

宋大將獲南唐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燈云煙氣愈甚曰官中不點燭邪答言本閣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李氏一國之主豪侈如其後身羈帝京日夕以眼淚洗面運去事往宜百感之交集也抑愚忽有感於宋玉賦風有雌雄之說也所謂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而揚腐餘者使夫王公大人當之誠一息不能以堪避之少遲即大患且立至也而農夫野老體與之狎性與之忘亦未見百病交作如玉所云也夫寵姬者以蠟燈為苦非大寶珠固不可矣而尋常人終夕對濁油燈殊不

覺煙氣豈難是哉有燒馬糞以為飮者彼其鼻之所觸目之所近久之亦甚自得也然則濁油馬糞亦尋常人之大寶珠已其適於用均其無所患苦均吾又安知寶珠之為貴而濁油馬糞之為賤哉故夫御八珍者味不加於藜藿襲輕毳者暖不倍於敗絮惟其一旦而藜藿而敗絮則不可須臾得生若寵姬之閉目亦可為富貴者之一鑒也

女國使

北魏賀正立其太后臨朝遣使石勒時謂之女國使此見牝雞司晨外裔猶醜之然則自漢呂雉已下凡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七

太后臨朝者皆女國也夫以婦人制國命其為之臣民者亦婦人而已謂曰女國雖戲要非過也

木名

木有棘刺者名傷山海經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又葉伏如椒反傷是也然則世之喜傷人者其心固多棘刺矣夫傷人者未有不傷於人者也幾見棘刺橫路而不尋斧柯乎雖然木之棘刺人得而見之則人得而防之若夫人藏其心內多棘刺而外為輒美溫潤之容者其毒有倍焉君子之措足也難哉

紫



孔子惡紫奪朱不以為褻服謂其維南北方之色非正也後世乃更用為朝服金紫最貴亦有以紫衣賜浮屠人為國師者不知何義然所用乃是赤紫與所謂黑紫者有別蓋赤紫則別於緋用為服物之差有不能廢耳宋王抃云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碧葉燒灰染紫為黝獻之宦者洎諸王皆愛之乃用為朝袍乍見駭觀言者以為妖詔嚴為之禁南渡後貴賤皆衣黝紫反以赤紫為御愛紫亦無敢以為衫袍者按紫有二種而黝者尤為艷冶然孔子言紫似朱若黝紫已全不類朱則孔子所惡似正是赤紫而此木軒雜著

卷一

六

黝紫之尤艷冶者不待言也但不審春秋時用何物染成其色與近世異同不可知也

陳乾昔

陳乾昔將死命其子大為棺使二婢子夾之古詩云死為併棺民乾昔雖是亂命然併棺之事疑春秋以來嘗有之矣情之所種惑溺何所不至由世教衰替禮義銷亡致然其流不止浸淫變怪若華山畿之類皆生於人心耳乾昔之昔疑作腊字命名之義或取此與

賈詡

賈詡多智之人遇事心痒若矢在弦不容自制說李惟也片辭之間流禍無極吁可畏矣其他雖有小効蓋何足言而詡竟身享耆壽保寵祿以終子孫累世皆至大官豈非板蕩之運天故啓之非詡匹夫小生所能為與不然三世為將道家忌之如詡之毒被三靈雖流丹九族猶有餘責或者乃以曲逆相擬又非情理之平也讀史至此唯有搔首悲歎

夏侯太初

夏侯太初孔子所謂知命者與司馬氏以忍鷙之性竊柄再世志遷魏鼎天方授之冠族英士不附從者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九

必誅鋤乃已雖無李豐之謀如太初者亦當自知不免觀其對許允言太傅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我容也意可見矣而世稱夏侯色以為美談誠由格量過絕於人抑亦早識死所無所回徨束身東市真乃意中之事耳許允婦聞其夫被誅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酷毒在於所天奚翅身受彼婦猶能若是豈况神儁如元而有不逮者也史臣謂其與曹爽中外纒縈榮位如斯未聞匡勸其失援致良才愚則以為爽之庸鶩神與禍會雖進苦言終不見聽元之清鑒亦已洞然則唯有興思於尚寐比節於結纓



而已故曰孔子所謂知命可以爲君子者太初殆其人也

神怪

孔子不語怪神所以立教且不語非謂天壤間無有此物後世史家記事凡跡涉靈怪及僞佛變現冤讐報復之狀昔之所無今之所有雖欲削之安得而削之必謂史體不當類稗官家言欲一切刊去以附於孔子不語之旨者通人所不予也唯其無關勸誡徒資談說者斯則必在翦棄之條耳

秦

此木軒雜著

卷一

辛

秦詐楚懷王客死於秦其後懷王孫心天下尊立爲帝亦號懷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項氏世楚將漢祖亦楚人也當秦之蠶食諸侯最受侮者無若韓而張良以韓人狙擊秦皇幾中漢之滅秦有天下由良謀也然秦非趙高則不亡高乃諸趙疏遠屬也是秦世與晉爲難晉以分析故不能當秦爲秦吞滅而晉之疏屬竟能爲孽於秦以速之亡凡此孰非天乎由秦而下若此類者又不可勝道也

孔子廟

今佛宇神祠持香燈牲酒歌舞祈賽者婦女雜沓莫

之禁也獨孔子廟無之然考北魏孝文帝詔有云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則知前此者民間奉孔子固猶之一切雜神而已於聖道誠無所損而民俗鄙倍如是不亦有國者之恥乎然孝文詔令用酒脯亦是聽民自祭但不得非禮祈禱而已猶不若近世之嚴敬也將典制盡善固有漸次乎

光景之屬

山海經每言神之出入有光必以疾風暴雨夫神無體也其出入何自而知之正以值此風雨觀此光景

此木軒雜著

卷一

壬

倏忽晃曜有異於常則以爲是乃神之出入云爾夫風雨光景非神其孰能爲之言有類虛而實者此是也正猶天竺之徒凡諸靈怪言是佛之所爲爲吾儒者從而辨之曰此陰陽之精也珍寶之氣也非佛也不知其實非有二物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謂知奪彼以與此彼亦弗之爭也是可以已者也

晉太子魏帝手書

晉賈后使潘岳作書草以酒醉愍懷太子令迷不覺依而寫之字半不成爲補足之遂陷太子於罪後魏王顯者怨壽具欲傾之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壽



與誹謗命帝注可直付壽與賜死帝書半不成字見者知非本心莫敢申披此一帝一太子者皆親自其手書而皆非其本意而當時皆莫之覺悟而一以自殺一以殺人嗚呼女子小人之用計用術其巧有如是者可畏也哉

背夫石

宋利登云貴溪有石相背而生俗名背夫石妻安背夫抑夫棄之耳易曰夫棄石按今鄙諺有曰背夫逃走者背夫之言由來舊矣利君易以新名蓋寄意於君臣之際故欲等斯稱於勝母乎又考石名望夫是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三

非一處而背夫之象不聞累累而見是以準諸人事若買臣之婦季友之室固宜行道之人所共怪駭者矣

傷昔賢

夫閉心塞意之主雖使儀秦掉舌良平借箸指陳利害之形分割得失之理曉譬萬方終於違距或乃依違出入至於再三用力愈勤佐助亦衆而拔山之勢方成回天之功轉闕此則志士所為痛心貞臣所為扼腕者矣夫人事不竭毋徒咎乎彼蒼丹赤未披母希風於明哲是以魏國有行誣之士楚澤有憔悴之

臣歎君門之九重欲結舌而不忍君子哀其志焉

霍光對昌邑語

昌邑王言天子有諍臣七人霍光對以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光之此言最嚴重有氣力大臣氣識真不可及有問於朱子者謂光更無轉側不知光此時決無與之講論經傳之禮何用別有轉側昌邑不大咆哮者正以光此語氣力足以鎮之故也史臣言光不學無術如此等處自非由學而能所謂智貴卒勇貴突也

荀文若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三

荀文若初從曹公公大悅曰吾之子房也是時董卓方暴彊曹公雖英雄不應便以漢祖自命或當時舉事之人多引前代命世為比不足深怪如孫策初起時呼虞翻為蕭何使守會稽策豈便思代漢作天子也且出記述之手潤色已多烏知當時必有此語邪無邪固不當執此片言謂或已稔知曹公逆情而披赤心以佐成其事也

司馬懿

司馬懿天性陰鷲加之操心沉密蓋古今所少也觀其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



收之時唯一婢在側張夫人恐事泄致禍遂手殺此婢夫以懿而猶有此失豈不危哉張之驚忍不滅於懿夫婦同德是生師昭兄弟允稱好兒竟能鉏墾魏室成懿本謀嗚呼何其奇也可不謂天所授哉周之文王父母妃后皆賢聖而公子振振比於麟趾司馬一家則若猛獸毒蟲之類聚要之皆有爲而生必不但已者也可以竝觀矣

陶淵明李太白

陶淵明無履刺史王宏顧左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陶便於坐申脚史述此事以爲美談蓋貴其任真也

此木軒雜著

卷一

書

既請履度便應申脚此有何不可乎唯奴隸下材則以刺史坐上不應倨傲乃爾陶之無倨傲於心亦明矣而當塗之子識見議論如奴隸下材者所在皆是此陶之所以歸去來也李太白醉使高力士脫鞵世皆盛稱之太白誠氣蓋一世然亦正以其無心故可貴爾此等事若有心爲之其胸懷卑鄙與脅肩諂笑吮癩舐痔者何以異哉

宋祖寺碑

趙宋之得國與五代無異然觀太祖立誓碑一事雖於古聖人至公至平之心猶若有間然豈可不謂忠

厚之至哉由此一念精誠格於上天三百餘祀超唐肩漢之基實在乎此此所謂祈天永命者也豈小小仁恩善政之可比乎不特此耳孔子孟子而後千五百年而周程張朱諸賢並生於宋此卓冠數十百代之事也嗚呼亦豈偶然也哉此義吾聞之亡友張翰林曷云

范文正語

范文正有言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者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

此木軒雜著

卷一

書

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不然則反是矣大亂之下惴然可逃當此之時縱能孫言孫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范公以天下爲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其危言危行蓋至誠激中自不容已豈有一毫爲身家之意哉爲此論者所以覺悟中庸震發聾昧抑可謂深痛之至矣世之孫其言行甚且爲長爲達無所不至者皆明智之徒也豈不知事變一生身家亦與其害哉顧以爲非我一人之事也而時勢之或可以待其自返也正使不返而其害當不及於我也蔡京曰將謂老身



可以倖免斯則京由衷之言蓋古今一揆者也嗚呼  
坐視生民之窮蹙不肯一思拯拯之方願獨享其富  
貴祿澤於無窮彼夢夢之天果可以長恃也哉

智愚

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此言見呂覽夫用私則利  
身而害物未有物受其害而身獨蒙其利者孰謂其  
智也用公則自為也輕為人也重雖德不偏人無怨  
焉故公者所以為人亦所以自為也而以愚得之愚  
非能智也而智莫加焉故孔子思愚孟子惡智

此木軒雜著

卷一

五

此木軒雜著卷一終

此木軒雜著卷二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

杜昌意防如

校字

姚鴻煦治亭

論古

古奇偉杰出之士若魯仲連四皓張良諸葛亮之徒  
各行其志厲其氣以成功名皆非有意為儒者之學  
也要之於道各有所當而已彼其所是不期於世人  
之共是其所非不期於世人之共非也則雖有聖人  
者以其平粹正中之說諄諄誨諭於其側固有不能  
從者矣後之君子乃欲以儒者之道權衡而高下之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一

其不合者固多矣其見為合者亦殆所謂暗合耳而  
非是人所屑意也譬如制科以待應舉之士也其無  
意於應舉者著文章以自娛或工或拙於有司之尺  
度何知焉而斤斤然繩之曰某某幾是矣某某未也  
品第雖當不謂之強為品第則不可何者吾所與所  
不與者都非其所求故也夫唯知其本非應舉之士  
而曠曠然舍吾之成見以觀之而後其情可得也

高鳳

高鳳不知漂麥或評之曰必無是理愚初不得其說  
此有何可疑邪既而得之彼蓋以為鳳露處誦經耳



不知鳳爾時原在屋榮之下麥特晒在庭前雨過而不知此悅學者之恆事史家聊爾載之不意思人妄相駁難也自不曉事而輕訾昔言此前輩之大失後人不可復蹈之也

### 掘錢

魏劉類者爲宏農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蓋古時瘞錢地中者多後世送死以紙錢代之葬埋不復瘞錢恐掘得者少矣然地中無可掘而括之地上是以民生窮蹙甚於古時噫如劉類者可使之一日居民上哉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二

### 君子小人相似

王溫舒居他官惛惛不辨至於中尉則心開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如癡醉無所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二人者一爲酷吏一爲姦相皆古今之極惡其精志凝壹觸事而發才力猛銳不可禁制諺所謂爬著癢處者疑天實縱之也而明皇時有拾遺張方回者精神不爽時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此與林甫輩誠若冰炭不相入矣然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與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一何其相似之甚也舜之居山中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赴之若決江河度其他耳目之所接不善者至多而舜若弗聞見也其亦有所謂惛然如癡醉然者與彼其氣貌不同其所以然者一也是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用之爲惡則如王溫舒如李林甫用之爲善則如張方回充極之以至於舜亦率是道也若其浮游散亂而都無所用者則終其身鄉里庸碌之人而已豈不然哉

### 趙太后

趙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十六年納吳娃孟姚是爲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二十七年王自號主父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三

傳國孟姚子何是爲惠文王惠文四年前太子安陽君章作亂公子成李兌殺章遂圍主父餓死沙邱宮惠文立三十三年卒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元年太后用事使其少子長安君質於齊明年惠文后卒韓女蓋太子章之母史不詳其卒於何年武靈以吳娃爲正室其卒也謚曰惠后史公所云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者謂在傳何之後娃死既久愛乃漸弛非娃死愛便弛也孝成嗣位太后從左師觸龍言以長安君質於齊太后者惠文王之后卽卒於孝成二年者是也史記雖有詳略是固無可疑者而



司馬貞素隱乃以武靈二十五年卒之惠后為故太子章母以觸龍進見之太后為吳娃而卒於孝成之二年反以娃死子何寵衰為太史公之誤其說云若娃年二十八王宮至孝成初在六十左側得稱老矣東哲言太后裁三十有奇者誤也是蓋徒以太后衰病之狀非六十餘歲人不得言之故斷屬之娃而不顧史記之明文不容有此舛戾也則愚得請而解之惠文之夫人既稱太后雖年止三十有奇自稱老婦何害恃輦而行特粥以養豈須遲莫乃當有此中年疾恙蓋亦如然况趙代之地女子十二三形質壯佼

此木軒雜著

卷二

四

五數

天地萬物之用五而已矣數至於五而備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則是一合五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只是以二合五也餘莫不然是則六七八九十從一二三四五生亦兩其五而已矣元人記真臘風土云彼國以一為梅二為別三為卑四為般五為李監六為李監梅七為李監別八為李監卑九為李監

般十為答十之為答也蓋不得兩呼李監耳其曰李監梅者非五一之謂乎李監別者非五二之謂乎餘亦然矣舍一二三四五即無以為六七八九十也故數至於五而備矣其義不益顯乎斯蓋自然而出於此不知其所以然也又云彼國語多以下字在上推此而言則五一者一五也五二者二五也其意又如此也

太息

凡苟簡卑鄙之事不欲行之則已誠欲行則必有苟簡卑鄙之人起而應之其智適足以謀其材適足以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五

任也不得其人則事不集功不成而一時且羣以為患士之光偉正直者既不肯俯而就我其略無智與材者則或瞠視不出一言袖手而不知所措故夫苟簡卑鄙之人由當時而論之亦誠有不可少者而所謂光偉正直之士反以為木彊而無能迂闊而無濟於世亦勢之宜然也自朝廷以至一鄉一邑其人顯者為名公卿細或僅等於蟻蝨觀其所就略同一揆吾嘗深念其故為歎息者久之

為師

人之患莫大乎恥所不知而緣飾傳會以自炫其多



知也為學則病已教人則病人南唐張夢孫為諸生講禮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賢哉夢孫與漢申公正同孔子稱溫故知新可為人師然人之知識故自有限苟能闕其所疑不以臆測私智誣惑後生者抑亦可以為師矣

心志

諸葛武侯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也韓魏公亦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

此木軒雜著

卷二

六

遂輟不為哉二公皆所謂命世傑出非常之才也其所以能任重致遠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無他焉心一則膽堅志專則力奮如是而已魏公有定社稷之功而武侯不能復中原尺寸地此其存乎天者而人力有不與焉假令武侯幸而不死克奏討賊之效魏公不幸受小人中傷輕乃竄謫斥辱皆事理之所有要之其成也無所期必其敗也無所顧慮二公之心之志一而已矣身之死生家之存亡曾無毫毛介乎其間而况於小小利害乎或曰大臣一身與國為體且如身存則天下蒙其福身死而天下罹

其殃則夫計一身之利害者亦有所不容廢也如之何曰固然然此正所以為公而非所以為私正所以為心之一志之專而非所以為雜為二為眩亂回惑也自古無必成之功無必免之禍世徒見古之人功成而無禍則以為逆計其必然而後行之此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宜其身臨利害之際則不勝囁嚅其言前却其行而其終至於無一事之可為也

段氏臣高氏

大理段氏立國最長久有忠順不二心之臣高氏者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七

其勳烈之盛名義之美雖華夏數千年間求其無愧乎彼者殆未易一遇也吾覽載記深歎異焉故述而論之楊義真者弑其主連義而自立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起東方兵滅之而立連義從子壽輝壽輝傳正明國人以高氏有大功奉昇太為主正明避位為僧段氏避位為僧者凡五主蓋其國俗如此昇太臨卒屬其子太明日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受之今其子已長可還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段氏中絕復興而高氏世為國相賞爵政令皆由之出國人號為高國主正淳傳



六世曰祥興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死祥興子興智滅於元高太祥被禽不屈斬五華樓下時白日正午忽雲起雷震段氏自有國以來篡賊之臣是非一姓而高氏父子祖孫其君臣之際可不謂難哉智昇父子討賊復國此與夏臣靡何異昇太雖暫居南面而不貪為寶臨沒之命誠心著焉然苟非太明之善繼則夫以遜讓而啓無窮之禍者豈少也哉是則太明之賢尤加於人一等也而乃世執國柄政由審氏其主不以為嫌及乎天兵壓境國祚告終而伏節死義仍出於世臣之家嗚呼豈不偉哉夫僻陋之邦而其事

此木軒雜著

卷二

八

有若此者此孔子所以歎不如諸夏之亡也與

識緯

後魏孝文詔圖識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識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畱者以大辟論按秦政焚燬聖籍經典雖小殘缺不害為日星炳然終古常新而識緯之書今已無復有存固由世主禁絕亦以矯偽之術不能久畱於後故也然漢武表章六經厥功偉已而崇正闢邪魏帝之識超前代尤可尚云

越句踐

由漢已來藉難締構之主雄猜多忌誅戮故舊勛臣不思大德脩小郤至明祖而極考之前代則越句踐其作侷者也趙簡子殺寶鳴犢舜華然觀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似是古語而蠡引之則又似不始於句踐蓋人心險於山川有出乎情理之外而其勢必至乎此若寒暑晝夜之相循環者莫能詳其所由來也嗚呼此陸通莊周之徒所以遜世而不悔也

陶侃母

史稱陶侃母湛氏髮委地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設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九

精食待客僕從俱無乏湛髮雖極豐美而二髮何以得易米如此之多也斛今十斗也吾意爾時婦女競尚脩飾務於華侈不惜重費買之故髮價貴且易售邪不然則恐傳聞之辭不能無少過矣

尊聖

秦用李斯言焚燒孔子之六經以吏為師天下謂之暴秦自漢已來無不知尊孔子者然秦乃明禁而明絕之至於後世陽尊而陰違之者多矣尊之愈至違之亦愈深大約利歸於上害切於民者雖累數十年困弊已極終不肯變此孔子之所大戚也則亦奚



貴於表章其書尊尙其道哉謀國者誠如李斯之得罪萬世則亟當以是而告吾君務以實心而行實政然後可以爲孔子之徒也

### 與善

論語云樂道人之善愚以爲善一也其人與事隱約不顯暴於世而實足以厚風俗感人心者尤不能不亟表揚之又其人無他美行甚者爲衆所憎疾而一節可稱卽忘其諸餘而樂道之士君子之用心固當如是也

### 歸熙甫二則

此木軒雜著

卷二

十

歸熙甫旣歿其長子哀輯遺文妄加竄易賈人翁某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塗乙盡矣刻旣成賈人爲文祭熙甫具言所夢夫長子者豈無人心而忍改其父之文哉蓋以熙甫所作或觸牾鄉里貴人不宜於時故也熙甫一生崛起不肯媵姍作媚世語旣死而精爽不泯託夢賈人警寤愚子固其宜也齊太史晉董狐古之人以簡牘爲職業者其志節乃如是區區流俗之愛憎譽毀益無足道矣惜乎近世之君子識趣若熙甫子者多也

熙甫云予每北上常倏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

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愚謂與俗人處亦自有道豈能悉絕之也熙甫於此亦稍過矣與世寡諧鄉人嫉之如仇踴躍偃蹇不至大官有以也然此乃熙甫之所爲熙甫其學行文章與施之政事卓然不苟同於流俗者皆是物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熙甫殆庶幾焉嗚呼豈易及哉

### 發憤

夫有道之士在困彌貞處閒常泰蓋以和易爲心以寬恕待物吐音成文比德良玉所謂仁諒之其言諄如也然人心不能無不平則發憤之辭因事而作

此木軒雜著

卷二

十一

亦昔賢所不禁也薰蕕異氣何以辨諸太約憫時悼世悱惻可思者斯君子之文也其茁於怨尤之私動於忤害之意言高而趣卑貌貞而情詭者斯小人之作也夫觀古者所以自鑑也務希風於太上非苟慎於筆端着睫之喻可無思乎

### 嵇阮

阮嗣宗能爲青白眼使世人疾之如仇嗣宗何樂而爲此哉蓋發於中心心有喜怒而眼爲之形阮誠不奈此兩眼何必也變其心志則青白可混然矣然固必不能也猶以昏酣無臧否獲全吁亦岌岌矣至嵇



叔夜則云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是又欲為嗣宗而不能者故曰龍性誰能馴要之二人者其趨一也不當以優劣論

騎馬

袁中郎曰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鬣蹙蹙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四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此木生曰余昔年借計車時時乘驟驟或奔放疾走但注目十里許外一心欲至其處覺驟行緩不如人意遂無復顛墜之患自謂獨得之不意昔人之言有若符契也頗疑此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三

法特為書生怯懦者設健兒定無事乎此雖然巧者廼習者之門也其亦未可廢乎

人輿

夫乘輿者有肢體不自舉而待人以舉彼駕輿於肩者不唯自行而昇一安坐之人以行行或紆或疾或欹或傾則訶斥及之以為不中而易焉其為不均亦太甚矣願舉世無怪焉者豈不以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義故有取與抑彼之勞力者誠小人矣而此之軒軒然安坐乎其上的者果君子而勞心與其無乃市儈之器而廝役之材豐於命而嗇於德盜思奪之而倖

以免者與

曾參殺人

曾參殺人三告之而其母為之投杼此其可以警世者有二義焉人唯不知其賢則已誠知之雖流言日百至若弗聞也何有於三告乎雖然人之信曾參者固當如是若夫曾參之所以自為者則必兢兢然兢兢然常有一旦至於殺人之懼而懲忿窒慾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其所以為曾參之道也誠以人心惟危罔念作狂世有必不殺人之曾參無必不可殺人之曾參也不然其母曷為而投杼乎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三

季漢書

三國以蜀為正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大義今已無復異論然其實只是一隅政教號令出於魏氏者不翅過半有將承祚志改作季漢書者義非不正而尾大於身不相管攝若之何其可為也後有作者合班范陳所作為一書以蜀系統而二僭國附之義例體裁似為兩得蓋蜀小不能相君臣者其勢然也臨之以高光二祖則莫之抗矣

封建

語曰積重之勢難反也豈不然哉古先聖王立法定



制雖經後人革易而其遺意淪入人心結爲風俗有不能遽滅者必更歷數十世漸靡銷鑠然後泯然無復遺餘以一事言之秦并六王廢封建爲郡縣天下一君其後因革不常而三代之制卒不可復不知封建雖廢而郡國之間所以君其土臣其人者由漢已下閱千餘年所謂封建之意未嘗不存也刺史令長得專殺生柄屬吏部民君臣之分至重至深以死殉義者多有此與三代時各事其諸侯者何異直至宋有天下然後此意乃無復存耳今世官其士者去留若傳舍其吏民視之若路人有不能舉其姓氏者欲

此木軒雜著

卷二

古

使風氣如宋已前不可復得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此古今之變可考而知者也

平心

歐陽原功云六一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愚竊謂此兩字最難亦正是歐公所不足蓋其讀古聖賢之書自覺氣象有不相似者誠由好勝自賢之心潛伏於中爲之深病爾古之人學問文章至晚而益進者以其能自知病處而用力以去之也愚觀歐公之文舒徐和易誠若原功所言然而所謂險勁峭厲者卽歐公已自不免比於孟韓則可見矣

豈非其壯年盛氣發之過當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與是故文辭末也心術本也治其本則末自從此養氣之說爲學之至要非特爲文章而已

夫平心之難也豈不以好勝自賢之心潛伏於中是非可否之際持之過堅爭之過力知佞邪宵人之可憎嫉而所以憎嫉之者不能無出於意計之私與若此之類必去之務盡而後其心如權衡然因物之質而爲之低昂非有所私喜怒於其間也然論其極則非聖人不能盡也蓋昔者季子然問由與求可以爲大臣與而子曰吾以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聖人

此木軒雜著

卷二

古

辭氣未有若是之憤激者然由季氏僭竊日久其子弟至欲以陪隸當輔弼之名有無君之大惡故應之宜如是是不平之甚者乃所以爲至平者也及康子問由賜求三子可使之從政與有重視從政輕量吾徒之意故應之曰於從政乎何有者易言之也比於答子然之問則有問矣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則對以不知俟其再問而後謹告之以治賦之能於求亦亦然比於答康子之問則又有問矣學者於此數處熟察其所以然可以得平心之說矣蓋皆因物之質以爲低昂而無毫髮之差無私不足言也顏淵



之克已不遷怒蓋庶幾焉孟子願學孔子而其迹已著是其中猶有未化者存也故曰論其極則非聖人不能盡也

漢武故事

漢武故事載公孫宏數諫武帝微行弗從語其子欲效史魚尸諫因自殺帝聞而悲之自為誄按史遷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宏與遷生同時使宏誠有此遷宜知之曷為削而弗述乎是知宏初無自殺之事好事者為之也以宏之曲學阿世見惡於轅固汲黯諸人願有增飾其美如此書所云者又何邪吾意

此木軒雜著

卷二

未

宏為相脫粟布被以奉祿給賓客士以此賢之相與感其德而稱頌其忠諫之事飾為此說流傳於後如淮南王本以反誅而世多傳其仙去亦此類也班氏既述此事不入之本傳而但襲史遷之舊此理之必不然者其為假託明矣

蘇武

蘇武使虜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時霍光柄政上官桀安與光爭權令燕王上書訟武寃及安等謀反武子元與安有謀坐死世皆以蘇武忠節古今所希有其還自匈奴不

蒙通侯之賞至為寃屈謂霍光逞私害忠賢有夷滅之道其實不然光之可論者武之子雖與反謀或當以武故告於上而特赦之使無胡婦兒則武竟絕後矣然廷尉至請逮捕武而光特為寢其奏僅免武官則光固心重武甚其子被誅蓋當時法嚴度外之事非所望於光也至授武典屬國所以風示遠人而官秩亦不為卑通侯之賞格以漢法亦不得行頗有綴文之士太息憤懣於武之不得封侯為三公後來作者如響應聲了不致思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世說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七

生性最懶每亂抽書帙觀之正得世說新語閱三四則不覺令人起厭豈以其熟爛故邪如馬班書雖極熟處要不令人厭也不知眾情皆爾為是鄙性特然今後有好友過我當舉此問之

封禪

司馬相如病將終遺一卷書勸武帝行封禪事世皆以導人主侈心為相如罪原夫相如之為此豈尙觀身後恩澤甘踏逢君之惡遺萬世之口實哉亦欲使其主追蹤三五休光美實炤耀史冊以効其區區之忠愛云爾其後明帝論之以為忠臣之效賢於史遷



甚遠自漢已來君臣所見皆然雖唐之大儒猶不以封禪爲非於相如無責也夫忠固有大小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知忠而不知所以忠者不免阿諛之譏勸百諷一君子以爲類俳優况徒有勸而無一諷者其自處居何等哉

禦凶

遼食貨志引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人力苟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况爲國乎此經國之至論周禮所謂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學所謂生財有大道則財恆足者是也一夫足以勝時災者在勤手足

此木軒雜著

卷二

木

之力豫早潦之備使地利所出苟足以贍朝夕而已若多蓄財貨結怨鄉里人饑且死而獨豐饒佚樂終其身者固理勢之所無也彼爲此者非特不仁抑亦不智甚矣故遇大凶大災則所謂不能殺者又在於能散以銷厚藏之咎且轉禍而爲福也推此以論爲國何莫不由斯道乎

遼史之言

遼志有曰三皇五帝寬柔之化澤及漢唐好生惡殺習於性成雖五代極亂習於戰鬪者財幾人耳懿哉斯言前代史家所未有也中庸言至誠無息其功業

之盛至於配天地之無疆疑其不能無過不知自唐虞迄周休養保愛經嬴政之暴而不數十年驅除蕩滌海內復睹善人之化其後仁明之主亦間出不絕此則堯舜之德陰被來世而人莫知其所由然也合六字爲一家通億祀如一身所謂悠久無疆者豈不信而有徵哉元之史臣能見及此可謂卓絕者也

海賦

韓子曰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夫人雖竭終身之力周行數萬里未有能略窺其涯際者也惡乎而不歎其鉅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一言而已矣欲言其

此木軒雜著

卷二

水

難爲水者若何則有不勝言者矣而木生者乃援筆而爲之賦其與賦六合者相去幾何哉蓋亦難乎其爲言矣今覽木生之篇首尾纔千九十餘字夫其不可以言而盡也則莫若以不盡盡之是其所以能賦海者也而李尤翰林論曰將由未成而然其意何居欲其以盡盡之邪以盡盡之者未有能盡者也且夫以不盡盡之奚獨於鉅物哉畫師之於畫也一雲一水一樹一石無得於此而窮形盡相以爲工是匠而已矣匠也者勞而少功木生之賦海也大氣舉之與是物相吞吐恢恢乎有餘力焉此不可不察也



謝安

晉之謝安元勳盛德為社稷之臣觀其經國遠謨實由素定豈是僥倖成功名者愚於考亭朱子之論竊有感焉朱子云安之待桓溫本自無策幸其未至太甚使如朱全忠安亦無如之何廢海西時安不能拒大節何在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小甦將何以處之王儉自比謝安儉是已敗關之謝安安特幸未疎脫之王儉耳伏節死義蓋非所能又云符堅之來亦無措置竊謂此論苛刻不足以服後人之心溫謀廢立安不能拒誠為可責然於時晉諸大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三

臣皆知事勢必不可止豈安一小臣而能拒之溫北征時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守則當廢立之際安蓋超然不與也新亭之會安謂坦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使溫遂肆凶暴二人者授命著節事在不疑及安從容諷諭有馴伏猛獸之能可謂神勇者也安後語所親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使安不能伏節死義如王儉等所為則何不全之足懼也自曹魏已來權臣篡奪事須有漸如溫此時亦無便為朱全忠之理其諷加九錫溫已疾篤不可起故遷延以俟之使其不死自當別有以處之史所謂盡忠匡翼者安等事

也其濟與否則天也夫王儉賣國之賊自擬謝安曾謂鴟鴞而可與鸞皇同羣今乃謂安特幸而不為儉者不平之甚者也符堅之來安之知人善任使具有規略正使不大勝於以過敵固圍猶有餘力謂之無措置亦似不然凡朱子與門人議論見於語類者未必皆至當永樂間諸臣便探入性理大全中此後人無識之過讀者不可以不思也

東晉時正如病虛羸者元氣大傷客邪易入少驚擾之即有不測之變故謝安以冲襟雅量鎮定其間疆寇方壓境而更圍某曙壑游衍盡日既所以靜壹羣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三

志抑亦於攻守之略任授之方極意措思不有疎失人見其游心事外而不知精神折衝正在此處嗚呼殆天生此人以延宣元之祚也而且將帥之材不外索於他族內舉不避了無掣肘之憂是又天之所以曲成安也豈苟然哉

秦會之

秦會之嘗問胡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胡問云何答曰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夫以大姦極惡如檜萬世所共怒詈也然其所以至於此者豈有他哉不過以聖賢言語為塵飯塗



美無所施用而別有一種切近精實之具有百利而無一害如是而已此孔子所謂小人喻於利者蓋自以其所見至是而不可易也夫謂六經之言雖善而多不可行者豈非當世所謂識時務之俊傑不言而同以爲然者乎且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名公鉅卿德望重一時者多矣有能不以此言爲不可行者恐千百而無一二也則其真能不爲檜者幾何人哉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弗察哉

陵墓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三

帝王陵墓被發掘者多矣獨楊連真伽之壞宋諸陵其時最近而其禍尤爲最酷以趙氏之仁柔民懷其德揆之天道報施似不宜有此又考楊萬里揮塵錄云祖宗朝最重先代陵寢每下詔申樵採之禁至於再三守冢戶逐處長吏及本縣令佐常切檢校罷任具有無廢闕書於歷子又詔曾經開發者重置衣服棺椁葬之嗚呼其有德於前代者若此厚也而僅獲一唐義士之報此果何理哉

杜甫自比稷卨

杜叟欲比稷卨自謂許身何愚其愚不可及也攷王

義方時人比之稷卨鄭公每云王生太直觀義方坐彈李義府見貶坎珂以終可謂不愧此品題也人能滿腹皆誠樸無一毫瞻顧利害私心便覺稷卨去人不遠何必奇材異能哉由此言之人言杜叟狂誕吾不信矣

虎渡河

虎實能渡河余親聞人言有見之者而應劭論宋均事迺曰山棲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以已情之畏怖謂英獸之如然徒爾駭難轉益闊疏且狗亦毛獸猶能渡水水亦浩淼匪直溝渠細流豈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三

况虎力百倍於狗者乎

狐涉水

易言狐涉水濡其尾說者曰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愚意狐之所以必翹其尾者非徒惜之蓋狐之渡水如以身爲船而尾爲之馭力疾而前亦得其助若尾皆入波則身愈重而有沒溺之患此亦狐之智乎虎狗之屬蓋亦皆然然未有驗也請訊之博聞者

叩頭蟲說

傅長虞作叩頭蟲賦其敘曰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



教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之不祥故莫之害也余竊思夫是蟲也其貪生特甚不惜卑辱以求免於人者邪將性之所使形之自動不知其然而人見以為乞命可憐故傷之者寡邪夫其教之輒叩頭則似果能喻人言語巧為順隨以全其生者也然以為必若是然後可以取悅於人則亦非也不見夫螳螂之奮臂以當車轍乎而人君且迴車而避之乎夫所避者在乎奮臂則惡知所殺者不在乎叩頭哉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死生有命由彼蒼穹嗟爾叩頭之蟲胡不憚煩而徒為是無禮之恭

此木軒雜著

卷二

五

此木軒雜著卷二終

此木軒雜著卷三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

何承勳校字 姚鴻照

杜詩

杜子美有題諸葛廟詩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宋郭倪自謂卧龍復生酒後輒詠此詩五六一聯及兵潰對客涕泣先是唐王叔文得幸順宗用事及將敗常咏此詩末一聯因歔歔流涕自子美題此詩以後吟諷感喟不自禁者何限而二人獨傳然皆見笑譏於世此木軒雜著 卷三 十一

此木軒雜著

卷三

陸贄

陸贄在唐時所謂忠正大臣諸葛武侯一輩人也與寶參不相能德宗殺參議者多以為贄有力焉韓愈脩順宗實錄微辨其不然而司馬光引贄言語力證舊史之誣豈不以贄之賢如青天白日人皆仰其清明非流俗傳疑之口所得而汗巖者哉然而天下後世之信贄終不能如伊尹周公諸葛武侯一輩人者



又非獨憐志之夫爲然也夫竇參何等人也雖死無足深惜者其君怒而殺之非贊實操刀殺之也然而瓜田李徑之嫌一不免焉則所損於贊者若此未易湔雪也夫以贊猶若此則夫世之欲致人於死者其又可輕易而爲之哉

傅毅舞賦

傅毅作舞賦有曰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聲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何害毅之此言假弛張之道以逢荒主之欲辭人之作義含諷諭誠無足多怪者然古來巧佞之臣

此木軒雜著

卷三

三

其言多似是而非豈不猶此類哉孔子欲放鄭聲豈謂夫朝廷清廟之上不奏之而已乎正謂窈窕之中燕閒之際浸淫漸漬而不自知爲害之大爾上好之下必甚焉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其爲風民孰捷於是哉且漢武不冠不敢見汲黯而時據廁見大將軍非所謂無不敬無敢慢者也其賢於恣行媿嫚者能幾何哉故夫巧佞之臣使人易聽而從之者未有不依附義理以爲之說者也不可以不察也

房中歌

余讀唐山夫人房中歌作而歎曰何其義之近古也

有曰高賢愉愉民所懷誦帝者之盛美不曰神曰聖而曰賢此後世之所不聞也秦政併天下自以爲功冠三代德高古皇羣下鑄石稱頌非聖莫以也高祖以朴茂之姿承其敝而有之既滅項氏羣臣請上尊號高祖曰吾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美非所取也不敢自謂賢此非徒懲秦之敗而然蓋天姿朴茂有足多者後世何以及之余於唐山夫人之作獨有感於斯義者蓋以爲風氣之所由率然而出之不似夫晚近之君臣驕諂其實徒假古義以飾觀聽者也

此木軒雜著

卷三

三

祿說

夫爵者秩位尊卑之次名也祿者奉養多寡之分實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爵有尊卑則祿有多寡未有德涼而爵不貶功薄而祿反加者也府史胥徒之屬其祿以農夫爲差農夫無爵可言而一歲之收以贍朝夕是亦祿也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則祿在其中矣斯道也豈唯學士用之以列於朝署而已乎雖輿皂之賤氓隸之微與夫卜筮巫祝市儈之流以一藝一業自活者其言其行莫不本諸其心術而以之處已以之待物者也其所以爲生生之理無他焉於聖人



之所諄諄而言切切而誠者猶有所畏忌而不敢大  
 悖違則其苟而存也不謂之倖猶可也夫苟恣心意  
 以行惡視其智力之所極以毒於人非天或制之則  
 何不至矣斯其叢尤悔之甚而不自知悛改者也蓋  
 生生之理於是乎絕滅無遺餘矣雖餒而死不亦宜  
 乎嗚呼雨暘之所以不若川瀆之所以不<sub>④</sub>百穀蔬  
 果之所以垂成熟而忽有物焉敗之者其不由是也  
 乎民之至朴愚者宜莫如農夫顧今之世所謂恣心  
 意以行惡而不自知悛改者農夫為甚焉如是而觀  
 鬼神之不怒天帝之憐愛有加而無已烏可得哉烏  
 此木軒雜著 卷三 四

心說上

五行之性火曰炎上心於行火也故心之發常從上  
 不從下性情之理自然然也凡夫稟氣含識之倫一  
 為是物則皆有樂其新不安其故之想既得其新則  
 又如是纍十而百纍百而千而萬而億終無厭極也  
 若是者無洪無纖無脩無促無靈無蠢無聖無凡如  
 蜂蛤之屬以寐為恆斯其不可推者也其他有可見  
 有不可見有不可知有不可知不瑣瑣而論焉自人而  
 言之為婦女者有不安於為婦女之心故有臨朝革

代之事為闈寺者有不安於為闈寺之心故有門生  
 天子站立皇帝九千餘歲之號為大臣者有不安於  
 為大臣之心故有加九錫居攝登壇受禪放殺之舉  
 其他貧者願富已富則願益其富賤者思貴已貴則  
 思加其貴貴富至於天子極矣然猶有神僊天帝之  
 慕而四海之內珠玉玩好羅而致之常若不足一津  
 之征一闕之稅田畝十數歲之逋非有司陳請不輒  
 獨以予民也然則其處極富極貴也亦將有所求足  
 乎其未足而不可以已者與夫非獨此而已人之於  
 學也於行也於德也於道也亦是故士而希賢也

此木軒雜著

卷三

五

賢而希聖也聖而希天也至於天則止矣不可以有  
 上矣雖然吾以帝者之所以為帝聖人之所以為聖  
 者而度之吾惡知彼為天者不憚然於為天日求足  
 乎其未足而卒不可以已者邪問誰為之意者其心  
 邪然則炎上者之所驅使所轉旋豈不亦至大而無  
 窮矣哉

心說下

至變而一者心乎無變如心無一如心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以其皆無所屬也觸事而生感物而動斯  
 屬於一矣雖其斯須之間遷轉萬狀然方其喜之時



必非怒之時哀之時必非樂之時也豈非至變而一者乎唯而聽則唯止聽而視則聽止呂氏春秋語夫惟無唯無聽無視汨然而自處炯然而自存則所以為唯為聽為視者無不在焉中之謂也及其唯也聽也視也斯須之間蓋亦有兼之以為能者矣然而唯不能不暫止於聽聽不能不暫止於視不暫止焉則將兩喪之也豈非至變而一者乎至變者神也至一者神之神也是物也聖人與恆人同求夫聖人之所以異於恆人者何哉譬之馬馮其所以馭之者不可能也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之謂也

此木軒雜著

卷三

六

孔明

孔明自言始居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此言不肯輕出若伊尹之耕有莘云爾然故非無意當世真欲苟全性命以自終者也觀其抱膝為梁甫吟與石廣元等三人論仕宦所至自方管仲樂毅精華神采發舒炫耀可謂極矣若果欲銷聲匿影求免於刑僇而已則豈肯作此舉止出此等語言哉或曰孔明於三人友也餘人蓋不得聞矣故當世知之者少夫善藏其用者牢關閉鍵雖妻子有弗悟其意也而况於朋儕間乎故夫不求聞達者孔明之志

然也苟全性命則非孔明之實言也

牡丹說

舒元與賦牡丹有云百脈融鬯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妙抉造物之理可謂精微之極也知其解者以小喻大則夫楚之大而有屈平宋玉之騷也唐之盛而有李白杜甫之詩也鬱爾而發淳然而興豈其人自有之而自為之哉夫有物焉憑之而然者存乎其器與其神之所為是蓋莫之為而為者也其器非也神弗與也雖鉢心刻肝疲一生之精力而為之譬若小草植瘠壤不至於萎死則幸矣而求其英蔘

此木軒雜著

卷三

七

艷發若所謂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者是安可得哉然則天之所與之天之所不與之草木不自知而人則自知之人雖自知之猶若草木之不自知者受命於天無與為讓能為者之不能不為猶夫不能為者之不可以為一也吾悲夫不可以為者之不自知不可也而與彼絮大也作牡丹說

諡二則

蜀漢關侯諡壯繆壯繆中諡也今人崇奉侯若天帝然宋岳王初諡忠武旋更諡武穆後仍改忠武忠武之號優於武穆今流俗稱武穆者多然其崇奉與關



侯略同諡號之為中為上非所知也秦檜始諡忠獻後改諡繆醜寶祐初諭輔臣可諡曰繆狼然今人於檜不唯無稱忠獻者亦并無稱繆醜繆狼者以此知大德大姦諡法雖當不能為之榮辱而况於顛倒謬戾者乎夫子曰讒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蔡邕益州刺史朱公叔諡忠文議引論語孝經春秋傳之言謂忠之為道有三有奉上之忠謀誨之忠撫下之忠述益州之行兼斯三者固不徒取義於奉上也若近世以忠為諡者異乎此唯取孔子告魯定公之旨其致身殉國遭罹禍毒者則加節愍之字不離此本軒雜著

卷三

八

乎奉上而已所謂為人謀思利民論獄以情者蓋闕如也誠兼錄二者不專奉上以之定諡於義固為優矣

諱

梁蕭琛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按二名不偏諱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琛所執者是也然而有辨焉自公羊家有譏二名之說新莽用之禁二名迄東漢世無犯者晉世始有二名其以之字配若義獻之屬者沿至宋齊間不可枚舉似是語助之

例則猶之乎一名也武帝皇考名順之豈得不諱順乎順非偏諱也如順為偏諱將之亦為偏諱乎蕭恃舊恩故作此語實非禮意也亦擲栗中面之類耳

恃險

凡賊眾倚險為固者其守險之處警備必疎愈險則愈疎也誠能偵知地勢形便率厲我眾出其不意乘而攻之賊必震懼惶惑自相蹂踐可一舉而盡也故夫賊之所倚以為固者正我之所以破賊者也夫倚險為固則其怯可知若輕入致敗則我眾轉怯再舉為難故夫畏葸不前與寡謀慮而輕入致敗者同一

此本軒雜著

卷三

九

實也

兩難

觀輟耕錄所記龔翠巖與僧權道衡讓漢印一事豈可不謂之兩難哉二人者皆不貪為寶必不肯負其本志沈諸淵而後已是知人果能尚義不疚於利欲未有格於勢不可如何而以為非我之欲之不獲已而然者也虞芮質成讓為閒田伯夷叔齊不肯君孤竹逃之首陽非以中子故雖無中子二人亦終必然矣讓印事誠細微苟充其志則何古人之不可到乎吾悲夫世之人執志不堅而以不可如何自解者累



累然皆是也觀陶氏所記亦可以決其不然矣

### 孫皓

孫皓凶虐什桀伯受未足以云也古稱救民取殘唯晉之伐吳爲庶幾焉窮蹙乞命竟得不死考終維陽史臣以爲曠蕩之恩過厚之澤又有謂僭逆不懲凶酷莫戒極之權道亦無所取者蓋深致憾於素旗之不縣百世而下人有此情未有申端木之論寬下流之罪者也然吾以爲伐吳之詔方下待以不死不容不作此言彼既窮蹙來降何得不申面傷之戒翻以鉄鉞從事乎皓之得免刑誅於皓身爲至幸在於晉

### 此木軒雜著

卷三

十

氏非爲失也自古已來不快人意之事多有類此者豈天道夢夢將別有其理乎

### 投廁婦

國初天兵至我郡一卒遇一婦人以刃脅之此婦既懼死又不肯從順旁有糞坑極深卽投之裁露其面此卒廼舍之去志與身竟得兩全焉在尋常時過之恐不速近之若將浼者糞坑也此婦豈異於人哉今而若是焉何哉所惡者小所欲者大也正使不獲免求免之路舍是焉則無之矣謂此婦非智不可也吾以是觀阮籍諸人處魏晉之際豈不亦由是道乎

嗚呼不身歷世變而好執繩墨督人論議不平怨者其尙以吾說思之

### 神物

干莫二劍久沉暫出終以化去不肯爲人服用蓋非常神物必得非常之人然可御之如呂虔之刀猶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彼雷張所得定是何等人可服之邪蓋不可得而知也墜水之後此劍遂不復出蓋此世中更無復有其人矣然與否邪

### 楊后

晉武帝以太子妃賈妬忌將廢之楊后言於帝以賈

### 此木軒雜著

卷三

十一

充有勳社稷妃親是其女不足以一青掩大德此可謂小仁而大愚者也充之有勳社稷是何等勳邪而篤生此凶悖之女作配不分菽麥之儲皇將何爲哉晉室之禍實由妃始天之所以處之者豫矣后雖欲不愚亦不可得嗚呼可悲也已

### 李鄴侯

李鄴侯幼時賦天覆地載之詩曲江張公誡之曰早得美名宜自韜晦但當賞風景咏古賢勿自揚已也李泣謝之鄴侯之天質古今所少也其爲此詩所謂斬然露頭角者而張公獨重誡之其愛之深其所以



成之者大矣卒與張公先後為名宰相好談神仙合於大雅明哲之義其亦稟張公之教而然與抑吾觀於人懷抱學識果出倫軼羣者雖但賞風景咏古賢必不徒然誠深自閉匿猶不能使其光氣之不外發也夫唯冲寂自處不獲已而應之斯則大受之器不為小功小利而動其心者已若乃都無所有而妄作大言鳴聲不已欲以揚已不知乃所以暴其陋也斯又張公之所棄而不教者也

畫

張彥遠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

此本軒雜著

卷三

辛

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夫妙物之謂神不可致思之謂神神其至矣而曰失於自然者何神由精妙而入亦猶人思力之所為非化工妙物之神也夫自然者神不足以名之而况於精妙乎精不入妙則其病為謹細謹細者劣得應規矩無差跌而已自夫自然神妙者觀之無之非病病不在一筆兩筆間若所謂恭而不安者是也從容中道動容周旋中禮謂之不精不謹細可乎謂之能精能謹細其又可乎自妙已上必謂從謹細乃得至者此不然之說直是無門可入不可如何故託足於此耳然往往以此

名世矣

魏晉

司馬文王秉政大舉伐蜀吳張悌策之曰魏之失民為日已久司馬氏世握其柄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由此論之司馬氏所以竟遷魏鼎莫之誰何者雖由虜主繼立自失太阿亦以魏氏專杖威詐取天下民不懷其德故也小仁小惠不足以繫人心必得如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者深恩厚澤有以培固國本則雖不幸而有奸臣竊柄之事天命必不去之其事猶當不成也魏之立基不如漢氏之固

此本軒雜著

卷三

吉

遠甚此司馬氏所以取之若寄者也如樹木然根柢浮淺則易動搖不及其可為之時培植之又從而戕之削之雖無若懿昭者睨其後其為可危不亦甚乎張悌之言所謂若燭照數計者也

治怒

易喜易怒者小人之器也而易怒尤害事仁知禮義皆無自以立德既喪則才亦必不及人矣宋人有云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魏公之度量如此伊川謂之閒氣者



蓋天質宏大足以任重致遠非必由學而能也歐公所謂累百歐陽修不敢望者正以此爾夫人觸情動志不能含容誠由德器薄劣若天所棄然實則自棄而已不可歸其咎於天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誠能以不如韓魏公爲大恥則褊者可宏躁者可平伎者可恕矣

設喻

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言之則皆實也若所謂能舉百鈞而不能舉一羽者其類豈不亦多矣哉安可謂之無也以事言之則誕矣且夫罕譬

此木軒雜著

卷三

古

之辭主於意之苦切而不顧其事之必無亦安所不至哉枚叔曰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夫一縷之不可以係千鈞也決矣烏有未絕而將絕者乎以一縷能係千鈞而未至於絕雖不哀其將絕可也列子有至等之說彼其至等者邪則且終古不絕矣何將之有哉然而固必無是物也所以空設此言者其意則甚忠矣竊怪夫復諫者不唯其意之取而唯其辭之疵則安所而不得疵也哉天下之好自損而不務求益者無過斯術也嗚呼此智士之所以籥曰韜筆而付之一喟也與

范史列女傳

范曄作列女傳凡十七人而蔡琰文姬在焉論者非之謂琰失節於胡徒以其文采之故而錄之非所以厲婦節余謂琰有如此之才身不能死而流離困辱備歷人世靡隄之境其事誠偉其情誠可悲也范固云摻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才致如琰遭遇喪亂出死入生萬端千狀如琰秉史筆者固不得而沒之也且但備紀其本末則所以勸誠之意亦寓其中矣豈必刊削無遺餘甚者痛訾極詈然後爲良史哉後之婦人有志節者決不以文姬得列於

此木軒雜著

卷三

五

魏文侯

呂覽言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堂而與言翟黃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文侯可謂好禮士矣焦子曰甚哉諸子之不知道也人君爲政無眾寡小大而敢慢在我者固當如是豈以其受實於我而遂從而易侮之哉中庸曰尊賢曰敬大臣未聞大臣而不當以



禮責其君者也文侯者心輕仰祿之士以為可驕而不知賢如干木之徒其所以不肯仕而受祿者由不能行其所志以大庇斯人也則其尊之也亦徒焉而已惡在其為能盡尊賢之道哉雖然責上而不責下亦非所以服其心也夫人臣志在利祿身都卿相之位而道不足以塞天下之望是無可敬之實也指使之訶叱之將無不加也無不受也奚止於踞堂而與之言乎諸子之言雖不知道然其意有可取者吾是以錄而論之

金巫者

此木軒雜著

卷三

七

余考金史諸子傳至昭祖以久無子禱於巫巫能道神語其言所生男女次第及福德昌盛殘忍凶悖之事一一皆驗可不謂神異矣哉形之不存影於何睹夫孕育在數年之後而方禱時所謂魂至者果何物哉以輪迴之道捨身受身之說推之尤窈冥不可得而知也霸王之裔或祥或妖魄兆先見異於尋常其理容有然者然未有以巫覡賤質假神語而傳之如契龜揲策若此其有徵者也世之儒者外託務義之名中無窮理之實其事涉靈怪出入竺乾之書者則拒之不信諱之不言是豈宇宙間果別有理外之物

邪若之何其無以處之而徒默默為也

記賣魚事

上海學生相凌雲字歐治為人方正醇實范之王四兄與之同學亦極推服之今述其一事焉有漁人手提魚二籃價正等也歐治指其一問之曰錢幾何曰百二十所索蓋實價也即入室數錢如其數與之各無一言歐治之族兄某同居而異戶漁人入族兄者指所提魚曰錢幾何曰百四十也入室數錢以一百與之不肯則增益之又不肯又稍增益之如是至六七竟及百二十之數漁人始肯去臨去口喃喃色若

此木軒雜著

卷三

七

不甚滿者族兄者爭論良久猶心喜不及百四十之數也而不知與夫默無一言者無以異也世道澆訛巧偽千狀如歐治之為人使人不甚欺詐者希矣然則用計用數為紛為踴甚至鬪競殺傷者亦何可以已也哉

哀策文

文選所錄哀策文凡三篇宋宣貴妃哀策文謝莊作宋元皇后哀策文顏延之作齊敬皇后哀策文謝朓作語其妍妙淒鏘顏若不逮二謝然文章之道體制為先今觀顏之作有齊肅莊正之意此處似為優也



記曰居小君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爾注曰惻隱不能至顏文所以特高者以其不失臣子之體故也若希逸之文不幾與所謂自哭其亡妾者相類乎哉元暉雖代其少帝之辭以音氣言則亦前謝之流也達此旨者宜有以辨焉

行賤

行孰爲最賤應之曰爲人寄書竊啓其緘而窺之足以爲賤乎未也稠人廣坐中附耳低語左右顧眄足以爲賤乎抑未也若此類固細人之恆態耳必盡無之殆於充無穿窬之心可責之碌碌者流乎有類此

此水軒雜著

卷三

本

者而稍甚焉吾以爲最賤之行足當之矣細步徐行循牆倚牖以聽人之言語或於暗中忽遇一人則疾行數步以彌其跡吾見至陋極劣之婦女往往而爲之矣此可謂最賤之一事也彼其由習而然邪將天使之然邪夫其爲之之心一何勞而畏惡於人者一何甚也天之重因此物者果何爲也哉

賤丈夫

有賤丈夫焉以善罵名一鄉凡人世篤醜窮極貪恣兇忍之事肆然出之以加於人人其寬柔荏弱百聞不一酬者尤伎害之靡所不至焉是其出之口者於

人無一似也而於其躬之所行心意之所營畫眞無一不似也夫旣若是矣是其不自閉匿舉其肝肺隱微之私無不灼灼然明示於衆至於氣竭聲嘶而不肯自休也此正可謂誠實不欺物者愚則有之而賤於何有曰賤者吾從衆云爾夫知人自古稱難以人之善藏其心也苟盡若此一士者豈不曰天下之至易至易乎雖然自家而鄉邑而國求其整獲寧息也則無日矣

狗盜雞鳴

人各有能有不能多能而實無一能者斯天下之棄

此水軒雜著

卷三

本

人也一技一術有天得之者有性嗜之而精心學之者苟精心學之至於入神則雖其技其術萬無所施用於世必有時而顯者不但已也聲聞之赫祿賜之厚一朝而收之彼號爲讀書談治道之士不得與比焉孟嘗之食客數千人有善爲狗盜雞鳴者廁其中度彼二客者他無所能也以孟嘗之貴勢誠無所須於狗盜而雞鳴者亦曾不若琴筑歌謳之可以娛耳也是萬無所施用者耳苟得食於門下而已耳事有巧值時有適會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二客者竟以其所能濟險而成功以垂其名此豈嘗逆計而豫爲之



備也哉則技術之神有物焉以使之也嚮令治經術無狗盜之智習唵咏無雞鳴之工姝姝然敝衣裾於貴人之門有不麾而去之者幾希矣自顧無具何所怨尤哉且夫狗盜雞鳴猶庶幾於一試者耳若諸子之言屠龍則又甚矣故卒無人焉學之然吾惡知世誠有擅其絕者天不大寵愛之而特降是物於池籩俾君人者欲脯之而宜是人以奏之刀乎則五等之封千金之賞亦可獲已故曰不患莫已知患不能也豈誣也哉

王庭筠

此木軒雜著

卷三

手

金史稱王庭筠遇人士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稱則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夫身自有才而好樂他人之才獎借揄揚不遺餘力此猶人之所能也乃若百負不恨則非人之所能也雖亦知此之為美而中情耿耿不能自克莫如之何有深焉者或更待之有加以為是足以愧斯人矣是亦私也其去肆為怨尤者幾何哉若庭筠者真可謂難能也已雖難不可不勉錄之以告夫有君子之心而未能充其善者

周祖

周祖郭威兵犯京師劉銖以隱帝命悉誅周祖家屬周祖入京師責銖無故人情銖曰為漢誅叛臣豈知其他是時周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奏太后貸其家屬於是殺銖而赦其妻子周祖非真能服義者也然可謂能人之所必不能矣因勢乘亂成一時之帝業制馭驍桀莫有異圖亦有以也嗟乎盜亦有道况於擅大號者乎乃若細故必記小嫌必疇直不能為盜者爾豈曰賢於盜乎

杜曉

此木軒雜著

卷三

手

之乃仕此於恩義蓋亦無所傷也唐末有杜曉者父讓能為昭宗所殺曉以父死無罪自廢十餘年辟除皆不應或引山濤責嵇紹事以風之曉遂仕梁至宰相後竟為亂兵所殺夫使曉不聽或人之言以終其身無論其身之及禍以否而其志行固美矣終若是焉哀哉紹能以忠節顯然其始出仕有愧於王偉元多矣由此言之紹猶可以弗仕而况如杜曉者乎如或人者蓋可謂不善成人之美者也

說經

天祿識餘者高君士奇之所輯也其第一條云詩東



今東兮子貢毛詩皆以爲伶官之詩申公以爲東伶官名也毛詩誘東爲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震用伏鬼方郭琛謂震擊伯名王季妃大任父也若曰震揚威武則三年有賞於大國爲何人乎書孔王郭氏亦謂其工之氏名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騷兜三苗不類以此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高君可謂好奇愛博者矣愚以爲遠古之事不見經傳而雜出於百氏之書若此類者不可勝記其是與非皆不足深論惡知夫申公郭氏之說不出於穿鑿而果得其真邪正使果得其真據爲定論一訂宋儒之譌要之

此木軒雜著

卷三

幸

於經學無大益况又未必然也朱子於舊來之說有不安者自以其意更定爲傳其小小文義亦未必便謂必得之也正使失之於經學要亦無大害後儒當深亮其意無以爭辨攻伐爲也高君之言得毋少過矣乎且所謂子貢詩傳者明代豐存禮僞誤高豈未之考邪而率爾言之又何也孔子曰多聞闕疑吾徒其戒之慎之慎之戒之

氏號

炎帝神農氏以聖德王天下數世之後子孫咸襲其號曰炎帝曰神農其他稱某氏某氏者未必皆始受

命之君蓋若後世言夏后氏漢劉氏晉司馬氏也大者旣然小亦有之有以居貨起其家者子孫累百餘年必襲其祖之號以謂不若是則四方之人不能聞風而輻湊也至如醫師之流以其技顯聞於世者號二字也其子姓則易其一而仍其一纍纍然不絕是又可爲一笑也

擊壤者

論衡載堯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畊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堯之去今遠矣其有亡其是否豈足復

此木軒雜著

卷三

幸

論然吾於此有說擊壤者之言曰堯何力於我若非觀者有以發之不容自作此語譬之益益不扣而自鳴後世多有之堯民無是也他書皆不載觀者之言竊以爲失之讀者願未之思耳

西伯

太史公言西伯旣得釋歸乃陰修德行善後之儒者見陰之一言如飯中著鼠矢不吐棄不快也如子由古史止云修德則羣然而臆之此可謂愛聖人之深矣而不知史公之言固得其實而不足爲聖人病也當時紂播淫虐於上脯醢三公若亨雞斃尤惡人爲



聖西伯雖幸釋歸紂之心度未能一日而忘之也將  
遂雄長於西捍拒朝命不可復羈執乎非服事之節  
也若是雖欲不藏其用晦其明不可得已陰權陰謀  
陰之見嘗於人久矣若夫陰脩德行善云者猶曰內  
也隱也聖人之誠心也何為而病之乎

盧承慶

子孫為祖父求人作墓誌者以多諛辭為美不則佛  
然而怒矣若死者有知是使其含愧地下無時已也  
其為人作誌不肯苟諛人者非唯取信來茲亦所謂  
愛人以德也唐盧承慶臨卒戒其子以碑誌但著官

此木軒雜著

卷三

書

號年月無用虛文若承慶者其智加於人一等矣

鄒志完論劇孟

古人有言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况大於一壺者乎使  
管夷吾生唐虞成周時不廢棄則幸矣何功名之可  
望至東遷臣奸主裔猶夏仲遂以齊桓一匡天下適  
會其時也劇孟之視夷吾則又輿隸也然七國反時  
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孟誠不足言而其時其勢固  
有然者若在他時雖百孟度未有豪毛輕重於人國  
也鄒志完著論極推孟之所以取重於當日者可謂  
當矣至欲以原本聖道成章成器責之輕俠之徒一

何迂也孔子小管仲之器仲之於伊呂猶曰近之志  
完之言所謂以明珠而彈飛肉者也

豫讓

豫讓之事世之議之者多矣然此一節之士君子不  
欲求備也以為能如其賢於為人臣懷二心受顯  
爵厚祿不思報反仇視之而唯利之趨者固亦遠矣  
如貫高之徒更不明天地之大義非豫子比然其烈  
行如是尤足以震耀千古皆之甚易為之甚難秉史  
筆者安得不哀其志而表暴之史家綜錄人物若醫  
師之儲藥苟可以治癥結起痿痺者皆有用之材也

此木軒雜著

卷三

書

畏其毒而議去之則幾於無藥矣

出妻

管子曰士三出妻逐於竟外注云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為政者之所忌故逐之夫妻之當出以否豈容以  
數限哉士果二三即一出已過何待於三如其再出  
之後所遇淫壯較甚於前國有嚴禁不可如何是使  
前妻銜忿而後婦肆凶也然許其再出不廢先聖之  
令典斯其所以霸乎迄於後世制義之權替牝晨之  
焰張叱狗蒸梨視為細故而莫之問國家四維於是  
壞矣



溫公

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常自謹敕憂  
閔元元不私其躬然而坦蕩蕩者必君子也小人常  
自縱恣貪饕聲利不後於人然而長戚戚者必小人  
也是二者豈天之使然哉自取之而已矣司馬溫公  
有言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  
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  
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天折其生彼雖僂然白首猶  
貳負之臣桎梏於石下踰百千歲惡足稱壽哉斯語  
蓋本諸孔子之意天之德普愛而已何心乎喜怒哀其

此木軒雜著

卷三

美

人而賞之刑之亦夫人之自取而已矣人知天賞之  
可欣天刑之可戚甘受天刑而妄意天之恠賞此可  
悲也閒靜佚樂蓋溫公之自道亦欲以公諸人人其  
名園曰獨樂者所以為挹損云爾後之君子可以知  
其意也

王宏

晉王宏為吳郡晝見天上一赤物下如信幡集人家  
屋上火即大發按今人謂此物為火殃常常見之或  
一兩月後所燒不必多意者信幡之狀大小脩短不  
等也宏知天災不罪火主今官府遇民間延燒者跡

火主咎責之苟如此類亦可從斯例乎夫災甚者靖  
默恐懼修省闕失斯長民者之先務也

盧杞

盧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  
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  
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才也遂有意枋用杞之姦古  
今所僅見也其言同州亦陛下百姓此豈可不謂宰  
相之言哉杞務以此言中帝意而帝之枋用杞實自  
於此然豈可遽為德宗咎哉知人則哲堯舜難之德  
宗誠不察其非情而以守虢憂他州謂其有宰相材

此木軒雜著

卷三

志

者是則古帝王一視同仁之道德宗猶知之也可謂  
非賢乎必謂為此言者姦人所以售其術也而曲防  
之則世固有其言如杞而發於中心之誠然者皆將  
毒之而不一茹也所失豈細乎其後杞險賊寢露天  
下睚眦而終不悟如中寒者病日益深膚革氣血與  
雪霜習而反以為快是乃德宗之所以為昏耳其初  
固不得而嘗之也豈唯不得嘗之吾以為主聖臣賢  
殆不能有以加乎此也

蘇子瞻三則

子瞻自得罪後一意欲窒塞聰明刊落才藻深病夫



木之有瘿石之有暈犀之有通以謂不如頑然無取於世者之可以全其天也然無奈其聰明才藻橫發肆出室之而愈流刊之而轉茁其所由然者喜好之心終不能割除故也則所謂今我者亦依然故我而已矣果何別哉諺云偷雞狸性不移此言雖鄙學道者將有取乎爾

子瞻與魯直書云凡人文字務使和平至足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蘇之論文至矣其愛人而欲成其美惟恐傷之前輩之於後進用心

此木軒雜著

卷三

末

曲至不當如是邪推是心而行之於德業材器之際即孔子之教不倦為仁亦可勉而為也

子瞻只是聰明太過不但人不奈子瞻何子瞻亦自不奈何開眼無非妙理落筆無非妙文率然頽然見為拙矣然乃更巧也謂無意而為之然亦豈得無意也甚至為偶對之文則欲人不覺其偶對有韻之文讀之亦如未嘗叶韻者凡此皆聰明太過之為也噫西子之曠美矣而曠豈所以美哉吾惡夫似之而非者故有云爾

子瞻書目道人研

呂道人沉泥研黃氏物也黃氏不知貴子瞻取而有之彼之所不欲而我之所甚欲者於彼為沙礫而於我則珠玉也取而有之何不可之有或曰非苟得與曰夫我亦暫有之焉爾又有甚欲之如我者我雖未能與之彼唯不勝其欲之甚也亦如我始者之取而有之我心無憾焉吾獨異夫世人之所甚欲者非是類也我欲之彼尤欲之以力相攫以詐相給期於必得而後已然而有卒不得者悲夫

近科大小題時文題辭

此木軒雜著

卷三

末

為制舉文字耳以與人人無欲者則類而存之盈几可二百餘卷卷三四百紙蓋積漸致然其勢猶未已也噫此誠何所用哉北齊時有義陽朱詹者累日不爨常吞紙以實腹不幸遭值荒歲此几上纍纍者幾可備數月之糧乎

楊元翁

元楊元翁作忠史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亦所不遺愚謂自左氏所記如石之紛如之屬君子皆以其死於昏亂而不數之然史臣猶具錄之者亦以其犬馬之忠有不忍沒焉爾孰與夫從君於昏又避



其難以從利者乎元翁之爲是書吾有取焉度其書  
今不存然倣而爲之是亦後人之事其有能各述所  
聞見而不參誣罔之說以視纂輯者功尤倍云

太宗思見馬周

馬周亡太宗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以漢  
武帝思李夫人明皇憶念貴妃事觀之若太宗抑所  
謂賢賢易色者與雖然太宗之爲此猶無益於治也  
正使真致周之神魄觀周之形容不言不語與土偶  
何異則不如始終信任魏徵而不欲殺之之爲善也

此木軒雜著

卷三

幸

此木軒雜著卷三終

此木軒雜著卷四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後學

金夢熊蕪鄉  
姚鴻煦冶亭 校字

太史公書王蠋

茅坤言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一伯夷若  
王蠋則附見田單傳太史公所嚮慕者在彼而不在  
此也坤之憑臆判斷多類此可謂無識者也唐仲友  
則云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  
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  
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此論得之凡義烈卓偉殊絕  
之事所傳止數十言或三四言史家故不能以意增  
飾而爲之傳也附見之與立傳非有輕重之別唯沒  
而不見乃爲可責耳必若茅君之云則夏之龍逢殷  
之少師亦將以其不立傳而少之乎

司馬師王敦

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  
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疏乎曰不見師曰○我負卿  
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飲辭醉先寢敦與  
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之因大吐衣面皆汗敦果  
照視見卧吐中乃已蘇子瞻曰哀哉小同殆哉爰爰

此木軒雜著

卷四



乎允之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夫愚謂小同之不見疏蓋非妄也而師必殺之此正懿所謂此兒竟可者而攬魏之天下若股掌間物也敦之反畔與司馬氏等耳兇殘之性人知其不可得而嬰也於允之猶意其實醉不殺敦之不能為師可知也敦亦竟病死嗚呼<sup>⑤</sup>我負人無人負我師之道故有所受之也然又非始於操與師也且其後又安所終哉嗚呼可勝歎哉

阮思曠

阮思曠有好車人欲借之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曰吾

此本軒雜著

卷四

二

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夫使人不敢借阮以為恨而今人之所私以為得計者也其能學阮之焚車乎曰使一焚其車而可以斷彼借者之意所棄者一車而所全者什百千萬無算也則我知其不惜而焚之決也夫且以謂古人之智亦若我然也

蘇洵辨姦

此篇寫姦

嘉祐初蘇洵至長安以文干諸公歐陽修等皆稱之是時王安石負重名見洵所著權書衡論幾策薄之曰此戰國之文爾洵大恨作辨姦一篇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無私也無私則靜靜則明明則

見微而知著是惟無言言無不驗於後者雖不驗於後顧其理不可易也儀封人入見夫子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夫子卒老於行然君子以封人為知天左氏載列國之事婦人孺子或能決人善惡福禍於其始生之時聲音形貌之際毫髮不爽君子不以婦人孺子為聖人知人之難也就使言之偶中亦不足貴况左氏浮夸不皆可信哉洵以私憾詆安石譬如市井之人競於錐刀之末不獲而怒且詈所謂天下之靜者固如是乎嗚呼婦人孺子之心非有私也其言之奇中亦容有不可沒者君子

此本軒雜著

卷四

三

猶不以知人許之今也愛憎之私擾擾於胸中挾其逆詐億不信之智而幸其一言之中以竊附於知人之明是何心乎其言曰夫人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君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天下必被其禍其後安石得志斥逐朝臣變更國政小人乘其間更進迭小卒假紹述之說以圖報復流禍無窮洵之言可謂驗矣天下後世遂相驚以洵之智幾於神不可及莫能察其言之過者甚矣世人之惑也紹述之事於安石無與使安石不為惠卿等所誤新法雖行較之於舊其利害猶各有所當<sup>如差履</sup>天



下宜未至於不安也而何禍患之有哉且洵之所謂  
姦者果安在邪其曰王衍盧杞合爲一人者以其名  
譽之高傾動一時而實陰賊險狠與人異趣也然皆  
非指其實而言之指其實而言之不過曰面垢不洗  
衣垢不澣食犬彘之食耳此數者洵所以知安石之  
姦也安石之爲人刻苦清約出於天性又好思慮而  
外形骸意有所至則不復知其他蓋有食而不知其  
味者矣謂之不能檢其身則可指以爲姦過矣面垢  
不洗衣垢不澣何足以悅人而安石爲之彼自宮以  
求進殺子以食其君者其心何如哉安石之心其若

此木軒雜著

卷四

四

是否也昔者仁宗嘗以食餌一事而知安石之爲姦  
人矣仁宗已不得其情而洵復陰竊之以市其智以  
自快其私吾惡知夫姦之實不在此而在彼哉或曰  
洵之辨姦非也然則安石將得爲賢與曰何爲其然  
也夫安石者志大而量狹才高而識卑行已則尙異  
而賤同與人則好同而惡異孔子所謂使驕且吝雖  
有周公之才不足觀者安石殆近之矣先儒有云人  
必身在堂上而後能判堂下之曲直洵特與阜之黠  
而敏者耳何姦之能辨其後蘇軾在朝廷間深嫉程  
伊川之姦而力擠之父報讐子且行劫軾之擊而不

中也則洵之倖中者有以教之哉

主司二則

後漢樊儵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  
大賢多見廢棄按此卽唐世美莊之說所由昉也今  
之主司在場屋中見文字類雅弱者輒取之老成簡  
練者戒勿錄其用心亦已巧矣而乃更得者齒違其  
所望徒爾懊恨此則糊名易書盡制曲防較之前代  
猶爲彼善於此者焉

元徽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  
甚盛心不平後遂首議罷科舉按待試官燕席之盛

此木軒雜著

卷四

五

明代本朝皆因之主司非至不肖未有不感激矢  
心思爲國得眞士以報禮者也乃知忠信重祿用意  
之深立法之善有不止區區飲食燕好之間者其爲  
鼓舞激勸豈有量哉或者欲概從節省與徽里帖木  
兒何異

唐李邵

劉蕡蓄忠誠於甕牖舒憤懣於天階志欲與龍比共  
游地下諒哉不可及矣然吾以爲李邵尤賢於蕡也  
使邵循嘿不言天下之士不以責邵一人也顧其心  
有深自愧恥不肯自隱忍於冥冥之中者其爲賢人



君子皎若日月無論當時雖前後千百年間不能數數見也宋子京傳贊中顧無一言及邵何哉

鼠蚊說

甘鼠齧物而物不之覺彼其口故有異於他鼠者是天所私與之也物雖受其毒將誰尤乎抑非特鼠也蚊之嗜人也裁著膚而痛若錐之入驅而迫之恐不逮蓋終不獲一嘗夫血之滋味焉有異於此者恣意吸吞既厭其欲然後覺之而欲驅之而彼且飛鳴得意以去是甘蚊也何天之獨私之而使其口之異於眾邪夫蚊與鼠其小者也倂人之以口肆其毒也

此亦軒雜著

卷四

木

鴛鬼

抱朴子載吳景帝殺鴛埋苑中使覲視之見白鴛立墓上事而曰然則鴛死亦有鬼也巫覲小術有此奇驗誠足述之以資談笑若鴛死有鬼曾無多怪余伯兄幼時獨臥寢室起而大啼問之云見牕戶間一鴛延頸向我乃新殺一鴛嘗畜此庭中耳夫含生之族皆有神識下至蟲蠹繁豈獨無徒以體質更微頗疑不能形見正使彼自形見而離明之力固亦難察矣

三物

蟾蜍食螂蛆螂蛆食蛇而蛇又食蟾蜍此三物者何其枝害顛倒一至是也不能食其食已者反食其食食已者報讐以德報德以讐其三物之謂與至於三物相值莫敢先動是又以相持而得全嗚呼人為萬物之靈而其性有若彼三物其鼎峙角立相牽制之勢又有若彼三物之相值者豈少也哉是謂以人而師物以人而師物故吾於三物者無責焉

蟻

蟻與蟻遇若口相語既而一蟻所欲得者眾蟻皆喻

此亦軒雜著

卷四

七

之羣赴而爭趨以集事是非有言語相教示何以能然邪蓋其聲氣細微人之耳力有不得施焉余向持此論以為得之既而讀東坡怪石之說曰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則余又疑夫人固有之物亦宜有然者烏知非蟻之以形語者初不假於聲氣乎夫一蟻也不可以智知者有如此其况能盡窮天下之物乎故夫學者之於物也若此之類以不窮窮之斯不害為智矣

史正志

史正志初登第求為秦熈女壻屬其素所交結者賂



瘠乳媪使譽已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此事足快人意然是時求為秦婿者何啻數十輩而正志乃以行賂失之小人雖蠅營狗苟無所不為至於遇合之際其得失亦自有命不然賂其乳媪使之譽已其術豈不為極工哉

張禹

讀張禹傳未有不憤恨切齒欲食其肉而飲其頭者若無班氏良史之筆安能使鄙夫心肺片片扶摘紙上令千百世如見之乎然使王氏僅若丁傅無巨君篡竊之事則所以怒禹者不若是甚也巨君之事禹

此木軒雜著

卷四

八

蓋不能前知然禹所欲得者田宅而已爾墓地而已爾子孫富貴不絕而已爾國統殄滅宗社蕩覆必不以一毫累其心也則謂禹前知之豈過也哉

張江陵

張江陵柄政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旨更損其數然此猶之可也至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而取盈則吾不知其何說夫定決囚額不得過多猶不可行况取盈乎大約廟堂之上意所偏注則奉行者勢將無所不至殺人不足道也可不戒哉

崔湜

崔湜以譙王敗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為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主逐說湜嘗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湜之欲殺幽求逐說豈所謂制人者邪然湜竟賜死制人者乃制於天使湜得良死是無天也雖然如湜之為蓋亦有大用之以濟事者矣又豈可以常理論哉彼其為幽求說者可悲也未為明祖而發

程邵公

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此聖人之謙辭忠信如聖人數千百年之間不一二見也明道先

此木軒雜著

卷四

九

生為其子邵公作誌邵公生五歲而夭其天質之美誌中言之備矣明道非譽兒者殆幾於聖乎以此想見文王生有聖德如鳳凰麒麟自其初生毛彩已具蓋婦監皆能識之而况於太王乎顧未知邵公之於文王氣象相去何如也苗而不秀竟爾空生氣運使然理亦無怪

宋康王

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嗚呼自古人志求亡之速未有逾於此道者也室堂門庭萬歲之聲



若雷之同斯其為妖也大矣堯舜之朝必有吁咈若使稷高皇夔龍伯益同聲而稱曰帝之德至矣凡所欲行者諸臣將順之不暇而無以議為也斯其為萬歲之聲也抑又甚矣夫安能無損於唐虞之治哉夫宋王所悅者萬歲也堯舜之所樂者吁且咈也今以宋王之臣而事堯舜之君愚誠不知其何為而至此也

相知

古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相識甚易相知甚難今之人苟相識則曰此此木軒雜著 卷四 十

魏鄭公語

魏鄭公有言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予謂此正人之通患非特人君而已故孔子曰愛眾而親仁又曰友直諒多聞必曰親之友之不唯貌敬之而已貌敬之而弗親弗友猶見八珍之食而弗肯食徒歎賞其味之美無救饑餒豈有肥澤之效哉原其所以重君子而恭而遠之者畏其勝已也輕小人而狎而近之者喜其與已類也人誠有必為君子

之志有不免為小人之懼則雖欲不親君子不可得也雖欲不遠小人亦不可得也

符命

自新莽稱說符命盜竊神器光武中興因而用之於光武難免至蜀漢諸臣猶稱引河洛之文以為勸進寡學之謂蓋相沿以然假令諸葛王佐矯然違眾削此隱怪之說於義誠正然於國家事體未見有益英俊之士宜其不以屑意至如後主嗣統不踰歲而改元諸葛亦復安之若事勢當然者此則智者之一失殆倥傯不暇故與

此木軒雜著

卷四

十

水災

歐陽圭齋劉宗說碑云河決大梁城門不開公按視得高陵撤相國寺朝元宮木為橋百餘丈道民循城顛行薪米不絕比屋乃炊按此非常天災不幸遇之當事者可倣而行也凡城內宮寺大木在處多有其藉以濟一時者又不特水患而已如守城捍寇亦多取資於此也噫一木耳當其急可以拯數千百人之命然非賢人智士則莫之能用也故夫國之所恃者人而已

明祖



懼病莫切於大病之餘懼亂莫深於極亂之後無他  
身嘗其害不堪再罹故也然而病或加於小愈亂或  
起於粗定者多矣夫病加小愈由不慎自致之謂之  
能懼未也亂起粗定則必非其民爲之而上實使之  
不得已復相從於亂若秦若新莽若西晉皆是已其  
改雄猜嗜殺行事有足以再致亂而不勝其圖治之  
力也則亦不亂明太祖是已嗚呼民生之艱亦甚矣  
哉

王鳳

建始三年京師訛言大水且至大將軍王鳳議以爲

此木軒雜著

卷四

主

太后與帝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  
鳳之庸猥如此及其陷王商使歐血死殺王章使朝  
臣結舌根株牢固竟成篡竊之基從古極庸猥之人  
未嘗不能爲大惡能爲大惡者其實只是極庸猥之  
人遇一小事底蘊畢見乃至與婦孺不異如鳳其尤  
無足比數者也

善言

荀子曰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布  
帛益其生而已言之善使夫蒙者寤暗者起痛者完  
其德於人豈特尋丈之間哉且夫以布帛與人貧者

不能也以善言與人無虧於我之絲髮而人獲其大  
利無問貧富皆可能也盡其誠心可也傷人者人亦  
傷之矛戟相尋於無窮是自戕之道也彼其不仁不  
智之甚者也戒之哉

惡鼠

山海經言麇可以毒鼠又草名無條可以毒鼠物之  
至賤而可惡者無若鼠毒之不爲虐石草之功與禦  
火已疾等相亞蘇子瞻有黠鼠賦又有却鼠刀銘以  
謂刀之神勝於貓也夜聞剝剝嚙箱篋聲時時裂紙  
啣去不知所損者何書也良久不得寐家故有貓尸

此木軒雜著

卷四

主

厥職不事事思此刀而不得起書數言以洩吾忿焉

姚壽

唐武氏以符瑞自神姚壽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  
以爲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壽用是得爲宰相明堂火  
后欲避正殿應天變壽曰此人火非天災后乃更御  
端門大酺燕羣臣相娛樂小人曲意阿狗無所不至  
不顧天下人唾詈此無足怪者願未知草樹有武名  
者是何等草樹也至引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  
爲說則更可怪之甚信如壽言則須天地山川卽時  
消隕城郭宮殿無有子遺然後武氏之佛道成矣后



亦何樂乎此佞人之言聽之若可喜其實則為妖為孽不祥莫大焉皆此類也后之甘其言以為至忠斯婦人之智哉

乞火寄汲

淮南子云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余謂六經者大道之所出猶燧也井也不熟復聖人之經使決洽融釋於心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而掇拾一切辭章以夸多而鬪靡者是乞火寄汲之類也且且而取之昔昔而求之一不獲則生活之道窮矣

楊收論樂

此木軒雜著

卷四

古

楊收言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漢祭天用商而宗廟不用蓋商聲剛鬼神畏之收之精識為老儒所歎服者其論如此鬼神尚清靜喜幽闇故詩曰於穆清廟又曰闕宮有血聖人知其情狀禮容樂聲皆極致養之道非惟酒醴肴羞而已近世喪葬薦享所用悉是俗樂其聲之粗厲剛猛夫豈特商聲而已哉沿習久而無以革之可歎也愚又聞鬼神不喜鐘鼓鏗匏若率爾大作者輒避去之傳聞國初吾鄉一事涉於語怪故不述之要之其理與收言足相證者深思之亦窮理之一事也

朱博

孔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孟子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吾讀朱博傳其始為刺史太守左馮翊廷尉也遇事出奇吏人畏服蓋其材智優於功曹掾吏遠甚馭之有餘以此著聲績誠亦一能臣不可得而放廢也遂欲以大位處之則匪其任矣挾邪僻心抵誣罔自殺所謂材智者竟安所施哉然博不足道也如黃霸者治行冠西京及為丞相便無足稱夫小人材器不同而各有極有裁可治鹽醢絲枲之事者有可任兵賦刑獄將作之事而必不可使論道經邦者霸以丞相入循吏傳猶之未可大受者也

此木軒雜著

卷四

古

閣名

子瞻與朱康叔書云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跡為幸以子瞻之腹乃貧於此兩字邪凡文字皆有所因而成苟無因即不可得一字兩字若天無雲則不能為雨樹無枝則不能為華也每見世俗疆人作賀壽誄傳記敘等文者絕不得其性行言貌事蹟有所臚列則又決不可入文字此雖冠代才筆不能與之作也能與之作者即其文可知



也愚又謂司馬遷班固歐陽修諸人文章之妙誠不易及然若果得其種種底本粲然列几案間因而書之與彼諸人所爲初無今古之異唯私意多者乃不可畀以斯事耳

### 好醜

東坡論怪石云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坡意以物貴其所少遇其少者卽爲美矣是安得盡然乎堯之世黎民於變時雍獨其兜三苗鯀者天下號之四凶一叟一象頑傲不少悛改天下不聞以叟象爲此木軒雜著

卷四

六

### 匡衡

匡衡曰雖聖性得之願復加聖心焉蓋性得之者天質而已心則人之所以用其力而充長其性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不如某之好學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之謂也漢儒學有淵源如衡其最也董仲舒匡衡之文得六經之旨爲深非特其辭之溫懿而已夫何衡之爲相不副其經

史臣薄之乃至與張禹同傳惜哉

### 漢宣帝

霍光有安定社稷之大功非特擁立宣帝爲私德而已雖十世宥之高廟神靈猶當心許唯不發顯毒殺許后事失人臣節然以宣帝視之罪猶不足揜其功也山雲禹之謀逆蓋事勢窮蹙計出於無聊耳正使謀逆是實顯等可誅而光死未幾竟赤其族不爲屈法以延一綫之祀少恩甚矣侯君集雖以反誅太宗以其功大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君集之功豈足以當霍光之百一若太宗者可爲後王法矣

此木軒雜著

卷四

七

### 李獻吉

李獻吉言史漢後作者剗精剗采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而體晦獻吉此言中宋景文之膏肓乎然吾觀獻吉所爲碑誌等文理良多紕繆與史漢無分豪似者使其操史筆多恐又在新唐之下也近世史才實難不得已則取文理平通者正使卷帙煩蕪後有能者尙可因而加芟潤焉如新唐則雖欲更爲之不可得已

### 經疑

宋元人經疑今若以之程士則題目有限豫備爲易



且文既樸直而論說亦多相同難以第其高下或高材者務為新異以求中其科反為經術之害固不若今制舉義之善也然而今世之病尤在荒經宜令學校之臣於月課中兼試之最優者或充選貢時時申奇表之禁使士子稍知讀漢唐人箋疏諸書亦興復古學之一端乎

祠廟

郭璞山海傳云謹兜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事雖不可知然其言有可取者大凡流放之罪聖人皆不欲殺之也自以罪大投海

此本軒雜著

卷四

木

而歿帝心憐之宜矣且使其子祠之南海之濱宜有祠宇焉四凶尚然况帝舜之親弟君彼有庠者乎斯又事理之不足疑者也而王伯安象祠記謂象化於舜土人思其德故祀之不廢此自是講學立教之文必謂得其情實則未然也秦二世有祠楚人至祠斬尚唐時有董卓廟此豈亦化為善而有德於其土者邪蠻夷尚鬼之俗尤不足怪或已廢而復興淫昏血食雖立禁防猶不為止也

好龍

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

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乃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世皆嗤笑之以為葉公之不好龍甚也予謂龍蟲之智者也一旦乃為葉公下精神之格也彼其好之蓋有所謂若見於羹若見於牆者願以為龍者終世不可得致之物及其一旦見之出於望外即安得不且驚且駭棄而却走哉雖失魂魄亦足以酬其志矣若夫雕繪其室以供耳目之翫而語於人曰吾好龍好龍云者騰蛇蜿蟺曾不肯為之徠也而况於真龍乎嗟夫葉公能致真龍矣竟以棄而却走為世嗤笑况於騰蛇蜿蟺之不能致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此本軒雜著

卷四

充

楚共王

楚共王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蓋聖人之道所以為大者唯其公而已子路有車馬願與朋友其傲之而無憾可謂能忘私矣及觀孔子之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則子路之沾沾於此猶有不忘者存也假一弓以為喻此王道伯術之辨學者所宜求得其意也抑吾於此知可與言者之難得也共王一言若庶幾乎人君之度者故孔子引而廣之不然兒



亡其弓而親弟得之猶將佛然而怒或致鬪爭者有矣其又可與言乎哉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受教者必有其地然後至言可得而聞矣

傅奕

唐之闢佛氏者退之之前則有傅奕退之上表言事佛短促出於奕也然奕臨卒遺令僕葬又嘗注老子知其非粹然儒者之學也其不喜佛氏蓋天姿卓詭自不可回爾是以纘禹續孟之功獨歸之韓子焉如奕者裁可方陳涉之啓漢高乎

臨模

此木軒雜著

卷四

辛

徐文長有言凡臨摹直寄興耳摹蘭亭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余因是思古人爲文若詩題曰和某某擬某某者今觀之多不甚似蓋不求其甚似也但求其似而已效西施之曠追邯鄲之步自謂桑門可惑都市可傾然神囚而氣餒機死而趣亡以謂非有癡疾者不至此也其偶然全似令人欲失笑者乃所謂無可不可亦所以爲游戲云爾要之自得之致故自在恨具眼者難值其人嘗我猶可賞我乃轉失之徐又有云凡物神者則善變語至於變又豈可以一法一理盡之哉

柳下季

柳下季嫗不建門之女視之猶所生仁而嫗之非向異也非以爲能人所不能也其心固曰生人之道當如是而已魯人者之不逮柳下季亦遠矣視嫗婦之幼者其心有化焉故秉禮以拒之孔子聞而善焉以謂天下皆如柳下季則男女之坊殆於無用唯其不能故魯人者之禮不可廢也且柳下特聖之和者也孔子之德之盛其一視同仁與天地合者奚翅柳下而所執者則魯人之禮也此所以爲大中之道萬世由之無弊與

此木軒雜著

卷四

辛

坐講

伊川爭坐講世儒頗怪之按伊川劄子云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又貼黃云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當時臣寮既不以待坐爲嫌而講官之不坐又緣以手指書未知通變而然則坐講之請在當時非有難行於情於理皆不爲過謂講官非古師傅比不應便以師傅之道自處者蓋考之不詳矣鄒志完論伊川謂其有不通處誠亦有之至於迂闊太甚如世儒所億度者實不然也



遺跡

靈巖有響屨之躅茲泉著垂綸之跡昔人依約其處  
鏡鑿成模欲使後之觀者徘徊顧慕悵悵沉吟不忍  
舍去也夫豈真夷光之跌竚立移晷尙父之膝啓處  
經時哉然此等皆不言何代何人爲之益令人緬然  
長想也嗟乎捐珮江臯遺襟澧浦在昔之人洵有情  
乎

涼堂

水經注晉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  
蔭稀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游宦子莫不尋梁契

此木軒雜著

卷四

三

集用相娛慰按國風期我乎桑中亦是利其翳密但  
彼是士女相期會此則竝是男子畱連移晷將何不  
至乎

筮短龜長

水經注獨松故塚爲水毀其塼文筮言吉龜言凶百  
年墮水中又云昔有人於龍沙得故塚刻塼題曰西  
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龜言其凶而今此塚垂沒於  
水又琵琶圻古塚墮水甕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  
百年落江中按志乘所記此類多矣筮短龜長此尤  
其信而有徵者龜誠有知而當時葬者從筮不從龜

豈其不務爲久遠計邪將然疑之間天定而人不能  
違者邪然塚可入百年不爲不久龜猶言凶然則葬  
地得元吉之兆者殆千百無一二也其果盡然邪

聞善不善

聞人言善則疑之言不善則信之小善則小疑之大  
善則大疑之小不善則小信之大不善則大信之此  
衆情之伎而世道之薄也原其所以若此者何哉聞  
善而疑者已不能有是則曰是人安能有是是必僞  
也聞不善而信者已不能無是則曰是人固宜有是  
是必真也小善非所喜况大善乎小不善非所怪何

此木軒雜著

卷四

三

有於大不善乎雖有不若此者然亦希矣君子之道  
不使人得售欺於我然而有時焉售欺於我不害其  
爲明且詰者知人性之本善而欲與人爲善不欲人  
爲不善者著入於其心而著如於其體也有學爲君  
子者於此知小人之道不可蹈而聞善也不能無疑  
聞不善也不能無信此其隱微深錮之病不痛自克  
治則終莫之瘳也已

許渤

明道先生嘗言許渤每風興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  
服一加減定卽終日不換又云渤在潤州與范希文



胡宿周茂叔遊明道之言如此蓋稱之也論者謂渤  
愚人特以其無世俗浮薄氣故大人君子亦安與之  
遊愚竊意此評有未盡者渤之爲人未知果何所至  
卽此一節亦足以想見其凝定之性矣每見世人於  
衣帶巾襪之間終日紛紛更換不已心神所注不出  
乎此此等躁動之人安望其從事於學有所成就乎  
但加檢攝令適於中卽可矣紛紛何爲哉

杜甫二則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序云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  
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可少安嗚呼不敢望多得其

此木軒雜著

卷四

書

人但云十數公又偏聚一兩處卽不均之歎難免也  
而禍亂之發未可知也故觀其落落然參錯無甚疏  
密焉此之用心與孔子思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  
殘去殺者夫何遠乎惜乎唐有如此之人竟使之困  
踏道塗以歿也嗚呼生民之不幸可勝言哉  
杜甫之救房相可謂忠且正矣其祭文有曰見時危  
急敢愛生死君胡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  
恥嗚呼此真大賢君子之用心也哉彼小丈夫者方  
以能直諫自矜何其自待薄哉

李斯二則

李斯辭荀卿西入秦時雖明知後日具五刑腰斬咸

陽市妻子屠戮若犬豕萬無一免彼固斷然就之無  
所遲回也小人之志富貴冰視鼎鑊與君子之徇仁  
義其鷙猛均也不如此不足謂之志富貴

今之學者誦說孔孟未嘗不嗤鄙李斯之爲人然讀  
其詬莫大於卑賤數言有不深然之於心者幾何人  
哉特以材器更劣志願尤微鼯鼠飲河果腹而止故  
功烈一無所就而得禍亦必不若斯之酷孟子曰孳  
孳爲利者蹠之徒也如斯者古今一二見斯之徒蓋  
不可勝數也以覆人國而毒生民不有餘乎

此木軒雜著

卷四

書

傳注

書之有傳注其始於易乎文王作卦辭周公本其意  
而爲爻辭孔子又爲十翼此卽傳注也孔子自言述  
而不作蓋實無所作非徒謙也春秋脩魯史欲行文  
武周公致治之道亦非作也後唯朱子深得孔子之  
意朱子解經正猶孟子言曾子能養親之志委曲承  
順唯恐失之其有不可逆知者則亦自下已意不苟  
狗舊說此謂詩傳耳是猶中庸所謂善繼者也嗚呼孔子  
而下萬古一人而已非心知其意者惡足與語此

孫策



孟子稱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得舜舜得禹上聖之事非後代所可復見至如命世之才創立基緒而付託非人卒致隳壞遺恨九原者可勝道哉余以是服孫策之知人度越尋常萬萬也策臨卒張昭等謂當以兵屬儼儼權弟也更名翊驍悍英果有策風而策不用昭等言呼權佩以印綬人情恆喜類已者若漢宣帝唐太宗及明之燕王皆未免於此後乃自克然亦幾岌岌矣獨策不然權既嗣位用能固江東之業與曹氏相支梧者六十年謂非策之所貽而何儼竟為左右所殺向使立儼是亦一策而已矣

此本軒雜著

卷四

美

策不以類已者為賢此所以不可及也

論聖之任

孟子曰伊尹古聖人之任者也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為天民之先覺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聖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說湯以伐夏救民吾觀自古聖人未有不以身任天下者也如伊尹之所任則伐夏救民之一事而已其他蓋不暇計伯夷避孤竹之位餓死首陽其志以父子君臣之道不可廢是亦非無所任者至於孔子道愈宏德愈盛所任亦愈大所謂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護賢於堯舜遠者其視伯夷伊尹不猶之雲龍鳥火之司各宜力於帝世者乎故曰聖警則力也自古聖人皆鳥獲也孔子聖人中之鳥獲也天地所以不隕墜日月所以不銷鑠山川所以不崩潰而民人所以不化為魍魎異物相噉食以盡者恃此而已由聖人而下材器大小不同大約任其所任以無鯁厥職然後農之種者可得而食之女之織者可得而衣之若乃於道無蟲蚩之助於人無絲粟之益而日營營於私利苟得而不慙者彼其一身之微不能自任而待人以生是則農夫紅女之不若也可無少思

此本軒雜著

卷四

美

乎

漢哀帝唐高宗

漢哀帝欲以天下禪嬖臣董賢唐高宗欲下詔遜位於悍妻武氏其欲行從古未有之典禮嬖臣未有為天子者故亦未有耳一也雖然哀之禪溺於愛也溺於愛者已欲禪而禪之故其事可得而止也高之禪惕於威也惕於威者非固欲之而勢將不由乎已故其事亦竟不可得而止也由此論之哀猶賢於高遠矣獨奈何士大夫庶人而有若雉奴鴛鴦者之多邪

項王不殺太公



項王將烹太公漢王語云云項王怒欲殺太公用項伯言而止論者引左氏蕭同叔子之對謂高祖性明達暗與古合羽感斯言迄不殺太公乃知鷙猛之人未嘗無天理特在乎有以發之爾愚以爲漢與楚爭天下其勢不容但已不幸太公爲楚得則俎上之事固莫之能禁也楚方欲居之以市於漢故以分羹之言絕其意又得項伯明告以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唯無志於爭天下則逞其一時之暴可也必不能無志於爭天下則太公之不殺其事瞭然事固有似險而實安者此類是也項王雖鷙猛猶欲釋太公以

此木軒雜著

卷四

无

爲後圖謂其有人君之德者非也而曰感發其胸中之天理者此儒生之迂論也楚漢方戰爭知相屠滅已耳何天理之有哉

秦楚

周自東遷迄於戰國之季削微甚矣周雖入於秦然周之亡直自亡耳非秦之能亡之也難秦者六王六王之中楚最大地居海內之半故秦雖與周爲代實與六國爲代六國以楚爲長則是秦與楚爲代也是以有三戶亡秦之讖劉項起而乘之其北面者則楚之後也秦代周帝天下而劉項虎爭之時不聞有

以興周爲名者蓋自六王時而人心已無周久矣勝復之數不在周而在楚斷可知也自後曹氏代漢而昭烈興於蜀司馬氏滅蜀而朔土之豪猶假劉氏爲號以至後唐莊宗南唐烈祖及元末龍鳳紀年之事眞偽成敗雖殊莫不因其所代以爲報焉始之者楚也

趙括柴克宏母

趙括善言兵自以天下莫能當括母知其不可爲將上書趙王請得無隨坐果致長平之敗南唐柴克宏當元宗規取中原時未嘗一語及軍旅其後克宏母

此木軒雜著

卷四

无

自表其子可爲將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用之果大破吳越兵是二母者其知子之明若燭照數計不疑於心其君一違之一聽之而禍福立見亦可謂奇矣兵事非婦人所識將之勝任以否必用之乃見而二母之言若彼者知之眞故也然則曾參之母其知子豈願不若二母邪而不免投杼於三至之言何哉原夫所以爲是說者蓋以深著夫讒賊之人噂沓之口使人回惑耳目變移心意而不及覺爲絕可痛耳假如括克宏方將兵時或妄告以大勝負狀其言沓至眞若有是事者吾知二母亦且驚



且惑不能自主也要之不害為知子之明其且驚且惑不移晷而復矣

棄材

夫為文章者與其過於琢雕圖過於渾樸渾樸之文加之琢雕可為也琢雕之文欲反而之渾樸不可為也琢雕者譬之碎璧無復完之理斷絲無再續之期夫豈獨文章哉子弟天質朴茂有餘充之可進於彬郁若智故既勝口舌既銛年歲益增浮巧滋甚習與性成不醉反恥雖有直諒之友視其如此無可發其一言知言之而無益也亦終為棄材而已矣

此木軒雜著

卷四

幸

此木軒雜著卷四終

此木軒雜著卷五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

蔡學圖蔡學圖

校字

北山愚叟

列子有北山愚叟之說其說謂吾之子孫無窮極也而山不加崇何患其不平乎此列子之寓言也竊以為孔孟正足當之孔子志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孟子欲得人授五畝宅百畝田什一而稅興庠序之事當世莫能行猶俟之後世今闕歲二千餘矣中間若文中子程子張子朱子許仲平之屬志孔孟之志學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一

孔孟之學者竟不得一行其道或僅以小試俗儒曲學阿世者遂謂唐虞三王之治終不可復不知乾坤一日未毀人類一日未息則孔孟之心無時而已雖更百千萬年有能為之者與身自為之何異乎夫北山愚叟期諸其子孫子孫固有時而絕也若夫嗣道學之傳以精神相付授者則可以終古如一身也小試不已而大行焉必有其會矣然而曲學阿世之俗儒目笑而心非之者豈特一河曲知叟而已哉噫豈知知者之為大愚而其愚不可及者舍孔孟則孰當之乎



敲門磚

孔子曰古之學爲己也今之學爲人也孟子所謂修  
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遂棄其天爵則爲人者  
之所必至也爲人矣誠無愛於天爵不棄何爲然此  
孔子孟子之所謂今爾後世之所以要人爵者文焉  
而已矣今制科之文公卿大夫皆由此而得之其得  
者則曰此敲門磚也門啓惡用磚爲是固非天爵之  
比棄與否皆無足言然而以磚視之者則可謂寡情  
之甚也五代時有劉詞者以勇著官團練使居恆必  
枕戈甲以卧曰吾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彼撥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二

高科躋臚仕汲汲然唯貨賄是求田舍是問歲月未  
幾視之以制科之文已懵然不辨爲何物者其有愧  
於劉君多矣

四其

唐天授中郭宏霸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  
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后大悅擢御史大夫時號四其  
御史按宏霸之文有所效而爲也新莽時張竦爲劉  
嘉作奏有曰今天下聞崇之反咸欲鸞衣手劍而叱  
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胸刃其軀切其肌後至  
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宏霸四其竦乃

倍之噫嘻小人效尤之態前後相望乃至語言辭氣  
亦多相似有如是哉

三國志注

陳壽三國志見稱於文中子而筆削過嚴事辭多未  
周備裴松之爲之注辨正譌謬旁及諸家謂爲陳氏  
功臣誠不虛也其論曹公答諸將語以爲史之記言  
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  
意改之失實彌遠孫氏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  
之學者將何取信又論陳泰答司馬昭語云孫盛改  
易泰言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記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三

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所不取况復  
不勝而徒長虛妄哉至哉裴君之言洵史家之元龜  
也然而裴之爲人識趣不遠頗近迂愚凡有數條良  
可唾點請獻所疑用質來哲

曹公爲子整與袁譚結婚裴云紹死至此過周五月  
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  
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未必便以此  
年成禮夫天下方大亂爭利乘便將靡不爲况於此  
之小失魏武命世之傑乃當謏謏拘拘一至是乎裴  
以此訾結婚之言非也



陳志言葬高貴鄉公以王禮漢晉春秋則曰下車數乘不設旌旄裴難云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爲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愚謂司馬氏弑主大惡雖葬用天子盛禮邱山之罪曾何減於毫末是固無足辨者至如裴君之論其然豈其然乎當時畏司馬之虐焰雖令以王禮葬而倉卒掩藏周章畢事元凶既不加責羣下亦復吞聲儀物不備固情事所宜有也壽以晉臣書晉事聊存此令以示猶有恩禮云爾二家之記非有矛盾也

陳志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袁術奢淫放肆

此本軒雜著

卷五

四

榮不終已松之以賊忍不仁於辭爲重愚謂古辭多不厭重複壽之評卓又是甚甚之辭非爲病也然裴此語亦是一理緝綴之家所宜知者至云奢淫不終未足見術之大惡則似未識史家之意蓋猖狂於時妄自尊立滔天之罪自不假於貶絕語其狼狽之由遺笑萬世意亦足矣

陳志評傅嘏用才達顯松之以爲嘏識量名輩實當時高流壽此言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按傅嘏身在魏朝而唯司馬氏之私人是比毋邱儉文欽之敗嘏實有謀雖才識過人祇爲司馬氏用所謂

弑父與君無不從之者其餘更何足稱歎承祚史筆深得顯微之體裴君之見一何陋乎其難傅子了夏侯元必敗不與之交而以明智交鍾會語謂非所以益嘏是不知嘏所不與如夏侯及李豐之徒竝乃心魏室而不免屠滅故嘏遠之若鍾會小子則正是嘏一輩人機悟賞契有若椒蘭豈暇憂其後來之必敗而與夏侯等同在棄絕之科哉嘏之心曲炳然可見松之於此直是懵然胸臆易馳神識有限如裴君者正可爲史家奴耳

魏略載明帝惜張邵之死辛毗以武文二祖爲譬松

此本軒雜著

卷五

五

之以爲擬人非倫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愚謂古人之言取達本情足相曉喻而已不似後人拘忌也舉魏二主以大明細失倫之嫌蓋非所屑意者

楊阜諫營官殿疏有曰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猶不言也裴以爲忠至之道非爲身謀如阜斯言則發憤爲已豈爲國哉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其裴君之謂乎以辭害志愚智皆知不然故不深辨

滿寵不聽或融屬考訊太尉彪如法既而言之於魏武即日赦出彪或融更善寵裴君云寵以此爲能酷



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愚以謂操之忌揚公深矣若不加考掠而但受辭則操意將不可回寵之不聽二賢請屬乃所以全楊公也裴之持論誠君子也恐於事情未爲得之

王昶戒兄子及子書松之以爲若郭伯益劉公幹文舒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形諸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前世之惡按昶書評伯益曰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評公幹曰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是則

此木軒雜著

卷五

六

雖復列其所短而不害爲揚其所長與夫輕肆詆訾者較然殊科裴之責昶未爲允也

袁子曰張昭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是以不畱松之駁云亮君臣相遇希世一時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愚則謂葛生行已誠如世期所言然客主酬對豈皆吐露本情聊假此辭以申素志有何不可乎世期之於諸葛可謂得其體矣而未得其用也

松之難郭冲四事謂祁山出師傷缺者衆三郡歸降

而不能有姜維天水匹夫獲之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蜀人何爲相賀乎愚謂兵氣忌在沮喪物情喜於奮揚今丞相興討賊之師雖則街亭敗衄猶復拔衆以歸得雋乃返蜀人迎門而賀何足爲疑乎蓋人情有所不忤則見者相爲慰譬况於此番不謂竟無毫毛之功但有邱山之辱相賀之言尤其宜也至於吞魏之志形諸色辭郭生謂蜀人咸知之者以爲至是彌復灼然爾非謂前此都不能曉正使立言小失吹毛而求亦爲可已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七

魏書言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裴君駁之以爲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蓋自誇大之言也愚謂欽重諸葛恐或傷之千載而下人有同心裴之持論誠足使人傾聽謂此爲魏國誇大之詞當矣然有生之倫大期將至不能無病病必有所苦夫以命世之才而憂勞盡瘁至於嘔血事容有之奚足爲葛生玷乎如裴之見必謂羽扇綸巾不爲仲達所困則將意其無病而終乎若有他病苦者庸得免於憂恚之疑也

曹公不遣追關羽裴君美之謂非有王伯之度孰能至於此愚以爲曹公之智深矣雖貪羽實甚而知其終不肯爲已用拘畱無益故假爲大度之言以市德



爾

陳志許吳主權曰讒說殄行○嗣廢絕豈所謂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哉後葉陵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  
也松之難云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  
傾覆自由皓之昏暴不在於廢黜也若權不廢和皓  
為世適終至滅亡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  
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此木生日以東吳後嗣而  
觀裴君此論所謂金城之固豈可攻哉然而陳裴之  
優劣正見於此何以言之夫以無罪之○橫見廢斥  
權之失德於是為大有不數傳而傾覆之理假令權

此木軒雜著

卷五

八

能盡貽厥之道立長世之規天人默相佑助事勢亦  
當轉移或休既嗣位而皓以他故弗立或暫立而早  
殞其命不得恣行凶虐事有萬緒豈唯一途史臣据  
理而評祇可言其大都不能屑屑也如裴之見則是  
權之廢和反為無失雖有兆亂之云何以使來者懲  
其覆轍乎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會百官曰如張公計今已乞  
食矣昭大慙權所以不相昭者以昔駿周瑜等議為  
非也松之曰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曹公仗  
順而起功以義立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

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乎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  
天下矣况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  
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異哉裴生於魏氏本異代  
之臣而何其心之知有魏不知有漢也孫氏席父兄  
之業據有江東初無乃心漢室之誠然赤壁之事義  
士為之快心者以其能搢拄曹公使混一之功什有  
六七而竟不得成也假令從昭等議江東便為曹有  
將恐西蜀一隅亦復難以自立是則炎劉之鼎瑜肅  
諸臣不為無助昭之失計宜為英主所咤將以何說  
而得解免乎且三方鼎足誠非生民之幸然使曹氏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九

遂得併吞六合而身為漢賊豈能久竊神器永無戰  
爭新莽之禍亦可鑒也謂昭之議為有大當於天下  
誠不能知其何說

孫權

孫權欲親征公孫淵是乃一時激於忿恥而然權雖  
荒眊猶善量度事宜正使羣下無一人諫沮亦終不  
親行然必得陸遜陸瑄等一再上疏而後止者輕發  
之失既已在前如綸之命不容但已也此偏霸之陋  
態適足以為笑於來世而已瑄等百方警曉備陳苦  
言人臣將順之道安得不爾原其所以竟止者實非



由諫諍之力也

嚴子陵

子陵光武之華千載以為美談嘗試論之漢之士立  
奇節自修德者不可勝數如梁伯鸞尤為無謂而世  
竊號稱之其志在垂名後世而已子陵自度材智學  
術不能大有濟於生民不如塵視軒裳僚友萬乘  
以成其高而光武處之亦但可如此其日狂奴故態  
蓋相知之言也謂子陵有深識遠見又疑光武不能  
大用子陵用之即東漢之治可為三代者皆非也古  
人誠為可愛愛之太甚致古人不免抱慚九原豈非

此木軒雜著

卷五

十

後儒之過哉

華子魚

東京之季士尚行義華子魚與邴管兩生合成一龍  
華乃更為之首史籍所記華之懿行不一而足誠一  
時名德也然頗怪駱統父俊為陳相以不子袁術糧  
見殺其人義烈士而華取其婦以為小妻發婦改適  
本非先聖所禁君子哀俊之死似不應身自取之爾  
時清議了不以華此舉為非何也華在魏朝公卿並  
賜沒入生口華獨出而嫁之以彼準此華之立名非  
真亦可見矣至夫黨曹之惡為世大僂不復論論其

細者

李杜

李杜二公詩歌外各有文若干篇太白言言耀穎字  
字粲花而拾其咳唾者未免俗氣李實自不免於俗  
也子美才筆自方揚子雲枚臯其表狀等一味朴誠  
視其君如父母直欲無所不說而莊肅之體全覺惜  
然殆令人失笑者村夫子之語所自來也要之忠義  
根乎心肺雖夢寐中嚙語與上殿奏對不覺有異既  
無豪髮虛假自然無豪髮俗氣故似俗而非俗者子  
美是也太白亦非有虛假者特以客氣不除故吾直

此木軒雜著

卷五

十一

題之曰俗爾

自焚

漢戴封為西華令遇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  
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又張熹為平與  
令時大旱禱雩未獲應乃積柴自焚主簿崇小史張  
化從焚焉俟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二事見此二  
小經注君者忘身救民之心一也正使焦爛之後終不得雨  
抑豈可以優劣論乎至如劉虞之事視天夢夢又可  
哀也

人才



世道之衰盛視所出人才何如人才之大者備廟堂文武之用所不敢知至如人家奴僕僮婢二三十年前尚多醇謹忠實者近乃了不可得又匪止一兩家為然以此觀之江河之勢居可見矣然豈真莫之致而自至者邪利欲漸靡入於肌骨遂令此曹如一氣所育無有高下亦可為之累歎也

班氏兄弟

班固與超兄弟也竝負傑出之才文武異業固附賣氏身斃狂獄君子惜焉而超以三十六人立大功於殊域封侯萬里外竟成投筆之志校之於固似為優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主

矣然固雖身名不終而勒成前漢一書與司馬子長竝垂不朽超之功在一時而固之功乃在後世二者又孰多乎要之兄弟若二人者誠古今無兩哉

劉先主

劉先主征吳敗於陸遜死者八萬餘人以宗社生靈大計而論此舉誠為失之然先主斷然行之無反顧意忠智如諸葛公亦不復有言者其故何邪此唯劉（聯）知之最深（聯）之言曰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始終之分不足嗚呼先主君臣之契古今所不再見此所以千載而下讀其書

者猶為之感慨於邑痛心疾首於東吳而不能已已也然則先主此舉所得亦已多矣

呂蒙墓

仇滄柱杜詩注云近年常州呂城人脩關壯繆廟掘地正得呂蒙墓按蒙本傳不詳葬處但云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不知即此墓否古時多置疑塚雖人臣亦然未可定也若此墓中朽骨則是真呂蒙不疑古墓被發者多矣惻愴之懷愚智之所同有而此事獨快於人心豈不以壯繆故哉嗚呼忠義之於人重矣哉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主

戶口

自古天下擾亂戶口或二三十分而存一二非特兵刃饑疫而已民間產子念不能存活率多不舉此所以一二十年後存者益少不相繼續以至凋耗甚也鍾繇在魏議復肉刑其言曰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觀此可知汲汲欲戶口增多也然繇此議舛戾之甚時以二方鼎峙故不果行亦生民之幸乎繇小子會竟以反畔誅

秦追王



越絕書記秦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滅周孝文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立三年以史記考之所謂元王者卽獻公而平王者卽孝公也雖年數小有不符而世次正相當是蓋既併天下之後追尊其數世之祖亦猶周之追王太王王季爾然舊諡自可仍之而此亦互異豈追稱之時并易其諡號邪不可知也秦之併吞諸王自孝公發憤爲強而基兆已大定又併王其父自元王至莊襄凡六世七君或當時建立七廟略如前代之制而史家不能詳

此木軒雜著

卷五

古

也孔子曰其或繼周者所損益可知也豈不信哉然考史記始皇二十五年追尊莊襄爲太上皇而惠文已下王號如故則秦之追加皇號但及其父而止矣與周又不同也周之爵號止王公二等而秦始皇稱帝併其先爲三等此所以有追王又有追帝之不同也

太上皇

秦之制最爲苟簡而初併天下爲皇帝卽尊其父曰太上皇是當時初立此號以尊死者也漢有天下六年矣其父現存而太公之號自若也自非家令之言開發帝意則漢之君臣將終太公世夢夢然而已乎

史臣所謂日不暇給者何其甚哉既而襲秦之號以死者之尊尊生者而後世皆莫能易也蓋亦所謂禮以義起者與

植物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繞之物有遠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此南陽李賢所記也藤蔓之物的如是兒童皆指而異之然其所以能然者何邪造化心乎生物物各心其心以生不如此則天枉必多而種或幾乎息故夫捨遠就近斜長而附之者造化實使之而是物

此木軒雜著

卷五

古

不自知也孰謂其有見哉亦猶夫毛髮齒爪之附於膚體而已知物有知覺而不知所以有是知覺之理謂之見道未也

讀書

世說載桓溫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便不欲聽之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余謂此名言也每見學人勤誦習者以紙數爲課程期在精熟此便是爲古人所驅役豈能得其至味乎如遇一詩一文會心可口欲罷不能因而吟諷累數十日都不知此外更有篇卷此境政自大佳較之日盡盈寸者



所得多矣

故事

凡仕於內外者其有故事相沿已久非甚悖義而有  
害於人仍之可也苟一旦自我革之而使前者愧後  
者難繼非君子之所樂為也况其有為而為皎皎然  
以自為名者以視貪饕庸俗之夫果孰愈哉

夢

明祖始造鈔未就夢神告以用秀才心肝寤思未得  
曰將殺士子為之邪賴高后解之用后言取太學積  
課簿搗而為之遂成危哉爾時士子也非后言則剗

此木軒雜著

卷五

六

心之慘其必不免不曰由神啓之乎是何神之喜於  
毒人而有是夢也余以為不然夫夢者心神之變也  
從其所熟之道而出明祖之用殺積於心腑深且熟  
矣故神若啓之寤而不自喻焉如漢之文帝則必無  
是夢矣非神之有仁與虐也一由其主心所自為而  
已矣

牧潛詩句

元僧牧潛有句云疾進氣雖銳久踐塗乃熟余讀而  
心悸焉習氣深錮性靈天闊譬之痿痺之疾和扁所  
不能為侵尋衰白與死為鄰夫道消則欲長此弱則

彼強曾未能一念疾進况言熟乎則所熟者必大有  
物矣可懼可哀孰過於此

文選注二事

文選注載桓譚新論曰揚子雲作甘泉賦始成夢腸  
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按子雲奏賦在孝成時如譚  
言則後之劇秦美新及投天祿閣幾死者果別一人  
邪而班氏為之傳何憤憤也然譚與子雲生同時所  
記述何以虛謬若此嘗深思之不得其解夫子雲此  
賦所謂鬼神於文者腸出之夢固宜有之而明日遂  
卒之云或後人妄加耳然與否與又記曹子建作感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七

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按植此賦皆言洛神其  
序云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則猶諱之也不應自  
題曰感甄吾意當時編纂陳思文集者知此賦緣甄  
后而作題曰感甄而明帝見之改從其舊事容有之  
耳此二事訛謬皆顯顯然而譚者漫不加察又可怪  
也

王勃

語林載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研因與題太公遇文  
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云云按此言失實之甚  
文中子歿於大業之末使勃及侍其祖弄筆研為文



最小須六七歲至唐咸亨間六十餘矣而滕王閣序有童子何知之語何哉史志勃卒年二十九勃之生在貞觀時使文中子尙存豈有不遇興王之歎乎又有謂子安賦滕閣年纔十三者不知出於何書是又因童子何知之語而失之者也勃在麟德初年未及冠至是又數年矣雖非甚少稱童子何害哉噫一勃也或疑於六十或傳爲十三耳學之徒受人愚弄可勝道哉

半藏

東坡金剛經跋尾云有人於虛空中以手指寫諸經

此木軒雜著

卷五

六

一比邱言惜此諸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卽爲塵勞云云此水生曰此微妙之言也然其理豈難知哉中庸曰不誠無物物非無也物物者亡物斯亡矣譬如一拜之頃其初肅敬而末忽游散是止有半拜也假釋氏之言以明中庸之旨謂之同道則不可然有不害其爲同者蓋皆以徹底真實爲貴耳

戴嵩牛

戴嵩畫牛牧童見而笑之世皆以嵩之智不如牧童專與不專異也故曰耕問奴織問婢余頗疑其不然嵩豈不知鬪牛之情狀者邪不知而妄作之是俗工

耳何以爲嵩古人作畫或別自有意不可穿鑿求之王維之雪中蕉亦其例也嵩之此畫蓋不畏牧童之見而笑之者唯不得令牧童見之則終沒而不顯矣然亦非所卹也以爲是必有知之者噫安得起嵩於九原而問之

畫水

東坡記蜀人孫知微得孫位筆法始知微欲於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管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奔屋也此水生曰此所謂天機所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七

至倏然而遇若兔起鶻落稍縱卽逝者也不得此候終不可下筆然存於心固必有時而至也其至於何時則不可知耳此所以爲神物也彼象工之畫死水者按圖而爲之計日而成之初無管度終歲之勞亦必無奮袂如風之樂也彼固以爲前人之筆法盡在是矣夫豈知無法之爲法哉夫以法爲法死法也死法但可畫死水然而象目之所賞者恆在於是可慨也夫

僧

僧謂酒爲般若湯魚爲水梭花雞爲贊離菜子瞻曰



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視此何以異余復為之說曰釋氏以飲酒食肉為大戒不勝其口腹之欲而犯之然固未嘗不知飲酒食肉之不可也不然酒則酒耳魚則魚耳雞則雞耳復何以曰湯曰花曰菜為哉是其性之可以作佛者炳然在也人之為不義而文以美名者由深知不義之不可與此僧無以異也不勝其貪欲以至於是是固非有所不可能也由自不肯耳夫自不肯者自暴棄之甚無志之尤者也其稍有志者如為僧終其身飲水茹菜而不能斷其貪欲之根則夫水也菜也亦猶夫般若湯而已矣水

此本軒雜著

卷五

三

校花攢籬菜而已矣此又不特學佛之徒所當知也

勃遜之論菊

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勃遜之曰菊當以黃為正餘可鄙也子瞻曰叔向聞驪莖一言得其為人予於遜之亦云然愚竊以謂遜之此語其情性似孔子蓋鳥有得鳳之一毛者雖不可以為鳳然而此一毛則真鳳也或者不得遜之之意獨愛黃菊都不愛其餘然其所愛憎由徇物而然非性然也此可謂學鳳矣謂之似鳳非也噫知其意者蓋難矣

白樂天

中庸稱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其白樂天之謂乎卑鄙之談俚俗之調朝夕吟咏累千百首非狂非愚不以為恥蓋是文外有事深沒其情不欲使眾人皆得知之此所以為厚也有村童師者効其體而為之乃是別無餘事如貧子披襲或者指之為古者得道之流而此貧子亦遂欣然自謂吾殆其人豈不可為一笑

狄梁公

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梁公薦其子光嗣以稱職獨愚謂梁公此舉匪直至公比德前賢蓋欲

此本軒雜著

卷五

三

以感風后意也王方慶為相時子為睢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梁公之意亦猶是爾后亦寤第歎賞其賢使當時有所咨問必將因事開發若觸龍之於趙后矣梁公造次不忘唐室清貫金石人知之獨此事議者弗及余故表而著之

李文饒近侍論

傅武仲為舞賦云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寶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曰怡蕩非以風民其何害哉李文饒著近侍論謂人君少欲英明者



信任賢能君聽不惑雖有佯臣不得干政無害於理武仲之賦本於風諫之意蓋請嬖之臣所以導其主者多出於此此世主之所甘也若文饒之論蓋自為時事而發然其謬豈不甚哉孔子告顏淵曰天下以四代禮樂其卒必戒以鄭聲佞人程頤論及於商周之不使須臾得接耳目盡心志聖人蓋為憂元成諸君提其耳哉雖湯禹之聖猶當戒於此者其下者乎且武帝任江充貽禍不細明皇寵楊妃安祿山幾喪天下所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者果得保其終否乎故知聖人之慮遠矣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三

韓退之

韓退之三上書光範門不報後之讀其文者莫不憤歎以謂庸人據高顯之勢使命世大賢不得展其所學若孟子之遇齊魏之君為不幸之甚也不知當時宰相盧邁賈耽趙憬三人皆有名德非若臧孫蔽賢鄙夫患失之比退之書固奇偉然亦安能遽知為豪傑之士而特薦之天子一旦破尋常之格而驟用之哉闕然不報殆未可深責也韓魏公屢薦歐陽永叔於仁宗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脩今

之韓愈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乎魏公言使愈大用未必有補此世儒之所深疑而吾以為非過蓋退之不死宰相亦自可至以事勢揆之退之相唐可比李絳楊綰之屬欲其遂大有所為希蹤三代非所及也則雖謂之無補可矣由此論之唐之於退之蓋未為負之甚也世儒推之太高故遂使三相者受詆訾於無窮耳

爵服輕重說

爵秩車服命賞之具朝廷所以榮辱人未得則皇皇求得之則不知舞蹈之所以然者上之所易而固甚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三

樂之也不與則亦不求與之而若夷然不屑就也者上之所敬而固甚不樂之也於是有歌回波以乞牙緋垂涕泣以希金紫者往往挈而授之如曰彼其重吾爵服也如是吾不忍其有欲炙之色而不一嘗也且感恩則思報人臣之道固當然此或上之人未之思與夫貪榮慕進之徒其於爵服也重之實不啻輕之何以言之假如官卿佐者望正卿若天神焉既得之即視故所居官若徒隸之不可復以身試也由此而上以至公孤亦若是而已矣其輕之也孰加焉且夫嗜榮利不知厭極是孔子所謂鄙夫也又可以



慮恩思報望之乎否邪夫君子者抱關擊柝若將終身焉不稱其職不肯苟享吾精彼其輕吾爵服之甚也乃所以為重也故曰上之人殆未之思與

書畫

書者六藝之一而畫不與焉故畫劣於書也絹素之所留遺皆可數百年而鍾王之跡摹勒精巧者後人猶得見其髣髴若畫則不可為矣僧繇道子僅存其名是畫劣於書也或曰是固然原其初史皇作書其後乃始有畫畫者書之所生與余曰是又不必然也書所以象形象形者即畫也如日月龜鳥之類非畫

此木軒雜著

卷五

畫

而何唯其不可畫者若天地神鬼之屬於是有指事會意以為其字而謂之六書是則畫先於書而畫又因於書也善書者以書寓畫錐沙印泥漏痕釵脚皆畫法也而善畫者以畫寓書如溫日觀之蒲萄枝葉鬚莖皆草書法是也

王莽官名

尙書汝作朕虞疏家引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官譏莽誤讀朕虞為官名以余考之莽改大理曰作士與此水衡都尉曰予虞者徒以士虞字皆單隻故採舜典之文配作予字以名官耳單隻亦有何害附綴誠

為可歎然謂莽不知作士朕虞之非官名者則固無是理也自古得天下以力無若秦取天下以詐無若莽秦燒滅六經而莽嗜古特甚其德則同故暴亡亦略同也孔子云下愚不移其此二人之謂哉

進說

元攻金汴京其大將以抗拒日久議城下日屠之耶律楚材馳奏以得地無民為說帝猶豫楚材即詭說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亦何所獲帝遂為詔止夫欲脫數百萬生民之死於呼吸之頃宜何如其為說也如所謂好生之德天地之心父

此木軒雜著

卷五

畫

母天下之道言非不美而未必其主之能聽從也一或不從則彼數百萬生民之罹於鋒刃者我亦與有罪焉此其必不可稍出於迂闊而不適於事機者也以此觀之楚材之言雖聖人不能易也夫進說於其君事或百塗情有萬變與平日著書談道之文豈可同哉故曰仁非智不行忠非才不顯若楚材者豈非天寶生之以拯斯民者哉

魏武遺令

司馬溫公讀魏武遺令自謂窺破其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其說曰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



家人婢妾處置周悉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曰禪代自是後人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元城劉氏謂以溫公之誠自能識此虛僞之事自宋迄今論者莫不快之以爲千年妖窟一朝發露以愚觀之其實不然凡自作終制者大約言身後衣棺葬埋封樹等事而曹公於此更特瑣細如陸士衡之所譏耳至若禪代之事何得及之且大勢已成亦何用自言之邪司馬昭臨卒亦不聞教其世子行此事也遺令之中必無言及禪代之理則操之屑屑於分香賣履者其不如溫公之說亦明

此木軒雜著

卷五

美

矣溫公固誠篤而性不甚曉事其爲此說者徒以曹公姦雄求之過深故也不知曹雖姦雄不過貪戀富貴佚樂無厭極之鄙夫其死也與田舍翁媪果何異哉

郭翻

晉徵士郭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誠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以十倍價與之翻之砥志立節久矣不足異也此路人者一何賢哉

與之刀不肯受及再沈再取之酬以十倍之價不聞其固辭也是前之不肯取刀者其真無所爲而然也如此之人惜乎而佚其名噫行道之人未必無賢者奈之何適不相值而謂人皆貪鄙哉

趙高

趙高既誅二世立子嬰請廟見受璽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竟爲子嬰所殺夫高乃一世姦賊子嬰稱病必當謀高其事非難見而高何懵然也曰高之玩弄二世若嬰兒事事順意迄於誅死無纖豪憂畏其視子嬰亦謂生殺唯吾爲耳此其所以輕身一往而不

此木軒雜著

卷五

美

少猜防與雖然此天也豈人也哉天實生高以禍秦二世亡而高之事已畢天之所以用高者於是止矣不死胡爲乎假令望夷之前二世稍覺寤欲謀高高必不可得殺也非高之智先明而後昏也天未棄之與決然棄之固不可得而同矣

史記書博浪沙事

始皇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王維楨曰此古今一快也曷爲而書盜乎愚曰此固始皇本紀也據始皇而言則是不知何人者也不名曰盜將何所明書盜於張良何損彼自詰盜此



自為韓報仇敵國指斥之詞曰寇曰賊讀者不以為怪也况萬乘巡游而一椎震虢不知何來者哉

長吏

陳同父言浦江於婺為山邑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恣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同父之言如此誠哉風俗之厚可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夫君子居是國不非其大夫使夫危言抗論而於小民猶有所濟雖非之可也無豪髮之功而徒以益之疾君子弗為也彼為長吏者至使人熟視咨嗟不敢怨憤而曾弗悛於厥心是天道之所禁

此本軒雜著

卷五

夫

也我知其弗能久矣

濟王竑

嗚呼宋濟邸之事豈不悲哉竑既立為皇子且將內禪惡史彌遠指輿地圖之瓊崖曰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呼彌遠為新恩取二州名也淺躁如此豈是帝王之器使其得立亦非令辟及雪川之變而竑以冤死由來淺躁之徒固凶禍之所鍾也理宗得之既不以道知有彌遠而不知有天倫律以春秋之義罪不在魯桓宣二君之下徒尊尚理學而不能用賢又何足怪乎凡此皆由宋室不競天心厭之以其然不

當獨咎彌遠一人也

楊三變

宋楊畏有才辯任縱橫始尊王氏學附舒亶亶有罪畏抗章論救已歸洛恐得罪司馬光則曰畏官夔峽時深山羣獠聞用司馬相公皆相賀及光卒輒曰光若知道便是皇夔稷禹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蘇頌罷畏意欲相蘇轍遂極附轍及轍不相即上疏詆之初呂大防劉摯為相畏俱與善已忽助大防攻摯必逐去之及大防覺畏非端士即首叛大防而薦章惇呂惠卿惇方引畏吏部自助會李清臣知樞密

此本軒雜著

卷五

夫

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之出畏知真定自是不復振天下目為楊三變噫若楊畏者豈不自謂識時之俊傑哉瞻候風氣圓轉若神雖百變千變而未有窮也奚止於三哉然而卒以不振則知小人之伎倆固有時而不能用此理之必然者也獨其論司馬公最平最當孔子所謂不以人廢言者與

太宰詔秦檜

天生凶人以遺國家之禍必有絕出倫輩非常之才使其主醉心焉而不能捨後之人徒見其臣主俱汗辱有百害而無一利則以為所好惡與人異非至昏



惜何爲若是而不知當日之所以深中其心者固其才實使之而亦莫非天之所爲也吳宰詔宋秦檜此二人太略相似越絕書言詔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而檜在當時游定夫胡康侯諸賢皆奇其才以爲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假令此二人者其才智惠巧不能特出於人則雖欲行其邪心而術有不工無足以傾動人主者夫安能播惡於無窮覆人邦家若反掌之易哉傳所謂有尤物足以移人非偶然也抑越絕又有云人君選士各象其德然則非夫差雖十詔何畏非高宗雖百檜無能爲也四

此木軒雜著

卷五

三

凶在唐虞皆就放殛以死少正卯亂魯政竟不免兩觀之誅彼其才果何所售哉

此木軒雜著卷五終

此木軒雜著卷六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

蔡學敏訥菴

校字

學

學始於有所見終於忘所見有所見者始得之之謂也忘所見者得之深不自知得之之謂也如學易者以易觀物無之非卦爻無之非象數也無之非道也太極也是有所見也非彊探力索也其久也物如其物不必卦爻也象數也道也太極也是忘所見也藏之於澗洞無垠之中置之於空虛不用之地不知其

此木軒雜著

卷六

富有也其指以示人非始見而言之爲夫未有所見者之不能無待於言云爾

忠告

儒者之論曰事顧義理是非如何一切利害勿恤也此爲夫計利害而不知義理者言之爾論其實則利害之所歸固不出乎義理之外謂義理與利害相違者近小之見不勝其蔽而然爾且如好爲欺詐者一時幸而見售以爲不如是必不獲遂其欲也然其所得僅豪毛而情狀暴露人莫之信畏忌猜防無所不至雖懷欺詐將無所復施而向之自以爲智且巧者



乃所以為甚拙而大愚也則豈非悖乎義理而害必從焉者之明驗哉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中人以下故未有能忘情於利害者也識是可以無惑於忠告之方矣

讀書之樂

古今書傳錯雜淆訛加之支辭曲說轉益晦昧學者心力有限雖復探索深苦終未必得其真是所貴於闕疑者也夫闕疑非安於不得而已蓋有待也是故有讀前人之書而始識後人之說者有讀後人之書而忽悟前人之意者神理之相契情貌之相參不召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二

而自來不援而自合積累久之所觸愈多所見愈的有所謂不思而得如鬼神之感之者此讀書之樂也

讀書不記憶

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餘此木生曰記憶者心力也心力有疆有弱如鳥獲之與孺子不可得齊然而求放心則誠學問之要也請設喻以明之譬如有人在屋宅中外間一切什物都付屬之使貯以待用若其人東西奔驚處屋宅時少有所

付屬適值其亡莫與承受固將擲棄於道矣或其人雖不他往而頗樂酣寢有所付屬目若不見耳如弗聞隨手頓放略不料檢他日間之了不追憶奚足怪焉是則雖非空屋與聞其無人正等是故必使處屋宅中者當閒暇靜謐之時精明專一耳不旁聽目不他注有所付屬一一認識不差藏弄有所劃然不亂他日間之自然應答如流矣正使精力或有不逮而其間關係切要之物識認尤加之意者決不至懵然若墮重霧中也此無他則惟主屋宅者之弗尸厥職而已矣夫讀書而求記憶之方端必不出乎此矣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三

黑說

老子之言道曰元之又元象妙之門朱子曰元者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此即是象妙之所在也愚嘗為之說曰元黑之別名五色皆屬於明夫惟幽暮昏暗之極諸色都無所存則有黑而已矣凡物至於黑則止矣無復可以加之矣有質之黑黑也無質之黑非黑也而不能不為黑也故凡東西不分美惡不辨總謂之黑言乎其無一有也然人於幽暮昏暗之中他無所見而見為黑者心識存焉爾心識盡則黑亦亡矣黑亡則非黑也非黑亦亡老子所謂元之又元者



其若斯而已也

大言細言

夫所為賦大言細言者欲以何明哉蓋明細大之無定形也視大如細視細如大細大兩忘拘墟之見撒混同之理彰矣然而明哲有所弗貴者太虛之中形器錯陳細大之見緣已為量凡聖一揆因其大而大之因其細而細之彼自不齊何彊齊為今也視大如細而大之形故在也視細如大而細之見轉加也本欲齊同翻成顛倒故不若因其大而大之因其細而細之之為得也

此木軒雜著

卷六

四

尤物

語曰有尤物足以移人豈不信哉不能移人不名尤物然人而為尤物所移是內輕也深知其足以移人而不為之移者非德勝則不可也以詩文言之漢魏已降詩莫清於謝靈運自唐以來文莫奇於蘇子瞻然而文中子之言曰靈運小人哉其文傲紫陽朱子之言曰蘇氏之文矜豪譎詭非知道君子所欲聞平時讀之往往不能終帙而罷夫謝之傲蘇之譎世之君子自非沒溺於流俗之學固宜有見其然者然而不能不嗜之者德不足也德不足者淫志邪情伏於

隱微而無以自克則其為彼所牽引雖明知其不當嗜而末如之何者理也勢也故曰尤物足以移人人之不能不為所移也責物乎責人乎

荀卿言性三則

荀卿著書與孟子齊名徒以性惡禮偽悍然言之見擯儒者不可得原固卿之自取也然愚以為君子之學博取而遍觀雖狂夫之言猶將擇焉况號為大儒者乎卿之言性惡其本指亦自不難識顧擯之者不暇審聽云爾夫性何謂也夫人所生而秉之之一物也孟子曰性善是天命之性所謂仁誼禮智信是也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五

若荀卿之曰性惡則指夫嗜聲色甘佚樂而好上人乙之類以為言固非謂夫仁誼禮智信之物也譬之甲乙二人甲善也乙不善也性行不同而同號曰某呼甲曰某而某至甲也非乙也呼乙曰某而某至乙也非甲也甲乙不同而號適同呼乙之不別於甲者蓋未可以為罪也周西伯曰文王魏司馬昭亦曰文王假而當魏之季曰威福自出志遷龜鼎文王之為人如是是不可以為不然也則以所指稱者非徽柔懿恭為人臣止敬之文王故也必曰爾司馬昭非所謂文王也則亦別為之說而可矣夫性云者固亦甲乙



之所均得以為號者也不知甲之非乙乙之非甲則不可苟知夫甲乙之為二人也而呼之者特其號云爾何遽為害而曰此必不可乎夫甲乙不同而號同之譬奚翅一性而已如道如德皆是獨於荀卿之言性而齟齬然不少假者欲以明性焉耳自程朱以來性已大明矣則夫於卿之言尋其本指而且取乎爾者孟子復生亦不以為不可也

譬之甲乙二人甲善也是仁禮禮智信天命之性之譬也乙不善也是聲色臭味安佚之好氣質之性之譬也苟卿言性惡語人以乙之為人如彼其不善也

此本軒雜著

卷六

六

則誠然矣彼甲之為善者卿亦曾識其有是否邪將二人者並能識之汲汲欲明乙之不善而於甲有不暇以及邪曰降衷秉夷五常之德載於書若詩慮無不習讀而熟其名號矣卿非病聾聵者奚為而不聞之邪顧其意以為若是之為性者人知其善也譬猶尸位守府之君拱手危坐而已他無所能為是雖有而如亡也有疆有力之臣焉舉國之魁枋而授之凶害將無不至也是故斷然以性為惡而不疑者為疆有力之臣言之也非謂夫尸位守府之君拱手危坐受制而無能為者也然則卿之言果是而無非乎曰

是又不然也甲善也乙不善也有甲則可以制乙使之聽命於已惟善之從而莫敢為惡是乃甲之所以為甲而固非尸位守府拱手危坐而無所能為之謂也荀卿者熟識乙之為人而言之切矣其於甲則亦徒聞其有是人而已耳未之熟識也是故斷然以性為惡而不疑蓋性者亦猶夫至尊之號云爾當曹魏之時而既呼司馬昭曰此君也彼高貴鄉公者惡得不死於南闕之下哉

孟子曰性善而荀子曰性惡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其人人有此本善之性也而荀子亦曰塗之人

此本軒雜著

卷六

七

可以為禹則以禹亦性惡禹能化性而為善塗之人皆可以化性而為禹也禹亦人也性既惡禹之性不容獨不惡荀子之說固亦有可驗而知者何以言之昔者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其不能不甘之者是禹之性也既甘之則由是而沈湎淫酗惟婦人是聽以至於斷脛剖心膏銅柱而觀其廢足以為娛悅亦禹之性之所可以然也謂之非惡不可也然而禹甘之禹竟能惡之而疏之而絕之克儉克勤後聖無間然則人有此甘酒之性者其可以為禹決也假而禹之性精焉寂焉口鼻耳目之嗜一切無之以成此



無間然之德則是天入也塗之人何望焉故曰禹亦性惡者所以明塗之人可以爲禹之決然而不疑也然則荀孟之說果可以並垂而爲教於萬世乎曰惡乎可荀子者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甘之誠性也誠可以爲惡也甘之而知其流禍無極而卽時而惡之而疏之而絕之是心也何所根而發哉根於本善之性也孟子所謂惻隱羞惡恭讓是非之心者皆實有於中卽事而形非疆使之而力制之也禹能充此性以化其甘酒之性而爲聖人塗之人亦有此本善之性非徒有此甘酒之性而

此木軒雜著

卷六

八

雖然以游於世若猩猩然也不能充此本善之性以化其甘酒之性而惟欲之殉甚者爲商受之酒池肉林長夜之飲然而其可以爲禹者自在也若荀子之言塗之人可以爲禹者將亦曰猩猩可以爲禹乎如不可爲則夫塗人之所以爲人者其必有物矣故曰荀子者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自明誠論說

唐歐陽詹與韓退之同年登進士第其自明誠論有云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又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爲卿

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王士楨曰唐人多不明理如詹此論離經畔道甚矣愚以謂是亦未盡然也詹以孤生崛起海嶠間其於道德性命之說誠未必能熟講而深喻然亦一時文士之傑出者也果若王君所譏將以爲詹之視尹喜衛鞅諸人與夫顏子游夏其道同其學同其自明而誠皆可以至乎文王周孔之域邪若是則於文義且不可通而豈特不明理而已哉詹以文章名於時決不至繆盭若是甚也夫明誠之號一而實不同明誠之實異而其所以明之誠之者則亦各有其至焉彼尹喜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九

諸子者明其所明非顏淵游夏之明誠其所誠非顏淵游夏之誠然惟其真知之而實有諸已是以能長生能爲卿能輔劉而佐嬴其於顏淵之見孔卓游夏之分聖體何以異哉不特此爾孔子曰小人喻於利臆躄之爲大盜非其真知之而實有之則亦無以爲臆躄矣雖謂臆躄與顏淵游夏皆得誠皆自明不亦可乎彼日誦文王周孔之詩書而茫然不識所謂真然無著於心者是不能由明以之誠孟子所謂五穀之不熟不如稊稗者此也愚不獲見詹全文然据此數言固明言某某以之而爲某事矣不曰以之而同



至乎文王周孔之域也若是復何經之離而何道之  
畔哉愚特因王君之論而推昔人為文之指意以告  
吾黨之善讀書者

立言

今夫立言何患哉患在急欲自伸其說以苟異於前  
人而不惟其理之是義之精也夫惟苟異之為事者  
是其心豈固以為是乎精乎特以前人之說非我之  
說也我於其間不容以無說云爾若然者我如是而  
為說後來者又如彼而為說求勝無已時而苟異之  
道窮則不得不返其初而初者固非我之說也特用

此木軒雜著

卷六

十

是以相往復相揅正而已矣吾觀諸子百氏及一切  
文士之號能言者其道舉不出乎此此所以焉能為  
有焉能為亡也其終不能與天壤俱傲無足疑者而  
或者病書籍之日積以多何所見之近乎

東坡語

東坡云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魚灼理極意謂  
不復有清涼時寒暑代嬗真瞬息間事猶夜之必旦  
爾而坡云云者不堪其酷毒真若沒身後已此人情  
之常也余因念今此元元之民幸生太平和樂時晝  
則飽食夜則酣寢終其生無坦於慮無怵於神一何

幸也昔之不幸丁亂離兵革荒饑之世者直謂不復  
有安寢甘食之一日若坡之言魚灼理極其可痛閔  
為何如哉然則天地生成之戴其又可一飯而忘哉

六經言不可犯

文天祥有言六經垂監戒以為不可者小犯之則關  
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若赴水火之必斃食堇葛之  
必毒也愚嘗以是推之孔子曰畏聖人之言聖言之  
所以可畏者惟其決然而不可易必至而無可倖也  
使夫垂監戒以為不可而小犯之不危而安大犯之  
不亡而存者則不足以為六經矣使夫後人之智力

此木軒雜著

卷六

十一

有什伯於聖人而故犯六經之所監戒以行其一切  
之術而可以長久無災患者則聖人之言信乎其迂  
闕而不足畏矣譬之毒物然有入腸即崩裂以死者  
有沈酒饜飲久之然後一發而不可救者二者雖有  
緩急之殊然其為殺身之禍一也夫六經之言豈無  
若是焉者哉方其沈酒饜飲而未至於橫潰不可救  
之時苟一旦覺悟亟吐之而思所以湔滌府藏育養  
元氣是猶有安存之一機也過此以往則不可知矣  
然而終莫之為者豈其智力之果出於聖人之上乎  
將挽回補救之有待於後人而時有所未至也愚蓋



因信國之言而有概於中故論之如此

讀任昉傳

孔子稱樂道人之善蓋若嗜慾然爲已而已非以市德而望報也是故若渴之誠發於中心不爲親已加厚以不諂見疎此則真能好士者也彥昇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多見拔擢衣冠貴遊竝與交好坐上客恆有數十當時龍門之望獨歸任君洵足尙已吾獨惜夫不附之者亦不稱述豈其形迹疏遠則知賞無自而及邪不然則彼讀孝標之論抵几於地者吾無責焉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七

范增

漢祖既破咸陽兵十萬在霸上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范增說羽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世皆嗤增之愚以謂既知漢當爲天子矣急擊之何益嗚呼增之失獨在乎坐視羽之安忍嗜殺而不以爲非欲輔佐使成帝業而不知其不可覬爾至於望氣爲龍虎成五采而請急擊之此乃所以爲智而嗤之者非也古今聖賢豪傑有爲之士皆責人事而不委諸天人事盡則自有可以勝天之理孔明之出師五丈原是也當是時魏晉

之勢豈特爲龍虎成五采而已乎孔明豈不明見之而不少回其志者以爲有可以翦大敵復中原之理也謂孔明爲不智可乎使夫楚漢之際增謂羽曰吾令人望其氣沛公必爲天子無可疑者君其降之可矣則亦不足以爲增矣

禰衡

禰衡狂誕敵已下所不堪不知其意云何直自求一死爾竟爲黃祖所殺曹操雖不自殺衡而送之劉表所表又送之祖後世憤疾操迺過於祖主使者操也然衡胸中甚了了觀其言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七

祖二人皆爲操所殺方衡罵操時融似全未知操之能殺已也且爲操宜區區之意於衡吁不亦可以已乎修又劣矣由此觀之大小兒之目果不爽也

秦宣太后語

國策楚圍雍氏韓令尙靳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宣王曰先王以婢加妾身妾固不友也盡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王尙書士禎曰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之國史之筆可謂大奇余以爲是不然也宣太后之行國人知之異國人皆知之當時執管之士



因有此事故作此言用相調笑云爾史家增飾之辭美惡皆有之後人或泥其一兩言以議當時之是非得失其不為咸邱高叟者幾希矣國策非實錄之比尤不足據譬若今之制舉文字萬一流傳至百千年後既已茫昧恍惚獨見有此等語言將亦以為出論孟書中人親口邪有辨之者則曰彼文固明明某人言矣而孰知其大不然哉王君之智倘類此也

陶淵明二則

陶淵明謂親友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是非固以仕為不可者也既為令彭澤吏請束帶見郡督郵由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五

君子觀之亦人世酬接之常非所謂辱身詘體而可恥之甚者也顧乃喟然歎曰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去職是蓋略不欲彊其性之所不適以苟徇乎人寧歸耕以代仕雖至於寒餒而不悔也推斯志也孟子所謂充無受爾汝之實者淵明其庶幾焉惟其志意所存止於任真保素不斬人知亦初無難知蓋孔子之稱柳下惠曰其斯而已矣吾以為淵明之為淵明其斯而已矣

淵明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呼彼真為羲皇之人也者則豈復知百

世下有不羲皇之甚者而身處此世為可以自高而傲彼也哉其自知為羲皇上人者以其所處非羲皇之世所值非羲皇之人營營擾擾萬無可脫去之理而頗覺已之超然有以自拔云爾然則其為羲皇也亦僅矣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桃花源中人不復記憶於心也偶憶之而偶言之耳此所以為桃源人也若曰余幸而處於此眾人不勝其苦余乃不勝其樂是必身猶在桃源之外者想像卜度之辭非實境也嗟乎此淵明之所以神往而不可得至者也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五

然則其為羲皇也亦僅矣

杜五郎

靖節陶先生而下野處之士最率真可嘉尚者無逾宋之杜五郎五郎之言曰初與人擇日又賣藥以給餽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歲治田三十畝念鄉人以醫為生者多已食已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絕不為日惟端坐而已賢哉杜生可以為百世師矣古之相一國而拔園葵去織婦者其用心何以異哉擇日賣藥獲利幾何猶以妨他人人生計不肯為則夫田連阡陌而營營然惟日不足者其為人



賢不肖何如也尤卓絕者人問已所以爲生遂傾吐生平無遺餘絕不過爲緘默以示崇深蓋不自知此之爲美德也嗚呼居心之淨乃一至是哉

劉楨語

劉楨與子建書云家丞刑誨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之此言極有深意以今觀思王文筆猶頗恨其浮華冗長當時流連文酒必不能簡素自居良可知也彼之爲雅則此之非雅明矣夫以八斗之鴻藻猶當對雅士而增慙豈况胸無墨汁論匪燦花道聽塗說而不自休止者乎凡爾學子有鑑於是亦可以少知儆

此木軒雜著

卷六

共

焉

鍾元常好書

蘇子謂君子之於物可寓意不可留意鍾元常以好書故至於拊心嘔血發塚剖棺以求之此留意之過也一書之爲崇迺至於此雖至愚者猶知笑而悲之然此乃鍾之所以獨有千古也當其意之所至欲稍自禁遏不能雖孔子之發憤忘食終夜不寢無以逾之夫豈特留意而已固將以身命殉焉而不暇卹也今夫世之學者呻其佔畢學爲詞章則皆寓意而已耳裁一把卷一吟誦心氣無毫毛之傷不欠伸思睡

則起而窺園矣書映滿架或意所欲觀苟在尋丈外

卽不復取之誠憚其勞也如是而望其學之富有辭之成章有是理哉若夫君子之論則又曰書一藝耳移此心以之乎聖人之道庶幾乎孔子之發憤忘食終夜不寢者顏曾可幾而及也愚又以謂此天地之所不得也天地生材細大麤良各有所至其人之能至焉者抑若有命焉不可得而易也如鍾不嘔血不剖棺則終無鍾之書矣於聖人之道也皆忘食皆不寢則人人顏曾矣宋玉相如之文李白杜甫之詩愛之甚者往往惜其不志於道而惟藝之攻夫我欲自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七

爲之則自爲之而已矣而以責夫古人是殆不知夫天地之所不得者而欲其必得之也夫惟皆寓意而無一留意以至於一無所就則誠可責焉耳矣

亦和

余讀卞和退怨之歌盡然傷之夫荆山之璞誠希世之寶也不知則已夫既自我得之自我知之而使其光氣鬱而不發受嗤於庸夫之目曾不得比直於武夫痛心疾首何以加茲夫是故一再刖足而弗之悔也豈以求祿賞哉推此心也以薦達天下之碩德異材不亦休乎夫玉誠希世之寶然其顯晦於國家



之事無益損也况乎碩德異材可以衛宗祏而潤黎  
氓者乎嗚呼此史魚王嘉之徒所以為忠之盛而臧  
文仲李林甫輩之竊位蔽賢為不祥之莫大也與彼  
卞和者吾不悲其雙足之刖而惜其所明者之祇此  
塊然一璞玉也

蘇子美詩

蘇子美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  
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看失舊  
敷舉意有新况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王阮亭論  
之曰一第常事而津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廢不達

此木軒雜著

卷六

六

已略可見矣愚謂阮亭此言略似朱子譏白香山說  
著官職即津津涎出之意然以是而論詩則未可謂  
為知言也夫詩人之旨莫善於自處謙下深沒其志  
行之美而顯露其不甚美者於文辭之間有其言如  
是而其情不必如是甚者此其所以為厚也不可不  
察也子美豪邁拔俗之士果若是滿志於一第而已  
邪殆不然也其所以窮極寫狀出新意於陳篇之表  
使人讀之神思爽健而不知其他者此作者之自鳴  
得意而人自以為弗及也若曰此辭人之習氣莊靖  
之士不肯出此則子美心折矣若乃志汗而貌絮行

濁而言清魂戀魏闕而託興江湖心營田宅而寄詠  
魚鳥是子美之所必不屑也故曰以阮亭之說而論  
詩者未可謂為知言也

田竇一

嗚呼田竇之事可悲也哉太史公曰上自魏其時不  
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是知竇之死灌之族非武帝  
意也吾以為太后婦人耳不足責帝為太后子重違  
其心而殺無罪之魏其族不應族之灌夫失刑孰大  
焉假如蚡有罪當死太后為之不食則曲赦蚡以安  
太后是事之可為者也殺嬰族夫此事之必不可為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九

者也太后雖不食不可苟徇也不殺嬰不族夫太后  
將終不食以死邪又事之必不然者也然則武帝之  
失不可得而辭矣雖有蜚語惡言聞上此非蚡為之  
誰為之者豈待智者而後辨哉當是時夫固有當死  
之罪獨殺夫一人可也太后亦可以食矣

田竇二 汲黯

魏其之死灌夫之族武帝之失不可得而辭矣吾猶  
恨漢廷諸臣不能彊諫力諍以陷其主於失刑之大  
也帝固不直武安無意殺魏其者誠能彊諫力諍引  
孟子語桃應之義以告之帝其有不悟乎肯苟徇太



后之欲而不少怵於心乎方廷辨時獨汲黯是魏其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默默黯位卑力不  
能得之帝自丞相而下無若御史大夫惜乎韓安國  
之持兩端也使汲黯而居安國之地實可以不死灌  
可以不族帝可以不至於失刑黯誠社稷臣其力能  
辦此決也抑吾猶懼黯之慙而不善爲辭也故曰國  
不可以無大臣大臣不可以無學

田竇三 韓安國

田竇廷論時御史大夫韓安國語持兩端曰魏其言  
灌夫父死事云云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此木軒雜著

卷六

手

稱云云丞相言亦是及武安止車門怒讓安國安國  
良久謂曰君何不自喜云云安國之不能爲汲黯君  
子惜之然不可不察其心夫謂魏其言是者是灌夫  
猶可不誅也曰丞相言亦是者以太后之故夫之罪  
知不可免也至其教武安以退讓責其無大體言甚  
美矣蚡果能聽從卽夫猶可以不誅而况於族夫猶  
可全而况於殺魏其哉此安國之心也其曰魏其必  
內媿自殺云者姑以此中蚡之欲而使之俛而從我  
也豈故教蚡爲此以殺魏其哉蚡能略從安國言則  
禍解矣魏其亦無用自殺爲也而明人董份者評之

曰此公孫宏所以中汲黯也是不察其心者之言也  
然份之言未足怪也汪道昆者謂蚡始以籍福之計  
讓而攘之今以安國之計讓而殺之夫蚡雖謝罪而  
凶毒滋甚於安國之計何有哉噫名爲文人論古人  
事奈何而憤憤若是哉

田竇四 王充

甚哉王充之作論衡也天下之最不强人意最使人  
憤懣不平者無如充之言也田蚡旣殺竇灌病呼服  
謝罪巫視之曰二人共守欲殺之竟死史籍所記及  
近世耳目所聞見若此類者多矣而充必著論力辯

此木軒雜著

卷六

圭

謂蚡自當死非二人爲鬼能守而殺之充意欲以何  
明邪聖人賢人之論不如是也天地陰陽人物生死  
往復之理不如是也謂虛立此言以懼人者惑之甚  
也如充者不智不仁萬無一是而使人有餘恨焉吾  
不識其何見而爲此也充徒見如蚡等者多不見所  
殺之鬼能作禍崇如竇灌二人遂以爲誣夫不見者  
人自不見爾非鬼之有佚罰也蚡之殺於二人決也

孟嘗君

戰國貴介公子爭下士招至賓客至數千徒以聲勢  
相傾其視吐哺握髮之風誠不可同年而語然亦有



未易及者如信陵用侯生之計權以濟國事功最上矣平原斬美人頭以謝覽者尤人所難而殆於不情可毋論已馮驩以貧歸孟嘗君不名所長孟嘗君置之傳舍三問傳舍長具得其歌意云云夫一馮驩耳孟嘗君乃能留意若此即其他概可知也豈徒以粟肉豢養之肥瘠之不知存亡之不問哉今之人舍有十數客則惛惛然有不能憶其姓氏者矣况數千人哉故夫姦俠之徒能使人効其智力以脫其厄濟其欲而揚其名彼其才誠有大過人者安得而概少之哉

此本軒雜著

卷六

幸

評項脊軒志

歸熙甫作項脊軒志家人細碎之事俚俗之言一一記述令讀者如目睹而耳聆之真馬班之筆也然亦有不曉事而可笑者云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夫以足音辨人此人人之所同而熙甫乃以為已獨能之邪古詩云新婦識馬聲蓋不以為異也

駱賓王檄文

徐敬業起兵武后覽駱賓王所為檄文云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但微笑而已至後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人如以

文辭而已則賓王所為前後數百言鏗鏘道麗等爾所以然者感動天下之心在此不在彼也其言誠足以感動天下則敬業之事成敗未可知也安得不矍然而起乎是知文章氣力之輕重不惟其辭而惟其義后所深識者天下之大機大勢也其於文辭不期識而自識矣其言宰相失此人蓋直以爵祿權枋為足以籠天下才人杰士之心而莫余梗也斯則古今大姦鉅慝莫不然哉

公孫宏

公孫宏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斯

此本軒雜著

卷六

幸

言稱於武帝之世豈不謂以水濟水平信宏之曲學阿世也然立言之道豈特為一世而已觀夫後世若瓊林大盈之為謹其肩鏹積為朽蠹錙銖不肯妄施予人者則如宏所稱雖謂之聖人之言可也武帝使海內虛耗廣大之害豈惟一端然猶以為賢於唐德宗何邪且如寵一韓嫣媽好彈以金為丸所失日十餘京師兒童聞媽出輒隨之拾其丸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然則當其時民所以生生之道未至於窮盡無遺餘也

以逐逐丸為比生之道未之可同

張桂諸臣



賈生當孝文帝時以爲宜改定制與禮樂文帝謙讓未遑後儒惜之以爲天下雖富庶不能遠追三王之盛此亦謙讓之過也是不然文帝即用賈生言更造禮樂願漢猶是漢也豈遂與三王比隆哉余竊異夫明世宗時張桂諸臣既以議大禮中主心致盛寵因進非天子不議禮之說而世宗亦自任不疑也於是郊社廟祀皆更其舊紛紛制作不盡用諸臣之言其得與失未暇論也夫既舉中庸之文以箝朝臣之口矣顧獨不日有其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乎然後歎孝文之賢聖爲不可及也人主好作聰明不自知

此木軒雜著

卷六

西

非聖人之德無足多怪顧諸臣之舉中庸爲說以陷其主於自用之失者絕可嗤也

樂毅論

夏侯太初作樂毅論論者疑樂生之志未必爾太初推之太過是蓋未知太初此論特假樂生以自寫其胸次之所存不必昔人之果優爲也以爲樂生義不負燕先王風節著於天下則其道故可以至乎此也亦猶文中子言諸葛不死禮樂可興云爾謂太初之論可疑則文中子之言亦未可信也季路衣敝緼袍仕衛結纓骨肉爲菹醢而曾氏以爲賢於管仲遠甚

成敗利鈍豈足道哉太初曠逸之度寄託甚遠其虛鍾會賈充之徒犬彘不若干載之下令人慨然而歎不復疑此論爲虛斯可爲知者道也

介甫詞

介甫有寄蔡氏女二章朱子論之云平淡簡遠翛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豪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也與愚意此二詞文士所優爲無足爲介甫難者介甫誠躁迫強戾然其浮雲富貴不染世俗一切嗜好黃山谷極推服之所謂翛然出塵者蓋其胸次如是謂爲無毫髮肖似亦稍

此木軒雜著

卷六

妻

過也至以息夫躬絕命爲比則又甚矣嗚呼朱子爲萬世學術人心計立言垂誠過嚴毋過恕然其於孔子爲有間者亦以是夫

董仲舒賦

余讀董生士不遇賦憤懣幽憂指趣壹歸於貞正真楚靈均之流亞也視賈生殆有過之無不及焉朱子注楚詞又集諸家所作附於後顧獨不見此賦未詳何說也賦有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他人能言之未必能允蹈之夫性靈生百世之下信其不于欺也謂爲靈均流亞不亦宜乎



趙壹

趙壹作刺世疾邪賦系以二詩一假秦客者秦人上氣故憤激特深一假魯人者魯人好儒故怨尤差少然觀趙生行已與其所以期物者為秦則有餘為魯尚不足雖獲高名幾罹重禍人爵所堪不逾郡吏豈足多歎哉

居易錄

新城王阮亭著居易錄議論多訾毀朱子毛詩主小序而嗤笑集傳猶之可也至如朱子論王氏蘇氏之學術品行則以為不公之極幾欲奮襪裂眦而爭者

此木軒雜著

卷六

朱

是固不暇以辯也竊以朱子道集羣儒之成功在萬世人人宜有罔極之感阮亭獨何心而忍出於此邪今上表章正學於朱子尤極褒崇此千古盛德事也萬一後嗣帝王得見阮亭之說心疑朱子之為人且以謂名儒大賢猶不能無私心若此况為其徒誦習其書者乎為黨比為攻伐將何不至乎則是啓人君輕侮儒道之心者阮亭之說也噫奈何而弗思之若是哉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如阮亭者非惟不知亦殆於不仁噫後之人尚戒之哉

韋應物傳

唐史無韋應物傳後人為補作之自謂考次皆有憑藉而恨史官編摩疎陋余讀之信然矣獨其言宿衛仗內在開元天寶間則恐其攷之不詳而未免於依違之失也燕李錄事詩言十五事皇闈是逮事明皇之證寄諸弟云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使其及開元年則祿山之亂應物已三十矣不得言弱冠也宿衛蓋在天寶十年間不及開元明矣至太和中年九十餘領劇職姑闕而不論可也余特以應物之詩而證補傳之有此一失云

廉希憲

此木軒雜著

卷六

朱

廉希憲疾革謂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何論禍福謂臯夔周召不可及者是自棄耳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世之學士稱先道古者多矣特以是為美云爾固非能真知其可行而實有志乎是也如廉公者可不謂振古之豪傑哉天下事無牽制即三代可復此語真不愧廉孟子之目孟子欲行殷周助法定養民之制此志不遂猶寄望於後之仁人讀其書不以是而為心是皆曲學阿世之尤而孟子之所謂民賊也方今急務無若減江南浮糧稍復宋元之舊然議者已憂其多所牽制矣誰為廉孟子者上天至仁



不終勦生民之命跛予望之惡能已哉

呂蒙正

呂蒙正不願聞朝士輕已者姓名曰一知之便終身不能忘曷若不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也余以爲蒙正特賢於小人挾伎怨之私而尋隙以中傷者耳彼其根於心而不能自克者居可見也使我而無愧參政邪雖有言如弗聞可也我而未堪爲參政邪彼其藥石我也懼且不暇而又何尤焉今日終身不能忘不亦爲隱微深錮之病乎有類於此者聞人一不善不欲與衆言之以爲厚矣而其事之炯然於心者不

此木軒雜著

卷六

未

待追憶而自不能忘則其愈於與衆言之也幾何哉夫惟蕩蕩然如未始有聞也者而愛惡一不以其私斯可也此雖大賢以上之事要之不可以不勉如蒙正之爲者蓋未足多也

四子書

歐陽公少時得韓昌黎文集於李氏敝篋中乞以歸讀之歎曰學者當至乎是而止爾儻不游其家不搽其篋則未可以得也蓋韓集之難得如此夫此固未足異也予讀虞道園之文有曰當至元未混一時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

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尙寡猶不能無俟手錄夫六經猶弗論也至如朱子所註四子書今之世牧童賣豎皆得挾一編棄擲蹂踐略無惜焉其上子之誦習者鹵莽滅裂視之亦蔑如也板本書最多無若四子其視之最輕且賤亦無若四子嗚呼人貴珠玉者爲難得也使夫家有夜光遂將等諸砂礫於理固不可矣况聖人之道之所存哉余故舉歐公事及虞道園之言以諗學者之至頑至愚者或亦稍動於心焉

記日干先生語

此木軒雜著

卷六

未

曹孟德有言我負人毋人負我謂先發制人當斷卽斷不貪虛名受實禍也吳騏先生曰自古帝王都是如此孟德尙是好人故不覺吐露爾吳先生之意蓋謂越句踐漢祖輩也然以爲成大事者必用此二言則可謂過矣夫負人者人亦負之孟德負漢而三馬負曹孟德不能知也雖知之不能去之也然則曹負馬乎馬負曹乎徒能負人爾非能使人無負我者也然而爲此勿爲彼者此其所以爲孟德也與而吳先生之所謂都是如此者其亦信而有徵者與

書籍



班史言孝宣之世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蓋先王之世納賈以知好惡觀政治者宜亦有取於是乎自康熙三四十年以來民間服食器用不尙豐侈或日就儉惡下至送鬼楮幣之屬亦復狹劣大減於前以從樽節之教惟獨書籍刻鏤精善遠軼前代使夫險誦之徒不覺權悅耽味無斃擷華發藻爲國之光向非 聖上崇隆斯文以煥乎之章鼓舞振作一世之人心亦何以致然哉其他或詘於物力或生於巧變者其事瑣屑詎足爲盛治之累也

此木軒雜著

卷六

三

此木軒雜著卷六終

此木軒雜著卷七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

張宗

黃

校字

論世

盛世之言其氣和衰世之言其氣蕙治世之言其氣直亂世之言其氣猛盛世之言若臯夔周召之於唐虞成周何其休美也三代以還不可得而見矣治世之言若賈生之於漢文帝魏徵之於唐太宗韓范歐陽等之於宋仁宗侃然發陳其志意無有鬱屈而不得信者斯亦其次也與若夫衰世之言似和而非和

此木軒雜著

卷七

也爲苟悅爲苟免而已彼其氣奄奄且盡矣亂世之言似直而非直也爲爭名爲競勝而已其尤不肖者色厲而內荏矣嗚呼非直不可以爲和非蕙之甚則亦不至於終亂然其所以致此者豈一日之故哉吾於是乎有感

知命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者其事在天非我之所得爲也以其在天而不可知故無事乎知之而惟順受焉是乃所謂知命也一有趨避計校之心是不知命也趨避計校而得



所欲或者以爲彼命應爾雖不趨避計校猶得之也是又不知命者之說也由趨避計校而得者非天之與之以其私智取之也謂之曰命可乎吾尤異夫流俗之所謂命者推人所生年月日時干支處斷吉凶禍福進退壽夭其說出於李虛中徐均之流毋論不能悉中正使悉中而吾奚以知之爲哉郭璞欲爲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如含者誠可謂之知命也今世之人惑於得喪怵於利害中心搖搖然莫知適從也則往往向瞽目無惠之叟而告

此木軒雜著

卷七

二

以所生之干支求其處斷焉謂之算命噫斯流俗之所謂命也然其事故在天也果可以算而知之否邪夫景純之卜筮猶無救於其身之死也而况於瞽目無惠之叟乎夫瞽目無惠之叟其不足奉爲先覺易知也而中心搖搖莫知適從者則常至乎此也

大寶說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孟子曰舜之爲天子也被袞衣鼓琴若固有之言不以崇高富貴動於其心也然而易有之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不居九五之位雖有如天之仁欲澤一物且不能而

况於博施濟衆乎是知聖人誠甚重乎有天下也不惟寶之而大之傲蹠云乎哉浮雲之過太虛聖人之無心於天下也朽索之馭六馬聖人之存心於天下也非無心之極則其存心於天下亦私焉而已非存心之極而曰吾能外天下雖傲蹠天下不謂之不與也果若是而曰不與生民之害滋大矣豈非不知大寶之義以至是乎夫浮雲太虛非上聖不能所恃有朽索馭六馬之心深知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而制治未亂以貽厥孫謀是則天下生民之所仰而望忠臣志士之所竭誠而願効其力者耳若夫晉之武

此木軒雜著

卷七

三

帝唐之明皇非無仁厚之資英偉之度而心狃於一時之盛不能割所欲以圖久安之業釀禍召災勢若發機良可悼也此二君者謂之傲蹠天下可也然其心豈嘗外天下哉亦由一念之忽易不長慮却顧以至於斯也嗚呼生民之休戚繫於一人天下之治亂生於一心然後知易之盲天位而必曰大寶者其義爲深且遠也

秦元明三祖

秦始皇既并天下墮名城銷鋒鑄鐻欲使天下不得擅尺兵寸刃之利此事之必不得者始皇雖雄豪實



天下之至愚無以議為矣元世祖起北漠混一六寓  
創業垂統不可謂無意者乃其禁天下修城以示一  
統壹何計之悖邪夫利害安危之故有中智以下所  
及知而英聖非常之主不知之而必為之者此知古  
之儒所未易以口舌爭非持此一事為然也抑嘗考  
解縉之告明祖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國而近狃於宴  
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則夫明  
祖之於秦始皇元世祖蓋所見略同也意者身為帝  
王削平大難過慮天下之復亂<sup>也</sup>出於此毋出於彼  
有不覺其所見之同者邪噫吾無以知之矣

此木軒雜著

卷七

四

漢高帝二則

高帝木疆人他無論耳項羽使人殺義帝江中幾半  
載矣高帝如弗聞也自非三老董公言之則將終不  
為義帝發喪矣此何如木疆也既定天下即皇帝位  
逾一載矣而其父稱太公自若也不因家令言發悟  
已心不幸太公遽崩則太上皇之號竟弗獲生享矣  
此又何如木疆也由前論之類一事之不知雖其事  
之至大而不知者高帝也由後觀之一觸人言不  
還踵而行殆於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亦高帝  
也嗚呼異哉此豈可不謂之天授也哉

蘇氏曰高帝之不去呂后為惠帝計也家有主母而  
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獨蓮池大師著論以為不  
然惠帝之賢不必帝為之慮也卒之以人彘之慘傷  
心而早殞然則殺惠帝者非豪奴悍婢也如婦也高  
帝之不去呂氏者不能去也如世之所謂懼內者也  
愚案明允之論蓋出於李文饒文饒之言曰呂后年  
長有過稀復進見高帝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閭  
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  
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高帝以  
布衣取天下雖至為英偉性亦極忍驚顧其於兒女

此木軒雜著

卷七

五

近昵之際實亦不能甚異恆情也李蘇二公特尊之  
太過窺之太深以為能去能留深計遠圖非人所及  
耳觀其善婁敬之策欲遣長公主適匈奴呂后不肯  
帝亦竟弗能違也則知進師之論為得其情矣愚又  
以為帝雖去呂后將相大臣必不遂蔑視嗣主篡取  
天物蓋約法三章蠲除毒螫天與人歸大執已定特  
其小小變亂則亦非權計智數所能逆定於生前收  
功於身後者也故知保世貽後必以功德為本此則  
李蘇諸公之論所未及也

晉武帝



劉毅面斥晉武帝不如桓靈武帝非惟不譴乃更歎然鄒湛美之以爲德過漢文遠矣進言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蠶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武帝天姿之美誠足度越前王湛之此言尤爲善喻學者讀史至此當思萬乘之君混壹區雋威福在已何所不加而德度若此其宏也身爲士庶至微賤一聞逆耳之言意色未免爲之不平可恥孰甚於是且非意相干卒不及持誠有如湛之所喻者不滌其源而制其流亦難乎爲力矣孔子稱顏淵好學曰不遷怒曾子歎之亦曰犯而不校洵乎其

此木軒雜著

卷七

六

未易言也然武帝語劉毅以焚雉頭爲已美事夫雉裘之焚美則美矣而常自記憶不覺津津道之則其實愛樂此裘而不能如古聖人之投珠抵璧亦可見矣此侈泰所以易滋而美業所以不克終也學者苟有一行一事之善而不能忘之於心正所謂有其善喪厥善者也又可以知戒也

宋武帝

帝王之興當微隱時史臣紀其殊祥異跡不一而足此蓋所謂受命之符事理之常無足疑者然史臣紀之以爲天授非人力爾不知其不臣之心已全露於

此而人有不盡察也如宋武帝獨卧寺堂前寺僧白帝以五色龍章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又射傷大蛇見青衣童子擣藥問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也是則武帝自知必爲帝王無疑矣其後立蓋世之功復延晉祚彼其心豈嘗須臾忘禪代哉此其至顯著者趙宋杜太后云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凡史臣所紀如宋武等事與杜后之言復何異乎

宋孝武帝

宋孝武爲長夜之飲憑几昏睡若大醉者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其神明莫敢弛惰孔

此木軒雜著

卷七

七

子飲不及亂又曰不爲酒困長夜昏酣可謂困且亂矣而神明若此何邪險虐之主雖無君人之德天稟神授卓然精明用以整攝衆情制馭羣動要自有不可學而能者雖若於於亡其甲子者直一間耳何若德將無醉自然之困且亂之爲得也人固有握算持籌而讀書精熟投壺博奕而肆筆成章者亦其天才過人精爽有異以此爲能亦無取焉是蓋奇不若庸難孰如易觀孝武之事可以觸類而知之矣

齊高帝

齊高受禪於宋先是叅軍崔靈建夢天謂已蕭道成



是我第十九子史臣考自三五以降受命之次至帝  
為十九也按三皇五帝居其八(歷)夏商周秦漢魏晉  
迄宋凡八易姓光武再受命合數之僅九朝至齊當  
第十八而言十九者豈以周文武二王併數故與然  
使夢言十八則周必不居二如言第十七或可不數  
光武倘更減言十六即祖餘閏之談比嬴秦於新莽  
亦無不可者是知識緯之家符應之說出入不常巧  
為傳會似此之類蓋亦頗多要之不足深究也

唐宋二高宗

宋高宗末年之畏秦檜猶唐高宗末年之畏武氏也

此本軒雜著

卷七

八

二君者所謂積威約之漸也是皆無如之何直須其  
死而已宋高幸檜之死而檜竟死故不許其子以相  
位君人之氣為之稍舒唐高身先死武氏竟久不死  
盜神器屠滅李氏子孫唐之得禍較宋為烈然是二  
君者其始之釀禍皆自為之不可咎人一而已矣宋  
高故不優於唐高也假而檜不死姦黨愈熾遂行禪  
代之事吾知宋高必終無如之何嗚呼方其可以自  
有所為而不之為及其無如之何而拱手屏息以須  
其人之死如二君者豈足憐哉

宋章獻后

夫陽貴陰賤故女子常有不安為女子之心女子而  
為后與天子敵體貴莫加矣如呂如武以為為太后  
不如臨朝臨朝不如自為天子不惟擅名號恣生殺  
而已乃至衣冠亦盡改易之而後快是其心不喜作  
女子身甚明也宋之章獻謁太廟欲被服袞冕以薛  
奎言而止至臨終數引其衣若有所屬意猶在袞冕  
也夫女子之性蓋往往若此者是以聖人作易扶陽  
而抑陰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匡衡

漢史稱匡丞相射策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

此本軒雜著

卷七

九

故明習按匡之詩學實為漢世第一而得力乃在才  
下數不甲科是知治經非積年歲不得精熟而仕宦  
之累深也如韓退之振古豪傑竟不能窮經著書亦  
以是故也又况近世蚤達之流其學殖淺者中科後  
不三四年四子書及所治經都不復記憶開口論文  
章如醉如夢為後生嗤笑是則蚤達真不幸也使其  
人有志於學無科舉之累治經術窮義理當益深而  
惜乎世味之中人實甚也有志者少無志者多蓋自  
古以然哉

趙充國班超



趙營平之屯羌中班定遠之使西域老謀壯猶善始  
令終二人者略相似是蓋有人事焉有天運焉成難  
成之功竟難竟之緒此非其君之明見萬里信任勿  
貳其孰能使之然哉是人事之得也然二人年皆老  
矣又越幾寒暑而難成之功竟成難竟之緒竟竟由  
前而逆計之豈不藐藐乎其可懼哉而卒無歎於河  
清之不可俟者則以漢道方昌而二人者皆憑藉威  
靈以克信其志者也故曰有天運焉自古以來異材  
不多生明君不世出而昌運不易逢此天下事之所  
以多敗而少成也與

此本軒雜著

卷七

十

班超

自古豪傑之士有所畫而必遂有所爲而必成者由  
其見之明而膽之決也物有其機事有其會差之累  
忝利害相反見不明則膽不決故猶豫多前却者必  
昏闇之人也乘其機赴其會智生於倉卒勇決於須  
臾功非倖立名非苟成臨變愈多神慮益熟志力益  
堅有百利而無一害者惟其不以微倖苟且成一日  
之功名故也班超之定西域五十餘國其不由此乎  
抑超之爲人非直智勇而已觀其語郭恂不獨擅功  
遣李邑不逞私忿謂無學人能之乎大抵心無偏忤

度量過人是以威惠兼行弛張互用上不見疑於所  
天下不受掣於殊族者也

叔孫通

叔孫通性善傳會其爲漢祖定禮儀蓋若天固置之  
以備用者其事雖小譬官室之有丹雘亦云不可闕  
而已獨其諍易太子侃侃有直臣之節然而通非周  
昌比也高帝之欲易太子牽於愛爾未始有決然之  
志通固望而知之矣使帝志已決諫者必誅通將曰  
昔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惟陛下內斷於心以定  
萬世之業惡在其能以頸血汙地也何以知之以阿

此本軒雜著

卷七

十一

秦二世知之蓋漢初之所謂儒者止於如此固宜溺  
其冠哉

周勃

呂祿以兵授太尉周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  
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論者疑之以爲勃下令開兩  
端儻不皆左袒奈何曰是無以過計爲也當其時軍  
心之爲劉不爲呂也不待智者而後決勃豈不明知  
之而姑試之而微倖軍士之左袒哉一下令而軍皆  
左袒則人心益堅而大事濟矣謂勃此令爲可已者  
亦非也史傳所記事類此者甚多後人險度之言似



乎有理而不知當日之情事較然無足疑者亦何以過計為哉

張釋之

張釋之為廷尉當驚乘輿馬者犯蹕罰金文帝怒讓釋之釋之曰法如是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論者善釋之能守法而重惜其一言之失以為啓人主輕殺人之心者釋之也夫是豈不信然哉然吾以釋之所為必設是言者蓋有故焉而局外之人顧有所不盡知也夫孝文固賢聖之主也然方其怒時第堅執吾說以為必可得之

此木軒雜著

卷七

七

於其君者亦事之不幾者也故先設是言使得少信人主之威枋以紓其氣而乃可以俯而從我矣然猶良久乃得之則夫曰立誅則已者所急方在此則不暇卹乎其他此當局者之苦心不可不察也夫其憚憚然惟恐不得之於其君而至於失言之若是者豈不以人主之威重不可干所從來者遠哉嗚呼勿欺也而犯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三代而下若之何其易言之也

張湯

漢史論張湯云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

宜有後良以蔽賢為不祥之實人臣之罪無大於蔽賢湯能推而揚之以是為善之大也然攷湯為人一生皆用詐爾始之得君也以詐卒致禍敗也亦以詐其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者用以市公忠於帝使益喜而任之爾豈其中心固然哉史臣非不洞見之而其言若是何也薦人之善解人之過湯固有其事也薦人之善解人之過雖以詐行之猶為大善况無湯之酷烈而心誠好賢樂士薦達之惟恐不及者天之報施宜何如哉報施無足論其使人欣慕感歎宜何如哉

此木軒雜著

卷七

七

袁紹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所以安民也其在草昧之時龍戰之會則知人尤急焉雖得其人而不用其言不從其策至死而不悔者非至愚昧不至此也謂之寬仁能愛人不可也若斯之流咸以為懷諫自用不肯擇言以吾觀之殆非也愚智相去遠矣要之各有所擇愚則擇其必敗乃事者而從之智則擇其什可八九成者而用之耳吾觀袁本初曹孟德之相值豈非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哉本初有沮授田豐為之謀主竭忠畢智所言至深痛明切而自始迄



終必不肯一聽從之獨於郭圖淳于瓊之言決用不疑謂不擇而若是乎孟德之智蓋亦有時而惑矣獨能聽荀彧輩言捷若轉圜耳善擇故也原夫本初之若彼者壹似惟恐已事之不敗而使敵人不獲速收其利也而孟德又以其智乘之此寡寡強弱之勢所以必反而無疑也故夫漢祖之取項籍非漢祖取之項自與之也昭烈之取劉璋非昭烈取之璋自與之也孟德之取袁氏非孟德能取之袁自與之也是皆非無竭忠畢智之臣深痛明切之言也而如必不肯一聽從何哉夫匹夫愚復以罹咎殃於一身一家而

此木軒雜著

卷七

古

外非能有所害也若乃憑藉土地之廣甲兵之衆方與人爭天下而曰吾曹敗亡而已必不聽若言則其禍可勝道哉其罪豈可贖哉孟德之惡什倍袁氏而能以寡擊衆以弱勝強使夫天下小定而生人之命猶不至於盡則不自用而樂從善言之效也故知人以安民巨姦大盜不得此無以成功况於帝王之治天下乎

孔北海二則

曹操殺孔北海列其罪狀云此州人說平原瀾衡受傳融論云云違天反道敗倫亂理操竊國大姦慮融

此木軒雜著 卷七

等爲梗遂剪除之復以此等言語污嶼之匪直尋常惡直醜正之比亦何待言然吾以爲衡傳融論云云者未必直是虛誣蓋有近似之者而因增飾之以成其罪矣懷憤懣不平之心讜言莊論不得有所發據則託之乎嬉笑罵讎時出乎倫理之外故宜有之融等不如此亦自不免然不可謂非融等之過也夫戲言戲動足以敗德况處嫌疑之地遭凶懼之會乎嗚呼可不戒哉

孔北海與孟德書疏多戲慢語視無所畏敬所以深折其不臣之萌以此得禍所謂死賢於生孔子曰弑

此木軒雜著

卷七

古

父與君亦不從也如孔君其尤皎然者現玉秋霜百代所仰而顏之推乃云孔融褊衡誕傲致殞以爲文人陷輕薄與馮季長路粹等同列一科豈斷章之義乎不然則之推之志荒矣

孔北海語

孔北海議肉刑不可復有云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下引夙沙伊戾之等爲證孔君可謂洞照物情深達理本聖人復起不易斯言者也夫闍寺之流氣體既虧勳業名問百無一覲是以恆懷憤恨切齒入骨未足爲喻自非性質淳良

五五三



鮮不思肆毒害恣貪饕為邦家之巨患者聖王畏之慎之職此之由他若瞽矇之人受刑於天眾所同憫然其心亦多鬱怒不舒甚至致毒於人絕少仁惻蓋匪特其性之惡亦有以而然也夫惟曲體而善全之使得稍平其心氣而不覺其生理窮酷之大異乎人則善心滋長亦猶刑餘之人有士君子之行矣

魏武語二則

魏武下令云吾所以能常用少敵眾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蓋所重在一事其他雖急猶將廢之况其緩者乎商鞅所以治秦正用此道若漢武之志滅匈奴

此木軒雜著

卷七

末

既已窮極武功而神仙禱祠諸費繁興不能自割此所以承文景富庶之後而海內重困不可支也夫魏武之時雖欲為漢武所為之萬一勢固不能然使欲重戰士而不減損餘事求其成功萬無是理天下事大小雖異皆若此而已矣  
魏武言仲尼之於顏淵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此可謂深得孔子之意矣古人率爾發言而所得於學之至深卓然可見後代儒者若為及之學雖勤而無力悠悠泛泛如此欲望臨事精強致之用而效又可得乎此古今人所以相去之遠也

蕭鏘

齊鬱林之廢郡陽王鏘誤之也明帝與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輒推信之此與李勝之信司馬公何異及謝朓勸鏘及隨王子隆舉事欲令投井求活其謀必可用其事必可成其機萬萬不可失也而乃猶豫回徨以速其禍如此遂致高武子孫殲滅殆盡嗚呼不可與言之人誠必不可與言言必無幾幸之理也嗚呼此故齊高之子也一至於此哀哉

魏收

爾朱榮子文略嘗大遺魏收金乞為其父作佳傳收

此木軒雜著

卷七

末

論榮云若修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二史竝列此條證收之多曲筆蓋以此言為華袞之贈也愚則以穢史之目誠非虛構至其論爾朱則可謂輕薄之甚抑若揚兮而人弗喻其旨也夫伊霍者人臣之疑於篡偏者也韓彭者又以反畔嬰菹醢之戮彭彭史籍者也而且曰若修德義即不數四人是謂不德不義犯天下之大戒者無若榮也若然鉄鉞則有之華袞則未也徒大得文略金耳文略之愚不足言而史臣亦似受其籠絡者故曰輕薄之甚也

楊愔



美哉主聖臣直之言所全蓋甚多也其尤不得已者  
則有沽名之說北齊文宣帝以裴諷之極諫將殺之  
白刃臨頸詞色愈厲文宣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進  
曰彼正欲取後世名耳於是投刀笑曰朕偏不成爾  
名齊主謂裴癡漢不自知癡更甚也夫言無全利亦  
無全害要於一時有濟而已脫文宣因愔此言愈怒  
曰招君過以爲名不忠之尤也必殺之不則曰爾志  
在求名可知爾志則知之何是蓋非齊主之癡則愔  
之此言將有不可得而用之者也然後世大臣緣愔  
之意以救直臣於死者亦多矣其非是不可以救則

此木軒雜著

卷七

六

吾無責焉耳不然者未至若齊文宣之昏暴不曰彼  
欲効忠無他腸而曰仰聖明以沽直名遂使人主蔑  
視其臣怙過益堅雖一時得緩諫者之死其於格心  
之道不亦遠哉故夫主聖臣直猶曰權時之宜而况  
楊愔之巧說乎

鄧攸

鄧攸棄子存姪晉史論之曰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  
忍痛何至預加微纒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  
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嗟  
乎史臣之所以責攸者攸其何辭哉然而攸之心有

至苦而未易白者攸之棄其子於道也朝棄而暮及  
父子之間喪亂之際痛心如割不待言也攸自念再  
棄而再及必有萬萬難爲情者則且將收之收之終  
不獲兩全則惡知不全者不在其弟之子也用是繫  
之於樹使無再及而已所謂萬不得已忍而爲此者  
也豈故絕其奔走之路不聽其自生自死而必欲死  
之以爲名哉嗚呼亦重可悲也已其後卒以亡嗣謂  
天道無知信矣其無知也推此而論溫嶠之絕裾其  
情事亦相類然攸之心可諒而嶠之罪終不可賞者  
此又斷獄者輕重大小之定衡也

此木軒雜著

卷七

六

通達

通達之辯士說韓信使背漢而中立其爲信謀可  
謂至忠矣然信亦項羽之次耳信之不能聽用通猶  
羽之不能聽用范增也使高祖處信之地將不待通  
言而先自決計爲之矣何乃強聒不已卒不見售無  
救於信而身亦幾受烹乎通之不智亦猶之增也然  
人固有意氣激發明知其無益而不忍終默猶觀萬  
一之我從者如羽如信一時人豪彼其左右固不容  
無一人爲之盡心也然則如通者亦重可憫哉

黃叔度







由昨之智亦其幸也齊王問於功自伐受罰不讓以  
及於亡陸士衡所謂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偃仰瞻  
眄謂足以夸世者斯則下愚之人理至焦爛鸞雀處  
堂未足爲喻也至如傅亮在元嘉之代自知禍及求  
退無路春冰虎尾一息萬慮豈不尤可痛哉然誰爲  
爲之孰令致之謂天地之不仁君父之不可恃蓋莫  
之或諒矣亮之視罔等其亦殊軌而共塗者與

楊炯

龍游有楊侯祠祀唐益川令楊炯按本傳炯遷益川  
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

此木軒雜著

卷七

三

意榜殺之不爲人所多卒官下炯爲令如此而人俎  
豆之至今不廢何也豈所謂嚴酷者獨加於吏而不  
及民故邪不然則炯之享此宜有蹙然於冥冥之中  
者矣夫以無德於人如炯而猶爲之立祠下之報上  
不可謂不厚也有牧民之任者亦復何忍而爲乳虎  
爲蒼鷹以自快其心意乎

信陵客語

客謂信陵君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  
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夫謂不可忘者欲其厚報之  
也願忘之者恐其望德之不得而或生伎怨也此爲

夫有權力而可以無所不能者言之耳至於身處困  
約不能自振無豪毛之德以及人雖欲不忘無可以  
不忘者是可悲也一生仰德於人人徒自謂不忘與  
忘者何異是尤可悲也自古迄今若此者豈可勝道  
哉夫惟其人之不自言也而世亦莫之知也吾故代  
爲言之是必非其人之所樂聞也嗚呼是尤可悲也

劉孝標

劉孝標在梁朝終不見用著辯命論以自喻雖寄言  
於樂天知命而憤慨深矣又自爲序比馮敬通有三  
同四異之感千載之下士之同病者莫不讀而悲之

此木軒雜著

卷七

三

然吾於此有說焉方武帝策錦被事范雲沈約之徒  
咸言已罄孝標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  
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夫沈范之徒引短推長  
潛合天旨是乃開鉉之貴器非蓬沛之散材也孝標  
但淫書爾思慮如此妄希坐致雲霄不亦謬乎遂巡  
十稔榮慙一命良由自致匪關元造明矣雖然天命  
之謂性也孝標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夫其不能  
者是固天命之也辯命之作其真墨翟之守乎

劉渚事

萬歷間劉君渚者性嚴急約僮僕如束濕薪一日盛



怒髮鬚為豎其弟遽持鏡向之劉大慙自後推剛為柔疆陽漸消行林間聞有盜伐其木者恐其覺而怖也孳屐徐步以歸右見焦弱侯劉處士傳善哉劉之弟也遽持鏡向之一何其善於用諫也人方盛怒時其面目必有不甚自見者誠自見之而不為之少止者乎夫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上也以心為鏡者也常自念其面目之何似能自知慙者次也不鏡亦鏡也然如劉君之能自克者則可謂難之難者也聞伐木之事古今多有之以其性氣若彼而能為之故為尤賢也吾是以錄之

此木軒雜著

卷七

書

張耀

北齊張耀好讀春秋月一過趙彥深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杜紕繆邪耀曰何為其然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非欲詆訶前人之得失也若耀可謂善讀書能自得師者矣友人王范之不喜左氏余欲以此言復之審如耀言豈惟左氏而已諸子百家之書雖其至繆盪者皆可以為吾之益以視苦求苦讀之紕繆者功相萬也唐之韓愈柳宗元韓偓於此也

吉翰

元嘉時吉翰為徐州刺史典籤呈事欲活一死囚罪翰語典籤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南史述循吏以翰為首此史之失也典籤當誅邪誅之可也不當誅邪因其所欲活活之而以其身償是殺與生兩失之也以是厲鋒氣懲奸慝可謂酷吏之賢能者不當入循吏傳也次杜驥驥之誣殺姚聳夫不肖又甚矣後雖有惠化為吏人所稱誅不足蔽其惡也

宋之愚人

此木軒雜著

卷七

書

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掩口虛胡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宋人之愚愚不可及也得燕石而寶之知其可寶而已不知其燕石也假令聞客之言爽然自失委而棄之則寶喪其寶矣夫唯自信之篤雖百盧胡不為惑也彼其所以自娛悅者天下有得而奪之者乎夫燕石與大寶何異焉吾獨惜夫周客者徒有忠信之心而願以賈豎見猜也豈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哉

李克語



魏文侯問李克吳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克之此言亦可爲今之學文者之喻吾見今之人學未富文未能過人試於有司幸而輒冠其儕偶衆因面諛之則遂自以爲可矣志得氣盈不復求進甚至長傲遂非終見斥廢憤懣怨尤死不自悟是亦亡之道也則向之所謂幸者豈非不幸之大者哉然此非有司罪也自取而已矣夫若此者雖悔於終亦無及已可悲也哉

鄭武公

韓非書言鄭武公欲伐胡妻以其子問羣臣曰吾欲

此木軒雜著

卷七

美

用兵孰可伐關其思曰胡可伐鄭君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戮關其思胡君以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非之言如此蓋以謂處智之難也吾無論焉論夫胡之所以爲胡因以爲後世之爲鄭者戒可也方鄭之戮關其思使胡君而中智以上也將瞿然而思曰彼其臣以我爲可伐也雖不見伐有亡之道焉是可懼也且鄭君誠愛我不用關其思言亦已矣戮之不已甚乎輕棄其良臣以杜謀國者之口非情也是固不可以無備也夫如是胡益修其政鄭終不得襲其國而有之徒殺其良臣以自弱而已矣

則夫爲鄭之所爲者果皆可以得志也哉然使胡能若是鄭不設是謀矣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也豈不悲哉

管子

管子書有所謂雕卵然後淪之雕橈然後爨之者蓋富人之侈靡一至於此誠可恨矣然吾有說焉淪卵以食雕之非有加於味也析橈以爨雕之非有加於酸也而富者以之匪是則以爲惡而不屑也是其愚亦甚矣而不無益於貧人何也彼貧人之業是以市於富者將厚取直焉而因以餬其口及其妻子焉業

此木軒雜著

卷七

毛

益工直益厚所藉以自養者亦益饒積月累歲又將自淪其雕卵而自爨其雕橈不可知也孰謂其無益乎彼富人者愚而不已不數十年而轉爲貧人願爲人雕而木強不可能也則溝壑之患至矣此昔之富人所以爲愚而可憫也若夫近世之富人則又不然其擁費彌厚其潤物彌寡一卵一橈之取於人必賤其直而又不以時償焉於是爲人雕者窮矣故夫損有餘補不足必乘人之愚而中之至於無一可以中而反爲所籠則其道窮矣

徐中行



宋徐中行郡守以八行薦辭不就客有以要名詰之者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與是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考中行爲人誠不愧八行之目觀其對客之言尤可見其用心深至超越俗流萬萬也雖然善則善矣抑猶有未盡者信如中行言是謂國家設此等科目先不免薄待天下士也豈得爲無罪與且吾所以避是舉者志既若是矣則彼之不辭而就之者又不幾於自賢而不與人爲善者與然則宜以何辭對曰此賢大夫急人之盛心也某無其實敢當其名斯庶

此木軒雜著

卷七

无

幾乎雖然中行之言至言也不可沒也吾是以錄而論之中行字德臣與徐仲車齊名人稱八行先生

陶凱

明祖起兵臨海陶凱進見獻望空取天下之說曰羣雄所據地是實地兵強未可與敵元人雖有地政衰民怨是空地也取之易也太祖大奇之由秦漢以來至於宋元大一統之世所謂尺土莫非其有者泉乎末葉綱解紐弛兵弱民困人心離散若水之蕩蕩無所歸則名城基列皆空地也於是桀黠之徒起而乘之不數年間竊帝偷王者所在而是如人之元氣虛

蕙者雖形貌充然陰陽暑濕無不爲患也是以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守位曰人聚人曰財未有上好仁下好義而不爲其君終事守財者也凡此所以實之也凱之進說與諸葛孔明料曹魏孫吳略相似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矣蓋雖草澤之雄奮起一時非有曹孫鼎足久時之勢而以元之土地相校則空之與實必有在矣然凱領至正鄉薦除永豐教諭不就歸是其義固不得如子房之於漢高者也胡爲而汲汲然獻此望空之說於延訪之頃哉後凱竟以微罪誅

此木軒雜著

卷七

无

浙中二畫師事

浙有李驥者善貌人物渡錢塘負擔者攫其行裝去乃圖其形貌揭於通衢同侶見而笑曰此某也遂與俱至負擔家行裝在焉有章谷者十餘歲從塾師學師出客過訪之羣兒忘其姓氏師怒谷卽以筆寫其貌師笑曰某也谷果以畫名家此二事頗相類然谷之可傳者割股療母疾拒附舟之婦藝能不足道也驥於他事無所聞

方干

此條爲張起占先生而發先生名淵

方干以詩名咸通中最爲高出累舉進士竟不成名



廉帥方薦於朝而干已卒賦命誠至薄矣身歿之後  
追賜及第又得一官則干之攻詩爲不徒然干既可  
以無恨至宋范文正公守睦州過其故居想慕遺風  
繪象於釣臺以配嚴子陵噫又何其幸之過甚也原  
夫干之爲人喜陵梅謁廉帥諛三拜非有清風峻節  
邈然特立於埃壘之表也其所以使後世大賢想慕  
之若是者蓋徒以其詩至工而偃蹇沒世爲可悲耳  
使干生得一第仕宦稍有所至必無釣臺繪象之榮  
矣吾獨傷夫有才而無命如干者不少而寂寥身後  
或并其文章而湮晦不傳者又匪特無干之遇而已

此木軒雜著

卷七

手

也將何如哉將何如哉

此木軒雜著卷七終

此木軒雜著卷八

雲間焦袁熹南浦撰

後學顧

徐誠守愚  
震澄齋校字  
顧鵬晚香

老子之言

嘗怪秦漢間人雖臨鼎鑊伏鎚質氣不少懾奮其辭  
辯指畫大計侃侃數百言如此者纍纍而見其故何  
哉良由誅戮亟行士之生其世者徂爲故常不足甚  
畏若今徒隸受笞扑然世變至此可爲痛心者也而  
猜暴不世出之主有若明太祖者顧欲以威刑肅下  
其心直以六經孔孟爲迂闊不足以防逆亂况一二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一

儒生而謂能回其意乎及讀老子書至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懼之然後刑殺爲之少止嗟乎老子此言可  
謂救人於猛火焚烈之中者其功誠亦不小也然使  
帝天下者皆寬大慈愛之主則又孰知此言之有效  
也哉

孔子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解之者曰孔子於先聖王經典  
贊修刪定皆傳述而修明之無創造也然孔子不特  
此而已凡其道之得乎心體乎身厝之乎萬事者皆  
述而不作也彼固有之因而盡之物之所無者不強



為也中庸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蓋無之而非是不可以一迹一象言也若此者又不特聖人而已所謂天時所謂水土皆出於道夫道則豈有妄為之而造作之者哉推其極蓋莫非述也述而不作之義大矣哉

古語

古人之言曰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至哉言也蓋人居恆大善可為者常少而小善可為者常多大惡得為者常少而小惡得為者常多必大善而後為則將無可為之善矣必大惡而後勿為則日

此本軒雜著

卷八

二

為惡而不自知者固多矣孔子所謂三人行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者大約亦小善小惡居多也夫小善之積為大善其所以為善之心無大小一也惡亦如之人故有汲汲於小善介介於小惡而當夫大善大惡則去此就彼大與其平日反者誠之不立而自欺之病深也學者尤不可以不知戒

知已說

夫古人所以重知已之惑者為夫衆人所不能知而一人獨知之而賞之以是為難得也若隱深自知之處有不能知雖褒贊累千百言心弗樂也與夫妄肆

詆訾者分厚薄則可矣其為不知已同也今之人所挾持者陋矣有一人焉從而諛之以為古賢不若也則慨然曰是知我者也此既不自知彼又懵然一無所知然且若此者是為兩愚相悅而已矣而牽引古人若伯牙子期之流以為千載一遇者再見今日也噫嘻奚為而若此哉

莊子二則

莊子盜跖篇言孔子教諫盜跖見侮辱事其文最為粗鄙穉惡讀者莫不切齒怒詈決知非莊生所為不疑也以吾觀之彼為是者亦有以焉耳聖狂之不相

此本軒雜著

卷八

三

入奚翅冰炭然狂之極至跖而止聖之極至孔子而止夫其無可怒而必怒無可侮辱而必侮且辱之者此所以為盜跖也於孔子何傷焉凡跖所云云世之人有不陽詆而陰是之者亦希矣雖其亢蹇不若跖恣睢殺人不能為跖之為尸祝孔子之道誦習其文辭以市於人而攫其所欲得若是者彼亦一跖此亦一跖也雖以孔子之聖智慈仁曉譬萬端其亦將如之何哉讀者試以是而反諸心有似於此者方怵然懼泚然汗出之不暇而暇怒詈乎哉夫吾惡知為是者之意之不出乎此也



夫釋衆人之疑者以衆人之情釋之非其本趣之止乎此也若其本趣則寄之乎言外矣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連璧珠璣珍貴之物達士之所不須也豈直不須而已視之與土塊沙礫不二也語其極不二之見曾不之設也是其本趣則然也而曰以此爲彼則似未能忘情乎彼而特借此當彼以爲可無羨乎彼也其去俗情幾何哉故曰以衆人之情釋之而非其本趣之止乎此者莊子斯言之類是矣

此木軒雜著

卷八

四

田禾

莊子書言田禾一見南郭子綦而齊國之衆三賀之田禾者卽所稱田太公者也竊國之賊心尤好名彼以謂國中道術之士不拒我而交我則庶幾乎無復有議我者矣其黨皆窺而得之以爲此非常之光寵故賀之者三也明之燕王欲學周公輔成王謂草詔非方先生不可旣不可得則加之酷濫之刑彼其怒之甚則重之甚也彼雖得天下豈不亦戚戚多慚懼乎哉噫嘻豈不亦可笑也哉

漢唐宋

漢唐宋爲後三代見元趙東山詩或東山之前先有此說未詳考也愚謂三代純王之治誠非漢唐宋所及然大段有絕相似處其殆運會使然漢之世祖足配少康宋之高宗略同宜曰唐室屢瀕於殆而復興亦六七王之亞也宋比前代最爲仁厚而朱子生焉亦猶孔子之出於周也明之興也似漢而稍不逮循環之運又已露其端與以開國言之李善長之似蕭相劉基之似張子房求之唐宋曾未得其髣髴韓成猶紀信而不見實錄當更訪之多識前世之事者獨燕王之惡爲千古之所無不得以代邸之興而爲比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五

也必屑屑而配合之又不通之甚者也

漢明二祖

太牢祀孔子自後世觀之亦何足言正以漢高起亭長初不知儒術而能尊崇聖道發於天聰故爲人君盛舉及攷明祖嘗詔孔子釋奠止行於曲阜京師與天下不必通祀因錢唐等切諫乃止觀此則明祖用智以馭天下雖孔子之言必多所不樂者故有此詔耳孰謂堪與漢高比烈乎去羸政直一間而已耳錢公代孟子受箭又有此切諫其有功於聖道何如而至今未得列祀兩廡謂非報功之典有缺與



論不必禁及合禁者

王符浮侈論言當時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具以巧詐小兒是皆無益余以為近世此類夥矣不勝舉然而禁之善不禁亦自無害也何者此類誠無用與糞壤不殊然而此得其物彼得其錢以一家視之錢故在而所為無用之器者非有所傷害也不禁可也吾獨惡夫屑穀為粉作仙釋婦女狗馬形狀而朱綠之以施於餽餽殺截之上所謂以眼食者也而厮役宴好亦往往而有之夫凶歲得粉數合則可以續垂絕之命而毀棄之如此犬豕且不可食是真作無益害

此木軒雜著

卷八

六

有益也錙銖之微積成邱山其費不亦侈乎禁之所省不亦多乎且是物也可以殘帛及楮代也有司者誠申其令而稍嚴之豈有不可止者哉夫微末之事可推類以暨其大者故因王符言為者此論云

論人物

天地有至寶連城之玉云乎哉奇偉非常之人物是也上聖大賢不可幸而幾已求其次若宋之石守道明之海汝賢似是天地完固之氣從未宣泄而特鍾於其躬者蓋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此則忠信之尤也雖冲和醇粹有所不足而自少至老表裏

堅實仁義植乎其性不可動搖謂之曰上古之遺民可也其又可易遇乎假如國家承平垂百年而此等人曾未一見所生者多通明巧智有餘之士則其所以然者吾未能為一定之論也謂天地之氣銷鑠無遺餘無是理也抑深山窮谷之中雖有之而世莫之知則何造物者之空生是人與草木等以古揆今亦未必然也意者風俗衰壞人心澆訛天地亦愛其寶而不欲生與然與否與夫是二賢者之施於世德性之用多學問之功寡經執固滯之病亦時有之然求之此世已若上聖大賢之不可幸而幾已豈細故哉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七

豈細故哉

論制科所得之人

石守道上慶歷聖德頌云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猶且稱美功德至如仲淹弼等實不世出之賢比於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愚因是說而推之夫賢才所以為國家禎瑞者以其有利於人最大也兩岐之麥同穎之禾謂為豐穰之徵正使年穀倍登所濟者纔一歲之命爾未若賢才之能為人興利除害也而况於一兔一禽一花木之殊狀異色若此之類於政治則了無



所補於民生則毫無所賴者乎今夫制科之設所以  
羅賢才也然而以文辭試之糊其氏名而摸索之其  
得之者不可知爲何等人也則姑從其文辭而觀焉  
以爲其心之靖躁意之貞邪氣性之醇駁和齟亦將  
於此覘其一二而其人之能含咀六藝以潤澤其文  
辭者雖未必其有可用之實比於一兔一禽一草木  
之殊狀異色豈猶不足相當乎其至者雖謂之景星  
之見鳳鳥之鳴非過也若夫升降有會盛衰有期浸  
尋至於頽壞之極陋劣猥惡有不可勝言者此又何  
啻芻蕘之變蟲豸之孽爲國家不宜有之物乎是則

此木軒雜著

卷八

八

聖人在上位亦宜有所謂修禳之方挽回棊正之道  
矣修禳之方挽回棊正之道不惟其末惟其本不於  
其卒於其漸此又非一二主文枋者所能爲力也詩  
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弗思此之謂  
也

歸田錄二則

歐陽公著歸田錄云余之所錄大抵以李肇國史補  
序之言爲法而小異者不書人過惡以謂職非史官  
而揜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至哉斯言凡有事誤述  
者皆當以爲法也夫揜惡揚善爲君子之志則不揜

人惡而顯顯然揭之以示人者其爲小人之志了然  
可見然則彼之爲是者其又何所利乎夫人有惡而  
不爲之揜君子猶尙惡之又况顛錯是非以苟逞其  
私者神誅鬼殛理無可逃又豈止於自暴其惡而已  
乎嗚呼胡不稍自知愧且懼哉爲三岡志而發  
歸田錄中記時俗婚禮之失有所謂上高坐者其言  
曰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  
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爲非者多  
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謬哉濮園  
稱號公所著爲人後議既已深切著明其說矣於五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九

代史又極言之可以已也至是又及之語雜譏戲可  
以已之甚也夫可以已而不已是歐公之徧歐公之  
私也凡爲文者宜知之焉

張東海語

邱仲深濬嘗貶許魯齋謂元非正統同年蔣某續宋  
論言之益詳果定論乎此吾郡張東海弼語也魯齋  
之學幾於聖人其仕世祖所謂歸潔其身者豈可議  
哉正統之論當取文中子之言爲斷况元又非拓跋  
氏比續宋論祖邱氏之說自謂得春秋之旨而實非  
也東海生於明代而能以微言折之如此可謂至公



矣東海此語合宋太宗燭影斧聲一案而言又可見其用心之厚云

知足

夫衆人之言知足也蓋有分焉盈其分而不求毫毛之溢則可謂知足矣若居積期於千金仕宦期至二千石生年五十六十不爲天以謂如是則可以無懔於心矣在我者不復過求其在天者任之而已以是爲知足而已矣然而方其未及乎千金未至乎二千石未滿乎五十六十則故非能冲然其度夷然其神者也曰知足則始之所不足者居可知也若乃委懷此木軒雜著

卷八

十

言誠

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猶諺所云便宜是也便宜在已則不便宜者固在人矣事事如此致怨不亦宜乎夫若此者一以利爲心措之於事矢之於言造次以之不知其愚且悖也言不如事之實然吾以爲言尤甚焉事則有可爲有未可爲其限於執力者則亦未如何而止矣若夫言不假於勢不藉於力若

抑若揚若晦若章必使勝者在已負者在人是非其放利之尤者乎言空言也其爲利亦空物也曾何得乎而自夫鬼神居幽而視之則無實於是者故其界禍於是人也或視行事而較重焉以空物易實禍終身不悛謂之智可不可也故夫放利一也於事爲難於言爲易難者少易者多少者輕則多者重矣怨不足道也書之以爲言誠

鬼神

夫鬼神至靈也聰明不以耳目鑒察不以思慮非固欲知人幽隱之事乃自然而然不能不知也既知之

此木軒雜著

卷八

十一

必不徒知而已將因其過惡之大小而加殃咎焉惟其人自取之雖若不可究詰要之如入水得溺踏火得熱不可禱祈而脫也是故雖有悍戾之夫險譎之子苟所欲爲裁發於慮無不懼鬼神之知者而不知夫鬼神之知與不知在已而已彼何與焉誠懼而更之返之於心必且帖然而已心悅即鬼神悅矣或者又以前嘗積爲惡夫不念舊惡清者之所以爲聖也曾謂鬼神無伯夷之德乎

神

曰覽有言今夫攻者砥礪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



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愚聞  
友人嘗繫獄者見重囚論決者其人未自知當死  
一夕不能進飲食明日而牽出赴市矣此所謂非或  
聞之神者先告也夫福至則神悅禍來則神愁理固  
然矣然其所以致福禍者非神也由夫心而已矣自  
非順受其正無妄致災則皆心爲邪僻以卽罪戾及  
其將死而神將去之矣其可悲痛不亦甚哉

### 善惡

善惡皆出於心而惡字從亞從心善字傍若下不見  
心豈不以無心爲過有心爲惡有心者無大小皆惡

此本軒雜著

卷八

三

也故志仁斯無惡志者心之專壹而有力者也無惡  
則善矣善豈有不出於心者然必以無心爲至無心  
者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自然善也禹聞善言則拜  
而孟子以爲舜有大焉是禹之聖猶未免於有心也  
况常人乎常人多自以爲善而實未必善也善矣有  
其善而喪厥善者夫不以有心之爲累與咸之爲感  
義同乎此或曰鑿所不辭也夫吾亦以意言之耳

### 好亂

夫有治則必有亂也幸生在宥之世長享太平此生  
人之福也然而水旱之不虞催科之無藝荏苒之竊

發劫奪之時聞一鄉一邑之間不能皆安枕而卧也

習俗惡薄民心澆訛憂亂者什一好亂者什九憂亂  
者不能以弭亂而好亂者雖無所能爲乃其理固  
有以致亂也何者好亂之人不仁已甚殃禍之及日  
可俟也一夫好亂鬼將殛之况纍纍而是者其何以  
處此乎吾虞夫水旱盜賊窮餓天札者之未足以懲  
其惡也夫不祥之事誠莫大乎好亂矣然則一意之  
動一言之發苟有近乎此者豈細故而已乎奈何而  
勿警且懼

### 不自知

此本軒雜著

卷八

三

語曰人若不自知此爲過惡言之也惡莫大於不自  
知而善莫小於自知自知其善以爲人不若已則大  
善爲小善矣小善且將爲惡矣故夫自知其善與不  
自知其惡一實也未有自知其善而不喪其善者未  
有喪其善不自知其惡而能去惡以之乎善者必如  
夫子所云見其過而內自訟則可謂之自知矣自知  
若此進善孰禦焉而豈復自知其有善哉故夫自知  
其不善與不自知其善一實也雖然人心獨知之地  
未有能自昧者也其真不自知者奴隸婦人下愚之  
流耳苟讀書稍識義理惡在其不自知哉子夏之所



謂必文周子之所謂諱疾是也夫誠不自知惡用文  
且諱哉嗚呼此其為不自知之尤也與

通蔽

夫人之心故有所通故有所蔽當其蔽也雖文義之  
至麤至淺者一執其謬迷之見則茫如矣若是者不  
特今人有之昔人亦有之不特昔人之碌碌者有之  
雖號為天下奇俊之士亦間有之原其所以則皆由  
於自謂能知而不悟其所蔽之適在乎是也遂肆然  
立論不復生疑其病蓋亦不小矣而古今犯此者頗  
多此可以為戒也宛邱張耒天下奇俊之士也雜志

此木軒雜著

卷八

西

中稱張又新贈樂妓詩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  
不曾眠曰此詩固佳然誤矣求夢須眠不眠安得有  
夢異哉眠之為言猶今人言睡云爾此復何須分疏  
何難曉了而作此譏彈乎若使處處如此豈不為天  
下之下愚乎非其所蔽之適在乎是而何哉然則近  
世名士摘撫文字利病有出於作者之所不料者誠  
未足多怪也

遣使

夫意所欲行行之欲以剔蠹而蠹愈滋欲以除害而  
害轉劇者則無甚於遣使矣國家設官置吏亦已備

矣以其人之不足任也而別遣一人以糾察之正使  
其人非不肖而採聽所不周智慮所不逮其間之為  
害於民者尚多也而况乎其不能然也譬之治庖然  
主人者懼其竊我之食也又遣一人焉伺之彼治庖  
者畏其口也則更以我之食餌之饜其欲而去如是  
庖中之所有益加少矣此其一弊也而其他豈可勝  
言哉韓魏公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為名既而大  
悔無幾皆罷之如魏公所謂老成之臣意慮深遠者  
也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項背相望於道嘗謂大小  
雅言文武政事而小雅第二篇皇皇者華為君遣使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五

臣之詩故遣使為先務此所謂以詩禮發塚者與夫  
周之君臣綢繆懇惻所以加意於人何如者也而可  
以是藉口哉今之世所謂諮諏度詢者吾不知其何  
所務也所謂每懷靡及者吾不知其何所求也得毋  
類伺庖宰者之饜其欲而已乎夫舊令所無而忽行  
之利未一而害已百者大抵如是聖君哲相未有不  
慎諸此者也

停祿

國家以軍興之故暫停官吏奉祿意者其必不得已  
而出於此乎不然則議事者之失計可謂甚也夫食



君之食者治君之事死君之職義也有不然者誅罰加之不得辭焉今而停其奉是謂可以不治若事而不死若職也不治若事不死若職夫何爲而不可國之四維得毋有不張者歟殿最升絀予奪誅賞之科得毋有措之不順而施之不想者歟聖王重祿故士之報禮重今祿已薄矣而又停之不唯無養廉之實又并其名而亡之謂之何哉且夫金作贖刑雖無肌膚之傷而人情之所患苦者在是故謂之刑夫固以其有罪而不可但已也今不唯停其奉而又有所出焉則是夫人而加以無故之刑也貧困愈甚益苦益

此木軒雜著

卷八

夫

深將有不可爲繼者則是無故之刑雖輕而不可不肖者日益爲非無以禁之又不假言也善哉惜乎議事者之不以是而入告也

貨殖

宏治間江陰湯沐知石門時徽人至邑貨殖倍取民息捕之皆散去闔境稱快徽人挾丹圭之術析秋毫之利使人甘其餌而不知日以朘月以削者日益甚土著者日益貧豈惟石門一邑而已蓋所至皆然也使夫長民者盡若湯侯之深計遠思凡爲蠹賊於民間者務悉去之其德不亦溥乎雖然在今日則又有

此木軒雜著 卷八

可論者徽人所爲貨殖者典舖也土著之人既貧甚矣無典舖則稱貸之路窮而溝壑之患不在異日而在目前孰與彼之取什一二之息者猶有所濟而不至於大困乎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是所望於上之大有權執者而一郡一邑之長其所濟蓋猶小也湯侯善政不止此見通志

先後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呂不韋書中言貴先者黃帝之謀也貴後者老子之術也貴先者進而爭利惟恐失時貴後者退而辟害不爲戎首然進者不

此木軒雜著

卷八

夫

有不能退者也善退者亦未有不能進者也知進而不知害則無貴於先也知退而不知利則無貴於後也先後進退迭出爲用如環無端不主一方者貴之貴者也夫若此者施之天下國家無所不宜匪特用兵而已也然而兵家之所以爲機要者大端不出乎此如魏武則似王廖者也如司馬仲達則似兒良者也雖不皆全得而所失固少者善用其所貴而已也

系包

偶見孫昭系包考其說曰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系包在巳胎在午養在未生在申沐浴在酉冠帶在戌

五六九



臨官在亥旺在子衰老在丑病在寅死在卯墓在辰於火則系包在亥木則在申金則在寅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蓋五行既墓矣其生也必有萌蘖焉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無絕理也陰陽書以十二位配十二辰為五行之終始其墓胎之間曰絕者蓋合二字為訛耳豈不謬甚矣哉黃帝經五行十二變曰生日浴日官日臣日君日委日病日死日藏日止日渾曰育止者系包也渾者胎育者養也古語曰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此胎之所以凝也余因孫子之意而推之黃帝經日止者似於絕義為可

此木軒雜著

卷八

大

通然以其理而言則孫子之說誠是也何以明之五行家以申子辰為水局亥卯未為木局寅午戌為火局巳酉丑為金局此無他取始生中旺終墓之義而已系包者生之始長生者生之極也沐浴者旺之始帝旺者旺之極也衰老者墓之始墓者墓之極也曰申子辰亥卯未云云者皆舉其末而言蓋論論之則有三節細分之則每節中各有四焉造化之氣消息密微無驟消倏息之理於此可見若易系包曰絕則絕者既不可以言生之始墓後有絕獨得五位而胎養生僅得其三不均甚矣吾故曰孫子之說誠是也

至若驛馬之云者蓋衝其所生則動動則為馬是以水局之馬在寅木局之馬在巳火局之馬在申金局之馬在亥今術家亦多不明其說又讀冠帶之冠長生之長為平音其游於王公大人之門者皆然也噫六籍出於聖人而承講襲舛支離傳會以至害理傷道而矣之覺者蓋不少也又況於區區技術之小者乎哉

月華

今人於中秋月滿之夕往往見所謂月華者華或當作霞蓋諺言朝霞不出市夜霞行千里鄉音霞為華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九

也五色層疊精彩非常而昔賢篇詠罕或及之及讀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斯豈非所謂月華之明證與夫月華必夜午乃見然則西園之游殆幾於窮夕矣所以然者明兩之位方危毛裏之恩日隔憂思頗極旁皇靡寧故篇末有保已終百年之言論世君子可以考而知焉

雜劇愈疾

紀伯紫見周樹所作馮驩市義雜劇攬之行日合肥龔崇伯病渴甚余戒其讀書屏一切圖籍然所以祛



宗伯疾者其在此書矣宗伯得而讀之果霍然已以謂孔璋之檄能愈頭風不是過也周之爲是書也非以祛宗伯之疾也而其效乃如響之赴聲豈適然也哉醫之用藥也必識其所苦而投之以其所甚適夫渴者肺枯其所以湔熬其心者故非草木之滋所能沃而解也夫雜劇之工者使人笑與并會忘其所苦然而宗伯之疾之所以祛者又非止若是而已也蓋亦有所以深中之云爾吾聞宗伯以文章鉅公傾身下士實有田嘗之風故紀之進是書者乃所以深中之也使夫不以馮驩之市義而以他種雜劇進雖馬

此木軒雜著

卷八

手

關之作不見其效甚者反益之疾耳明乎此者不惟良於醫而已窮賤之士游達官貴人之門而能得其權心者其術亦居可知也

謹對 見池北偶談

明季姜如須垓與徐昭發枋同行市中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尙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大噱古來以姓名相嘲戲者纍纍見史傳甚無取也姜徐二君皆貞士乃亦有此雖風致可想要無足道者愚猶有一說焉兩賢相值有倡卽誦其先唱者必度彼有可誦而後發之

若萬無可誦雖敏贍者亦將塞嘿是乃不足鳴勝反當內訟者矣如採字便無可下語竊意昔人於此非孟浪而施之者觀者或未之思耳

梁武

任彥昇爲宣德后令美梁武云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夫以天縱英聖日月在躬養晦俟時藏鱗匿瓜固非中材下士所敢庶幾此無假於擬議也然有可得而論者言乎其才則相去之遠天壤遼絕未足爲喻言乎其居之者則

此木軒雜著

卷八

手

又相反之極雖四瀆之與蹄涔會未方其一二也相去之遠既如彼而相反之極又如此苟一捫心自問宜少知愧矣然而終其身必不知愧者斷斷如也若是而有毫毛之成就者譬之種焦穀而求獲必無覲矣夫固非天棄之非人誤之特自誤而自棄之耳有近似此者尙速自警厲乎書此以告子弟之狹陋者或不無小補云

王元章

王冕元章元末志古士也嘗曰子房志在報韓孔明志在興漢志雖正而心則狹志於生民者其唯伊周



乎至矣哉王君之論也愚以是益歎孔孟之大也且如戰國時有魯仲連者義不帝秦寧蹈東海而死節誠高矣其所期者不帝秦而止耳由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視之不亦枵然其無有乎有屈原者不忍見宗國之昏亂以沾於亡寧赴汨羅以死忠誠至矣使懷襄能信任已修舉政令致其國若莊王時則原之志願亦畢矣由夫力勉齊魏之君行助法興學校使暴秦之禍不作而斯民得蒙三代之澤者視之不亦矧然其至小乎夫非二子之所操未足以厭人心也山嶽雖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三

高鎮於地猶一卷之石日月雖明繫於天猶一星之火度量相越之遠亦若是而已子房似魯連而孔明似屈原皆所謂百世之師也然其所就亦居可見矣愚故因王君之論而著之如此

還金

嘉靖間浙某郡城火有轎夫王安者於路得遺金一篋約四五十金求其主還之此事見通志夫還金之事聞者以為美談或其人多得福應故稗乘之書累累而見用以勸諭頑鄙然其實固非難能可貴之事也孟子曰人人有無欲害人無為穿窬之心拾遺金

者豈不知大有害於人乎豈得以為異於穿窬之所為乎以其僅不為穿窬且害人也而嘖嘖稱歎之又豈不為菲薄其人之甚乎故苟屬讀書識文字之士其事竝不足道也必如此轎夫者斯乃可稱歎而筆之於書也已夫轎夫者厮役之下者也猶能若是彼軒軒然坐轎中者家溫而勢尊願乃用詐力以攫取人金千百而不已聞王安之風不亦可少愧矣乎

村民

村之南有楊心宇者村民之刻苦治生以立其家者也給餽粥外有餘貲以置什器又自有田數畝時時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三

以粟貸人而收其息歲積粟可二三十斛有子二人皆別居獨與後妻處一室二子皆前妻出因甚不肯一周郵也然其人慳吝而已不聞有他過惡歲辛丑年六十八矣忽病狂易舉室中什器悉毀之而焚於道將毀一物則太息言曰此某歲所市價若干得之某所者也惜哉又毀一物亦如之其妻勸止之則怒且奮拳毆之力倍常竟不可近歸而熟寐無所知其妻取室中物未毀者寄他所明日既寤則又言曰昨偶病發故如是悔何及矣妻喜其復常也凡寄他所者悉取以歸既暮妻往他所未還則閉戶舉火焚其



是鄉人力襲入救且救且攘奪則被毆破傷散走於  
是悉為煨燼無遺餘俄而逸去不知所適越某日得  
其屍於河噫此亦異之甚也其有大怨忿於中而不  
自抑者邪有物焉以憑之而不可意測者邪是奚為  
而然也是殆無他故逾分而已矣夫唯有大德者然  
後可以富有四海長享而無害猶且念一夫之不獲  
咨四人之窮困如疾痛之在支體無一日而寧也彼  
村民者生於糞壤之中得無暴露寒餓以死幸矣又  
用其心計以盈其粟老不知止有毀焚之道焉若然  
斗筲之材而祿千鍾者多矣胡無逾分之罰邪曰是

此木軒雜著

卷八

畜

固有不可知者然苟存老氏厚亡之誠懲大易負乘  
之羞其亦自知懼矣

記異

壬子歲七月十六夜颶風大水之變蒙其害者崇明  
寶山南滙上海四邑為最死者百萬已上其不隨濤  
浪以逝泯泯無可蹤跡者填溝塞壑所在而是有司  
無以處之瞠目而已其幸得脫免者艱苦萬方不可  
具悉僅錄其一二如左俾覽者怵然動心焉上海小  
東門張日華之子貞九水方至亟緣樹見其婦漂流  
經樹下急持其肘亡何若支解然肘在而婦之軀隨

水去矣俄而子女纍纍出不能捄張僅以身免水稍  
減下樹腰以下皆赤肉無復皮焉又一家夫婦及子  
若孫共五人水至相誠連持手死母脫水力猛一子  
先脫已皆失之其婦堅持將不支口啣夫肘竟啣肘  
肉以去夫值一樹抱之遍體皮亦盡流血涔涔然迄  
月餘困卧不能起也蓋大水中非時冰凝銛如劍芒  
冰挾風威割截支體直瞬息間於膚革何有乎元冥  
竊權助之毒虐噫亦異之大者矣悠悠蒼天謂之何  
哉

記王玠右家鬼

此木軒雜著

卷八

畜

崇禎間王光承字玠右弟烈字名世二君竝負才望  
里中人咸謂且暮取魏科躋貴仕者必二君也顧其  
家有鬼焉余聞之張起占曰其鬼時時出弄人人以  
掌拍案鬼亦作拍案聲一家之人無不為所弄者雖  
玠右名世此鬼亦了不畏也獨玠右父君謨以明經  
任訓導歸隱間履聲即寂然退避不敢抗人謂此鬼  
不智甚以二君之才望其功名豈顧出乃翁下邪胡  
不此之畏而彼之畏也既而明祚告終二君者厲西  
山之志棄諸生躬耕田野清風峻節遠近仰之然而  
半通之綬弗及其身卒如鬼所料云吁是鬼也何等



鬼也為智乎愚乎是乎非乎已乎已乎其無以議為乎

殺貓方

祖母喜畜貓貓之馴善者撫之尤至有一貓偶病癩不食時祖姑夫雲孺唐公即家母之仲父也最醇篤適過余家見之躍然曰有僧鞞菊乎掘其根搗其汁灌之少許即駿健如初矣喜如言不移時而藥具予年猶少佐執貓力持其首啓其喉灌之灌已則大奮迅騰躍上至七八尺如是數四而貓命畢矣相顧駭歎悔無及竊思是方也胡為來乎意者貓飲此汁即斃流傳之誤以毒貓之具為治貓之方而此適當之耳嗚呼孰謂無稽之言而可以嘗試也哉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五

姚啓祔事

先王父之友曰姚啓祔名裕善丹青王父每留之宿於前書齋累日夕不厭及大兵至城已破姚為卒所獲不欲殺之問有金乎予我金則生姚時故有金密置菹澤中以身守之念係友人所託以藏者非已物也固不子遂被禍姚於他事有癖而不足錄者獨此一事為可異也夫豈有慕於古之砥節厲行立名之士而為之哉蓋其生而樸愚未嘗知世間有機變事

固如此也然竟以殺其身可悲也已

張四妻

家母嘗言國初我郡張副總部下一卒曰張四者從副總入海中炮亡其半體四既死副總以其妻某氏配他卒某氏初不之拒請延僧誦經以度亡靈事竣即伺間躍入大波以殉某氏性甚婉順接鄰近曲有禮意竟以節烈死惜其無傳姑錄之以族有心者採入志乘云

被刃婦

家母又言有卒掠得一婦不肯並枕而寢強就之終不可喧聒者累夕以刃懼之不為動卒忿甚揮刃從頂至下體分為二投之井中嗚呼可憫也已可重也已此婦竟不知何姓何許人

此木軒雜著

卷八

五

張球母

余家僕張球之父曰張六者當鼎革之際入白腰黨為盜既死球母某氏官判改適人某氏步下縣堂即以裙帶自絞其頸而死臧獲下隸迺能從容完節如是令人欽歎也

黃仲霖

杭州黃仲霖名澍才氣壯偉文章卓犖不羣世俗多



怪駭之以爲不利於場屋時曾王父以諸生負東南  
重望仲霖於是構所爲文來就正焉曾王父大推服  
之且曰是必擢高第何患仲霖於是延曾王父於其  
家使子弟問業焉時曾王父館於張瀛海家授其子  
安苞經乃以半歲居張所半歲之杭州未幾仲霖果  
中式爲名進士其仕宦本末具在史籍茲弗論也入  
國朝曾王父歿久矣仲霖猶親至我郡訪問後人  
念張堪之名德懷任昉之知遇索先王父及先君所  
爲文評定之添加獎厲勤倦久之然後乃去嗟乎知  
已之感固宜然然求此於今世亦希矣故記之云爾

此木軒雜著

卷八

表

記章于野事

于野先生竭忠辱王之死不貳英謨大節爭光日月  
固已彪炳青竹矣記其一二瑣事與余家干涉者  
蓋外人所不知云爾曾王父時先生年猶少與伯祖  
子若公同研席所從之師今不能詳也子若公性豪  
侈好弄以先生之來就學也媿媿之餅餌之屬每分  
食必擲之地令從几下扶服如狗狀拾而食之否則  
加笞箠先生默默如所教取食不以受侮故不肯來  
卒業蓋淮陰胯下之風先生其有焉後先生爲諸生  
文章簡峭當時謂之四字句又以先生有遺行併其

文過貶之以爲不通雖親黨中負盛名者亦云獨曾  
王父與馮忝生明玠賞識之許以必取高第及丙子  
丁丑先生果發解成進士心德曾王父甚而儕輩猶  
嗤點其文不休云

謹識曾王父事

曾王父彥紘府君

諱正藩別號愚公

當明神宗之季年負海

內重望司文枋者必以國士相推而生命蹇厄不得  
志於場屋歲戊午既中式矣名在二十五適以皿字  
卷不如額而郡邑弟子卷羸其一各房官皆不肯易  
獨曾王父本房某先生名氏失傳慨然請易之因以曾王

此木軒雜著

卷八

表

父卷實副榜從副榜中取皿卷一人補之曾王父自  
是鬱壘多飲酒有痔疾每發甚苦其後家亦日落素  
不知治生何等事也則賣產以贍朝夕費而宗黨中  
有生心者日以良醞供曾王父既醉則爲之脫冠服  
扶掖上牀寢因竊金以去如是者累累曾王父既醒  
亦漫不省記加防檢也一日袖賣產金若干以歸中  
塗見畊者勞悴甚憫之人賜金一錠空袖以歸以語  
曾王妣繆孺人孺人但一嗟吁而已又見農人家貧  
無簞憐其寒苦以賣產金買蓆數十張分餉之人謂  
曾王父晚得心疾以致買買如此嗚呼其然乎其然



而有不盡然者乎小子竊思之竊自以爲能窺而得之蓋曾王父一生無溫飽自私之志不幸不得有所施設以利斯人雖其晚歲貧病困鬱之中心神時若憤脊而耳目聞見之所感觸而暴見者無一而非與人同疴癢疾痛之意也顧其事特微乎微耳嗚呼無心之心心之真也不德之德德之至也豈淺人俗士所能識也哉此非所以諗於外人歲戊戌除夕稷雪滿窗燈影在壁泚筆而識之以詒我後嗣子孫

此木軒雜著

卷八

辛

此木軒雜著卷八終



小引

僕既以三餘讀書而復以讀書之餘與二三知己  
譚此妙貫堂餘譚之所為錄也有談史者有談經  
者有談詩文者有談風月者有談里巷墳屑或稗  
官小說今古軼事者有述前言往行不置一喙者  
有間附鄙見或加評騭者酒後耳熱掀髯輒作竟  
日譚子弟輩從旁竊錄遂已成帙好事者轉相傳  
寫雙腕苦疲謀以殺青代兔頰一日呈余且慙  
之謂是詎減於晉人之塵柄乎余曰小子何知焉  
小引

古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言固扶世明道之一  
端也然先聖之論學也曰敏事慎言又曰闕疑慎  
餘則知脩之身矣施之事矣不見于言可也矧談  
又言之緒餘哉餘于談得無不足于道乎子弟竦  
然曰敬聞教矣然不可已請并錄此語為序遂書  
以付之新建裴君弘自識

妙貫堂餘譚 卷一

新建裴君弘任遠甫著

弟應時春及氏

從子曰菊谷年 錄

譚史類

相天下寡欲為先

相天下何先寡欲為先欲不但聲色貨利即詩賦  
書繪及一切耳目清玩之類畧涉浮華無當實用  
者俱不可稍稍措意如秋水澄潭澹然無欲使人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一甲編

不能窺其涯涘乃為得也明徐溥稱孝宗朝賢相  
但性頗珍重古董詭者因而投之以得薦拔時有  
金翰林畫編脩之誚可見輔臣端慎好尚是第一  
件要緊事

江陵再起過真定其守錢普無錫人能為吳儼  
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始得一飽餐語聞于  
是吳中善庖者召募殆盡皆得重價以歸此弁  
州首輔傳所載也蓋大臣一言一動承下風者  
趨之如鶩不特宰相凡督撫方面皆然彼未有



其意猶且揣性求類于左右親近之人况公然形為言乎然則薄嗜好謹言動居高位者不當如是耶

先輩虛公為國

楊文貞公好獎進人材所薦士多踐清華如姑蘇一郡蓋有三人天下可知三人為楊尚書翦吳都憲訥陳檢討繼嗣俱起家老教書得公識拔遂游通顯繼嗣與公初無一面惟於周文襄處見其詩遂薦之朝此等丰度後人便不可得可見先輩虛妙貫堂餘譚

卷一

二

甲編

公為國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薦士用人

大臣薦士與國家用人並當崇獎恬退抑遠奔競庶足收人才之效不然即朝進一人暮進一人非甜軟取歡即結交求援及其得志旋即畔去甚則反戈相向矣若區區賄遷者又不足言也何喬新與彭華論用人書有曰平居既徇利以進身多事肯捐軀以報國乎又曰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于此察之十得八九此數語

可為千古知人舉士之龜鑑

預備倉

募民積貯之法與其懸爵以招來毋寧降勅以獎勵蓋國家既無濫予名器之弊而民間原有競趨綸綍之榮明正統間令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軍民自能出粟佐官者旌之于是急公好義者競起如吾鄉吉安一郡遂有周怡等十二人各出粟二千石入官備賑俱勅旌義民遣使詣其家勞以羊酒蠲其徭役怡等赴闕謝各建勅書樓侈上賜焉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三

甲編

一郡如此天下可知此法可永行之不變

貪甚於酷

古今治平之有待皆由貪墨之未除黃海岸先生嘗曰貪吏之害比酷吏尤甚酷吏威福自侈然意在尊主庇民鋤豪滑植善良未嘗有私於己若貪吏豁壑無厭必取盈而後已雖顛連其父母典鬻其妻子而不顧是酷之害止及人一身而貪之害遂中人一家也且大貪之夫未有不酷者蓋惟酷始能濟貪昔高帝待羣臣之祿養甚優而懲貪



吏之處分尤重故皆矜名節遠脂膏神宗之季惟  
孽孽以利爲言羅天下財賄盡入內帑自謂千萬  
世不匱矣豈知宴駕甫數年逆閹出而蕩然無遺  
大命中隕蓋盈虛聚散乃天道之本然而專利封  
殖亦鬼神所深惡朝廷尚如此况仕宦乎聞者服  
其名言

諫官宜用新

夏貴溪爲黃門時嘗奏國家舊制給事中缺止於  
進士年三十上者選補弘治間始兼選行博正德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四

甲編

間始兼選推知正德末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蓋  
中大臣陰爲沮止輒以未經世故爲言夫古之人  
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  
而功名又損於治郡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况  
朝廷設立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  
其翹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廊廟珪璋之度不  
當取其簿書鹽米之能若徒以老成諳練是不過  
欲得脂韋姒阿愛身固祿之流利其不爲已害而  
已此等議論最通達有識諫官宜用新即君選補

或取其學古既深涉世尚淺自然知無不言有一  
番建白耳但未審作何考選法若試策論恐涉勤  
習若用保舉恐有夤緣朝廷立一法往往因而影  
射者衆直是難得萬全也但就二法較之還是試  
策論爲優蓋言官職言始以言舉後立不言之罰  
中間徐察其所言爲公爲私爲義爲利于以儲蓄  
遠到之器或者技十得五乎

三事爲先

司馬溫公論擇言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  
貴次重惜名節次曉知治體愚謂不特言官凡大  
小臣工皆然人能輕富貴重名節則大本立而又  
曉知治體則大用全卽以倡率百寮調元贊化何  
所不可耶

翰林職諫

占者諫無專職卽有明二百餘年直言敢諫多出  
翰林文學之臣而臺垣不逮焉士苟有志當世何  
官不可建白不必分衙門也况翰林職在論思豈  
僅習文墨脩顧問而已亦爲其身列侍從常近天



顏得以從容入告知無不言况翰林讀秘書久古今事理同異政治升降損益之故商確有素考訂必詳遇事納誨自然有裨聖政之萬一古者左右史紀言動諒必不專重記注上畢竟設官之意重其就記注之中得以糾言動之闕經筵日講亦然進講經史之外凡往昔善敗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並許切實敷陳賜坐賜茶雍容獻替為翰林者不必盡拘科目宜妙選天下學行之士厚祿儲養寬其體貌俾得盡言君是職者務敦有用之學凡所

妙賞堂餘譚

卷一

六

甲編

陳說悉明白簡當準情酌理鑿鑿可行切勿粉飾虛文言遠情近更不可毛舉細事妄效蟬噪取人主厭聽須以鳳凰池上客作朝陽鳴鳳庶得之耳

會議

翰林衙門何以不與會議豈職掌文學不欲其分心政務耶抑果文學政事可判而為二耶此例相沿已久似宜稍為損益昔吾鄉李孝廉鼎有論會議一條最為詳覈其畧謂朝廷有大黜陟大舉動則事下公卿臺省雜議然而上不煩宰相下不及

部屬以下者過也上不煩宰相則聽者之道未弘下不及部屬則言者之路未廣故人不得吐其胸中之蘊發憤于君父之前請自今會議之先一日省諸公集議於省而粗取成於都諫焉臺諸公集議於臺而粗取成於中丞焉九列諸公集議於其曹而粗取成於曹長焉明日冠履畢集部屬以下有言欲吐者先白於其曹長亦得置身班行元老碩輔儼然臨之觀其言察其色言者無稍詞聽者無隱聽申之以先代舊章揆之以當今事勢辯難

妙賞堂餘譚

卷一

七

甲編

往復不厭再三則人人皆得竭慮盡忠以自效詎不亦熙朝盛事哉張新建讀其書歎為讜論由此推之是會議更當合大小羣工又不僅翰林一官已也部屬以下皆置身班行此法最妙不惟能盡舉朝之謀議亦且令筮仕卑位諸人皆得以次練習政務熟識國典其於造就人才之道亦寓是矣

君相之學與士庶不同

唐文宗博覽羣書一日御延英殿問鹿鳴食野之苹草是何草宰相楊珪楊嗣復陳夷行相願未對



珽曰臣按爾雅草是藟蕭文宗曰朕看毛疏葉圓花白似非藟蕭又一日問古詩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文宗曰卽今之腕釧也真詰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論者謂延英爲聽政之地宰相乃輔治之人天下肥瘠國本是非經史大意並宜咨訪似不必效諸生家拈一二僻瑣事自矜博洽也且宰臣代天理物欲其得心治體通達古今亦不宜窮以記問之學令其疲神雜覽便置調燮于不問矣唐德之不競有以哉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八

甲編

唐宣宗寵遇令狐綯

唐宣宗仄席竚賢令狐綯自吳興守授司勳卽未居內署便以爲有宰輔才一夕寓直忽召至榻前命坐從容問卿來自江表彼中昨庶安否和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且曰朕思四海九州雖明君不能獨理常須良弼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遂目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指案上書兩卷乃金鏡及尚書禹謨因命誦金鏡一二條綯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良任忠賢則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亟止之曰朕每讀此未嘗不三復又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綯拈舞稱謝宣宗竚立久之命中使撤金蓮葉炬送學士歸院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自是注意益深歲餘遂相蓋自郡守至台鉉首尾纔二載云

撤禁中蓮燭送歸院惟唐令狐綯宋蘇長公二學士而已兩公可謂遭逢之盛宣宗指任賢勿貳兩語謂綯曰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天津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九

甲編

橋上老人指裴晉公相語曰欲天下太平會須此人作相二事語氣相類正可叅觀蓋知賢在任賢之先而致君在得君之後曰明日斷天啓之矣

文人口筆輕薄

文人口筆輕薄自古已然如杜審言臨終語儕輩云吾爲造化小兒所苦呼造化作小兒近萬茂先徵君寄人全城守詩末云汾陽應自笑睢陽只願句意尖新不謂詞理已謬皆是文人輕薄處所謂



只圖文字好看不啻墮拔舌地獄也微論其人偶全九邑較汾陽功業蟻封泰岱懸隔霄壤比擬不倫卽以古事論古人各行其是易地皆然汾陽可為睢陽睢陽未始不可為汾陽也必若此詩則禹稷之平治必將笑顏子為僖父顏子之固窮樂道必反笑禹稷為求富貴利達矣有是理乎

睢陽大節

睢陽閉城堅守糧盡至軍民相食無一叛志先儒已有議其似涉殘忍者然亦其時地為之非有意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十

甲編

驅民而殺之也况安賊不仁屢肆屠戮安知其不殲於既降之後死于賊死于義一也而邪正天壤矣獨明靖難間方齊諸君子一身全節具罹十族之誅誅逾慘而罵逾張是不可殲未免已甚當時獨不可稍以情義婉曲動太宗乎陳宮對曹操曰以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明公不在宮也又曰以仁治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亡在明公不在宮也更覺得從容有體可為千古死難者法

子房古之儒者

程子曰張子房有儒者風羅景綸曰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非儒也愚謂吾儒所爭只在義利二字君子喻於義故曰女為君子儒易云知幾其神能知義與知幾則非儒而亦儒矣矧子房學識卻非任俠與策士家所能望其肩項景綸又謂早年似荆軻晚年似魯仲連其實子房與軻連迹雖似而實不同軻一鼓作氣不能保其腰領仲連義不帝秦其節甚高但恐亦未必能有為子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十一

甲編

房博浪一擊鴻飛冥冥至使強秦之威不能下行一士末乃功成身退托仙家泡幻以神其可聞不可見可仰不可攀之節如神龍不能測其首尾通天地人之謂儒子房其真古之儒者哉

宇宙缺陷原多

二則

宇宙間缺陷原多非此不成天地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又云好書讀易盡可人期不來友是推之則穢雜之書偏多不速之客日至又可知矣不惟是也古今來多少明心見性經



天緯地諸著作或厄于劣或燬于火曾不得一錢板流傳而閒文浪墨充塞黃河決口者或一刻再刻灾梨禍棗工良楮精如法書內本一般五倫中規禮準義者或倏聚即散而捺戈證羊之奸偏如巨石大木推轉不動惟達觀者知之總付一數極之古來治少亂多君子少小人多亦是天地大缺隔處大賢有挽回氣運之學小賢須盡其樂天知命之功遭晚季則謹身於無過而遇明盛須發奮以有爲然則處今日而不能致君澤民以一夫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十三

甲編

不獲爲已任者其亦甚負此

堯舜之聖時矣

江外人

晏元獻公七歲時以神童名試寇萊公曰某江外人若以地輕之也真宗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言地不足以限人也試之賦題會私習公請更焉時已異其不欺賦既成文采適美真宗益加敬愛後公爲仁宗朝賢相文章勛業並不減于曲江江外人之不可輕視也如是

政以恤農爲先

崇禎末耕籍禮成蔣晉江在內閣請帝減餉恤民謂頻年旱蝗百姓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處尋牛問種是不能農也三餉疊徵纔一舉犁膏皂催呼蝟集誰不望而卻走是不敢農也富者逐末爲利貧者充兵爲利甚而投賊爲利而最窮最苦者莫如農亦何利而必爲農乎是不肯農也此語曲肖晚季情形四民中惟農爲苦自承平時已然至軍興則不堪命矣充兵爲利始焉不肯農繼且助盜而虐農農一而戕農者什伯千萬農苦至此尚忍言哉無農何有民無民何有國聖王知之是故國以重農爲本政以恤農爲先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十三

甲編

消天變

問天變如何消弭晉江對曰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即消得天變一分此真宰相之言與泰誓天民視聽同意惜遭末造不得竟其志可惜也

矯弊不必太甚

當事不可太執矯弊不必太甚惟平心靜氣以潛



移默化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國家無不可釐之  
奸矣嘉善錢相國士升有曰秦亡於孤立漢矯之  
盡封諸王而卒酸六國之憂宋亂于熙豐元祐矯  
之盡更新法而竟成紹聖之禍此為通變識時之  
論

保富

周禮荒政十二一曰保富蓋都邑有富家亦窮民  
衣食之源也當青黃不接時出母錢以貸佃戶而  
狡僧之徒不得重息乘民之急且其用物也宏凡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十四

甲編

養生送死賓客遊觀之費工師力役胥仰給焉地  
方水早有司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以濟饑荒一  
遇寇警則令率集庄客家丁繕器械助城守杆禦  
之用即因糧輸餉亦惟富民為多故富家者不獨  
小民倚以為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明楊繼宗為  
太守喜保全殷實郡民有懷悅者家富多等行繼  
宗每護持之既滿去悅子生員沐送至姑蘇公論  
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  
勵持門戶既被軍事所誣家果落後世士大夫自

鎮巡監司下逮守令不知保富之道不肖者搜括  
分肥敲脂剔髓其賢者又或故為擠抑于是無賴  
亡命之徒媒捏短長拮拾莫須有事以相率而與  
富家為難是使海內薦紳豪右富商巨室不盡化  
為窮民不止豈不謬哉

詞訟隨到隨結

自鋪堂掛審以至行杖何處無鼠狐作祟自抄狀  
買差以至發落何時非阿堵公行此先輩和幼文  
極陳詞訟苦累之疏內語也可謂切中事情然則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十五

甲編

欲為良有司亦惟端本澄源使民無訟否亦片言  
立剖隨到隨結不使吏胥輩得因緣為奸可耳

需索騷擾二弊

幼文先生按蘇松又陳有司需索富戶憲差騷擾  
地方二弊一言有司或托新漕或借急餉飛券分  
投名帖踵至稍有遲滯禍患立生無干犯之罪忽  
而破家擁居積之貲莫保旦夕但見有借無償何  
異捺刀行劫且豪強借徑通關織夫饋遺求免遂  
使居間判貧富於舌尖奸胥操盈縮於掌上民間



有限錙銖何堪層累股削一言督餉催漕胥差四出舟車蜂擁此辱橫加一役方來全家盡駭頂首日重買牌價高索賄輒云百千帶差動至十數曲直未判家已罄懸訴狀方投催差復到皆洞矚民間疾痾吳人至今傳誦之

破格用人

崇禎間流寇大起懷宗思破格用人吏道益雜究於國事無補熊御史汝霖疏言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又陳用將之失言閩外無一殺賊之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七

甲編

兵由軍中無一馭兵之將並切中當日情形黃石齋疏參楊嗣昌奪情亦云朝廷卽甚乏人何至破格以奉不祥之人然則國家破格用人蓋未可輕言也

縉紳居鄉宜清謹

崇禎十二年礫鄭鄭於市卽有文名初選庶常著直諫聲巨公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論者謂當事欲借鄭傾文黃識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然則縉紳在里門當凜持雅操平易待人

敬事父母公祖官勿倚勢凌轢鄉黨非但市譽固以遠禍也

督撫須先極廉

崇禎十五年召廷臣問督撫之宜劉念臺先生時在總憲對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至哉斯言督撫廉則其下莫敢不廉所謂表正則影隨也

宰相須親正人

周宜興之再召也張天如馬君常兩先生並在庶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七

甲編

常援舊社之誼屢以公論感動之故其舉措盡反前事向所排抑更接進焉懷宗亦虛已以聽黃漳海賜環宜興諷諫之力爲多及張歿馬遠權勢亦不入都左右皆吳昌時輩以至于敗然則宰相須交接正人聽信正言彼輔翼匡救之功曷可少哉

濟農倉

宣德八年周文襄公以侍郎巡按南直始奏定濟農倉之法先是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常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富家而倍其息至



傾產鬻子女不足償于是民益逃亡租賦益虧公至憂民疾苦思所以濟之會壬子秋稔朝廷命下又許以官鈔平糶且勸儲積以待賑乃與蘇守况鐘松守趙豫常守莫愚協謀力行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分貯各縣名其倉曰濟農舊例各郡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卽輸官逃負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手視舊所費減三之一又三郡當運糧一百萬貯南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六

甲編

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至一石公與鐘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皆曰善遂請于朝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益以各場貯積之贏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公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賸納秋成還官若民夫脩濬圩岸河道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豪家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具以聞

朝廷皆從之于是令諸縣各立濟農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插時之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二石一齊給之秋成償官凡條約皆公親為規畫俾共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所屬大發倉廩以賑貸之而民不知饑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九

甲編

中夜對客偶然舉此以見前輩立一法其綜覈精詳類然故直抄本事不敢旁流隻詞也後人師其意不泥其迹損之益之神而明之則其法可千百世行之耳事有便于民生便于國家者不避怨不辭難身任焉可也

儒者須通兵法

嘉靖間聶雙江為本兵上言唐臣陸贄謂中國與邊外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以脩封疆守要害蹙蹙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乘之多方誤之使其勇無所施眾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



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此萬全之術也先是正統初劉永新在翰林管疏兵制之弊欲倣宋吳玠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最低前二行矛戟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救又謂馳騎奔竄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子儀破祿山騎兵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世忠破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勝于大鎗之遲緩趙趙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二十

甲編

也又謂紫荆居庸等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北騎飛來若驅風霧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一日矣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畫地守之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云云余按二先生條奏皆安邊碩畫不

介冑之夫當之甚至求之屠販狗鼠亡命廝養之賤愈失愈遠惜哉但儒者平居亦須講貫種種經世學問毋令笑毛錐無用至謂而輩能通五車書不若開兩石弓便是自家原沒把鼻了昔陸復齋先生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示義社脩寇門人多不悅先生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當之矣遂領其事郡縣倚以爲重此可見真儒有濟於時大用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二十一

甲編

之大效小用之小效固如是云

車戰

邊庭平曠車戰爲宜以其糗糧得自資器械得兼設戰則更番養銳守則堅固如城中間審勢觀變進退便捷誠萬年安邊簡易之策也明余子俊在兵部極陳戰車之利請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五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與賊對壘彼用弓矢百步技擊我用鎗砲威勢三倍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掠我則出兵或遏其



驕或尾其惰比之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立論  
最為警切其經畧宣府叅酌古制造車八百餘輛  
有曰虎尾砲者置車廂角柱上隨向可移擊有曰  
將軍砲者置車廂中候敵衝突酌量擊之所向有  
功命大猷為將亦尚車戰言古人置守曰軍曰陣  
曰轅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  
扁也詩曰小戎倭收即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也  
蓋取任載不多而得便捷之用火器衣糧之屬皆  
可載往大猷又為總督李文進制獨輪車可推挽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三二

甲編

上下強弩神鉸擊堅及遠簞弗龍盾敵弓矢弗能  
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敵數萬  
以其制聞於朝乃置兵車營時交人驅象以戰大  
猷又言禦象之法當用戰車接戰之法合作長矛  
凡給軍米以斗五升一包十日一給崎嶇峻嶺之  
地列軍傳接如猴所為名曰猴傳並稱良法焉明  
中葉翁萬達議河套有曰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  
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緩行則其  
脩益嚴疾趨則輜重在後小有得利歸途尚艱糴

導偶失全軍危矣時服其洞悉利害然則反客為  
主以逸代勞強弩勝其弓矢火器催其堅銳虎又  
制其環刀矛車御其衝突舍車戰也何由

鴛鴦陣

獨輪車南邊亦可用若菹澤之地軍多走險宜倣  
戚繼光鴛鴦陣陣十有二人以隊長前次夾盾次  
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  
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闔

政事可以及物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三三

甲編

張芸叟云頃遊京師嘗聽溫公荆公之論于行義  
文史為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  
不欲聞道德文章先生何教人吏事公曰吾子時  
才異日臨事自知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  
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  
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  
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  
有且夷陵荒遠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  
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



共聞斯語莫不歎服芸叟之言如此由此觀之彼有視州邑爲俗吏鄙簿書爲具文專務逢迎希圖捷徑以速獵清華者不皆爲公之罪人哉而文學潤身政事及物二語其爲千古至言又不待言矣至案牘之垂錯種種違法害義從古已然使歐公生今日其歎息宜何如也李方叔有贈汝州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愚謂今日安得遇事不敢忽如公十數輩周覽大郡敬慎民情以仰副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三

至天子至公至明至仁之盛心其于治化或非小補

諸生至官無跪禮

李空同視學江西謁總制陳金與約曰公奉勅治軍某奉勅治諸生亡涉也凡諸生有事至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謁巡按御史長揖毋得跪今西江士率多謹身自愛無奔競長官者有不得已對簿輒立語于庭雖隸胥呵責勿屈也其先生之風教所激昂者遠耶御史貴倨矣猶令長指監司以下可知或守令輒欲呼諸生階前而跪之士氣于焉益

靡是亦使者之責也

朱勛勞民進奉

泊宅編宋人方紀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

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勛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鑿城壞橋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勛遂爲威遠節度使而封石爲磐固侯鹽官縣安國寺雙楹唐師悟空手植勛亦遣使臣李蠲取以供進大者由海道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三

甲編

舟遇風濤檣皆碎折小者自漕路入旣獻獨轉二官知縣鮑慎好賜緋論者謂石雖大不能鎮四海之安檣雖古不能延八方之命貴此何用而竭民力費貲財至以官賞下逮輿臺臧獲而取之耶各器濫而進奉繁宋德之所以頓衰也書曰不寶遠物又曰所寶惟賢有國家者曷其念諸

刑官宜忠厚

洪武間都御史詹徽袁泰並持法深刻後皆不得其死刑部尚書唐鐸厚重慎密眷遇終其身此可



以觀天道矣。徽泰皆名臣，獨未讀于定國傳，何也？

葉伯巨萬言書一段

治天下則莫先正風俗，欲正風俗則莫先使守令知所務，欲守令知所務則莫先使風憲知所重，欲風憲知所重則莫先朝廷知所尚，朝廷之所尚則必以征賦期會獄訟簿書之不報為可恕，而以世俗流失弊敗為不可不問。

大僚須通上下之情

武王誥康叔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歸有光，曰往者夏忠靖、周文襄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議殿廷，出與小民從容問疑，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是則介君民之重，通上下之情，民隱得以時聞，恩意得以下逮，合敬元后媚庶人之誼於一身者，端在督撫大僚次則方岳廉使而已。

於烏音責蔡鉅哉

舟喻

湛若水疏有云：天下一大舟也，人主一心舟之柁。

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舟之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篙師榜人，為之左右也。內臣外戚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為邦本，君之寶貨也。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柁。柁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為安，鮮不先溺。

經筵諸疏

楊守陳以經筵禮法峻整，蚤朝侍衛森嚴，難盡羣妙貫堂餘譚。卷一 甲編 三七

下之情，習國家之務，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庶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陸深以經筵輔養君德，乃其首務。乞容臣等各陳所見，自訓詁演釋而外，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列敷奏。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御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皆得以次上聞。則聖聰日啟，聖學日遠，劉定之請經筵進講，經史宜善惡兼觀，則于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



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趨避審矣于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林甫國忠之奸用舍當矣于內臣也既知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若徒謂善若願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不嗅其不至誤食而嘔冥行而躓者幾希

經史進講不惟善惡叅觀尤當興亡並見蓋人主尊居九重時有歷代亂亡之鑒入於聽聞則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二十六

甲編

思天位維艱覆墜甚易自然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敬天勤民之念由之而生譬諸統袴子弟日有人說高門世閥倏爲窮氓卽有觸于富貴難恃分外警醒起來非甚不肖決不至荒淫侈肆趨于大壞極敗之地也不然諸臣媚子惟務逢迎不曰福命萬全卽曰百年長保久之入耳甚熟彼亦相忘以爲固然雖有賢哲自鏡則昏雖有忠告無從而入世祿之肖敗不旋踵良由不知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若燎毛故耳所

謂草野之民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巖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然則當承平之日喜聞殷鑒不避忌諱是在人主之寬其斧鉞誘使直陳而已

劉胡二先正

劉忠宣公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又云守身如女愛民若子胡公世寧立談似結舌論事若懸河又云疾惡如讐好善猶已此先正兩幅小影也干載神情呼之欲出直須鑄金作像朝夕頂禮如李洞之慕浪仙時時念賈島佛可耳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二十九

甲編

兩文貞公語

徐華亭懸直廬云威福歸至上政務歸諸司用舍刑賞歸公論三語殊得宰相之體然不若楊文貞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便是聖賢氣象覺蕭曹房杜不能爲此言也

華亭語中三歸字余拈出謂友人曰管氏有三歸此亦徐公三歸也蓋天地間故事正如春花秋月日出日新若戴弘齡以四知稱林鏐愚以三歸屬華亭皆點化古人成文詞同旨異並可



入世說新語也愚嘗病明朝一代事類尚無全書欲搜考三百年大小典故及各家雜記為明事類纂一書以附唐宋諸類書之後將來若成或亦足脩好古博覽者之一助云

四知故華見後雜譚類世

貴一條內

妙貫堂餘譚 卷二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弟應時春及氏

從子曰菊谷年錄

譚學類 譚經附內

轉高轉細

祝枝山與唐六如書云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此語煞有味轉高轉細四字是見道之言覺千古堂堂之張行行之路都被此四字斷煞

妙貫堂餘譚

卷二

一

甲編

文人宜敦厚道

文人最宜敦厚道不可有忌嫉念頭或肆意傲物亦足損人器識李空同過魏交論學因問生平病痛交語以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空同喟然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夫高才博學如北地尚有此病何況吾輩切須時時檢點不可墮俗下惡習昔萬茂先徵君雅負大才然志在獎來學抑薄俗卽緇素童孺之長一技一韻必



令其聞於人人而後快以是名益重譚友夏謂如是則尤文士所難

### 科舉上更有學

鄉先輩劉觀嘗語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雄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為科舉之學既卧病京師讀儒先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為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余嘗笑謂劉先

妙貫堂餘譚

卷二

二

甲編

生此語特宜出自前輩若出之吾黨恐未免為自己解嘲所謂斯言也自母出之不害為賢母自婦出之則不免為妬婦然論窮達不易的道理實實科舉上更有學微特進士非貴即位登卿相又待何如

### 文多不若質勝

觀人大抵徵名不如考實做人太抵文多不若質勝質勝之人不特沉毅有為抑且簡靜載福明許冢宰進為一代名臣一日鄉耆艾問曰公昔為士

朴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公曰吾亦以朴真仕劉文靖公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人謂木強人而已既入閣練習國體敢於任事稱經世才考許一門至貴而劉壽九十三完名盛福古今罕比亦簡重載福之一徵也

### 歐公謙厚

梅宛陵蘇滄浪以詩齊名歐公號曰蘇梅公嘗有水谷夜行詩備述二家詩體之異然公尤時時稱聖俞不置其傾服似在滄浪之上乃滄浪嘗曰吾

妙貫堂餘譚

卷二

三

甲編

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梅堯臣是及若不屑與宛陵同稱者子美豪放抑亦可見石守道作三豪詩謂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說者謂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不以為嫌且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反若以比譽太過似為守道諱者其謙厚可謂至矣較之滄浪云云其意象辭氣之間相距宜何如耶夫子美之才或不減歐公而年與位俱不足公文章固不待言而勲業名爵冠於一時蓋豪放者露才而



謙厚者載福道固然也

姑蘇開府東偏即滄浪亭故址今中丞商丘宋

公移撫三吳政成之暇葺而新之公餘觴咏更

採傳記詩歌為滄浪小志二卷吳中士大夫競

賦其事西堂尤太史侗詩云寄謝使君真好事

綿津堂與滄浪傳然余考子美文行亦嘗讀綿

津詩集見公詩文誠與子美後先一轍其文采

風流亦與江山先哲同其不磨若其勛德名爵

過長史遠甚而公滄浪亭詩乃云綿津滄浪忽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四

甲編

對舉西堂意厚語則偏亦若以比譽太過似不

欲當者與歐陽贈石守道詩同一謙厚之意固

知風雅鉅公一種虛懷若谷其意象詞氣之間

千載而上千載而下不啻若符節之合也彼妄

自張大者可以媿矣

改過貴速貴力

改過貴速貴力大集經云如百年垢衣可于一日

浣令鮮潔力與速之謂也若徒生懺悔心不能痛

滌前非迅圖退補微特因循二字擔悞一生竊恐

悔後之愆律以聖典與付終故殺同例其害德傷  
義也實甚省身者各宜知之

風水年月之謬

南俗酷信風水又拘牽年月諺云江南無大地只

要年月利遂有揀時待日暴露荒郊或停柩家堂

至遭水火盜賊遺棄骨殖而不顧者唐八呂才序

葬經有云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

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

下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荃簡公司墓之室當

妙貫堂餘譚

卷二

五

甲編

路毀之則朝而突不毀則日中而突子產不毀是

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比兆域有常處

是不擇地也據經斷理確然有識之譚足破世俗

疑謬

通經 二則

觀呂博士所序葬經援引春秋禮記明白簡易鑿

鑿折衷令賢愚見者無不豁然可知天地間道理

具在五經特學者自不看透耳漢取士必曰經明

行脩明經尚在脩行上可見經學是要緊的故曰



經術以經世也明太祖有事圓丘詞臣進祝文用  
子及我怒譴之桂彥良進曰予小子履湯告于郊  
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律今未足非也太祖稱  
善者再然卻都是眼前道理口頭說話人家在童  
子塾中便已讀過臨事絕無有能舉而引伸其義  
者固知平日讀經時俱草草作閒文混過可惜也  
本朝制科悉仍前代帖括經書互用頃又五經兼  
舉仰窺

不聖人崇儒術重經學至意但我輩家脩廷獻務宜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六

甲編

潛心研究凡一字一句俱不可模糊看過須要反  
身切已推廣擴克體之於倫常達之于政事有本  
有末有體有用方算得是箇通經之儒卽就文義  
揣摩亦必如杜預所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廢而  
飭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無歷歷剽掠章句以爲梯榮獵名之具  
庶不負

聖天子設科造士之盛典云

病經

雕蟲小技往往病經在漢末已有之蔡中郎上封  
事言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  
下遊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  
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器皆見拜擢難復收改蓋爾時風氣  
已如此下至六朝則淫濫極矣其文字之一厄乎  
聊代博奕四字特妙蓋以之爲遊戲具則可以之  
勞神役精奉爲正務則人不可耳

四子學本尚書

妙貫堂餘譚

卷二

七

甲編

居嘗疑韓子堯以是傳之舜等語磅空超忽不知  
聖聖相傳是甚麼竊恐難窺及讀董氏鼎論書經  
謂危微精一開知行之端至善協一示博約之義  
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  
要乃知四子學問原本尚書而孟氏所云見知聞  
知亘古亘今總是這一箇道理

人才隱約時殊難物色

睢州田梁紫蘭宿儒也嘗述其入試棘院每試凡  
三入每入聯屋坐者率四十有奇計所值蓋千人



其他遇聚遊驅與夫逆旅暫憩復不下千人觀其容止聽其言論大抵庸瑣猥陋率無一胸襟開拓志氣激昂者言雖少過然亦足為吾輩鍼砭至計朝廷三年一開科自始起至卒事一切營繕廩餼宴享賜予諸雜費陶鑄一人成約耗盈千不知朝廷以千金易一庸瑣猥陋之物何用私心竊厭為追溯致此之由蓋術塾庠序無善教父兄師友少嚴訓故也此則喫緊探本之論但人才十分難得養之百年然後可用之一日而士當隱約時物色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八

甲編

亦頗未易常有困頓諸生言動不踰中人及其遭時奮起豎建儘有可觀一則藏器難窺一則時至自不同殊未可常情解識也裴晉公在天津橋上龍鍾光景自已殊覺可疑何況儕輩特不審范文正公做秀才時其氣象果是何如

士必晚成

明季文文肅公震孟劉文烈公理順兩先生皆以十上春官始登上第後並為天地間有數人物可見士必經磨鍊方成大器區區一蹶自阻者乃蒲

柳之資耳余丁丑庚辰兩闈幾得而失皆受同考老師特達之知丁為江陰楊賓實先生庚為同安陳宜亭先生楊師批卷有宵旰央矣轉仄不能成寐因詠詩曰晚獲成良實願君且安寧之語陳師批卷有磨礪以須可耳勿以一蹶自阻之語兩夫子期最良深余才既疎庸年序尚淺何敢妄比文劉兩先生然知己之言敬佩無斃又際

右文盛代與文劉所處之時不同用日夕策勵思免愧負固亦不敢自墮其不在溫飽之志也

妙貫堂餘譚

卷二

九

甲編

為學須喫辛苦

學者靠姿性聰明最是壞事每見人家好姿性子弟後來無成者甚多蓋緣恃自已聰明不肯認真下苦工夫或怡情風月或涉獵聲華甚者驕樂偷惰蔑所不至倒不如樸實愿慤者步步行將去脚踏硬地自然以魯得之故朱子云為學須喫辛苦若姿性好者卻不恃自已姿性卻能件件喫苦則其成就便比樸實愿慤一流又高數層

經無所不通



永樂間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備  
貳爲說名楊東里問曰經旨恐無此達不啻訊否  
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啻訊此宋儒胡瑗說  
也太子曰常人得此爻亦舉是耶對曰幾下此問  
最好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  
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青  
宮遂悅按東里引程子語爲對固屬善導其君然  
亦實是通經之論非特易也六經皆然凡理路有  
不可通處必非經說經有不可通處必非通經之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十

甲編

儒也東里通經術若此其爲名宰相宜哉

陳善說四書別見

宋羅源陳氏等說四書多有別見謂論語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  
遠而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微  
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等節皆是古語  
故下以子曰字承之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  
爲是說弟子因而併記之耳又以是義例推廣之  
因斷德行顏淵一節通下子曰回也非助我云云

子曰孝哉閔子騫云云宜是一章蓋當時孔門中  
有此四科之目弟子記之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  
於後以見顏閔所以列于德行爲四科之首者如  
此又柴也愚云云合下子曰庶乎二節當是一章  
蓋思魯辟疇必當時有此品論記者因併記夫子  
論回賜亦與上記顏閔同意如記逸民卽繼以子  
曰不降云云文勢正是一類若以始語無子曰字  
遂將四科連上從我陳蔡爲一章則柴也愚云云  
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荷篠丈人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十一

甲編

併而爲一也可乎此章句之別也謂孟子莊暴章  
好樂樂字皆是歡樂之樂世誤讀爲禮樂之樂與  
賢者亦樂此乎賢者亦有此樂乎二處樂字之義  
相同所言皆主行樂豈暇論禮樂哉鼓樂田獵所  
以爲樂者也通章惟鼓樂當爲禮樂之樂其他獨  
樂樂等字皆悅樂之樂不然方言禮樂而又及田  
獵無乃非類此字義之別也又謂中庸蒲盧非蒲  
葦乃匏類細腰曰蒲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因  
詳引爾雅及本草所釋証之又謂達孝章春秋以



下一段恐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周遂附于此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恐非全書又謂古字多借用如上論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觀過斯知仁矣并有仁焉此數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為仁也多曲折為之解云云皆屬有斷制之論偶然拈出以脩解書別一則亦與廣後學思路以見凡讀古人書皆當參活義勿輒死古人句下有如此也獨其論貨殖為譬喻言夫子以子貢學道不能虛中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十三

甲編

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竊恐未必然

或問曾子何以不入四科余考史記曾子少夫子四十餘歲四科品目其曾子未及門時事耶三處仁字今惟并有仁焉之仁註作人其實皆當作人若孝弟章作為人之本尤與章首其為人也孝弟意相照應連君子務本義亦透竟是正解也再姚令威名寬宋人西溪叢語以易遯卦肥遯無不利當是飛遁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引張平子思元賦曹子建七啓二處俱言飛遁

為証以論語觚不觚觚當是木簡乃學書記事之贖削木為之四面有稜引太平御覽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特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特成况大事乎以孟子為不若是惻惻當是念字引許氏說文孟子言孝子之心不若是念念音呼介切訓忽也許氏纂集古文引用孟子以惻為念恐當為正而曾南豐跋卧禪師淨土堂碑銘謂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是以聲教二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十三

甲編

字連上朔南暨為句矣已上數條皆經書音訓句讀之別可以資博識并拈出之許叔重在東漢去古未遠而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如論語荷蕢為荷吏褻褻為話衣又有跋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譚譚接浙為澆浙他書稱是故知古文之不見于今也多矣南豐跋周府君碑陰謂碑內出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及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是則假借用字在後漢時猶爾不獨五經四書也



姚令威解詩木瓜之非

詩投我以木瓜箋曰木瓜楸木實如小瓜可食之木也姚令威乃謂是以木為瓜為桃為李俗曰假果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猶畫餅土飯之義耳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詩人之意蓋如此因辨初學記六帖果實門木瓜類俱引衛風為誤余嘗笑云俗訛徽州人多鄙宴客筵中以木刻魚形浸以糟粕宛如糟魚欲備數欺客但不請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古

甲編

舉七耳今令威如此解詩是木瓜之詐衛人已先為之又不自木魚始矣解經穿鑿如孺子語殊可驟然即欲發明薄來厚往之義然投果報珍何嘗不施者薄而報者厚耶

宗門統要載昌黎辨佛光事謬不足信

韓文公以諫佛骨得罪史傳及本集所載表文甚明而宗門統要乃謂公以辨佛光得罪云憲宗迎舍利大內供養夜放光明羣臣皆賀惟公不賀憲宗詰之公奏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

相此乃神龍護衛之光憲宗因問如何是佛光公無以對遂謫潮州是公不以闢佛得罪而反以通佛法不深得罪矣按公表內極斥佛不足信且欲投其骨于水火而原道篇亦云人其人火其書今若有神龍護衛之光則是愈彰佛之靈異公其肯為此言乎神家者流好張誕其事以惑世欺人類如此後又載公至潮州遇大顛和尚叅晝夜一百八公案往復開示公始省悟則又援儒而入於釋矣其語類唐人小說尤不足信學者博覽之下慎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古

甲編

無為其所惑也

許劉二先生出處不同

許魯齋應台赴都謁文靖公劉因劉謂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劉以贊善大夫徵未幾辭去名集賢學士又不赴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二公出處不同要為各有所見皆是也

士品貴真

解學士云寧作瑕玉勿為瑜石言士品貴真也



學量

或謂量可學乎夏忠靖公曰其幼時有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無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

羅文恭公爲已之學

羅念菴先生屢召不出聶雙江貽書勸駕先生答書有云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實在我外物奚與哉想見先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彼學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十六

甲編

道半生胸中不能除狀元二字當屬自待過卑耳殊不知性分上萬物皆脩天爵之榮固勝卻人爵遠甚也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奇刻意聞道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髻鬣有間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歟是誰之咎歟公視楚學爲榜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魯文如雄爽無益也

隨處體認天理

湛若水受學陳白沙拈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爲日用功課白沙曰此泰前倚衡之學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

千載不朽

黃鞏曰人生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可千載而不朽愚謂蘇子云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若爲公卿者又能立身行道則三四十年富貴功名千百世春秋竹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十七

甲編

帛萃于一身較之一日當兩日其所得又何如耶有志勉旃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皆分內事毋令道德爵祿之士判然兩途至各據其一以互爲軒輊也

定命之學

韓魏公曰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明周怡爲黃門彈劾無所畏避曰吾縱扁舟波濤中揚帆正舵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自我者二公皆能于定命上認得極真故其所守如此



章楓山先生清節

章楓山以老乞休家宰尹曼慰留之曰君年四十有一耳不犯罷軟貪酷年老以何為居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某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酷某年未艾鬚髮早斑可考老矣憮然驚歎楓山粹中貞恪表律天下通籍六十年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楓山為南祭酒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誦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六

甲編

妙貫堂餘譚 卷二終

妙貫堂餘譚 卷三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曰蓮景濂

男聯桂樨發 錄

譚詩文類

文忌枯淡

文字最忌枯淡非真正峻潔陡健簡之一字未易言也坡公自評應舉時文字如龍蛇捉不住盧楷文章色理滋茂論者譬之青黃應節農人擦鎌疾割隨手委地彌望無際少年人作文皆須有此氣象

妙貫堂餘譚

卷三

一

甲編

文人狡獪不少

閩人吳法跋費無學枚閣篇云始無學構枚閣于園東為三婦凝妝之所後十年無學以病謝交遊大婦尋殞小婦佞佛除葷而中婦已含佻作老嫗行藏風流頓盡率未聞有一日一人持鏡臺粉匣而登斯閣者樂事之難如此今其書綿麗可喜俾後世人讀之有歸風送遠之思不知特園東一矮



屋而已彼夫叙秦樓之跨鳳紀陽羨之籠鵝安知非文人狡獪所成耶此語特妙不惟識透盈虧消息之理并自來著書家許多寓言假託之旨都被此一語道破大抵宇宙奇幻固多文人狡獪不少識得此意方許讀古今諸異書

重韻

作多韻詩每有用韻重而不覺者近代錢牧齋集中魯見之余丙子就業成均賦初度咏懷二十韻中有文成懸國門真乃媿盧前二句結又云獨嗟妙貫堂餘譚

卷三

二

甲編

母難日不得依膝前重一前字頗疑不合及讀山谷外集見其五言古中如同堯民遊靈源廟廖獻臣置酒篇第二首起云洪河壯觀游太府佳友朋後云暮雲吞落日歸鳥求其朋重一朋字又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篇中云逋流一方病責任媿和扁不數行復云小材渠困我持斲問輪扁重一扁字乃知古人有此遂不復改但笑謂客卿自用卿法吾自祖吾西江派耳客亦胡盧任昉哭范僕射詩押韻凡兩用生字三用情字

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尚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遺離情三情字皆是一意嗣後唐宋間詩人重韻尤多不獨山谷也偶舉山谷為吾江西派言之耳

先輩書法

余在黃堂熊氏家見萬茂先徵君手錄漢書四册字畫端楷如蓮子大無一省筆卻絕不板重其秀美如春露滴花灼灼可愛高頭小批有藍紅兩樣係行楷細書並無媚有致又魯見諸生喻寧孺士妙貫堂餘譚

卷三

三

甲編

鐔楷法標格輕俊宛似晉人洛神賦可見吾鄉啓禎先輩不特詩文絕妙即書法藝事無不窮工極詣也願皆去今未遠而其書傳者甚少世亦無有深知篤好而珍藏之者疑在當時亦不甚見稱于人不解何故六一集古錄跋尾有云豈其當時工書如某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耳又云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余于啓禎鄉先輩亦然吾鄉近來能書者絕少以余所見而最健服者南昌劉元叔廷獻耳元叔書法大類晉唐間人



小楷尤工有美女簪花之致六一公云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

澀體

唐人徐彥伯爲文好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鸚鵡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谿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魄兔後進效之謂之徐澀體

澀體畢竟無味又別無生新之趣不過將字眼頂換耳此俗下儀狀易鴉爲家鴈易一隻爲二翼之類殊屬鄙俚可厭甚如醋浸曹公湯燒右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四

甲編

軍皆過於換字求新之流極也余嘗笑謂必以眼前字大衆話爲不足奇則稱兄應曰嫂夫大聖人應曰巨通士有是文理乎

變易求新之法殊晒大方然甚易見賞于流俗蓋彼素不經見卒被所瞞便以爲新奇之極耳吾以村落間謔語証之有人問音字加心字是何字其人駭曰這字海篇所未載不知卽是意字此拆字求新之一笑也又有人問謁姑夫之婦翁當用何刺其人答曰大槩是晚生耳不知

卽其大父此換字求新之一笑也好作變格文字務欺誑流俗者何以異是聞者撫掌

古今詩異

一詩耳何以三百篇田野里巷匹夫匹婦悲歡鬱怒之言羈臣賤妾感時撫事之語至與易書禮春秋義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諸大聖人所作並列爲經傳之萬世大學凡十引詩中庸引詩者十二孟子七篇尤多何以後代詞人韻士採華麗藻窮巧極妍未嘗不銷歲月疲精神而壯夫鄙爲

妙貫堂餘譚

卷三

五

甲編

小技學者從此處作一尋思其于風雅道中便長一格

詩樂源流

周禮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本六律爲音六德者中和祇庸孝友也此古來詩樂源流後世聲律家不從六德上着脚其無當于詩也宜

詩貴真

詩貴真意流露便近自然卽率處拙處無非老辣處也若一味憂憂便不成大方耳田梁紫評其友



人劉山蔚榛詩病在無其意而強言使人望之有支撐之色讀之但覺味短此惟深于詩者能辨之

牡丹狀元

黎美周下第過邗遼江都鄭超宗為平山大會賦黃牡丹詩懸金巨羅潤筆美周即席賦十章諸詩伯退舍一時稱為牡丹狀元

一榜三會元

崇禎癸酉應天鄉試一榜得李青甲戌吳貞啓丁丑陳名夏癸未三會元亦科場盛事主試者晉江蔣德璟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六

甲編

德璟字申葆十歲作狀元紅賦士林稱為奇童

依傳註為文

天啓子丑時文氣日下大都摺摺子史僻語梗舌  
攀牙一望茅靡公獨依傳註為深醇典雅之文守  
其家學而不變然亦浮沉庠序間無識之者癸酉  
學使南昌黎公元寬特取冠軍丙子聯捷出其間  
古篇行世于是學者始知文章正脉而奉之如金  
科玉律焉此錢希聲肅先生傳內語也嗟乎士之  
能為傳註之文而不易見賞于流俗豈少乎哉

正字通

正字通為宜春張爾公先生著先生隱廬山歿無子南康守嶺南廖文英得其書梓之遂為已物太守卒粵有耿逆之變家道中破其子以所鈔板售于連帥劉炳適海幢僧阿字來連知是書起末為言于炳因改刊歸先生仍以剞劂之功屬廖氏而海內始知正字通之所自出論者謂是書非太守所得則常人亦無力出之散佚正未可知非其子以板轉售則是書亦無從改正蓋文人精神攸寄

妙貫堂餘譚

卷三

七

甲編

葵陽為文奇敏

隆慶戊辰禮闈黃葵陽先生與吾鄉安義張孝廉聯號年僅二十左右器宇軒豁張心異之昧爽題紙下正赴黑甜日午始起膳膳罷解睡如故及哺張始呼醒使作文鼓三槌而七藝真草已完向張



索覽張時繼勝四藝葵陽乍讀之歎曰惜哉遂已  
勝真倘尚未勝吾爲公點竄尚可得百名內進士  
也今無望矣張疑其文當未就也轉索之則舌齟  
眼張文既敏妙字復工緻歎爲天人葵陽感張意  
記姓名而出且曰公老矣曷就令乎某今科必元  
自是而讀書中秘尚可推轂公也張後筆其事於  
家乘葢安義一友爲余言云

桃花嶺

張新建罷相歸築精舍于桃花嶺距城五十里供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八

甲編

佛種蔬將焉用老作詩云家在杏花村身寄桃花  
嶺新建歿嶺田園梵舍盡爲邑人官少宰者所得  
戊辰秋余同雲間高士沈友聖麟往遊嶺頭則見  
頽垣壞壁新建祠貌在焉友聖作詩吊之祗樹至  
今祠相國桃花早已屬天官葢佳句也余遂閣筆  
今山門已再易主又非復少宰家所有矣簪纓家  
林泉亭閣之勝與郵亭旅次何以異哉

爲文譬用兵

俞大猷論用兵譬爲文言儒生爲文必先識字某

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可起某字

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  
然後下筆爲文大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  
門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兵卒皆當  
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于騎孰長  
于步然後以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爲正以此爲  
奇亦當大合小合投之所向無不勝者此論實前  
人所未發不特精于談兵兼亦精于談文大猷洵  
不媿儒將之目仰銳序懷麓堂集有云如大將禦  
妙貫堂餘譚

卷三

九

甲編

爲文須多讀書

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文法之通於兵  
法也固然吾卽爲吾輩之爲大猷者轉一語曰文  
士爲文譬如名將用兵也亦無不可  
往時習八股業日浸淫先輩大家及近科房行專  
稿背誦常數千篇下筆卻不見開宕年來讀十三  
經念一史諸子百家雜文小說無不肆覽經年不  
見時文偶一拈題咄嗟立辦倒覺得如滄海橫流  
滔滔莫禦因悟坡公讀盡萬卷書故下筆無一點



塵之語又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古人皆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

詩貴理明

余嘗作蘇圃詩末二句詰朝已杳先生跡雲在湖濱日在雲霧之為訓雲覆日也既疑雲字韻不常用恐有傷犯易以圃在陰又慮陰字或不貫閣筆者再徐思詰朝之意躍然日得之矣蓋從朝字着想則爾時日方未出城高湖淨圃色正陰情景似為頗肖也故知詩貴工到亦須理明

妙貫堂餘諱

卷三

十

甲編

制藝穿揀法

有見近科制藝稍傷纖巧者往往歸咎汪何之圭穿揀愚謂穿揀法自好倘廢穿揀則一章之文可截而為一節一節之文可湊而為一章推之數句一句題皆然那上補下尚得謂之不刊之作乎今人學汪何其流弊處病在不靠實講題理專務架空描畫敲首擊尾又或節外生枝顧末遺本張元長論文正如打鼓邊鼓雖多中心卻也少不得幾下今或則并鼓心俱忘卻打了所以空靈變為油

滑峭折變為小家皆是不善學之過亦所謂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也于穿揀乎何尤不善學韓宗伯先生者當作如是觀

蘇黃聲價相當

陳眉公云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仲連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薦乎此語能道出兩公分量乃知世稱蘇黃或曰坡谷良非偶然彼區區食舊聞謂黃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尚屬揣盤捫籥之見耳

妙貫堂餘諱

卷三

十一

甲編

宋朝待士之厚

平居讀宋人詩文見其僚友知契間宴賞繁密往往復迴環評花徵伎抹月批風大是無日不樂無序不春數百載下想像流連猶有餘慕竊疑當時諸公職事既脩觴咏不輟何以安閒休暇儻儻風流如是抑或者法網寬恩波濶故進無瞻顧之畏退鮮交謫之私自然情志舒徐日用優裕有銀章金



帶之榮而無桎梏軒冕之累有退食委蛇之適而無廢時失事之訛有以使之然乎既閱石林詩話載韓玉汝相國元豐初自樞密承旨分界將行有愛妾劉氏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馬搬家追送之玉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自樂府發也劉貢父玉汝姻黨即寄小詩爲戲云嫫姚不復願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變皇華何啻有光輝由是玉汝之詞亦盛傳于天下石林因謂蓋上以恩澤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十三

甲編

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乃知宋朝立國待士之厚有非漢唐所能及處在神宗時猶爾也

俗文難變

歐陽公跋魯公撰元次山銘謂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余考公在天聖嘉祐間獨倡古學欲以變時文聲偶之習公天才既高學古有獲而力又足以赴之

遭遇順時風馳電掃宜若甚易矣後知貢舉力黜軋苗撤棘猶有誰者久乃漸服習俗之難變如此公蓋自爲駕照然變體誠難而俗下文章又不可以不變有志之士亦勉爲其難焉者可耳

選詩二則

李太虛云若詩選生者孔子當先爲之矣今觀三百篇中不獨魯三家晉六卿無詩即鄭衛二國孔子交遊不少亦未見載其詩豈子產蘧伯玉輩皆不能詩乎人必蓋棺然後論定詩必人亡然後鑒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十三

甲編

空若哆口面諛誰能不波况死者得生者而薪盡火傳生者得死者而之生茵出始爲以詩重人不以人重詩愚謂太虛此論自是別有所感然亦爲中材以下說法耳若平情虛心言之作詩者惟其可傳不待身後詩佳則生亦傳也選詩者惟其真識眼力既真即選現在之人且選縉紳膺仕之人亦不爲阿否則瑕瑜倒置玉石混淆即其人已往其名未彰托言闕幽亦同買菜試以八股論之東鄉在當時何嘗不選同輩之文直筆確評至今宗



之不變當時碌碌諸選家何嘗不選往代之文今其選何以寂寂無傳文固有之詩寧不然韓文至穆伯長而始好此總見知己之難非必待久遠而後出也湯臨川有言頗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古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為名固知名亦命也由臨川言觀之然則苟不遇知己于千載表彰無人即久遠之後佳文字之伏匿而不出者又豈少哉至謂孔子不選當代公卿及名流之詩此種議論驟觀之似屬新奇但愚謂爾時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十四

甲編

風氣渾穆作者與選者皆為世道人心起見無意垂名故三百篇中朝廟卿尹大夫士之詩亦多有之第僅系以國風不列其姓名故無從稽考耳以此推之安知其中不有僑瑗輩作乎偶然辯此以質世之精于說詩者然亦同一痴與耳陳士業云作詩者可以好醜並見而選詩者必不可以瑕瑜倒置是故選者較作者尤難海賦一篇蕭統存木元虛而畧張融淮西片石姚鉉採段文昌而刪韓愈選者如是作者其又何賴焉如此說

詩文方是持平之論又不歷歷較量于生歿間矣

集古錄

歐公集古錄數千卷搜購周穆王以來下逮五代金石文字最為美富凡窮山絕海荒林破塚無不探討殘碑斷碣彝器銘志無不收采古文籍篆分隸諸書無不考譯大者訂正史傳訛闕小亦闡發幽隱存姓字古蹟于烟銷雨蝕之餘蓋自來集古書所未有也公恒汲汲然有湮沉磨滅之歎雖民間墳廟所樹令長德政所紀片石行墨必籍而藏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十五

甲編

之固緣公好古之篤亦有見夫漢唐間人去古未遠風氣樸實金石遺文無不可傳傳者無不可信在當時未嘗有意立名而公反懼其名之漸淪而亟為表彰之匪特以其年世之久文與字之難得為可珍惜已也不然若後代石刻盈千累萬如去思生祠諸碑多出無藉輩逢迎獻媚涇渭不分諛墓者人人有道戴德者處處峴山稍有志節之士視之若浼而高深遊覽所及崩崖墜石鐫字題名不過好事者刻意效顰藉以博聲華獵虛譽而已



願會不幾時悉化為樵夫礪石假令後五百載有  
好古之篤如歐公其人者出陵谷變遷頽廢未盡  
亦將汲汲然以為前代文字之難得懼其湮沉磨  
滅而盡取而收錄之耶

劉夢得過巫山悉去碑板詩千餘惟留沈佺期  
王無競皇甫冉李端四首與歐公集古錄同一  
肺腸一恐珠沉滄海一恐玉混砥迹雖及而  
意則同也嗟呼除莠正以扶苗違小人正以安  
君子天下事偽者不芟則真者不出又豈獨文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十六

甲編

字為然也哉

巫山詩

全唐詩話載白樂天語繁知一云劉郎中理白帝  
三年欲作一詩不能罷郡過巫山悉去千餘詩但  
留四詩而已詩話載李端詩又謂蜀路有飛泉亭  
亭中詩板百餘篇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過此題云  
賈掾會空去題詩豈易哉悉去諸板惟留端巫山  
高一篇而已平居讀此輒疑夢得與能同為中晚  
詩人兩事相類何以有千餘篇百餘篇留四首留

一首之不同豈劉除去在先好事者又或量為補  
入薛後過蜀仍復除去并沈王皇甫三首而亦盡  
去之耶細考夢得從播易連徙夔州在憲宗元和  
初而薛登進士在武宗會昌六年至宣宗大中八  
年始補盩厔尉佐福為西川節度副使又在其後  
距夢得刺夔之時蓋已五十餘年矣其為夢得留  
四詩之後再加除去只留一首無疑也自來明眼  
人所見畧同特有稍恕與不恕之別耳僕生平好  
較讐古事遇有異同疑難處輒不憚參互考訂務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十七

甲編

求明白快然而後已類如此樂天移刺蘇州自峽  
沿赴有秭歸繁生知一聞其將過巫山先于神女  
祠粉壁大書曰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  
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樂天見而  
悵然邀知一至但道劉郎中已事并誦沈王等四  
篇慨然共濟卒不賦詩樂天豈慮後世或有如劉  
者過其下懼為所去耶不然何繁生書壁迫之而  
竟不一作虛神女清詞之候也想見古人意興不  
屬或句不出人頭地決不輕下筆蓋其慎也愚嘗



謂樂天不賦巫山太白不題黃鶴古人遇急處皆能善用其短

繁生祠壁一截激昂清麗大是適人宜樂天之心動也惜繁他詩不多傳佳期等詩皆五言近體考之端作工力似為悉敵不知端詩何以獨存意薛或別有所見豈端頸聯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較佳期閨谷疑風雨幽厓若鬼神無競徘徊作雲雨婉變夢荆王冉雲藏神女節雨到楚王宮獨為蘊藉故宜作魯靈光耶餘聯入

妙賞堂餘譚 卷三 六 甲編

題寫景四詩大槩相類似難軒輊詩有別腸固不可因人成事請更以質世之精於知詩者

敝邑西山詩

山川名勝習題良難擅場吾省會城西三十里有西山俗呼為嶺高峯插天與滕閣對如翠屏然宋時一僧遊覽詩版告郡守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此事出吾鄉宋大前輩劉貢父中山詩話特未載僧為何名考六一詩話云國朝有九僧詩

集豈即其九人中之一所題乎然歐公云詩集已亡其佳句為人所稱者能畧記數聯九僧名亦忘其八僅記一曰惠崇後司馬溫公遊萬安山玉泉寺始得九僧詩集於進士閔交如家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我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克集而序之溫公續詩話謂其美者亦止於世所稱數聯耳則此似又非九僧中作也抑宋浮圖以詩名者甚多或別是一僧偶佚其名

妙賞堂餘譚 卷三 七 甲編

乎何物禿子能以二十字道盡西山雄槩直奇觀也吾郡邑迭脩志乘西山滕閣詩依樣收入者頗多並未載此段公案想是未見中山詩話近代士大夫之奔陋無聞處可笑也

御新建議湯宣城於弱冠

湯宣城族孫為余言霍林先生弱冠時讀書九華僧舍時太守興起文教同舍生數十人公尚未知名一日御定字先生維舟江干幅巾布袍步遊山上遍覽生儒文盡平平耳至公讀書之所見已



下山遊戲雙扉內局定字問僧是中可暫啟平僧  
急啟入之則書篋盡閉案頭視底微露紙尖揭之  
則半篇未完草也定字目數行下邊曰好因問是  
生姓名且云曾有識者平僧對曰姓湯宣州小生  
耳昨翰林開之馮公過此稱其文可中進士定字  
以手掩紙作低語曰數年不見馮開老謂渠學識  
增長不道反退去了因語僧是生可持四十年文  
運豈僅作一進士而已後宣城以圓秀之調魁南  
宮會元衣鉢為之一變其風氣垂數十年始信定  
妙貫堂餘譚 卷三 甲編

字先生知人知文之鑒  
後霍林閣僧言追定字於舟中親承指授而乙  
未禮闈主試者為張文端公固知宣城衣鉢總  
出吾新建也

西江制藝將復盛

余曾語同學謝樹漢重校云吾鄉制藝至啟禎間而  
極盛比之日之方中月之既望當其時跨吳踰越  
聲宋提明追盛極不得不衰亦天運循環之理故  
六十年來而西江八股云亡其不亡者李仲章來泰

徐澄萬春二三先輩一綫耳聞者頗以為知言頃  
盛極不得不衰則既衰當亦不能不復盛挽頽波  
于已潰存雅引于未終是必有起而任其責者

詩有借韻

余頗喜為詩意到直書拂紙可就然等亦置之頗  
不肖復俯俯至有出入他韻而不顧者稿中所存  
不一而足雖未暇改正每念之殊怦怦然不愜也  
嚴滄浪詩話辯詩有借韻一體如押四支可借五  
微或十二齊之類是借韻亦詩體之一昌黎此日  
妙貫堂餘譚 卷三 甲編

足可惜篇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不知何意  
而歐公正愛其工於用韻謂得其韻寬則波瀾橫  
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  
格是反以出韻為工矣并不言借也平居拈此解  
嘲輒有捧心之愧然在有意為之則為效顰無意  
出之既覺不自改正正如嫵媚自安其醜似又非  
捧心之比耳究之詩總不工固不係韻之出與不  
出而汎汎為之沾沾辯之不免同一痴興也

銀豆謠



明景帝嘗以金銀爲豆又剪銀盃如花葉亂撒地  
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笑楊文懿公守陳賦銀豆  
謠京師傳誦之謠云侍臣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  
驅良工顆顆勺圓奪天巧瑤函進入蓬萊宮御手  
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  
一天雨電敲鴛瓦中官跪拾多懷袖金鎗半墮羅  
裳縹羸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  
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  
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  
妙貫堂餘譚

妙貫堂餘譚

卷三

七

甲編

匣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  
殄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  
糴捺瓢盡作溝中瘠明王由來愛一嚙安邦只在  
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魏明之先生義德紀畧

中翰魏明之先生 廣昌人余年友日乾檢討之  
父也隱居水斗岩順治丁亥建昌守將杜承芳利  
砦中所有欲襲破之素敬先生長者先遣人投箭  
翼其家先生亟出謁承芳語曰某非爲一家拜德

也砦中男婦以千計皆國家順民願公無入不許  
先生度承芳所欲得者賂耳乃懇寬一日告歸不  
謀于衆竭貲得二千金携之出行金承芳并以五  
百遺其左右約免二事謂不淫與不掠也再四力  
懇左右復譬解之承芳乃如約兵旣入砦中男女  
千口悉遠近避亂居此者獲免此倘里人至今頌  
義不衰然先生之家自此破矣今先生子孫鵠起  
莫不以爲潛德之報而揆之先生初心何有于此  
余從檢討得先生墓石文乃族弟和公處士所撰  
妙貫堂餘譚

妙貫堂餘譚

卷三

七

甲編

者讀之私心竊歎以爲世人重利如性命甚者金  
尊命賤吝貲守死至離水火白刃而不恤先生厚  
德風動悍將旣足以庇其全家矣乃汲汲以砦中  
千口爲念必欲共脫湯燄甲辭抑節破產傾家務  
求獲全而後已此卽先儒民胞物與之意蓋古豪  
俠之所難令先生而在高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推此志也雖萬物一體可也余擬更考先生生平  
懿行叅稽墓志作爲義德傳欲以激揚澆薄而歸  
途祛僂志銘與行李俱失爲先紀其畧如此



文章政事出于一

明傅珪嘗言文章政事出於一文章可行即為政事政事有條即為文章

少實堂餘譚

卷四

三

甲編

妙貫堂餘譚 卷四

新建裴君弘任遠甫著

弟應時春及氏錄

從子曰菊谷年

譚詩文類 二

改義山夕陽句

義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此佳句也或恨其有暮景余改兩字用為起語足成一絕解之云夕陽無限好莫謂近黃昏須彌腰月上圍繞照乾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一

甲編

坤佛書有四天下東弗于伐西翟耶尼南闢浮提北鬱单越須彌山在其中山頂名初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當山腰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為晝夜也

蕭何何以識韓信

宋僧覺範每問士大夫蕭何何以識韓信竟無有答者愚僭為詩補之云力不先人魏縛雞曾如湖海渺難窺是中布越容多少想見登壇掛印時然則淮陰何以敗愚又為詩弔之云盛滿難居可若



何功成只合守謙和最憐勝下羞能忍帝前誇詡  
將兵多

蜀秦路間有溪曰韓溪郝侯迫淮陰處也宋人  
劉涇題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  
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

詩法通于作文

語忌直意忌淺脉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  
迫促又曰學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  
筆而成既識羞媿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

妙賞堂餘譚

卷四

二

甲編

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此嚴滄浪論詩  
法也僕以為通于論文通于論古文亦通于論時  
文學古文學時文者能于此處心味而熟講之便  
是最上乘法然則如之何卻到透徹地步則仍不  
外滄浪論詩數語曰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  
其所至

李杜不可優劣

李杜在當時氣誼甚浮交情互篤杜詩言太白凡  
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三夜頻夢

君情親見君意而李詩中言杜只有飯顆一篇子  
美真摯太白疎狂于此可見捫蝨新話乃欲以是  
定李杜優劣謂杜實傾倒于李而李意頗輕杜是  
又所謂以庸俗之見度賢哲之心也不可不辯

東坡出梅宛陵門

世知東坡省試出歐公之門不知得坡卷者為梅  
聖俞是年歐公知貢舉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同  
事而聖俞為叅詳官即今之分校官也論題刑賞  
忠厚之至聖俞一見坡卷以為似孟子置高等遠

妙賞堂餘譚

卷四

三

甲編

中第二人榜後謁謝因問論中臯曰殺之三堯曰  
宥之三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梅亦不以爲  
惟是年子由子固皆在選中最稱得人然子固元  
豐題跋多稱歐公為永叔而坡詩亦往往稱聖俞  
想爾時座主門生之禮或不甚峻耶是科考官在  
場中唱酬甚盛歐詩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  
蠶食葉聲梅詩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  
堂深皆為警句

莊子一書所言皆意中語初無其實而坡引堯



臯事亦第曰想當然而已陳善云余讀東坡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想見才人爲文迅筆縱書並不屑屑斤兩於古人古事若何也然有坡公之才則可無坡公之才則亂道耳梅詩萬蟻句比擬不倫無怪乎士論沸騰有主司自况五星而待我曹爲蠶蟻之謗然歐詩看來氣象堂皇殊有瀟灑出塵之致春蠶食葉喻落紙之爽利耳與梅詩萬蟻之意正自不同卽五星明夜亦言文運光昌非屬自譽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四

甲編

蓋劉暉輩造爲配語欲以洩其考官刷之憤也嗣後場中遂亦不復敢作詩矣

崔魏公兒時咏架上鷹

唐崔鉉兒時謁韓宣公滉令題架上鷹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縑人滉曰此兒前程萬里明昭陽李相國少時題喜鵲云羨爾靈禽殊羽族日傳喜事到寰中主人憂樂關天下爲報時和與歲豐與崔詩氣格相似兩公在童子時便已不凡如此初李石

鎮江陵辟鉉爲戎倅一旦告去旣入京凡三歲石未離鎮鉉已秉釣故石馳牋賀有思賢方詠于嘉魚栖止實慙于威鳳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永移已在陶鎔之下云云鉉久居廊廟三擁節麾宜宗嘗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

辯杜詩綠沉字

杜詩遊何將軍山林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薛倉舒補遺以綠沉爲精鐵引秦書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爲縷以縷之及北史隋文帝賜張翥綠沉鎗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五

甲編

沉甲趙德麟侯鯖又謂綠沉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真周少隱兩非之愚竊疑謂竹爲是竹鎗猶云竹箭蓋言山林曠野滿砌生苔翠竹數竿森森直上如鎗之矗與綠苔相掩映也如此方與題中山林景物相稱不然一句說金說甲一句說鐵說鎗何與遊事而工部儘着把這些用武之具向武夫前搬弄不慮其罵坐耶

南史有綠沉屏風或亦是竹若鐵豈堪作屏風耶或曰綠沉卽綠檀也姚令威引續齊諧記云



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又  
王右軍筆經云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蕭  
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謂是以漆  
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綠沉故謂之綠  
沉令威所云卽今之攢竹雕漆之屬是也果爾  
則綠沉屏風其卽今之雕漆屏風而杜詩綠沉  
餘其干旄之屬耶其說亦可信總之皆竹類也  
唐人爲詩用功處

青蓮詩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六 甲編

八十一萬歲芥隱筆記謂出道藏雲笈七籤二帙  
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千百成百成八十  
一萬年而有太初老君從虛空下爲太初師又復  
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樊川詩老翁  
四百牙瓜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芥隱謂四百本四  
目出天蓬咒蒼舌綠齒四目老翁今本誤以目爲  
百耳擲火出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衢東坡亦  
用于芙蓉城詩仙風鏘然韻流鈴也龔檢討誠屬  
多聞而唐詩人都能博覽羣籍如此想見唐人爲

詩用工處凡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子百家浮屠  
老氏之文無所不記也

樊川又有詩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芥隱謂  
出灰信宇文盛墓誌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  
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少陵詩急急能鳴鴈  
輕輕不下鷗洪氏辨證謂能鳴用莊子外篇一  
能鳴一不能鳴不下用列子黃帝篇鷗鳥舞而  
不下詩人出語下字並不苟如此明季八股多  
雜子史釋道語雖非理脉頗有唐詩人工夫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七 甲編  
象外句

宋僧覺範評詩有象外句言比物以意而不指言  
某物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  
葉比雨聲又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  
比遠燒愚謂此亦後人有心看去故作解悟耳其  
實作者之意未必爾爾也蓋作詩只是寫現前之  
景前句似是秋夜蓋夜雨蕭蕭聽者忘寐不覺漏  
盡比曉開門則落葉未掃此是兩種實景未必以  
落葉比雨聲也後句似是秋眺蓋不雨常陰之候



日光時出時沒澹映林木日光既澹遠燒明滅可辨亦是兩種實景未必以微陽比遠燒也若必以前景專繪落葉不兼聽雨後景專繪野燒不兼斜陽是有意解索幽渺未免求深反淺失之穿鑿且若以微陽比遠燒則下喬木三字便用不着即云遠燒照入林木如微陽之光則又宜曰微陽映喬木或曰在喬木不宜說下字也然能于象外說詩卻有別趣所謂不以文害意可耳

士不可浮薄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八

甲編

唐貞元間陳通方與王播同登第播年已五十六通方甚少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蓋輕狂語謂其日暮途遠及第等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難艱苦萬狀播捷三科為正郎判鹽鐵通方求助不應時李虛中為副使通方又以詩求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其乞憐如此不知曩時期集意氣何在播不得已薦為江西院判播尋拜相此頗足為後生浮薄之戒

詩文流播外國

白樂天詩在當時每一篇出雞林賈爭以百金購之東坡嘗于清井監得西南夷所賣蠻布弓衣其文乃織成梅聖俞春雪詩坡以貽六一公公喜甚遂更為古琴囊極其寶愛陳大士為諸生其八股流播海外有海舶漂至遠島見市販懸一布旗大書曰大明國雜貨大士稿在焉此三事相類皆文苑佳話也景泰二年王越以進士廷對風攝其卷莫知所之而墜于朝鮮之庭國王方朝得以獻景帝因識其名此文制科異事并及之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九

甲編

杜詩可以祛瘧鬼黃書可以息江風大觀間王榮老方官觀州欲渡觀江風作七日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獻之當濟願無所有惟玉麈尾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直包虎帳獻之風愈作夜卧念有黃魯直書扇頭韋應物野渡無人舟自橫詩即取視之儻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手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一餉而濟蓋人筆墨明則見重異域幽則格乎鬼神其異



如此

宋伯惠洪駁劉白詩太過

冷齋夜話云杜北征篇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終自誅褒姒意者明皇墜夏商之敗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官軍誅校幸天子舍天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樂天長恨詞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惠洪之意謂三公皆言妃子死

妙賢堂餘譚

卷四

十

甲編

而措意不同疑劉白傷于徑直無溫柔敦厚之旨然考妃子之死實明皇次馬嵬驛將士誅楊國忠明皇杖履親出慰勞之六軍猶不行陳元禮遂奏請貴妃自裁高力士又贊成之明皇不得已始割恩耳非自己畏天悔過而有掩袂之舉也愚謂杜詩隱寓尊諱存國體也劉白直書其事志詩史也三公各有深意似不可以是軒輊之矧杜紀當時劉白紀事過一婉一直為時不同易地則皆然耳但褒姒誅而周亂殷喪太真除而唐用中興前後

衰盛原別杜詩亦未為錯而宣宗御製挽樂天詩童子解吟長恨曲則在唐後王固已自知馬嵬之實不足諱也

韓昌黎司空表聖二公詩

韓昌黎從裴晉公為行軍司馬歸次潼關寄張十二使君云荆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破蔡州廻桃林夜賀晉公云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將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初晉公過華岳廟題名

妙賢堂餘譚

卷四

十一

甲編

闕門後大順中司空圖以一絕紀之云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聲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三詩聲調高壯意氣激昂視下士寒儉語不啻雲裏正不嫌其說盡也宋諸公詩固已胎胚於此

林處士璉禪師二公詩

宋錢塘講師遵式赴王冀公名將趨金陵過孤山林和靖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賓謁少清譚應喜道人來大覺



璉禪師仁宗朝留任東京淨因院既久乞還山作  
偈進呈云千簇雲山萬壑流閒身歸老此峯頭慙  
懃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云堯仁況是  
如天濶乞與孤雲自在飛二公詩皆有瀟洒出塵  
之致

杜詩與唐為始終

少陵祖審言工詩與沈宋蘇李齊名為初唐大作  
手故山谷謂子美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  
之耳少陵子宗武亦能詩嘗示阮兵曹阮答一斧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十一

甲編

曰欲子砍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少  
陵作宗武生日詩有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工部固亦頗許其子  
名宗武者得無欲其繩審言之武耶惜宗武詩世  
不傳而少陵三代並為風雅宗主抑亦可見晚唐  
詩人杜荀鶴號九華山人即小杜之子也小杜守  
池陽有妾懷妊出嫁州人杜筠遂生荀鶴則益公  
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見向  
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唐風荀鶴集名

余嘗謂杜氏之詩與李唐一代相為始終因作一  
絕紀之云衮衮諸公亂若麻初中盛晚漫相誇少  
陵三世樊川子一代詩名在杜家

大士先生有子孝威孝逸具有父風張受先令  
臨川緘其文以示張天如曰見兩郎知大士非  
假亦足破疑矣大士為諸生有四子合刻謂陳  
章羅艾後為六子合刻增其二子也陳氏之文  
正如杜氏之詩其視威逸不猶少陵之于宗武  
耶然宗武詩不傳而威逸皆有詩文垂于後世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十一

甲編

此又有幸有不幸云

執詩不可以論人

詩中句意及使事多屬偶然興會或有觸而發  
可以字梳句櫛之也嘗惟宋人評詩輒執此以論  
人之才品學術未免刻舟求劍失之愈遠論世者  
無為其語所惑

唐人詩有絕大關係

魏徵詩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李日知詩所願  
但知居者逸無使時稱作者勞皆侍宴應制之什



也可謂詩諫聶夷中田家詩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脩倉二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卻心頭肉則稼穡艱難閭閻疾苦之狀俱在目前鄭雲叟富貴曲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又西施詠素面已云妖更着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則竭賞娛色豔婦傾城種種荒淫之戒隱然言外章孝標焚書坑詩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著書便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十四

甲編

將暴秦橫絕癡絕之態如冷水澆背渾身汗下如此等詩措意深遠可誦可歌皆有絕大關係可見唐人作詩不僅作制舉文字觀

唐人選詩

唐人顧陶有唐詩類選姚合有極元集韋莊有又元集皆以本朝人選本朝詩如今之帖括家選歷科房行書是也然每于人數百篇中詮其數篇可見古人簡汰文字精慎處其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祐趙嘏皆不收姚集亦不收李杜又是

何意豈以其詩久炙人口或各篇甚多故無用為掄次耶

上天梯

米元章名對詩云笏引上天梯鞘鳴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杜荀鶴詩

池州費剋卿登第母卒歎曰子祿養親耳得祿親喪何以祿為遂隱九華山長慶中拜拾遺不應鄉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十五

甲編

後賢杜荀鶴以詩吊其墓曰凡吊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卻九華山可謂清而峻又曰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亦閻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可謂婉而達作高節人輓誄須要有此意象

四家詩集

人言荆公執拘愚看卻極冲虛公嘗編太白昌黎虛陵為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歐詩固佳然在當時不過同鄉一先輩耳卻能推崇到此可謂冲虛極矣初老泉來京以所著權書衡



論投歐公一時稱善荆公以其縱橫有戰國氣獨不延譽故老泉作辨奸論詆之以洩其憤而荆公獨愛長公文臨老在鍾山客從黃州來猶問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及得成都聖像藏記卽從風簷月影中索讀之喜曰子瞻人中龍也其冲虛樂善類如此

皖口盜姓名

昨譚江上豪客能乞李博士詩竊恨是客姓名不傳頃乃知其是循州韋思明也唐末進士李彙征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十六

甲編

客遊至循州遇雨求宿韋氏山莊主人杖履出迎年八十餘自稱野人韋思明與譚詩史淹留竟日彙征不能屈因論數十家詩次第至李涉酷稱筆彙征遂吟二篇思明復吟二篇其一云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忽愀然變色曰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事後遇李博士蒙惠一詩因而跲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藏焉遂隱羅浮于今一紀李亦云亡追惋今昔不勝憤

然乃持觴酌之反袂而歌曰風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文相逢何必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蓋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曰李博士其豪首曰久聞詩名願贈一篇足矣涉遂贈以是詩盜喜不取絲毫而去九江孔道從滕閣順流而下故叟頌涉滕閣詩忽感舊事叟卽昔年皖口之盜魁也乾符辛丑范攄客雪川值彙征細述其事且云于叟居觀李博士手翰尚在蓋感李一言因而折節改行遂爲才人卒成隱者其亦季世之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十七

甲編

韓悲白樂

退之多悲其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樂天多樂其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兩公意趣不侔如此韓爲文章道學白作富貴神仙悲者類豆春秋樂者翱翔批率兩公所得並自不減也

梅花詩

余嘗作梅花詩中有二句云調羹會入君王夢獻賦端需宰相才用說命廣平二故事相映帶也願



自負氣象崢嶸類宋人集中警語頃讀張文潛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之句喜其與會森發正堪匹敵然文潛上句終有實三字較鄙作樹義圓穩則終不逮古人矣

唐有五寶

人知宋有寶氏儀儼兄弟號燕山五桂不知唐益有五寶也京兆寶叔向之子常羣牟庠鞏皆工詩為聯珠集取昆弟若五星之義官皆正郎叔向有詩名代宗時為左拾遺常牟庠鞏皆登第羣以處

妙賞堂餘譚

卷四

六

甲編

士隱毗陵德宗朝用韋夏卿薦仕至中丞集有褚藏言序五人各一卷卷各一小序云

魏扶知禮閣詩

唐大中初魏扶知禮閣題詩云梧桐落葉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勝出無名子削為五言以訊之

陳善評孟子

陳善論古文自六經論語外惟孟子最為巧妙其評堯以天下與舜章似長江巨浸瀾漫無際而渾

灑迴轉不可名狀評百里奚章似布泉懸水下注萬仞怒沫狂瀾乍起乍伏瀕洞洶湧而觀者竦然

辨狼居山

漢書衛霍傳飲馬瀚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是以封狼對飲馬居山對瀚海大河對祁連也後人或用狼居山以狼字連下為山名恐誤山所旃切

口字二音

芥隱筆記辨口字孔五切引漢溝渠志白渠之歌

妙賞堂餘譚

卷四

九

甲編

云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甫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愚竊恐是隔句韻以後斗口為一韻雨黍為一韻若口字孔五切以叶雨黍則後斗字又將何切耶至引上林西京二賦以口字叶浦字覩字卻宜是孔五切或一字有二音也龔公宋末大儒博洽稱最不敢妄喙存之以俟大雅君子再考

古賦勺藥字

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為醢食



物也諸家以爲溱洧之勺藥誤勺音酌藥音畧音訓亦不同並見文選子建七發張景陽七命註廣韻亦有二音故昌黎偃城聯句兩相鋪氈氈五鼎調勺藥又云但擲顧笑金難和卻老藥二藥字同音不同非重韻也後人詩或用勺藥羨意本此而不知者卽謂以花作羨是何異以躡鴟爲惡鳥耶

作文不在好奇

陳後山詩話謂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詞艱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三

甲編

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官箴文法

宋圓照師宗本常語人曰我不勸汝出家學佛只勸汝惜福脩行僕以爲通於官箴師首座大通善本常語人曰我只勸汝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僕以爲通于文法

徐巨源論文

巨源論古文各有門庭以所熟爲其所出韓出左柳出國永叔出西漢明允父子出戰國介甫出注疏諸文子固出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卽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魯公不似張旭也論時文以肖其題爲主有理有象是不一致譬則樂也韶夏冲容大武蹈厲廟堂踔越燕饗和會下至里巷歌吹各客上壽必有好音送聲撤莫必令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三

甲編

悽惻此自然之理也又如畫者春山欲其嬌潤夏林濃竊秋水澄潔冬嶺肅穆晨漁緩出暮客遄歸此自然之象也故凡題性命不可屬辭典故不可空素消理不可寒儉風刺不可直指發端不可盡言更端不可遽已如此之類固難槩擬而或曰我文欲孤高我文欲曠遠槩以一起苟非其題失必滋甚譬之以孤松爲春色軍鐸奏廟楹氣象固已不稱彈鐘使爲高山流水憂笙使爲更漏抑必不得之數又曰性情者文之根本也經術者文之圃



也歷代史乘昔人事辭文之雨露膏澤也諸子百家文之旁流支潤也又曰題質而我文之故曰文題幽而我顯之故曰章又曰推之古文詩詞亦如是焉耳以上數則直入文家三昧此巨源文訣也鴛鴦繡出金鍼亦盡度學者玩味而有得焉便可反三隅矣

文章者比事屬辭有聲有理之通稱也俗呼八股帖括競曰文章此相沿之陋然玩巨源質幽兩解則即以文章二字屬之制藝也亦可

妙賞堂餘譚

卷四

三

甲編

巨源考古未詳 二則

徐巨源序劉士雲漪亭近菟謂君子而不文者有矣韓魏公狄梁公是也錢收齋貽書正之謂魏公高文大冊不當謂其不文而予讀唐書梁公亦是初唐一代大手筆浩博如巨源猶有考古未詳之失可知士君子立言不可不慎然存其誤以俟後世人之訂正古人往往有之無傷也劉琨詩西狩泣孔某仲尼悲獲麟一事疊用揚子法言曰正考父嘗喻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喻正考甫矣陳善

謂考父非作頌之人奚斯又但作寢廟而已何勝之有此皆考古未詳之誤魏公有安陽集五十卷其詩微婉巨麗尤為當時諸公所不及公嘗自云吾在中書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此語三尺童子能言之巨源才大而此獨疎脫至是何也

才人為文輿到疾書往往不暇考證即經見熟識之故事當其議論驟來恣其謬誤而不覺非必盡聞見之隘也巨源作澹園詩序又謂使李杜論詩

妙賞堂餘譚

卷四

三

甲編

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愚讀滄浪詩話毛子晉跋尾謂其吟卷百餘章如鏡中花影林外鶯聲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余雖未見由毛氏說證之則其詩集世固有之且佳無疑也何得云無片言傳抑巨源文字多散佚今所存一二皆其少時所作或不及博覽故耶

滄浪與吳景先書有云僕作詩不敢自負至識詩則有一日之長巨源評羽意或本諸此然羽自謂參詩精于豈無不刊之作而起李杜于異



日若與羽辯證一堂出其心得挾其紕謬所聞當必有進特二公不肯以金鍼度萬世人耳愚嘗謂使以李杜爲詩話必有可觀當在兩宋諸公之上此論頗爲有本巨源云云未免抑揚之過也

佳文不在字句上

舊有議蘭亭記天朗氣清爲不合時景絲竹管絃爲重複故文選不收此是俗下文章看園子之論考孟堅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右軍用字固有所本重複之謂不先自班氏受之耶總之文之佳否正不當于字句中求之也

明詩病在近雅

余每讀明朝諸公詩輒不愜意王徽曰唐詩沿于國風而漢魏變于雅頌雅言多盡風詞則微今日之詩病在近雅此論得之然要爲隆萬以前言耳竟陵而下則自檜無譏

怡園星聚詩

庚辰仲春下浣司業張繼亭先生招集滄漢同袍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三十四

甲編

大會于宛平相國之怡園凡九十有四人蓋天下之英在焉先生手握一冊序數行于首題曰元魁星聚錄令諸子各留里居姓字其上是日伶人卽相府舒悅新班撤席後又縱觀亭閣池沼山林花竹之勝名賢國士妙舞清歌流觴曲水一時並集長安傳爲盛事余賦七言近體二章紀之中有云流水乍疑金谷會沙堤今作蕊珠宮頗爲同人所傳誦

續表忠記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三十五

甲編

續表忠記吾友四明盧公弼直編著皆表萬曆以後諸正人君子成仁取義之槩倣嘉善錢士升遜國表忠記例又有二續三續各編其二續刻于江西爲今粵西觀察楚人方南鄭公叅藩時所捐俸錢行者公居官極廉自奉甚約清俸所餘不以長子孫而以鏤書版已加于人一等矣而絕不留姓名於編首并不作一弁言公弼以請則曰刻書以彰幽隱也爲自己留名乎夫世固有捐金不贏而輒將人著書之名平分一半去者其視公爲何如



也吁此種高致當于古人中求之

婦人工書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李  
克母廷尉衛展之女弟也王子敬五歲時夫人奇  
其穎慧書大雅吟賜之又有御情妻傅氏王洽妻  
荀氏並以善書名蓋晉代婦人工書法者多不獨  
衛夫人也而歐公集錄金石文字求之既勤且博  
自周秦至顯德名人所書莫不皆有獨無衛夫人  
書而千卷中所收婦人筆蹟見于石刻者獨唐叅

妙貫堂餘譚

卷四

字不

甲編

軍房璘妻高氏一人而已疑衛夫人當日雖精于  
書雅不欲以書見故亦不肯輕為人書而高氏乃  
至為人書德政碑碣錄中有安庭堅美政頌及太  
原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二碑皆鐫高氏書  
勒石題名千眼共見若惟恐後世人不知其善書  
也者余又以知晉人家法之正而唐室婦人之汲  
汲于逞才好名未必非則天之有以倡之其流弊  
至于久而不息也然衛夫人之書後世類能稱述  
杜子美至見于詩而高氏無聞焉世間男女子亦

忠其無實耳不忠其無名也又何必汲汲于表暴  
哉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三七

甲編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曰菊谷年

男聯桂棹發 錄

清譚類

賀梅帖

沿山寶無學元文憲公會孫行也僻嗜梅嘗過其

弟西園見綠萼一株在蓬蒿中開花濯濯可喜欲

得之懼弟或有難色以市廛一片歲入息可十金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一 甲編

者相賀弟欣然疑為誕也日暮果送賀梅帖一紙

命數丁移之而去帖云有地一廛在河之邊不亢

不潦歲入息錢數千今以賀弟梅厥高與兒童比

肩自賀以後地從弟稅梅聽兄遷以有用而易無

用嫂姪殊不之然爾兄聊用以周旋帖語雋永有

致不又從古今詩歌賦記外贈一段梅花故事供

騷人詞客之咀嚼耶無學嘗除夕窮甚方向隣人

乞貸忽有鬻古梅二株者亟解所衣狐裘易之其

酷好如此或謂美產賀梅與名姝換馬相類然名

姝換馬同一俠腸美產賀梅則雅俗判然矣烏可  
相比唐突林下美人也林處士妻梅子鶴與無學  
僻情差可彷彿

才人無往不富貴

丘毛伯序宣城梅勉叔士詩謂才之難也不特人

間即天上地下皆然一子淵耳而地下儲為脩文

一長吉耳而天上推為作記乃知人之有才行者

令人間天上地下生富貴死富貴無所往而不得

富貴也此等語拈來最有意思能增長才人聲價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一 甲編

即在拓落中見之亦銷幾許磊塊添幾許氣魄所

謂生為大柱國死作閻羅王吾復何憾英雄歸路

即是神仙實在道理如此區區蒙珠離國當尚非

才人稅駕之所

大士已吾集云一士人為冥官所攝禮遇之使

教其子且曰世之能為項仲昭文者獨子耳是

仲昭八股冥府亦推重也此則修文作記之外

又為制菽中添一段故事昔人曾言竊恐十地

閻王不愛詞賦也誰知閻羅王且愛舉子業乎



居嘗論此竊疑闕羅課子擇能舉業之人畢竟其子亦習舉業但地下既不開科十殿子弟又不應舉精此何用豈人間春秋榜其人未生時大羅天上固曾先為試定俗故有天榜之說其試也亦用八股耶主試者或天上仙曹不足并取冥府王公子弟作分校官俱昧時文體制故從師預習耶考科場神異歷來有之題目多前知者或托之夢兆或見之乩錄如萬曆乙未禮闈司馬牛問仁題夢晉元帝恭默思道及吾省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三

甲編

昨壬午鄉試吾之於人題場前盛傳吾字起也字止之類不一而足又舊傳有舉子祈夢夢神授文一篇既覺背誦如流入場果即其題但文忽不記及出場熟誦如初揭曉其人落解俄元墨出即夢中所誦之文也是文似亦從冥冥中預撰者豈天上試士之題與文即為後日士子入彀之題與文耶當俟冥搜奇識之士共質之

南州二士

譚友夏上公車以尺一寄士業云悔不南而北南

可以見吾士業士雲北徒北耳其傾服如此士業陳先生弘緒士雲劉先生斯陞俱南昌人此可補入世說稱曰南州二士也

收桂花法

桂花半開時其香正濃就枝頭擷取搗冬青子汁拌之入有油磁瓶厚紙封蓋其香經歲不散至無花時取放盤中則香氣裊裊中人如新開時若裒淨斗室無縫者尤妙此等製法頗能巧奪化工令四時天氣常帶秋香真不啻身在廣寒宮也

妙貫堂餘譚

卷五

四

甲編

遊匡廬者山腰以上琳宮梵宇每晨起或天陰輒有雲芝肅而入如海水湧起升階納陛駉駉布濩一室樹筍爨盎盡是雲注好事者空磁罍待之頃臾礮溢用紙糊蓋歸貽親知題曰青雲一器至四天明淨時針刺紙縫則雲氣裊裊如青煙一縷直衝天上至于高不可矚其趣與收桂花法同皆雅人清致也  
貽措大宜曰青雲取青雲足下生之義貽大人長者則宜題曰慈雲取其磁與慈同音雅貺亦



嘉惠也然則何以爲報宜於清溪月滿時乘月  
光上射掬泉一盞貯淨瓶中題曰得月盞投瓊  
報玖投雲報月差足相當但岫雲之無心尤未  
若水月之空諸色相也故曰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願與慧業人共參之

春遊所宜

遊最宜春春遊有三遊山宜幽人遊湖宜風雨遊  
園宜伉儷名山而挾幽人清譚卽是泉石湖光而  
帶風雨巒巘絕勝晴嵐遊園而伉儷與偕則萬花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五

甲編

深處百草叢中燕燕于飛鶯鶯巧喚步步憐香踏  
去齊齊帶月歸來真一刻千金也唐詩名園春日  
總相宜大婦前行少婦隨又云竹裡登樓人不見  
花間覓路鳥先知宛然一幅士女遊春圖費無學  
每歲携三婦遊桃花下自序云如逢仙術樊劉之  
闕非遙本笑情痴宜武之摧知免想見名士風流  
亦必如此方不殺花園風景

醋交

廣昌何冢宰文淵永樂間爲温州守嘗乘小舟訪

高士虞原璩入門便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  
亦不容易來一夕談久不覺夜半村落無酒文淵  
笑曰醞可代也璩出新醞佐以蔬韭對酌辯論時  
人謂之醋交

十一月桂

桂花晚發者或秋末冬初重開一次荒齋有桂一  
株嘗九月始花余作催桂詩云身是廣寒仙手種  
晚成終久屬天家又云點綴故園風景好天香句  
得伴黃華蓋卽事也從未見有簪發之日始吐秋

妙貫堂餘譚

卷五

六

甲編

香者周伯衡意副詩鈔載其分司虔南署後有丹  
桂軒冬仲桂花大開不知還另是一種抑卽晚開  
之偶然極遲者若果另有一種移植山齋菊後梅  
前再添一段雪景供幽人吟嘯點綴寒光冷眼真  
僥倖也存之以備花木譜之訂

菜力勝於魚肉

閩人周嬰引梁武斷酒肉文人久食菜榮衛流通  
則能飲食氣力充滿神明清爽凡血腥增長百疾  
所以食魚肉者神理昏濁四體沉重又謂菜與魚



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此論可訂本草菜性清寒之誤即本草亦自云魚性動火猪肉生風而北地有黃芽菜香脆甘鮮似勝魚肉味也但云菜力能扶體食菜者類皆堅強則未審萬羊宰相與黃蘗秀士較其精脉虛實盛衰遲速復當何如耳

盜亦蔽賢

俗傳明季一監司善謹冬日大僚公集方圍爐向火監司後至坐未定諸公譁然曰必有高論監司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七 甲編

就事風生聲煨煨言曰適聞洋子江中失盜係廣東沉椒香船諸盜畏冷將香材作薪一時火發江岸馨聞上帝帝大喜謂是下界何方善士作如許大功德會亟命六丁力士查奏力士回奏不是人間作善事乃一羣強盜向火耳聞者絕倒此公大為雅謔然亦或有所觸若充類至義之盡綠林豪客能識李博士于瀟瀟寒雨之中一無所取但乞一詩而去元末泰和盜獲孝子鄧學詩之母斫學詩幾死守母傍不去一盜後至哀之并贈以詩學

詩立和遂釋彼肉食之徒若不能事賢友仁興廉舉孝正未審視若輩優絀何如耳余友趙子士疇死于萬安江上之盜與明季赤水三雋死盜處略同曾疑江村泰和之盜若彼萬安之盜若此盜亦前後不相若因歎蔽賢者謂之竊未聞竊亦蔽賢也此論稍涉失厚其亦重有所感也夫

唐人蕭穎士遇下甚嚴一奴撻之幾死無去意或問何不去曰愛主人之才耳故放翁詩云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後世士大夫

妙貫堂餘譚

卷五

八

甲編

若乏愛惜人才之心得無并媿于蕭奴耶

真率會

僕好為真率會作客既懶衣冠待賓每呼爾汝知我罪我聽之而已無學宴客篇有云酒無苦勸故免醉飽之虞禮不逢迎自有去由之適真悠然如得我心也

曲水園

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潁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勝初係州民所有文潞公為



守買得之會移鎮北門賈文元代一日孛家往遊  
題壁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潁水濱虎節  
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閒人仍走使緘寄公得  
詩大喜卽以地券歸賈氏文元遂受而不辭然文  
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也此段出石林詩話可  
見園林勝景寒士力不能購達官貴人力能得之  
又苦於遊賞無暇天地間清福之難消受也如此  
究之先天下而憂者出則宜猷入則贊化動念卽  
關民瘼夙夜多屬在公固亦不必拋却麟符虎節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九

甲編

徒着着于亭臺花鳥山池竹石作風月主人已耳  
他若不念人勞恣情遊宴浮生未閒半日老僧却  
忙了半月則又風斯下矣吾不欲觀

宦海炎涼

俗情冷煖宦海蒼黃不待墓拱白楊卽已門羅青  
鵠讀費無學宦籍一篇最能以文言道世事始焉  
鋪陳華靡繼則同歸索莫如鮑昭賦蕪城庾子山  
哀江南循諷一過意緒荒涼惜不教熱場中人徧  
讀之錢牧齋詩云薄俗休官如物故畏途削籍當

遷除一憤世眼一醒已脾又別是一番傷感

欣仰

賢哲生千百載上每動千百載下之欣仰有恨不  
同時之歎如太史公云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  
執鞭所欣慕焉謝幼槃淵明祠詩云假令九原今  
可作舉公籃輿也不惡然則苟文章不逮司馬高  
節不如幼槃雖欲求爲二公之僕隸輿臺庸可得  
耶

季重雅譔

妙貫堂餘譚

卷五

十

甲編

蕭齋日紀云王季重樵蕪關有客于之殊不爲禮  
客語季重臨叩令于相如謬爲恭敬故卓王孫輩  
皆謹事之今者有客不重亦公等責也季重笑而  
微挑之這其間相如料難是你滿座粲然此爲推  
諛亦可媿今之遊士也以上日紀愚謂季重此語畢竟  
胸次未廣夫人窮而投我何必生分別心脫真有  
抱負如相如者恐亦未必爲公所容耳

天倫樂事

人生樂事無過天倫若堂上並是黑頭膝下時邀



青眼樓前花萼大被無猜林下風標布衾如友此等歲月活得四五十年便是作狀元宰相之榮不以易此

俗嘲納粟監生

近時常平例開納粟入監者甚衆一邑有至萬人者捧檄赴銓考授虛銜皆州同縣丞各色負販小家遂競爲士夫結束照品級飾冠服車蓋儀衛誇耀戚里姑蘇有好事者占一絕誦之云滿城藍蓋翠如雲不是州同卽縣丞更有一般堪笑處填人

妙賞堂餘譚

卷五

十一

甲編

還作相公稱其黠者又託爲詼諧寓其嘲誦云一古董家持一銅溺器欲售云係武王宮中所用者或辨其贗其人答云縱不是武王宮禁之物然銅色甚古說不得渠不是周銅州聞者絕倒二事可入笑林但令州司馬削色耳余爲更援一舊話解之昔張新建與趙蘭谿皆以言事謫州佐後二公同日宣麻王荆石改舊詩謔之云龍樓鳳閣城九重新築沙堤迎相公俺貴俺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二公大笑此堪爲諸君子解嘲得無謝曰

溺器相况穢褻甚矣得先生此解何異羯鼓爲我解穢也

納粟得官卒爲名臣漢張釋之卜式是也納粟入監卒爲大儒明羅圭峯先生是也資格何足限人特人自不能重資格耳而一二小輩又妄爲張大之自欲上儼冠紳愈覺下同備件所以起世俗之非笑甚者動有司不肖之心不聞艷黍稷之馨而但覺統嫌其銅臭豈非伊人之自取

妙賞堂餘譚

卷五

十一

甲編

神附童子能爲巧對

臨江樟樹鎮恩烈侯廟祀吳丹陽太守南昌聶文梯先生極其靈應相傳萬曆間嘗附童子出神江濱爲吞刀食火剖腹洗腸諸戲適新建丁勺原憲副舟至頗疑其僞因以神姓爲一偶試之云聶生三耳聽天聽地聽陰陽益絕對也童子忽入水踰刻乃出亦以姓對之云丁着一鈎懸國懸民懸社稷且云吾爲此馳數千里尋洞賓先生始對就丁大奇之愚謂候在孫恪時爲一代才人見重虞翻



其答騰孕書文采宜朗今此偶語乃詭云得之呂祖或亦假託以遂其冲虛之志耳然所對巧思瀟發非具絕妙靈通者實未易道也

舊有絕脚對西水驛西三塔寺前三座塔久無對者後一仙臨乩對云北京城北五台山上五層臺亦自謂歷遍天下名山大川諸勝境始得之

用四書語為對

丁勺原善屬對一日張相國公子冠盛集賓客禮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三

甲編

畢相國偶顧其子曰文禮樂可以成人矣勺原在坐卽揖而進曰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語具出四書機鋒敏妙小相字映帶尤巧一座欣賞相國卽囑書之為柱帖云宋臨川蔡元熹兄弟科報罷張方平來別慰之曰劉蕢下第我輩何顏元熹應聲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亦舉成語作對妙有映帶與此相類荆公嘗言用漢朝人語止可以漢朝人語對若叅以異代語便不相類余觀元熹以漢語對唐語何嘗不妙文心寧可拘束也此種語意自是

狡獪伎倆却最能增長初學智慧

拙對牽率

已卯計偕都門聞江右驛憲霍岳韓公有採風之典進多士于鎖院而試之校藝之餘旁及比偶括本歲節令為出云一歲二春雙雨水兩度鵲橋蓋閏七月也時

呈上自海淀回官余卽事借對云三公四相六尚書

同迎龍駕又一夕雪後風月交清皎如白晝余語

同人王元瞻堂今夜好景可謂雪月風俱備只少

妙貫堂餘譚

卷五

四

甲編

花元瞻未及答余對以祿位名皆全更多壽亦屬借對殊愧牽率而元瞻遂謬為擊節謂此真金華殿中人語也異時福澤無量當合汾陽木齋諸公為一人且多少字相對尤極工穩余笑曰此做鄉三家却塾七歲童子伎倆君無小覷我彼此一噓元瞻又述其本京先輩陳中翰性頗古性落落寡合年近六十二子一女舉之甚遲合己身及婦家凡五口除夕四顧蕭然自署門帖云雙牛小兒女一對老夫妻語近郊島然實境亦瘦硬



之句也過者莫不敬之

秋雨洗妝

元遺山詩非關細雨能留客自是桃花要洗妝此  
春景也今秋七月望後時雨既溼四山明淨如一  
堆青玉琢成數月溽暑銷歸無有亦一佳境因命  
畫工為秋山雨後圖更改元句云非關疎雨堪銷  
暑自是秋山合洗妝

雨夜讀書 二則

吳淞云人知月夜之妙而不知雨夜之尤妙夜闌

妙賞堂餘譚

卷五

五

甲編

人定更長燭明既鮮家政相關又無俗物敗意此  
語能道出夜靜佳趣亦能得雨中三昧所以風雨  
夜各為三餘之一此時焚膏讀書不亦樂乎

雨夜讀書自是幽思相添但苦一夜好雨不以之  
讀書而以之納悶便覺空塔滴不入滴入愁人耳  
其凄楚又十倍于風清月朗時矣然此亦人心自  
為之于雨夜乎何尤

魏寧都夫人

寧都人為余言魏徵君禮夫人有潔僻築淨室數

間與婢獨居徵君罕視其面或有事見則先期至  
室外沐浴畢婢携新衣衣之自冠至履無不易者  
進見不踰時即促之出几案間不容徵君摩挲焉  
以故無子夫人間遊園林先命婢汲水沃其道路  
凡池亭竹石澆濯悉徧婢提筠椅隨之數步小憩  
一日忽值伯子同客來遊夫人遽避婢不及携椅  
伯子知而大恚曰吾非異類胡至若是徵君歿時  
人即不食門士環跪榻前而壁不應絕粒七日而

妙賞堂餘譚

卷五

六

甲編

卒

余嘗評云難在末後一着

公車寒景

費無學轉情集中歲暮篇一聯云霜雪寒宵墜戶  
人欣晏起陰陽短晷還鄉客苦晨征可謂情景逼  
肖因思同袍北上多在臘盡冬窮之候此等景况  
予輩尤嘗之稔矣每四更蹴起殘睡未已奇冷逼  
人馬度板橋不踏冰即踏雪雞鳴茅店不呼月偏  
呼風長征之苦有甚于此時此際者乎因為改四



字霜雪寒宵私閣人欣晏起陰陽短晷公車客苦  
晨征留語諸君聯鑣一喙

夫子夫字爲一大

萬曆間南昌章布衣瑣講學里中四方從遊日衆  
尊爲章夫子一直指下車聞之不悅假式廬試之  
卒問曰聞先生有夫子之號但夫字爲義不一有  
夫婦之夫有夫役之夫有夫子之夫不知先生是  
那一夫布衣不假思索徐起對曰二人爲夫婦之  
夫土人爲夫役之夫一大乃夫子之夫耳語未竟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七

甲編

直指不覺下拜

先生夫字諸訓雖屬一時機辯權詞以對然亦  
各有精義蓋字學原無窮盡愈解愈有意思不  
轉靠六書皮殼上着脚也荆公字說空字解初  
作工能穴土則實者空矣故從穴從工既用佛  
語又解云土以爲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  
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蓋融會維摩詰法  
華楞嚴諸經義而釋之愈入微妙先儒謂其此  
前說爲勝元人餘干吳正道精六書吳章廬問

模楷二字正道引淮南子草木譜云模木生周  
公塚其色正楷木生孔子塚枝葉質直若正與  
直可爲法則况在聖人之塚乎此乃取義非假  
借也草廬敬服如此訓字都能補說文之闕  
各花好色俱不可好

宋吳元卿好花空中有神語曰花乃開謝無常之  
物最能損人道心仁者何爲好之余謂美色亦名  
花類也因拓一語云色乃伐性戕精之物最能損  
人德器智者何爲好之

妙貫堂餘譚

卷五

六

甲編

命中不帶財

俗傳一窮卒登酒樓見樓下糞草堆中遺一小銀  
袱下樓拾之却一死鼠同夥見者復促之往三拾  
三得死鼠同夥不信易卒拾之果是銀袱銀數六  
七星其人不語回家自縊蓋恨已命窮也明江南  
邵僉憲士廉爲諸生時見門外鈔一張私往拾取  
乃一片荷葉行人拾之仍舊是鈔邵思一鈔何足  
重輕尙不可妄得况民脂膏乎于是自入仕以至  
監司刻意清苦南中至今稱之余觀世人以不得



橫財自怨命薄因而墮其志節如窮卒者不少不思邵公以一鈔不得之故適成其終身為廉吏命中不帶財命中何嘗無官命中有官命中却不帶財命不能限我不為官却命限我不帶財命能限我不得財能限我不為清官乎彼錯恨命而不立志及不知命而妄思得賄或反貽禍于其身若子孫者合觀二事直可作心頭一棒

楊文貞公曾祖景行官元翰林待制家居甚貧里中有官位卑下而貲產充溢者或問曰公官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九

甲編

高而貧其官卑而富何也景行曰天道公平貴者減富富者減貴人服其長者

厚朴湯

溫公續詩話云文德殿常朝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盱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為詩曰立殘塔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實事也愚嘗言山藥茯苓薏苡之屬儘可作羹粥餉饑天冬五味之類亦可作湯消渴何取厚朴考本草朴性寬腸順氣

豈爾時朝士或有肚皮窄不能容物或賢者建白弗舒多鬱鬱不稱意其高位恣肆者類又氣盛易怒觸之多傷堂卒微窺及此意在以寬以順故有取乎厚朴耶惜溫公不言所以也倘果若是堂卒合是解人

登山有二法

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此溫公題嵩山禪院柱上蓋登山二法也僕以為仕途亦然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二十

甲編

雅俗之辨

山谷極言士大夫不可俗俗便難醫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不俗人也山谷所謂不俗如是如是後世或號雅人不過只清譚飲酒絲竹紅裙而已將以為雅耶俗耶請君自識

曾文清公兒皆早慧

曾幾字吉甫贛人宋高宗朝為學士生兒皆早慧中子建纔十歲一日謂父孔子死宰予必不行心



喪三年問何以驗之曰予親喪以菘爲久况師乎其姊曰只恐聞于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兄逢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我已先亡矣愚謂世競知謝庭詠雪爲一門才俊若此髫兒豈女繞膝譚經宋之曾氏寧必減晉之謝氏耶此西江佳話也亟宜譜入新語同作千秋韻事可耳

### 東坡喜食猪肉

世傳東坡爲五戒禪師後身然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每燒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坡戲作小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三

甲編

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揀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余觀空門人或自好飲酒食肉遇居士至輒以素茹相餉以視印公此舉又何妨碍耶坡詩直名古人而以已表字押之想見清狂之態正如天半秋鶻摩入空青也坡在黃州又有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羨每日起來打一椀飽得自家君莫管余嘗笑謂富者不肯喫二語可作猪肉雅謎然富者

卽肯喫亦未必解煮也山鄉一近市者常宿肉以待客余再爲補二句云鄉人藏之腐貴人食之鄙容大笑

### 彭太公義方清節

彭義毅公澤初知徽州徽良漆器公家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吏護歸太公見吏曰吾以吾兒在徽爲天子愛民節財旣數月矣未聞惠政而漆器從數千里來家卽貧椎髻布身可遣女嫁奈何貴異此耶對吏燒之卽持一葢裹一袂徒步至徽府門曰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三

甲編

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攝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卽告有彭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公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搵葢袂入太公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搵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汝獨不能頃刻舉乎公跪捧入太公登堂跪公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邦問民窮苦愛惜帑藏乃今市漆器歸汝徽何仰太守也諸君爲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太公自取杖杖畢遂復徒步去公涕泣振濯卒爲名臣



古人交際之簡

魯鐸為司業其僚長趙永約在壽相國李東陽永以兩方帕鐸索帕無有記有枯魚家人曰已食其半矣即携半魚與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而罷古人交際其簡如此可謂君子之澹矣

士不可皮相

瞿昆湖眇丈夫耳言天下事挺直不阿而要歸于忠厚李懷麓文章相業一代偉人而史稱其貌寢初不為時宰所器士寧可皮相也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三

甲編

峻望如山清搵過冰

靈寶許家宰嘗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二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世隆雍公泰字耿九疇為兩淮運使極廉嘗坐水傍有童子指曰此水雖清不如使君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二公之謂矣至今百載下猶有餘慕士大夫峻望清節為世欽仰當學雍耿二先生也

妙貫堂餘譚 卷五終



妙貫堂餘譚 卷六

新建裴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曰菊谷年

男曰楠柱國 錄

雜談類

花神

洛下有貴豪家園中植牡丹數千本每歲盛開主人置酒延賞風日晴和筵中忽聞馥馥異常花盡盤旋翔舞如喜如狂主人起具衣冠酒脯羅拜花前移時乃乞歲一有之蓋相傳花神至云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一

甲編

三甥並為女婿

晉劉粹字純嘏弟宏字終嘏漢字冲嘏並負俊譽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皆王安豐甥皆娶安豐之女晉人多重世婚而劉氏三兄弟互為友婿又皆以涇陽作丈人峯門楣即是宅相尤其勗聞後世不多見可資閒譚也

世貴

明父子至貴者首靈寶許氏進吏部尚書子八有



官階者七詔鄉貢誥南戶部尚書讚吏部尚書入  
內閣詩工部郎詞蓋運使誌青城令論兵部尚書  
蓋喬梓三尚書一閣老金緋銀艾並聯一時海內  
莫京焉次則閩中林氏瀚兵部尚書子庭桂庭枚  
皆鄉貢庭梯工部尚書庭機禮部尚書餘子五人  
庭叙者三庭梲子炫通政司叅議庭機子熾禮部  
尚書庭亦至大官蓋瀚子庭機庭機子熾三代尚  
書而瀚父鏐以進士守撫州有官績世爲名臣始  
瀚八十夢日墜其隅寢行視之是婢所舍一召御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二

甲編

之遂生庭機云

撫州公居官廉介既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嚴  
慎許可對坐客握鏐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  
客皆以楊震故事爲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  
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一  
座以爲名言

鷓鴣米

費文憲公後人言弋陽汪宗伯在朝時一內臣曰  
須蜀米至當屈公一談耳無何具東迎汪且曰蜀

米至矣汪赴其招酒竣設飯不過半既而香滑有  
膏異于他米卽所謂蜀米也汪問所從出答以蜀  
中歲例進者其米生鷓鴣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  
去來歲仍可取汪大奇之余謂杜詩香稻啄餘鸚  
鵡粒乃倒裝句法耳子美在蜀最久未見有所爲  
咏鷓鴣米者而明代博洽好著書如升庵亦不見  
紀錄及之真屬奇聞足補食經穀志之闕

琴亭

鄴郡公署後有小亭一區合扉不具土砌生苔但  
就兩壁拊掌一扣則琴聲冷冷然應手高下號曰  
琴亭飛吟靈响確係琴絲非他絃所得擬奪異哉  
魯壁吐絲竹聲而尚書出不知此亭壁中輒有山  
水之音抑又何也

甌土兩秧齊殖

宦甌者言甌俗早晚兩秧同時而殖參差田中根  
苗不亂特刈穫有先後耳其說可倫風土之考

壞棺之板能爲鬼言

南昌吳石鄉一醉漢夜歸亂呼云捉鬼來聞者不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信啟扉視之則抱一壞棺之板也衆以付火薪盡如故斧劈之不開血痕漬漬然衆大駭異然莫可誰何也攀破廟中夜半忽有數十鬼來視咎云儂說醉漢宜避今果櫻其毒板忽作鬼言曰渠無如儂何衆鬼又竊聚訟云若渠知此法將桐油漬石灰拌菘荳煨之可若何鬼板曰若自知渠人寧能知也適有丐者宿廟後盡得其語曉即依法焚之須臾而盡此余幼時業師吳晝如先生目擊語余余嘗謂亦一恠事可入太平廣記壞棺能爲鬼言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四

甲編

與元緒子青問答相類特未審用菘荳桐油石灰三種制之是何理性惜世無張少傅其人者可問也

鬼畏人扣齒聲

黠者宵行遇鬼鬼詰之詒云儂亦鬼也結伴而行因訊鬼儂新死不諳爲鬼事鬼怖云何曰最怖人牙齒聲有頃黠者詒鬼云去路尚遙何不更迭爲負鬼曰諾須臾鬼負于背訝其重詒曰屍肉未化耳次當負鬼未及數步忽作寒顫狀齒丁丁有聲

鬼慌曰而人也而人也急避之遂不見

雷擊欺人爲利者

康熙壬申年南昌災旱兩穀不收民間競糶蕎麥作種價驟貴旋亦少抑有二小販合夥市麥計所售之值不足償母一販欲以熱水洗之每斛可長五七升然種之不生徒以欺人射利而已一販不肯遂折駭各分蕎麥而去不數日糶乾麥者損母錢五分忽暴雨震霆擊死糶水麥者揭其屍于糶乾麥者之家案上忽有銀一函紅紙方封啟之數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五

甲編

恰五分蓋主者鑒其一念之不欺爲償其本也而所殛之屍十數人舉之不動俟糶乾麥者代乞其罪并鳴於衆屍始仆一勸一懲冥報捷然見者莫不悚異之

乾麥所損不過五分則水麥所售亦不踰數星而已欺人卽以欺天遂櫻神殛在主者重惡欺誑殺一警萬原不較數之多寡而愚民爲數星而遂自戕其生甚矣蚩蚩之無知而詐之不可有也彼欺人爲利者可以鑒矣



雷擊死者所罪未暴白則跪其地雖十數人推之不仆也頃吾鄉有奉無為教者滅燬祖先神主不祀家堂香火食雞子不食豕肉其教類天主而小異最為左道一徒白日間殛死同教十伯輩來視諱言雷殛云係陰陽之氣相駁偶觸而傷相與繞屍傍誦經咒因共舉之堅如石笋不動同輩大慚而去後延羽士請雷簿對之聲罪于衆奏章上謝屍始仆

熊丹稜先後遇異人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六

甲編

南昌熊升之先生名如旭厚重簡朴與先大父宗海公少共筆硯公甚敬之以順治戊戌甲科知丹稜縣縣無治宿草廬中夜常有獨足異人共榻為伴既罷歸杜門不出壽踰八十一日忽有老僧來訪貌甚偉以拍浪驚雲起屬對公擬對覓火帶烟來僧曰君尚有所粘濡耶以擔泉帶月來代對之言訖不見公自是若頓悟者尋繹數日而卒余舅氏郭公天申距先生廬舍甚近故詳知之為言如此云

象洞書院

大士先生幼隨贈公產閩汀武平縣之象洞既歸臨川為諸生有大聞于宇宙武平仰止者構象洞書院聚文其中求大士題柱帖云憶兒時釣弋依然遺故園故鄉不堪回首喜今日焚書有主願多方多士共此揚眉

看花局

越中牡丹盛開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故詩云中酒情懷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七

甲編

因小會養花天氣為輕陰

余曾赴一巨公看花之局值主人食素余指牡丹謂此富貴花也公又茹素可謂素富貴因戲為一偈云富貴人賞富貴花素富貴行乎富貴座客無有對者然亦煞是難對

慈嫗

有優人扮蘇季子之妻種種不得于姑姑數窘辱之并其似俱凌虐訕笑諸苦狀頗極哀怨動人一村姬觀場憐之忘其優也次日命若孫若幼子輩



拉優至家優已復故裝矣姬猶不省界以履帛針線果餌之屬蹙然曰阿嫂命何苦也而姑何忍也薄物見意好自為之語未竟聲淚俱下優心知其愁然感其誠切重拂其意亦不自為別白含糊受之而歸此客貢南邑上鄉事同時子婦隣媪環觀甚眾皆目瞪口呆聽姬所為莫有覺而正其誤且痴者是尤可笑也癸未春三月章廣若劉亮先聯轡南旋馬上各搜瑣僻事為歡笑廣若拈以告子子絕倒幾墮馬云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八

甲編

庚辰南還亦同廣若及廬陵鄒貞文二兄一路搜奇選勝恣為詼諧廣若工顧曲善揮拳或馬上清歌或樹陰角打每一鼓掌幾千樞輿皆驚道傍觀者輒有壁立千仞之目今年貞文以外艱未上春官而我輩歸里後河山遼隔難數數往來每念長征歡笑恍若風流雲散也湯臨川不云乎人生富貴有時為歡苦不足當奈何

焚巾會

吉水士子多勤學歲大比聚同志數十人或百人

為焚巾會擇一靜地讀書各取巾袍門外焚之以示鍵戶不出之意相傳明洪永間一會有中至二十人者

妻曰鄉里

漢人謂君曰國家晉人稱妻曰鄉里此新語也但不知文燈岩德何所考證抑鄉里二字或亦一州一郡之方言乎未必爾時人盡有此種稱呼

題俗子壁

有書俗人壁云賤子僻惟好銀無銀百事難雅野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九

甲編

夫性不喜客有客竟日少權余每聞而捧腹其實此等尖巧語慮傷厚道文人可不必作也

有客少權儘可不必無銀難雅竟是實情人生離了阿堵却將何一件作活計也客曰先生大為俗子解嘲

座上客常滿自屬韻事然亦看是何樣客耳若一味俗客一來便有幾日所談非七青八黃即掂斤播兩甚者牽扯勢利妄說官紳聽之令人迷悶其一種面目意態對之亦儘覺可厭也若



貧交嗟窮愬苦老農量雨數晴一却不妨一倒  
有趣

旅次門帖

自山左至襄府一路打尖歇宿之店其門帖鄙俚  
荒唐類可噴飯余嘗記其一云包如玉兔盤中坐  
麵似銀龍椀內遊匳劣不通極矣間有稍可者如  
生意春前草財源雨後花玉兔催人投宿店金雞  
喚客整行裝差近明白

玉兔銀龍之喻妙想天開不知從何處得來且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十

甲編

對亦工整可入近選各聯市肆通用門也半途  
一飯南曰中火北曰打尖皆即次中頓之異名  
者

荆公軼事

荆條從無拱把者王介甫嘗時讀書齋中有荆一  
叢綿亘半畝其枝暢達大如杉松人以為荆國之  
識又介甫當國時神宗曾輟江楚兩省漕船賜之  
無地可貯露置荒洲上後皆糜爛今呼為爛米洲  
此二事本傳不載皆臨川土人為余言果否存之

以脩軼事之考

液雨梅雨

立冬後遇壬謂之人液至小雪出液得雨謂之液  
雨無雨則主來年旱芒種後遇庚入梅夏至後遇  
壬出梅此中雨謂之梅雨梅雨沾衣物便腐澣垢  
如灰汁有異常水五月上旬尤甚

閻君殿門聯

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

七甲子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二

甲編

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甲子脩謂天地人江  
河海鬼也行天元當有太平之應唐開元初正行  
天元也

左手舉筭

宋僧覺範與李德脩游公義皆以左手舉筭一日  
過貴人留食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覺公應聲曰  
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時人一座大笑  
噴飯滿案

謝野樵



國初吾鄉有謝野樵者本西山民頗好脩煉術一日忽半山無人處現一草廬中有黃冠數輩謂之曰我挾汝至一處但閉目勿視耳傍惟聞澎湃聲似海濤上下湏臾至令開目視之不類人間司閻者語黃冠君來矣見野樵則曰此江西人渠鄉許道士亦在此引之入則見上座三尊者髯眉岸然衣冠各異似三教聖人旁坐一道士則旌陽真君也尊者顧野樵語黃冠云此人尚蚤何遽偕來就令引之去但畀以篆書一冊黃冠挾與俱還云到妙貫堂餘譚

卷六

十三

甲編

蘇道者

予師蘇道者有道行閉關郊外純陽觀三十年嘗有鐵呂二祖夜與對語庚辰三月忽開關欲詣龍沙玉虛觀拄杖而出其徒稅小輿坐之杖長七尺師携杖入輿輿幃高不五尺杖亦容焉至玉虛自言如廁其徒未及隨則已大步出門外數十人尾

之竟不見分道問來者訊師模樣俱言見之如左慈分身事蓋白晝仙去云師嘗與予言上邊須人吾亦自此逝矣惜師冲舉時予以計偕未旋不得躬逢盛事為憾

韓木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文公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鱉魚無種海潭清

武侯靈異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十三

甲編

明蜀人趙太守雪岩舟過瀘州風阻薪乏命僕上山樵採山頂露鐵船半隻中皆大錢銅色甚異有無字者有曰諸葛之寶者因取數羅回忽大響一聲山合船不見矣行兩日岸邊人眾洶洶問之乃鑄武侯像者方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像乃成蓋武侯歿千年後輒著靈異如此

斗魚勸酒

皮日休釣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余嘗笑云東坡赤壁賦我有斗酒藏



之久矣是客殆非吳人然今吳下買魚亦論斤也

### 金陵軼事

金陵俗貧不能葬親者輒火其骨湛甘泉為宗伯  
禁之擇城外空地為漏澤園疏請于朝賞奏千戶  
王某稟曰聞疏內有以無主之地葬無主之人兩  
句恐無主二字未可陳于上前甘泉遽曰殊失檢  
點也遂易其語海剛峯總憲南都有御史虧尅米  
價一經紀家何秀才擊都院鼓告之剛峯大怒繩  
御史以法後秀才俱眾堂中報怨乞付執照剛峯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古

甲編

大笑曰御史視朝廷明旨尚為虛文海某一紙執  
照何用我以為秀才有此膽氣原來畏首畏尾豈  
能作事叱之出

故事生員服闋赴縣試文一篇呈解學道然皆  
頌題歸撰宣城一生素不得于令令思窘之閉  
後署使作文隨口出一題為篤信好學守死善  
道生郎上言求易題云是題有死學道三字不  
便轉解令遽愕然曰是也是也連聲呼君乃飽  
學秀才無須在此易以天下有道則見題應令

出作宿嫌頓釋人服是生見事之敏

### 黃慶郎

唐有趙仁獎者家王戎墓側善歌黃慶郎中宗時負  
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墓官宋務光嘲之曰仁  
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墓中拾彼負薪登茲列栢  
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慶忽一夫負兩束薪  
務光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  
察此兩束合授殿中聞者大笑

### 商山婦鐵指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古

甲編

咸通中左軍張季弘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  
新婦不事其姑季弘責之向前分訴每怨一事以  
中指畫磐石上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號壯勇  
汗落神駭竟不知是何許人也

### 松上莓苔

曩丁卯歲在鹿洞前有老松數株蒼皮溜雨上有  
細草一叢茸茸然非根非葉如石上苔蘚特豐茂  
耳土人不識或曰千年竹于是諸生有為松上千  
年竹賦者余時竊疑其名不徵于書且亦無松上



生竹之理今覽宋人許彥周詩話乃知是艾納非  
千年竹也東坡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  
雨入莠苔艾納香名即松上莠苔出本草及沈氏  
香譜

蜀中黃銀

蜀中出黃銀其色重與兼金無異上石則正白南  
人罕識者唐太宗嘗以黃銀帶賜房杜時杜已死  
乃曰鬼神畏黃銀易以金帶隋文帝時并州出黃  
銀刺史辛公義以獻余因疑近世金鋌除黃色極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六 甲編  
濃俗呼火金外餘者以製首飾不煮礬水色多澹  
白恐皆是黃銀非真金也但不知蜀中今尚有此  
否抑其值視銀何如當遍覓蜀人問之以補五行  
志之闕

太守不識沈石田

曹太守新構察院籍畫史圖楹廡石田名在籍中  
隸攝之或曰太守何賤公也謁貴遊可勿往曰往  
役義也豈為賤哉謁而得勿往乃賤耳太守入覲  
銓曹問沈先生無恙乎守漫應已見李賓之閣老

曰君挾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文定公為少  
宰守倉皇走謁問誰為沈先生吳具語石田生平  
守曰可奈何吳曰沈先生生書僕多有之公代之緘  
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閣老所  
返徧責吏胥吏曰沈周也公故使圖院太守叱咤  
曰我不知則已矣汝輩不為我一言乎夫是歸也  
必無入解而先詣沈先生愚讀石田傳至此每為  
捧腹守固俗吏然限于不知亦無足恠而當時姑  
蘇冠蓋大紳在林下者不少乃郡伯入覲天官執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七 甲編  
政首以石田為問愚竊窺古人貴義重德之交絕  
不以布衣有間如此也石田踐分應役不一引手  
貴遊加于世之墨客山人一等矣吁此其所以取  
重于賢公卿歟

余老友楚潛莫太守大岸

與解組後放情詩酒

長吏罕識其面一中丞下車潛江令伏謁遽詢  
曰斯其為莫先生鄉乎令對治無莫先生中丞  
盛怒此其庸劣立命罷職去中丞公意在砥礪  
頽風而令何不幸以一言之失遂去其官總之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1 版 E 卜 二



事賢友仁皆為邦之所不可忽視者也

科場舊話 三則

嘉靖辛酉南場主試者吳情胡杰場前有人持字  
眼素賄且云相公不信開榜中了周天經方自悔  
也是科題為周有大資二句天命之謂性至可離  
非道也經德不四句題首三字合之恰是周天  
經情無錫人無錫士薦者十三名時人語曰胡杰  
本非杰吳情却有情

萬曆己卯南闈主試閱卷以心斗奎張四字為暗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六

甲編

記心字前斗字後奎為脩卷張則落卷八十八名  
陳舜仁未入場時夢廩米被人奪去七斗及中後  
三場硃卷每卷面印一斗字始悟其夢乃知主司  
偶用字號亦前定也矣求者可以醒矣

萬曆庚子南場提調府丞徐申長洲人將蘇松常  
三府卷雜江北卷先入內簾俟取士幾半方將應  
天鎮江徽寧池太等卷送入以故與薦者甚少近  
聞會場收卷官暗將各省之卷分別另束其發騰  
錄及呈送內簾先後之間並不依投卷次第蓋因

內簾取數一充後來之卷即不復閱故受卷官吏  
稍有不肖者即得以上下其手滋為奸利其弊原  
來不自今始也

此三則出周暉金陵瑣事吳中人又為余言南  
場某科主試者為瞿文毅公門人場前密緘題  
目求公作文為程式公密揮應之榜發諸子被  
落公徐出以示曰若等俱不合此式其不售固  
宜諸子相顧愕胎曰公早已知此題何不場前  
教之公徐曰我若場前肯私若輩我門生亦不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九

甲編

乞我為程文矣先輩高風峻節度越流俗如此  
影園

鄭超宗有園在廣陵城外接岡夾湖環以山柳董  
思白題曰影園謂其在山影水影柳影之間也超  
宗自為記并圖與詩

三元

唐時張又新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救頭京  
兆解頭也宋馮京王魯宋庠明商輅四公自鄉舉  
至廷試皆第一人號三元商有堂帖云一試解元



再試會元三試狀元偉矣大丈夫冠一十三省豪傑初成父志繼成夫志終成子志烈哉賢女子立千百萬世綱常蓋借大太人為對云

裴相國戲效輕脫語

唐相裴休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與省閣名流遊曲江各屏左右頷一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飲水際中有黃衣半酣軒昂指顧笑語輕脫裴稍不平揖問云吾賢所任何官遽答曰啗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連聲問裴押衙任何職

妙賞堂餘譚

卷六

二十

甲編

裴效之曰啗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走散朝士撫掌翌日傳布京華宣宗聞之每與諸王戲談為笑後裴入相宣麻回謂樞近曰啗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黃衣輕脫矣裴公效之頓殺其驕似屬醒脾其實此等市井態只好付之一哂不效其語更佳也蓋一有沾沾計較之心則小者之見小與大者之見大俱不免曾有未化所謂貪名者之汲汲市名與貪利者之汲汲市利其失均耳宰相

係天下重輕一詼嘲頓笑每易流為風俗不可不知愚故為辯之如此

為甚酥

吾鄉人以水糊麩和以柘漿為丸如棗大特稍長耳入油釜內滾之既熟酥脆適口俗呼油果楚閩人亦解為之昔東坡在黃州何秀才家食油果而酥喜甚因問何名秀才以無名對坡又問為甚酥座客皆曰是可以為名矣先是黃有潘長官者以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醋着水也一日

妙賞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忽思油果作詩東秀才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係一葫蘆已傾潘子醋着水更覓君家為甚酥周少隱詩話載此且云坡嘗言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李遠庵清節

金陵李遠庵居官清苦一介不取即門生故吏不敢以片物餽之鄭澹泉其得意門生也宦江南數年歲時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最久有一布鞋籠袖



中逡巡未敢出遠庵覺而問之對曰某妻手製一布鞋敬老師因取着焉生平受人物僅此耳先輩苦節真不可及

木棉樹

棉花生田中春種秋熟苗不盈尺名曰木棉實無所爲樹也惟閩廣有木棉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彈以小弓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十花者爲上海南蠻人織作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其工巧卽古白疊巾東坡得西南蠻所賣布弓衣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以貽歐公者疑卽此棉所爲又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成木上棉指此余嘗謂此乃真木棉如田間所種只可謂之草棉耳

梟鳴不爲不祥

俗以乾鵲噪爲喜鵲鳴爲不祥至有畏惡其聲彈逐磚擊必欲得而甘心焉者不知天地間物有形卽有聲寧能禁其不鳴而人生禍福前定微鳥

何知其能參與鬼神事乎唐有進士韋顥妻甚吝宗人外舍風雪牖壞橫竹掛席障之夜半無聊忽有鵲鳴俄集竹上逐去復還顥愁歎謂僕曰我失意無恨妖禽作恠如此兼恐橫罹災患語未竟禁鼓忽驚榜發顥已登第鳴鵲不祥卽此可証其謬再唐末康駢劇譚錄有云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于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不吉也

文昌筆錄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宋人許彥周謂請紫姑神但能作詩耳余同友大郭元方降乩言雜事多驗文昌筆錄亦然丙子北闈曾向姚友問書經首題批只在堯典上下後闈中果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二句丁丑南宮元方問四書第一題不言題目但論作文之法疊疊數百言末云題義已具其中一以貫之而已矣及入闈首題果曾子一貫全章已卯鄉試邑明經鄧君維淵問中否批鄧子解元也問首題批詳淵子之半時以爲淵子鄧君之名半者或詳所談語內之



半耳不辨何題也既題為夫子循循然至卓爾句乃知是說顏子喟然章之半而撤棘南城鄧君炳領解其判事微而中如此附筆者自署玉清仙史贈余詩頗多佳句云

鑿井法

古法鑿井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異象者其下必有甘泉又范文正公浚井輒納青朮數斛於中以辟溫氣

冰霜成文兆水災

萬曆間南京城外地上霜有花鳥之形者三日各處河池水紋或如花木次年大水異常人疑冰霜成理兆水災云

筆架博士

海忠介公初任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令長以下皆狀謁公獨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及師長教士地不當屬體兩訓導夾公跪公軒然立其中時謂筆架博士

儒官職典教士諸生儼然北面秩卑而體崇與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丞簿等員迥然不同正不當以流品高下之明倫堂為造士之地師嚴道尊風憲大吏至止有賓主之雅焉尤不可以過卑忠介此舉乃正論非傷于亢也余嘗見撫軍視事三日謁文廟畢進諸生于學宮而講之廣文竟有跪進茶湯者不勝驚訝諸生迎兩臺長揖而已弟子揖于階前而師長膝行于堂上有是理乎士者國家元氣辱師則辱士辱士則辱國况開府節鎮千里百吏震懾寧須于學官處示其尊嚴獨不思天子臨雍祭酒尚有賜坐講經之禮祭酒秩望固百倍於儒官而開府之尊何如天子不知此例起於何人何時大槩有心世教之君子遇有此等陋規亟宜永革垂為定制似不可以為無關輕重而晏然受之也

邵國賢毀曹操廟

許州有曹操廟在受禪臺中每夜輒聞金戈鐵馬聲土人奉祀甚謹明邵寶知許州改之搃靈如故乃祀漢愍帝於上旁立孔融禰衡楊脩陳琳為四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配搽靈遂滅在邵公處置曹瞞可云妙想而操固  
畏見獻帝及北海諸公如此哉夫以搽之奸雄能  
懾辱主于生前而不能逞其跋扈于歿後故知天  
澤大分不以幽顯而有間也

鱣浮水面三寸不可食

張昺初知鉛山有樵食鱣而死隣保疑婦毒殺之  
送官久繫昺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黑幘冉  
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也寃  
矣哉吾鄉樵婦之夫死于鱣而望公雪之凡鱣置  
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犬斃矣昺試  
果然而樵婦之寃雪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庚

甲編

論孟子兼金百鎰

嘗疑孟子兼金七十鎰五十鎰薛宋小國餽遺安  
能如許之厚泊宅編云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  
為錢二萬而寶貨法凡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  
八兩為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朱提音殊時餘  
縣各出銀佳  
銀一流直錢千當時黃金一兩纔六百銀一兩纔  
二百東坡常恠今之黃金不若昔時之多由此推

之戰國視漢又前其黃金更必又多于漢蓋金銀  
昔多金少昔賤今貴天地所產不無升降薛宋之  
餽云云職此故也他如蘇秦黃金百鎰之類皆可  
例推

余覽六一公集古錄跋尾見兩漢祠廟碑陰多  
記脩建人姓氏及所出錢數皆不過三百至五  
百為止竊恠今人捐貲興作白金動以數千百  
計亦未列其數于碑陰而古人出錢三百五百  
文卽大書鐫刻若欲垂示來後永永不朽何古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庚

甲編

之人盡畜而今之人盡豐卽卽曰近古簡質不  
應鄙細如此故泊宅編以為昔之金賤而後之  
金貴愚竊疑昔之錢貴而後之錢賤也未知孰  
是統俟博識君子考正之

弟子門生之分

墓間碑碣唐宋以來皆其子弟所立耳惟漢公卿  
卒其門生故吏相與采石樹碑叙述生前勛德及  
爵里世次存歿月日以伸感慕以祕將來故有二  
碑三碑不等者而其子孫更不私樹焉此亦時代



5  
Z121.5  
156(1136)



ZW 2118188819323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人情升降之一端也其碑陰率題姓氏稱弟子者  
若而人門生者若而人故吏及曹掾者若而人歐  
公謂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其親授業者  
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是門生之稱乃其弟  
子之弟子如俗所呼小門生是也今人以文字請  
業或鄉會舉主及以薦剡受知者率宜稱曰弟子  
而乃槩謂門生得非沿習之誤耶

妙賞堂餘譚 卷六

甲編